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三五冊目次

欽定續通典一百五十卷（二）（清）嵇璜 曹仁虎纂修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〇〇一

欽定續通典一百五十卷（二）

（清）嵇璜　曹仁虎纂修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欽定續通典卷四十八

禮吉

大雩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肅宗乾元二年以久旱徙東西二市祭風伯雨師修雩祀壇爲泥土龍望祭名山大川德宗貞元元年五月分命朝臣禱羣神以祈雨憲宗元和十二年四月帝以自春以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可雩祀遂幸興慶宮祈雨

梁太祖開平二年二月以久無時雨命庶官遍祀羣聖

近鎭按古法祈禳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有司上言孟夏雩祀請奉太宗配從之

晉少帝天福八年五月以所在旱蝗命宰臣分詣寺觀禱雨尋遣供奉官詣嵩山投龍祈雨

宋制孟夏雩祀昊天上帝爲大祀太祖建隆二年夏旱翰林學士王著請令近臣按舊禮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望告嶽鎭海瀆於北郊以祈甘澤詔用其禮惟不設配坐及名山大川雨足報賽如禮開寶九年幸西京以四月有事南郊躬行大雩之禮太宗雍熙四年正月禮儀使蘇易簡言太祖皇帝光啓丕圖恭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欲望將來雩祀以太祖崇配奏可至道三年十一月有司言孟夏雩祀請奉太宗配詔可按是年三月眞宗已即位故以太宗配享眞宗咸平二年旱詔有司祠雷師雨師內出李邕祈雨法其法以甲乙日擇東方地作壇取土造青龍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案茗果餈餌率羣吏鄕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樂巫覡雨足送龍水中餘四方皆如之飾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壇取土之里數器之大小及龍之修廣皆以五行成數焉詔頒諸路按宋志有祈有報祈用酒脯醢郊廟社稷或用少牢其報如常祀或親禱諸寺觀或再幸或撤樂減膳進蔬饌或分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嶽鎭海瀆或望祭於南北郊或五龍堂城隍廟九龍堂浚溝廟諸祠如子張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鵲張儀吳起單雄信等廟亦祀之或啓建道場於諸寺觀或遣內臣分詣諸郡如河中之后土廟太寧宮亳之太清明道宮兗之會眞景靈宮太極觀鳳翔之太平宮舒州之靈仙觀江州之太平觀泗州之延祥觀皆函香奉祀驛往禱之凡旱蝗水潦無雪皆禜禱焉

景德三年詔有司詳定諸祠祭事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昊天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於南郊注云迎夏爲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陽氣盛而常旱萬物待雨而長故祭天以祈雨龍星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東方又案五禮精義

云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以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晩但四月上旬十日今則唯用改朔不待時節祭於立夏之前違茲舊禮之意苟或龍見於仲夏之時雩祀於季春之節相去遼濶於理未周欲請自今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庶節氣協於純陽典禮符於舊史奏可是年五月旱又以畫龍祈雨法付有司刊行其法擇潭洞或湫濼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守令帥耆老齋潔先以酒脯告社令設壇方壇三級高二尺闊一丈三尺壇外二十步界以白繩壇上植竹枝張畫龍其圖以縑素上畫黑魚左顧環以元黿十星中為白龍吐雲黑色下畫水波有龜左顧吐黑氣如綫和金銀朱丹飾龍形又設皁旛刎鵝頸血置盤中柳枝灑水龍上俟雨足三日祭以猳豕取畫龍投水中大中祥符二年旱遣司天少監史序祀元冥五星於北郊除地為壇望祭已而雨足遣官報謝及社稷初學士院不設配位及是問禮官言祭必有配報如常祀當設配坐又諸神祠天齊五龍用牛祀輿祀城隍用羊一八籩八豆舊制不祈四海帝曰百谷之長潤澤及物安可闕禮特命祭之仁宗慶歷中大雩之儀皆用犢羊豕各一神宗熙寧十年四月以夏旱內出蜥蜴祈雨法其法捕蜥蜴數十納甕中漬之以雜木葉擇童男十二歲以下十歲以上者二十八人分兩番衣青衣以青飾面及手足人持柳枝霑水灑散晝夜環繞

誦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令雨滂沱放汝歸去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近詔宗祀明堂配以上帝其餘從祀羣神悉罷今大雩猶循舊制羣神從祀恐與詔旨相戾請孟夏大雩唯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餘從祀羣神悉罷又請改築雩壇於國南以嚴祀事祈用少牢並從之五年始建雩壇禮部言雩壇當立於圜丘之左巳地高一丈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為三壝各二十五步周垣四門一如郊壇之制從之高宗紹興八年以時雨愆候令臨安府迎天竺觀音赴法慧寺建道場如法祈求其後率以為常或差官就天竺祈禱按高宗南渡天竺山亦在境內山川能興雲雨之列但高宗以後或迎觀音入城或差官赴山祈禱亦與雖非祀典所求有應告一體祈禱之言有合紹興後孟夏雩祀上帝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行禮其後又於圜壇行禮孝宗時因兩澤愆期太常朱時敏言通典載雩禮用舞僮歌雲漢詩晉蔡謨議謂雲漢之詩興於宣王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乞用舞僮六十四人衣元衣歌雲漢之詩詔亟從之按唐開元祈雨雩壇謂之特祀不用以樂舞焉孝宗淳熙十四年七月太常寺言亢陽爲沴檢照國朝典禮凡京都旱則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

南者於北郊望告又祈宗廟社稷及雩祀上帝皇地祇
八月得雨禮官請有祈必有報上曰既是天地宗廟社
稷宮觀亦不容已王淮等奏報謝只是酒脯上曰如何
無牲牢淮等奏國朝典禮祈用酒脯謝如常祀但紹興
以來並只是酒脯惟雩祀用牲然雩無報謝之理
遼制歲旱行色克色哩禮儀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
及期皇帝致奠於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親王宰
執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質誌柳者冠服誌柳者植柳爲記之人蓋擇親王戚貴爲之質謂質當也取誌柳者之冠服爲質不中者以冠服質之質於誌柳者

不勝者進飲於勝者然後各歸其冠服又翼日植柳天
棚之東南巫以酒醴黍稷薦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東
方畢子弟射柳皇族國舅羣臣與禮者賜物有差既三
日雨則賜多囉倫穆騰四匹衣四襲否則以水沃之穆
宗應歷十二年五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頃之果雨
金世宗大定四年五月乙未詔禮部尚書王競禱雨於
北嶽以定州長貳官充亞終獻又卜日於都門北郊望
祀嶽鎮海瀆有司行事用酒脯醢後七日不雨祈太社
太稷又七日祈宗廟不雨仍從嶽鎮海瀆如初祈其設

神座實尊罍如常儀其尊罍用瓢齊擇甘瓠去蒂以爲
尊祝版惟五嶽宗廟社稷御署餘則否後十日不雨乃
徙市禁屠宰殺斷繖扇造土龍以祈雨足報祀送龍水
中
元無雩禮遇水旱或遣官行事或命西僧致禱泰定帝
泰定三年三月乙巳朔帝以不雨自責命審決重囚遣
使分祀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京城寺觀文宗天歷二
年三月壬申以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命中書及百司官
分禱山川羣祀

明初凡水旱災傷或躬禱或露告於宮中或於奉天殿
陛或遣官祭告郊廟陵寢及社稷山川無常儀太祖洪
武二年以春久不雨祈告諸神祇中設風雲雷雨嶽鎮
海瀆凡五壇東設鍾山兩淮江西兩廣海南北山東燕
南燕薊山川旗纛諸神凡七壇西設江東兩浙福建湖
廣荊襄河南北河東華州山川京都城隍凡六壇中五
壇奠帛初獻帝親行禮兩廡命官分獻每壇牲用犢羊
豕各一幣則太歲風雲雷雨用白餘各隨其方色籩豆
簠簋黍稷登一實以太羹鉶二實以和羹儀同常祀

三年五月旱六月帝親禱于山川壇越五日雨宣宗宣德三年四月旱遣成國公朱勇祭大小青龍之神孝宗弘治十七年五月畿內山東久旱遣官祭告天壽山分命各巡撫祭告北嶽北鎮東嶽東鎮東海世宗嘉靖八年帝諭禮部去冬少雪當春雨澤不降當親祭南郊社稷山川尚書方獻夫等具上儀注二月親禱南郊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淺色羣臣同文五品武四品以上於大祀門外餘官於南天門外就班陪祀是秋帝欲親祀山川諸神禮部尚書李時言舊例山川等

祭中夜行禮先一日出郊齋宿祭畢清晨回鑾兩日畢事禮太重宜比先農壇例昧爽行禮因具儀以進制可祭服用皮弁迎神送神各兩拜九年帝欲於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請築雩壇每歲孟春祈穀後雨暘時若則雩祭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躬行禱祝乃建崇雩壇於圜丘壇外泰元門之東爲制一成歲旱則禱奉太祖配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盤假聲容之和以宣陰陽之氣請於三獻禮成之後九奏樂止之時樂奏雲門之舞仍命儒臣括

雲漢詩詞制雲門一曲使文武舞士並舞而合歌之且請增鼓吹數番教舞童百人青衣執羽繞壇歌雲門之曲而舞曲凡九成因上其儀親祈穀禮帝從之十七年四月大雩時將躬禱郊壇帝諭禮部禱雨乃修省事不用全儀亦不奉祖配乃定青衣上香進帛三獻八拜成禮百官陪拜祭用酒果脯醢牛一以熟薦前一日戌刻詣郊壇中夕行禮神宗萬歷十三年上親禱郊壇却輦步行其步禱儀前期一日預告於奉先殿太常寺進祝版上親塡御名太常寺預設酒果脯醢香帛於圜丘牛

一熟薦設上拜位於壇壝正中及期上具青服至昭亨門導引官導上至櫺星門外幕次少憩禮部太常寺奏詣壇位行初獻禮丙贊奏獻帛爵訖奏詣讀祝位奏跪纔而行亞獻三獻禮上還仍詣奉先殿祭謁如常儀

大享明堂 唐 後唐 宋 明

唐初季秋大享於圜丘行事武后稱制始毀東都之乾元殿爲明堂以正月朔行大享禮明皇開元中以武后所造明堂有乖體制毀去上層易以眞瓦仍爲乾元殿自是終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圜丘代宗永泰二年禮

儀使杜鴻漸奏秋季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配制可憲宗元和元年以順宗配十五年穆宗即位以憲宗配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有司上言秋季大享明堂請奉太祖配從之

宋初因唐舊制季秋大享昊天上帝率以有司攝事太宗雍熙元年以太祖配淳化四年以宣祖配眞宗時以太祖配仁宗即位以眞宗配皇祐二年二月十八日乙亥上謂輔臣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今冬

至日當親祀圜丘欲以季秋有事於明堂行饗帝饗親之禮以極孝恭然前代諸儒議論皆異將安適從先是宋庠建議請季秋享明堂（是歲當郊而日至在晦庠引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文彥博奏臣等檢討舊典昊天上帝一歲四祭皆於南郊惟至日圜丘率三歲一親祀開寶中藝祖幸西京以四月庚子有事於南郊行大雩禮淳化四年至至道二年太宗皆以正月上辛躬行祈穀之祀唯季秋大享缺而未舉眞宗祥符初議行此禮以有事岱宗故未遑合宮之事將上帝祖宗之意以俟陛下三月一日戊子朔御札曰事天事地邦國之善經享帝享親聖王之盛節緬稽先憲祇事寅祇祈穀於春祭雩以夏洎升禋於景至嘗親展於國容惟明堂布政之方尊嚴父配天之禮雖崇精享未即躬行言念及茲心焉載惕今取今年九月二十七日辛亥有事於明堂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宜即輟罷恩賞依南郊例至日御宣德門行禮己丑詔以大慶殿為明堂（先是禮官議王者郊用辛蓋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禮祀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得辛亥）戊戌詔羣臣毋得請上尊號於時宰相文彥博為大禮使宋庠為禮儀使王貽永為儀仗使龐

籍為鹵簿使高若訥為橋道頓遞使己亥詔乘輿服御裁簡丙辰判太常禮儀事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四月丁巳朔禮院言周禮夏世室鄭玄云堂上有五室象五行木室於東北火東南金西南水西北土中央崔靈恩亦如之請如崔鄭之說設五室於大慶殿又舊禮五帝位為縵室今若帷上幕宜用青繒朱裏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牖宜飾以朱白繒從之乙丑詔曰祖宗親郊合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

之制且移郊爲大享蓋亦爲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眞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之數禮官議諸神位未決帝諭文彦博等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設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壝內外者列於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太常禮院言准詔大慶殿詳度陳列天地以下神位今參比郊壇壝兆上下位敍如左殿上五室內太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太祖太宗眞宗位在東西向黃帝在太室中西南北面人帝在左少退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神州地祇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閒其位少退五帝神州日月北極天皇大帝郊壇爲第一龕位五官勾芒以下設於明堂延中少東南別

爲壽星五緯十二次紫微垣內官五方嶽鎮海瀆虎星元枵鈎星以下七十二位於東西夾廡下版設於郊壇爲第二龕位二十八舍黃道內天官角宿攝提五方山林川澤以下百七十九位於丹墀龍墀墀道東西版設於郊壇爲第三龕位黃道外天官及衆星五方墳衍原隰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環殿後版設以北爲上於郊壇爲內壝之內外位做古明堂之制又做輿壇壝位敍相類及令修內司並少府司天監量廣深丈尺約陳列祭器不至併隘如得允當望下司天監繪圖以進）因詔彦博等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耳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聖之成法朕甚不取彦博曰惟聖明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翌日奏五帝神州命官分獻上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五月丁亥詔作明堂避神玉

及燔玉（初上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今獨有燔玉無乃於祀典歟乎文彦博對曰唐太和中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有燔玉因請造璧琮等九器止用珉蓋唐以來禮神之玉已不復備上曰朕奉天地祖宗盡物盡志豈於玉寶有所愛乎其有司備製之時沙州適貢玉乃擇其良者製爲琮璧等九品其黝黃尤精祭玉始備）己酉御製明堂樂曲及二舞名六月己巳鹵簿使言用法駕鹵簿減大駕三分之一九月丁亥御崇政殿閱試雅樂五日詔乘新玉輅庚子御篆大慶殿榜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祠已藏宗正寺戊申齋於文德殿閤輔臣宗室夕於齋次百官致齋明堂先是積雨彌旬上虔禱方午而霽至夜月星明朗己酉上服通

天絳紗袍具法駕乘玉輅薦享景靈宮禮畢謁太廟庚戌祼獻七室質明還文德齋次辛亥未明三刻服䩞袍乘小輦至大次侍中奏嚴辦袞冕執圭禮儀使太常卿奉導入明堂中門至版位樂舞作自大階升詣天地一祖二宗坐奠玉幣每詣神位行禮畢鞠躬卻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質明禮畢還大次解嚴改服乘輦御紫宸殿百僚稱賀仁宗嘉祐七年七月詔復有事於明堂有司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祭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

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眞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皆罷又前一日親享太廟當時停孟冬之祭考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用典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享今以配天而罷是皆變於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者禮先詣昊天奠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眞宗神坐於禮爲允而帝欲盡恭於祀事五方帝位並親獻焉英宗治平元年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皇帝配侑明堂錢公

輔等奏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眞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下至兩漢去聖未遠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唐中宗時以高宗配在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禮官杜鴻漸王涯輩皆

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說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再詳定以聞觀文殿學士孫抃等曰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並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不可謂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郊與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不爲無說魏明帝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

謂是時二漢之制具存則孰所損益可知亦不可謂建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唐至本朝講求不為少所以不敢異者舍周孔之言無所本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安知非孔子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守成置天下於泰安者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孝子之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下此皆不見於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啓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以荅曾子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景祐中禮院官議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

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合詔從抃議以仁宗配享明堂焉御史趙抃請遷真宗配雩祭太宗配祈穀神州祇故事學士王珪等以為天地大祭有七皆并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明堂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在真宗時以太宗配在仁宗時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仁宗始罷太宗明堂之配太宗先已配雩祀祈穀及神州之祭本非遷遷入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不當復分考祭之配也時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以為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為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給事中王疇以為珪等議遠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符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聖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為失禮導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既公輔之說而朝廷以時論事衛稍帝與執政大臣皆累異之四年七月時神宗已即位詔明堂以英宗配神宗熙寧四年親祀明堂帝親獻昊天上帝英宗皇帝及五方帝其五人帝五官神位命官分獻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祀帝南郊以天道事之則蠒祀帝用犢禮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

是也享帝明堂以人道事之則雖一天帝用太牢詩所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是也自梁明堂用特牛隋唐因之非所謂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皇祐大享用犢七以爲上帝配帝五方帝羊豕各五以爲五人帝熙寧禮院議上帝配帝用犢與羊豕各一五帝五人帝用犢與羊豕各五皆未應禮今明堂親祀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請用牛豕各一太常禮院言今歲明堂尚在慈聖光獻皇后三年之內請如熙寧元年南郊故事惟祀事用樂鹵簿鼓吹宮架皆備而不作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

自是凡國有故皆用此制六月詔曰歷代以來合宮所配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知太常禮院趙君錫等議案周官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自鄭氏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晉泰始初論者始以爲非遂於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然請如詔

祀英宗於明堂惟配上帝以稱嚴父之意又請以莞簟代槀秸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簠簋尊罍並用宗廟之器並從之六年詳定禮文所言本朝親祠明堂習儀於大慶殿近於瀆代請明堂習儀於尚書省以遠神爲恭哲宗元祐元年九月親享明堂以神宗配六年太常博士趙叡言本朝親享之禮自明道以來即大慶殿以爲明堂至於有司攝事之所乃尚寓於圜丘竊見南郊齋宮有望祭殿請就行禮從之元符元年尚書左丞蔡卞言每歲大享明堂即南郊望祭殿行禮制度隘窄

未足以仰稱嚴事之意今新作南郊齋宮端誠殿實天子潔齋奉祀及見羣臣之所高明邃深可以享神即此行禮於義爲合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路寢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蔡京爲相始以庫部員外郎姚舜仁明堂圖議上詔依所定營建明年正月以彗出東方罷徽宗大觀元年大享猶寓大慶殿政和五年（文獻通考作三年）秋八月詔以秘書省地爲明堂又詔明堂之制朕取考工互見之文得其制作之本並夏后氏世室之度兼商人四阿重屋之制從周人度以九尺之筵

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四戶以合四序八牕以應八節五室以象五行十二堂以聽十二朔九階四阿每室四戶夾以八牕享帝嚴父聽朔布政於一堂之上於古皆合其制大備宜令明堂使司繪圖建立於是內出圖式宣示於崇政殿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京言三代之制修廣不相襲世每近制每廣今若以二筵爲太室方一丈八尺則室中設版位禮器已不可容理當增廣今從周制以九尺之筵爲度太室修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共爲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修三筵益四

五（三丈一尺五寸）廣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無修廣之數今亦度以九尺之筵明堂元堂各修四筵廣五筵左右个各修廣四筵青陽總章各修廣四筵左右个各修四筵廣三筵益四五四阿各四筵堂柱外基各一筵堂總修一十九筵（一十七丈一尺）廣二十一筵（一十八丈九尺）蔡攸言明堂五門諸廊結瓦古無制度漢唐或蓋以茅或蓋以瓦或以木爲瓦以夾紵漆之今酌古之制適今之宜蓋以素瓦而用琉璃緣裏及頂蓋鴟尾綴飾上施銅雲龍其地則隨所向發以五色之石欄楯柱端以銅

爲文鹿或辟邪象明堂設飾雜以五色而各以其方所尚之色八牕八柱則以青黃綠相間堂室柱門欄楯並塗以朱堂階爲三級級崇三尺共爲一筵庭樹松梓檜門不設戟殿角皆垂鈴詔以元堂犯聖祖諱取平在朔易之義改爲平朔門亦如之仍改敷祐門曰左敷祐左承天門曰右敷佑右承天門曰平秩更衣大次曰齋明殿七年四月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朝聽朔詔明堂專以配帝嚴父餘悉移於大慶文德殿羣臣五表陳請乃從之禮制局言祀天神於冬至祀地祇於夏至乃有常

日無所事卜季秋享帝以先王配則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禮不卜常祀而卜其日所謂卜日者卜其辛爾蓋月有上辛次辛請以吉辛爲正又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一曰古者朔必告廟示不敢專請視朝聽朔必先奏告以見繼述之意二曰古者天子負扆南向以朝諸侯聽朔則各隨其方請自今御明堂正南向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堂其閏月則居門爲三曰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異禮請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使有司奉而行之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之

日請以每歲十月於明堂受新歷退而頒之郡國五曰古者天子負扆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各以內外尊卑爲位請自今元正冬至及朝會並御明堂遼使依賓禮蕃國各隨其方立於四門之外六曰古者以明堂爲布政之宮自今若有御札手詔並請先於明堂宣示然後榜之廟堂頒之天下七曰赦書德音舊制宣於文德殿自今請非御樓肆赦並請於明堂宣讀九月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爲始其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頒天運政治及八年戊戌歲運歷數於天下百官常服

立明堂下乘輿自內殿出負扆坐於明堂大晟樂作百官朝於堂下大臣陞階進呈所頒布時令左右丞二員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頒政官頒政官受而讀之訖出閤門奏禮畢皇帝降御座百官乃退自是以爲常高宗紹興元年合祭天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禮畢不受賀文武百官拜表稱賀如儀四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配兼祀百神（按是時依禮部新儀一遵皇祐詔書仍以明堂大禮爲稱於常御殿設位行禮）先時有司請議郊祀明堂配享之宜禮部侍郎陳與義議曰謹按皇祐詔書國朝自祖宗以來三歲一郊今祀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配坐不及祖宗宜並配以稱朕恭事祖宗之意蓋太祖則周之后稷當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當配祭於明堂者也郊當祭太祖而以當郊之歲舉明堂之禮則不可以遺太祖而不祭稽之神理本之人情則皇祐詔書之本意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詔從之蓋中興郊祀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之禮參考推明至與義之議而始定七年九月辛巳合祭天地於明堂時徽宗升遐上躬行三年之喪禮部

太常寺言景德熙寧南郊故事皆在諒陰中當時親郊行禮除郊廟景靈宮合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乞依累朝故事行太常博士孫邦乞自受誓戒日皇帝暨百僚禁衛等權易吉服至禮成還內仍舊中書舍人傅崧卿援嚴父之文欲陞徽宗配享詔令侍從臺諫禮官同議禮部侍郎陳公輔言道君皇帝神靈方在几筵豈可遽預配祭之禮吏部尚書孫近等議引司馬光之說曰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此乃誤認孝經之

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況梓宮未還几筵未除
山陵未卜而遽議配侑之事乎臣等伏請今年明堂大
禮權依紹興元年詔書請俟削平僭亂恢復大業然後
定郊祀明堂之議一從成周庶不失禮經之正詔從之
十年九月復行明堂禮太常定儀注自誓戒致齋至飲
福燎瘞是歲始用大樂三十一年九月大享明堂罷合
祭奉徽宗配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乞四祭並
即圜壇禮部侍郎鄭聞謂明堂當從屋祭不當在壇有
司攝事當於望祭殿行禮從之中興後昊天上帝四祀春祈夏雩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圜壇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紹興十九年八月葺惠照望祭殿建齋宮於其西凡十有一區

淳熙六年九月大享明堂合祭天地復奉太祖太宗配
先時詔今歲行明堂大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宰執進
呈禮寺議狀竊覩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唐虞祀五帝
於五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
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
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
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

唯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周成王時於
此歆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
至於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仁宗
皇祐中斂諸儒異同之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
祖宗從以百神前此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
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皇祐之制於紹興之
初亦在殿庭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蓋得聖經之遺意且
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
下即位以來固嘗一講祈穀四躬冬祀唯合宮雩壇之

禮猶未親行今若據已行典禮及用仁宗時名儒李覯
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呂誨司馬光錢公輔等集議近
歲李燾奏劄所陳特舉秋享於義為允上曰明堂合祭
天地並侑祖宗從祀百神並依南郊禮例可依詳議事
理施行十六年光宗既受禪閏五月禮官言冬祀配以
太祖而春夏秋皆配以太宗祖有功宗有德故推以配
上帝高宗身濟大業紹開中興揖遜之美超越千古功
德茂盛為宋高宗秋享明堂宜奉以升侑又謂我將祀
文王實在成王之時錢公輔司馬光呂誨皆以為嚴祖

今以高宗配於周制爲合於是高宗始配上帝寧宗嘉定八年九月合祭天地於明堂吳泳繳進明堂御劄狀曰臣嘗出入禮經謂郊特牲謂祭有祈有報有由辟焉讀周禮太祝謂祝有祈禱有求永貞有彌災兵焉所謂肇禋於郊宗祀於明堂者不但曰報而已蓋海內久安兵革不興年穀屢豐則鋪張揚厲而主報饗揚多事水旱間作民未有寧宇則禬禳祠禱而主祈此皆成周之令典國家列聖以來成法所不能廢也每自近歲祠臣所撰赦詔類多頌美形容之詞而少愛人惻怛之

意爲今兵殺未解民食孔艱陛下畏威一念如對上帝盛祀一忱若保赤子所宜因此時力致祈天永命之請臣用是輒援仁祖高宗兩朝故實載之御劄所有將來合降赦書更宜推廣此意深自貶損明示四方庶幾可以迓續天命感動人心仰昭陛下寅畏懷保之實矣理宗淳祐三年用樞密都承旨韓祥言明堂以太祖太宗寧宗並侑寶祐五年三月詔以高宗皇帝克紹大業光復我家宜倣有夏之祀少康法元和之尊光武於是明堂大享以一祖三宗並配度宗咸淳五年祀明堂奉理

宗升侑起居舍人高斯得進郊大故事疏曰臣聞人主事天之道唯實與忱而已大路越席掃地不增器所以貌牲川瀆所質也泫澤聽誓度弁聽報齋明盛服三行七亟者致忱也外盡乎質內盡乎忱則天之親德享迎也且承泰煥之後又將而推其貨敬絕而洎其忱于采萬點以爲事讀鼎天馬以應創而事天之本廢矣壯制靈旗以禱兵力士祀衍以求福而事天之心蕩矣欲以感動天地神靈三神不亦難乎陛下季秋中年以行賜饗之祀今有日矣自乾淳以來每遇郊禋必詔有司自事天儀物及乘輿宜私之小凡車服仗衛聲明文物之具莫不務約而歸於儉樸貴雅恩亦減承平之半或三之一可謂尚質之極至孝宗至於前期齋殿致其精明以對越在天者尤極其盛行事之際雖黃道而不履虛小次而不御可謂全忱之極矣是以神天顧歆或積雨而頓霽或徵慧而立變以樂成其事此則陛下之家法也矧今四郊多壘財力單匱遠不逮乾淳之時臣願陛下於身體節約之外損之又損庶幾曰質曰忱二者兼得乃若以忱事天又其大本貳曰齋

者防其邪物絕其嗜欲言不敢散其志也今亟齋宿之期雖曰尚賒然臣願陛下以聖人久齋爲心兢兢業業已如上帝臨汝神在其上之時則積此精神用於一日天人相與如響應答天神之不降地祇之不格風雨之不節寒暑之不時臣不信也

明初無明堂之制世宗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同知豐坊上疏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會議尚書嚴嵩等言若以功德論則太宗再造家邦功符太祖當配以太宗若以親親論則獻皇帝陛下之所自出陛下之功德即皇考之功德當配以獻皇

帝至稱宗之說則臣等不敢妄議帝降旨明堂秋報大
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畫一之說皇考稱宗何爲
不可再會議以聞於是戶部左侍郎唐胄抗疏言三代
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制作禮樂而文王適其父故
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必皆
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盍爲
成王而制於周公爲嚴父於成王則爲嚴祖矣然周公

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
移於武王也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誤孝經之
義而違先王之禮今禮臣不能辨嚴父之非不擧文武
成康之盛而乃濫引漢唐宋不足法之事爲言謂之何
哉帝怒下胄詔獄嵩乃再會廷臣先議配帝之禮言考
季秋成物之指嚴父配天之文宜奉獻皇帝配帝侑食
因請奉文皇帝配祀於孟春祈穀帝從獻皇帝配帝之
請而卻文皇議不行已乃設爲臣下奏對之詞作明堂
或問以示輔臣大略言文皇遠祖不應嚴父之義宜以

父配稱宗雖無定說尊親崇上義所當行既稱宗則當
祔廟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具之禮帝既排正議崇私親
心念太宗永無配享無以謝廷臣乃定獻皇配帝稱宗
而改稱太宗號曰成祖時未建明堂迺季秋遂大享上
帝於元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殿在宮右乾隅舊名
欽安殿禮成禮部請帝陞殿百官表賀如郊祀慶成儀
帝以大享初擧命賜宴羣臣於謹身殿已而以足疾不
御殿令羣臣勿賀並宴罷令光祿寺分給是年定大享
禮上帝位犢一玉用蒼璧一帛十二（青色）登一簠簋各二

籩十二豆十二玉爵三酒尊三篚一祝案一（配帝位同惟不用玉）
（祭儀與祈穀同）二十一年勅諭禮部季秋大享明堂成周重典
與郊祀並行朕以享地未定特祭於元極寶殿朕誠未
盡南郊舊殿原爲大祀之所昨歲已令有司撤之朕自
作制象立爲殿恭薦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
定歲以秋季大享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禮如南郊
陳設如祈穀二十四年禮部尚書費寀以泰享殿工將
竣請帝定殿門名門曰泰享殿曰皇乾及殿成而大享
仍於元極寶殿遣官行禮蓋以爲常穆宗隆慶元年禮

臣言我朝大享之禮自皇考舉行追崇睿宗以昭嚴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視之則睿宗爲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於是帝從其請罷大享禮仍改元極寶殿爲欽安殿

臣等謹按明堂之禮遼金元俱未舉行明初亦未議及世宗嘉靖中豐坊首瀨嚴父配天之說迎合上意由是特舉斯禮追隆所生元極既配之後明年幸承天享帝於龍飛殿亦奉獻皇帝配其後自定規制更建泰享殿三年而後成然大享之禮終

未舉行內殿殿薦亦止遣官攝事蓋帝之排羣議崇私親雖矯強於一時終有愍然不自安者故禮臣敢請屢諭緩行非僅就奉元修憚乘輿之一出也先聖所云名不正言不順而事不成者詎不信哉

欽定續通典卷四十八

禮吉

朝日 夕月唐 宋 遼 金 元 明

唐玄宗天寶三載二月戊寅詔曰祭之爲典以陳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倫日月照臨下土式隆既超言象之外宜極尊嚴之禮並爲中祀頒禁大獻自今已後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庶昭報之誠格於上下欽崇之稱合乎典則按開元禮日月列中祀祭以二分朝夕至是俱改

宋真宗天禧初太常禮院以監察御史王博文言詳定

準禮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唐柳宗元論云夕之名者朝拜之隅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按禮秋分夕月蓋其時晝夜平分太陽當午而陰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祭以祀日未前十刻大官令率宰人割牲未後三刻行禮蓋是古禮以夕行朝祭之儀又按禮云從子至巳爲陽從午至亥爲陰參詳典禮合於未後三刻行禮仁宗慶歷三年定朝日夕月之圭皆五寸其祭品羊豕各二籩豆十二簠簋俎二皇祐五年定朝日壇舊

高七尺東西六步一尺五寸增爲八尺廣四丈如唐郊祀錄夕月壇與隋唐制度不合從舊則壇小如唐則坎深今定坎深三尺廣四丈壇高一尺廣二丈四方爲陛降入坎中然後升壇壇二壝壝皆二十五步增大明夜明壇山罍二籩豆十二神宗元豐六年禮部言熙寧祀儀朝日壇廣四丈夕月壇廣二丈以唐王涇郊祀錄考之夕月壇方廣四丈今止二丈叅禮儀之誤請依制度改造夜明壇從之高宗紹興三年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典未舉望詔禮官講求從之

其後於城外惠照院望祭位版日書曰大明月書曰夜明玉用圭璧大明幣用赤夜明幣用白禮如祀感生帝

遼太祖天贊三年九月拜日於蹛林穆宗應歷二年日南至始用舊制行拜日禮聖宗統和元年十二月千齡節拜日月按遼史拜日儀皇帝升露臺設褥向日再拜上香應拜臣僚殿左右階陪位再拜皇帝升座奏榜訖宰相以下通名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

金初朝日用本國禮太宗天會四年正月始朝日於乾元殿按金制朝日壇曰大明在施仁門外之東北當闕之卯地門壝之制皆同方丘夕月壇曰夜明在彰義門外之西北當闕西地掘地污之爲壇其中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朝日玉用青璧夕月用白璧幣皆如玉之色牲各用羊一豕一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熙宗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儀皆就殿南向再拜世宗大定二年以無典故罷十五年言者謂今正旦并萬春節宜令有司定拜日之禮有司援據漢唐春分朝日升烟奠玉如圜丘之儀又按唐開元禮南向設大明神位天子北向皆無南向拜日之制今已奉勑以月朔拜日宜遵古制殿前東向拜詔姑從南向十八年上拜日於仁政殿始行東向之禮如常儀章宗明昌五年初定日月常祀宣宗貞祐後每月吉拜日以爲常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正月祭日於司天臺按司天臺爲測日觀星之地非交神明之所蓋未嘗特設壇坎故祭於此

明太祖洪武三年禮部言古者祀日月之禮有六按明史載原疏文歷引周禮禮記等書祀注疏說與本文不合今從刪薙其因郊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唯春分朝之於東門外秋分夕之於西門外者祀之正與常也蓋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方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自秦祭八神六曰月主七曰日主雍又有日月廟漢郊太

乙朝日夕月改周法常以郊泰時質明出行宮東向揖
日西向揖月又於殿下東西拜日月宣帝於成山祠日
萊山祠月魏明帝始朝日東郊夕月西郊唐以二分日
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宋人因之升爲大祀元郊壇以
日月從祀其二分朝日夕月皇慶中建議立而未行今
當稽古正祭之禮各設壇專祀朝日壇宜築於城東門
外夕月壇宜築於城西門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
星辰則祔祭於月壇從之其祀儀與社稷同其壇制朝
日壇高八尺方廣四丈夕月壇高六尺方廣四丈俱兩

壝每壝二十五步燎壇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方
三尺神位版以松柏爲之長二尺五寸闊五寸趺高五
寸朱漆金字祭器並設太尊二著尊二山罍二在壇上
東南隅北向象尊二壺尊二山罍二在壇下籩豆各十
簠簋各四玉幣玉並用圭璧五寸幣大明用赤夜明星
辰並用白牲大明用赤犢夜明用白犢星辰用純色犢
酒齊太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山罍實清酒其明水元
酒各實于上尊籩豆之實籩實以石鹽乾魚乾棗栗黃
榛子仁菱仁芡仁鹿脯白餅黑餅豆實以韭菹醓醢菁

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胉祭服服袞冕
四年正月詔定親祀朝日夕月服袞冕陪祭官各服本
品梁冠祭服九月乙亥帝親祀日月齋三日降香齋一
日著爲令二十一年二月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
墀內疊石爲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從祀
其朝日夕月禜星之祭悉罷之世宗嘉靖九年帝謂大
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且日月照
臨其功甚大太歲等神歲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從
祭義所不安大學士張璁亦以爲缺典遂定春秋分之

祭如舊儀朝日壇於甲丙戊庚壬年親祭餘遣文大臣
攝之夕月壇於丑辰未戌年親祭餘遣武大臣攝之朝
日無從祀夕月以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一壇南
向祔焉春祭時以寅迎日出也秋祭時以亥迎月出也
祭品用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一簠簋各二籩十豆十
玉爵三夕月金爵三酒尊三紅瓷夕月白瓷酒盞三十
紅瑪瑙玉一夕月白璧一帛一紅色夕月白色篚一祝
案一夕月有從位一壇南向籩十豆十帛十青紅黃玄
各一白六祝版朝日紅楮版朱書夕月白楮版墨書上

史135-018

親填於文華殿如遇遣官之歲則中書官代填是年用夏言議改建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朝日壇在朝陽門外二里許西向爲制一成方廣五丈高五尺九寸壇面甎用紅色琉璃（按王圻續通考作青琉璃）四出陛九級圓壝墻七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三寸櫺星門六正西三東南北各一西門外爲燎爐瘞池西南爲具服殿東北爲神庫神廚宰牲亭燈庫鐘樓北爲遣官房外圍墻前方後圓西北各二門曰天門北天門外西北有石坊曰禮神街西天門外迤南爲陪祀齋宿房壇地百畝

夕月壇在阜城門外南二里許東向爲制一成方廣四丈高四尺六寸壇面甎白色琉璃四出陛六級方壝墻二十四丈高八尺厚二尺二寸八分櫺星門六正東三南北西各一東門外爲瘞池東北爲具服殿南門外爲神庫西南爲宰牲亭神廚祭器庫北門外爲鐘樓遣官房外圍方墻東北各二門曰天門東天門外北有石坊亦曰禮神街護壇地三十六畝十年禮部上朝日夕月儀朝日迎神四拜飲福受胙兩拜送神四拜（先是朝日常白迎神至送神皆再拜夕月儀同）夕月迎神飲福受胙送神皆再拜餘並如舊儀是年夕月壇以鐵爐置於坎上焚燎不必造燎壇以稱祭月於坎之義穆宗隆慶三年禮部上朝日儀言正祭遇風雨則設小次於壇前駕就小次行禮其升降奠儀俱以太常寺執事官代制曰可

大蜡　宋

宋初以有司言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遂以戌日爲臘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戊戌臘有司畫日以前七日辛卯蜡太常博士和峴奏議曰蜡始於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蜡與臘其實一也唐貞觀間以前

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聖朝臘用戌而以辛卯日蜡禮官之失也事下有司請準唐禮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同用臘日從之蜡百神壇高四尺東西七步二尺南北六步四尺仁宗天聖三年禮官陳詁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而祝文所載一百八十二位無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一十位請增入慶歷用羊豕各二大明夜明壇增山林爲二籩豆十二皇祐定壇高八尺廣四丈嘉祐加羊豕各五神宗元豐六年詳定禮文所言蜡曰八蜡以

祀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惟周
隋有四郊之兆又月令以蜡與息民爲二祭故隋唐息
民祭在蜡之後日請禱祭四郊各爲一壇有不順成之
方則不修報其息民仍在蜡後從之徽宗政和三年禮
局上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
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
明位以神農后稷氏配配位以北爲上南北壇設神農
氏位以后稷氏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嶽五
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田

畯蒼龍朱鳥麒麟白虎玄武五水庸五坊五虎五鱗五
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蠃五猫五昆蟲各依其方設
位中方鎮星后土田畯設於南方蜡壇西階之西中方
嶽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氏設於北方
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高宗紹興中有司檢會
五禮新儀以臘前一日蜡東方西方百神爲大祀禮料
視感生帝南方北方百神爲中祀禮料視嶽鎮海瀆孝
宗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瀹請於四郊各爲一壇以祀
其方之神如政和之制其後南蜡於圜壇望祭殿行禮

北蜡於餘杭門外精進寺行禮元明蜡祭不行明邱濬曰大蜡之祭三代已行
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本朝於古
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
籍田相爲始終當春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
祀先農於春而以帥先農民振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
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以勞來
農民答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廣
聖君莫大之恩也陸東蜡議云按八蜡神爵劉也相沿
以春秋仲月戊日致祭考之典禮於義未當禮曰蜡索
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蓋終歲勞農是日飲
衆以享君恩也亦曰臘也漢獨斷曰周曰大蜡漢改曰
臘漢火行衰於戌故此日臘也由是觀之蜡之祭當以
十二月漢戌魏丑日則不一王肅謂丑之明日便寅則
丑之義爲長議立春於除前則用立春前丑日立
春於來歲則用下旬丑日庶祭義協而祀事專矣

靈星　宋　明

宋諸星祠有靈星之祭仁宗慶歷以立秋後辰日祀靈
星爲小祀其壇東西丈三尺南北丈二尺皇祐定如唐
制壇周八步四尺其享禮籩八豆八在神位前左右重
二行俎二在籩豆外簠簋一在二俎間象尊二在壇上
東南隅北向西上徽宗政和新儀立秋後辰日祀靈星
如舊制

明太祖洪武元年太常寺奏漢高帝命郡國立靈星祠
唐制立秋後辰日祀靈星今擬如唐制爲壇於城南從
之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八月望日祀靈星遣官行禮

二年罷之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德宗貞元二年詔問風師雨師祝版署訖合拜否太常寺奏本是小祀准禮無至尊親祭之文今雖請御署檢詳經據並無拜禮詔曰風師雨師爲中祀有烈祖成命況在風雨至切蒼生今禮雖無文朕當屈己再拜以申子育萬民之意仍永爲常式三年徙風師壇於滻水東憲宗元和十五年太常奏來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於南郊同日立春後丑日宜祀風師按徧祭之儀百神

咸秩風師既是星神禮當厭降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常儀

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詔委中書省各差官祈風師雨師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九月置水於城門以禳熒惑

宋制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真宗咸平二年旱詔有司祀雷師雨師景德三年知樞密院事王欽若請祀壽星詔有司詳定請以秋分日饗壽星及角亢七宿用靈星小祀禮其壇制亦如之大中祥符初澤州請立風伯雨師廟令禮官考儀式頒之有司言唐制諸郡置風伯壇於社壇東雨師壇於社壇西各稍北數十步卑下於社壇祀用羊一籩豆各八簠簋各二奏可仁宗康定元年十二月詔南京祠大火時南京鴻慶宮災集賢校理胡宿請祠大火禮官議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邱之舊爲壇兆祀大火以閼伯配辰建戌出內之月內降祝版留司長吏奉祭行事乃上壇制高五尺廣二丈四出陛一𨻶祀用羊豕一器準中祀慶曆四年靈臺郎王大明言按占書主河江淮濟溝渠溉灌之事十九星汴口祭河瀆七位而不及星司天監詳定九池北河南河土司空皆不主江

淮濟箕計奎三星顓主津瀆請與東井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良羅堰等十七星在天河內者當祠二月詔汴口祭河兼祠十七星神宗元豐詳定局言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氏曰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各以氣類祭之謂之四類漢儀縣邑常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巳丑日祀雨師於丑地亦從其類也熙寧祀儀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西北

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其壇兆則各從其氣類其祭辰則各從其星位仍依熙寧儀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又言國朝秋分享壽星於南郊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按爾雅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星非此秋分所享之壽星也晉天

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南郊立老人星廟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星矣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祀老人星其壇下東方七宿位不宜復設從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建陽德觀以祀熒惑既又建熒惑壇于南郊赤帝壇壝外令有司以時致祭增用圭璧以閼伯配俱南向五方火精神等為從祀政和三年禮局定風師壇廣二十三步雨師雷師壇廣十五步皆高三尺四陛並一壝二十五步其雨雷壇同壝又請祀風師雨師司中司命用樂仍製樂章以為降神之節祭以少牢仍用體解並從之南渡後壽星風師雨師雷師諸祠並仍舊制高宗紹興三年太常寺言應天府祀大火今道路未通宜於行在春秋設位七年五月命舉熒惑壽星之祀

遼聖宗統和二年四月辛卯祭風伯道宗清寧元年皇帝射柳訖詣風師壇再拜

金章宗明昌五年為壇於景風門外東南闕之巽地歲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牲幣進熟又為壇於端禮門外西南闕之坤地歲以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羊豕各一儀

並如中祀是日祭雷師於位下禮同小祀一獻羊一無豕並令有司攝之

元世祖至元初勅二分二至及聖誕節日祭星於司天臺七年大司農請於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雷雨師於西南郊延祐五年始立壇壝其儀注闕二十六年十二月命回回司天臺祭熒惑元祀儀皆隨官所攝而定於中書日星始祭於司天臺而回回司天臺遂以祭星為職事成宗初即位五月壬子祭太陽太歲火土等星於司天臺庚申祭紫微星於雲仙臺仁宗即位祭五星於司天臺

明太祖洪武初以太歲風雷雨師從祀圜丘增雲師於風師之次其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壽星依唐制分日而祀二年以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為一壇又從禮部尚書崔亮奏每歲聖壽日祭壽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皆遣官行禮三年罷壽星等祀從禮部議於城南諸神享祭壇正南向增九間以聖壽節前三日於此祭周天星辰四年帝躬祀周天星辰正殿共十壇中設周天星辰位儀如朝日六年命天下祀風雲雷雨之神世宗嘉靖十一年釐正祀典改敘雲雨風雷祭期每歲

仲春秋上旬擇日行事並同社稷儀注

太一 九宮貴神附 唐 五代 宋 金 元

臣等謹按漢書郊祀志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宋馬貴與謂太一莫知其何神天官書言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則其為星象也明矣武帝惑於方士之說具太一祠壇在五帝之上諂瀆不倫至唐始祀九宮貴神其後別置太一神壇宋時祀十神太一又別建九宮貴神壇壝所謂九宮者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是也十神者五福君基大遊小遊天一臣基直符民基四神地一是也其說鮮有經據大抵出於星歷五行之家謬悠支離難可討證然自唐暨元遞相附會祀典所載非復司中司命等祠可比而同考杜氏通典朝日夕月後別列禋六宗一條其禮迄於後魏而止自唐以還罕有述者固宜缺而弗書而諸星祠內隋代祀天一太一杜典本無專條然唐宋九宮十神之典已升為大祀不當復在風伯雨師之列今謹稽諸正史類紀其異同沿革之故以備議禮者之參考亦以見違經訓崇淫祀之無當於禮意云

唐肅宗乾元二年初置太一神壇於圜丘東命宰相王璵攝行祠事二年親祀九宮貴神先是明皇天寶三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陛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為中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以四孟月祭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神祇明皇親祀之如有司行事命宰相為之初九宮神位四時改位乾元以後不易位文宗太和二年監察御史舒元輿奏臣伏

見祀九宮貴神祝版陛下親署御名稱臣于君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爲天子豈可稱臣於天之子男耶詔都省議皆如元輿言乃降爲中祀祝版稱皇帝不署名武宗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九宮貴神司水旱兵荒累年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請自今以後用大祀之禮御署祝版以社稷爲準勅依

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詔委中書省各差官祈九宮貴神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詔作太一宮於都城南雍熙元年八月親祀太一宮眞宗咸平四年從直秘閣杜鎬請二仲祭九宮貴神爲大祀仁宗天聖六年作西太一宮景祐二年學士承旨章得象等定司天監生于淵等所請祀九宮太一依逐年飛移位次之法按郄良遇九宮法有飛棊立成圖每歲一移主九州災福事請依唐禮遇祭九宮之時遣司天監官一員詣祠所隨每年貴神飛棊之方以定祭位仍自天聖己巳入歷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棊巡行周而復始詔可神宗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五福太一自國朝雍熙元年甲寅歲入東南巽宮修東太一宮天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坤位修西太一宮今五福太一移入中都請稽詳故事崇建祠宇迎之京師詔建中太一宮於集禧觀元豐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祀九宮貴神祝版宜依會昌故事及開寶通禮書御名而不稱臣又貴神九位共用二少牢於腥熟之俎骨體不備請宜每位一牢凡九少牢詔下太常修入祀儀哲宗元祐七年監察御史安鼎言十神太一九宮太一與漢所祀太一共是一神今祀十神

用素饌而九宮並薦羊豕似非禮意詔禮官詳定言十神九宮各有所主即非一神故自唐迄今九宮皆用牲牢別無祠壇用素食禮遂依舊制徽宗政和三年禮局上五禮新儀立春日祀東太一宮立夏季夏土旺日祀中太一宮立秋日祀西太一宮立冬日祀中太一宮髙宗紹興間詔擇地建太一宮太常寺主簿林大鼐言十神太一九宮太一皆天之貴神國朝分而爲二並爲大祀比新太一宮而九宮貴神尚寓屋而不壇乃詔臨安府於國城之東建九宮貴神壇壝其儀如祀上帝

金宣宗興定元年七月以久旱祀九宮貴神於東郊

元成宗大德元年建五福太一壇以道流主之文宗至順元年以立冬祀五福十神太一真君二年正月勅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二月建五福太一宮於京城乾隅

欽定續通典卷四十九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

禮吉

方丘 神州后土附 唐 宋 遼 金 元 明

唐玄宗天寶五載詔尊莫大於天地禮莫崇於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今蒸嘗之獻既著於常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時享自今已後每載四時孟月擇吉祭昊天上帝其皇地祇合祭令宰臣行禮代宗大歷十二年秋八月增修北郊壇齋宮文宗太和三年六月太常寺奏北郊祀皇地祇壇先闕齋宮請准祠例置一所可之

宋初方丘在宮城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為壇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其南郊親祀昊天上帝則併設皇地祇之位大祖建隆以來迭奉四祖崇配太宗太平興國以後但以宣祖太祖更配真宗時以太宗配方丘宣祖配神州地祇景德三年以太常寺言神州壇廹隘徙於方丘之西四年正月以朝陵遣工部尚書王化基詣汾陰后土祠漢武帝所立脽上祠致祭用大祀禮大中祥符三年八月與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以陳堯叟為經度制置使詣脽上築壇如方丘之制四年正月備鑾駕

史135-025

出京師二月詣脽壇如封禪禮仁宗景祐二年詔有司孟冬祭神州地祇遣內臣降香慶歷時夏至祭皇地祇用犢羊豕各一後加羊豕各五神宗元豐四年詔親祀北郊並如南郊之儀有故以上公攝事六年禮部太常寺上親祀儀並如南郊其攝事惟改舞名及不備官其俎豆樂器圭幣之數並如親祀元祐後分祭令祭詳見郊天徽宗崇寧元年禮部尚書黃裳言南郊壇十二龕從享星位具載其名至於北郊第以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目別以四方寘於成壝而不列其名今請行大

禮宜詔禮官考其名位二年禮部員外郎陳暘奏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從祀於北郊第一成崑崙神州宜列從祀之位又地莫尊於大祇而五岳帝次之欲升之第一成並從之政和三年詔禮制局議方壇制度是歲新壇成初元豐三年詔改北郊圜壇爲方丘六年命禮部太常定北郊壇制紹聖間詔禮部再爲詳定至是禮制局言方壇舊制三成第一成高三尺第二成第三成皆高二尺五寸上廣八丈下廣十有六丈夫圜壇既則象於乾方壇當效法於坤今議方壇定爲再成一成廣三十六丈再成廣二十四丈每成崇十有八尺積三十六尺其廣與崇皆得六六之數以坤用六故也爲四陛陛爲級一百四十有四爲再壝壝二十有四步成與壝俱再皆應坤地之數四年夏五月

夏至親祭地於方澤配以太祖其行事並如郊祀儀是後七年至宣和二年五年親祀者凡四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太常寺討論夏至日祭皇地祇以太祖配正配二位每位設尊爵籩豆各一實以酒脯鹿臡以獻官一員行禮立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於天慶觀望祭二年太常少卿程瑀言皇地祇當一依祀天儀式又言國朝祀皇地祇設位於壇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禮局議設於南方北向令北面望祭北向爲難且於經典無據請仍南向並從之

遼祀木葉山不建郊丘以國俗行事詳見郊天

金海陵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北郊方丘在通元門外當闕之亥地方壇三成成爲子午卯酉四正陛方壝三周四面三門夏至日祭攝官行三獻禮

元世祖時每歲遣使代祀后土至元五年建后土祠於大寧宮十三年又立后土祠於平陽之監湯按元史世祖紀作臨汾今據王圻續通考輯成宗大德九年禮官博士奏冬至圜丘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制曰可武宗至大二年尚書省臣及太常禮官言郊祀者國之大禮

今南郊之禮已行而北郊之禮未舉明年夏至祀北郊請以世祖配制可三年中書禮部移太常禮儀院擬定北郊從祀禮儀博士李之紹蔣汝礪疏曰案方丘之禮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配以后稷其方丘之制歷代不同然無出於三成之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義於都城北六里王方擇地中為方壇三成四陛外為三壝仍依古制自外壝之外治令稍下以應澤中之義宮室牆圍器皿色並用黃其神州地祇以下從祀自漢以

來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今盡參酌舉行仁宗延祐元年太常寺臣請立北郊帝謙讓未遑北郊之議遂輟泰定帝泰定四年特加皇地祇黃犢一將祀之夕勅送新犧牲二其犧牲品物香酒皆參用國禮而豐約不同明初建方丘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壇二成成皆四出陛陛八級太祖洪武二年夏至祀方丘皇地祇南向奉仁祖配以岳鎮海瀆從祀其儀惟迎神後瘞毛血祭畢奉牲帛祝饌而埋之與郊天異餘並同圜丘三年帝親

祀方丘增祀天下山川之神於壇兆皇地祇玉用黃琮帛用黃色配位用白牲用黃犢配位用純犢籩豆之實以下同圜丘四年改築方丘（初建方丘二成上成高六尺廣六尺四出陛南一丈東西北八尺下成四面各廣二丈四尺高六尺四出陛南一丈二尺東西北一丈壝去壇十五丈高六尺外垣四面各六十四丈至是改築上成高三尺九寸廣二丈九尺四寸下成每面廣丈五尺五寸高三尺八寸通徑七丈四寸壇至內壝牆四面皆八丈九尺五寸內壝牆至外壝牆四面各八丈二尺）十年定合祭天地於南郊（詳見郊天）成祖永樂十八年北京大祀殿成合祀天地制如南京世宗嘉靖九年建方澤於安定門外壇制二成繚以垣牆每歲夏至祭地以太祖配神宗萬曆三年張居正進郊祀圖冊請復合祭天地於大祀殿

以二祖配從之

社稷 五代 宋 金 元 明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社稷制度社壇廣五丈高五尺五色土築之稷壇如社壇之制社壇石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方其下半根在土中四垣華飾每神門屋三間一門門二十四戟四隅連飾罘罳如廟之制中可樹槐準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內請下所司修奉從之

宋制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太社太稷爲大祀州縣則春秋二祭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牲用少牢太社壇廣五丈高五尺五色土爲之稷壇在西如其制社以石爲主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四面宮垣飾以方色面各一屋三門每門二十四戟四隅連飾罘罳如廟制中植以槐其壇三分宮之一在南無屋仁宗慶歷間定牲牢籩豆之數祭社稷用羊豕各二正配位籩豆十二山罍簠簋俎二祈報象尊一報用兩圭有邸祈不用玉神宗元豐三

年詳定禮文所言社稷祝版牲幣饌物請並瘞於坎不設燔燎又言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社爲陰祀血者幽陰之物是以類求神之意今社稷不用血祭違背經典請祭以埋血爲始又古者祭社君南向於北墉下所以答陰也今社稷壝內不設北墉而有司攝事乃設東向之位於禮非是請設北墉以備親祀南向答陰之位其有司攝事則立北墉下少西又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今太社太稷用少牢不應禮請加角握二牛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

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太社之制從之下太常修入祀儀七年詔諸州社稷於壇側建齋廳三楹以備望祭哲宗元祐中從博士孫諤言祭太社太稷皆設登歌樂高宗紹興元年以春秋二仲及臘前祭太社太稷於天慶觀以酒脯一獻明年望祭於臨安天寧觀八年改祀於惠照齋宮始用羊豕皆四籩豆皆十有二備三獻如祀天地之儀十三年二月製社稷祭器十四年詔築壇壝於觀橋之東置太社令一員孝宗淳熙四

年命臨安守臣立望祭殿及庖室齋廬儀視神州設太社太稷位於壇之南方北向后土氏勾芒氏后稷氏位其西東向

金熙宗皇統三年五月初立社稷海陵貞元元年有司奏建社稷壇於上京世宗大定七年建壇於中都社壇之制外四周爲垣南向開一神門門三間內又四周爲垣東西南北各開一神門門三間各列二十四戟連飾罘罳無屋於中稍南爲壇令三方廣闊一級四陛以五色土各飾其方中央覆以黃土其高廣主不與宋同壝

南栽栗以表之近西爲稷壇制如社壇無石主四壝門各五間兩塾三門門列十二戟壝有角樓樓之面皆隨方色飾之有望祭堂三楹堂下齋舍二十楹南北相向外門止一間不施鴟尾祭用春秋二仲上戊日樂用登歌禮三獻遣官行事其州縣祭享一如唐宋舊儀

元世祖至元七年十二月詔歲祀太社太稷十一年八月頒諸路立社稷壇壝儀式二十年二月定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社稷三十年正月用御史中丞崔彧言於和義門內少南得地四十畝爲壝垣近南爲二壇壇高

五尺社東稷西相去約五丈社壇用青赤白黑四色依方位築之中間實以常土上以黃土覆之依方面以五色泥飾之四面當中各設一陛道其廣一丈亦各依方色稷壇如社壇之制惟土不用五色純用黃土壇皆北向立北墉於社壇北以甎爲之飾以黃泥瘞坎二於稷壇之北少西深足容物二壇周圍壝垣以甎爲之高五丈廣三十丈四隅連飾內壝垣櫺星門四所外垣櫺星門二所每所門三列戟二十有四外壝內北垣下屋七間爲望祀堂以備風雨社主用白石制如宋金稷不用主樹松於二壇之南各一以后土氏配社后稷氏配稷玉幣社稷皆黝圭一繅藉瘞玉一以黝石代之正配位皆玄幣一牲用黝牛一其角握副羊豕各四祭日以春秋二仲月上戊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八月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樂元貞二年冬下太常復議州縣置壇於城西南方廣視太社太稷殺其半牲用羊豕無樂餘與太社太稷同三獻官以州縣長貳爲之仁宗延祐六年改祀社稷於中戊

明太祖洪武元年建社稷壇於宮城西南太社在東太

稷在西壇皆北向壇高五尺闊五丈四出陛五級二壇同一壝歲以春秋二仲上戊親祀以句龍后稷配行三獻禮正位用玉兩邸幣用黑色牲用犢羊豕各一配位並同惟不用玉又頒制於天下郡邑壇皆建於城西北左社右稷規制殺於太社太稷之半每歲春秋二仲月上戊日長官行三獻禮餘官陪祭三年於太社太稷壇北建祭殿五間以備風雨四年定王國社稷之制立於王國宮門之右壇方三丈五尺高三尺五寸四出陛其制上不同於太社下異郡邑之制十年上以太社太稷

分祭配祀皆因前代制欲更建之爲一代之典遂下禮部議尚書張璁歷引禮經及漢唐以來之制請改建於午門之右社稷共爲一壇合祭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於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中先是社主用石仿唐宋之制高五尺濶二尺上微尖立於社壇半埋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罷句龍與棄配位奉仁祖配以成一代之典以明社尊而親之義上善其奏遂定合祭之禮十月新建社稷壇成升爲大祀按句龍后稷配享歷代相同璁奏議內援引書文亦無宜宗配食之據乃罷句龍后稷而以仁祖配殊爲剏典按之禮經國社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之文其背戾也甚矣十一年春祭社稷行新定儀迎神飲福送神凡十二拜餘如舊禮臣言太社太稷既同壇合祭王國各府州縣亦宜同壇稱國社國稷之神不設配位詔可十三年九月復定制兩壇一遺如初式惠帝建文元年祀社稷奉太祖配撤仁祖位成祖永樂十九年建北京社稷壇制祀禮一如其舊仁宗洪熙元年二月祭社稷奉太祖太宗並配命禮部永爲定式世宗嘉靖九年改正社稷配位仍以句龍后稷配十年立帝社帝稷壇於西苑豳風亭西初規耕耤成以給事中王璣言欲推行耕耤之道禮部議西苑地寬宜合農夫墾藝其中上以春秋臨幸觀省收其所入輸之神倉帝可其議命建土穀壇於豳風亭西

至是改爲帝社帝稷以仲春秋次戊日上巳行祈報禮如次戊任望後則以上巳日壇址高六尺方廣二丈五尺繚以土垣神位以木爲之穆宗隆慶元年禮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無嫌於煩數宜罷從之按漢書郊祀志有太社太稷又別立官社臣瓚注所爲王社是也自魏晉至宋有帝社其制相沿已久嘉靖時帝社稷之名不爲無據隆慶禮臣謂自古所無未免失考以爲煩數而罷之則可矣

山川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肅宗至德二年勅改汧陽郡吳山爲西嶽增秩以祈靈助上元二年改封華山爲太山按時并改華陰縣爲太陰縣蓋本白虎通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之義且以別於少華山故改封華爲太云文宗開成二年勅封終南山爲廣惠公准四鎭例以本府都督刺史充獻官每年以季夏土王日祭之僖宗乾寧五年勅封少華山爲佑順侯昭宗天佑二年勅封洞庭湖君爲利涉侯青草湖君爲安流侯

梁太祖開平三年八月詔令中書侍郎平章事于兢往東嶽祭告

後唐愍帝應順元年詔三京諸道州府界內名山大川祠廟有益於民者以時精虔祭祀潞王淸泰元年詔封

吳嶽成德公爲靈應王其享祀官屬準舊儀並視五嶽晉高祖天福二年五月勅靑草湖安流侯進封廣利公洞庭湖利涉侯進封靈濟公十月命使祀五嶽四瀆詔下各州府量事修崇所有近廟山林仍禁樵採出帝開運二年二月詔令復祭中嶽差河南少尹行禮

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兗州遣翰林學士祭東嶽廟世宗顯德四年止祭沂山其諸鎭不祭七年就差登州刺史張順祭海

宋初沿舊制祭東嶽於兗州西嶽於華州北嶽於定州

中嶽於河南府太祖乾德元年湖南平四月遣使祭南嶽六年從有司奏祭南嶽於衡州東鎭沂山於沂州南鎭會稽山於越州西鎭吳山於隴州中鎭霍山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海河瀆並於河中府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州江瀆於成都府其北鎭醫巫閭在營州界未行祭享開寶四年廣南平遣使祀南海除去劉鋹所封僞號及宮名易以一品服五年詔嶽瀆并東海南海廟各以本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掌祀事常加案視六年遣使奉衣冠劍履送西鎭吳嶽廟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詣白馬津以一太牢沈祀加璧自是凡河決溢修塞皆致祭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請遵舊制就五郊迎氣日祭各方嶽鎭海瀆於所隸之州長吏以次爲獻官北鎭就北嶽廟望祭眞宗景德三年令澶州置河瀆廟春秋致祭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禮畢詔加號泰山爲仁聖天齊王又封泰山通泉廟爲靈派侯亭山廟爲廣禪侯嶧山廟爲靈巖侯十一月車駕至澶州幸河瀆廟進號顯聖靈源公四年祀汾陰命官祭西海及汾河車駕至潼

關遣官祭西嶽及河瀆並用太牢備三獻禮已復親謁華陰西嶽廟羣臣陪位廟垣內外列黃麾仗遣官分奠廟內諸神加號嶽神爲順聖金天王還至河中親謁奠河瀆廟及西海望祭壇五月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帝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北嶽曰安天元聖帝中嶽曰中天崇聖帝其玉冊如宗廟謚冊又加上五嶽帝后號東曰淑明南曰景明西曰肅明北曰靖明中曰正明又改唐州上源桐柏廟爲淮瀆長源公仁宗康定元年增封東海爲淵聖廣德王南海爲洪聖廣

利王西海爲通聖廣潤王北海爲沖聖廣澤王江瀆爲
廣源王河瀆爲靈源王淮瀆爲長源王濟瀆爲清源王
皇祐五年益封南海洪聖廣利昭順王（按文獻通考作康定二年益封今據宋史禮志輯）神宗元豐三年集賢校理陳侗言案周禮小
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氏注曰
望謂五嶽四鎮四瀆也今四郊無四望壇請依禮建之下詳
定禮文所議請兆岱山沂山東海大淮於東郊衡山會
稽山南海大江嵩山霍山大海於南郊華山吳山西海
大河於西郊常山醫巫閭山北海大濟於北郊每方嶽

鎮則共爲一壇海瀆則共爲一坎以五時迎氣日祭之
皆用血祭瘞埋有事則禱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於本
方嶽鎮海瀆之下別爲一壇一坎水旱則禱之其北郊
從祀及諸州縣就祭如故詔每方嶽瀆共爲一壇餘從
之八年益封西鎮吳山爲成德王徽宗政和三年禮局
定嶽鎮海瀆壇各高五尺周四十步四出陛兩壝每壝
二十五步壇飾依方色祭嶽鎮海瀆設位南向以西爲
上山川從祀西向以北爲上是年詔四鎮並爲王沂山
東安王會稽山永濟王醫巫閭廣寧王霍山應靈王吳

宗紹興七年修嶽鎮海瀆之祀歲以四立日及季夏土
王日設祭如祭五方帝禮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
栗言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之內南海廣
利王廟時降御書祝文令廣州行禮紹興七年加封至
八字王爵東海之祠以萊州隔絕不曾令沿海官司致
其時享不知通泰明越溫台泉福皆東海分界也元豐初
嘗建廟於明州定海縣乞依廣州祭南海禮遣官下明
州行禮併請加封八字王爵詔可
遼尊木葉山爲鎮歲時膜拜致祭兼及遼河之神國俗

每歲冬至屠白羊白馬白鴈各取血和酒天子望黑山（黑山在境北猶中國之岱宗云每歲是日五京進紙造人馬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太祖天贊三
年八月登阿勒坦音德爾山以麃鹿祭穆宗應歷十二
年六月祠木葉山及潢河十四年七月以酒脯祀黑山
聖宗統和七年二月遣巫覡祭名山大川十三年詔修
山澤祠宇以時祀之
金世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
祭之詔依典禮以四立土王日就本廟致祭其在他界
者遙祀立春祭東嶽於泰安州東鎮於益都府東海於

萊州東瀆於唐州立夏望祭南嶽南鎮於河南府南海南瀆於萊州季夏土王日祭中嶽於河南府中鎮於平陽府立秋祭西嶽於華州西鎮於隴州望祭西海西瀆於河中府立冬祭北嶽於定州北鎮於廣寧府望祭北海北瀆於孟州其封爵並仍唐宋之舊（時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為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太常寺言或取嵩高蓋周都豐鎬以吳嶽為西嶽范拱以為非是議畧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阪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遂不改）十二年有司言長白山在興王之地理合尊崇奉勅旨封興國靈應王即其北山地建廟宇十五年奏定長白山

封冊儀物冠九旒服九章玉圭玉冊函香幣祝冊遣使副各一員詣會寧府行禮自是每歲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十九年有司言盧溝河水勢泛決乞官為封冊神號禮部難之已而特封為安平侯建廟二十一年冊封山陵地大房山神為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圭冊香幣使副持節行禮並如冊長白山之儀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為興國應聖公致祭如長白山儀冊禮如保陵公故事二十七年加號鄭州河陰縣聖后為昭應順濟聖后章宗明昌四年冊長白山神為開天宏道聖帝六年八月冊封靜寧山神為鎮安公瑪達哈山神為瑞聖公歲春秋二仲命有司擇日致祭十二月詔加五鎮四瀆王爵（會稽山永興王江瀆會源王餘與宋同）

元嶽鎮海瀆代祀自世祖中統二年始凡十有九處分五道後乃以東嶽東海東鎮北鎮為東道中嶽淮瀆濟瀆北海南嶽南海南鎮為南道北嶽西嶽后土河瀆中鎮西海西鎮江瀆為西道既又以驛騎迂遠復為五道道遣使二人集賢院奏遣漢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璽書給驛以行至元三年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正月

東嶽鎮海瀆土王日祀泰山於泰安州沂山於益都府界立春日祀東海於萊州界大淮於唐州界三月（疑當作二月）南嶽鎮海瀆土王日遙祭會稽山於河南府界立夏日遙祭南海大江於萊州界遙祭衡山於河南府界六月中嶽鎮土王日祀嵩山於河南府界霍山於平陽府界七月西嶽鎮海瀆土王日祀華山於華州界吳山於隴縣界立秋日遙祭西海大河於河中府界十月北嶽鎮海瀆土王日祀衡山於曲陽縣界醫巫閭山於遼陽廣寧縣界立冬日遙祭北海於登州界濟瀆於濟源縣祀

官以所在守土官爲之既有江南乃罷遥祭四年正月勅封昔木土山爲武定山其神爲武定公泉爲靈淵其神曰靈淵侯十六年五月進封桑乾河神洪濟公爲顯應洪濟公二十一年閏五月加封衛輝路小清河神曰洪濟威惠王二十八年二月加上東嶽爲齊天大生仁聖帝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西嶽金天大利順聖帝北嶽安天大貞元聖帝中嶽中天大寧崇聖帝加封江瀆廣源順濟王河瀆靈源宏濟王淮瀆長源溥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廣德靈會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

廣潤靈通王北海廣澤靈祐王詔遣重臣代祀漢人選名儒及道士習祀事者其禮物每處歲祀銀香合一重二十五兩五嶽組金幡二鈔五百貫四瀆織金幡二四海五鎮銷金幡二鈔並二百五十貫皇帝登寶位遣官致祭降香幡合如前禮惟加銀五十兩他有禱禮亦如之成宗元貞二年三月加封東鎮爲元德東安王南鎮昭德順應王西鎮成德永靖王北鎮貞德廣寧王中鎮崇德應靈王勅有司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爲令式泰定帝泰定二年七月遣使祀海神天妃作天妃宫於海津

鎮文宗天歷二年十月加封天妃爲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順帝至正十年加封河瀆神爲靈源神佑宏濟王仍重建河瀆及西海神廟

明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正殿七間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鍾山之神東西廡各十五間祭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之神皆躬自行禮定祭日每歲以清明霜降後又改定驚蟄秋分後三日遣官致祭太祖洪武三年詔依古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泰山則曰東嶽泰山之神餘倣此）七年詔

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山川壇先是天下山川祔祭嶽瀆壇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並列各省山川之後八年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外國山川非天子所當親祀禮臣請附祭各省從之（廣西附祭安南占城眞臘暹羅鎖里廣東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附祭日本琉球渤泥遼東附祭高麗陝西附祭甘肅朵甘烏思藏）九年復定壇制凡十三壇正殿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鍾山七壇東西廡各三壇東京畿山川夏冬二季月將西春秋二季月將京都城隍十年定正殿七壇帝親行禮東西廡遣功臣分獻二十一年增修

大祀殿諸神壇壝乃勅十二壇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
月中旬擇日祭之命禮部更定山川壇儀與社稷同成
祖永樂時北京建山川壇於正陽門南之右悉如南京
舊制惟正殿鍾山之右增祀天壽山神世宗嘉靖八年
凡親祀山川等神皆用皮弁服行禮以別於郊廟十一
年改山川壇爲天地神祇壇天神壇在左南向雲雨風
雷凡四壇地祇壇在右北向五嶽五鎮五陵山四海四
瀆凡五壇從祀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以辰戌
丑未年仲秋皇帝親祭餘年遣大臣攝祭其太歲月將

城隍別祀之穆宗隆慶元年禮臣言天神地祇已從祀
南北郊其仲秋神祇之祭不宜復舉令罷之

籍田　唐　宋　元　明

唐肅宗乾元二年春正月行籍田禮先期至先農壇因
閱耒耜有雕刻文飾命徹之詔有司依農用常式即別
改造翌日致祭神農氏以后稷配享冕而朱紘躬秉耒
耜九推禮官奏天子合三推今過禮帝曰朕以身率下
自當過之恨不能終千畝耳既而佇立久之觀公卿諸
侯王公以下耕畢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

太常修撰韋公肅言籍田禮久廢有司無可考乃據禮
經參採開元乾元故事草具其儀未及舉行而罷
宋太宗雍熙四年詔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於東郊行
籍田禮所司詳定儀注依南郊置五使除耕地朝陽門
七里外爲先農壇高九尺四出陛周四十步飾以青二
壝壝內立觀耕臺及御耕位其青城設於千畝之外用
竹木爲青籍無蓋兩端設襻飾以青中分九隔隔盛一
種覆以青帊種稑之種用黍稷秫稻粱大小豆大小麥
御耒耜二具並盛以青絲綢唐乾元故事不加雕飾其

祭先農用純色犢一如郊祀例進胙餘並權用大祀之
制大禮使李昉請乘玉輅載耒耜於耕根車鹵簿使賈
黃中等言用象輅載耒耜以重其事五年正月乙亥親
享神農以后稷配備三獻遂行三推之禮畢事解嚴還
行宮百官稱賀御乾元門大赦改元端拱文武遞進官
有差二月七日宴羣臣於大明殿行勞酒禮真宗景德
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來年畫日正月一日享先農
九日上辛祈穀祀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躬耕帝籍

先儒皆云元日謂上辛元辰謂郊後吉亥請改用上辛後亥日享先農用符禮文仁宗明道元年詔以來年二月丁未行籍田禮而罷冬至親郊遣官奏告天地宗廟諸陵景靈宮州郡就告嶽瀆宮廟其禮如端拱之制而損益之禮成遣官奏謝如告禮神宗元豐二年詔於京城東南度地千畝爲籍田置令一員從先農壇於中神倉於東南取卒之知田事者爲籍田兵乃以郊社令辛公佑兼令公佑請因舊營麥殿規地爲田引蔡河水灌其中并種果蔬冬則藏冰凡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先薦獻而後進御有餘則貿錢以給雜費輸其餘於內藏庫著爲令又權管幹籍田王存等議以南郊鐵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南菱地并民田共千一百畝充籍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置神倉齋宮并耕作人牛廬舍之屬繪圖以進已而殿成詔以思文爲名徽宗政和元年有司議享先農爲中祀命有司攝事帝止行耕籍之禮罷命五使及稱賀肆赦之類太史局擇日不必專用吉亥耕籍所乘改用耕根車罷乘玉輅尋復以耕籍爲大祀依四孟朝享例行禮高宗紹興七年五

月命禮官舉先農之祀以立春後亥日行一獻禮十四年十一月詔以來年春祇被青壇躬三推之禮命臨安府守臣度城南之田得五百七十畝有奇建思文殿觀耕臺及表親耕之田又詔毋建殿宇設幕殿席屋如南郊事畢撤去庶不擾民十五年按禮志作十六年今據文獻通考親耕籍田並如舊制光宗紹熙五年太社令陳峴奏先農壇蕪廢不治詔下臨安府守臣葺築以嚴祀從之

元世祖至元七年六月立籍田大都東南郊九年二月始祭先農如祭社之儀武宗至大三年四月從大司農請建先農壇博士議壇式與社稷同不設外壝是歲命祀先農如社稷禮樂用登歌日用仲春上丁後或用上辛或甲日行三獻禮畢以次詣耕地所耕訖而退

明太祖洪武元年諭廷臣以來春舉行籍田禮禮官議耕籍之日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耕籍田以仲春擇日行事從之二年建先農壇於南郊在籍田北親祭以后稷配器物祀儀與社稷同祀畢行耕籍禮御耒耜二具韜以青絹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禮畢還大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老

於壇所二十一年更定祭先農儀遣順天府官致祭不設配位祭畢猶親耕耤田成祖永樂中建壇北京如南京制在太歲壇西南每歲仲春上戊順天府尹致祭後凡遇登極之初行耕耤禮則親祭孝宗弘治元年定耕耤儀前期百官致齋順天府官以耒耜及穜稑種進呈內官仍捧出授之由午門左出置綵輿鼓樂送至耤田所至期帝祭先農畢太常卿引至耕耤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各就位戶部尚書北向跪進耒耜順天府官北向跪進鞭帝秉耒三推三反訖戶部尚書跪受耒耜順天

府官跪受鞭太常卿奏請復位府尹挾青箱以種子播而覆之帝御外門南向坐觀耕畢帝還具服殿升座府尹率兩縣令耆老人行禮畢引上中下農夫各十人執農器朝見令其終畝百官行慶賀禮賜酒饌三品以上丹陛上東西坐四品以下臺下坐并宴勞耆老於壇旁宴畢還宮鼓吹振作農夫人賜布一疋世宗嘉靖十年更定耕耤儀先二日順天府尹以耒耜穜稑種置綵輿至耕耤所並罷百官慶賀後又議造耕根車載耒耜府尹於祭日進呈畢以耒耜載車內前玉輅行其御門觀

耕地位畢下議置觀耕臺一詔皆可

先蠶 宋 元 明

宋真宗景德三年從王欽若請詔有司檢討故事以聞禮院言按開寶通禮季春吉巳享先蠶於公桑前享五日諸與享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享日未明五刻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尚宮初獻尚儀亞獻尚食終獻女相引三獻之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如常儀又按唐會要皇帝遣有司享先蠶如先農禮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官攝祭禮院又言周禮蠶於北郊以純陰也

漢蠶於東郊以春桑生請築壇東郊從桑生之義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一壝二十五步祀禮如中祀仁宗慶歷時用羊豕各一攝事獻官太尉太常光祿卿不用樂神宗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季春吉巳享先蠶氏唐月令注以先蠶為天駟按先蠶之義與先農先牧先炊同當是始蠶之人故開元禮享先蠶爲瘞埳於壇之壬地無燔柴之儀明不祀天駟星也今請就北郊爲壇以享始蠶之人不設燔壇但瘞埋以祭餘如故事徽宗政和時禮局言禮天子必有公桑蠶室今請依

古制於先蠶壇側築蠶室度地爲宮四面爲牆高仞有三尺上被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構殿一區爲親蠶之所倣漢制置繭館立織室藏種於薄度所用之數爲桑林築採桑壇於先蠶壇南相距二十步方三丈高五尺四陛置蠶官令丞以供郊廟之祭服又周官内宰詔后帥内外命婦蠶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純陰爲尊則蠶爲陰事可知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蓋以陰祀之禮祀之也今請用黑幣以合至陰之義詔從其議命親蠶殿以無斁爲名又詔親蠶所供不獨衮服凡施於祭祀者

皆用之宣和元年三月皇后親蠶卽延福宮行禮命有司享先蠶氏於本壇其儀居期内命婦妃嬪以下詣殿庭起居訖皇后首飾鞠衣乘龍飾肩輿出内東門至左昇龍門降輿升厭翟車出宣德東偏門至親蠶所内侍導詣壇行禮尚功詣採桑位前奉鉤以進皇后受鉤採桑司製奉箔以受桑皇后採桑三條止内外命婦依次採桑訖内侍奏請歸殿後閤解嚴六年復行親蠶之禮高宗紹興七年從黃積厚請以季春吉巳日享先蠶視風師之儀十五年太常王湛言請按政和禮建親蠶殿

蠶室繭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詔送禮部下太常寺討論不果行

元武宗至大三年從大司農請建先蠶壇博士議壇式與社稷同趙天麟奏進古公桑之製勸中宮倣古親蠶然祀事未舉其禮儀無可考云

明初先蠶未列祀典世宗嘉靖時都給事中夏言請改各宮莊田爲親蠶廠公桑園令有司種桑柘以備宮中蠶事九年復疏言耕蠶之禮不宜偏廢帝乃勅禮部具儀以聞大學士張璁等請於安定門外建先蠶壇帝親

定其制壇方二丈六尺壘二級高二尺六寸四出陛東西北俱樹桑柘内設蠶宮令署採桑臺高一尺四寸方十倍三出陛鑾駕庫五間後蓋織堂三月皇后親蠶於北郊祭先蠶氏儀與宋政和禮同四月蠶事告成行治繭禮選蠶婦善繅絲及織者各一人卜日皇后出宮導從如常儀至織堂内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布於織婦以終其事蠶宮令送尚衣織染監局造服其祀先蠶止用樂不用舞樂女生冠服俱用黑十年改築先蠶壇於西苑仁壽宮側毁北郊蠶壇四月皇后行親蠶禮於西

苑十六年詔罷之仍命進蠶具如常歲遣女官祭先蠶

四十一年並罷所司奏請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

禮吉

天子宗廟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肅宗至德二載九月復京師十一月作九廟神主告享於長樂殿代宗廣德元年唐書禮樂志作寶應二年祧獻祖懿祖祔玄宗肅宗自是之後常爲九室大歷十四年遷元皇帝於夾室祔代宗於太廟禮儀使顏真卿奏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外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歷代制迭毀之禮皆以親盡伏以太宗七代之祖高祖萬葉所承太祖受命於天始封於唐皆在不毀之典唯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遞合祧遷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爲通典德宗貞元十九年三月遷獻懿二祖神主權祔德明興聖廟之幕殿順宗永貞元年十一月遷高祖神主於西夾室祔德宗神主憲宗元和元年祧中宗神主祔順宗十五年禮部奏準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今睿宗皇帝理合祧遷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爲上置睿宗神主石室從之武宗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祿山叛後取太廟爲

史135-039

軍營所司撿收神主見在太微宮內其太廟屋並在可
以修崇望令尚書省集公卿及禮官學官詳議六年太
常博士鄭路等奏臣與學官等詳議東都太微宮神主
自獻祖暨孝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親盡迭毀請權藏
於太廟夾室未題神主十四座請告遷之日但瘞於舊
太微宮空閑之地制可時大常博士段瓌等議以為廟不可修主宜瘞座工部尚書薛
元賞等議以為廟可備立主不並設吏部郎中鄭亞等又以為廟固合修主不可瘞衆議紛紜太常博士顧德
章歷引經據嚴辨修崇之謬詳覈確實制以德章所陳最為淺近合有司擇日修崇其事旋寢至宣宗時竟以
太微神主祔太廟焉是年五月禮儀使奏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

及巳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請復代宗神主於
太廟代宗神主於文宗升祔時以親盡祧遷以存高曾之親以敬宗文宗
武宗同為一代於太廟東間添置兩室為九代十一室
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義勅下尚書省兩省御史臺等
集議以聞僕射左丞鄭涯等奏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
朝嗣位皆以兄弟謹詳禮院所奏並上稽古文旁據史
氏協於通義允為得宜請依禮官所議從之僖宗光啟
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勅付所司修奉太廟宰相
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

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有素難為損益今不審
依元料修奉或更有商量請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
盈孫奏議言如依元料難以速成况務藏方虛須資變
禮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其廳五
間陳設隘狹請更修建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享之所
從之
梁太祖開平元年追尊皇高祖黯廟號肅祖皇曾祖茂
琳按五代會要作茂林今據五代史正廟號敬祖皇祖信廟號憲祖皇考
誠廟號烈祖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追尊皇曾祖執宜廟號懿祖皇祖
國昌廟號獻祖皇考克用廟號太祖仍奉唐高祖太宗
懿宗昭宗為七廟二年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
於北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復本朝宗廟案禮
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從之明宗天成二年追
尊皇高祖聿廟號惠祖皇曾祖敖五代會要作教廟號毅祖皇
祖琰廟號烈祖皇考電五代會要作霓廟號德祖立廟於應州
西京七廟仍同光之舊按明宗為太祖養子實奪莊宗之位故歐史以反書其仍西京
七廟特緣飾耳愍帝應順元年明宗應祔廟中書門下奏今太

廟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
升祔禮合祧遷獻祖下尚書集議從之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大宗例宜以懿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以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諡於理可乎將朱邪三世與唐室四廟連敘昭穆非禮也議者不知懿祖受氏於唐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懿宗可也而懿宗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按五代史莊宗本紀咸通閒朱邪赤心以從討龐勛功賜姓名曰李國昌是受氏於懿宗者係獻祖而非懿祖今據通考及五代會要輯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所司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令都

省百官集議御史中丞張昭議臣讀十四代史書唯殷周二代以契稷爲太祖漢魏以來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議以聞勅令尚書省集議奏聞乃倣唐制追尊皇高祖璟五代會要作景廟號靖祖皇曾祖彬五代會要作郴廟號肅祖皇祖昱廟號睿祖皇考紹雍廟號獻五代會要作憲祖四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爲五室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爲埳中容二主廟之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有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棨戟帝后神主舊在青化里之寢宮祭前二日迎置新廟少帝天福七年十一月祔高祖神主於太廟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時漢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號太常博士段顒奏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吏部尚書竇貞固等議古者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尊高皇帝光武皇帝爲世祖於是追尊皇高祖湍廟號文祖皇曾祖昂廟號德祖皇祖僎廟號翼祖皇考琠廟號

顯祖以高皇帝爲高祖光武皇帝爲世祖皆不祧共六廟時論者以天子建國各從其所起堯自唐侯禹生大夏是也立廟皆祖其功高之契周之后稷是也高祖起於晉陽而追嗣兩漢徒以同姓爲遠祖甚非其義貞固又以四親匹庶上合高光失之彌遠矣

周太祖廣順元年有司議立四親廟因追尊皇高祖璟廟號信祖皇曾祖諶廟號僖祖皇祖蘊廟號義祖皇考簡廟號慶祖三年九月太常禮院言准洛京廟室一十五間中分爲四室兩頭有夾室四神門每門屋三間戟二十四別有齋宮神廟屋宇在國城請下有司修奉從之十二月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於西郊祔於太廟

世宗顯德五年夏四月庚申祔五室神主於新廟

宋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太常寺奏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祖驍衛府君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考武清府君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太祖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奉安神主行上謚之禮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廟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本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

共成五室請倣唐制東西留夾室外餘十間分為五室室二間從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廟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依爾雅稱考妣王父母及世父之文事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朞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太祖及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太宗室稱孝子其爾雅之文於宗廟無取詔下禮官議奏言兄弟繼統同為一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宜並稱孝子詔都省復議仍主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禮官再議歷引經據無兄弟相為後之文又案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並遵舊制

按兄弟同昭穆此自不易之理必以一帝為一世則兄弟四人相繼為君固有祭不及禰者矣至以伯氏之稱為無妨於義未免失之

仁宗景祐二年五月詔王者奉祖宗尚功德配天祀地則侑神作主禘祫合食則百世不遷其令禮官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禮院請以太祖

為定配二宗為迭配其將來皇帝親祠請以三聖並侑上顯對越之盛申通追之感詔恭依康定元年直祕閣趙希言奏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倣古定制則僖順二祖有當祧之義宜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逐室各題廟號鉶寶神御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自荀卿王肅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鄭氏之說僖祖至真宗方

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又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又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其神御法物請別爲庫藏之自是室題廟號而建神御庫焉嘉祐八年仁宗將祔廟孫抃等請增爲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廣廟室并夾室爲十八間盧士宗司馬光以爲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今議升祔僖祖當遷夾室孫抃等復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

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遽毁其廟遷其主考之三代禮未有此乃存僖祖室以備七室英宗治平三年詔遵皇太后訓立濮王園廟俾王子孫主祠事英宗濮安懿王子仁宗在位年久無嗣乃立爲皇子及即位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詔俟議之年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中書省奏禮與令及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今珪等議稱濮王爲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於是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旣而內出太后手詔濮安懿王稱皇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並稱后英宗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劾辭臺職誨等旣去而濮議亦寢四年九月祧藏僖祖神主於西夾室祔英宗神主於太廟神宗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契稷疑無以異今毁其廟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事亡如存之義請付兩制議取其當者翰林學士元絳等議自古受命之主皆以功德享有天下必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當太祖受命之初建四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始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請以僖祖之廟爲始祖庶

合禮意時王安石爲相力主絳議六年春正月復僖祖爲太廟始祖祧順祖於夾室時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以爲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前無所因故以創業之主爲太祖本朝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跡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帝以維之說近是而安石以維言夾室右爲尊爲非理帝亦然之遂從絳議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

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爲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宣祖眞宗英宗爲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陸佃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毁說者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昭在左宣祖眞宗英宗爲穆在右皆南面北上何洵直圖上八廟異宮引熙寧儀僖祖正東向之位順祖宣祖眞宗英宗南面爲昭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北面爲穆又以晉孫毓唐賈公彥言始祖居中三昭在左南面西上三穆在右南面

東上爲兩圖上之詔俟廟制成日取旨八年太常寺言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翼祖在七世之外應與簡穆皇后祧藏於兩夾室石室中十一月祔神宗神主於第八室自英宗上至宣祖以次升遷哲宗元符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俟祔廟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官議皆如所言帝從之先是李清臣爲禮部尚書首建增室之議至是蔡京陸佃等議以哲宗嗣神宗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爲世宜以神宗爲昭上遷宣祖以合右三昭三穆之義會清臣爲門下侍郎辨說甚力京佃等議遂格不行徽宗即位詔仁宗神宗廟永祀不祧

崇寧二年詔祧宣祖以哲宗神主祔太廟第八室三年詔復翼祖宣祖令有司議禮部尚書徐鐸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以備九廟禮無不稱乃命鐸爲修奉使增太廟殿爲十室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言仰惟太祖受命混一區宇推原功德所起宜於祫享之日正東向之尊仁宗時嘗議太祖東向廷論僉同是以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蓋不敢以非受命之君而居之也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適

王安石用事議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向士大夫皆以太祖不得東向爲恨至崇寧之時宣祖當祧值蔡京用事建言請立九廟其已祧翼祖宣祖並即依舊相沿至今太祖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今若正太祖東向之尊委合禮經太常寺丞王普又言自古毁廟迭毁而太祖不遷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已定迫熙寧時尊僖祖爲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向而太祖蓄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如以熙寧之禮爲是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

廟號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祫祭則正東向之尊禘祭則迎宣祖神主而以太祖配焉帝然之於是始建太廟於臨安奉迎安置七年四月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太廟為欽祖殿十二月祔徽宗於太廟十六年增建太廟從太常寺奏體倣在京廟制作両室光宗紹熙五年（時寧宗已即位）吏部尚書鄭僑等奏請祧僖宣二祖正太祖東向之位尋立僖祖別廟以藏順翼宣三祖之主十二月祔孝宗於太廟（按太祖東向之議熙寧時韓維等已力請南渡後董棻王普首建此議高宗亦以太祖開創基業始受天命祫享宜居東向之位至是鄭僑等奏請遂祧僖順翼宣四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此自不刊之典然其時朱子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畧以元祐大儒程頤曾是王安石之論遂以為義理人心之所同至不惮以去就爭之馬氏端臨以朱子為膠柱鼓瑟甯同伐異此可見議禮之難矣）

理宗寶慶元年四月寧宗祔廟御史臺言太祖為帝者太祖之廟太宗祔於太祖為一世之廟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各有制書不祧不在三昭三穆之中則間不在九廟之數自太祖以至寧宗皇帝始為六廟合增展一室以崇升祔不當議祧於禮為合於義為安詔從之

遼諸帝各有廟聖宗開泰八年建景宗廟於中京九年

十二月詔中京建太祖廟制度祭器從古制興宗重熙二十一年七月追尊太祖之祖為簡獻皇帝廟號玄祖太祖之考為宣簡皇帝廟號德祖天祚帝乾統三年十一月追尊太祖之高祖為昭烈皇帝廟號肅祖太祖之曾祖為莊敬皇帝廟號懿祖

金初無宗廟太祖天輔七年建寧神殿於上京以時薦享自是諸京皆立廟惟在京師者則曰太廟太宗天會三年十月詔建太祖廟於內京熙宗立之二年（時仍太宗年號稱天會十四年）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皇統三年初立太廟於上京八年廟成海陵貞元初增廣燕京舊廟奉遷祖宗神主於新都正隆中營建南京宗廟其廟制殿規一屋四間限其北為神室其前為通廊東西二十六楹為間二十有五每間為一室廟端各虛一間為夾室中二十三間為十一室從西三間為一室為始祖廟祔德帝安帝獻祖昭祖景祖祧主五餘皆兩間為一室世祖室祔肅宗穆宗室祔康宗餘皆無祔世宗大定十二年議建閔宗（後改廟號曰熙宗）別廟禮官援晉惠懷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祔故事武靈亦合升祔（初有司擬奏熙宗無嗣不

熙宗以武靈爲廟號今廟制爲七世十一室升祔武靈請用晉唐舊制增作十二室依春秋尊尊之典武靈當在十一室時祫合食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當稱宗然前升祔睿宗已在第十一室累遇祫享睿宗在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若更改祏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擅議宜取聖裁十九年四月禘祔閔宗遂增展太廟爲十二室二十九年世宗將祔廟有司言太廟十二室自始祖至熙宗雖係八世然世宗與熙宗爲兄弟不相爲後用晉成帝故事止係七世若特升世宗顯宗即係九世於是

遂祧獻祖昭祖升祔世宗顯宗於廟宣宗貞祐二年遷都南京廟社諸祀並委中都時謂之禮盡廢四年禮官言廟社國之大事今駐蹕陪京列聖神主已遷於此宜重修太廟社稷以奉歲時之祭按中都廟制自始祖至章宗凡十二室今廟室止十一若增建恐難卒成擬權祔肅宗主於世祖室始祖以下諸神主隨室奉安從之

元世祖中統四年初建太廟至元元年定太廟七室之制三年九月始作八室設祏室十月廟成製尊諡廟號烈祖第一室太祖第二室太宗第三室皇伯卓齊特第

四室皇伯考察克台第五室皇考睿宗第六室定宗第七室憲宗第八室十一月奉安神主於祏室十四年八月建太廟於大都十五年五月太常卿還自上都議廟制據博士言同堂異室非禮以古今廟制畫圖貼說令博士擿往上都分議可否以聞其議同堂異室之制謂自後漢明帝遺詔無起寢廟但藏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用同堂異室之制先儒朱子以謂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無以見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

厭祖考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且如命士以上其父子婦姑猶且異處況天子貴爲一人富有四海而祖宗神位數世同處一堂殊失人子事亡如存之義十八年博士李時衍議歷代廟制不同欲尊祖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室之制尚書段諾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正門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與新圖建之遂爲前廟後寢廟分七室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追尊皇考爲皇帝廟號裕宗成宗大德十一年五月武宗即位於上

都中書右丞相等集議皇帝嗣登寶位追尊皇考爲皇帝廟號順宗皇考成宗同母兄也二帝祔廟之禮依兄弟次序太祖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制可按睿宗裕宗順宗未居帝位當祔食於所出之帝況成宗時順宗爲臣乃依兄弟之次躋順宗於成宗之上失禮甚焉仁宗延祐七年議增置廟室升祔仁宗爲武宗弟時以兄弟同爲一代議增廟室禮官集議太廟七室皆有神主增室不及依前代典故權於廟內設幄座安奉乃結綵爲殿置武宗室南權奉神主英宗至治三年建大殿十五間以世祖所建廟

爲寢殿中三間通爲一室餘十間各爲一室東西兩旁各留一間爲夾室又建大次殿於宮城西北泰定帝泰定元年追尊皇考晉王爲皇帝廟號顯宗四月中書省臣因博士劉致議請太祖居中南向睿宗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祔裕宗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從之五月祔顯宗英宗凡十室文宗天歷元年毁顯宗室升順宗祔右穆第二室成宗第三室英宗第四室武宗祔左昭第三室仁宗

第四室至順元年三月祔明宗神主序於英宗之上順帝至元六年撤文宗廟主至正三年帝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之臣於禮當拜帝乃拜按元宗廟未有定制支庶嗣統各顧其私親武宗繼體而追王順宗泰定入立而推尊顯廟又躋順宗於成宗之上序明宗於英宗之前告于逆祀之譏不知顯順二君不當稱宗并睿裕二宗亦不當立廟揆之古制昭穆之次殁毀之宜否無當也

明太祖洪武元年命中書省集儒臣議祀典李善長等詳考古今沿革請追尊高曾祖考四代因作四親廟於

宮城東南各爲一廟上皇高祖諡曰元皇帝廟號德祖皇曾祖諡曰恆皇帝廟號懿祖皇祖諡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皇考諡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八年改建太廟前殿後寢殿翼皆有兩廡寢殿九間奉藏神主爲同堂異室之制中室奉德祖東第一室奉懿祖西第一室奉熙祖東第二室奉仁祖皆南向建文即位奉太祖主祔廟正殿神座次熙祖東向寢殿神主居西第二室南向成祖遷都建廟如南京制仁宗洪熙元年太宗後改號成祖神主祔太廟奉安寢殿東第三室宣宗宣德元年奉安仁宗

神主西第三室其後供作此孝宗即位憲宗將升祔時九廟已備議者咸謂德懿熙仁四祖宜以次奉祧禮臣謂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世次則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祧廟如古夾室之制歲暮則奉祧主合享如古祫祭之禮帝從所議時吏部侍郎楊守陳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德祖非契稷比宜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太廟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殿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則功德並崇恩義亦備帝不能用弘治十八年奉祧熙祖升祔孝宗世宗嘉靖二年奉祧仁祖升祔武宗四年光祿寺丞何淵請於太

廟內立世室以獻皇帝與祖宗同享有旨集廷臣議吏部尚書廖紀等皆以為不可上曰世室之建自古有之朕膺天命入紹大統皇考百世之室胡為不可乃命於太廟左隙地立廟其前殿後寢一如太廟制定名世廟云十年正月勅諭禮部以太祖高皇帝肇運開基四時享祭壓於德祖不得正南面之位命祧德祖奉安太祖神主寢殿正中為不遷之祖太宗而下皆以次奉遷九月上諭大學士以宗廟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於禮非宜太宗以下宜皆立專廟尚書夏言以為未便議上不報十四年更建世室及昭穆羣廟於太廟之左右其制皆正殿五間寢殿三間各有門垣以次而南統於都宮太廟專奉太祖世室在左三昭之上奉太宗餘依昭穆之次用本廟號十五年廟成奉安德懿熙仁四祖神主於祧廟太祖神主於太廟羣臣奉安太宗以下神主列於羣廟十七年上太宗廟號成祖獻皇帝廟號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廟躋武宗上二十年四月九廟災毀成祖仁宗主二十二年十月以舊廟基隘命相度規制久之命復同堂異室之舊二十四年廟成禮官以太

廟安神請定位次帝曰既無昭穆亦無世次只序倫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穆宗隆慶六年禮官議當祧廟室禮科陸樹德言宣宗於穆宗僅五世請仍祔睿宗於世廟而宣宗勿祧疏下禮部議宣宗世次尚近祧之未安請於寢殿左右各增一室則尊祖敬宗並行不悖帝命如舊勅行遂祧宣宗熹宗天啟元年七月光宗將祔廟太常卿洪文衡請無祧憲宗祧睿宗不聽按明廟制太祖首建四親廟世宗定太祖南向之位皆得禮之正其闕而未備者建文祭享無聞景泰廟號不立神宗時禮科都給事中楊象齊書上疏極言未獲俞允而睿皇帝

以私親躋武宗之上終明之世
莫之或改亦失禮之甚者矣

原廟唐　宋　遼　金　元　明

臣等謹按原廟始於漢叔孫通漢書注原者重也
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北魏明元帝永興
時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又立太祖別廟於
宮中唐中宗神龍後東西二都皆立廟歲時薦享
宋真宗景德間建諸御殿又奉安御容於禪院仁
宗皇祐時於滁并等州遣使奉安御容倣漢郡國
廟意自後遼相沿襲與太廟典禮略同遼金元皆

有神御殿明建奉先殿以奉神御皆本漢原廟之
意杜典載唐以前廟制原廟本畧故無專條今詳
考唐宋以後典制別為一條附載宗廟之下以資
考訂云

唐初建東西二都而東都無廟則天皇后僭號稱周立
周七廟於東都中宗神龍元年復位遷武氏廟主於西
京為崇尊廟以東都武氏故廟為唐太廟祔光皇帝以
下七室由是東西二都皆有廟歲時並享武宗會昌五
年七月中書門下李德裕奏孟州氾水縣虎牢關太宗
擒王竇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宗像請如漢郡國立
廟故事制可十月作昭武廟於虎牢關

宋真宗景德四年詔西京建太祖神御殿又奉安太祖
御容於應天禪院以宰臣向敏中為奉安聖容禮儀使
權安於文德殿百官班列帝行酌獻禮鹵簿導引升綵
輿進發帝辭於正陽門外百官辭於瓊林苑門外遣官
祭告畢羣臣稱賀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作景靈宮按志稱聖祖臨降故為宮以奉之仁宗天聖五年詔修景靈宮之萬壽殿
以奉真宗署曰奉真皇祐五年以滁州通判王靖請於

滁州大慶寺殿奉安太祖名曰端命於并州崇聖寺殿
奉安太宗名曰統平於澶州舊寺殿奉安真宗名曰信
武既而統平殿災諫官范鎮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
御殿未幾輒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
者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力非所
以答天意也先是睦親廣親二宅並建神御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事下兩制[illegible]諫禮官議以為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宅廣親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禮宜悉罷詔以廣親宅置已久唯罷修睦親宅神宗熙寧二年正月奉安英宗神御於景
靈宮英德殿帝親行酌獻仍詔歲以十月望廟享四年

七月詔宗室不得祀祖宗神御諸宗室宮院祖宗神御迎藏天章閣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元豐五年作景靈宮十一殿在京宮觀寺院神御皆迎入禁中所存惟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殿而已景靈宮朝獻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擇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常服行事遇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如太廟儀哲宗元祐元年正月立神宗原廟二年三月奉安神宗神御於景靈宮宣光殿紹聖二年奉安神宗御容於顯承殿徽宗即位宰臣請特建景靈西宮奉安神宗

於顯承殿為神御之首以示萬世尊異之意建哲宗神御殿於西以東偏為齋殿右正言陳瓘言五不可且論蔡京矯誣不從建中靖國元年名哲宗神御殿曰觀成崇寧元年更名重光高宗建炎三年正月奉安西京會聖宮累朝御容於揚州壽寧寺十一月奉安累朝御容於越州天慶觀四年奉安祖宗神御於福州紹興十三年臣僚言竊見神宗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遊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原廟神遊猶寄永嘉四孟即便朝設位薦獻未副廣孝之意乞命有司倣景靈宮舊規隨宜建置迎還睟容從之十五年秋復建神御殿於崇政殿之東朔望節序帝后生辰帝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

遼諸帝各有原廟如凝神殿之類聖宗統和十三年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於延芳淀十四年又奉安於乾州開泰元年奉遷南京諸帝石像於中京觀德殿景宗及宣獻皇后於上京五鸞殿

金熙宗天眷二年立太祖原廟於慶元宮皇統四年建原廟於東京海陵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興建太廟復

立原廟三代以前無原廟制至漢惠帝始置廟於長安渭北薦以時果其後又置於豐沛不聞享薦之禮今兩都告享宜止於燕京所建原廟行事於是名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門曰崇聖世宗大定十七年正月詔以衍慶宮聖武殿西建世祖神御殿東建太宗睿宗神御殿二十一年四月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於衍慶宮行親祀禮哀宗正大元年三月奉安宣宗御容於孝嚴寺

元神御殿舊稱影堂所奉祖宗御容皆紋綺局織錦為

之仁宗延祐五年敕大永福寺創殿安奉順宗御容英宗至治元年作仁宗神御殿於普慶寺泰定帝泰定元年二月作顯宗影堂二年正月奉安顯宗像於永福寺給祭田百頃三年（按元史志作二年）建顯宗神御殿於盧師寺賜額曰大天源延聖寺（按元史本紀作延壽寺）文宗天歷元年立太禧院奉祖宗神御至順（按元史志作天歷）二年三月詔累朝神御殿之在諸寺者各製名以冠之（世祖曰元壽裕宗曰明壽成宗曰廣壽順宗曰衍壽武宗曰仁壽仁宗曰文壽英宗曰宣壽明宗曰景壽）順帝元統元年奉安文宗御容於大承天護聖寺至元六年正月立司禋監

奉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於石佛寺二月立延徽寺以奉寧宗祀事至正十四年立寧宗影堂

明太祖洪武三年冬上以太廟時享未足以展孝思復建奉先殿於宮門內之東以太廟象外朝以奉先殿象內朝正殿五間南向前軒五間製四代帝后神位衣冠其祔祧送遷之禮如太廟寢殿儀成祖遷都北京建如制

后妃廟　唐　五代　宋　金　明

唐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太后者宣宗母孝明太皇太后鄭氏敬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文宗母貞獻皇太后蕭氏當時並置別廟每年五享及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皆於本廟行事無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舊章散失禮官憑曲臺禮故有是請）博士殷盈孫議列五不可且言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禘乎請皆禘於別廟爲宜宰相孔緯是之但以禮院所奏儀注已勅下大祭日逼不可遽改且依行之遂以三太后祔合太廟

後唐廢帝清泰二年追尊曾國太夫人魏氏爲皇太后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

宋太祖建隆三年追冊會稽郡夫人賀氏曰孝惠皇后

就陵所置祠殿奉安神主乾德元年十二月始議爲孝明皇后王氏置廟及二后先後之次太常博士和峴請共殿別室以孝明正位內朝請居上室孝惠居次室禮院又言后廟祀事一準太廟亦當立戟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以懿德皇后符氏淑德皇后尹氏祔別廟（淑德皇后太宗在周時娶及即位追冊爲后并諡懿德皇后周顯宗中歸太宗建隆間累封越國夫人後追冊並諡）至道三年孝章皇后宋氏（太祖繼后）祔享有司言孝章正位中壼宜居上室懿德追崇后號宜居其次詔孝章殿室居懿德下（按孝章祔享乃祔孝惠別廟也其序當在懿德前而反易之失其宜矣）眞宗即位追

尊賢妃李氏爲元德皇太后太宗時封夫人生眞宗及楚王元佐等薨帝即位先冊賢妃旋進尊謚按眞宗即位後本紀不載封母爲賢妃事其追尊元德的在本年十二月恐賢妃之號太宗時冊封而史文不備今仍據本傳輯以誌闕疑云有司請修奉廟室爲殿三間設神門齋房神廚以備薦享判太常禮院李宗諤等言元德皇太后別建廟室淑德皇后亦在別廟同是帝母請加太字遷就元德新廟居第一室以元德次之詔下中書集議兵部尚書張齊賢等奏宗廟神靈務乎安靜況懿德按史志作懿德據上下文義似誤淑德廟號不當雜出懿德但無別本可據謹仍其舊作合之始逮事舅姑躬執婦道祔享之禮宜從後先伏請仍舊又帝母稱皇太后檢詳去歲議狀請加淑德太字而詔不加之者緣當時元德皇太后未行追冊今冊命已畢望依禮官所言景德四年帝祀汾陰前廟畢親詣元德皇太后廟躬謝自門降輦步入酌獻如太廟設登歌遣官分告孝惠諸后廟又詔太廟元德皇太后廟享用犢諸后廟親享用犢攝事用羊豕仁宗明道二年八月作奉慈廟十月祔莊獻明肅太后劉氏莊懿太后李氏神主於廟帝爲莊懿太后所生劉太后撫以爲己子帝不知也莊懿在眞宗朝爲順儀明道元年始進位宸妃二年莊獻將祔廟燕王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帝感動不視朝累日追尊宸妃爲皇太后

於是泰寧軍節度使錢惟演請以莊懿莊獻與莊穆皇后郭氏並祔眞宗室詔三省與禮院議皆以爲莊穆位崇中宮已祔眞宗廟室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明肅處坤元之尊莊懿或月符之貴宜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享一用太廟之儀仍別立廟名以崇世享翰林學士馮元等請以奉慈爲名詔從之慶曆中改謚莊並爲章二后俱祔太廟序於章穆之次至和元年正月追冊貴妃張氏爲后賜謚溫成七月詔立溫成皇后廟樂章祭器數視皇后廟後以諫官言改爲祠殿歲時令宮臣薦以常饌神宗元豐六年詳定所言案禮夫婦一體故昏則同牢合卺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饌未嘗有異廟者也惟周人以姜嫄爲禖神而帝嚳無廟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廟乃以別廟而祭自漢以來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爲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不知始微終顯前娶後繼皆嫡也與之別廟不得申同几之義則非禮意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眞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而孝章則太祖繼后乃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請升祔太廟增四室以時配享七月遂自別廟升祔焉高宗紹興十二年七月上皇后邢氏謚曰懿節高宗居康邸聘后爲嫡封嘉國夫人金人至京師夫人從三宮北遷及即位遙冊爲皇后禮部侍郎施垌言懿節皇后神主俟至卒哭擇日祔廟合依顯恭皇后禮於太廟內修

建殿室以爲別廟三十二年禮部太常寺言故妃郭氏追冊爲皇后合依懿節皇后祭於別廟所有廟殿見安懿節皇后神主行禮稍隘乞分爲二室以西爲上各置戶牖王普又請各置祏室並從之

金世宗大定二年有司援唐典昭德皇后合立別廟擬於太廟內垣東北起建從之後以廟制小又於太廟之東別建一位十二年八月廟成正殿三間東西各空半間以兩間爲室從西一間西壁上安置祏室廟置一便門與太廟相通仍以舊殿爲冊寶殿二十六年勅別建

昭德皇后影廟於太廟內有司言皇后廟西有隙地廣三十四步袤五十四步可以興建制可仍於正南別創正門以坤儀爲名仍留舊有便門遇禘祫祔享由之（后烏麥噶氏世宗在濟南時海陵召后來中都后奉詔去濟南至良鄉得間自殺及世宗即位追冊爲昭德皇后後改諡明德）

明孝宗即位追上母妃紀氏孝穆太后諡以不得祔廟於奉先殿右別建奉慈殿以祀一歲五享薦新忌祭俱如太廟奉先殿儀弘治十七年以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議別祀孝肅太后周氏於奉慈殿（孝肅太后憲宗生母也先撫育孝宗於宮中及即位事太后至孝）不祔廟世宗嘉靖元年十一月別祀孝惠太后邵氏於奉慈殿（孝惠太后憲宗妃興獻帝母也世宗入繼大統上尊號曰壽安）十五年帝以三太后別祀奉慈殿不若奉於陵殿爲宜廷臣議古天子宗廟唯一帝一后所生母薦於寢身沒而已孝宗奉慈殿之祭蓋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耳今陛下於孝肅曾孫也孝穆孫屬也孝惠孫也禮不世祭考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與今畧同宜遷主陵廟歲時祔享如故報可遂罷奉慈殿二十六年十一月禮臣請奉安孝烈皇后方氏主於奉先殿東夾室帝曰

奉先殿夾室非正也可即祔太廟（按時廷臣俱以祔廟爲不可世宗必欲祔廟預定位次其不經甚矣）遂祧仁宗祔於太廟第九室穆宗隆慶時移后主於弘孝殿神宗萬歷三年遷祔奉先殿

皇太子及皇子廟 唐 金 元 明

臣等謹案杜典載皇太子及皇子宗廟一門竊以宗有小大皆本子孫奉祀而言若官爲致享則但當稱廟不得稱宗今續輯唐以後太子廟無立後稱宗之事謹刪削宗字以符體制云

唐文宗開成三年兵部尚書王起等狀奏三代以降廟

制不同伏惟國初太子廟散在諸方至天寶六載勑章懷節愍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爲一廟應緣祭事並合官給號爲七太子廟又准大歷三年以梁王天寶中追贈靖恭太子神主未祔詔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今以懷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懷太子廟歆享得宜請於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六月有司奏依唐典故太子置廟設官屬奉祀擬於法物庫東建殿三間南垣及外垣皆一屋三門東西垣各一屋一門門設九戟齋房神廚

度地之宜又奉旨太子廟既安神主宜別建影殿有司定擬制度於見建廟稍西中間限以磚墉内建影殿三間南面一屋三門垣周以甓無鈌角神廚齋房各二屋三間十月廟成奉安宣孝太子神主及畫像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太常博士議明孝皇太子宜立別廟奉祀三十年十月祔於太廟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命繪皇太子真容奉安慶壽寺之東鹿頂殿祀之如累朝神御殿儀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帝命莊敬太子與哀沖太子並建寢園歲時祭祀從諸陵後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一

禮吉

諸侯大夫士家廟 庶人祭寢附 唐 宋 元 明

臣等謹案宗廟猶云祖廟自天子以至大夫士皆得通稱故杜佑通典此條亦稱宗廟第制隨時改唐宋以來羣下之廟見于史傳者或稱私廟或稱家廟無敢僭擬稱宗茲據宋史志羣臣家廟之文改宗爲家廟以昭別嫌之義云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勅賜太傅馬燧祔廟官令所司供

少牢仍給鹵簿憲宗元和七年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將祔四代神主廟有二夫人疑於祔配請禮院詳定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自秦漢以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說前娶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於禮無嫌案晉溫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雖前後榮辱隨夫既生娶以正禮沒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凡嫡繼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異等今王公再娶無非禮聘所以祔祀之儀不得不同至於卿士之家寢祭亦二妻位同几席豈廟享之禮而有異乎歷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于禮爲宜武宗會昌五年詔京城不許羣臣作私廟但准古禮卽所居立廟宣宗大中五年太常禮院議奏崔龜從請立私廟伏以事亡如存典禮攸重今百官悉在京師若不許于京內置廟則烝嘗之禮難復躬親若悉令于居處置廟又緣近北諸坊便於朝謁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間雜以居人棟宇悉皆連接今廣開則鄰無隙地廢廟則禮闕敬親若依會昌五年敕文並勒于所居置廟恐十數年間私廟漸逼於宮墻

齊民必苦於吞併臣具詳本末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外圍遠坊任取舊廟及擇空閒地建立廟宇並請准開元禮及曲臺禮爲定制其享獻之禮除依古禮用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爲定式敕旨依奏

宋仁宗慶歷元年南郊赦書中外文武官並許依舊式立家廟功臣不限品數賜戟至和二年宰臣宋庠請詳定家廟制度下兩制禮官議定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

密院事簽書院事見任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宫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于寢凡得立廟者使嫡子襲爵主祭其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别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疏數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于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于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仍别議襲爵之制既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難盡推襲爵之恩事竟不行嘉祐三年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彦博言伏覩禮官詳定私廟制度平章事以上許立四廟臣欲于河南府營創私廟乞降敕指揮從之徽宗大觀二年議禮局議執政以上祭四廟餘通祭三廟古無祭四世者又侍從官以至士庶通祭三世無等差多寡之别豈禮意乎請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應有私第者立廟于門内之左如狹隘聽于私第之側力所不及仍許隨

宜又言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祖者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稱五世祖其家廟祭器正一品每室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壺尊罍鉶鼎俎篚各二尊罍加勺羃各一爵各一諸室共用胙俎罍洗一從一品籩豆簠簋降殺以兩正二品籩豆各八簠簋各二餘皆如正一品之數命禮制局制造仍取旨給賜孝宗淳熙五年權戸部尚書韓彦古請以臨安前洋街賜第建父世忠家廟就賜舍宇房器以給歲時祭祀之用輔臣論世忠廟器中書舍人陳騤以禮難行駁之上問本朝羣臣廟制如何賜器如何時趙雄等奏仁宗雖因赦論建廟未暇行也唯文彦博曾酌唐制爲之未嘗賜器政和始命禮制局範銅以賜宰臣上曰漢唐而下既未有賜器祭者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命禮官考歷代及本朝之制八年十月中書舍人崔敦詩謂中興廟器改用竹木省去雕文然一啟其端援者必衆謂宜詳講必傳古義乃協今宜體賜圭瓚然後爲鬯蓋諸侯嗣位不敢專祭待命于天子必賜以圭瓚者祭祀交神唯

灌爲重舉其重以賜之餘得自用臣謂鑄爲祭器可以
傳遠今以竹木爲之壞而不易則隆上之賜易而自制
則褻若之命宜略倣古制命有司鑄爵勺各一賜之餘
令祀官定當用之式繪圖以畀俾以竹木自制從之
元英宗至治初右丞相拜珠得立五廟同堂異室
明太祖洪武六年春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時禮部
官議奏凡公侯品官別立祠堂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
高曾祖考併祔位如祠堂未備奉主於中堂享祭二品
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五品以下豕一皆分四

體薦而爲之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官品
第稱家有無祭之前二日主祭者聞於上免朝參凡祭
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世宗嘉靖十
五年夏言疏請依宋儒程頤之議詔令天下臣民冬至
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但不許立廟以踰分庶上廣錫類
之孝下無禘祫之嫌又疏請官自三品以上爲五
廟以下皆四廟爲五廟者倣唐制五間九架兩旁隔板
爲五室中祔五世祖旁四室祔高曾祖禰爲四廟者三
間五架中爲一室祔高曾左右二室祔祖禰若當祀始
祖先祖則如宋朱子所云臨祭時作紙牌祭訖焚之然
三品以上雖得爲五廟若上無應立廟之祖不得爲世
祀不遷之祖惟以第五世之祖奉爲五世只名曰五世
祖必待世窮數盡則以今之得立廟者爲世祀之祖世
祀而不遷焉其牲牢俎豆等物一依官品制可

天子皇后及諸侯大夫士神主藏主室及題版制附唐宋金元明

臣等謹案杜佑通典神主題版析爲數條大約引
據漢魏諸儒雜議分配各條以便省覽其實等差

隆殺之間比類參稽彌資討論今詳考唐宋以來
正史所載兼及先儒所定成式合爲一條其移主
立尸等議皆後代所無謹從闕焉
唐宣宗大中三年十二月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禮院奏
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左司郎中楊發等
議以謂古者已祔之主無改造之文加謚追尊始於則
天太后攝政之後然猶不改主易書今宜以新謚寶冊
告於陵廟時宰臣覆議以爲士族之廟皆就易書乃就
舊主易書新謚焉

宋神宗元豐三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爲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別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埳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於禮未合請新廟成並遵古制從之高宗紹興十六年太常寺言在京廟制每室東設戶西設牖西墻祏室藏祖宗帝后神主今行在太廟未曾安設祏室宜體倣舊制殿東西作兩夾室其兩夾室止設戶十一室即依廟制設戶牖其殿南北深

七丈每室于西壁從北以南一丈二尺作摩墻隨宜安設祏室其西夾室亦合設祏室藏順祖室神主詔從之

金宣宗貞祐四年禮官言遷廟事主用栗依唐制皇統九年所定也祏室旁及上下皆石門東向以木爲闔室中帝主居左前設曲几后主居右設直几

元世祖至元三年命太保劉秉中考古制定神主高一尺二寸項圓徑二寸八分四廂合剡一寸一分上下四方穿中央通孔徑九分以光漆題尊謚于背上匱趺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準元祐古尺圖主及匱趺皆栗木匱趺並用玄漆設祏室以安奉帝主用曲几后主用直几十二年五月檢討張謙言昔者因修太廟奉遷金牌位於饌幕殿設以金椅其栗主却與舊主牌位各貯箱內安置金椅下禮有非宜今擬合以金牌位遷於八室內其祏室栗主宜用綵輿遷納舊主并牌位安置於箱爲宜武宗至大二年將加謚太祖睿宗擇日請謚于天改製金表神主題寫尊謚廟號自是主皆範金作之如金表之製案虞集言古主用栗蓋有明文元初考定神主用栗最爲得禮武宗改爲範金戾古已甚泰定帝初盜入太廟竊仁宗

及莊懿慈聖皇后金主其亦有以招之也夫

明制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剡上五分爲圓首首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合之植于趺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加賜易世則筆滌而更之外改中不改案主之制不見于經何休謂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衛仲次又謂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

九寸帝主長九寸其制不可考宋程頤考定其制朱子家禮遵用之明時品官家廟儀式一本家禮此條載會典中今據輯入

時享 薦新附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玄宗開元六年有司撰享太廟儀注祭之日車駕發宮中帝謂宋璟蘇頲曰祭必先齋所以齋心也宜于廟所設齋宮先期赴行宮齋宿質明行事庶合于禮又儀注自大次至殿前施行褥帝不許但履地而行十五年敕享宗廟差丞相尚書嗣王郡王攝三公行事若人數不足通取諸司三品以上長官二十五年敕太廟五享

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尚書御史大夫嗣王郡王擇德望高者通攝諸司不在差限二十七年敕太廟五享宜于宗子嗣郡王中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行事其異姓官更不須差攝天寶三載詔頂四時廟享兩京同日今以後宜各別擇日告享五載詔享太廟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九載制承前宗廟皆稱告享自今每親告享宗廟爲朝享有司行事爲薦享諸事告宗廟並改爲奏德宗貞元九年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議謹案禮經前代故事宗廟無朔望祭食之儀惟寢園有之國家貞觀開元修定禮文皆遵舊典至天寶時始別合尚食朔望進食于太廟自太廟以下每室奠饗當時祀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生之義每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于寢宮而不可瀆于太廟也又禘祫嘗烝聖人之中制今太廟每歲五享祭不爲數若合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爲常爲數既甚瀆亦隳之宜遵開元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帝以此禮經先帝所定未遑改穆宗元和十四年太常丞王涇疏請去太廟上食事亦不行

梁太祖開平三年正月十月並享于太廟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立七廟于太原二年正月神主至自太原（案唐建太微宮于洛京後唐莊宗本紀載同光元年十一月甲子如洛京二年正月神主至自太原當是自太原至洛京朝獻太微宮也）朝獻于太微宮享于太廟明宗長興元年二月享于太廟

周太祖廣順三年十二月享于太廟

宋太祖乾德元年十一月帝以親郊齋于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鎮圭乘玉輅鹵簿前導赴太廟宿齋翌日未明三刻服衮冕行享禮于四室自是每郊祀

前一日朝享太廟六年判太常卿和峴上言唐天寶中詔享太廟祭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將來享廟宜遵此制時帝親享太廟見所陳籩豆簠簋問此何物左右以禮器對帝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于是和峴請如唐故事別設牙盤食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太常禮院言今月二十三日臘享太廟繇孟冬已行時享冬至又嘗親祀慮成煩數請罷臘日薦享之禮從之雍熙二年狩于近郊以所獲獻太廟著爲令端拱二年詔以八月親享太廟有司詳定儀注旋以彗孛停止淳化三年正月詔仲春開冰獻羔祭韭十月

太常禮院言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前期朝享太廟及奏告宣祖太祖室常例遇親祀設朔望兩祭又行奏告之禮煩則不恭又十一月二十日朝享去臘享日月相隔未爲頻數欲望權停是月朔望之祭其臘享如常儀從之眞宗景德三年十一月狩近郊以親獲兔付有司薦新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帝齋于長春殿翌日甲申奉太祖太宗尊謚冊寶發攝太尉王旦持節奉冊升輅鸞駕親詣太廟酌獻六室嗣後上祖宗尊謚冊寶皆親行朝享八年兼宗正卿趙安仁言太廟朔望上食品味望自今委御廚取親享廟日所上牙盤例參以四時珍膳選上局食手十人赴廟造饌詔所上食味委宮闈令監造訖安仁省視之天禧三年十一月己巳謁景靈宮庚午享太廟先是咸平二年奉安太宗聖容于啟聖院帝拜而奠每年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德皇后聖容至是始謁景靈宮嗣後景靈宮朝享率必親行而太廟皆命有司攝事云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皇太后服袞衣儀天冠享太廟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命宰臣撰謝太廟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景祐三年宗正丞趙良規言過禮者爲新凡五十餘物今太廟祭享之外惟薦冰其餘

廟薦新之禮皆廢不行宜以品物時新所司送宗正令尙食簡擇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以薦之於是禮官宗正條定逐室時薦以京都新物略依時訓協用典章凡一十八種卜日薦獻如開寶通禮皇祐二年九月以大饗明堂具大駕鹵簿赴景靈宮行薦享禮畢齋于太廟翌日詣七廟行朝享禮降神樂作帝密諭樂卿令備音節禮儀使請憩小次帝拱立益莊神宗熙寧五年詔太廟時享以宗室使相以上攝事元豐元年宗正寺奏據太常寺報選日薦新兔藷藇栗黃今三物久鬻于市而廟

猶未薦頗違禮意蓋所序有蚤晏品物有後先自當變通安能齊一又唐開元禮薦新不出神主今兩朝薦新及朔望上食並出神主請下禮官參定所宜於是刊定凡新物及時出者卽日登獻不卜日不出主八年太常寺請罷太廟朔望薦食從之哲宗元祐七年從禮官呂希純議復用牙盤食更其名曰薦羞希純又請帝后各奠一爵后爵謂之副爵亦如其議徽宗大觀四年定太廟簠簋籩豆之儀並依周制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幸揚州詣壽寧寺朝享（時太廟神主奉於壽寧寺）三年帝在杭州太

廟祭享皆差官攝事以禮器未備權用酒脯行禮（時奉安太廟神主於溫州）紹興五年始詔太廟（時詔建太廟於臨安）孝宗隆興二年朝享太廟禮部言牲牢禮料酒齊等物並如五享行之十六年光宗受禪親享太廟

遼太宗天顯元年十一月壬戌卽皇帝位癸亥謁太祖廟嗣後每歲有事於太廟或薦新或告謁必親享焉遼穆宗景宗聖宗皆遵行勿替道宗清寧元年十二月壬申有事於太宗穆宗廟戊寅冬至有事于太祖景宗興宗廟不受羣臣賀

金熙宗天眷元年四月朝享于天元殿十一月以康宗以上畫像工畢奠獻于天元殿三年九月親享太祖廟海陵天德二年命有司議薦新依典禮合用時物令太常卿行禮正隆二年初定太廟時享牲牢禮儀世宗大定三年十月大享于太廟有司言每歲太廟五享若復薦新似涉繁數擬遇時享之月以所薦物附于籩豆薦之制可九年十月詔宗廟之祭以鹿代牛著爲令十年正月有司謂自周以來下逮唐宋祫享無不用牛者唐開元禮時享每室一太牢天寶六年始減牛數太廟每

享用一犢宋政和五禮新儀時享太廟親祠用牛有司行事則不用又開寶二年詔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犢餘皆以羊豕代之合二羊五豕足代一犢今三年一祫乃爲親祀其禮至重每室一犢恐難省減遂命時享與祭社稷如儀若親祀宗廟則共用一犢有司行事則不用十一年尚書省奏唐禮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歲終又臘享凡五祀若依海陵時止二享非天子禮宜歲五享從之享日並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以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二十六年以內外祖廟不同定擬太廟每歲

五享山陵朔望忌辰及節辰祭奠悉依前代典故章宗泰和二年五月初薦新于太廟宣宗興定二年七月以旱災享太廟

元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蒙古巫祝致辭蓋國俗也國俗舊禮每歲太廟四祭用司禋監官一員名蒙古巫祝當省牲時法服同三獻官升殿詣室戶告腯遂並牲所以國語呼累朝帝后名諱而告之明旦三獻禮畢獻官御史太常禮博士復升殿分詣各室蒙古博兒赤跪割牲太僕卿以朱漆盂奉馬乳酌奠巫祝以國語告神訖太祝奉祝幣詣燎位獻官以下復版位再拜禮畢　凡大祭祀尤貴馬湩將有事敕太僕司卿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餘品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酹馬湩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南欞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也　世祖中統元年七月設神位於中書省用登歌樂遣筆且齊致祭筆且齊譯典書記者十二月始制祭享太廟祭器法服三年十二月享太廟即中書省備三獻官大禮使司徒攝祀事禮畢神主復藏瑞像殿四年三月詔建太廟於燕京十一月仍寓祀事于中書省以親王等攝事至元二年九月以將有事于太廟取大樂工于東平預習禮儀命滌養犧牲冬十月享于太廟六年十二月始作佛事于太廟時命國師僧薦佛事始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設大榻金椅奉安祏室前帝

位於右后位於左題號其面籠以銷金絳紗其制如櫝此爲太廟薦佛事之始後以爲常七年十月敕來年太廟牲牢勿用豢豕以野豕代之時果勿市取之內園十年九月敕自今秋獮鹿豕先薦太廟十五年十月享於太廟常饌外益野豕鹿羊蒲萄酒十七年十二月大都重建太廟成自舊廟奉神主於祏室遂行大享之禮二十五年冬享制送白馬一二十九年始命每月薦新及春秋圍獵始獲之物成宗大德九年始定郊廟親享禮文武宗至大二年十二月始親享太廟仁宗延祐七年二月英宗即位四月有事於太廟告即位十月時享太廟詔太常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臣集議其禮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十一月以親祀太廟禮成御大明殿受朝賀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帝服袞冕享太廟以左丞相拜珠亞獻知樞密院事科綽巴終獻禮成坐大次謂羣臣曰朕纘承祖宗不績夙夜祇慄無以報稱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朕身二年正月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親享太廟二月以新作廟正殿

命權止夏秋二祭三年泰定帝即位太常院臣言世祖以來太廟歲止一享先帝始復古制請裁擇之帝曰祭祀大事也朕何敢簡其禮仍命一歲四祭泰定帝致和元年御史鄭惟亨言時享太廟三獻官舊皆勳戚大臣近以戸部尚書爲亞獻人既疏遠禮難嚴肅請仍舊制以省臺樞密宿衛重臣爲之文宗天歷元年禮官請時享之禮改用仲月順帝元統二年罷夏秋時享至元六年六月監察御史言嘗聞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近年雨澤愆期四方多旱而歲戍祀事變更

成憲原其所致恐有感召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皆天子親祀莫敢使有司攝也蓋天子之職莫大於祀祀莫大於孝孝莫大於祭伏自陛下即位于今七年未嘗躬詣太廟似爲闕典時帝在上都臺臣以聞有旨俟到大都親祭九月中書省奏以十月初四日帝親祀太廟制可

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初定宗廟之祭每歲四孟月及歲除凡五享皆親祀以爲常又定月朔薦新儀物其禮皆天子躬行未幾以屬太常二年改定時享之制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歲除如舊太廟每室初用幣一至是從禮臣議改用白繒二又詔凡時物先薦宗廟然後進御三年禮部尚書崔亮言孟月者四時之首因時變致孝思故備三牲黍稷品物以祭至仲季之月不過薦新而已既行郊祀則廟享難舉宜從舊制其清明等節各備時物以薦從之亮又言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灌以鬱鬯今宗廟之祭宜作圭瓚與灌禮是年冬享用家人禮次年始行灌禮時又定獻新之儀四方別進新物在月薦外者太常卿與內使監官常服享於太廟不行禮九年新建太廟凡時享孟春

擇上旬日三時用朔日歲除如舊二十一年定時享儀更前制迎神飲福禮畢各四拜二十五年定時享若國有喪事樂備而不作二十六年詳定時享禮儀英宗正統三年正月享太廟禮部言故事先三日太常寺奏祭祀御正殿受奏是日宣宗皇帝忌辰例不鳴鐘鼓第視事西角門帝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天順六年以皇太后喪閣臣請改孟冬時享于除服後從之憲宗成化四年以慈懿太后喪禮部請改孟秋享廟于初七日不從世宗嘉靖三年定太廟和羹在依福胙脯醢豚胉例另

用一牛不許牲上取辦其牲體分爲六塊一首一背四肢不許零碎九年正月行特享禮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于羣廟三時及歲除合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祭于中室中設德祖帝后神座南向左懿祖右熙祖東西向仁祖次懿祖凡神座俱不奉神主止設衣冠禮畢藏之寢廟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官議祧懿祖孝宗祔祧熙祖武宗祔祧仁祖惟德祖不祧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

東西向至是帝諭張孚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以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于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于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祭歲暮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也乃命祠官于殿內設幃幄如九廟奉太祖居中南向羣宗遞遷就室皆南向各奠獻讀祝三餘如舊于是遷德祖于祧廟不復預時享矣十一年大學士張孚敬言太廟祭祀但設衣冠今改行出主誠合古禮但循古羣廟躬自啟納不免過勞請太祖神主躬自安設羣廟帝后神主則以命內外捧主諸臣從之十五年秋罷中元節內殿之祭著爲令十七年九月尊皇考廟睿宗祔享太廟躋武宗上改太宗廟號爲成祖定享祫禮凡立春特享親祭太祖遣大臣八人分獻諸帝內臣八人分獻諸后立夏時祫各出主于太廟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序七宗之上餘西東相向秋冬時祫如夏禮季冬中旬大祫出四祖太祖成祖七宗主於太廟祭畢歸主于其寢二十四年重建太廟成復定享祫止設衣

冠不出神主孟夏仍于上旬擇日三時仍用孟月朔日俱合享神宗萬歷十九年夏四月享太廟是後廟祀皆遣代

臣等謹案國之大事莫先于祀宗廟時享尤祀事之大者非躬親行之無以致其孝敬之誠焉由唐以來每歲四孟月及季冬太廟五享制爲定典而自開元時遣官攝祭後乃相沿成習至宋之世終三百年未一親行甚至禘祫大禮亦命有司攝事惟郊祀時先期朝享乃親行之外此景靈神御時

復竊臨仍後代之失乖先王之典雖徵考正禮文詳定儀注抑亦末矣慶歷中御史蔡稟言今寺觀車駕一歲再臨未嘗爲獻宗廟非奉先教民意元豐中大常丞呂升卿言禮重享帝不聞于致齋先享宗廟今知時宜罷享廟别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親臨其一則祀天享親兩得其當其言可謂深切惜當時皆不能行也

禘祫唐 五代 宋 金 明

唐初以景皇帝爲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禘祫乃虚東向之位太祖與羣廟並列昭穆代宗卽位祔玄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于夾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禘祫得正東向之位而獻懿不合食德宗建中二年太常博士陳京請立獻祖懿祖别廟敕下尚書省集議于是禮儀使顔眞卿引晉蔡謨議請以獻祖居東向自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爲昭穆自是議者紛然至貞元十九年將行禘祭陳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與聖廟鴻臚卿王權因獻議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

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時言祔興聖廟者什七八帝尚猶豫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開國受命之主又權援據詩禮明白遂定遷二祖于興聖廟詔增廣興聖二室凡禘祫一享自建中初陳京獻議逾二十年是皇帝始正位東向諸儒乃無後言文宗開成四年宰臣楊嗣復奏今年當禘祭臣案讓皇帝本封寧王玄宗親兄玄宗感其能讓帝位贈以鴻名復爲置廟享獻禘祫與九廟同至肅宗時杜鴻漸奏停時享而禘祫尚存今玄宗肅宗已歸夾室而讓皇帝猶禘祫不闕于禮未安詔下有司詳議議者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當時杜鴻漸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乃時近恩深未可頓忘今肅宗玄宗既已祧去則讓皇帝之廟不宜獨存請從廢罷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四月禘享太廟

後周太祖顯德五年六月禘于太廟先是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國子司業聶崇義言前代宗廟追尊未毀皆有禘祫援故事九條以證從之

宋宗廟之制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眞宗咸平二年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畫日以十月六日薦享太廟案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義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請改孟冬薦享爲祫享仁宗天聖元年四月遣官禘享太廟遂以薦享爲禘享八年太常禮院言自天聖六年夏行禘享之禮至此年十月請以孟

冬薦享爲祫享嘉祐四年三月御札曰惟祫享之義著禮經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廟追孝奉先莫斯爲重茲享之廢歷年居多有司所行出于假攝禮之將墜朕深惜之卜以孟冬備茲法駕款于太室親薦嘉籩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依南郊例施行楊復曰當時建明此議實出于富弼言國朝三歲必親郊祀獨于宗廟祇遣大臣攝行望詔有司講求祫祭大禮所有降赦推恩並用南郊故事夫聖王事親如事天其以祫祭之禮比于南郊蓋欲是言也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時之優恩其後遂以爲故事今孟冬祫享冬至南郊二禮並行恩難再降于是祫享行而南郊權罷是雖有以盡宗廟事親之文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禮此豈聖主之本心然哉夫三年一祫固宗廟祀典之大者其實亦常禮也常禮則非異事也何欲增其數而遂至于過甚不可繼哉十月帝親詣太廟行祫享禮以宰臣富弼爲大禮使韓琦爲禮儀使樞密使宋庠爲儀仗使參知政事曾公亮爲橋道頓遞使樞密副使程戡爲鹵簿使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禮官不敢決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禮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以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宜如舊便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臣謂每室既有定配則餘

后不當參列義當革正學士孫抃等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大中祥符中已嘗定議他時有司攝事四后皆預今甫欲親祫而四后見黜不亦疑于以禮之煩故耶宗廟之禮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舊禮學士歐陽修等曰古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于配后之下非惟于古無文于今又四不可叙德太宗元能列元德之下章

懷眞宗元配列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
廟之后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
器祝册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
聯席而坐別廟之后位乃相絕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
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于廟則
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失以爲行之已久重于改作則是
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詔四后祫享依舊須
大禮畢別加討論英宗治平元年有司準畫日孟冬薦
享改爲祫祭案春秋閔公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

眞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祫祭仁宗天聖
元年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期內案行
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冬應祫而誤禘于元年夏故四
十九年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于始則歲月相乘
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內禮亦應祫明年未禫亦未應禘
至六月即吉十月合行祫祭乞依舊時享庶合典禮二
年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云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狀古
者新君踐阼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爲禫祭然後
新主祔廟特行禘祭自此五年再行禘祫喪除必有禘

祫者爲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祫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
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祫祭其禮不同
故事郊享之年遇祫未嘗廢罷唯罷臘祭是則孟享與
祫享嘗併行之矣其禘祫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
年十月行祫祭明年四月行禘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
年臘享神宗熙寧八年有司言僖祖已尊爲太廟始祖
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
爲序自今禘祫著爲定禮元豐四年按四年史作元年今據馬氏通考輯
詳定郊廟禮文所言禘祫之義存于周禮春秋而不著

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惟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
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又分爲二說鄭氏謂前
三後二則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徐邈
謂前二後三則二祭相去各三十月以二說考之惟鄭
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于太廟明年禘于羣廟自後五
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實爲有據本朝慶歷初用徐邈
說每三十月一祭至熙寧八年旣禘而祫此有司之失也
請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舉事不煩事神
不瀆太常禮院言本朝自慶歷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

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祫享即複踵前失請依慶歷以來之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如見行典禮詳定所又言古者䄍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為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穎達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礿秋為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本朝沿襲故常久未釐正請每禘祫之月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丕崇祖宗之義其郊禋親祠準此從之五年帝謂宰臣曰禘者所以審諦祖之所

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宰臣蔡確等以為聖訓得禘之本意非諸儒所及乃詔罷禘祭至南渡後亦有祫而無禘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古者祫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于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薦籩豆臚醢王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徙饌之後設席于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為始祖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餘各以次序此室中之位也考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祫諸帝以昭穆坐于高廟高祖南面則自

漢以前堂上之位未嘗廢也元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謂始祖位者皆不過室中耳以儀禮考之大夫士無薦腥朝踐之事故惟饋食于室至天子之祭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子北面祀神之禮缺矣伏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則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詔依所議高宗建炎二年祫享于洪州紹興二年祫享于溫州時儀文草創奉遷祖宗及祧廟神主別廟神主各設幄合食于太廟始祖

東面昭穆以次南北相向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言宗廟之祭禘祫為重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區宇是宜郊祀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向之尊傳于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于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向之位至仁宗嘉祐時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向用昭正統暨熙寧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安石用事奮其臆說乃尊僖祖為始祖肇居東向神宗初未為然再三訪問故馮京奏謂士大夫皆以太祖不

得東向爲恨安石復肆言以折之迨元祐初翼祖既祧至于崇寧當祧宣祖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請建九廟至今太祖尚居第四室每遇祫祭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又言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封故規規然援后稷爲比而獻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論紛然迨後廟制既定始尊神堯爲太祖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于德明興聖之廟遇祫即廟而享焉以全太祖之尊蓋合于漢不以太公居合食之列魏晉武宣而上皆不合食之義當時剛勁如顏

真卿儒宗如韓愈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太常寺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始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于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此皆出於一時用事之臣私意臆說非天下之公論臣竊惟太祖始受天命追崇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於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今所同所當推尊者太祖而已董棻所奏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曰太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

不行是也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曰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臣愚欲乞考驗古今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哲宗昭穆之數已備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至三年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爲昭眞宗英宗哲宗北向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庶合于禮經而無復前日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竊謂四祖神主其奉安之所宜倣唐禮祔于

景靈宮天興殿方今巡幸或寓于天慶觀聖祖殿其祭享之期四祖神主祔于天興大祫之歲亦當就行享禮既以全太祖之尊又以極追遠之孝至禮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太祖之廟固不以世數爲限惟我宣祖雖爲陛下七世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禮當毀考之前代無可疑者顧詔有司定七廟之禮正太祖之位庶幾先王舊典不廢墜于我朝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詔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時諸臣議者皆謂太祖開基創業爲本朝太祖正東向之位

萬世不祧理無可疑廖剛謂四祖神主當遷之別宮祫祭則即而享之五年一禘則當禘僖祖任中先謂祫祭既正太祖東向之位則大禘之禮僖祖實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詘而以世次敘位在理為當安原復請正太祖東向之位以遵祫享之正禮四祖則參酌漢制別為祠所而異其祭享議上不果行自是遇祫享設幄僖祖仍舊東向順祖而下以昭穆為序孝宗乾道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孟冬祫享其別廟懿節皇后神主依禮例祔于神宗室祖姑之下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例祔于

徽宗室祖姑之下詔禮官等參擬定申尚書省李燾等擬以懿節皇后神座設于神宗幄內欽慈皇后之右少郤安穆安恭二后神座設于徽宗幄內顯仁皇后之左皆少郤其籩豆鼎俎并祝詞等別設並如舊制仍候酌獻祖宗位畢方詣三后位詔從之時太常少卿林栗言祫享之禮古人不以別廟祔姑而祔于祖姑以別嫌也案曲臺禮別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有三人則祔于親者既祔于祖姑又各祔于親者之下明共一幄同享一位之意若別設幄又當在舅姑之下豈得上祔于祖姑乎今懿節皇后祔於神宗幄祖姑之下別設幄次在哲宗徽宗之上此其不可一也神宗與三后共享一位犧牲粢盛之齊徽宗與三后亦然而懿節祔神宗幄獨享其一安穆安恭祔徽宗幄共享其二此其不可二也且祔之為言附也豈無

不順祔豈而尊殺祔伸而尊屈將得為順乎竊謂別廟神主祔于祖姑之下宜執婦禮不當別設幄次及籩豆鼎俎并別致祝詞但于本婦祖姑之下添入別廟祔享某皇后某氏于禮為稱淳熙元年詔議祫享東向之位吏部侍郎趙粹中言乃者紹興五年董棻建議乞正藝祖東向之尊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光堯皇帝深以為然即擢董棻為侍從叔父渙為御史時趙霈為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然亦不敢以太祖東向為非今若稽以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向為受命之祖太廟常享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

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亦為不祧之宗若僖順翼宣四祖或別建一廟為四祖之廟若欲事省而禮簡或移景靈宮天興殿或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享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庶合典禮既而衆議不同乃詔有司止遵見行祫享舊制光宗紹熙五年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四帝神主始以太祖正太廟東向之位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幄行禮

金宗廟之制每禘祫出始祖主東向羣主依昭穆南北相向東西序列室戶外之通廊世宗大定三年有司議

祫享犧牲品物貞元正陛時方禁獵所用獐鹿兔肉皆以羊代禮殊未備詔從古制十一年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自大定九年已行祫禮當于祫後十八月孟夏行禘禮詔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爲常禮享日並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應圖功臣配享廟廷各配所事之廟以位次爲序以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或並用親王或以太尉爲亞獻光祿卿爲終獻其月則停時享二十九年章宗卽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

行禘禮故事三年喪畢遇祫則祫遇禘則禘宜于辛亥歲爲大祥三月禫祭踰月卽吉則四月一日爲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時可爲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尚未合食于祖宗乞依故事于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親禘于太廟從之宣宗貞祐二年有司奏請權止今年禘祭 按元史祭祀志不詳禘祫之禮而親祀禘祫樂章自入門升殿以迄迎神送神諸典則見于禮樂志者甚詳疑當時儀文散佚是以史志未備或擬定樂章而祀典未舉今姑從其闕而附識於此

明太祖洪武元年以歲除日祫享太廟德祖皇考妣居中南向懿祖熙祖仁祖皇考妣東西向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羣臣議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四代其始祖所自出可得而推故禘禮行焉自漢唐以來世系莫考當時所謂禘者不過合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今國家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者未有所考禘祭之禮似難遽行遂寢孝宗弘治元年憲宗升祔用禮官議祧懿祖乃建祧廟于寢後殿歲暮奉祧主至太廟行祫祭禮先期遣官祭告太廟又遣官祭告懿祖于祧廟俱用祝文酒果祭

畢太常寺設懿祖神座于正殿西向居熙祖上祭如儀世宗嘉靖十年帝以禘祫義諭大學士張璁令與夏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略言我祖宗之有天下因以德祖爲始祖百六十年來居中南向享太廟歲時之祭今陛下定大祫之祭又以德祖統羣廟之主若使主禘之祭仍尊德祖夫既身爲太祖之始祖矣而又爲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理朱子亦曰禘自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夫三代以下必欲如虞夏商周之禘黃帝帝嚳則既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

之祖則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臣以爲宜設初祖虛位而以太祖配蓋太祖初有天下實始祖也帝深然之會中元廖道南言朱氏爲顓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爲據禘顓頊復詔禮部會議諸臣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爲始祖當禘德祖爲正帝意主虛位令再議夏言復論禘德祖有四可疑且今所定太祖爲太廟中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廟之始祖乃設虛位以禘皇初祖神牌令中書官書曰皇初祖帝神位于口設太廟殿中祭畢燎之南向奉太祖配西向禮臣因言大祫既歲舉

大禘請三歲一行帝定丙辛年舉行敕禮部具儀擇日四月禮部上大禘儀注前期告廟致齋三日備香帛牲醴如時享儀錦衣衛設儀衛太常卿奉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于太廟正殿安設至日行禮如大祀圜丘儀其年冬帝諭禮官曰太祖以恩隆德祖今日當以義尊太祖祫祭奉四祖同太祖皆南向庶見太廟爲特尊太祖之意夏言奏禮合羣廟之主祭於太祖之廟是爲大祫亦以尊太祖也太廟太祖之廟不當與昭穆同序太祖太廟之祖不可與子孫並列自今大祫宜奉德祖居中懿熙仁三祖及太祖東西序皆南向列聖左右序東西向如故不惟我太祖列聖之上足以伸皇上之心而懿熙仁三祖得全其尊尤足以體太祖之心帝稱善焉十五年定大祫儀前期太常寺奏請欽定捧主官及齋戒省牲如常儀正祭日帝至廟戟門東帷幕具祭服出自戟門左入奉捧主官至祧廟及寢殿出主捧主官請各廟主至太廟門然後五祖主至閣殿門入帝安德祖主捧主官各安懿祖以下主帝至御拜位如常儀懿祖而下上香奠帛獻爵俱捧主官代二十年禮官議歲舉

大祫當陳祧主而景神殿隘請暫停祭四廟于後寢用遠几陳籩豆以便周旋詔可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二

禮 吉

功臣配享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元宗時定開元禮祫禘以功臣配享按貞觀禮禘及時享功臣皆不預享馬氏通考以禘祭配享爲非舊典則亦以貞觀禮爲當矣配位在各帝廟庭太階之東少南西面以北爲上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詔以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配享莊宗廟庭

宋初禘祫皆以功臣配享有司先事設幄次布褥位於廟庭東門內道南當所配室西向設位版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知廟卿奠爵再拜神宗熙寧末詔太常禮院講求親祠太廟不及功臣禮例元豐三年詳定所言謹按書盤庚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然則書之所謂大享即禮之所爲大烝也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比三時爲大也方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禮記祭統衛孔悝鼎銘曰勤大命施於烝彝鼎後世烝祭不

及功臣既不合禮而禘祫及之更不經見梁初誤禘功臣何佟之以爲夏物未成而禘功臣爲非典禮唐韋挺亦云今禘祫以功臣配享而冬烝不及與經不合蓋因仍之誤也伏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配享罷之詔凡冬享禘祫及親祠功臣並配享又從太常禮院請配享功臣以見闕官書版位孝宗乾道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林栗等言欽宗皇帝廟庭尚虛配享當時遭值艱難倫胥莫救罕可稱述而以身殉國名節暴著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事變非常難拘定制乞特詔集議吏部尚書汪應辰奏當時死事之臣皆有次第褒贈若今配享欽廟典故所無如創行之又當訪究本末差次輕重有所取舍尤不可輕易竊謂配享功臣若依唐制各廟既無其人則當闕之遂罷集議欽宗廟遂無配享

遼興宗重熙二十一年八月太尉烏哲襲詔配享聖宗廟

金海陵天德二年二月太廟祫享有司擬上配享功臣

世宗大定八年上命圖功臣於太祖廟有司第祖宗佐

命之臣勲績之大小官資之崇卑以次上聞十一年尚
書省奏禘祫之儀功臣配廟庭各配所事之廟以位次
爲序享日並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
元世祖至元三年太廟成丞相安圖巴延言祖宗世數
尊謚廟號功臣配享等事皆宜以時定英宗初博士言
今冬祭即烝也天子親祼太室功臣宜配享事弗果行
明太祖洪武二年孟春享太廟設青布幃六於太廟庭
中內列功臣配位每座籩豆簠簋各二羊豕體各一遣
官分獻讀祝三年定配享功臣春夏於仁祖廟西廡秋

冬於德祖廟西廡設位東向遂罷幃次之設更定三獻
禮皇帝初獻時獻官即分詣行禮不拜四年太祖謂中
書省臣太廟之祭以功臣配列廡間今既定太廟合祭
禮朕以祖宗俱在使功臣故舊沒者得少依神靈以同
享祀不獨朝廷宗廟盛典亦以寓朕不忘功臣之心於
是禮官議凡合祭時爲黃布幃殿中祖考神位旁設兩
壁以享親王及功臣令大臣分獻制可已而命去布幄
惠帝建文時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雞籠山廟請
罷太廟配享帝以先帝所定不從且令俟太廟享畢別

遣官即其廟祭之世宗嘉靖二十四年進諸配位於新
太廟西壁龍分獻神宗萬歷十四年太常卿裴應章言
廟中列后在上異姓之臣禮嫌且至尊拜俯於下
諸臣之靈亦必不安命改復西廡遣官分獻 按明世惟太祖成祖廟有配享功臣餘皆無之又二祖配享之臣半皆武臣惟劉基姚廣孝爲文臣後廣孝以僧故移祀大興隆寺文臣配享惟基一人而已嘉靖時禮官夏言奏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廟庭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下憲宗廟或七人或三四人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趙普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者不必皆創業也我朝二祖開國靖難固有功臣仁宗以後無事武功其間佐與輔贊治平豈無有顯載李東陽者今所享二祖十七人惟基廣孝二人文臣耳自後六廟寂焉無聞乞下廷議考求六朝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侑廟庭其言殊爲平允而帝弗之察惜哉

天子七祀 宋 金 元 明
宋制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
及厲冬祀行爲小祀用羊一豕一不飲福神宗熙寧八
年詔具太廟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七祀版位元豐三
年太常禮院請禘享徧祭七祀詔從之四年詳定郊廟
奉祀所請立春祭戶於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
之西制脾於俎立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制肺於俎季夏
土王日祭中霤於廟庭之中制心於俎立秋祭門及厲

於廟門外之西制所於俎立冬祭行於廟門外之西制

冐於俎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祭有司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官服必元冕獻必薦熟親祀及臘享即依舊禮徧祭從之徽宗致和時議禮局上五禮新儀太廟七祀四時分祭如元豐儀臘享祫享則徧祭設位於殿下橫街之北道東西向北上

金七祀隨時享舊戸司命夏竈中霤秋門厲冬行鋪設祭器入寶揞饌俟終獻將升獻獻官行禮並讀祝文章宗承安四年六月祭中霤按金史禮志時享條下云設七祀司命戸二位不言春祭後載夏竈中霤秋門厲冬行而不及春祀史文脫漏今依前後改訂輯入

元制七祀神位附祭於廟庭中街之東西向其分爲四時之祭並與宋同唯中霤則附於七月之祭特祭則徧設之每位籩豆各二簠簋各一尊一俎二

明太祖洪武二年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戸人之所出中霤人之所居竈與井人之所養故杞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祀於廟門外從之八年禮部奏五祀之禮周漢唐宋不一今擬孟春祀戸設壇皇宮門左司門

主之孟夏祀竈設壇御厨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設壇乾淸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祀門設壇午門左司門主之孟冬祀井設壇宮內大庖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以有事太廟日季夏以土王日牲用少牢制可後定中霤於奉天殿外文樓前又歲暮合祭五祀於太廟西廡下太常寺官行禮成祖永樂間改定四孟祭戸竈門井於四立日中霤於季夏土王後戊日皆遣內臣祭各少牢一歲暮太常少卿合祀於太廟丹墀西東向用少牢五按明祭五祀而不及行厲洪武三年定京都別設泰厲壇於元武湖中歲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前期七日檄京都城隍屆期設城隍位於壇上無祀鬼神位於壇下之東西羊三豕三饊米三石其各府州縣並設壇於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師後定郡邑厲鄉厲每歲以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凡三祭此敘祭法泰厲國厲族厲而變通之亦合於五祀者也

喪廢祭議　宋　元　明

宋高宗紹興七年帝祀明堂於建康時有徽宗之喪先是太常少卿吳表臣乞於大祀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享太廟及是援熙寧元年故事謂是時英宗喪未除不廢景靈宮太廟之禮請如故事翰林學士朱震以爲不然謂王制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得越紼行

事監察御史趙涣言升祔以後宗廟常祭皆不當廢而當饗享廟亦有顯據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曾子問曰已葬而祭此不當廢也詩頌成王即位諸侯來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一月成風薨六年十月猶朝于廟此顯據也既奏詔侍從臺諫議吏部尚書孫近等言謹案春秋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預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又案景德三年明德皇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真宗遂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圜丘熙寧元年神宗居

諒闇復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則是攷古及今居喪得見宗廟將來明堂大禮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後前一日皇帝合詣太廟朝享從之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明堂大禮依已降旨前一日朝享太廟檢照景德熙寧南郊故事皆在諒闇之中當時親行郊禮除郊廟景靈宮合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巡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今臣僚欲議罷宗祀奏樂受胙故事即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兼祖宗故事三載大饗明堂蓋亦為民祈福奏樂受胙合依祖宗累朝已行故事從之

元英宗至治二年八月太皇太后崩太常院官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三日外乃舉祀事有司以十月戊辰有事於太廟取聖裁制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

明穆宗隆慶元年孟夏時享以世宗几筵未撤遵正德元年例先一日常服祭告几筵祗請諸廟享祀其後時享祫祭在大祥內者皆如之

祭遷日及攝事議 劉宋 宋

臣等謹按杜佑通典天子七祀下載雜議數條以

資議禮者之考鏡其間如庶子攝祭等皆後代所無或從續輯或有附見他處者如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見之天子宗廟門內不必更為纂集今仿其大畧補所未備如此條遷日攝事亦足為一朝典故其他儀制有足為變通者大率類此云

宋世祖大明三年十一月有司奏四時廟祀吉日已定遇雨及舉哀廢事親奉以有司行事乞下禮官博議於禮得遷日與否博士江長議禮記祭統君之祭也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其倫鄭元云君雖不親祭禮無闕君

德不損愚以爲有故則必使人者明無遺務之文苟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太常丞陸澄議案周禮宗伯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元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爲此謂在致齋祭祀盡備神不可瀆齋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將親祠於太廟庚戌車駕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殄也求之古禮未乖周制案禮記孔子答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爲之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者故

乃牲至尙猶可廢推此而降可以理尋今散齋之內未及致齋而有輕哀甚雨日時展事可以延敬不愆義情無傷正典改擇令日唯入致齋及日月遁既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顧和啓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遷日更郊事見施用郊之與廟其敬可均至日猶遷況散齋耶殷中郎殷淡議曾子問日蝕太廟火牲未殺則廢縱有故則使人請廟敬重郊禋禮大故廟災日蝕許以可遷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禮晉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此不足爲準愚謂日蝕廟火天譴之變迺可遷日至於舉哀小故不宜改辰衆議不同參議既有理據且晉氏遷郊宋初遷祠並有成準謂孟月散齋之中遇雨及舉哀宜擇吉更遷無定限數唯入致齋及仲月節者使有司行事詔可

宋哲宗紹聖三年十月帝詣天興諸殿朝獻翼日大雨詔差已致齋官分獻熙文七殿自是雨雪用爲例云

上陵（拜掃及諸節上食附）唐 五代 宋 遼 金 明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時德宗已即位）禮儀使顏眞卿奏元陵請

朔望節祭日薦如故事泰陵惟歲冬至寒食伏臘社一祭而罷日薦制可憲宗元和二年宰臣建言禮有著定後世徇一時之槩過於煩弁故陵廟有薦新而節有遺使請歲太廟以時享朔望上食諸陵以朔望奠親陵以朝晡奠其餘享及忌日告陵皆停穆宗長慶元年吏部奏公卿拜陵通取尙書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書省及諸司五品以上清望官及京兆少尹充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寒食望祭於西郊潞王清泰三年車駕北幸路當徽陵乃至陵所朝謁

晉高祖天福八年時出帝即位次年寒食望祭顯陵

漢高祖乾祐三年時隱帝即位之二年寒食望祭於南柳園

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寒食望祭於蒲池二年三月寒食望祭於郊顯德元年時世宗已即位車駕征太原回拜嵩陵至陵所哀泣感左右祭奠而退

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太祖乾德三年始令官人詣陵上冬服歲以爲常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過鞏縣謁安陵奠獻太宗雍熙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昨朝拜安陵永昌陵有司止設酒脯香以未明行事不設

燭燎又先赴永昌陵後赴安陵及帝后二位不徧拜頗從於禮事下有司議曰按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不設牲牢之祀今請如宗廟薦享少加減除不設登鉶牙槃食及太常登歌餘悉如大祠先赴安陵次永昌陵次孝明孝惠懿德淑德皇后陵真宗景德三年帝將朝諸陵太常禮院言唐貞觀中太宗朝獻陵至小次素服乘馬檢會今年正月車駕朝拜明德櫬宮止服素白衣當時皇帝在大祥之內今既服除望止服淡黃袍餘如唐制詔特服素白衣四年正月車駕次鞏縣齋於永安宮素服乘馬至安陵步入司馬門行奠獻禮諸陵亦然又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祝冊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百官陪位又詣元德太后陵奠獻別於陵西南設幄殿祭如下宮禮畢徧詣孝明等七后陵遂單騎從內臣巡視陵闕晨後暫詣幄次更衣復詣諸陵奉辭有司以朝拜無辭禮帝不忍故復往省視大中祥符四年命禮官定春秋二仲遣官朝陵儀注以祭服行事專差宗正卿一員朝拜三陵別遣官二員分拜諸陵其後添差陵廟行禮官四員選京朝官宗姓者充翰

林學士錢惟演言春秋朝陵載於舊式公卿親往蓋表至恭唐顯慶中始詔三公行事天寶以後亦遣公卿巡謁蓋取朝廷大臣不必須同國姓後然用太常寺正卿晉開運中亦命禮部侍郎近年以來止遣宗正等官人輕位卑資尠禮制望自今於丞郎諸司三品內遣官闕則差兩省諫舍以上所貴仰副追孝之心以成稽古之美仁宗嘉祐初滄州觀察使守節言寒食節遣宗室拜陵而十月令內司賓往非所以致恭乃詔宗室正刺史以上一員朝拜神宗熙寧中詔文臣自兩省武臣閤門

使以上經過陵下並許朝拜又詔臣僚朝拜諸陵除見任嘗任執政官許進湯餅止奠獻薦新不特拜高宗紹興三年禮部太常寺言春秋二仲薦獻諸陵乞於行在法惠寺設位望祭行禮從之

遼制孟冬朔拜陵有司設酒饌於山陵皇帝皇后駕至多羅倫穆騰奔儀辦閤門使贊皇帝皇后詣位四拜訖巫贊祝燔胙及時服酹酒薦牲大臣命婦以次燔胙四拜皇帝皇后率羣臣命婦循諸陵各三匝還宮

金海陵天德四年正月朝謁世祖太祖太宗德宗陵世宗大定二年正月如大房山享獻山陵三年十二月臘獵於近郊以所獲薦山陵著以為常八年命涿州刺史兼提點山陵每以朔望致祭朔則用素望則用肉仍以明年正月為首章宗泰和三年詔親王公主每歲寒食十月朔聽謁興裕二陵

明太祖洪武元年三月遣官祭仁祖陵二年定熙祖陵每歲冬至正旦以三太牢致祭并望祭德祖懿祖二陵清明中元孟冬及月朔望以三太牢本署官行禮仁祖陵每歲冬至正旦以太牢俱署官行禮朔望以少牢中都留守司官行禮成祖永樂後太祖陵每歲聖旦正旦孟冬忌辰酒果行香清明中元冬至太牢致祭特遣勳舊大臣一員行禮南京各衙門文武官俱陪祭英宗正統十年謁三陵命百官具淺色衣服如洪武永樂制世宗嘉靖十四年帝諭禮部尚書夏言清明節既遣官上陵內殿復祭似涉煩復言因言我朝以清明中元冬至凡三上陵但中元俗節事本不經冬至既行大報配天之禮則陵事為輕可罷冬至上陵而移中元於霜降惟清明如舊葢清明禮行於春所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

有怵惕之心者也霜降禮行於秋所謂霜露既降君子履之有悽愴之心者也二節既遣官上陵則內殿之祭可省遂著為令穆宗隆慶二年春詣天壽山祭長陵質明帝服青袍乘板輿至長陵門外降輿入至拜位上香四拜獻帛爵訖復位亞獻終獻令執爵者代隨詣永陵行禮是日遣官分祭六陵神宗萬歷間謁長永昭三陵禮亦如之

太學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憲宗元和二年定生員額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

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武帝會昌五年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太學外州寄士人並隸名所在官學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況屬聖明方勤庶政須光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敕令宰臣崔協兼判八月協奏請國子每年祇置監生二百員候解送至十月滿數為定太學書生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輒免本戶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敕依

宋初國子監因周舊制增置學舍以廕子孫隸學受業太祖開寶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七十人奉詔分習五經然繫籍者或久不至而在京進士諸科常赴講習肄業請以補監生之闕從之仁宗慶歷三年立四門學以士庶子弟為生員又紹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

神宗熙寧元年增置一百人尋詔以九百人為額四年延講書堂及諸生齋舍掌事者直廬又增置直講十員分生員為三等始入學為外舍額定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各五楹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三百人上舍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增學正為五人學錄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為之又學制所言國子監以國子名而實未嘗教習國子乃詔許清要官親戚入監為國子生聽讀額二百人高宗紹興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尋又增至千員自外舍有月校而公試入等曰內舍自內舍有月校而舍試入等曰上舍凡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對

遼上京國子監太祖置祭酒司業監丞主簿等官聖宗統和十三年九月以南京太學生員浸多特賜水磑莊一區道宗清寧元年十二月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按遼五京各有學其規制無可考茲從遼史本紀及百官志輯入

金海陵天德三年始置國子監定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入學不及十五者入小學世宗大定間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曾得府薦及終場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爲太學生三月一私試作策論詩賦又有女直國子學習本國語言

元太宗六年以馮志常爲國子學總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學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齋生員設助教同掌學事專守一齋正錄申明規矩其生員之數定二百人成宗大德八年定國子生蒙古色目漢人三歲各貢一人十年定蒙古色目漢人生員一百八三年各貢一人武宗至大四年定生員額三百人立國子學試貢法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漢人從七品仁宗延祐二年增置生員百人陪堂生二十人用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所議貢試之法更定之一曰陞齋等第（六齋東西相向上兩齋左曰時習右曰日新中兩齋左曰據德右曰志道下兩

齋左曰游藝右曰依仁每季考其所習以次遞陞）二曰私試規矩（私試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內科一道辭理俱優爲上等準一分理優辭平爲中等準半分每歲通計積至八分以上者充高等生員以四十名爲額內蒙古色目各十名漢人二十名）三曰黜罰科條（應私試積分生員不事課業違戾規矩初犯罰一分再犯罰二分三犯除名應已補高等生員違戾規矩初犯殿試一年再犯除名）泰定帝泰定三年更積分爲貢舉並依世祖舊制

明太祖洪武元年設國子學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並充學生後改學爲監設祭酒司業等官分六堂以館諸生（曰率性曰修道曰誠心曰正義曰崇志曰廣業）成祖永樂元年設北京國子監十八年遷都乃以京師國子監爲南京國子監六堂諸生倣元制行積分法命司業二員分爲左右各提調三堂宣宗宣德八年命禮部尚書胡濙與大學士楊士奇等選副榜舉人入監孝宗宏治中准南京祭酒章懋奏請行選貢之法令提學考選諸生學行兼優年力富強者充貢世宗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經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監讀書等已任者亦送監其例監之始自景泰初以邊事孔棘其後或歲荒或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援例行之矣

郡縣學 後魏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臣等謹按杜佑通典太學後載諸侯立學一條而所輯祇後漢東晉一二事殊未該備且自漢以來封建久廢安得所謂侯國之學哉今裒集郡縣立學自六朝以訖元明凡規制沿革之可考證者俱著於篇而條教試補諸目則仍從大畧云

後魏顯祖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

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唐高祖武德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策加階元宗開元二十六年正月敕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民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頒下諸道州府各置官學如有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

宋仁宗即位命藩輔皆得立學慶歷四年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

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由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所勸神宗熙寧四年詔置京東西河東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為諸州學官仍令中書採訪逐路有經術行誼者各三五人雖未仕亦給簿尉俸使權教授他路州軍命近日選薦京朝官有學行可為人師者堂除逐路官令兼所任州教授州給田十頃為學糧仍置小學教授哲宗元符二年初令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高宗紹興三年詔淮西路州

縣教授並行減罷令逐州有出身官兼攝

遼黄龍府興中府俱設府學西京上京東京諸道各立州學

金世宗大定十六年置府學十七處共千人以舊與廷試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親并得解舉人為之後增州學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隨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孫餘官之兄弟子孫經府薦者同境内舉人試補三之一凡試補學生以提舉學校官主之二十九年戸部尚書鄧儼等議計州府戸口增養士之數於大定舊制京府

十七處千人之外置節鎮防禦刺史州學六十處增養千人各設教授一員府學二十四學生九百五人節鎮學三十九六百十五人防禦州學二十一二百三十五人凡千八百人

元世祖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校官凡諸生進業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至元十九年命雲南諸路皆建學

明太祖洪武二年上諭中書省臣曰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後又命增廣不拘額數宣宗宣德中定增廣之額尋又於額外增取附於諸生之末謂之附學生員凡初入學者止謂之附學而廩膳增廣以歲科試等第高者充補焉

釋奠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代宗永泰二年二月上丁釋奠於國學賜宰臣百官

飧錢八月丁亥國子監釋奠復用牲牢（肅宗上元二年詔諸祠獻熟至是從魚朝恩請復用舊制）宰相常參官軍將盡會於講堂京兆府置食講論觀軍容使魚朝恩說易又於講論堂畫周易鏡圖德宗貞元二年二月丁卯有司釋奠於文宣王廟自宰臣下畢集於國學學官升講座陳五經大旨先聖之道九年季冬貢舉人謁先師日與親享廟同有司言上丁釋奠與大祀同卽用中丁乃更用日謁於學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奏每年春秋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武王丹書東面受

之請參酌輕重庶得其中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崔梲奏
臣伏見開元五年敕每年貢舉人見訖宜引就國子監
謁先聖先師學者謂之開講質疑義所司設食其日清
晨（按五代會要作其日清資官與通考互異）五品以上幷朝集使並往觀禮
永爲常式自經多故其禮久廢請再舉行從之三年國
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於
文宣王以兖公顔子配座以閔子騫等爲十哲排祭奠
其有七十二賢圖形於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自今後乞

准本朝舊規四壁畫像前各設一豆一爵中書帖太常
禮院詳檢郊祀錄文宣王從祀諸座每位設籩二豆二
簠簋各一爵一無一豆一爵之儀自此每釋奠宜准郊
祀錄各陳脯醢等物以祭
宋太祖建隆中凡三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廟開寶通禮
諸州釋奠並刺史致齋三日從祭之官齋於公館祭日
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真宗大中祥符
三年判國子監孫奭言上丁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
士充三獻官新禮以三公行事近歲止命獻官兩員臨

時通攝未副崇祀向學之意望自今備差太尉大常光
祿卿以充三獻是年六月命崇文院刊釋奠儀注及祭
器圖頒之諸路（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器數先聖先師每座酒尊一尊加勺羃置于坫籩豆各八簠簋各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巾共二燭二從祀諸座各籩二豆二簠簋各一俎一燭一爵一）仁宗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慶歷四年五月帝幸國子監
謁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神宗熙寧五年
國子監言舊例選貢舉歲禮部貢院集諸州府所貢第
一人謁奠先聖如春秋釋奠儀按春秋自有釋奠禮請
罷貢舉人謁奠從之哲宗元祐六年幸太學先詣至聖

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徽宗大觀初大司成強
淵明言考之禮經士始入學有釋菜之儀請自今每歲
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其儀獻官一員
以丞或博士分攝官八員以博士正錄大祝一員以正
錄前釋菜一日應祀官赴學各宿其次至日詣文宣王
殿常服行禮貢士初入學者陪位於庭他亦畧倣釋奠
之儀高宗紹興十年用王普請以釋奠文宣王爲大祀
加籩豆十二其禮如社稷又在京爲大祀州縣爲中祀
孝宗乾道八年宅相請討論上丁釋奠及太子入學之

儀帝曰文王世子籍載此甚詳令有司討論以聞光宗紹熙元年知漳州朱熹條上釋奠禮儀數事後不果行理宗景定二年詔皇太子謁孔子於太學手詔畧曰虎門齒冑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尊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令太子謁拜焉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帝詣太學行舍菜禮禮部尚書陳宗禮國子祭酒陳宜中進讀中庸惹日宗禮宜中各進一秩宜中賜紫章服諸齋長諭及起居學生推恩有差

遼太祖神冊三年詔建孔子廟命皇太子春秋釋奠四年秋八月謁孔子廟道宗淸寧六年中京置國子監命以時祭先聖先師

金熙宗皇統元年二月上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世宗大定十四年禮官參酌唐開元禮定擬釋奠儀數文宣王兗國公鄒國公每位籩豆各十犧尊一象尊一簠簋各二俎二祝版各一皆設案從祀先賢先儒每位籩一豆一爵一兩廡各設象尊二尊皆有坫章宗承安二年春上親祀以親王攝亞獻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羣臣助奠其諸州釋奠並遵唐儀

元太祖置宣聖廟于燕京世祖中統二年六月詔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于宣聖廟至元十年三月中書省命春秋釋奠執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諸儒襴衫唐巾行禮成宗大德六年詔建文宣王廟于京師十年八月丁巳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武宗至大二年正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丁未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

學又定制每歲春秋上丁皇帝降香遣官祀於國學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終獻四年禮部奏定儀物改初制籩豆之八爲十又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十五年太學落成帝親詣釋奠詔天下通祀孔子并頒釋奠儀注凡府州縣學籩豆以八器物牲牢皆殺於國學三獻禮同十哲兩廡一獻其祭各以正官行之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成祖永樂四年三月朔帝幸學釋奠於先師孔子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南監春祭命祭

酒行禮稱皇帝謹遣憲宗成化十二年從祭酒周洪謨言增樂舞為八佾籩豆各十二二十二年二月朔當釋菜值上丁令以次日釋菜孝宗宏治九年增樂舞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武宗正德元年三月釋奠於先師孔子世宗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十年以釐正祀典服皮弁詣廟用特奠帛行釋奠禮迎神送神各再拜樂三奏文舞六佾

祀先代帝王 名臣附 唐 宋 金 元 明

唐元宗天寶九年立周武王漢高祖廟于京城代宗大歷五年鄜坊節度使上言坊州軒轅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列於祀典昭宗乾寧四年建漢昭烈帝廟于涿州西南樓桑村

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歷代帝王國有常享五代亂離百司廢墜匱神之祀闕孰甚焉案祀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長官有故以上佐行事官造祭器送諸陵廟又詔先代帝王載在祀典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樵採其太昊炎帝黃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祠以太牢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各置三戶歲一享以太牢秦始皇帝漢景帝武帝明帝章帝魏文帝後魏孝文帝唐元宗肅宗憲宗宣宗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兩戶三年一祭以太牢其餘諸陵禁樵採開寶三年詔有司詳定前代功臣烈士勲業優劣第為三等孫臏等各置守塚三戶趙簡子等各兩戶悉蠲其

役蔡客德等禁樵採按明臣丘濬曰宋開寶時有司所品第前代功臣烈士皆據其有塚墓存者爾歷代勲德之名固不止此且其所品第者乃一人之見非萬世公論也謹據馬氏通考輯其大畧其姓名不復備載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諡太公望昭烈武成王建廟齊州周公旦追諡文憲王建廟兗州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四年祀汾陰駐蹕河中府遣官致祭緣路帝王祠廟並加葺治令衛州葺神農廟六年詔諸州有嶽帝祠廟並加崇葺神宗元豐四年承議郎吳處厚言程嬰公孫杵臼保全趙孤乞加封爵詔河東河北漕臣訪其祠墓並追封侯爵立祠墓側載之祀典哲宗元祐六

年詔相州商王河亶甲冢沂州顏眞卿墓並載祀典高宗紹興元年命祠禹于越州及祠越王句踐以范蠡配十一年從中書舍人朱翌言晉韓厥與程嬰公孫杵臼並享春秋之祀立祚德廟致祭後並改與公爵升爲中祀孝宗淳熙十四年詔衡州葺炎帝陵廟

金制前代帝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伏羲於陳州神農於亳州軒轅於坊州少昊於兗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陶唐於平陽府虞舜夏禹成湯於河中府周文王武王於京兆府章宗泰和三年尚書省奏太常

寺言開元禮祭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漢祖祝版請御署開寶禮羲軒顓頊帝嚳陶唐女媧成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不署敕命依期降祝版而不請署

元世祖中統四年建帝堯廟於平陽至元元年龍門禹廟成命侍臣持香致敬有祝文十二年立伏羲女媧舜湯等廟於河中解州洪洞趙城十五年修會川縣盤古皇祠祀之二十四年敕春秋二仲丙日祀帝堯廟成宗元貞元年初命郡縣通祀三皇如宣聖釋奠禮太皞氏以勾芒配炎帝氏以祝融配軒轅氏以風后力牧配軒

轅臣俞跗以下十人從祀兩廡有司春秋行事泰定帝致和元年太常議祀舜禹廟合依堯祠故事每歲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潔致祭官給祭物文宗天歷二年以岐陽周公廟爲書院設學官春秋釋奠周文憲王如孔子廟儀至順元年命湯陰縣北故羑里城周文王廟有司奉祠如故事

明太祖洪武三年遣使訪先代陵寢仍命各行省具圖以進凡七十有九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凡三十有六各製袞冕函香幣遣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禮親製

祝文遣之六年帝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遂建歷代帝王廟於欽天山之陽爲正殿五室中一室三皇東一室五帝西一室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每歲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終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罷其祀增祀隋高祖未幾復罷九年遣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置守陵戶三歲一傳制遣道士奉香詣諸陵令有司致祭二十一年命每歲郊祀附祭歷代

帝王於大祀殿仍以歲八月中旬擇日遣官祭於本廟其春祭停之又定每三年遣祭各陵之歲則停廟祭是年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於東西廡定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穆呼哩博勒呼博勒珠齊拉袞巴延凡三十七人成祖遷都帝王廟遂南京太常寺官行禮世宗嘉靖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建歷代帝王廟於都城西歲以仲

春秋致祭并罷南京廟祭十年春二月廟未成躬祭歷代帝王於文華殿凡五壇丹陛東西名臣四壇禮部尚書李時言舊儀有賜福胙之文賜者自上而下之義惟郊廟社稷宜用歷代帝王止宜云答詔可二十四年以禮科陳棐言罷元世祖陵廟之祀及從祀穆呼哩等復遷唐太宗與宋太祖同室凡十五帝從祀名臣三十二人

老君祠 宋 元 明

臣等謹按杜佑通典載老君祠附以莊列等稱爲先賢此時代所尚義居廢爾然揆之古今通誼竊以爲過至宋鄭樵撰述通志仍而弗改尤爲失之今倣杜氏體例纂集宋以來老君祠附以莊列諸人其先賢名目則謹從删削云

宋眞宗大中祥符七月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於太淸宮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號冊寶夜漏上五刻天書扶侍使奉天書赴太淸宮二鼓帝乘玉輅赴太次三鼓奉天書升殿行朝謁之禮相王元偓爲亞獻榮王元儼爲終獻帝還大次太尉奉冊寶於玉匱纏以金

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寶納於壝石匱將作監加石葢其上羣臣稱賀於大次

元順帝至元三年加封文始尹眞人爲無上太初博文文始眞君徐甲爲垂元感聖慈化德御眞君庚桑子洞靈感化超蹈混然眞君文子通玄光暢昇元敏誘眞君列子沖虛至德通世遊樂眞君莊子南華至極雄文宏道眞君

明世宗嘉靖時於西苑建大高元殿奉玉皇及三淸像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三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四

禮 吉

孔子祠（先儒及弟子附 唐 五代 宋 金 元 明）

唐德宗建中三年以文宣王裔孫為兗州司馬襲文宣王後德宗武宗並有是命

周太祖廣順二年六月親幸曲阜謁孔子廟拜奠致敬既畢其所奠金花銀爐十數事留於祠所以備享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以孔子裔孫前曲阜縣令孔仁玉復為曲阜縣令仍賜緋魚袋以亞聖顏淵裔孫顏涉為縣主簿仍敕修葺祠宇墓側禁樵採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帝幸曲阜備禮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孔氏宗屬並陪位帝服鞾袍行酌獻禮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及先儒初有司定儀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復幸孔林以樹擁道降輿乘馬至墓所設奠再拜詔追謚曰元聖文宣王（五年以國諱改元聖為至聖）祝文進署祭以太牢修飾祠宇給便近十戶奉塋廟仍追封叔梁紇為齊國公二年詔追封十哲為公七十二弟子為侯先儒為伯或贈官（顏回兗國公閔損琅琊公冉耕東平公冉雍下邳公宰予臨淄公端木賜黎陽公冉求彭城公仲由河內公言偃丹陽公卜商河東公曾參瑕丘侯顓孫師宛丘侯澹臺滅明金鄉侯宓不齊單父侯原憲任城侯公冶長高密侯南宮縚龔丘侯公晳哀北海侯曾蒧萊蕪侯顏無繇曲阜侯商瞿須昌侯高柴共城侯漆雕開平輿侯公伯寮壽張侯司馬耕楚丘侯樊須益都侯公西赤鉅野侯有若平陰侯巫馬期東阿侯陳亢南頓侯梁鱣千乘侯顏辛陽穀侯冉孺臨沂侯冉季諸城侯伯虔沭陽侯公孫龍枝江侯秦冉新息侯秦祖鄄城侯漆雕哆濮陽侯顏高雷澤侯漆雕徒父高苑侯壤駟赤上邽侯林放長山侯商澤鄒平侯石作蜀成紀侯任不齊當陽侯申棖文登侯公夏首牟平侯曹卹上蔡侯奚容蒧濟陽侯句井疆淦陽侯申黨淄川侯公祖句茲即墨侯榮旂厭次侯縣成武城侯左人郢南華侯燕伋汧源侯鄭國朐山侯秦非華亭侯施之常臨濮侯顏噲濟陰侯步叔乘博昌侯顏之僕宛句侯遽瑗內黃侯叔仲會博平侯顏何堂邑侯狄黑林慮侯邽巽高堂侯孔忠鄆城侯公西輿如臨朐侯公西蒧徐城侯琴張頓邱侯左邱明瑕邱伯公羊高臨淄伯穀梁赤龔邱伯伏勝乘氏伯高堂生萊蕪伯戴聖楚邱伯毛萇樂壽伯孔安國曲阜伯劉向彭城伯鄭衆中牟伯杜子春緱氏伯馬融扶風伯盧植良鄉伯鄭康成高密伯服虔滎陽伯賈逵岐陽伯何休任城伯王肅贈司空王弼偃師伯杜預贈司徒范甯新野伯）

親製元聖文宣王贊命宰相等撰顏子以下贊天禧五年以文宣王裔孫襲封文宣公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後為衍聖公神宗元豐六年封孟軻為鄒國公七年以孟子配食文宣王封荀況揚雄韓愈為伯並從祀（荀況蘭陵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元祐初命孔子後子孫襲封奉聖公專主祠事增賜田百頃供祭祀徽宗崇寧元年封孔鯉泗水侯孔伋沂

水侯大觀二年繪子思像從祀于左邱明二十四賢之間議禮局言孔子弟子唐會要七十七人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去取不一本朝議臣斷以七十二子之說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杜典作守后處公肩定顏祖鄡單罕父黑秦商原亢樂欬廉潔唐會要開元禮亦互見之皆有伯爵載於祀典請進賜侯爵使預祭從之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肩定梁父侯顏祖富陽侯鄡單聊城侯罕父黑祁鄉侯秦商馮翊侯原亢樂平侯樂欬建成侯廉潔胙城侯又改封曾參武城侯顏孫師潁川侯南宮縚汝陽侯司馬耕睢陽侯琴張陽平侯左邱明中都伯穀梁赤睢陵伯戴聖考城伯以所

封犯先聖諱故也政和三年詔封王安石舒王配享王雱臨川伯從祀五年從太常寺請以樂正子配享兗州鄒縣孟子廟公孫丑以下從祀並加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成邱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毀配享之像詔降爲從祀孝宗淳熙四年罷王雱從祀理宗淳祐元年以周敦頤封汝南伯張載封郿伯程顥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朱熹封徽國公從祀黜王安石景定二

年以張栻封華陽伯呂祖謙封開封伯從祀度宗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復以邵雍封新安伯司馬光從祀其位兗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北上爲配位十哲居殿上分東西向北上爲從祀東廡澹臺滅明以下五十二人並西向西廡宓不齊以下五十二人並東向按高宗紹興八年六月以衍聖公孔玠渡江隔絕林廟詔衢州於官田內撥給五頃以奉先聖祀事後玠子孫俱襲封子爵至元始罷

金熙宗天眷三年以孔子裔孫襲封衍聖公奉孔子後世宗大定十六年詔立兗州學闕里廟宅子孫年十三以上入學者不限數二十年特授襲封衍聖公爲曲阜令封爵如故章宗明昌六年增修曲阜宣聖廟工畢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樂一部仍遣太常舊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承安二年加封從祀諸賢舊爲公者升國公侯升國侯伯皆升侯

元太宗五年六月詔以孔子裔孫襲封衍聖公十二月敕修孔子廟成宗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

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仁宗皇慶二年以宋儒周敦頤程顥顥弟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六年追封周敦頤爲道國公又封蘧瑗爲內黃侯從祀孔子文宗至順元年七月加封孔子父叔梁紇爲啓聖王加封顏子復聖公曾子宗聖公子思述聖公孟子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十一月以董仲

舒從祀位列七十二子之下順帝元統二年改封顏子考妣又割益都鄒縣牧地三十頃徵其歲入以給常祀至正二十二年禮部定擬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封爵諡號俱贈太師從祀孔子廟庭（封楊時吳國公李侗越國公胡安國楚國公蔡沈建國公眞德秀福國公又改封朱熹爲齊國公）

明太祖洪武二年遣官降香致祭曲阜孔子廟御製祝文衍聖公襲封及授曲阜令並如前代制三年令曲阜廟庭歲官給牲帛俾衍聖公供祀事七年修曲阜廟庭設孔顏孟三氏學二十九年黜揚雄從祀進董仲舒英宗正統八年追封元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世宗嘉靖九年更正孔廟祀典定孔子諡號曰至聖先師孔子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餘並稱先儒盡去公侯伯爵號屏撤塑像改製木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穆宗隆慶五年以薛瑄從祀神宗萬歷中以羅從彥李侗從祀尋又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

太公廟　唐　五代　宋　金　元　明

唐德宗建中三年從禮儀使顏眞卿奏武成王廟如月令春秋釋奠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又詔史館考定可

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貞元二年刑部尚書關播奏太公古稱大賢乃置亞聖配享義有未安又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非類也請但用古今名將配享去亞聖十哲之號自是惟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諸將不復祭（按杜典載唐立太公廟事至貞元四年兵部侍郎李紓奏止顏眞卿關播疏請在前俱未載入今據禮樂志補輯）

梁改武成爲武明王廢從祀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太常禮院准國子博士蔡同文奏請武成王廟四壁從祀諸英賢各設籩二豆二簋簠各

一獻一
周世宗顯德五年詔春秋上戊釋奠武成王廟每祭差上將軍將軍充三獻官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修武成王廟與國學相對仍令檢閱唐末以來謀臣名將勳績尤著者以聞四年帝幸武成廟歷觀圖壁指白起像曰此人殺已降不武之甚何受享於此命去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謚太公爲昭烈武成王神宗元豐間國子司業朱服言釋奠武成王舊以武學隸樞密院且學官員數少故初獻以祭酒司

業而亞獻終獻及讀祝捧幣皆令三班院差使臣充今武學隸國子監長貳丞簿官屬已多請並以本監官充攝行事仍令太常寺修入祀儀徽宗宣和五年禮部請加武成王從祀諸人封爵自張良管仲而下凡七十二將擬孔廟七十二賢于釋奠日祀之高宗紹興十一年國子監丞林保奏竊見昭烈武成王享以酒脯不用牲牢非所以右武而勵將士乞今後上戊釋奠用牲牢從之
金章宗泰和六年建昭烈武成王廟於闕庭之右麗澤門內其制一遵唐舊禮祀用春秋仲月上戊儀用中祀
元制武成王廟立于樞密院公堂之西以孫武子張良等十人從祀每歲春秋仲月上戊以羊一豕一犧尊象尊籩豆俎爵樞密院遣官行三獻禮
明太祖洪武初禮部奏請立武學如前代故事建武成王廟帝曰立武學是分文武爲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如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後世武學止講韜畧不事經書專習干戈不鬪俎豆拘

於一藝偏長哉今建武學又立武成王廟是近世之陋規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遂爲制
臣等謹按古之聖賢未有不知兵者孔子曰我戰則克知用兵特聖人盛德大業中之一事未可以與太學並也自戰國時以太公爲兵家之祖後遂有六韜三畧之書流傳於世其言頗涉淺鄙如晉乘楚檮杌之類爲後人妄作無疑至唐時建武成廟以古來名將配享從祀宋因之設武學遂與太學頡頏實爲數百年來非禮之祀且以太公尊主

武學似其所長在乎戰勝攻取殊無與乎道德性命之故者其言兵已末而所以視太公者益淺事有重之而反輕人有尊之而反卑此類是也明世罷之當矣

巡狩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元宗開元二十年十月如潞州命中書門下慮所過囚赦潞州給復三年賜高年粟帛十一月如北都肆赦給復如潞州尋至汾陰大赦免供頓州今歲稅賜文武官階勳爵諸州侍老帛武德以來功臣三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車駕巡幸所在州縣官人見在駕所祇承者賜會並同京官從之

宋因唐制車駕巡幸有告至肆覲考制度之儀太祖開寶九年春幸西京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真宗朝諸陵所過賜巡警及行鄉治道兵卒時服錢屨父老綾袍茶帛途中賜衛士緡錢命有司籍所過繫囚道貢者日引對多原釋仍採訪民間疾苦賑恤鰥寡孤獨車服度量權衡有不如法則禁之有奇材異德或事尤異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或不守廉隅昧于正理者並條析以聞咸平中車駕每出金吾將軍率士二百人執撾周繞謂之禁圍省方增二百人加執劍親王中書樞密宣徽行圍內餘官圍外

遼太宗天顯四年西巡駐蹕涼陘赦繫囚復如南京祠木葉山聖宗統和四年冬幸南京復都民今年租賦十三年正月幸延芳淀詔諸道勸農

金熙宗皇統中車駕如東京右諫議大夫程宷上言古者天子巡狩省察風俗審理冤獄問民疾苦以宣布德澤今鑾輅省方將遵古行事願委之長貳釐整風俗或

置匭匣以申冤枉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皆古巡狩之事也上嘉納之世宗大定元年十一月如中都詔中都都轉運使左渭曰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毋役一夫以擾百姓但謹關禁嚴出入而已二十四年三月如上京四月次東京給復東京百里內夏秋稅租一年在城隨關年七十者補一官曲赦百里內犯徒二年以下罪

元世祖中統二年二月車駕幸開平（後升為上都）詔減免民間差發罷守隘諸軍秦蜀行省借民錢給軍以今年稅

賦償之免平陽太原軍站戸重科租稅四年二月幸上
都八月自上都還自後歲以為常成宗武宗以後俱如
之
明成祖永樂六年詔明年二月巡北京敕定巡狩儀車
駕將發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孝陵祭大江旗纛等神敕
祭于承天門緣塗當祭者遣官祭將至北京設壇祭北
京山川等神車駕至奏告天地祭境內山川畢羣臣耆
老賜百官及命婦鈔所過郡縣官吏生員耆老朝見分
遣廷臣考察守令賢否即加黜陟分命給事中監察御

史存問高年賜帛酒肉七年二月帝啟行命皇太子
監國三月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世宗嘉靖十八年
帝幸承天所過望祭北嶽中嶽河瀆遣官祭濟瀆武當
山至承天詣獻皇帝廟謁告越四日行告天禮奉獻皇
帝配更服皮弁詣國社稷及山川壇行禮次日謁顯陵
次日從駕官上表賀遂頒詔如儀回京親謝上帝皇祖
皇考遣官告郊廟社稷羣神如初

封禪 宋 明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兗州父老及瑕邱等七縣民諸

闕請封禪上謙讓不允既而羣臣頌功德請封禪者不
可勝計雍熙元年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尋以乾元
文明二殿災遂詔罷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兗州父老
及諸道貢舉人二千餘人詣闕陳請封禪宰臣王旦又
率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番夷僧道父老二萬四千
餘人五上表請詔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命翰林太常
禮院詳定儀注帝齋戒於崇德殿十月戊子朔禁天下
屠殺一月辛卯發京師帝自告廟即蔬食並禁音樂丁
未次奉高宮齋於穆清殿庚戌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

法駕至山門幄次（山上置圜臺徑五丈高九尺四陛上飾以青四面如其方色一壝廣一丈圖以青緄三周燎壇在其東南高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戸方六尺山下封祀壇四成十二陛如圜丘制上飾以元四面如其方色外為三壝燎壇如山上壇制社首壇入角三成入陛三壝四門如方丘制又為瘞坎于壬地外壝之內又以玉為五牒各長尺二寸廣五寸厚一寸刻字而塡以金聯以金繩緘以玉匱置石𥓂中正座配位用玉冊六副每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簡數量文多少匱長一尺三寸檢長如匱厚二寸闊五寸緘金繩五周封以金泥印以受命寶用石𥓂藏之𥓂鑿中廣深足容玉匱又為石檢十以擫𥓂金繩[illegible]之石泥封之泥用石末和五色土為之）改服鞾袍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衛
列山下天門險峻人給橫板二長三尺許繫綵兩端施
於背膺選從卒推引而上衛士皆給釘鞵供奉馬止于

中路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凡兩步一人綵繩相間樹當道者不伐止縈以繒每經隘險必降輦徒步是夕山下罷警蹕明日設昊天上帝位於圜臺奉天書於座左（是年正月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帝命羣臣拜迎於朝元殿啟封號稱天書）太祖太宗並配西北側向帝服袞冕升臺奠獻悉去侍衛命官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封祀壇上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𥓓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𥓓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臣率

從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聲動山谷壬子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奉天書升壇以祖宗配癸丑御壽昌殿受朝賀大赦天下改乾封縣曰奉符縣徽宗政和六年時蔡京當國將講封禪以文太平預具金繩玉檢及他物甚備迄不能行

明成祖永樂十四年祠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請如訥言帝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封禪魏徵每以堯舜望其君爾欲處朕於唐太宗之下亦異於徵之愛君矣議遂不行

告禮 宋 元 明

臣等謹按告禮歷代相承唐宋以來巡狩封禪即位改元俱有告廟之文其制散見各條下今綜考宋元明告禮每代各約舉一二事彙爲專條以符杜佑通典之舊云

宋太宗雍熙四年詔以來年正月擇日行藉田禮所司詳定儀注太禮使李昉言前典不載告禮今請前二日告南郊太廟仁宗明道元年詔以來歲二月行藉田禮

而罷冬至親郊遣官奏告天地宗廟諸陵景靈宮州郡就告嶽瀆宮廟其禮一如端拱之制（端拱改元行藉田禮即雍熙四年所定）而損益之徽宗時定五禮新儀凡命將出征太史擇日造廟告官清齋行事先詣僖祖神位前以次詣翼宣諸祖室俱酌獻讀祝文若凱旋祭告惟陳俘馘及軍實於南門之外其告禮並如儀寧宗慶元元年吏部員外郎李謙叟言事莫重于登極禮莫急於告廟蓋即位必告廟示敬親也告廟必於歲首大其事也請來年正月躬行告廟之禮詔下禮官討論

元武宗至大四年三月仁宗即位四月戊申以即位告
天地於南郊戊午告於太廟
明成祖永樂六年改定巡狩儀車駕將發奏告天地社
稷太廟孝陵世宗嘉靖十八年南巡先期帝親奏告皇
天於元極寶殿同日告開皇祖太廟皇考睿宗廟遣官
分告北郊成祖列聖孝廟大社稷帝社稷朝日夕月天
神地祇用祭服太常寺備脯醢酒果翰林院撰告文

歷代所尚 宋

宋初有司上言國家受周禪周木德木生火則本朝運

膺火德色當尚赤臘以戌日詔從之太宗雍熙元年布
衣趙垂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為金德若
梁繼唐至本朝亦為金德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紀
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旗服色以承天統事下
尚書集議常侍徐鉉等議頃以唐末喪亂朱梁篡弒莊
宗早編屬籍親雪國仇中興唐祚重新土運以梁室比
羿浞王莽不為正統自後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
天造有宋運膺火德況國初祀赤帝為感生帝于今二
十五年豈可輕議改易且五運迭遷親承歷數豈可越
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伏請祇守舊章以承天祐從之
真宗天禧時光祿寺丞謝絳言國家當黜五代紹唐之
土德以繼聖祖猶漢之黜秦興周之火德以繼堯大理
寺丞董行父又言宋當繼唐為金德事下兩制議謂漢
雖堯之苗裔及序承正統乃越秦而繼周非用堯之行
今國家或用土德即當越唐承隋彌以非順失其五德
傳襲之序若越五代而紹唐則晉漢及周咸帝中夏太
祖受終周室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續於遐邈之統雍熙
中徐鉉等議之詳矣其謝絳董行父等所請難以施行

詔可

享司寒 五代 宋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冬十月丁酉始藏冰
周太祖顯德元年詔築壇北郊以孟冬祭司寒其藏冰
開冰之祭俟冰室成即行之
宋太祖建隆二年始置藏冰署修其祀常以四月以黑
牡祭於元冥神乃開冰以薦太廟太宗淳化三年秘書
監李至言按詩七月曰四之日獻羔祭韭周之四月今
之二月也月令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詳其開冰之祭當

在春分帝命正其禮仁宗天聖新令春分開冰祭司寒於冰井務卜日薦冰於太廟季冬藏冰設祭亦如之神宗元豐中詳定禮文所言熙寧祀儀孟冬選吉日祭司寒春秋左氏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古者享司寒惟以藏冰啟冰之日孟冬非有事於冰不應祭享今請惟季冬藏冰則享司寒牲用黑牡羊穀用黑秬黍仲春開冰則但用羔又孔穎達注月令曰啟冰唯獻羔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非禮神之

物當依孔氏說置於凌室之戶從之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春秋左氏傳以少皞有四叔其一爲元冥杜預鄭元皆以元冥爲水官故歷代祀之爲司寒則元冥非天神矣今儀注享司寒禮畢燔燎是以祀天神之禮享人鬼也請罷燔燎而埋祝幣從之 按元明無司寒之祭 明臣邱濬曰一歲之間有春夏秋冬之時卽有寒暑溫涼之氣冥冥之間必有神以司之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于太歲四時之令分于月將其卽古者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禜 唐 宋 金 元 明

唐元宗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九月閉坊市北門蓋井禁婦人一入街市祭元冥大社禜明德門代宗大歷四年四月雨至於九月閉坊市北門置土臺臺上立黃幡以祈晴

宋太祖太宗時凡京師水旱稍久帝親禱者則有建隆觀大相國太平興國寺上清太乙宮甚則再幸或徹樂減膳進蔬饌遣官禱者則天齊五龍城隍佛神四廟大相國開寶報慈景德崇夏五寺及建隆觀令開封祭九龍後溝黃溝子張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鵲張儀吳起單雄信廟等道後又于寺觀建道場復遣常參官詣岳

瀆致祠眞宗咸平後祈禱又增玉淸昭應景靈宮祥源觀太一宮高宗紹興後每祈水旱則迎天竺寺觀音入城或明慶寺建道場或遣官就天竺祈禱端平三年以霖雨害稼命近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及宮觀嶽瀆等處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夏六月京畿久雨遵祈雨儀祈晴命諸寺觀啟道場祈禱章宗明昌四年五月以久雨禜六月丙辰以晴祭嶽鎮海瀆

元時凡遇淫雨不止祈禱山川岳瀆社稷宗廟或命西

僧致禱
明代凡水旱災傷或躬禱或露告于宮中及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廟陵寢及社稷山川無常儀英宗正統四年以京畿水災祭告天地

高禖 宋 金 明

宋仁宗未有嗣景祐四年以殿中侍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禖詔有司詳定禮官以為月令雖可據然周官闕其文漢志郊祀不及禖祠惟枚皋傳言皇子禖祀而已後漢至江左略見其事而儀典委曲不可周知惟高齊禖

祀最顯妃嬪參享黷而不蠲恐不足法唐明皇因舊月令特存其事開元定禮以後不著朝廷必欲行之當築壇於南郊春分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祓之義配以伏羲帝嚳以禖神從祀依東漢晉隋之舊以石為主牲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事祝版具言天子求嗣之意及以弓矢弓韣致神前祀已與胙酒進內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仍歲令有司申請俟旨命曰特祀詔即用其年春分遣官致祭爲圜壇高九尺廣二丈六尺四出陛三壝陛廣五尺壝各二十五步青石主長三尺八寸用木生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上稍北露其首三寸青玉青幣牲用牛一羊一豕一樂章祀儀並準青帝尊器神位如句芒唯受福不飲回授中人為異寶元二年八月皇子生命輔臣報祀準春分儀惟不設弓矢弓韣著為常祀慶歷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皇嗣未廣不設弓矢弓韣非是詔仍如景祐之制嘉祐二年徙禖壇於南郊埒東神宗元豐四年禮官言高禖壇迫狹按祀位青帝增廣四丈高八尺今祀高禖既用青帝為主其增高廣請如青帝之制又言祀天以高禖配今郊禖

壇祀青帝以伏羲高辛配復于壇下設高禖位殊爲爽誤請準古郊禖改祀上帝以高禖配改伏羲高辛位爲高禖而徹壇下之位詔改壇制其典禮如舊徽宗政和時定五禮新儀春分祀高禖以簡狄姜嫄從配皇帝親祠並如祈穀儀高宗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畫請以來春復行高禖之祀從之十七年二月帝親祀高禖如政和之儀

金章宗明昌六年二月尚書省臣奏行高禖 時帝未有子 築壇於景風門外東南端當闕之卯辰地與圜丘東西相

望壇如北郊之制每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
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於壇之第二層
東向北上每位羊豕各一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禮畢
進胙官備弓矢弓韣以進帝命后妃嬪御皆執弓矢東
向而射以次飲福享胙
明初無祀高禖禮世宗嘉靖中始設木臺于皇城東永
安門北震方壇上皇天上帝南向騂犢蒼璧奉獻皇帝
配西向牛羊豕各一高禖在壇下西向牛羊豕各一禮
三獻樂九奏舞八佾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妃嬪位壇南

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弓韣如后妃嬪之數
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后
妃嬪受而納於弓韣

諸雜祠及淫祠興廢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臣等謹按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
之禮其不在祀典者概無致祀之文自秦漢以降
神祠遞興唐宋後尤爲雜揉非出於流俗之傳聞
即本於道書之附會封號既無定名崇奉亦無常
數杜典載雜祠淫祠析爲二條今詳考唐以來諸
雜祠之尤著者具於篇而其興廢亦錄以見焉又
杜典載祈禳祓禳訖於宋齊皆唐以後禮志所不
錄今並從刪削云

唐元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
卿以下擬撰共一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
者爲龍池樂章十首又詔增置壇及祠堂每歲仲春將
祭則奏之肅宗至德二年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
宗廟路請於昭應縣南置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三
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又於縣南扶

谷故湫置祠並許之昭應令梁鎮上疏謂天地婆父祀
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又湫者龍之窟也今湫竭
已久龍安所在何必崇飾祠宇豐潔薦奠其三皇五帝
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望並于本處依禮
齋祭制可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

宋京城東舊有五龍池因唐禮歲以仲春祭之用中祀
禮又有德安公廟（祭東門山神）崔府君廟（唐滏陽令）寧州普潤王
廟（祭要冊湫）鎮戎軍靈澤廟（祭朝那湫）鄭州靈顯王廟（俗傳李靖神）炳

靈公廟(祭泰山三郎)靈威廟(祭泰山玉女池)三水府神(祭馬當釆石金山)杭州吳山廟(祭濤神)明應公廟(祭潤州焦山)廣濟王廟(祭秦蜀守李冰)劍州英顯王廟(祭梓潼神張亞子)梓州靈濟公廟(祭唐涪州刺史陸溺)邠亭廟(祭邠亭湖中蛟)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眞君徽宗崇寧元年用方士魏漢津之說備百物之象鑄鼎九于中太一宮南爲殿奉安之各周以垣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祀幣用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黑(通考作白)祭以冬

至幣用皁東北曰牡鼎其色青(通考作白)祭以立春幣用皁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緑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通考曰皛)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皁八鼎皆爲中祀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鼐之宮立大角鼎星祠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一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祀周成王

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祀唐李良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又詔每歲八月二十七日舉祀事黃帝爲大祀成功持盈二殿爲中祀昭應堂爲小祀並用素饌四年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政和元年詔開封府毀淫祠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按禮志作神宗熙寧中毀淫祠若干此據本紀輯)

遼太宗天顯三年四月祭麃鹿神景宗保寧三年十月以黑白羊祀神七年五月祭神姑聖宗統和十六年五月祭白馬神

金世宗大定時封護國林神嘉蔭侯七月致祭盧溝河神安平侯春秋二次加封黃河神昭應順濟聖后春秋致祭章宗明昌時封旺國崖鎮安公瑪達哈山瑞聖公(章宗生於此)又立貞獻郡王廟祭葉嚕古紳(二人始製女直文字)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正月封磁州崔府君爲齊聖廣佑王七月建漢祖天師正一祠於京城仁宗延祐七年四月(時英宗已即位)祭遁甲神於香山泰定帝泰定二年七月遣使祀宅神於北部行幄又遣使祀龍虎武當二山文宗天曆元年加封漢前將軍關羽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

王遣官致祭順帝至元三年降香於乾元三茅阜閣諸山

明北京有真武廟洪恩靈濟宮祀徐溫子知證知諤憲宗成化十三年詔建漢壽亭侯廟神宗萬歷時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又鳳陽有顯應廟神莫知所自明初禱雨有應滁州有豐山廟柏子潭廟徐州靈源宏濟廟河平神廟平陽平水祠汾水靈澤廟稱日彪山馬跑泉之神沁州南山廟焦龍神廟龍泉神廟兗州青山廟安平鎮顯惠等廟孝宗宏治間改張秋為安平鎮建真武龍王天妃三廟賜額顯惠嚴州烏龍廟三月三日祀宜春仰山廟祀宜山二龍神常德陽山

廟祭山神沅山顯應廟祭明山神長沙洞庭廟祀龍四月八日祭馬湖顯應廟祀元人子法福州靈濟宮廣州天妃廟南海真武廟瓊州靈山廟祀昆耶山之神電白靈湫廟誠敬夫人祠祭馮寶妻冼氏皆終明之世有司歲時致祭不絕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四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五

禮 嘉

臣等謹按杜典述嘉禮自冠婚朔賀追尊冕服以及鄉飲酒禮按代詳敘而于冠冕巾幘服章佩綬車旗鹵簿之制尤為該備夫采章器服因時制宜禮經所載上古唐虞迄于三代已不必其沿襲秦漢而後代有改更創制顯尉辨等威而昭上下一朝自有其法度前無待于相仿後不許其相仍惟夫祖制留遺頒乎士宜而審乎時勢者實可為子孫臣民所世守遼金元輕改衣冠變易舊制等至衰微與後魏之更制而國弱者前後如一轍不誠為千古之炯戒哉且夫後代定禮國有過勝于前代者即如開元禮載冠婚之節衣服之辨止于士而不及庶人以記有云禮不下庶人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禮不立上下同之所云禮不下庶人者謂升降周旋之儀寬于待庶人豈謂庶人不當定其禮哉闕而弗載是為缺典宋始定庶人冠婚諸制至明加詳不可謂非申明禮意補前人所

未備矣舉此一端則知冠婚禮之相因尚有待于
補正者況夫采章器服又寧得易國制而輕言仿
古哉臣等仰承
聖訓自唐以後嘉禮以代遞編而於服章制度門仍闕
繹加案以資考鏡以符杜典附存謫議之體前代
冠婚之禮繁簡以時其有史志所不載者俱從其
闕而据其所嘗舉行者用昭徵信焉

天子加元服 金 明

金皇帝加元服禮告太廟或一室或徧告原廟並一獻
禮用祝幣 按新唐書所載冠禮與開元禮同至宋以後無所更改宋遼元史志俱不載天子冠禮

明太祖洪武三年定制先期太史院卜日工部製冕服
翰林撰祝文祝辭禮部具儀注中書省承制命某官攝
太師某官攝太尉既卜日遣官告天地宗廟行一獻禮
前一日內使監令陳御冠席於奉天殿正中其南設冕
服案及香案寶案侍儀司設太師太尉起居位於文樓
南西向設拜位於丹墀內道設侍立位於殿上御席西
東向設盥洗位於丹陛西其百官及諸執事位次如大
朝儀是日質明鼓三嚴百官入皇帝服空頂幘雙童髻
雙玉導絳紗袍御輿以出侍衛警蹕奏樂如常儀皇帝
升座鳴鞭報時訖通班贊各供事太師太尉先入就拜
位百官皆入贊拜樂作四拜興樂止引禮導太師先詣
盥洗位搢笏盥帨訖出笏由西陛升內贊接引至御席
西東向立引禮復導太尉詣盥洗位盥帨訖入立於太
師南侍儀奏請加元服太尉詣皇帝前少左跪搢笏脫
空頂幘以授內使內使跪受幘興置於箱太尉進櫛設
纚畢出笏興退立於西太師詣御前北向立內使監令
取冕立於左太師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

以介景福內使監令捧冕跪授太師太師搢笏跪受冕
加冠加簪纓訖出笏興退立於西御用監令跪奏請皇
帝著袞服皇帝興著袞服訖侍儀奏請就御座內贊贊
進醴樂作太師詣御前北向立光祿卿奉酒進授太師
太師搢笏受酒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
考不忘祝訖跪授內使內使跪受酒捧進御前皇帝受
祭少許啐酒訖以虛盞授內使樂止內使受盞降授太
師太師受盞興以授光祿卿光祿卿受盞退太師出笏
退復位內贊導太師太尉出殿西門樂作降自西階列

禮導至丹墀拜位樂止贊拜樂作太師太尉及文武官皆四拜興樂止搢笏三舞蹈山呼出笏俯伏興樂作復四拜樂止侍儀奏禮畢皇帝興鳴鞭樂作入宮樂止百官出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拜謁太后如正日儀擇日謁太廟與時祭同明日百官公服稱賀賜宴謹身殿神宗萬歷三年正月帝擇日長髮命禮部具儀大學士張居正等言禮重冠禮皇上前在東宮已行冠禮三加彌尊執爵而醮卸禮既成可畧其細不必命詞臣擬議恭先期至奉先殿宏孝殿神霄殿以長髮告禮畢前兩宮皇太后行五拜三叩頭禮隨御乾清宮受賀帝是之案者爲今所有光前日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

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將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謂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以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與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至以祝雍頌公冠之篇則誕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醮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曰自爲主曰賓席作醮尊矣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擬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公冠又曰公冠四加元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皇太子冠 皇子皇孫附 宋 明

宋皇太子冠儀嘗行於大中祥符之八年徽宗親製冠禮沿革十一卷命禮儀局倣以編次其儀前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宮觀殿中監帥尚舍張設垂拱文德殿門之西設香案殿下螭陛間又爲房於東朶殿大晟展宮架樂於橫街南太常設太子冠席東階上東宮官位於後設得位陳服於席南東領北上遠遊冠簪導袞

冕犀簪導同箱在服南設罍洗阼階東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實巾一加勺冪光祿設醴席西階上南向賓側尊在席南又設饌於席加冪執事者並公服立罍洗酒饌之所九旒冕遠遊冠折上巾各一篚奉禮郎三人執以侍於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設典儀位於宮架東北贊者二人在南西向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太子詣朶殿東房皇帝乘輦駐垂拱殿百官起居如月朔視朝儀左輔版奏中嚴內外符寶郎奉寶先出左輔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簾捲大樂正令撞黃鐘

之鎛右五鐘皆應殿上鳴蹕皇帝出西閤乘輿協律郎俛伏跪舉麾興工鼓柷奏乾安之樂殿上扇合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導皇帝出降輿即座簾捲扇開鞭鳴樂止爐煙升符寶郎奉寶陳於御座左右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入門肅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左輔請御座前承制降東階詣掌冠者前西向稱有制典儀贊在位官再拜訖宣制曰皇太子冠命卿等行禮掌冠贊冠者再拜訖文臣侍從官武臣節度使以上升殿東西立應行禮

官詣東階下立東宮官人前太子東房次禮直官等引太子內侍二人夾侍東宮官後從欽安之樂作即席西向坐樂止引掌冠贊冠者以次詣罍洗所樂作搢笏盥帨訖出笏升樂止執折上巾者升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吉月元子肇冠於阼筮日擇賓德成禮具於萬斯年承天之祐乃跪冠順安之樂作掌冠者與席南北面立後準此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正冠興立於掌冠者之後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掌冠者揖太子復坐禮直官等引掌冠者降

詣罍洗如上儀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脫折上巾置於匴興內侍跪受興置於席執遠遊冠者升掌冠者降二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學以讓三善皆得副予一人受天百祿乃跪冠誠安之樂作掌冠者興贊冠者進跪簪結紘與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掌冠者揖太子復坐降詣罍洗及贊冠者跪脫遠遊冠並如上儀執袞冕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三加彌尊國本以正無疆惟休有室大競懋

昭厥德保茲永命乃跪冠成安之樂作掌冠者興贊冠者如上儀跪簪結紘內侍進服服訖樂止禮直官等引太子降自東階樂作由西階升即醮席南向坐樂止又引掌冠者詣罍洗樂作盥帨訖升西階樂止贊冠者跪取爵內侍注酒掌冠者受爵跪進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嘉薦有飶其香拜受祭之以定爾祥令德壽豈日進無疆太子搢圭跪受爵正安之樂作飲訖奠爵執圭大官令設饌席前太子搢圭食訖樂止執圭與大官令徹饌爵禮直官等引自西階詣東房易朝服降立横

街南北向東宮官復位西向太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
禮直官等引掌冠贊冠者詣前西向掌冠者少退字之
曰始生而名爲實之賓旣冠而字以益厥文永受保之
承天之慶奉敕字某太常博士請再拜太子再拜訖搢
笏舞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左輔承旨降自東階
詣太子前西向宣曰有敕太子再拜宣敕曰事親以孝
接下以仁遠佞近義祿賢使能古訓是式大猷是經宜
訖太子再拜訖禮直官等引太子前俯伏跪奏稱臣雖
不敏敢不祗奉奏訖興復位再拜訖引出殿門樂作出

門樂止侍立官並降復位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者
皆再拜禮儀使奏禮畢鳴鞭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
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皇帝降坐左輔奏解嚴放仗在
位官皆再拜退太子入內朝見皇后如宮中儀擇日
謁太廟別廟宿齋於本宮質明服遠遊冠朱明衣乘金
輅至廟改服袞冕執圭行禮羣臣稱賀皇帝賜酒三行
皇子冠前期擇日奏告景靈宮太常設皇子冠席文
德殿東階上稍北東向設褥席陳服於席南東領北上
九旒冕服七梁進賢冠服折上巾公服七梁冠簪導九

旒冕簪導同箱在服南設罍洗酒饌旒冕冠巾及執事
者並如皇太子儀其日質明皇帝通天冠絳紗袍御文
德殿皇子自東房出內侍二人夾侍王府官從恭安之
樂作即席南向坐樂止掌冠者進折上巾北向跪冠修
安之樂作贊冠者進北向跪正冠皇子興內侍跪進服
訖樂止掌冠者揖皇子復坐以爵跪進祝曰酒醴和旨
籩豆靜嘉授爾元服兄弟具來永言保之降福孔皆皇
子搢笏跪受爵飲安之樂作飲訖太官令進饌訖再加
七梁冠進安之樂作掌冠者進爵祝曰賓贊旣戒肴核

惟旅申加厥服禮儀有序允觀厥成承天之祜皇子跪
受爵輔安之樂作太官奉饌三加九旒冕廣安之樂作
掌冠者進爵祝曰旨酒嘉栗甘薦令芳三加爾服眉壽
無疆永承天休俾熾而昌皇子跪受爵賢安之樂作太
官奉饌饌徹皇子降易朝服立橫街南北向掌冠者字
之曰歲日云吉威儀孔時昭告厥字君子攸宜順爾成
德永受保之奉敕字某皇子再拜舞蹈又再拜奏聖躬
萬福又再拜左輔宣敕戒曰好禮樂善服儒講藝蕃我
王室友于兄弟不溢不驕惟以守之皇子再拜北向俯

伏跪稱臣雖不敏敢不祗奉俯伏興復位再拜出殿上
侍立官並降復位再拜放仗明日百僚詣東上閤門賀
眞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戊寅承天節羣臣上壽是日皇子慶國公加冠司天言日煇五重抱氣戶子集賢校理晏殊上皇子冠禮賦詔獎之
明太祖洪武元年定皇太子冠禮前期太史監卜日工
部製袞冕遠遊冠折上巾服翰林院撰祝文祝辭禮部
具儀注中書省承制命某官爲賓某官贊既卜日遣官
祭告天地宗廟前一日內使監令陳御座香案於奉天
殿設皇太子次於殿東房賓贊次於午門外賓朋執事
官設罍洗於東階設皇太子冠席於殿上東南西向設
醴席於西階上南向張帷幄於東序內設褥席於帷中
又張帷於序外御用監陳服於帷內東領北上袞服九
章遠遊冠絳紗袍折上巾緇纚犀簪在服南櫛又在南
司尊實醴於側尊加勺羃設於醴席之南設坫於尊東
置二爵進饌者實饌設於尊北諸執事者各立其所鼓
三嚴文武官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座如常儀賓
贊就位樂作四拜興樂止侍儀司跪承制降自東階詣
賓前稱有勅賓贊及在位官皆跪宣制曰皇太子冠命

卿等行禮皆俯伏興四拜文武侍從班俱就殿內位賓
贊執事官詣東階下位東宮官及太常博士詣殿前東
房導皇太子入就冠席內侍一人夾侍東宮官後從樂
作卽席西南向樂止賓贊以次詣罍洗樂作搢笏盥帨
訖出笏樂止升自西階執事者奉折上巾進賓降一等
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太子席前北向祝畢跪冠樂作
賓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正冠興立於
賓後內侍跪進服皇太子興服訖樂止賓揖皇太子復
坐賓贊降詣罍洗訖贊進前跪脫折上巾置於箱興以
授內侍執事者奉遠遊冠進賓降二等受之樂作進冠
如前儀贊進前北向跪簪結紘興立於賓後內侍跪進
服服訖樂止賓揖皇太子復坐賓贊又降詣罍洗訖贊
進前跪脫遠遊冠置於箱以授內侍執事者奉袞冕進
賓降三等受之樂作進冠如前儀畢贊進前北面跪簪
結紘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太常博士導皇太子降自
東階樂作出西階升卽醴席南向坐樂止賓詣罍洗樂
作盥帨訖樂止贊冠者取爵盥爵帨爵詣司尊所酌醴
授賓賓受爵跪進於皇太子祝畢皇太子搢圭跪受爵

樂作飲訖奠爵執圭進饌者奉饌於前皇太子搢圭食
訖執圭興樂止執事官徹爵與饌太常博士導皇太子
降自西階至殿東房易朝服詣丹墀拜位北向東宮官
屬各復拜位贊詣皇太子位稍東西向贊少進字之
辭曰奉敕字某皇太子再拜跪聽宣敕復再拜興進御
前跪奏曰臣不敏敢不祗承奏畢復位侍立官並降殿
復位四拜禮畢皇帝興樂作還宮樂止內給事導皇太
子入內殿見皇后如正旦儀百官以次出明日謁廟如
時享禮又明日百官朝服詣奉天殿稱賀退易公服詣

東宮稱賀錫宴憲宗成化十四年續定皇太子冠禮前
期一日遣官具特牲告廟行一獻禮錦衣衛設幕次於
文華殿東序鴻臚寺設節案香案冠席醴席光祿寺設
盥洗司尊所內侍張帷幄陳袍服皮弁服衮服圭帶舃
等物置帷中案上具翼善冠皮弁九旒冕置於東階之
南案上質明皇帝御奉天殿傳制遣官持節行禮皇太
子迎於文華殿門外樂作持節官持節入置於案退樂
止禮部官導皇太子詣香案前樂作四拜樂止鴻臚寺
鳴贊贊行初加冠禮內侍奉翼善冠賓降階一等受之

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承永介景福樂作賓
跪進冠贊者跪正冠樂止禮部官啟易服皇太子入
幄易袍服出禮部官啟復坐鳴贊贊行再加冠禮內侍
奉皮弁賓降階二等受之祝曰冠禮申舉以成令德敬
慎威儀惟民之式樂作內侍釋翼善冠賓跪進皮弁贊
者跪正皮弁樂止禮部官啟易服皇太子入幄易皮弁服
舃出禮部官啟復坐鳴贊贊行三加冠禮內侍奉冕旒
賓降階三等受之祝曰章服咸加飭敬有虔永固皇圖
於千萬年樂作內侍釋皮弁冠賓跪進冕旒贊者跪贊

欽定續通典 卷五十五 三

結紘樂止禮部官啟易服皇太子入幄易衮服出禮部
官啟復坐鳴贊贊行醮禮皇太子詣醮席樂作即坐樂
止光祿寺官舉醮案樂作贊酌醴授賓賓執爵詣席前
立樂止祝曰旨酒孔馨加薦再芳受天之福萬世其昌
賓跪進爵皇太子搢圭受爵置於案教坊司作樂奏喜
千春之曲次啟進酒皇太子舉爵飲訖奠爵於案樂止
光祿寺官進饌樂作至案樂止饌訖出圭徹案賓贊復
位鳴贊贊受敕戒皇太子降階樂作至拜位樂止宣敕
戒官詣皇太子前稍東西向曰有制皇太子跪宣敕戒

曰孝事君親友於兄弟親賢愛民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萬世樂作四拜興樂止持節官捧出節樂作皇太子送節至殿門外還東序內侍導還宮樂止賓贊等官持節復命餘如舊儀是日皇太子詣皇太后皇帝皇后前謝俱行五拜三叩頭禮用樂又明會典載冠日皇太子具冕服謁祭奉先殿詣太皇太后皇太后及皇后前謝明日皇帝及皇太子受羣臣賀如儀神宗萬歷中禮部尚書馮琦言舊制皇太子冠設冠席醮席於文華殿內今文華殿爲皇帝臨御遣官之地則皇太子冠席醮席宜移於殿東序又親王冠醮席於皇極門之東廡今皇太子冠席於殿東序則親王應暫席於殿西序從之

皇子冠禮初加進網巾祝詞曰茲惟吉日冠以成人克敦孝友福祿來臻再加進翼善冠祝詞曰冠禮斯舉實由成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三加進袞冕祝詞曰冠至三加命服用章敬神事上永固藩邦醮祝曰旨酒嘉薦載芬載芳受茲介福百世其昌醮戒詞曰孝於君親友於兄弟親賢愛民率由禮儀毋溢毋驕永保富貴其陳設執事及傳制謁謝並如皇太子儀舊禮皇子冠之明日百官稱賀畢詣王府行禮憲宗成化二十三年皇子冠之次日各詣奉天門東廡序立百官常服四拜

成祖永樂中命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孫冠於華蓋殿其儀與皇太子同

士大夫冠 宋 明

宋品官冠子儀將冠主人諏日擇賓告於禰廟戒賓前宿之質明執事者設洗於東階東南陳服於房東領北上平冕金鍍鍮石稜角簪素羅素裙蔽膝白綾中單緋白羅大帶金鍍銅華帶緋羅履襪二梁冠朝服金鍍銀稜角簪銀立筆緋羅大袖白紗中單皁襆白羅方心曲領緋羅蔽膝緋白羅大帶銀褐綬勒帛金鍍銅束帶佩方勝練鵲錦綬青絲網鍮石環折上巾公服巾總二梁冠平冕笄組紘實於篚平冕一梁冠折上巾各一箱執

以待於西階南面東上主人公服立東階下西面兄弟各服其服立洗東西面北上將冠者立房中南面賓贊立外門之外設主人位於東階上西面賓贊位於西階上東面主人揖賓升就位贊冠者盥升立於房中設冠位於主人東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冠者奠巾總於席南端還即席坐設巾總賓降主人從降賓既盥揖遜升主人復初位賓即冠者席前跪正巾與降西階一等執折上巾者升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揖冠者席前東向立祝曰粤惟初冠考禮之稱正爾容體順

爾辭令卜初筮革童心示膺大慶乃盥冠與復位贊冠者跪
正折上巾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折上巾服）出房南面立
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即席坐贊冠者跪脫折上巾設笄
賓降主人從降賓既盥揖遜升即冠者席前跪正巾與
降西階二等執二梁冠者升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
前進冠者席前東向立祝曰載契載堰載加爾服爾既
順序毋曰欲速自天申之申以百福乃跪冠與復位贊
冠者結紘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二梁冠服）出房南面立
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即席坐贊冠者跪脫二梁冠設笄

賓降主人從降賓既盥揖遜升賓即冠者席前跪正巾
與降西階三等執平冕者升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
手執前進冠者席前東向立祝曰授時之吉迎天之休
抗以高明拔其進修三加彌尊百祿是遒乃跪冠與復
位贊冠者結紘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平冕服）出房南
面立賓主俱興執事者徹折上巾二梁冠席於房布席
西階上南面設酒饌如常儀贊冠者以酒注於爵賓揖
冠者即席南面立賓受爵進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
嘉載肴斯阜既曰克家亦惟繼祖孝友惠祥受天之祜

冠者席西拜受爵賓答拜贊冠者薦饌冠者即坐飲食
訖降席再拜賓答拜易服拜父父爲起入拜母母爲起
賓降當西序東面立主人降當東序西面立冠者出立
於西階東南面賓少進字之曰卜筮云吉禮儀孔明爰
字爾德嘉爾有成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冠者曰某雖
不敏敢不祇奉賓出主人請禮從者賓辭主人固請賓
乃就次如別儀冠者廟見及見諸父諸兄姑姊如常儀
冠訖主人釋服改席揖賓及贊冠者即席衆賓皆與執
事者奉幣酬賓食訖賓主俱興主人再拜賓答拜賓出

主人送於門外（司馬光曰古者二十而冠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不重也近世人情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也古者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敝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斯爲美矣又家禮被嫡子三加皆祝而冠又祝而酌又祝而字庶子三加既加然後前而祝之又祝而字其即席而冠也嫡子西面庶子南面）
明太祖洪武元年定品官冠禮之制始加緇布冠再加
進賢冠三加爵弁其儀前期擇日主者告於家廟乃筮
賓前二日戒賓及贊冠者明日設次於大門外之右南

向至日夙興設洗於阼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六品以下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羃篚在洗西南肆實巾一於篚加羃設席於東房西牖下陳服於席東領北上莞筵四藻席四在南側尊甒醴在服北加勺羃設坫在尊北四品以下設篚無坫饌陳於坫北設洗於東房近北罍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實以巾質明賓贊至門外掌次者引之次賓贊公服諸行事者各服其服就位冠各一箱各一人執之侍於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設主席於阼階上西面設賓席於西階東面冠者席於

主者東北西面主者公服立於阼階下當序西面諸親公服立於罍洗東南西面北上尊者在別室儐者公服立於門內道東北面冠者雙童髻空頂幘雙玉導綵褶錦紳烏皮履六品以下導不以玉立於房中南面主者贊冠者公服立於房內戶東西面賓及贊冠者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北上儐者進受命出立門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子有嘉禮命某執事儐者入告主者迎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答拜主者揖贊冠者報揖又揖賓賓報揖主者入賓贊次入及內門至階主者請陞

賓三辭乃陞主者自阼階立於席東西向賓自西階立於席西東向賓贊冠者及庭盥於洗陞自西階入於東房立於主贊冠者之南西面主贊冠者導冠者立於房外之西南面賓贊冠者取纚櫛笄跪奠於筵南端退立於席北少東西面賓揖冠者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脫雙童髻櫛畢設纚興復位立賓降至罍洗盥訖詣西階主者立於席後西面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立祝用士禮祝詞祝畢跪冠興復

位賓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之適房賓主皆坐冠者衣青衣素裳出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贊冠者跪脫緇布冠櫛畢設纚賓進進賢冠立祝如初加禮祝畢跪冠興復位賓贊冠者跪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適房易絳紗服出升席賓贊冠者跪脫進賢冠櫛畢設纚賓進爵弁立祝如再加禮賓贊冠者設簪結纓如前冠者適房著爵弁之服出主贊冠者徹纚櫛簪箱及筵入於房又設筵於室戶西南向冠者出房戶西南面立主贊洗

觶於房前醴出南面立賓揖冠者就筵西南面立受醴進冠者筵前北面立祝畢冠者拜受觶賓復西階上答拜執饌者進饌於筵冠者左執觶右執脯祭於籩豆間贊者取脯一以授冠者奠觶於薦西以祭冠者坐取觶祭醴奠觶再拜賓答拜冠者執觶興賓主俱坐冠者升筵跪奠觶於薦東興進北面跪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進奠脯於席前退再拜出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初冠者入見母賓主俱興賓降當西序東面立主者降東序西面立冠者出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少進字之

辭同士禮冠者再拜跪曰某不敏夙夜祗承賓出主者送於內門外西向請禮從者賓就次主者入初賓出冠者東面見諸親諸親拜之冠者答拜冠者西向拜賓贊賓贊亦答拜見諸尊於別室亦如之賓主既釋服入醴席一獻訖賓與衆賓以次立於門東西面主者出揖賓賓報揖主者先入賓及衆賓從之至階賓立於西階上主者立於東階上衆賓立西階下主者授幣篚於賓贊復位還阼階上北面拜送賓贊降自西階主者送賓於大門外西面再拜而入孤子則諸父諸兄戒賓冠之日主者紒而迎賓冠於阼階下其儀亦如之明日廟見冠者朝服入廟南門中庭道西北面再拜出

庶人冠宋　明

臣等謹按古冠禮之存者唯士禮後世皆推而用之故杜佑作禮典緣代歷敘所載甚詳獨無庶人冠禮至宋政和始定其制有明之初詔定冠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纖悉備具雖時俗鮮有行之者然職之禮官存為典故亦一代之制也爰列載於左

宋庶人子冠儀將冠主人諏日擇賓告於禰為位於廳事南面主人北面再拜乃告曰某子某年若干矣卜以某甲子冠吉乃速賓某以始卒冠事庶幾臨之謹告前期主人戒賓曰某日將冠於子某首願吾子莅之賓許諾其日夙興張帷為房於廳事之東陳服其中東領北上酒饌在服北幘一折上巾一陳於西階之西為賓主位如常儀為冠者席於主人東少北西向將冠者待於房主人迎賓入冠者出主人曰敢勞吾子賓揖將冠者即席坐執幘者升賓降受之進冠者席前東向立祝曰

令月吉日始加首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俾壽而臧以
介多福乃跪加帽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易服出即冠
席復坐賓跪脫帽執折上巾者升賓降受之進冠者席
前東向立祝曰吉月令辰申加爾服欽爾威儀柔嘉維
則壽考不忘以終厥德乃跪冠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
執事者徹冠席爲醴席於西階南向賓揖冠者即醴席
西向立賓受琖進席前北向立祝曰爾酒既湑爾肴既
旅拜受祭之自求多祜冠者席西拜受賓答拜執事者
薦饌冠者坐飲食訖再拜賓答拜冠者興離席立於東

階之西南向賓少進字之曰爾服既莊爾儀既備兄弟
偕止爰告爾字永保受之令德是似冠者拜賓答拜冠
者廟見如常儀拜父母諸父叅從之尊者主人醻賓賓
出主人送於門外案宋政和五禮新儀庶人冠二加又考宋史輿服志附載庶人冠禮初加緇布冠深衣大帶絢屨再加帽子皂衫革帶繫鞵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鞾則是三加也與政和禮互異或亦因時改定並備誌之

明制庶人冠禮凡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將冠筮
日筮賓戒賓俱如品官儀是日夙興張幄爲房於廳事
東皆盛服設盥於阼階下東南陳服於房中西牖下席
二在南酒在服北次幞頭巾帽各盛以盤三人捧之立
於堂下西階之西南向東上主人立於阼階下諸親立
於盥東儐者立於門外以俟賓冠者雙紒袍勒帛素履
待於房賓至主人出迎揖而入坐定冠者出於房執事
者請行事賓之贊者取櫛總篦幧頭置於席南賓揖冠
者即席西向坐贊者爲之櫛合紒施總加幧頭賓降主
亦降立於阼階下賓盥主人揖讓升自西階復位執事
者進巾賓降一等受之詣冠者席前東向祝詞同品官
祝訖贊者巾與復位冠者興賓揖之入房易服深衣大

帶出就冠席賓盥如初執事者進帽賓降二等受之進
祝跪冠訖興復位揖冠者入房易服襴衫要帶出就冠
席賓盥如初執事者進幞頭賓降三等受之進祝跪冠
訖興復位揖冠者入房易公服出執事者徹冠席設醴
席於西階南向贊者酌醴出房立於冠者之南賓揖冠
者即席西向立賓受醴詣席前北面祝冠者拜受賓答
拜執事者進饌冠者即席坐飲食訖再拜賓答拜冠者
離席立於西階之東南向賓字之如品官詞冠者拜賓
答拜冠者拜父母父母爲之起拜諸父之尊者遂出見

鄉先生及父之執友先生執友皆答拜賓退主人請禮
賓賓辭固請乃入設酒饌賓退主人酬賓贄侑以幣禮
畢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再拜出

女笄 宋 明

臣等謹按杜典女笄祇載周制今考唐以後各正
史及六典會要諸書唯宋則獨有公主笄禮此外
無聞焉他如各代服飾之制有未嫁已嫁之分者
與周制許嫁笄而字之意相符亦并載之

宋制公主笄禮年十五雖未議下嫁亦笄笄之日設香

案於殿庭設冠席於東房坐東向西設醴席於西階上
坐西向東設席位於冠席南西向其裙背大袖長裙褕
翟之衣各設於櫛冠笄冠朶九翬四鳳冠各置於盤蒙
以帕首飾隨之陳於服櫛之南執事者三人掌之櫛總
置於東房內執事宮嬪盛服旁立俟樂作奏請皇帝升
御座樂止提舉官奏曰公主行笄禮樂作贊者引公主
入東房次行尊者爲之總髻畢出即席西向坐次引掌
冠者東房西向立執事奉冠笄以進掌冠者進前一步
受之進公主席前北向立樂止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

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綿鴻以介景福祝畢樂作
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爲之正冠施首飾
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者奉裙背入服畢樂作公主
就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執事者酌酒
授於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祝曰酒醴和旨籩豆靜
嘉受爾元服兄弟具來與國同休降福孔皆祝畢樂作
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受酒器執事者奉饌食訖徹饌
復引公主至冠席坐樂止贊冠者至席前贊冠者脫冠
置於槃執事者徹去樂作執事者奉冠以進掌冠者進

前二步受之進公主席前北向立樂止祝曰吉日令辰
乃申爾服飾以威儀淑謹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祝
畢樂作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爲之正冠
施首飾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者奉大袖長裙入服
畢樂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
執事者酌酒授於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祝曰賓贊
既戒殽核唯旅申加爾服禮儀有序允觀爾成承天之
祜祝畢樂作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受酒器執事者奉
饌食訖徹畢復引公主至冠席坐樂作贊冠者至席前

贊冠者脫冠置於櫜執事者徹去樂作執事者奉九翬四鳳冠以進掌冠者進前三步受之進公主席前向北而立樂止祝曰以歲之吉以月之令三加爾服保玆永命以終厥德受天之慶祝畢樂作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為之正冠施首飾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者奉褕翟之衣入服畢樂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執事者酌酒授於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祝曰旨酒嘉薦有飶其香咸加爾服眉壽無疆永承天休俾熾而昌祝畢樂作進酒公主飲畢

贊冠者受酒器執事者奉饌食訖徹饌復引公主至席位立樂止掌冠者前相對致辭曰歲日具吉威儀孔時昭告厥字令德攸宜表爾淑美永保受之可字曰某祝訖樂作掌冠者退引公主至君父之前樂止再拜起居謝恩再拜少俟提舉進御坐前承旨訖公主再拜提舉乃宣訓詞曰事親以孝接下以慈和柔正順恭儉謙儀不溢不驕毋詖毋欺古訓是式爾其守之宣訖公主再拜前奏曰兒雖不敏敢不祗承歸位再拜見后母之禮如之禮畢公主復坐皇后稱賀次妃嬪稱賀次掌冠贊冠者謝恩次提舉衆內臣稱賀其餘班次稱賀並依常式禮畢樂作駕興樂止其士庶之家女子在室者止用冠子背子婦人則假髻大衣長裙

明制士庶之家女子在室者作三小髻金釵珠頭𦈡窄袖背子婦人則用禮服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五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六

禮 嘉

冕 宋 遼 金 元 明

臣等謹按冕制詳於唐然唐人紀當代之事已閱見異辭如禮典所載天子大裘冕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新唐書載廣八寸長一尺二寸又禮典載諸臣一品鷩冕七旒三品毳冕五旒四品絺冕四旒五品元冕三旒舊唐書載二品鷩冕七旒三品毳冕五旒四品繡冕四旒五品元冕同繡冕新唐書

載二品鷩冕八旒三品毳冕七旒四品絺冕六旒五品元冕五旒記載互異今並誌之以資考核至宋以後則並無鷩冕毳冕絺冕繡冕元冕之制

宋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而禮記云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王肅據家語以爲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則是禮記被袞與周禮大裘郊祀並用二服事不相戾但服之有先後耳是以開寶通禮皇帝服袞冕出赴行宮祀日服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而冕出次蓋袞冕盛服而文之備者故於郊之前期被以至大次既臨燔柴則脫袞冕服裘以明天道至質故被裘以體之今儀注車駕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之日乃服鞾袍至大次服袞冕臨祭非尚質之儀乞並依開寶通禮部詳定所參議又言臣等詳大裘之制本以尚質而後世反以尚文故冕之飾大爲不經而禮書所載上有垂旒加飾又異大裘不裼之說今參考諸說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低寸二分元表朱裏以繒爲之玉笄以朱組爲紘玉瑱以元紞垂之爲裘以黑羊皮領袖以黑繒纁裳朱紱而無章飾佩白玉元組綬革帶博二寸玉鈎鰈以佩紱屬之素帶朱裏錦純其外上朱下綠白紗中單皂領青褾襈裾朱襪赤舄黑絢繶純乞下所屬製造其當著奉制之服乞依梁陸瑋議以黑繒爲裘及唐輿服志以黑羔皮爲緣部重詳定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陸佃言臣詳冕服有六周官弁師云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袞同冕故禮記云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袞衣襲之也先儒或謂周禮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蓋古者裘不徒服其上必皆有衣被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今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表裘以祀天地表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

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適寒暑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袞則夏祀赤帝與至日祭地祇亦服被裘乎然則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袞明矣至於夏祀天神地祇則去裘服袞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不必衣裘也或曰祭天尚質故徒服大裘被袞則非尚質臣以爲尚質者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質也今欲冬至禮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袞其餘祀天及配地祇並請服袞去裘各以其宜服之於是詳定所言裘不可徒服禮記云大裘不裼則襲可知所謂大裘之襲者袞也與袞及冕伏請冬祀昊天與黑帝皆服大裘被以袞其餘非冬祀天夏至祭地則皆服袞至六年始依所奏服大裘而加袞冕哲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所造大裘雖用黑羊皮乃作鉅稚襲於袞衣之下仍與袞服同冕未合典禮請下禮部太常寺共議上官均等請依元豐新禮丁騭請循祖宗故事王愈請倣唐制朱光庭周秩謂以元衣襲裘獨何簡直在元豐中書預詳定以陸佃所議有可疑者按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既云

袞冕又云裘冕是裘與袞各有冕乃云裘與袞同冕歟以袞襲之裘既無冕又襲於袞中裘而表袞何以示裘袞之別哉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蓋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繪爲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若謂裘上被袞以被爲襲則家語亦有被袞象天之文諸儒或言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或云脫裘服袞蓋裘袞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爲一可乎且大裘天子吉服之最上若大圭大路之比是裘之在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襲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反始致爲質見素不爲裘暴而冕亦無旒何必假他衣以藻飾之乎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上重二衣也大裘上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元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附會爲說不與經合襲之爲義本出於重衣非一衣也古者齊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祀昊天上帝五帝以裘冕祭則元冕齋故鄭氏云王齋服袞冕是袞冕者王之齋服也唐開元及開寶禮始以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兼與襲祀齋燔柴脫袞服裘之義合請從唐制兼故襲大裘以黑羔爲之緬復破其說曰夫大裘而冕謂之裘冕非大裘而冕謂之袞冕則裘冕必服裘袞冕不必服裘今特言裘冕者主冬至言之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至日不可服裘故也今謂大裘當暑以同色繪爲之尤不經見裼襲一衣而已初無重沓之義被而襲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裼所謂大裘不裼則非袞而何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明不裼而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大裘之上有元衣雖不知襲裘以袞然尚知大裘不可徒服必有元衣以覆之玉藻有尸襲之義周禮裘冕注云裘冕者從尸服也夫尸服大裘而襲則王服大裘而襲可知且裘不可徒服故被以袞豈借袞以爲飾哉今謂祭天用袞冕爲齋服裘冕爲祭服此乃襲先儒之謬誤後漢顯宗初服日月星辰十二章以祀天地自魏以來皆用袞服則漢魏祭天嘗用矣雖無大裘未能盡合乎禮閟未嘗有表裘而祭者也凡裘內服也與袍同袍褻矣而欲襌以祭天以明示質是欲被衣以見上帝也揃直復欲爲大裘之裳黼色而無章飾夫裘安得有裳哉

請從先帝所志其復紹如甸直議去黑羔皮而以黑繒爲之至紹興以後遂以袞襲裘冕亦十二旒焉

曰袞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二纊並貫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鳳啣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爲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周綴金絲網鈿以真珠雜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寶紅綾裏金飾玉簪導紅絲絛組帶亦謂之平天冠

太祖建隆元年太常禮院言具袞冕令式非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二年太子詹事尹拙工部尚書竇儀議謹案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旒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旒皆就玉瑱玉笄疏云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相見爲義是以王言元冕朱裏綖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詳此經疏之文則是本有充耳今請令君臣袞冕以下並畫充耳以合正文從之元年少府監楊格等上新造皇帝冠冕先是郊祀冠冕多飾以珠玉帝以華而且重故命改製之仁宗景祐二年又以帝后及羣臣冠服多沿唐舊而循用之久則有司襲爲繁文以失法度詔入內內侍省御藥院與太常禮儀院詳典故造冠冕鏤減珍華務從簡約俾圖以進由是改製袞冕天版元闊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今製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減翠旒并鳳子前後二十四珠旒並合與制天版頂上元織成龍鱗錦爲表紫雲白鶴錦爲裏今製青羅爲表采畫出龍鱗紅羅爲裏采畫出紫雲白鶴所有犀瓶琥珀瓶各二十四今裁不用金絲結綢之上舊有金絲絲龍八今減四亦減絲令細天版四向花墜于素壁子依舊減輕造冠身并天柱元織成龍鱗錦今用青羅采畫出龍鳳金輪等七寶元直玉璽成今頂不用如補空都以雲龍鈿窠分旒玉鈎二令減去之天河帶組帶款暇帶依舊減輕造納言

元用玉製今用青羅采畫出龍鱗鋪金縷上稜道依舊用金即減輕製鞋綴玉簪至和三年王洙奏天子法服冕旒形度重大華飾稍繁顯集禮官參定詔禮院詳典禮上聞而禮院繪圖以進因勅御藥院更造其後冕服稍多如故英宗治平二年知太常禮院李育奏曰郊廟之祭本尚純質衮冕之飾皆存法象非事繁侈重其玩也冕則以周官為本凡十二旒閒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東漢至唐史官名儒記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何異鵜羽蜯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瓶非至尊所冠龍錫七星已刻采章之內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衮戴璪象天則數之義哉自大裘之廢專用衮冕古朴衲去行法度尚存夫明水太羹不可以眾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奇聲間衮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多離衰播之餘豈足為聖朝道哉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監所造冕服及二年博士聶崇義所進三禮圖嘗詔尹拙竇儀參校之皆敘虞周漢唐之舊至四年冬服之合祭天地於圜丘用此制也太宗亦嘗用命製於禁中不聞改作及眞宗封泰山禮官請服衮冕帝曰前王服羔裘尚質也今則無羔裘所有衮冕可從近製是豈有意於繁飾哉蓋復之有司來意衮增未嘗確議遂相循而用故仁宗嘗詔禮官章得象等詳議之其所減過半然不經之飾重者多去輕者尚存不能盡如詔書之意故至和三年王洙復議去繁飾禮旨畫圖以進漸還古禮而有司所造復如景祐之前又按開寶通禮及衣服令冕服皆有定法悉無寶錫之飾臣請復先王之制其與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制度不同者宜悉改正詔太常禮院少府監定遂合奏曰古者冕服之用郊廟殊制自唐寶大義而郊廟之祭一用衮冕然旒真之數止以十二為節亦未嘗有餘飾也國朝增以珍異巧麗前所未有臣等以為宜如有言祭用通禮衣服令三禮圖及景祐三年減定之制一切改造之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純者稱也變麻為絲藉已从矣則冕服之制宜依舊以羅為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景表尺前圓後方黝上朱下以金飾版側以白玉珠為旒貫之以五綵絲繩前後各有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二尺朱絲組為纓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詔禮儀院再詳以聞而內侍省奏謂景祐中已裁定可因而用也從之元豐六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凡冕版廣八寸長一尺六寸與古制相合更不復議今取少府監造樣如以青羅為表紅羅為裏則非弁師所謂元冕朱裏者也上用金稜天版四周金絲結網兩旁用真珠花素墜之類皆不應禮伏請改用朱組為紘玉笄玉瑱以元紞垂瑱以五采玉貫於五色藻為旒以青赤黃白黑五色備為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肩以合孔子所謂純儉之義從之政和議禮局更上皇帝冕服之制冕版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青表朱裏前後各有十二旒五采藻十有二就就間相去一寸青碧綫織成天河帶長一丈二尺廣二寸朱絲組帶為綬黈纊充耳金飾玉簪導長一尺二寸中興仍舊制延以羅衣本元表朱裏長尺有六寸前低一寸一分四旁纓以金覆於卷武之上纓以五色絲貫五色玉前後各十二凡用二百八十有八玉笄充耳用黃紺紘以朱組以其一屬於左笄上垂下又屈而屬於右笄繫之而垂其餘

皇太子亦有衮冕青羅表緋羅紅綾裏塗金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前後白珠九旒二纊貫水精珠

太宗至道元年太常禮院言南郊皇太子充亞獻合著祭祀服準制度衮冕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詔依上制造

其諸臣則九旒冕塗金銀額花犀玳瑁簪導親王中書門下祭祀服之無額花者三公奉祀服之七旒冕犀角簪導九卿奉祀服之五旒冕四品五品為獻官服之平冕無旒太祝奉禮服之

遼御衮冕金飾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

金冕制天版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身圍一尺八寸三分並納言並用青羅為表紅羅為裏周回用金稜天版下有四柱四面珍珠網結子花素墜子前後珠旒共二十四旒各長一尺二寸青碧線織造天河帶長一丈二尺濶二寸兩頭各有真珠金碧旒三節玉滴子節花紅線組帶二上有真珠金翠旒玉滴子節花下有金鐸子二枚紅線款幔帶一黈纊二真珠垂繫上用金萼子二簪窠款幔組帶鈿窠各二內組帶鈿窠四並玉鏤塵碾造玉簪一頂方二寸導長

一尺二寸簪頂刻鏤塵雲龍皇太子冕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

元袞冕制以漆紗上覆曰綖青表朱裏綖之四周匝以雲龍冠之口圍縈珍珠綖之前後旒各十二以珍珠為之綖之左右繫黈纊二繫以元紞承以玉瑱纊色黃絡以珠冠之周圍珠雲龍網結通翠柳調珠綖上橫天河帶一左右至地珠鈿窠網結翠柳朱絲組屬諸笄為纓絡以翠柳調珠簪以玉為之横貫於冠按太常集禮載世祖至元十二年博士議冕天版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身圍一尺八寸三分並納言用青羅為表紅羅為裏周迴緣以黃金天版下四面珠網結子花素墜子前後共二十四旒以珍珠為之青碧線織大河帶兩頭各有珍珠金翠旒三節玉滴子節花金紅線組帶二上有珍珠金翠旒玉滴子下有金鐸一梅紅繡款幔帶一黈纊二珍珠垂繫上用金萼子二簪窠款幔組帶鈿窠各二內組帶窠四並鏤玉為之玉簪一面鏤雲龍成宗大德十一年九月博士議以唐宋之制奏上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七年七月英宗命禮儀使傳旨命省臣與太常禮儀院等官會議法服之制八月中書省會集翰林集賢太常禮儀院官講議依秘書監所藏前代帝王袞冕法服圖本命有司製如其式皇太子袞冕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為纓青纊充耳犀簪導

明太祖洪武元年學士陶安請製五冕帝以其禮太繁命祭天地宗廟服袞冕餘皆不用十六年定袞冕之制

冕前圓後方元表纁裏前後各十二旒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繅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紅絲組為纓黈纊充耳玉簪導二十六年更定袞冕十二章冕版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冠上有覆元表朱裏餘如舊制成祖永樂二年定冕冠以皂紗為之上覆曰綖桐板為質衣之以綺元表朱裏前圓後方以玉衡維冠玉簪貫紐紐與冠武并繫纓處皆飾以金綖以左右垂黈纊充耳繫以元紞承以白玉瑱朱紘世宗嘉靖八年更其制冠以圓匡烏紗冒之旒綴七采玉珠十二青纊充耳綴玉珠二

皇太子袞冕九章冕九旒旒九玉金簪導紅組纓兩玉瑱永樂三年定冕冠元表朱裏前圓後方前後各九旒每旒五采繅九就貫五采玉九赤白青黃黑相次玉衡金簪元紞垂青纊充耳承以白玉瑱朱紘纓親王冕同皇太子唯冕旒用五采親王世子冕三采玉珠七旒永樂三年更定冕冠前後各八旒每旒五采繅八就貫三采玉珠八赤白青色相次

通天冠 承天冠　金文金冠　寶里薛袞冠　七寶重頂冠　珠子捲雲冠　金鳳頂漆紗冠　宋　遼　金　元　明

宋制皇帝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高廣各一尺青表朱裏首施珠翠黑介幘組纓翠緌玉犀簪導大祭祀致齋正旦冬至五月朔大朝會大冊命親耕耤田皆服之仁宗天聖二年南郊禮儀使李維上言通天冠上一字準敕迴避詔改承天冠

遼制皇帝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玉若犀簪導諸祭還及冬至朔日受朝臨軒拜王公元會冬會冠之

金皇帝通天冠於行幸齋戒出宮御正殿冠之

明皇帝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組纓玉簪導於郊廟省牲皇太子諸王冠婚醮戒冠之

金文金冠遼皇帝大祀之冠

寶里薛袞冠遼皇帝祭祀之冠行拜山禮則冠之

七寶重頂冠元皇帝之服冬則冠之

珠子捲雲冠元皇帝之服夏則冠之

金鳳頂漆紗冠元皇帝之服夏則冠之

遠遊冠 七梁額花冠　進德冠　保和冠　忠靜冠　宋　遼　金　元　明

宋制皇太子遠遊冠十八梁青羅表金塗銀級花飾犀簪導紅絲組為纓博山政和中加附蟬

遼制皇太子遠遊冠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犀簪導每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服之親王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黑介幘青緌導諸王遠遊冠三梁黑介黑青緌

金皇太子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為纓犀簪導

七梁額花冠宋皇太子之服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禮官奏皇子鄧慶恭三王遇行事服朝服則冠七梁額花冠

進德冠遼皇太子服九琪金飾

保和冠明制自親王及郡王長子以上服之其制以燕弁爲準用九䄄去簪與五玉後山一扇分畫爲四

忠靜冠明制倣古玄冠冠匡如制以烏紗冒之兩山俱列於後冠頂仍方中微起三梁各壓以金線邊以金綫之鎮國將軍以下至奉國中尉及長史審理紀善教授伴讀等服之

進賢冠 貂蟬冠 遼蟬冠 緇布冠 宋 遼 金 元 明

宋制進賢冠五梁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立筆

遼制進賢冠三品以上三梁寶瓶五品以上二梁金飾九品以上一梁無飾

明進賢冠無梁爲侍儀舍人併御史臺知班引禮執事之冠

貂蟬冠宋制冠三梁犀角簪導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

金貂蟬冠加籠巾七梁額花貂鼠立筆銀立筆犀簪導正一品服之七梁銀立筆犀簪導正二品服之四品五梁五品四梁六品七品三梁八品九品二梁

元貂蟬冠加籠巾三獻官及司徒大禮使祭服有七梁六梁五梁四梁三梁二梁之分皆助奠以下諸執事官之法服

明貂蟬冠八梁加籠巾立筆五折四柱香草五段前後玉蟬爲公之冠七梁加籠巾立筆四折四柱香草四段前後金蟬爲侯之冠七梁加籠巾立筆二折四柱香草二段前後玳瑁蟬爲伯之冠俱插雉尾駙馬與侯同不用雉尾一品亦七梁不用籠巾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六七品二梁八九品一梁皆爲文武官朝服

遼蟬冠元制爲曲阜祭服共四十有三七梁者三五梁者三十有六二梁者四

緇布冠宋制爲冠禮初加之服 明制緇布冠亦爲冠禮初加之服

獬豸冠 䚦冠 宋 遼 金 元

宋制獬豸冠御史大夫中丞服之冠有獬豸角兩梁犀角簪導

金獬豸冠亦爲監察御史之服

元獬豸冠唯祭社稷服之

䚦冠遼制臣僚之國服金花爲飾或加珠玉翠毛額後

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或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撅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

翼善冠 紗冠 金梁冠 甲騎冠 刻期冠 遼 元 明

遼制皇帝翼善冠朔視朝用之

紗冠元制祭社稷之服

金梁冠元制祭社稷之服

甲騎冠元制以皮加黑漆雌黃為緣儀衛之服

刻期冠明從宋制為快行親從官之服

武弁 皮弁 元 明

元制武弁以皮加漆儀衛之服

明制皇帝武弁服親征遣將則服之其弁制上銳色用赤上十二縫中綴五采玉落落如星狀世宗嘉靖八年諭閣臣張璁會典記親征類禡之祭皆具武弁服不可不備璁對周禮有韋弁謂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國朝視古損益有武皮弁之制今武弁當如皮弁但皮弁以黑紗冒之武弁當以絳紗冒之隨具圖以進帝報曰覽圖有韠形但無繫處冠制古象尚尖今皮弁則圓朕唯上銳取其輕利當如古制又衣裳韠舄皆赤色何謂且佩綬俱無於祭用之可乎璁對自古服冕弁俱用革帶以前繫韍後繫綬韋弁之韠正繫於革帶耳武事尚威烈故色純用赤帝復報璁冠服衣裳韠舄俱各如古制增革帶佩綬及圭乃定制弁式如左

皮弁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定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十二縫每縫綴五采玉十二以為飾玉簪導紅組纓皇帝朔望視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外官朝覲策士傳臚皆服之成祖永樂三年定皮弁如舊制唯縫及冠武并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玉其皇太子皮弁冒以烏紗前後各九縫每縫綴五采玉九縫及冠武并貫簪繫纓處皆飾以金玉簪朱纓親王世子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八縫每縫三采玉八餘制如東宮

幘 平巾幘 空頂幘 遼 元 明

遼制一品以下至六品皆冠幘纓簪導凡謁見東宮及餘公事服之

平巾幘元制黑漆革為之形如進賢冠之籠巾或以青或以白皆儀衛之服

空頂幘明未冠者之服

帽 烏紗帽 硬帽 小帽 金錦緩帽 紅金荅子緩帽 白金荅子緩帽 銀鼠緩帽 白藤寶貝帽 七寶漆紗帶後簷帽 孛士帽 錦帽 雨帽 遮陽帽 烏紗旖金曲角帽 烏紗小頂帽 金鞝帽 宋 遼 金 元 明

宋制烏紗帽天子閒居之服

明烏紗帽為文武官常服凡一品二品帽頂帽珠用玉

三品至五品帽頂用金帽珠除玉外隨所用六品至九品帽頂用銀帽珠瑪瑙水晶香木

硬帽遼制天子小祀之服

小帽金制天子常朝之服

金錦煖帽元制天子冬則冠之

紅金答子煖帽元制天子冬則冠之

白金答子煖帽元制天子冬則冠之

銀鼠煖帽元制天子冬則冠之

白藤寶貝帽元制天子夏則冠之

七寶漆紗帶後簷帽元制天子夏則冠之

學士帽元制如唐巾兩角如匙頭下垂儀衛之服

錦帽元制以漆紗後幅兩旁前拱而高中下後畫連錢錦前額作聚文

雨帽明制文武官遇雨戴雨帽公差出外戴帽子入城不許

遮陽帽明初士人貢舉入監者許戴之

烏紗描金曲角帽明制內使之冠

烏紗小頂帽明制內使年十五以下戴之

金鵝帽明制校尉之冠

巾（皁紗折上巾 紫皁幅巾 幅巾 吐鶻巾 軟角唐巾 唐巾 進士巾 四方平定巾 軟巾 四帶巾 宋 遼 金 元 明）

宋制皁紗折上巾天子便坐視事則服之

遼制折上頭巾為皇帝常服

明烏紗折角向上巾為皇太子服亦名翼善冠親王郡王及世子皆同

紫皁幅巾遼制皇帝之公服（道宗清寧元年詔非勳戚之後及承應有職事人不帶巾）

幅巾遼制皇帝田獵服之

吐鶻巾金制以皁羅若紗為之上結方頂折垂於後頂之下際兩角各綴方羅徑二尺許方羅之下各附帶長六七寸當橫額之上或為一縮襞積貴顯者於方頂上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必貫以大者謂之頂珠帶旁各絡珠結綬長半帶垂之

軟角唐巾元制宜聖廟祭服

唐巾元制如幞頭而撱其角兩角上曲作雲頭為儀衛之服

進士巾明制如烏紗帽頂微平展角濶寸餘長五寸許系以垂帶皂紗為之

四方平定巾明太祖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命工部製式以進太祖親視凡三易乃定易以軟巾貢舉入監者不變所服

四帶巾明初為庶人之服

幞頭交角幞頭　鳳翅幞頭　控鶴幞頭　花角幞頭　皂縐紗幞頭　綠省幞頭　漆紗幞頭　交脚幞頭　宋　遼　元　明

宋制幞頭君臣之通服初以藤織草巾子為裏紗為表

而塗以漆後惟以漆為堅去其藤裏前為一折平施兩脚以鐵為之

遼制五品以上幞頭曰折上巾自五品以下皆曰幞頭

交角幞頭元制巾後交折其角儀衛之服

鳳翅幞頭元制如唐巾兩角上曲而作雲頭兩旁覆以兩金鳳翅亦儀衛之服

控鶴幞頭元制如交角金鏤其額亦儀衛之服

花角幞頭元制如控鶴幞頭兩角及額上簇象生雜花亦儀衛之服

皂縐紗幞頭明制郡王長子常服

綠省幞頭明制輔國中尉之常服

漆紗幞頭明制文武官公服有二等展角長一尺二寸雜職官幞頭垂帶後復令展角不用垂帶與入流官同

交脚幞頭明初定執仗之士首服皆鏤金額交脚幞頭

簪戴　宋

宋制幞頭簪花謂之簪戴中興郊祀明堂禮畢回鑾臣僚及扈從並簪花恭謝日亦如之大羅花以紅黃銀紅三色欒枝以雜色羅大絹花以紅銀紅二色羅花以賜

百官欒枝卿監以上有之絹花以賜將校以下太上兩宮上壽畢及聖節錫宴進士聞喜宴並如之

重戴　宋

重戴以皂羅為之方而垂檐紫裏兩紫絲組為纓垂而結之頷下蓋折上巾又加以帽焉宋初御史臺皆重戴餘官或戴或否後新進士亦帶至釋褐則止太宗淳化二年御史臺言舊儀三院御史舉及出使並重戴事已久廢其御史出臺為省職及在京釐務者請依舊儀從之又詔兩省及尚書省五品以上皆重戴樞密三司使副則否中興後御史兩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之

鈸笠　元

元制寶頂金鳳鈸笠珠緣邊鈸笠並為皇帝之服
金鳳頂笠亦元制皇帝之服夏服大紅綠藍銀褐棗褐
金繡龍五色羅則冠之各隨其服之色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六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七

禮嘉

天子納妃后 册后附 宋 遼 金 元 明

宋制自太祖建隆元年立瑯邪郡夫人王氏為皇后命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自後凡制書云冊命者多不行冊禮后妃皆寫冊命告身以金花龍鳳羅紙金塗褾袋有司進入學士院草制宣於正殿近侍牧守宗室皆稱賀禮畢臣拜表稱賀又詣内東門拜牋賀皇后真宗冊德妃劉氏為皇后不欲令藩臣貢賀不降制於外廷止命

學士草詞付中書仁宗冊皇后曹氏其冊制如皇太子玉用珉玉五十簡匣倣冊之長短寶用金方一寸五分高一寸其文曰皇后之寶盤螭紐綬并緣冊寶法物倣約舊制為之匣盤並朱漆金塗銀其禮與通禮異不立仗不設縣前一日守宮設次於朝堂設冊寶使副次於東門外命婦次於受冊寶殿前外設皇后受冊寶位於殿庭階下北向奉禮設冊寶使位於内東門外副使内侍位於其南差退東向北上冊寶案位於使前南向又設内給事位于北廂南向其日百官常服早入次禮直

官通事舍人先引中書令侍中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奉冊寶官執事人綠衣介幘詣垂拱殿門就次以俟冊降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引宰臣樞密冊寶使副百官詣文德殿立班東西相向內侍二員自內承旨降皇后冊寶出垂拱殿奉冊寶官俱搢笏舉執事人稱直官導中書侍郎押冊中書令後從門下侍郎押寶侍中後從由東上閤門出至文德殿庭權置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使副就位次引侍中於使前西向稱有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在位官皆再拜宣曰賜尚書令冀王曹彬

孫女冊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使副再拜侍中還位門下侍郎帥主節者詣使東北主節以節授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執節授冊使冊使跪受興付主節幡隨節立於使左次引中書令侍中詣冊寶東北西向立中書侍郎引冊案立於中書令右中書令取冊授冊寶使冊寶使跪受興置於案中書令中書侍郎退復班門下侍郎引寶案於侍中之右取寶授冊寶使如上儀退復位典儀贊拜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使副押冊寶持節者前導奉冊寶官奉舁授衛如式以次出朝堂門詣內東門

附內臣入進內臣引內外命婦入就位內侍詣閤請皇后服褘衣冊寶至使副俱東向內給事前北向跪稱冊寶使李廸副使王隨奉制授皇后冊寶其冊文曰天地定位陰陽相成人道貴之以綱大倫后德配之以熙內治聖人有以端其本也故造舟之迎言乎倫詩人有以善其化也故周南之風著乎姒媯朕中昧祗若丕構深惟負荷之重輔佐攸賴用簡納賢明協於神人之望咨爾贈尚書令冀王配饗大祖廟廷曹彬孫女唯乃祖克有武力勤勞王家保勳不伐養發終慶教流後昆藹然甚和齊肅祥積生此邦媛其漸漬醇懿毅閨譽資從來違宴起居蹈習不待謝姆氏之訓風容矩度自宜為宗冀之憲長秋曠位虛教未序咨求訓範統正六列宗公鼎臣論言於朝願即嘉時事將典禮朕以春秋之義必娶大國纂嗣之家乃稽福禰謀及蓍筮聘以穀珪性吉之從有命既集令遣使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廸副使戶部侍郎參知

政事王隨持節冊命爾為皇后欽哉夫惟肅恭可以侍上大唯謙裕可以接下恭而能約則驕弗至勤而慎思則侮弗萌慈乃后德循乃媛儀奉承宗廟儀刑家國永綏無疆之祚不其韙歟俛伏興退復位內給事入詣受冊寶殿門皇后前跪奏訖內侍進詣使前西南跪受冊寶以授內謁者監使退復位內謁者監主當內臣持冊寶入內東門內侍從之以次入詣殿庭內侍贊引皇后降立廷中北向內侍跪取冊次內侍跪取寶與立皇后右少前西向內侍二員進立皇后左少前東向內侍稱有制內侍贊皇后再拜內侍捧冊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內侍次內侍奉寶亦然復贊再拜訖

導皇后升坐內臣引內外命婦稱賀如常儀禮畢內侍導皇后降坐內臣還閤內外命婦朝退皇后易常服謁皇帝皇太后用常禮百官詣東上閤門表賀哲宗元祐五年八月太皇太后詔以皇帝納后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與太常禮官檢詳古今六禮沿革參考通禮典故具爲成式尋臣又議勘昏御史中丞鄭雍等請不用陰陽之說呂大防亦言不可太后納之六年八月三省樞密院言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以舊尚書省爲皇后行第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用穀圭爲贄不用雁請期依開寶禮改爲告期親迎命使奉迎納采前擇日告天地宗廟皇帝臨軒發冊同日先遣冊禮使副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又言開元禮納采問名合用一使納吉納成各別日遣使今來委三禮其遣一使或各遣使又合依發冊例立仗詔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冊例立仗七年正月詔尚書左丞蘇頌撰冊文併昔學士院上六禮詞語其納采制文略曰太皇太后曰咨某官封姓名淳元貧始舉經人倫愛及夫婦以奉天地

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爲宜率由舊典今遣使持節太尉某宗正卿某以禮納采問名制曰兩儀合德萬物之統以聽內治必資令族重宜舊典今遣使持節某官以禮問名納吉制曰人某德茂冠門符元吉恭順典禮今使某官以禮納吉納成制曰咨某官某之女孝友恭儉實維母儀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黝纁穀圭六馬以章典禮今使某官以禮納成告期制曰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吉日惟某月某甲子可迎率遵典禮今遣某官以禮告期奉迎制曰禮之大體欽順重正其期維吉典圖是若今遣某官以禮奉迎三月禮部太常寺上納后儀注發六禮制書太皇太后御崇慶殿內外命婦立班行禮畢內給事中出殿門置六禮制書案上出內東門禮直官通事舍人引由宣祐門至文德殿後門入權置案於西閤門命使納采問名文德殿宰臣親王執政官宗室百僚大小使臣易朝服樂備而不作班定內給事奉制書案置橫街北稍東西向北上禮直官通事舍人引門下中書侍郎次引使副就橫街南承制位北向東上內給事詣使者東北面稱太皇太后有制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宣制曰皇帝納后命公等持節行禮典儀曰再拜使副皆再拜授制訖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使副從制案出載於油絡網犢車出宣德門鼓吹備而不作至皇后行第大門外令使二人對奉制案立主人

立大門內儐者立主人之左北面進受命出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大門外再拜使者先入使者曰太皇太后制再拜宣制者畢主人再拜受訖主人進授訖再拜使者出問名同上儀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既蒙制命臣某不敢辭命使納吉納成告期並同命使納采問名儀納吉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從制使某納吉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龜筮云吉臣預有焉臣某謹

奉典制告期使者曰某奉制告期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以上納吉納成告期請見授制拔表並如納采儀臨軒命使冊后及奉迎於文德殿百官朝服皇帝常服乘輦至殿後閤侍中奏中嚴外辦乃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出自西房降輦即御坐兩省官及待制權侍郎觀察使以上分東西入殿門各就位東西相向立奉寶置御坐前奉宣后冊由東上閤門至文德殿庭橫行典儀曰拜在位官皆再拜使副受冊宣制曰冊某氏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典儀曰拜訖使副再拜受冊寶訖典儀贊百官再拜宣制曰太皇太后制命公等持節奉迎皇后典儀贊使副再拜受節又贊百官再拜侍中奏禮畢解嚴百官再拜出皇帝常服還內冊寶至皇后行第如納采儀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儀物典冊皇后受冊寶內外命婦序立如儀主人以書授使者奉迎百官常服班宣德門外行第儐者請使者曰某奉制以禮迎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大門外再拜使者先入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再拜受制答表又再拜姆導皇后尚宅前引升堂出立

房外典儀贊使副再拜使者曰令月吉日某等承制以禮奉迎內侍受以入使副退主人以書授使者奉於司言受以奏聞皇后降立堂下再拜訖升堂主人升自東階西向曰戒之戒之夙夜無違命主人退母進西階上東向施衿結帨曰勉之戒之夙夜無違命皇后升輿至中門升車出大門使副及羣臣前引將至宣德門百官宗室班迎再拜訖分班皇后入門鳴鐘鼓班迎官退迺降車入次升輿入端禮門文德殿東上閤門文德殿後門入至內東門內降輿司輿前導至福寧殿門大次以

俟晡後皇后車入宣德門侍中版奏請中嚴內侍轉奏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尚宮引皇后出次詣
殿庭之東西向立尚儀跪奏外辦請皇帝降坐禮迎尚
宮前引詣庭中之西東面揖皇后以入導升西階入室
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具皇帝揖皇后皆坐尚食進饌
食三飯尚食進酒受爵飲尚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飲
用巹如再飲尚儀跪奏禮畢俱興尚宮請皇帝御常服
尚寢請皇后釋禮服入幄次日以禮朝見太皇太后皇
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之儀詔從之四月太皇太后手

書曰皇帝年長中宮未建歷選諸臣之家以故侍衛親
軍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孟元孫女爲皇后制詔六禮命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
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
充發冊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
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
攝大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
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
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

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
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五月甲午行納采問名禮
丁酉行納吉納成告期禮戊戌帝御文德殿發冊及命
使奉迎皇后己亥百官表賀于東上閤門次詣內東門
賀太皇太后又上牋賀皇后上牋賀皇太妃皇后擇日
詣景靈宮行廟見禮徽宗大觀四年冊貴妃鄭氏爲皇
后議禮局重定儀注臨軒冊使皇帝御文德殿服通天
冠絳紗袍百官朝服陳黃麾細仗依古用宮架冊使出
殿門依近儀不乘輅權以穆清殿爲受冊殿其日皇后

服褘衣其奉冊寶授皇后皆用內侍受冊訖皇后上表
謝皇帝內外命婦立班稱賀羣臣入殿賀皇帝於內東
門箋賀皇后其上禮儀注乞依進馬條令施行其會羣
臣及皇后會外命婦儀注並依開元開寶禮受冊之日
陳宮架用女工升降行止並依樂節而別定樂名樂章
皇后上表乞免受冊排黃麾仗及乘重翟車陳宮架鹵
簿等而於延福宮受冊其朝謁景靈宮亦止依近例云
高宗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冊貴妃吳氏爲皇后前期於
文德殿內設東西房東西閤凡香案宮架冊寶幄次舉

麾位押案位樂懸置冊寶褥位受制承制宣制位奉節位贊者位奉册寶位舉冊寶官位及文武應行事官執事官位皆儀鸞司太常與儀分設之以俟臨軒發冊其日質明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西閤協律郎舉麾奏乾安之樂皇帝降輦即御坐樂止冊使副以下應在位官皆再拜侍中宣制曰冊貴妃吳氏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冊使副再拜參知政事以節授冊使冊使跪受以授掌節者中書令以冊授冊使侍中以寶授副使並權置於案冊使副以下應在位官皆再拜冊使押冊副使

押寶持節者前導正安之樂作出文德殿門樂止至穆清殿門外帷次權置以俟皇后首飾褘衣出閤協律郎舉麾坤安之樂作皇后至殿上中間南向立定樂止冊使副就內給事前東向跪稱冊使副姓某奉制授皇后備禮與冊內給事入請皇后前北向奏訖冊使舉冊授內侍內侍轉授內謁者監副使舉寶授內侍內侍授內謁者監掌節者以節授掌節內侍持節前導冊寶并案進行入詣殿庭冊寶初入門宜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皇后降自東階至庭中北向位初行承安之樂作至位樂

止皇后再拜舉冊官搢笏跪舉冊讀冊官搢笏跪宣冊內謁者監奉冊進授皇后后以授司言又奉寶進授皇后后以授司寶司言司寶置冊寶於案舉冊寶官并舉案官俱搢笏舉冊寶并案與詣東階之東西向位置定皇后初受冊寶成安之樂作受訖樂止皇后再拜禮畢

遼禮儀志凡皇帝納后之儀擇吉日至日后族畢集詰旦后出私舍坐於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饔餼至門執事者以告使及媒者入謁再拜平身立少頃拜進酒於皇后次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酒徧再拜納幣致

詞再拜訖后族皆坐達章錦夫人四拜請就車后辭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各四拜宗族長者再拜皇后升車父母飲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贊祝后命賜以物后族追拜進酒遂行將至宮門宰相傳勅賜皇后酒徧及送者既至達章錦夫人率皇族奉迎再拜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達章錦夫人請降車負銀罌捧縢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却行置鞍於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酹酒向謁者一拜起居訖再拜次謁舅姑御容拜奠酒選皇族諸

婿宜子孫者再拜之授以罌縢又詣諸帝御容奠酒神
賜襲衣珠玉佩飾拜受服之后姊若妹陪拜者各賜物
皇族迎者后族送者徧賜酒皆相偶飲訖后坐別殿送
后者退食於次媒者傳旨命送后者列于殿北俟皇帝
即御坐選皇族尊者一人當奧坐主婚禮命執事者往
來致辭於后族引后族之長率送后者升當御坐皆再
拜又一人少進附奏送后之辭退復位再拜后族之長
及送后者向當奧者三拜南北向各一拜向謁者一拜
后族之長跪問聖躬萬福再拜復奏送后之詞又再拜

當奧者與媒者行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終宴翼
日皇帝晨興詣先帝御容拜奠酒訖復御殿宴后族及
羣臣皇族后族偶飲如初百戲角觝戲馬較勝以爲樂
又翼日皇帝御殿賜后族及贐送后者各有差受賜者
再拜進酒再拜皇帝御別殿有司進皇后服飾之籍酒
五行送后者辭訖皇族獻后族禮物后族以禮物謝當
奧者禮畢其冊皇后儀至日　北南臣僚內外命婦詣端
拱殿恭次皇后至閤侍中奏　中嚴引命婦班入就東西
相向位立皇帝臨軒命使發　冊使副押冊至端拱殿門

外幕次侍中奏外辦所司承旨索扇扇上舉麾樂作皇
后出閤升坐扇開簾捲偃麾樂止引命婦合班面殿起
居八拜皇后降坐樂作至殿下褥位樂止引冊入置皇
后褥位前侍中傳宣皇后四拜命婦陪位皆拜引讀冊
官至皇后褥位前俛伏跪讀訖皇后四拜陪位者皆拜
引皇后升殿使臣引冊置皇后坐前冊案退西向侍立
命婦當殿稱賀四拜引班首東階上殿致詞訖東階下
殿復位四拜侍中奏宣答稱有教旨四拜宣答訖四拜
班首上殿進酒皇后賜押冊使副等酒訖侍中奏禮畢

承旨索扇樂作皇后起入閤樂止分引命婦等東西門
出
金海陵天德二年十月冊妃徒單氏爲皇后前一日儀
鸞司設座勤政殿南向設羣臣次于朝堂大樂令展宮
縣於殿庭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樂縣西北東向閤門設
百官班位於庭並如常朝之儀又設典儀位于班之東
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郤俱西向設冊使副位于殿門外
之東又設冊使副受命位於百官班前又設冊寶幄次
一於殿後東廂俱南向其日諸衛勒所部略列黃麾細

仗於庭符寶郎奉八寶置於左右吏部侍郎奉冊禮部侍郎奉寶匣皆置於床訖出就門外班大樂令協律郎樂正典儀贊者各入就位羣官等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侍中紏刻版奏請中嚴通事舍人引羣官入就庭東西相向立以北爲上又引冊使副於東偏門西向門下侍郎引主節奉節立於殿下東廊橫街北中書令中書侍郎帥舉捧冊官奉冊牀立於節南侍中門下侍郎帥舉捧寶官奉寶牀立於冊牀之南俱西面侍中版奏外辦殿上索扇協律郎舉麾宮縣作皇帝服通

天冠絳紗袍出自東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即座南向坐簾捲樂止通事舍人引冊使副入宮懸作使副就受命位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舉捧官依舊西面立羣臣合班橫行北面如常朝之儀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班首以下羣官在位者皆再拜班首問起居又再拜閤門官引攝侍中出班承制降詣使副東北西向稱有制使副稍前鞠躬再拜攝侍中宣制曰命公等持節授后冊寶宜制訖又俱再拜侍中還班門下侍郎引主節詣冊使所主節以節授門下侍郎門

下侍郎執節西向授太尉太尉受付主節主節立於使副之左右門下侍郎退還班位中書侍郎引冊牀門下侍郎引寶牀立於冊使東北西向以次授與太尉太尉皆捧授冊牀置於北寶牀置於南侍中中書令禮儀使舉捧冊寶官及舁牀者退於東西塼道之左右相向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退還班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臣在位者皆再拜訖分班東西相向立捧舉舁冊寶牀者進冊牀先行讀冊官次之寶牀次行讀寶官次之舉舁官各分左右通事舍人引冊使隨之以行持節者前

導太尉初行宮縣樂作出殿門樂止攝侍中出班升殿奏侍中臣言禮畢殿上索扇簾降宮縣作降座入自東房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次出俟太尉司徒復命禮畢還內先是有司預設太尉司徒本品革車鹵簿於門外至殿門左右排列俟使副出鼓吹振作禮儀使舉捧官執節者并舉舁人以冊寶少駐於泰和門太尉司徒及讀冊寶官暫歸幕次內侍閤門引入泰和殿俟至殿下位鼓吹止有司預供張太和殿設皇后座於扆前殿上垂簾又設東西房於座之左右稍北又設受冊

位於殿庭西階之南東向又設內命婦次於殿之左右
大樂令設宮縣於庭協律郎設舉麾位於殿上又設冊
寶次於門外又設行事官次於門左右又設外命婦次
於門之內其日諸衛於殿門外陳設黃麾仗有司設二
步障於殿之西階簾前設扇左右各十紅繖一在西階
欄干外又設舉冊寶案位於使副之前北向又設宣徽
使位於北廂南向司贊設內外命婦以下陪列位於殿
庭磚道之左右每等重行異位北向內命婦在後又設
司贊位於東階東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質明

執事官大樂令等各就位皇后常服乘龍飾肩輿至泰
和殿後閤近仗導衛如常儀宣徽使奏中嚴冊使副入
門宮縣作候冊使廷中立樂止冊在北寶在南使副立
於牀後禮儀使帥持節者立于前舉捧冊寶官立於冊
寶牀左右讀冊寶官各立于其後宣徽使奏外辦內侍
閤門官引后出後閤宮縣作簾捲皇后降自西階左右
步障繖扇從至階下望勤政殿御閤所在立樂止冊使
進立於右宣有制閤門使內侍贊再拜冊使宣曰制遣
太尉臣某司徒臣某恭授皇后冊寶閤門使內侍贊再

拜冊使少退中書令侍中及與捧官率舉舁人奉冊寶
以次進于前宮縣作冊寶牀自東階升並置於殿之前
楹間冊牀在北寶牀在南中留讀冊寶官立位並去帕
及擡舉舁人執之退立於西朶殿舉擡官分左右相向
立讀冊寶官各立於牀之東西向立既定樂止閤門使
內侍贊再拜捧謝表官以表授左立內侍內侍以授后
受訖以付右立內侍內侍持表立於右閤門使贊再拜
訖冊使退宮縣作持表內侍以表付閤門官隨冊使行
冊使副至門鼓吹振作如來儀入西偏門鼓吹止冊使

副至御閤所在俛伏跪奏太尉臣某司徒臣某奉制授
冊寶禮畢俛伏興退持表閤門官進表近侍接入進讀
訖退初冊使退及門樂止閤門內侍引后自西階升殿
宮縣作繖扇止於簾外退於左右朶殿前步障止於階
下卷之后於座前南向立樂止中書令詣冊牀南立北
向稱中書令臣某謹讀冊讀畢降自東階立於欄外第
一墀上西向次侍中升詣寶牀南立北向揖稱侍中臣某
讀寶讀畢降階立於中書令之北西向內侍閤門引升
座宮縣作坐定樂止舉捧官以次招舉舁人持帕盝覆

匣狀東置殿之左右冊牀在東寶牀在西置訖舉擡官
以次降階立於中書令侍中之後立定合班北向閤門
贊再拜拜訖降東階退出殿門其舉舁人置冊寶牀於
東西訖各由朶殿下階於侍中等班後直出殿門以俟
復入舉舁入宮受冊表謝訖內侍跪奏禮畢閤門引內
外命婦陪列者以次進就北向位班首初行宮縣作至
位樂止閤門曰再拜命婦皆再拜閤門引班首自西階
升樂作至階樂止進當座前北向躬致稱賀訖降自西
階樂作至位樂止閤門曰再拜舍人承傳命婦等皆再

拜閤門使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命婦前西北東向稱有
教旨命婦等皆拜閤門使宣曰祗奉聖恩授以冊寶榮
幸之至兢厲增深所賀知舍人曰再拜命婦皆再拜訖
內侍引內命婦還宮班首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內侍引
外命婦出次宣徽使奏禮畢降坐宮縣作入東房樂
止歸閤宮縣作至閤樂止更常服內侍承教旨宣外命
婦入會並如常儀會畢閤門引外命婦降階橫班北向
舍人曰再拜訖以次出還宮如來儀中書門下侍郎復
以引進司帥舉舁入進冊寶入內付與都點檢司退別

日會羣官會妃主宗室等賜酒設食簪花教坊作樂如
內宴之儀越日朝永壽永寧兩宮皇后既受冊越二日
內侍設座於所御殿南向其日夙興宣徽使版奏中嚴
質明諸侍衛宮人俱詣殿奉迎宣徽使版奏外辦后
首飾褘衣御車內侍前導降自西階以出侍衛如常儀
至太后之爽門外降車障扇侍衛如常儀入立於西廂
東向將至宣徽使版奏請中嚴既降車宣徽使版奏外
辦太后常服宣徽使引升座南向宣徽使引后進升至
西階北面再拜進御致謝詞存撫賜酒食並如家人之

儀禮畢宣徽使贊再拜訖宣徽使引降自西階以出出
門宣徽使奏禮畢降座入宮

元冊皇后儀前期二日儀鸞司設發冊寶案於大明殿
御座前稍西設發寶案稍東掌謁設香案於皇后殿前
設冊案於殿內座榻前稍西寶案稍東設受冊案於座
榻上稍西設受寶案於稍東侍儀司設版位冊使副位
於廷北面冊官位於右寶官位於左禮儀使位於冊案
前主節位於太尉左皇后殿廷亦如之至期大昕引贊
敘太尉以下於闕廷各公服侍儀使禮儀使引冊使引

冊奉冊舉冊讀冊捧冊官由月華門入侍儀使禮儀使
引冊副引寶奉寶舉寶讀寶捧寶官由日精門入至露
階下依班位立侍儀捧牙牌入至殿前跪報外辦內
侍入奏出傳制曰可侍儀使俛伏興皇帝出閤升輦鳴
鞭三侍儀使引導從導皇帝入大明殿陞御座鳴鞭三
司晨報時雞唱畢尙引引殿前班入起居位起居贊拜
舞蹈山呼如儀宣贊唱曰各恭事引贊引冊使以下入
就位掌儀舍人引承奉班都知侍儀使禮儀使主節捧
冊捧寶官升自左階由南東門入至御座前分左右相

向立掌儀贊曰禮儀使稍前跪太尉以下皆跪禮儀使
跪奏請進發皇后冊寶掌儀贊曰就拜曰興曰平身曰
太尉以下皆興曰復位掌儀贊曰內謁者稍前曰搢笏
曰捧冊寶跪進皇帝曰以冊寶授捧冊寶官捧冊寶跪
受興掌儀贊曰主節官搢笏持節禮儀使引節導冊寶
由正門出至露階南向立禮儀使稱有制承奉班都知
唱曰太尉以下皆再拜通贊曰鞠躬曰拜曰興曰拜曰
興曰平身禮儀使宣制曰命太尉某等持節授皇后冊
寶通贊贊曰鞠躬曰拜曰興曰拜曰興曰平身降至露

階下依次就位掌儀贊曰以冊寶置於案曰出笏曰復
位方輿舁以行樂作侍儀使禮儀使引太尉及冊寶官
奉隨至皇后宮庭輿案樂止掌儀贊曰捧冊寶官稍前
搢笏捧冊寶置於案曰出笏曰復位侍儀使稍前跪報
外辦內侍入啟出傳旨曰可侍儀使俛伏興皇后出閤
詣褥位太尉稱制遣臣某等恭授皇后冊寶內侍贊禮
曰跪掌儀贊曰太尉以下皆跪內侍贊皇后曰上香曰
上香曰三上香曰拜曰興曰拜曰興掌儀贊曰太尉以
下皆興皇后陞殿立於座榻前承奉班都知唱曰太尉

以下進冊寶掌儀贊曰捧冊寶官稍前搢笏捧冊寶由
正門至殿內掌儀贊曰以冊寶跪置於案曰捧冊寶官
出笏興復位曰太尉以下皆跪曰舉冊官興至案前跪
曰搢笏取冊於匣置於盤對舉曰讀冊官興至案前跪
曰讀冊讀冊官稱臣某謹讀冊讀畢納冊於匣掌儀贊
曰出笏舉寶官興至案前跪搢笏取寶於盤對舉曰讀
寶官興至案前跪曰讀寶讀寶官稱臣某謹讀寶讀畢
納寶於盤掌儀贊曰出笏曰太尉以下皆就拜曰興曰
平身捧寶冊官以冊寶授太尉太尉以授掌謁掌謁以

冊寶置於受冊寶案掌儀贊曰太尉以下跪曰衆官皆跪太尉致祝辭曰冊寶禮畢伏願皇后與天同壽司徒應曰如所祝就拜興平身太尉進酒樂作皇后飲畢樂止禮儀使引節引主節由正門以出侍儀使引太尉以下由左門至階下北面立承奉班都知唱曰太尉以下皆再拜通贊曰鞠躬曰拜曰興曰拜曰興曰平身侍儀使引太尉以下還詣皇帝御坐前跪奏曰奉制授皇后冊寶謹以禮畢就拜興由左門出降詣旁折位侍儀使引導從道皇后詣大明殿前謝恩掌儀贊曰拜曰興曰

拜曰興侍儀使分退掌謁導皇后升御座興引引丞相下入起居位起居贊拜如儀侍儀使詣右丞相前請進酒雙引陞殿至宇下褥位立侍儀使分左右北向立俟前行色曲將半舞旋列定通贊唱曰分班樂作侍儀使引右丞相由南東門入宣徽使奉盞至御榻前右丞相跪宣徽使立於東南曲終右丞相祝贊曰冊寶禮畢臣等不勝慶忭同上皇帝皇后萬萬歲壽宣徽使應曰如所祝右丞相俛伏興退詣進酒位進酒進表章禮物贊拜儐道賀獻大宴殿上並如元正儀宴畢鳴鞭三侍儀使導駕引進使導后還寢殿如來儀

明初諸帝皆即位後行冊立禮正統七年英宗大婚始定儀注凡納采問名前期擇日遣官告天地宗廟至期設御座制案節案鹵簿綵輿中和大樂如儀禮部陳禮物於丹陛上及文樓下質明皇帝袞服陞座百官朝服行禮訖各就位正副使朝服四拜執事舉制案節案由中門出禮物隨之俱置丹陛中道傳制官宣制曰茲選某官某女為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采問名禮正副使四拜興舉制節案由奉天門中門出正副使取節及

制書置綵輿中儀仗大樂前導出大明門釋朝服乘馬行詣皇后第第中設使者幕次於大門外左南向設香案於正堂設制節案於南別設案於北使者至引禮導入幕次執事官陳禮物於正堂使者出次奉制書於案禮官先入立於東主婚朝服立於西禮官曰奉制建后遣使行納采問名禮引主婚者出迎使者捧制書及節主婚者隨至堂置制書及節於案正副使分立案左右主婚者四拜詣案前跪正使取納采制書宣曰朕承天序欽紹鴻圖經國之道正家為本夫婦之倫乾坤之義

寶以相宗祀之敬協奉養之誠所資唯重祗遵聖母皇太后命遣使持節以禮采擇宜詣授主婚者主婚者授執事者置於北案上稍左副使取問名制宣曰朕唯夫婦之道大倫之本正位乎內必資名家特遣使持節以禮問名俯佇來聞宜詣授如前置案上稍右主婚者俯伏興執事舉表案以表授主婚者主婚者跪授正使表曰臣某伏承嘉命正使某官某等重宣制詔問臣名族臣女臣夫婦所生先臣某官某之曾孫先臣某官某之孫先臣某官某之外孫臣女今年若干謹具奏聞主婚

者俯伏退四拜使者出置表綵輿中主婚者前曰請禮從者酒饌畢主婚者捧幣以勞使者使者出主婚者送至大門外使者隨綵輿入大明門左門至奉天門外以表節授司禮監復命次納吉納徵告期俱制遣使並如前儀但納徵用元纁束帛六馬穀璧等物制詞曰茲聘某官某女為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吉納徵告期禮皇后第陳設如前唯更設玉帛案使者至以制書玉帛置案上六馬陳堂下執事先設皇后冠服諸物於正堂禮官入主婚者出迎執事舉玉帛案正使捧納吉納徵制

書副使捧告期制書執事者捧節以次入各置於案主婚者四拜詣案前跪正使取制書宣曰大婚之卜龜筮師士協從敬循禮典遣使持節告吉又宣曰卿女有貞靜之德稱母儀之選宜共承天地宗廟遣使持節以禮納徵宜詣授主婚者正副使又捧圭及元纁以授主婚者俱如前儀副使取制書宣曰歲令月良吉日某甲子大婚維宜特遣使持節以禮告期宜詣授如前儀主婚者四拜使者持節出主婚者禮使者使者還復命如初次發冊奉迎所司陳設如前儀禮部陳雁及禮物於丹

陛上內官監陳皇后鹵簿車輅於奉天門外制詞曰茲冊某官某女為皇后命卿等持節奉冊寶行奉迎禮正副使以冊寶置綵輿中隨詣皇后第至門取制書冊寶置案上禮官先入主婚者朝服出見禮官曰奉制冊后遣使持節奉冊寶行奉迎禮主婚者出迎執事者舉案前行使者捧制書及節執事者以雁及禮物從之至堂中各置於案使者左右立主婚者四拜退立於西南女官以九龍四鳳冠禕衣進皇后內官陳儀仗於中堂前設女樂於堂下作止如常儀使者以節冊寶授司禮監

官內贊導入中堂皇后具服出閤詣香案前向闕立四拜贊宣冊皇后跪宣冊官宣訖以授皇后皇后搢圭受冊以授女官女官跪受立於西贊宣寶如宣冊儀贊出圭贊興四拜訖皇后入閤司禮監官持節出授使者報受冊寶禮畢主婚者詣案前跪正使取奉迎制宣訖授主婚者副使進雁及禮物主婚者皆跪受如前儀主婚者與使者四拜出主婚者禮使者如初女官奏請皇后出閤自東階下立香案前四拜陞堂南向立主婚者進立於東西向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退立於東階母進

立於西東向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退立於西階內執事請乘輿皇后降階升輿導從出儀仗大樂前行次綵輿正副使隨次司禮監官擁導從大明門中門入百官朝服於承天門外班迎候輿入乃退皇后至午門外鳴鐘鼓鹵簿止正副使以節授司禮監復命授冊寶官捧冊寶儀仗女樂前導進奉天門至內庭幕次司禮監以冊寶授女官皇后出輿由西階進皇帝由東階降迎於庭揖皇后入內殿帝詣更服處具袞冕后詣更服處更禮服同詣奉先殿行謁廟禮祭畢還宮合巹

帝更皮弁升內殿后更衣從陞各陞座東西相向執事者舉饌案於前女官取四金爵酌酒以進既飲進饌復進酒進饌訖女官以兩巹酌酒合和以進既飲又進饌畢興易常服帝從者餕后之饌后從者餕帝之饌次日早帝后皆禮服候太后陞座帝后進座前宮人以服脩盤立於后左帝后皆四拜執事舉案至宮人以服脩盤授后后捧置案女官舉案后隨至太后前進訖復位帝后皆四拜三日早帝冕服后禮服同詣太后宮行八拜禮還宮帝服皮弁升座女官導后禮服詣帝前行八拜

禮后還宮升座引禮導在內親屬及六尚等女官行八拜禮次各監局內官內使行八拜禮是日皇帝御奉天殿頒詔如常儀四日早皇帝服袞冕御華蓋殿親王八拜次執事者五拜遂陞奉天殿百官進表行慶賀禮是日太后及皇后各禮服陞座親王入八拜出次內外命婦慶賀及外命婦進表箋皆如常儀五日行盥饋禮尚膳監具膳脩皇后禮服詣太后前四拜尚食以膳授皇后皇后捧膳進於案復位四拜退立於西南候膳畢引出其冊皇后儀自太祖初定制凡冊皇后前期三日齋

戒遣官祭告天地宗廟前一日侍儀司設冊寶案於奉天殿御座前設奉節官位於冊案之東掌節者位於其左稍退設承制官位於其南俱西向設正副使受制位於橫街之南北向設承制宣制官位於其北設奉節奉冊奉寶官位於其東北俱西向設正副使受冊寶褥位於受制位之北北向典儀二人位丹陛上南贊禮二人位正副使北知班二人位贊禮之南東西相向百官及侍從位如朝儀是日早列鹵簿陳甲士設樂如儀內官設皇后受冊位及冊節寶案於宮中設香案於殿上設

權置冊寶案於香案前設女樂於丹陛贊明正副使及百官入鼓三嚴皇帝袞冕御奉天殿禮部官奉冊寶各置於案諸執事官各入就殿上位立樂作四拜興樂止承制官奏發皇后冊寶承制訖由中門出降自中陛至宣制位曰有制正副使跪承制官宣制曰冊妃某氏爲皇后命卿等持節展禮宣畢由殿西門入正副使俯伏興執事舉寶冊案由中門出降自中陛奉節官率掌節者前導至正副使褥位以案置於北掌節者脫節衣以節授奉節官奉節官以授正使正使以授掌節者掌節

者跪受興立於正使之左奉節官退引禮引正使詣受冊位奉冊官以冊授正使正使跪受置於案退復位副使受寶亦如之樂作正副使四拜興樂止正使詣冊副使隨寶掌節者前導舉案者次之樂作出奉天門樂止侍儀奏禮畢駕興百官出掌節者加節衣奉冊寶官皆搢笏取冊寶置龍亭內儀仗大樂前導至中宮門外樂止正副使奉冊寶權置於外所設案上引禮引正副使及內使監令俱就位正使詣內使監令前稱冊禮使臣

某副使臣某奉制授皇后冊寶內使監令入告皇后出復位引禮引內外命婦入就位正使奉冊授內使監令內使監令跪受以授內官副使授寶亦如之各復位內使監令率奉冊奉寶內官入各置於案尚儀引皇后降陛詣庭中位立內官奉冊寶立於皇后之東西內使監令稱有制尚儀奏拜皇后拜樂作四拜興樂止宣制訖奉冊內官以冊授讀冊內官讀訖以授內使監令內使監令跪以授皇后皇后跪受以授司言奉寶如前儀受訖以授司寶尚儀奏拜皇后拜如前內使監令出詣正

副使前稱皇后受冊禮畢使者退詣奉天殿橫街南北面西上立給事中立於正副使東北西向正副使再拜復命曰奉制冊命皇后禮畢又再拜給事中奏聞乃退皇后既受冊寶升座引禮引內命婦班首一人詣殿中賀位跪致詞曰茲遇皇后殿下膺受冊寶正位中宮妾等不勝懽慶謹奉賀贊拜樂作再拜興樂止退復位又引外命婦班首一人入就殿上賀位如內命婦儀禮畢俱出皇后降座樂作還閤樂止次日百官上表箋稱賀皇帝御殿受賀如常儀遂卜日行謁廟禮先遣官用牲

牢行事告以皇后將祗見之意前期皇后齋三日內外命婦及執事內官齋一日設皇后拜位於廟門外及廟中設內命婦陪祀位於廟庭南外命婦陪祀位於內命婦之南司贊位皇后拜位之東西司賓位內命婦之北司香位香案右陳盥洗於階東司盥洗官位其所至日內外命婦各翟衣集中宮內門外皇后具九龍四鳳冠服褘衣出內宮門升輿至外門外降輿升重翟車鼓吹設而不作仗儀陳儀衛次外命婦次內命婦皆乘車前導內使監匾從宿衛陳兵仗前後導從皇后至廟門司賓引命婦先入皇后降車司贊導自左門外入就位北向立命婦各就位北向立司贊奏拜司賓贊拜皇后及命婦皆再拜興司贊請詣盥洗位盥手帨手由東陛升至神位前司贊奏上香者三司香捧香於右皇后三上訖導復位贊拜如前司贊奏禮畢皇后出自廟之左門命婦以次出皇后升車命婦前導如來儀過廟鼓吹振作皇后入宮是日皇帝宴羣臣於謹身殿皇后宴內外命婦於中宮皆如正旦宴會儀及成祖即位冊皇后徐氏其制小異皇帝皮弁服御華蓋殿翰林官以詔書用

寶訖然後御奉天殿傳制皇后受冊禮畢翰林官以詔書授禮部官禮部官奉詔書於承天門開讀皇帝還宮率皇后具服謁奉先殿謁告畢皇后具服於內殿俟皇帝升座贊引女官導詣拜位行謝恩禮樂作八拜興樂止禮畢次日皇帝皇后受賀宴會如前儀天順八年增定親王於皇帝前慶賀次詣皇太后慶賀次詣皇后前八拜儀世宗嘉靖十三年冊皇后方氏禮臣具儀注有謁告內殿儀無謁告太廟世廟之禮帝命議增於是禮臣以儀上先期齋三日所司陳設如時祫儀至日皇帝

御輅皇后妃御犢車同詣太廟命官奉七廟主升神座訖皇帝奉高皇帝主皇后奉高皇后主出升神座迎神上香奠帛祼獻樂作止皆如儀次詣世廟行禮同上儀穆宗隆慶元年增定頒詔次日命婦行見皇后禮

天子冊妃嬪夫人宋　金　明

宋內命婦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大儀貴儀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貴人其官誥貴儀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用遍地銷金龍五色羅紙裹軸帶兩面銷金雲鳳錦紅絲網子金欉鈒花塗粉錯滴粉襪金花鳳子中犀軸

婕妤才人貴人美人用遍地銷金鳳子五色羅紙裹軸帶銷金盤鳳錦紅絲網子金塗鈒粉錯滴粉金雲鳳犀看軸

金內命婦元妃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曰九嬪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人曰二十七婦寶林正六品御女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七人曰八十一御妻

明太祖洪武三年定前期一日禮部官奉冊印入置於謹身殿御座之前其日質明文武百官朝服序立於奉天殿丹墀之兩旁使副入就奉天殿橫街南北面立承制官奉節官奉冊印官皆入詣謹身殿俟內臣傳旨訖出自橫街南宣制妃服花釵翟衣出閤自本位宮中冊印至內使監令率內執事奉以入妃降詣庭中拜受畢妃升階就位內命婦諸親以次賀內使監令引妃謝皇帝皇后成祖永樂七年續定上御華蓋殿具皮弁服傳制執事官舉節冊案由御道東出黃蓋遮送至奉天門用鼓樂迎至右順門內官捧入節冊將至皇妃具禮服宮人各執扇衛從出迎於宮門外是日上率詣奉天殿

行謝告禮畢皇妃詣上前行八拜禮回宮妃升座長公主公主親王妃及六尚等女官四品以上命婦俱行四拜禮皇妃坐受憲宗成化二十二年冊貴妃有寶先寶授冊後寶授寶德妃無寶止寶授冊謝告奉先殿畢先詣皇太后前行禮世宗嘉靖十一年帝冊九嬪禮官上儀注先日所司陳設儀仗如朔望儀至期皇帝具袞冕告太廟世廟訖易皮弁服御華蓋殿百官公服入行禮正副使朝服承制舉節冊至九嬪宮九嬪迎於宮門外隨至拜位女官宣冊九嬪受冊先後八拜送節出宮門

復命九嬪隨具服俟皇后率詣奉先殿謁告還詣皇帝
皇后前謝恩如冊妃禮唯圭用次玉穀文銀冊少減於
皇貴妃五分之一二十年冊德妃張氏以妃將就室而
帝方諒闇不傳制不謁告內殿餘並如舊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七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八

禮系

皇太子納妃皇子諸王附　宋　遼　明

宋徽宗政和五年三月詔選皇太子妃六年六月詔選
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為皇太子妃令所司備禮冊
命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發冊先是議禮局上
五禮新儀皇太子納妃乘金輅親迎皇太子三奏辭乘
輅及臨軒冊命詔免乘輅而發冊如禮焉其請下聘禮
賜女家白金萬兩敵門（即古之納采）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壺

綵四十匹定禮羊酒綵各加十茗百斤頭𦞂巾緞綾絹
三十匹黃金釵釧四雙條脫一副真珠琥珀瓔珞真珠
翠毛玉釵朵各二副銷金生色衣各一襲金塗銀合二
錦繡綾羅三百匹果盤花粉花䍐眠羊卧鹿花餅銀勝
小色金銀錢等物納財用金器百兩綵千匹錢五十萬
錦綺綾羅絹各三百匹銷金繡畫衣十襲真珠翠毛玉
釵朵各三副函書一架纏束帛押馬函馬二十匹羊五
十口酒五十壺繫羊酒紅絹百匹花粉花䍐果盤銀勝
等物親迎用塗金銀裝肩輿一行障坐障各一方團扇

扇四引障花十樹生色燭籠十高髻釵插并童子八人騎分左右導扇輿其宗室子聘禮賜女家白金五千兩其餘門定禮納財親迎禮皆減半遠屬族卑者又減之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上皇子納夫人儀采擇使者曰奉制某王之儷屬子懿淑謹之重之使某行采擇之禮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顓愚不足以備采擇恭承制命臣某不敢辭問名使者曰某王之儷采擇既謀將加官占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制以臣某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敢辭告吉使者曰官占既吉奉制

以告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愚弗克堪占既之吉臣與有幸臣某謹奉典制告成使者曰官占之吉嘉耦既定制使某以儀物告成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謹奉典制告期使者曰涓辰之良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前期太史局擇日奏告景靈宮賜告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儀又設告箱之次於中門外北向隨闕所向設香案於寢庭其日大昕使者公服至主人出迎於大門外北向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

入門而右舉告箱者同入主人立香案左使者在右舉告箱者以告置於香案女相者引夫人出面闕立使者稱有制女相者贊再拜使者曰賜某國夫人告又贊再拜退使者出皇帝醮戒於所御之殿皇子乘象輅親迎夫人朝見與饋皇帝皇后饗夫人如儀諸王以下納采賓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於某王某王率循彝典以某將事敢請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弗嫻於姆訓維是腶脩棗栗之饋未知所以告虔也某聽命於廟敢不拜嘉問名賓曰合二姓之好必稽諸龜筮敢請問名

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恭謹重正昏禮將以加諸卜某敢不以告納吉賓曰某王承嘉命稽諸卜筮龜筮協從使某以告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不忘寒素欲施德於某未教之女而卜以告吉其爲敢辭納成賓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於某王某王率循彝典有不腆之幣以某將事敢請納成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順彝典申之以備物某敢不重拜嘉請期賓曰某王謹重嘉禮將卜諸近日使某請期儐者入告主人再辭儐者出告賓曰某既不獲受命於某官某王得吉卜曰某日敢不以告主

人曰謹奉命以從親迎前一日主人設賓次如常儀其
日大昕婿之父服其服告於祖廟子將行父醮之於廳
事贊者設父位中間南向設子位父位之西近南東向
父即坐子公服升自西階進立位前贊者注酒於醆西
向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設饌父位前子舉酒興即
坐飲食訖降再拜進於父位前命之曰躬迎嘉耦釐爾
內治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詣女家主人服
其服告於祖廟如請期之儀賓將至主人設神位於寢
戶外之西設醮女位於戶內南向具酒饌賓至贊者引

就次女盛服於房中就位南向立姆位於右從者陪其
後父公服升自東階立於寢戶外之東西向內贊者設
酒饌女就位坐飲食訖降再拜內贊者徹酒饌主人降
之東階東南西面贊者引賓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儐者
進受命出請事賓曰某受命於父以茲嘉禮躬聽成命
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固願從命儐者出告訖入引主人
迎賓大門外之東西面揖賓賓報揖主人入門而右賓
入門而左執雁者從入陳雁於庭主人升立於東階上
西面賓升西階進當寢戶前北面再拜降出主人不降

送賓初入門姆出立於寢門外之西南面賓拜訖姆引
女出於母左父命之曰往之女家以順為正無忘肅恭
母戒之曰必恭必戒無違舅姑之命庶母申之曰爾誠
聽於訓言毋作父母羞女出門婿先還第其同牢廟見
見舅姑諸禮皆如儀凡宗室婚姻英宗治平中宗正司
奏宗室女舅姑夫族未立儀制皆當報法部婿家有二
世食祿即許娶宗室女未仕者與判司簿尉已仕者隨
資序推恩即婿別祖女別房舊為婚姻而於今卑尊不
順者皆許婚之三代鄉貫生月人材書劄止令婚主問

驗以告宗正寺大宗正司寺司詳覈如條保明所進財
皆賜婿家令止於本宫納財媒妁使令之人非理求匃
許告宗室女事舅姑及見夫之族親皆如臣庶之家其
後又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官
以上即許婚姻神宗熙寧十年又詔應袒免以上親不
得與雜類之家婚嫁若父母居化外及見居沿邊兩屬
之人其子孫亦不許為婚緦麻以上親不得與諸司胥
吏出職納粟得官及進納伎術工商雜類惡逆之家子
孫通婚應婚嫁者委主婚宗室擇三代有任州縣官或

殿直以上者列姓名家世州里歲數奏上宗正司驗實召保付內侍省宣繫聽期而行嫁女則令其婿召保買娶成婚者以違制論主婚宗室與媒保同坐不以赦降自首者減罪告者有賞非袒免者依庶姓法宗室離婚委宗正司審察若如律有可出之實或不相安方聽若無故擅捨者劾奏如許聽離追完賜予物給還嫁資再娶者不給賜非袒免以上親與夫聽離再娶者委宗正司審核其恩澤已追奪而乞與後夫者降一等等詔宗室女毋得與嘗娶人結婚再適者不用此法

遼道宗太平八年六月權北院大王耶律鄭留奏今歲十一月皇太子納妃諸族備會親之帳部以豪盛者三十戶給其費

明皇太子納妃儀太祖洪武元年定制凡行禮皆遣使持節如皇帝大婚儀納采問名制曰奉制納某氏女爲皇太子妃命卿等行納采問名禮至妃第儐者出請使者前曰敢請事使者曰儲宮納配屬於令德邦有常典使某行納采之禮儐者入告主婚者曰臣某之子昧於壼儀不足以備采擇恭承制命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

使者入陳禮物於庭宣制曰某奉詔采擇奠雁禮畢使者出儐者復請使者前曰敢請事使者曰儲宮之配采擇既諾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婚者曰制以臣某之女可以奉侍儲宮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使者復入陳禮奠雁如儀宣制曰臣某奉詔問名將謀諸卜筮主婚者曰臣某第幾女某氏出次納吉儐者請事如前使者曰謀諸卜筮其占協從制使某告吉儐者入告主婚者曰臣某之子蠢愚憚弗克堪卜筮之吉惟臣之幸臣謹奉典制儐者出告使者入陳禮奠雁如儀宣制

曰奉制告吉又次納徵儐者出告使者入陳玉帛禮物不奠雁宣制曰某奉制告成又次請期辭曰詢於龜筮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主婚者曰敢不承命陳禮奠雁如儀又次告廟遣使持節授冊寶儀注悉見前又次醮戒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奉天殿百官侍立引進導皇太子至丹陛四拜入殿東門就席位東向立司爵以爵進皇太子跪搢圭受盞祭酒司饌以饌進跪受亦如之與就席坐飲食訖導詣御座前跪皇帝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皇太子曰臣某謹奉制告

俯伏興出至丹陛四拜畢皇帝還宮皇太子出又次親迎前一日有司設皇太子次於妃氏大門外南向東宮官次於南東西相向至日質明東宮官具朝服陳鹵簿鼓吹於東宮門外皇太子冕服乘輿出侍衛導從如儀至宮門降輿升輅東宮官皆從至妃第回輅南向降輅升輿至次降輿入就次東宮官皆就次先是皇太子將至主婚者設會宴女至期妃服褕翟花釵出就閤南面立傅姆立於左右主婚者具朝服立於西階之下引進導皇太子出次立於大門之東西向儐者朝服出立於

門東曰敢請事引進跪啟曰皇太子曰某奉制親迎引進受命興承傳於儐者儐者入告導主婚者出迎於大門之西東向再拜皇太子答拜引進導皇太子入門而左執鴈者從儐者導主婚者入門而右皇太子升東階進立於閤門戶前北向立主婚者升西階立於西東向引進者跪奠鴈執鴈者以鴈進皇太子受鴈以授主婚者主婚者跪受興以授左右退立於西皇太子再拜降自東階出至次以俟主婚者不降送初皇太子入門妃母出立於閤門外奠鴈位之西南向皇太子拜訖宮人

傅姆導妃出立於母左主婚者命之曰戒之戒之夙夜恪勤毋或違命母命之曰勉之勉之爾父有訓往承惟欽庶母申之曰恭聽父母之言宮人傳姆擎執導從妃乘輿出門降輿乘鳳轎皇太子揭簾訖遂升輅侍從如來儀至東宮門外降輅乘輿至閤降輿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西面司閨導妃詣內殿門外之西東面皇太子揖妃入行合巹禮如中宮儀又次朝見其日妃詣內殿陛下候皇帝升座司閨導妃入北面立再拜自西階升宮人奉棗栗盤進至御座前授妃妃奠於御前退復位

再拜禮畢詣皇后前奉腶脩盤如上儀又次醴妃次盥饋次謁廟次羣臣命婦朝賀皆如儀四年冊開平王常遇春女為皇太子妃禮部上儀注太祖覽之曰贄禮不用笄但用金盤盛棗用鳳轎鴈以玉為之古禮有親迎執綏御輪今用轎則揭簾是矣其合巹依古制用匏妃朝見入宮中乘小車以帷蔽之謁廟則皇太子俱往禮成後三日乃宴羣臣命婦著為令憲宗成化二十二年更定婚禮凡節冊等案俱由奉天左門出皇太子親迎由東長安門出親迎日妃服燕居服隨父母家廟行

禮執事者具酒饌妃飲食訖妃父母坐堂上妃詣前四拜父命之曰爾往大內夙夜勤慎孝敬無違母命之曰爾父有訓爾當奉承合巹前於皇太子內殿各設拜位皇太子揖妃入就位再拜妃四拜然後各升座廟見後百官朝賀致詞曰某官臣某等不勝欣忭之至謹當慶賀帝賜宴加正旦儀命婦詣太后皇后前亦賜宴致詞曰皇太子嘉聘禮成益綿景福餘大率如洪武儀

公主下降儀 宗室附 宋 遼 元 明

臣等謹按杜佑禮典載婚禮自天子至皇太子諸

王納后納妃之儀靡不詳備至公主下降之儀載在開元禮中而禮典則僅載唐世公主出降拜舅姑一節或唐以前未有定制故歟按公主貴敵諸王宜有殊典今考宋遼元明其載於正史及會典者以代類敘次於皇太子諸王之後以補杜氏之闕云

宋制公主下降初被選尙者卽拜駙馬都尉賜玉帶襲衣銀鞍勒馬采羅百疋謂之繫親又賜辦財銀萬兩進財之數倍於親王聘禮出降賜甲第餘如諸王夫人之制掌扇加四引障花燭籠各加十皆行舅姑之禮諸親遞加賜賚其縣主繫親以金帶賜辦財銀五千兩納財賜賚大率三分減其二宗室女特封郡君者又差降焉仁宗嘉祐初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納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太廟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尙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待問名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

不忘古禮之義也時兗國公主下嫁李瑋詔賜出降日令夫家主婚者具合用雁幣玉馬等物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侍掌事者受雁馬不入神宗即位詔以昔傳先帝恭聞德音以哲制士大夫之子有尙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宜詔有司革之以厲風俗於是著爲令仍命陳國長公主行舅姑之禮駙馬都尉王師約更不升行公主見舅姑行禮自此始舊例長公主凡有表章不稱妾禮院謂男子婦人凡於所尊稱臣若妾義實相對又宗室伯叔近臣悉皆稱臣卽公主理宜稱妾兄家人之禮雖施於閨廷肅自大長公主而下凡上牋表各據國封稱妾從王師約之請也唐國公主下降太常寺言按令公主出降申中書省請皇后帥宮闈掌事人送至第外命婦從令請

如令部出降日婉儀帥官屬掌事者送至第外命婦免

從徽宗改公主爲姬下詔曰在熙寧初有詔釐改公主郡主縣主名稱當時羣臣不克奉承近命有司稽考前世周稱王姬見於詩雅姬雖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可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爲族姬其稱大長者爲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易其國號內兩國者以四字其出降日婿家具五禮備表如上儀太史局擇日告廟親迎前一日所司於內東門外量地之宜西向設婿次其婿父醮子如上儀乃命之曰往迎爾相以昭惠

宗廟子再拜曰祗率嚴命又再拜降出乘馬至東華門內下馬禮直官引就次有司陳帝姬鹵簿儀仗於內東門外俟將升翟車引婿出次於內東門外鞠躬西向掌事者執雁內謁者奉雁以進俟帝姬升車婿再拜先還第同牢其日初昏掌事設巾洗各二一於東階東南一於室北水在洗東尊於室中實四爵兩巹於篚婿至本第下馬以俟帝姬至降車贊者引婿揖之以及寢門又揖導之升階入室盥洗掌事布對位又揖帝姬皆即坐受醆三飲俱興再拜贊者徹酒見舅姑夙興帝姬著花釵服褕翟以俟見贊者設舅姑位於堂上舅位於東姑位於西各服其服就位女相者引帝姬升自東階詣舅姑前再拜贊者以棗栗授帝姬奉置舅位前舅即坐贊者進徹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女相者引詣姑位前再拜贊者以服脩授帝姬奉置姑位前姑即位贊者亦徹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次醴婦盥饋饗婦如儀

遼公主下嫁儀選公主諸父一人爲婿主凡當奧者媒者致詞之儀自納幣至禮成大略如納后儀擇吉旦媒者趣尚主之家詣宮俟皇帝皇后御便殿率其族人見

進酒訖命皇族與尚主之族相偶飲翼日尚主之家以公主及婿率其族人見致安於皇帝皇后獻贐送者禮物訖朝辭賜公主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駝送終車一車樓純錦銀螭懸鐸後垂大氊駕牛載羊一謂之祭羊賜其婿朝服四時襲衣鞍馬凡所須無不備選皇族一人送至其家凡親王女封公主者婚儀倣此以親疎爲差降

元制凡駙馬尚公主率封王爵其宗王之女皆稱公主

明制凡公主出降行納采問名禮婿家備禮物表文於

家庭望闕再拜掌婚者奉至內東門詣內使前曰朝恩貺室於某官某之子某習先人之禮使臣某請納采以表跪授內使內使跪受奉進內殿執雁及禮物者從入內使出掌婚者曰將加卜筮使臣某問名進表如初內使出曰有制掌婚者跪內使宣曰皇帝第幾女封某公主掌婚者俛伏興入就次賜宴出納吉儀與納采同掌婚者致詞曰加諸卜筮占曰從吉謹使臣某敢告納徵婿家具元纁玉帛乘馬表文如儀掌婚者致詞曰朝恩貺室於某官某之子某有先人之禮請臣某以束帛乘

馬納徵請期辭曰某命臣某謹請吉日親迎日婿公服告廟曰國恩貺室於某日親迎敢告將行父醮於廳隨意致戒婿再拜至內東門內內使延入次執雁及奉禮物者各陳於庭其日公主禮服辭奉先殿詣帝后前四拜受爵帝后隨意訓誡受命訖又四拜降堦內命婦送至內殿門外公主升輦至內東門降輦婿揭簾公主升轎婿出次立執雁者以雁跪授婿婿受雁跪進於內使內使跪受以授左右婿再拜先出乘馬還公主鹵簿車輅後發公侯百官命婦送至府婿先候於門公主至婿揭簾公主降同詣祠堂婿東公主西皆再拜進爵讀祝又再拜出詣寢室婿公主相向再拜各就坐婿東公主西進饌合巹如儀復相向再拜明日見舅姑舅姑坐於東西向公主立於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二拜第十日駙馬朝見謝恩行五拜禮初洪武九年太祖以太師李善長子祺爲駙馬都尉尚臨安公主先期告奉先殿下嫁前二日命使冊公主冊後次日謁奉先殿又定駙馬受誥儀吏部官奉誥命置龍亭至太師府駙馬朝服拜受次日善長及駙馬謝恩後十日始請婚期二十六

年稍更儀注然儀注雖存其拜姑舅及公主駙馬相向拜之禮終明之世實未嘗行也明年又更定公主郡主封號婚儀及駙馬儀賓品秩孝宗宏治二年冊封仁和長公主重定婚儀入府公主駙馬同拜天地行八拜禮堂內設公主座於東西向駙馬東向座餘如前儀世宗嘉靖二年工科給事中安磐等言駙馬見公主行四拜禮公主坐受二拜雖貴賤本殊而夫婦分定於禮不安不聽莊烈帝崇禎元年教習駙馬主事陳鍾盛言臣教習駙馬鞏永固駙馬黎明於府門外月臺四拜云至三

月後則上堂上門上影壁行禮如前始親膳於公主前
公主飲食於上駙馬侍立於旁過此方議成婚駙馬領
棗餚稱臣公主答禮書賜皆大失禮夫既合巹則儼然
夫婦安有跪拜數月稱臣侍膳然後成婚者會典載行
四拜於合巹之前明合巹後無拜禮也以天子館甥下
同隸役豈所以尊朝廷帝是其言令永固即擇日成婚
明制凡選駙馬禮部榜諭在京官員軍民子弟年十四
至十六容貌齊整行止端莊有家教者報名司禮內臣
於諸王館會選不中則博訪於畿內山東河內選中三
人欽定一人餘二人送本處儒學充廩生自宣德特賜
馬始有教習用學官爲之正統以後令駙馬赴監習
禮嘉靖六年始定主事一人專在駙馬府教習

大夫士婚禮 宋 遼 明

宋品官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廟見
見舅姑姑醴婦盥饋饗婦送者並如諸王以下婚四品
以下不用盥饋饗婦禮士與庶人同其無雁者三舍生
聽用羊假九品服

遼太宗會同三年十二月詔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
聽與漢人婚姻

明太祖洪武五年詔曰古之婚禮結兩姓之歡以重人
倫近世以來專論聘財習染奢侈其儀制頒行務從節
儉以厚風俗其時品節詳明皆有限制凡品官娶婦或
爲子聘婦皆使媒氏通書女氏許之擇吉納采主婚者
設席至日具祝版告廟訖賓至女氏第主婚者公服出
迎揖賓及媒氏入雁及禮物陳於廳賓左主右媒氏立
於賓南皆再拜賓詣主人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於某
某率循典禮謹使某納采主婚者曰某子弗嫻姆訓既
辱采擇敢不拜嘉賓主西南相向坐徹雁受禮訖復陳
雁及問名禮物賓興詣主婚者曰某官愼重婚禮將加
卜筮請問名主婚者進曰某第幾女妻某氏出或以紅
羅或以銷金紙書女之第行年歲賓辭主婚者請禮從
者禮畢送賓至門外納吉如納采儀賓致詞曰某官承
嘉命稽諸卜筮龜筮協從使某告吉主婚者曰某未教
之女既以吉告某何敢辭納徵如納吉儀加元纁束帛
函書不用雁賓致詞曰某官以伉儷之重加惠某官率
循典禮有不腆之幣敢請納徵主婚者曰某官貺某以
重禮某敢不拜受賓以函書授主婚者主婚者亦答以
函書請期亦如納吉儀親迎日婿父告於禰廟婿北面
再拜立父命之曰躬迎嘉耦釐爾內治婿進曰敢不承

命再拜媒氏導婿之女家其日女氏主婚者告廟訖醴女如家人禮婿至門下馬就大門外之次女從者請女盛服就寢門內南向坐婿出次主婚者出迎於門外揖而入主婚者入門而右婿入門而左執鴈者從至寢戶前北面立主婚者立於戶東西向婿再拜奠鴈出就次主婚者不降送婿既出女父母東南向坐保母導女四拜父命之曰往之女家以順爲正無忘肅恭母命之曰必恭必戒毋違舅姑之命庶母申之曰爾忱聽於訓言毋作父母羞保姆及侍女翼女出門升車儀衛導前送者

乘車婿先還俟婦至出迎於門內揖婦入及寢門婿先升階婦從升入室婿盥於室東南婦從者執巾進水沃之婦盥於室西北婿從者執巾進水沃之盥畢就座婿東婦西舉食案進酒進饌酒食訖復進如初侍女以巹注酒進於婿婦前各飲畢皆興立於座南東西相向皆再拜婿婦入室易服婿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婿之餘明日見宗廟設婿父拜位於東階下婿於其後主婦拜位於西階下婦於其後諸親各以序分立其日夙興婿父以下各就位再拜贊禮引婦至庭中北面立婿父

升自東階詣神位前跪三上香三祭酒讀祝興立於西婦西拜退復位婿父降自西階就拜位婿父以下皆再拜禮畢次見舅姑其日婦立堂下伺舅姑即座就位四拜保姆引婦升自西階至舅前侍女奉棗栗授婦婦進訖降階四拜詣姑前進服脩如前儀次舅姑醴婦如家人禮次盥饋其日婦家備饌至婿家舅姑即座婦四拜升自西階至舅前從者舉食案以饌授婦婦進饌訖事者加匕筯進饌於姑亦如之食訖徹饌婦降階就位四拜禮畢舅姑再醴婦如前

庶人婚禮 宋 金 明

臣等謹按杜佑通典婚禮載至大夫士而止而於庶民則闕焉今考宋明諸史知制有等殺有不容越分者謹列敘於左以存各朝之制度云

宋制庶人婚禮并問名於納采并請期於納成其無鴈奠者或以雉及雞鶩代其詞稱吾子親迎質明掌事者設禰位廳事東間南向婿之父服其服北面再拜祝曰某子某年若干禮宜有室聘某氏第幾女以某日親迎敢告子將行父坐廳事南向子服其服（服皂衫衣折上巾）立父

位西少南東向贊者注酒於醆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以饌設位前子舉酒興卽坐飲食訖降再拜進立父位前命之曰釐爾內治往求爾匹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初婚掌事者設酒饌室中置二醆於槃婿服其服如前服至女家贊者引就次掌事者設婦位主人受禮如請期之儀（主人謂女父）女盛服立房中父升階立房外之東西向（非南向者各隨其所向立於門外之左餘倣此）父贊者注酒於醆授女女再拜受醆贊者又以饌設於位前女卽坐飲食訖降再拜父降立東階下賓出次（賓謂婿）主人迎於門揖賓入賓報揖從入主人升東階西面賓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掌事陳雁於階賓曰某受命於父以茲嘉禮躬聽成命主人曰某固願從命賓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女出父戒之曰往之女家無忘肅恭母戒之曰夙夜以思無有違命諸母申之曰無違爾父母之訓女出婿先還俟於門外婦至贊者引就北面立婿南面揖以入至於室掌事者設對位室中婿婦皆卽坐贊者注酒於醆授婿及婦婿及婦受醆飲訖設饌再拜贊者徹酒饌見祖禰見舅姑醴婦饗送如儀

金章宗明昌元年十月制民庶聘財爲三等上百貫次五十貫次二十貫承安五年十二月詔官籍監戶百姓自願以女爲昏者聽泰和六年十一月詔屯田軍戶與所居民爲婚姻者聽

明太祖洪武元年定制依朱子家禮無問名納吉止納采納幣請期下令禁指腹割衫襟爲親者凡庶人娶婦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婚娶常服或假九品服婦服花釵大袖其納采納幣請期略倣品官之儀有媒無賓詞亦稍異親迎前一日女氏使人陳設於婿之寢室俗謂之鋪房至若告祠醮戒奠雁合卺並如品官儀見祖禰舅姑舅姑醴婦亦略相準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八

禮 嘉

君臣服章制度 袍附 宋 遼 金 元 明

宋制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通天冠絳紗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七曰御閱服 中興後有之神宗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大裘黑羔皮爲之領袖以黑繒纁裳朱紱而無章飾佩白玉元組綬革帶玉鉤鰈素帶朱裏其外上朱下綠白紗中單皁領青褾襈裾朱韈赤舄舄絇繶純其當暑奉祠之服乞降梁陸璉議以黑繒爲裘及唐輿服志以黑羊皮爲纁詔重詳定

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陸佃言禮記云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又曰大裘不裼此明大裘以袞衣襲之先儒謂周禮天地皆服大裘非是於是詳定所言裘不可徒服請冬至祀昊天與黑帝皆服大裘被以袞非祀天及夏至祭地則皆服袞哲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所造大裘作短袍制襲於袞下未合典禮下禮部太常寺議禮部員外郎何洵直言周禮節服氏既云袞冕又云裘冕是裘與袞各有冕今裘既無冕又襲於袞中何以示裘袞之別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爲夏服蓋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繒爲之後詔如洵直議徽宗政和時議禮局上大裘制表黑羔皮爲領褾襈朱裳被以袞服中興後無存者高宗紹興十三年詔有司如舊制以羔造禮部言關西羔羊天生黑色今有司以白羔爲之不中禮制不如權以繒代從之袞服初因五代之舊衣青色日月星山龍雉虎蜼七章紅裙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紅蔽膝升龍二並織成間以雲氣飾以金鈒花鈿窠裝以眞珠琥珀雜玉環三羅襦裙繡五章青褾襈裾六采綬一

小綬三結玉環三素大帶朱裏青羅四神帶二繡四神盤結白羅中單青羅抹帶紅羅勒帛鹿盧玉具劍白玉雙佩金龍鳳革帶紅韈赤舄金鈒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廟朝太清宮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受冊尊號元日受朝冊皇太子則服之太祖建隆元年太常禮院上袞龍服令式元衣纁裳十二章升火於衣爲八章裳四章衣褾領如上爲升龍皆織成山龍以下每章一行重以爲等每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韍龍山火三章革帶玉鉤鰈大帶素帶朱裏玉劍佩大小綬玉環

朱韈赤舄加金飾仁宗景祐二年詔冠服蠲減珍華務從簡約由是袞衣改用青羅紅羅襈繡八章間以雲琪鶴襬所宜去鈿窠及珠璣飾裳用紅羅繡四章蔽膝繡升龍二以雲補空地去鈿窠除帶首黃金葉用銷金英宗治平二年詔袞服悉去繪畫龍鱗紫雲白鶴庭金綵龍袞繡服用繪神宗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朝祭之裳皆前三幅後四幅殊其前後不相連爲今裳以八幅考古不合請改用七幅幅廣二尺二寸兩旁各殺縫一寸腰間辟積無數裳側有紕下有裼廣各寸半卒

臣祭服之裳准此政和議禮局上冕服之制衣八章裳四章如舊制而升龍於山絳紗袍以織成雲龍紅金條紗爲之紅裏皂褾襈裾絳紗裙蔽膝如袍飾並皂褾襈白紗中單朱領褾襈裾白羅方心曲領白韈黑舄佩綬如袞大祭祀致齋正旦冬至五月朔大朝會大冊命親耕籍田皆服之孝宗乾道九年又用履袍袍以絳羅爲之折上巾通犀金玉帶繫履則曰履袍服韡則曰韡袍履韡皆用黑革四孟朝獻景靈宮郊祀明堂詣宮宿廟進胙上壽兩宮及端門肆赦並服之大禮畢還宮乘平

輦服亦如之若乘大輦則服通天冠絳紗袍如常儀衫袍有赭黃淡黃玉裝紅束帶皂文鞾大宴則服之赭黃淡黃褛袍紅衫袍常朝則服之窄袍便坐視事則服之皆皂紗折上巾通犀金玉環帶窄袍或御烏紗帽御閱服以金裝甲乘馬大閱則服之皇太子之服一曰袞冕二曰遠遊冠朱明衣三曰常服袞服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紅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紅羅蔽膝繡山火二章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瑜玉雙佩四采大綬結二玉環青羅抹帶紅羅勒帛玉具劍白羅襪朱舄

金塗銀釦從祀則服之太宗至道元年皇太子袞服元衣纁裳赤舄加金飾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朱明服紅花金條紗衣紅紗裏皂褾襈紅紗裳紅紗蔽膝並紅紗裏白花羅中單皂褾襈白羅方心曲領羅襪黑舄革帶劍佩綬餘同袞服抹帶勒帛執桓圭受冊謁廟朝會則服之常服皂紗折上巾紫公服通犀金玉帶諸臣祭服九旒冕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緋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緋蔽膝繡山火二章白花羅中單玉裝劍佩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緋白羅大帶緋羅襪履親王中書門下奉祀則服之其冕無額花者

元衣纁裳悉畫白綾中單獅子錦綬二銀環餘同上
三公奉祀則服之七旒冕衣畫虎蜼粉米三章裳畫黼
黻二章銀裝佩劒革帶餘同九旒冕九卿奉祀則服之
五旒冕青羅衣裳無章銅裝佩劒革帶餘同七旒冕四
品五品爲獻官則服之六品以下無劒佩綬紫檀衣朱
通考作及裳羅爲之皂大綾綬銅裝劒佩御史博士服之平
冕無旒青衣纁裳無劒佩綬餘同五旒冕太祝奉禮服
之朝服進賢五梁冠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
蔽膝並皂褾襈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玉劒佩銀革

帶暈錦綬二玉環白綾襪皂皮履一品二品侍祠朝會
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三梁冠無中單銀
劒佩獅子錦綬銀環餘同五梁冠諸司三品御史臺四
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
獬豸角衣有中單兩梁冠銅劒佩練鵲錦綬銅環餘同
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無中單
無劒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仁宗康定二年少府監言每大禮法服庫準百官品位給朝服其諸司五品以上定有官高品卑及品高官卑者請諸司五品國子博士已內給事並依六品以下去劒佩綬御史則冠獬豸衣有中單其諸司使副使以下至閤門祗候如有攝事合請朝服者並同六品部從所請袴褶紫緋綠各從本服也白綾中單白
綾袴白羅方心曲領本品冠導駕則騎而服之建隆四年范質與禮官議袴褶制度先儒無說案令文武弁金飾平巾幘簪導紫褶白袴玉梁珠寶鈿帶鞾騎馬服之金飾郎附蟬也詳此郎是二品三品所配弁之制也又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綠褶並白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鞾今請造袴褶如令文之制其起梁帶形制尋檢未是望以革帶代之奏可是歲造成而未用乾德六年郊祀如服而冠未造乃取朝服進賢冠帶鞾履參用焉其公服因唐
之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
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襴束以革帶幞頭
烏皮鞾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太宗太平興國三

年詔朝官出知節鎮及轉運使副衣緋綠者並借紫知
防禦團練刺史州衣綠者借緋衣緋者借紫其役江淮
發運使同轉運提點刑獄同知刺史州雍熙初郊祀慶成始許升朝官服緋綠二十年者敘賜緋紫真宗登極京朝官亦聽敘及東封西祀敕書京朝官並以十五年爲限後每帝登極亦如例仁宗景祐元年詔罷使會任通判者借緋會任知
州者借紫神宗元豐元年去青不用階官至四品服紫
至六品服緋九品以上則服綠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詔
以士庶車服頗有踰僭令翰林學士承旨李昉詳定以
聞昉奏近年品官綠袍及舉子白襴下皆服紫色請禁

之其私第便服許紫皂衣白袍舊制庶人服白今請流
外官及貢舉人庶人通許服皂從之朝衫假以烏紗衫
以皂羅為之角帶繫鞵東都士大夫交際常服之紫衫
本軍校之服中興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高宗紹興二
十六年禁以戎服臨民自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以為便
服涼衫制如紫衫亦曰白衫孝宗乾道初以其似凶服
禁之便服仍許用紫衫深衣用白細布圓袂方領曲裾
黑緣大帶緇冠幅巾黑履士大夫家冠昏祭祀宴居交
際服之襴衫亦白細布為之圓領大袖下施橫襴為裳
腰間有辟積進士及國子生州縣生服之

臣等謹按前世服物采章各有定式夏殷周三
代已不相沿襲是以諸史輿服志所臚雖損益隨時
而禮儀從朔敦本之義固然自北魏始啟冠裳風變
移國俗以洎遼金元之世服飾並更未幾而國勢
浸微淪胥洊及載稽前蹟殷鑒具存洪惟
皇朝鴻業肇興
列祖
列宗制作隆備

欽定冠服昭示來茲
皇上念切紹衣訓行罔斁於
序禮器圖暨
評通鑑輯覽務懲輕易之獘至再至三近復以嘉禮與
中敘按未能明晳
諭臣等悉心訂正且
申示永
天本
祖賚

帝賚
親之
至論臣等跪聆心折實為發從來所未發仰見
聖心所以範率由而綿
棊祚者依古罕有比倫臣等謹覈各代正史紀志並各國
志之文詳列改制年載仍各加按語發明用誌緣起
遼自太祖仲父述瀾以豹尾氏裕悅之官占居潢
河沃壤始為桑麻組織之教一王業之基實肇於此
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國織服冠冕禮儀載而至會

同中大后北面臣僚並國服皇帝南面臣僚並漢服乾亨五年聖宗冊承天太后給三品以上法服自是大禮雖北面三品以上亦漢服興宗重熙五年尊號冊禮皇帝服龍袞北南面臣僚並朝服自是以後大禮並從漢服矣今先列國服而以漢服次於後焉

遼祭山儀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懸魚三山紅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靴小祀皇帝服硬帽紅克絲龜文袍臣僚服飾各從本部旗幟之色其朝服皇帝

服錫魯袞冠絡縫紅袍垂飾犀玉帶錯絡縫靴謂之國服袞冕太宗更以錦袍玉帶臣僚戴氈冠或紗冠紫窄袍鞊鞢帶以黃紅色條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綴飾謂之盤紫太宗更以錦袍金帶公服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帶或衣紅襖臣僚亦幅巾紫衣常服謂之盤褁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披貂裘以紫黑色為貴青次之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貂毛羊鼠沙狐裘出獵服皇帝幅巾擐甲戎裝以貂鼠或鵞項鴨頭為扞服蕃漢諸司使以上並戎裝衣皆左衽黑綠色其裘則

終遼世郊丘不建不書其袞服元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四章在裳衣褾領為升龍織成文各為六等龍山以下每章一行行十二白紗中單黻領青褾襈裾黻革帶大帶劍佩綬舄加金飾通天冠絳紗袍白紗中單褾領朱襈裾白裙襦絳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革帶佩綬綬韈舄皇太子遠遊冠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褾襈裾白裙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劍佩綬韈舄與上同後改為白韈黑舄親王遠遊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皂領褾襈白裙襦革帶鉤鰈假帶曲領方心絳紗

蔽膝韈舄劍佩綬二品以上同七品以上去劍佩綬八品以下同公服其公服皇帝翼善冠柘黃袍九環帶白練裙襦六合靴皇太子遠遊冠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鉤鰈假帶方心紛鞶囊白韈烏皮履一品至五品冠幘纓絳紗單衣白裙襦帶鉤鰈假帶方心紛鞶囊六品以下去紛鞶囊餘並同其常服皇帝柘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靴皇太子進德冠絳紗單衣白裙襦白襪烏皮履五品以上幞頭紫袍牙笏金玉帶烏皮六合靴六品以下幞頭緋衣木笏銀帶魚袋佩九品幞頭綠

袍鍮石帶韡並同

臣等謹按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國主視朝服純紗幞頭窄袖赭袍玉匾帶黃滿領金史輿服志太宗即位始服赭黃是雖初變章飾而淳樸之風未盡消也熙宗天眷三年車駕將幸燕京始製通天冠絳紗袍自是祭祀則袞衣朝會則朝服而臣下祭服尙闕至章宗泰和元年議制羣臣祭服於是祭文彌勝而樸略之風益遠矣

金熙宗天眷三年有司以車駕將幸燕京合用通天冠

絳紗袍衣式成造禮服袍裳方心曲領中單蔽膝革帶大帶玉具劒綬佩舄韈其袞服用靑羅夾製五綵間金繪畫日一月一昇龍四山十二上下襟華蟲火各六對虎蜼各六對背面星一昇龍四山十二華蟲火各十二對虎蜼各六對中單一白羅單製羅領褾襈裳一帶褾襈紅羅八幅夾製繡藻三十二粉十六米十六黼三十二黻三十二蔽膝一帶褾襈並紅羅夾製繡昇龍二大小綬施玉環紼白大帶紅羅靮帛靑羅抹帶玉佩舄重底紅羅面白綾托裏如意頭銷金黃羅緣口玉鼻仁飾以珠凡大祭祀加尊號受冊寶則服袞冕行幸齋戒出宮或御正殿則通天冠絳紗袍皇太子袞服靑衣朱裳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靑褾襈裾革帶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玉佩大綬施玉環白韈朱舄舄加金塗銀釦謁廟則服之遠遊冠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韈黑舄餘同袞服受冊寶則服之臣下朝服凡導駕及行大禮文武百官皆服之冠佩劒緋羅大袖緋羅裙緋羅蔽膝緋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白紗中單銀褐勒

帛烏皮履白綾襪正二品以下不佩劒熙宗皇統七年太常寺言太廟成後奉安神主祫享行禮凡行禮執事助祭陪位官准古典當服袞冕虞夏殷並十二章周九章後魏帝服袞冕與祭者皆朝服開元禮一品服九章五禮新儀正一品服九旒冕衣畫降龍今汴京舊禮直官言自宣和二年以後一品祭服七旒冕大袖無龍唐雖服九章服當時司禮少常伯孫茂道已言備能各袞尊卑相亂尙書省乃奏用後魏故事止用燕京大冊禮時所服朝服以祭世宗大定三年八月詔遵皇統制攝

官則朝服散官則公服以皇太子爲亞獻服衮冕章宗
泰和元年禮官言祭服朝服歷代各有分別國朝惟天
子備衮冕通天冠二等之服羣臣祭服尚闕每有祀事
但以朝服從事實於典禮未當請依漢唐故事祭服冕
旒青章然三公法服有龍恐涉於僭國初禮官亦嘗擬
議乞參酌古今改置祭服其冠則如朝冠而但去其貂
蟬竪筆其服用青衣朱裳白韈朱履非攝事者則用朝
服庶幾少有差別上曰朝祭之服固宜分也其公服大
定官制文資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

品官服大獨科花羅徑不過五寸執政官服小獨科花
羅徑不過三寸二品三品服散荅花羅謂無枝葉者徑不過
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者徑不過一寸六品
七品服緋芝麻羅八品九品服緑無紋羅應武官皆服
紫十五年制曰袍不加襴非古也遂命文資官公服皆
加襴大定二年制百官趨朝赴省並須褁帶五品以上官趨朝則服趨省則展皂而等沾衣則從便凡
朝叅主寶主符展紫御仙花或太平花金束帶近侍給
使供御筆硯直長符寶吏紫襖子塗金束帶翰直則近
侍給使並常服常服則展紫閤門六尚通朝叅侍立則
服本品服若官中當直則服窄紫金帶學士院官修起
居注補闕拾遺秘書丞郎朝叅侍立則服本品服色帶
宮直則窄紫金帶束宮左右衛率僕正副僕正典儀贊
儀內直郎丞當直亦許服之太子太師出入宮中則展紫至東宮則展皂三少則展紫其常服四
帶巾盤領衣烏皮靴其衣色多白三品以皂窄袖盤領
縫腋下爲襞積而不缺袴其胷臆肩袖或飾以金繡其
從春水之服則多鶻捕鵝雜花卉之飾其從秋山之服
則以熊鹿山林爲文其長中骭取便於騎也章宗明昌
六年制係籍儒生止服白衫領繫背帶止以紫圓條羅
帶乾皂鞾餘人用純紫領不得用綠雜色圓板條羅帶
不得用紫鞾用黃及黑油皂鞾等
臣等謹按元憲宗二年八月祭天於日月山用冕

服自此始成宗大德六年祭天於麗正門外命獻
官各公服行事大禮用公服自此始然史言至元
十二年大德十一年博士皆嘗議上衮冕制度而
事未果行則憲宗之所服者特稀闊一時之舉而
後亦旋廢矣大德祭天如以公服行事則前此舜
皆國服與至延祐七年英宗令省臣與太常禮儀
院速製法服於是中書省會翰林集賢太常禮儀
院官講議依秘書監所藏前代帝王衮冕法服圖
本命有司製如其式蓋始變而公服繼變而冕服

淳樸之風離而日遠而元亦於是將季矣元冕服
之制無可考今敘漢服之制如左
元天子袞龍服制以靑羅飾以生色銷金帝星一日一
月一升龍四複身龍四山三十八火華蟲虎蜼各四十
八裳制以緋羅其狀如裙飾以文繡凡一十六行每行
藻二粉米二黼二黻二中單制以白紗絳緣黃勒肩副
之蔽膝制以緋羅有褾緋絹爲裏其形如裙袍上著之
繡複身龍玉佩玉環綬紅羅鞾納奇寶金錦也履紅綾襪
皇太子袞服元衣纁裳中單蔽膝玉佩大綬朱襪赤舄

臣僚祭服三獻官及司徒大禮使有靑羅服紅羅裙紅
羅蔽膝白紗中單白羅方心曲領赤革履白綾襪諸執
事官祭服有靑羅服紅綾裙紅羅蔽膝紫羅公服白紗
中單白羅方心曲領皂鞾赤革履白綾襪社稷祭服有
靑羅袍白紗中單紅梅花羅裙紅梅花羅蔽膝革履白
綾襪白羅方心曲領宣聖廟祭服有鴉靑袍方心曲領
紅羅裙白絹中單　紅羅蔽膝革履白絹襪曲阜祭服有
靑羅大袖夾衣紫羅公服褐羅大袖衣白羅衫白絹中
單大紅羅夾蔽膝　大紅夾裳緋紅夾裳緋紅羅夾蔽膝

緋羅夾裳黃羅夾裳白羅方心曲領皂鞾白羊毳襪大
紅羅鞋白絹夾襪其積蘊內庭大宴則服之冬夏之服
不同無定制凡勳戚大臣近侍賜則服之下至於樂工
衛士皆有其服天子積蘊冬之服十有一等夏之服十
有五等詳見冠冕篇　百官積蘊冬之服凡九等夏之服凡十
四等其百官公服制以羅大袖盤領俱右衽一品紫大
獨科花徑五寸二品小獨科花徑三寸三品散荅花徑
二寸四品五品小雜花徑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緋羅小
雜花徑一寸八品九品綠羅無文仁宗延祐元年詔曰

比年所在士民靡麗相尚尊卑混淆僭禮費財命中書
省定服飾等第凡蒙古人及見當集賽諸色人等不在
禁限唯不許服龍鳳文龍謂五爪二角者　其職官除龍鳳文外
一品二品服渾金花三品服金荅子四品五品服雲袖
帶襴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散官職事從其高者　庶
人不得服赭黃惟許服暗花紵絲紬綾羅毳帽笠不許
飾用金玉鞾不得裁製花樣
明皇帝袞服太祖洪武十六年定制元衣黃裳十二章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織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六章繡於裳白羅大帶紅裏蔽膝隨裳色繡龍火山文玉革帶玉佩大小綬玉環白羅中單黻領青緣襈黃襪黃金舄二十六年更定元衣纁裳素紗中單紅羅蔽膝綬佩珩易其色朱襪赤舄餘如舊制成祖永樂三年再定袞服元衣八章日月龍在肩星辰山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相連腰有襞積本色綼裼素紗中單青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三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飾

以玉鉤玉佩加綬施玉環襪舄皆赤色世宗嘉靖八年諭閣臣張璁袞冕有革帶今何不用璁對曰革帶前繫蔽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冕弁恒用之今惟不用革帶前後佩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腰之間失古制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闕革帶非齊明盛服之意會典蔽膝用羅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緣用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帶繫蔽膝佩綬之式詳考繪圖以進又曰衣裳分上下而今衣恒掩裳裳制如帷而今兩幅朕意衣但當與裳要下齊而露裳之六章又曰衣有六章古以繪今當以織朕命織染局考國初冕服日月各徑五寸當從之裳六章古用繡亦當從之古色用元黃取象天地今裳用纁於義無取當從古革帶即束帶後不當用玉蔽膝繡龍火可不用山卿與內閣諸臣同考之於是楊一清等言太祖皇帝定爲十二章之制司造之官仍習舛訛非制作初意伏乞聖斷不疑帝乃擇吉更定其制元衣黃裳衣裳各六章日月徑五寸裳前後連屬如帷章用繡蔽膝隨裳色繡龍火繫於革帶大帶素表朱裏上緣以朱下以綠革帶前用玉其後無玉以佩

綬繫而掩之中單及圭俱如永樂間制朱襪赤舄通天冠服絳紗袍深衣製白紗中單皂領褾襈裾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白襪赤舄其革帶佩綬與袞服同皮弁服絳紗衣蔽膝隨衣色白玉佩革帶玉鉤艓緋白大帶白襪黑舄武弁服親征遣將服之嘉靖八年定制韎衣韎裳俱赤色佩綬革帶如常制舄如裳色皇帝常服洪武三年定烏紗折角向上巾盤領窄袖袍束帶永樂三年更定翼善冠袍黃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織金盤龍一帶用玉靴以皮爲之先是洪武二十四年帝微

行至神樂觀見有結網巾者翼日命取網巾頒示十三布政使司人無貴賤皆裹網巾天子亦常服之嘉靖七年帝以燕居冠服尚沿習俗諭張璁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璁乃采禮書元端深衣之文圖註以進帝為參定其制更名曰燕弁服如古元端之制色元邊緣以青兩肩繡日月前盤圓龍一後盤方龍二邊加龍文八十一領與兩袪共龍文五九衽同前後齊共龍文四九襯用深衣之制色黃袂圓袪方下齊負繩及踝十二幅素帶朱裏青表綠緣邊腰圍飾以玉龍九元履朱緣紅纓

黃結白襪皇太子袞服九章元衣纁裳衣五章織山龍華蟲宗彝火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黻領青緣襈蔽膝隨裳色織山火二章革帶金鉤䚢玉佩綬玉環白襪赤舄永樂三年更定元衣五章龍在肩山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屬腰有襞積本色綼裼素紗中單青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二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黻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上玉鉤二玉佩大帶大小綬施玉環襪舄皆赤皮弁服絳紗袍本色領褾襈裾紅裳如冕服內制不織章素紗中單如深衣制紅領褾襈裾領織黻文十一蔽膝隨裳色本色緣有紃施於縫中玉鉤玉佩大小綬大帶韈舄赤色常服翼善冠袍赤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玉帶靴以皮為之親王袞冕之服青衣纁裳餘皆同東宮其皮弁服常服皆與東宮同嘉靖七年酌燕弁及忠靖冠之制為保和冠服頒賜宗室（自郡王世子以上服之）其服青質青緣前後方龍補身用素地邊用雲襯用深衣玉色帶青表綠裏綠緣履用皂綠結白襪親王世子袞冕七章青

衣三章織華蟲火宗彝纁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素紗中單青領褾赤韍革帶佩白玉三采綬白玉環白韈赤舄永樂三年更定冕服青衣三章火在肩華蟲宗彝在兩袖皆織成本色領褾襈裾其纁裳玉佩帶綬之制俱與親王同第織黻文減二皮弁服制如親王其圭佩帶綬韈舄如冕服內制常服亦與親王同郡王冕服青衣三章粉米在肩藻宗彝在兩袖皆織成纁裳二章織黼黻各二中單領織黻文七餘與親王世子同皮弁服常服亦與親王世子同郡王長子朝服七梁冠大紅素羅

衣白素紗中單大紅素羅裳及蔽膝大紅素羅白素紗
二色夾帶玉朝帶丹礬紅花錦雞綬玉佩象笏及白絹
韈皂皮雲頭履鞋公服皂縐紗幞頭大紅素紵絲衣玉
革帶常服烏紗帽大紅紵絲織金獅子開䄂圓領玉束
帶皂皮銅線鞾文武官朝服洪武二十六年定用梁冠
赤羅衣白紗中單青飾領緣赤羅裳青緣赤羅蔽膝大
帶革帶佩綬白韈黑履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賜百官禮部言各官散官與現任職事高下不同服色不能無異乞定其制部省部臣定議禮部復言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為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國初服色依散官與唐制同乃定服色準散官不計現職所賜袍帶亦如之三年禮部言歷代異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漢赤唐服色黃旗幟赤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服色所尚於赤為宜從之

凡親祀郊廟社稷文武官分獻陪祀則服祭服青羅衣
白紗中單俱皂領緣赤羅裳皂緣赤羅蔽膝方心曲領
其冠帶佩綬等差同朝服其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
心曲領四品以下并去佩綬嘉靖八年更定百官祭服
上衣青羅皂緣下裳赤羅皂緣蔽膝綬環大帶革帶佩
玉韈履俱與朝服同其視牲朝日夕月耕耤祭歷代帝
王廟獨錦衣衛堂上官大紅蟒衣飛魚烏紗帽鸞帶佩
繡春刀祭太廟社稷則大紅便服其公服每日早晚朝
奏事及侍班謝恩見辭則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
服之其制盤領右衽袍用紵絲或紗羅絹袖寬三尺一
品至四品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綠袍未入
流雜職官與八品以下同花樣與元制同其常服洪武三年定
凡常朝視事以烏紗帽團領衫束帶為公服六年禮官
議品官見尊長用朝君公服於理未安宜別製梁冠絳
衣裳革帶大帶白韈烏舄其衣裳去緣襈三品以上
佩綬三品以下不用從之二十四年又定公侯駙馬伯
服繡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
品雲鴈五品白鷴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
鵪鶉雜職練鵲風憲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
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
嘉靖七年既定燕居法服之制閣臣張璁因言品官燕
居之服未有明制乞更法古元端別為簡易之制昭布
天下使貴賤有等帝因復製忠靖冠服在京許七品以
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在外許方面
官及各府堂官州縣正堂儒學教官服之武官止都督
以上其餘不許濫服其服仿古元端色用深青以紵絲

紗羅爲之三品以上雲四品以下素綵以藍青前後飾
本等花樣補子深衣用玉色素帶如古大夫之帶制青
表綠緣邊并裹素履青綠條結白襪其狀元及諸進士
冠服狀元冠二梁緋羅圓領白絹中單錦綬蔽膝紗帽
槐木笏光銀帶藥玉佩朝鞾氊襪皆御前頒賜上表謝
恩日服之進士巾如烏紗帽頂微平展角闊寸餘長五
寸系以垂帶皂紗爲之深藍羅袍緣以青羅袖廣而不
殺槐木笏革帶青鞓飾以黑角垂撻尾於後傳臚日服
之釋菜禮畢易常服生員襴衫用玉色布絹爲之寬袖
皂緣皂條軟巾垂帶貢舉入監者不變所服仁宗時命
監生易青圓領庶人四方平定巾雜色盤領衣不許用
黃不得僭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紬絹素紗

欽定續通典卷五十九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

禮嘉

后妃命婦首飾制度 宋 金 元 明

宋皇太后皇后首飾花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
博鬢冠飾以九龍四鳳受冊朝謁景靈宮服之妃首飾
花九株小花同并兩博鬢冠飾以九翬四鳳受冊服之
皇太子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同并兩博鬢受冊朝會服
之中興之制龍鳳花釵冠大小花二十四株應乘輿冠
梁之數博鬢冠飾同皇太后皇后服之高宗紹興九年定花釵
鳳皇太子妃服之孝宗乾道七年定命婦首服徽宗政和時議
禮局上花釵冠皆施兩博鬢寶鈿飾一品花釵九株二
品八株三品七株四品六株五品五株寶鈿準花數受
冊從蠶服之七年臣僚言今文臣九品殊以三等之服至於命婦已隆八等之號而服制未有名稱詔有司視其夫之品秩而定其服飾送禮制局定之然其儀闕焉

臣等謹案遼史不載后妃命婦首飾服章惟言祭
山儀皇后御絳帓絡縫紅袍懸玉魚雙結帕絡縫
烏鞾命婦服飾各從本部旗幟之色餘無所見云

金皇后花珠冠用盛子一青羅表青絹襯金紅羅托裏用九龍四鳳前面大龍銜穗毬一朶前後有花株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雲鶴王母隊仙人浮動插瓣等後有納言上有金蟬鑻金兩博鬢以上並用鐫翠滴粉縷金裝珍珠結製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寶鈿窠後有金鈿窠二穿紅羅鋪金欵幔帶一其命婦首飾許用明金龍金間金

元仁宗延祐元年詔定服色等第凡命婦首飾一品至三品許用金珠寶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

用金惟耳環用珠玉（同籍不限親疎期親雖別籍及出嫁同）

臣等謹案元史及元典章並不載后妃首飾服章惟命婦首飾等差略見於史者如此其詳亦不可得考云

明太祖洪武三年定皇后受冊謁廟朝會禮服其冠圓匡冒以翡翠上飾九龍四鳳大花十二樹小花數如之兩博鬢十二鈿成祖永樂三年重定飾翠龍九金鳳四中一龍銜大珠一上有翠蓋下垂珠結餘皆口銜珠滴珠翠雲四十片大珠花小珠花數如舊三博鬢飾以金龍翠雲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飾珠寶鈿花十二翠鈿如其數托裏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環一對皁羅額子一描金龍文用珠二十一其常服洪武三年定雙鳳翊龍冠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翡翠四年更定龍鳳珠翠冠制如特髻上加龍鳳飾永樂三年又定冠用皁縠附以翠博山上飾金龍一翊以珠翠鳳二皆口銜珠滴前後珠牡丹二花八蘂翠葉三十六珠翠穰花鬢二珠翠雲二十一翠口圈一金寶鈿花九飾以珠金鳳二口銜珠結三博鬢飾以鸞鳳金寶鈿二十四邊

垂珠滴金簪二珊瑚鳳冠觜一副皇妃皇嬪及內命婦冠洪武三年定皇妃受冊助祭朝會禮服冠飾九翟四鳳花釵九樹小花數如之兩博鬢九鈿常服鸞鳳冠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翠又定山松特髻假鬢花鈿或花釵鳳冠永樂三年更定禮服九翟冠二以皁縠為之附以翠博山飾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銜珠滴冠中寶珠一座翠頂雲一座其珠牡丹翠穰花鬢之屬俱如雙鳳翊龍冠制第減翠雲十又翠牡丹花穰花各二面花四梅花環四珠環各二九嬪冠服世宗嘉靖十

年始定冠用九翟次皇妃之鳳冠命婦冠服洪武五年定三品以上花釵四品五品山松特髻貴人視三品以皇妃燕居冠爲禮服以珠翠慶雲冠爲常服皇太子妃冠洪武三年定禮服與皇妃同常服犀冠刻以花鳳首飾釧鐲俱同皇妃四年定常服冠亦與皇妃同永樂三年更定禮服九翬四鳳冠漆竹絲爲匡冒以翡翠上飾翠翬九金鳳四皆口銜珠滴珠翠雲四十片大珠花九樹小珠花數如之雙博鬢飾以鸞鳳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飾珠寶鈿花九翠鈿如其數托裏金口圈一副

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環一對珠皂羅額子一描金鳳文用珠二十一燕居冠以皂縠爲之附以翠博山上飾寶珠一座翊以二珠翠鳳皆口銜珠滴前後珠牡丹二花八蘂翠葉三十六珠翠穰花鬢二珠翠雲十六片翠口圈一副金寶鈿花九上飾珠九金鳳一對口銜珠結雙博鬢飾以鸞鳳金寶鈿十八邊垂珠滴金簪一對珊瑚鳳冠觜一副親王妃禮服洪武三年定九翬四鳳冠永樂三年又定九翟冠制同皇妃公主與親王妃同親王世子妃亦與親王妃同惟冠用七翟郡王妃七翟冠與

親王世子妃同郡主亦七翟冠惟減四珠環一對郡王長子夫人鎭國將軍夫人及縣主並珠翠五翟冠輔國將軍夫人奉國將軍淑人鎭國中尉恭人郡君並四翟冠輔國中尉宜人奉國中尉安人縣君鄉君並三翟冠其命婦冠服洪武元年定命婦一品冠花釵九樹兩博鬢九鈿二品冠花釵八樹兩博鬢八鈿三品冠花釵七樹兩博鬢七鈿四品冠花釵六樹兩博鬢六鈿五品冠花釵五樹兩博鬢五鈿六品冠花釵四樹兩博鬢四鈿七品冠花釵三樹兩博鬢三鈿四年以古天子諸侯服

袞冕居與夫人亦服褘翟今羣臣既以梁冠絳袍爲朝服不敢用冕則外命婦亦不當服翟衣命禮部議之奏定命婦以山松特髻假鬢花鈿爲朝服以珠翠角冠金珠花釵爲燕居服其首飾一品二品金玉珠翠三品四品金珠翠五品金翠六品以下金鍍銀間用珠五年更定品官命婦冠服一品禮服用山松特髻翠松五株金翟八口銜珠結正面珠翠翟一珠翠花四朵珠翠雲喜花三朵後鬢珠梭毬一珠翠飛翟一珠翠梳四金雲頭連三釵一珠簾梳二金簪二珠梭環一常服用珠翠慶

雲冠珠翠翟三金翟一口銜珠結鬢邊珠翠花二小珠翠梳一雙金雲頭連三釵一金壓鬢雙頭釵二金腦梳一金簪二金腳珠翠佛面環一雙鐲釧皆金二品特髻上金翟七餘同一品常服亦與一品同三品特髻上金孔雀六正面珠翠孔雀一後鬢翠孔雀二餘同二品常服冠珠翠孔雀三金孔雀二餘同二品四品特髻上金孔雀五餘同三品常服亦與三品同五品特髻上銀鍍金鴛鴦四正面珠翠鴛鴦一小珠鋪翠雲喜花三朵後鬢翠鴛鴦一銀鍍金雲頭連三釵一小珠簾梳一鍍金

銀簪二小珠翹環二餘同四品常服冠上小珠翠鴛鴦三鍍金銀鴛鴦二挑珠牌鬢邊小珠翠花二朵雲頭連三釵一梳一壓鬢雙頭釵二鍍金簪二銀腳珠翠佛面環一雙鐲釧皆用銀鍍金六品特髻上翠松三株銀鍍金練鵲四口銜珠結正面銀鍍金練鵲一小珠翠花四朵後鬢翠梭毬一翠練鵲二翠梳四銀雲頭連三釵一珠簾翠簾梳一銀簪二常服冠上鍍金練鵲三又鍍金銀練鵲二挑小珠牌鐲釧皆用銀餘同五品七品禮服常服俱同六品八品九品禮服常服俱用小珠慶雲冠

銀間鍍金銀練鵲三又銀間鍍金銀練鵲二挑小珠牌銀間鍍金雲頭連三釵一銀間鍍金壓鬢雙頭釵二銀間鍍金腦梳一銀間鍍金簪二二十六年定一品冠用金事件珠翟五珠牡丹開頭二珠半開三翠雲二十四片翠牡丹葉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帶金寶鈿花八金翟二口銜珠結二二品至四品冠用金事件珠翟四珠牡丹開頭二珠半開四餘同一品五品六品冠用抹金銀事件珠翟三珠牡丹開頭二珠半開五翠口圈一副上帶抹金銀寶鈿花八抹金銀翟二口銜珠結二餘

同四品七品至九品冠用抹金銀事件珠翟二珠月桂開頭二珠半開六翠雲二十四片翠月桂葉一十八片餘同六品內外官親屬凡祖母及母與子孫同居親弟姪婦女禮服各以本官所居官職品級通用漆紗珠翠慶雲冠唯山松特髻子止許受封誥敕者用之品官次妻許用本品珠翠慶雲冠

后妃命婦服章制度宋 金 明

宋制后妃之服一曰褘衣二曰朱衣三曰禮衣四曰鞠衣后之褘衣深青織成翟文素質五色十二等青紗中

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用翟為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革帶以青衣之白玉雙佩黑組雙大綬小綬三閒施玉環三青襪舄舄加金飾受冊朝謁景靈宮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舄隨衣色餘同褘衣唯無翟文親蠶服之其朱衣禮衣仍唐制但存其名而已妃褕翟青羅繡為搖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餘倣皇后

之制受冊服之皇太子妃褕翟青織為搖翟之形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皆以朱色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革帶以青衣之白玉雙佩純朱雙大綬章采尺寸與皇太子同受冊朝會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隨衣色餘與褕翟同唯無翟從蠶服之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領長裙霞帔玉墜子背子生色領皆用絳羅與臣下不異命婦服徽宗政和中議禮局上翟衣青羅繡為翟編次

於衣及裳一品翟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並素紗中單黼領朱褾襈通用羅縠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加文繡重雉為章二等大帶革帶青襪舄佩綬受冊從蠶服之

金皇后褘衣深青羅織成翬翟之形素質十二等領褾襈並紅羅織成雲龍素青紗中單領織黼形十二褾袖襈織成雲龍並織紅縠造裳八幅深青羅織成翟文六等褾襈織成紅羅雲龍明金腰帶蔽膝深青羅織成翟文三等領緣綠色羅織成雲龍明金帶大綬一長五尺

濶一尺黃赤白黑縹綠六彩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間七寶鈿窠施三玉環上碾雲龍撚金線織成大小綬頭紅羅花襯大帶青羅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綠錦紐約用青組撚金線織成帶頭玉佩二朵每朵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墜子各二並玉碾纓金打鈒獸面窕鉤佩子各一水葉子珍珠穿綴青衣革帶用纓金青羅裹造上用金打鈒水地龍鵝眼純尾龍口攀束子共八事以玳瑁襯金釘腳拺帶二紅羅青羅各一並明金造各長一丈五寸舄以青羅製白綾裏如意頭明金黃羅準上用

玉鼻眞珠裝襪青羅表裏並綴翟襟其宗室及外戚并
一品命婦衣服聽用明金期親雖別籍女子出嫁並同
及五品以上官母妻許披霞帔唯首飾霞帔領袖腰帶
許用明金籠金間金之類其衣服止用明銀條金及金
條壓繡金婦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編繡全枝花周身六襞積上衣謂之團衫用黑紫或皁及紺直領左衽掖縫兩旁復爲雙襞積前拂地後曳地尺餘帶色用紅黃前雙垂至下齊年老者以皁紗籠髻如巾狀散綴玉鈿於上謂之玉逍遙此皆遼制也金亦襲之

明太祖洪武三年定皇后褘衣深青繪翟赤質五色素
紗中單黻領朱羅縠褾襈裾蔽膝隨衣色以緅爲領緣

用翟爲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
以綠錦紐約用青組玉革帶青韈青舄金飾永樂三年
定翟衣深青織翟文十二等間以小輪花紅領褾襈裾
織繡文十三蔽膝隨衣色織翟爲章三等間以小輪花
四以緅爲領緣織金雲龍文玉穀圭剡其上琢穀文黃
綺約其下韜以黃囊金龍文玉革帶青綺鞓描金雲龍
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帶表裏俱青紅相半末純紅
下垂織金雲龍文上朱緣下綠緣青綺副帶一綬五采
黃赤白縹綠纁質間施二玉環皆織成小綬三色同大
綬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衝牙一璜二瑀下垂
玉花一玉滴二瑑飾雲龍文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
以玉珠行則衝牙二滴與二璜相觸有聲上有金鉤有
小綬五采以副之纁質織成青韈舄飾以描金雲龍皁
純舄首加珠五顆其常服洪武三年定諸色團衫金
繡龍文帶用金玉四年更定眞紅大袖衣霞帔紅羅長
裙紅褙子衣用織金龍文加繡飾永樂三年又定大衫
霞帔衫黃霞帔深青織金雲霞龍文或繡或鋪翠圈金
飾以珠玉墜子瑑龍文四襖襖子卽褙子深青金繡團龍

文鞠衣紅色前後織金雲龍文或繡或鋪翠圈金飾以
珠大帶紅線羅爲之有緣餘或青或綠各隨鞠衣色緣
襈襖子黃色紅領褾襈裾皆織金采色雲龍文緣襈裙
紅色綠緣襈織金采色雲龍文玉帶如翟衣內制第減金
事件一玉花采結綬以紅綠線羅爲結玉綬花一瑑雲
龍文綬帶玉墜珠六金垂頭花瓣四小金葉六紅線羅
繫帶一白玉雲樣玎璫二如佩制有金鉤金如意雲蓋
一下懸紅組五貫金方心雲板一俱鈒雲鳳文襯以紅
綺下垂金長頭花四中小金鍾一末綴白玉雲朵五青

韍舄與翟衣內制同皇妃禮服洪武三年定翟衣青質
繡翟編次於衣及裳重爲九等青紗中單黻領朱縠褾
襈裾蔽膝隨裳色加文繡重雉爲章二等緅爲領緣大
帶隨衣色玉革帶青韈舄佩綬其常服諸色團衫金繡
鸞鳳不用黃帶用金玉犀又定真紅大袖衣霞帔紅羅
裙褙子衣用織金及繡鳳文永樂三年更定大衫霞帔
燕居佩服之飾俱同中宮第織金繡瑑俱雲霞鳳文不
用雲龍文九嬪服世宗嘉靖十年定大衫鞠衫如皇妃
制其皇太子妃禮服常服洪武時俱與皇妃同永樂三

年更定翟衣青質繡翟文九等間以小輪花紅領褾襈
裾織金雲龍文中單玉色紗爲之紅領褾襈裾領織黻
文十一蔽膝隨衣色織翟爲章二等間以小輪花三以
緅爲領緣織金鳳雲文其玉圭帶綬玉佩韈舄之制及
常服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飾俱同皇妃親王妃服同
東宮妃第金事件減一玉綴花瑑寶相花公主服與親
王妃同惟不用圭親王世子妃服與親王妃同郡王妃
服與親王世子妃同其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飾俱同
親王妃第繡雲霞翟文不用盤鳳文郡主服與郡王夫

人同惟不用圭郡王長子夫人服大紅紵絲大衫深青
紵絲金繡翟褙子青羅金繡翟霞帔金墜頭鎮國將軍
夫人服與郡王長子夫人同輔國將軍夫人服與鎮國
將軍夫人同惟抹金銀墜頭奉國將軍淑人鎮國中尉
恭人縣主服皆與輔國將軍夫人同惟褙子霞帔金繡
孔雀文輔國中尉宜人郡君縣君服與鎮國中尉恭人
同唯褙子霞帔金繡鴛鴦文奉國中尉安人鄉君服與
輔國中尉宜人同唯大衫用丹礬紅褙子霞帔金繡練
鵲文命婦冠服洪武元年定一品翟衣繡翟九重素紗

中單黼領朱縠褾襈裾蔽膝隨裳色以緅爲領緣加文
繡重翟爲章二等玉帶青韈舄佩綬二品翟衣八等犀
帶餘如一品三品翟衣七等金革帶餘如二品四品翟
衣六等餘如三品五品翟衣五等烏角帶餘如四品六
品翟衣四等餘如五品七品翟衣三等餘如六品自一
品至五品衣隨夫用紫六品七品隨夫用緋大帶如衣
色四年禮部議定命婦以真紅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
爲朝服以澗紬雜色絲綠爲燕居之服一品衣金繡文
霞帔金珠翠妝飾玉墜子二品衣金繡雲肩大雜花霞

帔金珠翠妝飾金墜子三品衣金繡大雜花霞帔珠翠妝飾金墜子四品衣繡小雜花霞帔翠妝飾金墜子五品衣銷金大雜花霞帔生色畫絹起花妝飾金墜子六品七品衣銷金小雜花霞帔生色畫絹起花妝飾鍍金銀墜子八品九品衣大紅素羅霞帔生色畫絹妝飾銀墜子五年更定命婦冠服一品禮服大袖衫真紅色大袖衫領闊三寸兩領直下一尺間綴紐子三本襟紐子二紐在掩紐之下拜則放之霞帔褙子俱深青色紵絲綾羅紗隨用霞帔上施蹙金繡雲霞翟文鈒花金墜子霞帔二條各繡翟七隨品級用前四後三墜子中鈒花翟一四面雲霞文翟如霞帔

褙子上施金繡雲霞翟文常服長襖長裙各色紵絲綾羅紗隨用長襖緣襈或紫或綠上施蹙金繡雲霞翟文看帶用紅綠紫上施蹙金繡雲霞翟文長裙橫豎金繡纏枝花文二品與一品同三品霞帔上施蹙金雲霞孔雀文褙子上施金繡雲霞孔雀文常服長襖緣襈看帶或紫或綠並繡雲霞孔雀文長裙橫豎襴並繡纏枝花文餘同二品四品與三品同五品霞帔上施繡雲霞鴛鴦文鍍金銀鈒花墜子褙子上施雲霞鴛鴦文常服長襖緣襈繡雲霞鴛鴦文餘同四品六品七品大袖衫綾羅紬絹隨所用霞帔施繡雲霞練鵲文鈒花銀墜子褙子上施雲霞練鵲文常服長襖緣襈看帶或紫或綠繡雲霞練鵲文餘同五品八品九品禮服惟用大袖衫霞帔褙子大衫同七品霞帔上繡纏枝花褙子上繡摘枝團花常服長襖緣襈看帶並繡纏枝花餘同七品又定命婦團衫之制以紅羅為之繡重雉為等一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四等七品三等其餘不用繡雉凡品官祖母及母與子孫同居親弟姪婦女禮服各以本官所居官職品級通用本品霞

帔褙子緣襈襖裙品官次妻許用本品褙子為禮服銷金闊領長襖長裙為常服洪武三年定士庶妻首飾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五年令民間婦人禮服惟紫絁不用金繡袍衫止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不許用大紅鴉青黃色帶用藍絹布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一

禮 嘉

君臣玉佩劍綬璽印 宋 遼 金 元 明

宋天子凡大祭祀大朝會服袞冕及通天冠絳紗袍皆執圭（神宗元豐二年詳定所言周禮祭天地宗廟朝日夕月則執鎮圭唐六典凡祭祀則搢大圭執鎮圭若大朝會止造冒開寶通禮始著元會執圭淳化上壽是酒又令內侍奉圭於服制唐禮皆不合其元會受朝賀請不執圭從之哲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搢大圭其制圓首前詘於禮未合欲放西鎮脩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長尺二寸其厚以鎮圭爲約從之）革帶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朱下綠紐約用組鹿盧玉具劍大珠鏢首（鏢首初用玉太祖建隆元年改用珠）白玉雙佩（佩有衡有璜有衝牙繫於革帶衡下垂三帶貫以蠙珠次則中有金獸面兩旁夾以雙璜又次設琚瑀下則衝牙居中央兩旁有玉滴子行則擊牙而有聲此徽宗政和議禮局所上制也）元組雙大綬六采元黃赤白縹綠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皇太子執桓圭革帶塗金銀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紐約用組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縹綠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諸臣祭服九旒冕玉裝劍佩革帶暈

錦綬二玉環（政和之制革帶以金塗銀玉佩以金塗銀裝）冕無額花者獅子錦綬二銀環餘同上（政和之制紅錦綬金塗銀革帶）七旒冕銀裝劍佩革帶餘同九旒冕（政和之制同上）五旒冕銅裝劍佩革帶餘同七旒冕（政和之制皂綾綬銅環金塗銅革帶佩）六品以下無劍佩綬御史博士則皂綾綬銅裝劍佩笏文散五品以上皆用象九品以上皆用木武臣內職並用象千牛衣綠亦用象廷賜緋綠者皆給之魚袋以金爲魚形公服則繫於前而垂於後以明貴賤太宗雍熙元年南郊後內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官皆佩魚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廷賜紫則給金塗銀者賜緋亦有特給者京官幕職州縣官賜紫緋者亦佩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佩眞宗大中祥符六年詔技術官未升朝賜紫緋不得佩魚太祖受禪即受周廣順中所造二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一曰皇帝神寶又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凡上尊號有司製玉寶則以所上尊號爲文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盤龍鈕係以暈錦大綬赤小綬連玉環

玉檢高七寸廣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飾以紅錦金裝裹以紅絹加紅羅泥金夾帊納于小盝盝以金裝內設金床暈錦褥飾以雜色玻瓈碧石珊瑚金精石瑪瑙又盝二重皆裝以金覆以紅羅繡帊載以腰輿及行馬並飾以金又有香爐寶子香匙灰匙火箸燭臺燭刀皆以金爲之所謂鎮寶法物也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勅用之皆鑄以金又以鍮石各鑄其一太宗雍熙三年並改爲寶別鑄以金舊六印皆毀之眞宗東封作天下同文之寶以印玉牒大小同御前之寶仁宗慶歷八年刻皇帝欽崇國祀之寶皇祐五年作鎮國神寶哲宗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得古玉印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其爲秦璽可知陛下嗣守大寶而神寶自出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於是差官奏告天

地宗廟齋戒御大慶殿受寶羣臣上壽稱賀徽宗崇寧五年作鎮國寶方四寸有奇螭鈕方盤上圓下方文倣李斯蟲魚篆大觀元年又緣紹聖所得傳國璽自作受命寶方四寸有奇琢以白玉篆以蟲魚合天子皇帝六璽爲八寶尚書省奏請鎮國受命寶唯封禪則用之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皇帝行寶降御札用之皇帝信寶賜鄰國書及物用之天子之寶答外國書用之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二年詔受命寶加鎮國二字政和七年得于闐大玉又製一寶亦螭鈕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號曰定命寶篆以蟲魚製作之工幾於秦璽合前八寶爲九詔九寶以定命寶爲首其後諸寶俱失惟大宋受命之寶與定命寶獨存高宗建炎初始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祭祀祠表用之二曰天下合同之寶降付中書門下省用之三曰書詔之寶發號施令用之紹興元年又作玉寶一文曰大宋受命中興之寶又得舊寶二曆世寶之凡上太上皇尊號冊后太子皆用焉十六年又作八寶一曰護國神寶以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

九字爲文二曰受命寶以受命于天旣壽永昌爲文三
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信寶五曰天子行寶六曰皇帝
之寶七曰皇帝信寶八曰皇帝行寶藏之御府大朝會
則陳之上冊寶尊號冊后太子大禮設鹵簿亦如之寶
之制用玉尺度鈕鼻大小綬玉環檢如舊制太宗至道
元年製皇太子受冊金寶方二寸厚五寸係以朱組大
綬連玉環金斗金檢長五寸濶二寸厚二分裹以紅綿
加紅羅泥金帊納于小盝盝以金裝內設金牀又盝二
重皆覆以紅羅銷金帊盝及腰輿行馬皆銀裝金塗他

法物皆銀爲之鈒花塗金中興寶璽鈕金塗銀檢又寶
斗黝漆盝三重並銷托裏外以金塗銀百花鳳葉子五
明裝鑰以金鎖載以黝漆腰輿行馬諸臣之印沿唐制
用銅諸王及中書門下印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
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唯尚書省印不塗金餘皆塗金
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塗金餘印並方一寸八分唯觀
察使塗金諸王節度觀察使州府軍監縣印皆有銅牌
長七寸五分諸王廣一寸九分餘廣一寸八分諸王節
度觀察使牌塗以金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其奉

使出入或本局無印者皆給奉使印眞宗景德初別鑄
兩京奉使印又有朱記以給京城及外處職司及諸軍
將校等其制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中興仍舊制唯
三省樞密院用銀印六部以下用銅印諸路監司州縣
亦如之寺監惟長貳給焉屬則從其長若倉庫關涉財
用司存或給之監司州縣長官曰印僚屬曰記又下無
記者止令本道給以木朱記文大方寸或銜命出境者
以奉使印給之復命則納于有司後以朝命出州縣者
亦如之

遼祭山儀皇帝紅帶懸魚三山紅垂飾犀玉刀錯朝服
垂飾犀玉帶錯公服玉束帶其漢服袞服革帶大帶劍
佩綬其朝服革帶劍佩綬皇太子親王及羣臣皆同七
品以下去劍佩綬其公服皇帝九環帶皇太子革帶金
鉤䚢紛鞶囊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帶鉤䚢紛鞶囊六品
以下去紛鞶囊常服皇帝九環帶五品以上牙笏金玉
帶文官佩手巾算袋刀子礪石金魚袋武官鞊鞢七事
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眞噦厥針筒大石袋六品以下木
笏銀帶魚袋八品九品鍮石帶太宗會同九年伐晉末

帝表上傳國寶一金印三三印其文未詳開泰十年馳驛取石
晉所上玉璽於中京天祚保大二年遺傳國璽於桑乾
河玉印太宗破晉北歸得於汴宮藏隨駕庫穆宗應歷
二年詔用太宗舊寶其御前寶金鑄文曰御前之寶以
印臣僚宣命詔書寶文曰書詔之寶凡書詔批答用之
契丹寶受契丹冊儀符寶郎捧寶置御坐東皇太子寶
未詳其制重熙九年冊皇太子儀中書令授皇太子寶
凡諸臣之印吏部印文曰吏部之印銀鑄以印文官制
誥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銀鑄以印軍職制誥其契丹

樞密院契丹諸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漢人諸
行宮都部署印並銀鑄文不過六字以上以銀硃為色
南北王以下內外百司印並銅鑄以丹黃為色諸稅務
以赤石為色碩翁寬印以碩翁寬為印紐碩翁寬鼯鼠之總名以為
印紐取疾速之義行軍詔賜將帥用之道宗賜耶律仁先鷹紐印即此
金天子有鎮圭大圭熙宗皇統九年禮部下太常鑄鎮圭式大禮使據三禮圖以進用之世
宗大定十一年太常寺言今鎮圭已依古制惟無大圭今御府有故宋白玉圭無上網終葵首長尺有二寸雖
非先王之法蓋後世玉難得隨宜故也擬以御府所藏行禮就用大綬以赤黃黑白縹
纁六采織紅羅比裏小綬三色同大綬銷金荷羅綬頭

上間施三玉環皆刻雲龍大綬五百首小綬半之緋白
大帶銷金黃羅帶頭鈿窠二十四紅羅勒帛青羅抹帶
玉佩二白玉上中下璜各一半月各二皆刻雲龍玉滴
子各二皆以真珠穿製金寬銅獸面水葉環釘涼帶一
紅羅裹鍍金上有玉鵝七鉈尾束各一金攀龍口以玳
瑁板釘襯腳皇太子桓圭長九寸廣三寸厚半寸用白
玉若屋之桷楹為二稜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
玉環三太子入朝起居及與宴則朝服紫袍上加玉帶
雙魚袋視事及見師少賓客則小帽皂衫玉束帶臣下

朝服正一品佩劍緋白羅大帶天下樂暈錦玉環綬一
玉珠佩二金塗銀革帶二品不佩劍雜花暈錦玉環綬
餘並同正四品白獅錦銀環綬珠佩銀革帶御史中丞
則青荷蓮綬餘並同正五品金鵰錦銅環綬銀珠佩餘
並同正六品七品黃獅錦銅環綬珠佩銅束帶餘皆同
大定二十七年監察御史青綬其公服皇太子玉帶佩玉雙魚袋親王
玉帶佩玉魚一品玉帶佩金魚二品笏頭毬文金帶佩
金魚三品四品荔枝或御仙花金帶並佩金魚五品服
紫者紅鞓烏犀帶佩金魚服緋者紅鞓烏犀帶佩銀魚

服祿者並皂鞓烏犀帶武官一品二品佩帶同三品四品金帶五品至七品紅鞓烏犀帶皆不佩魚八品以下並皂鞓烏犀帶司天太醫內侍教坊服同文武官惟不佩魚其常服束帶曰吐鶻玉爲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間置於前大者施於後左右有雙鉈尾納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飾左佩牌右佩刀刀貴鑌柄尚雞舌木黃黑相半有黑雙距者爲上或三事五事寶飾以醫鞢韘（謂樺皮斑文色殷紫如醫中豆斑也）鍮口飾以鈒（按大金國志金自太子至四品官皆用象簡五品以下用象笏今史中不載附識之以資考核云）太

宗天會六年始詔給諸司印海陵王正隆元年以內外官印新舊名及階品不一有用遼宋舊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更鑄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並金印方二寸重八十兩駝紐一字王印方一寸七分半金鍍銀重四十兩鍍金二字諸郡王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字國公無印一品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字二品印方一寸六分金鍍銅重二十六兩東宮三師宰執與郡王同三品印方一寸五分半銅重二十四兩四品印方一寸五分銅重二十

兩五品印方一寸四分銅重二十兩六品印一寸三分銅重十六兩七品印一寸二分銅重十六兩八品印一寸一分半銅重十四兩九品印一寸一分銅重十四兩凡朱記方一寸銅重十四兩（章宗泰和元年安國軍節度使高有鄰言本州所掌印三曰安國軍節度使之印曰刑州觀察使印史戶禮案用之曰邢州之印兵刑工案用之名實不正乞改鑄字臣奏節度使專行之事自當用節度使印觀察使亦如之其六曹提典所掌兵民訟則當用本州印書爲定制上從之八年敕殿前都點檢司依總管官例鑄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爲號本司差人則給之）元天子鎮圭制以玉長尺有二寸有袋副之玉佩珩一琚一瑀一衝牙一璜二衝牙以繫璜珩下有銀獸面塗

以黃金雙璜夾之次又有衡下有衝牙旁別施雙滴以鳴用玉大帶以緋白二色羅合縫爲之玉環綬制以納奇實上有三小玉環下有青絲織網皇太子袞服玉佩大綬諸臣祭服三獻官及司徒大禮使有紅組金綬紳象笏銀束帶玉佩助奠以下諸執事官有織金綬紳銅束帶銅佩金荔枝帶烏角帶象笏銀杏木笏社稷祭服有藍織錦銅環綬紳紅織錦銅環綬紳紅織錦玉環綬紳黃綾帶佩銅珩璜玉珩璜藍素紵絲銀帶銅帶鍍金銅荔枝帶角帶象笏木笏銅束帶宣聖廟祭服有絨錦

綬紳藍結帶銅佩曲阜祭服有象牙笏木笏玉佩銅佩藍鞓帶紅鞓帶烏角帶黃鞓帶烏角偏帶大紅金綬結帶黃羅大帶紅羅綬帶黃紃大帶凡百官公服偏帶一品以玉或花或素二品以花犀三品四品以黃金爲荔枝五品以下以烏犀並八胯鞓用朱革笏制以牙上圓下方或以銀杏木天子八寶曰受命寶曰傳國寶曰天子之寶曰皇帝之寶曰天子行寶曰皇帝行寶曰天子信寶曰皇帝信寶寶與紅銷金衣龍頭竿結綬盤用銷金裳覆複案諸臣之印皆掌於吏部刻印鑄印皆掌於鑄印局惟中書分右左丞相大宗正府扎爾古齊用銀印

明太祖洪武元年定天子袞服白羅大帶紅裏玉革帶玉佩大綬六采赤黃黑白縹綠小綬三色同大綬間施三玉環二十六年更定革帶佩玉長三尺三寸大帶緣上以朱錦下以綠錦大綬六采織成純元質五百首餘如舊制成祖永樂三年定玉圭長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山四以象四鎮之山以黃綺約其下別以囊韜之金龍文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一衝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飾雲龍文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珠玉行則衝牙二滴與璜相觸有聲金鉤二有二大綬六采純質三小綬色同大綬間施二玉環龍文皆織成通天冠絳紗袍革帶佩綬與袞服同皮弁服白玉佩革帶玉鉤䚢武弁服佩綬革帶如常制玉圭視鎮圭差小剡上方下有篆文曰討罪安民常服束帶間用金琥珀透犀永樂三年更定翼善冠帶用玉皇太子袞服洪武二十六年定圭長九寸九分革帶金鉤䚢玉佩綬五采赤白元縹綠織成純赤質三百三十首小綬三色同間施三玉環大帶白表朱裏上緣以紅下緣以綠永樂

三年更定其制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一衝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雲龍文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貫以玉珠上有金鉤小綬四采赤白縹綠以副之纁質大帶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緋上緋以朱下緋以綠紕約用青組大綬四采赤白縹綠纁質小綬三采間施二玉環龍文皆織成絳紗袍玉佩如冕服但無雲龍文有小綬四采以副之大帶大綬皆如冕服常服玉帶親王與東宮同唯玉圭長九寸二分五釐親王世

子洪武二十六年定袞服革帶佩白玉元組綬紫質三采紫黃赤織成間施三白玉環圭長九寸永樂三年更定並與親王同郡王圭長九寸餘與親王世子同郡王長子朝服大紅素羅白素紗二色夾帶玉朝帶丹礬紅花錦錦雞綬玉佩象笏公服玉革帶常服玉束帶鎮國將軍與郡王長子同輔國將軍帶用犀奉國將軍帶用金鈒花鎮國中尉帶素金佩用藥玉輔國中尉帶用銀鈒花綬用盤鵰奉國中尉帶用素銀綬用練鵲文武官朝服公侯伯及一品革帶與佩俱玉綬用黃綠赤紫織

成雲鳳四色花錦下結青絲網玉綬環二二品革帶綬環犀餘同一品三品革帶金佩玉綬用黃綠赤紫織成雲鶴花錦下結青絲網金綬環二四品革帶金佩藥玉餘同三品五品革帶銀鈒花佩藥玉綬用黃綠赤紫織成盤鵰花錦下結青絲網鍍金綬環二一品至五品笏俱象牙六品七品革帶銀佩藥玉綬用黃綠赤織成練鵲三色花錦下結青絲網銀綬環二八品九品革帶烏角佩藥玉綬用黃綠織成鸂鶒一色花錦下結青絲網銅綬環二六品至九品笏俱槐木世宗嘉靖八年更定

朝服之制綬各從品級花樣革帶之後佩綬繫而掩之其環亦各從品級用玉犀金銀銅不以織於綬大帶表裏俱素惟兩耳及下垂緣綠以青組約之革帶俱如舊式佩玉一如詩傳之制去雙滴及二珩其三品以上玉四品以下藥玉俱如舊式公服腰帶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烏角鞓用青革仍垂撻尾於下笏依朝服公侯駙馬伯與一品同其常服洪武三年定束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鈒花四品素金五品銀鈒花六品七品素銀

八品九品烏角公侯駙馬伯與一品同明初寶璽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曰制誥之寶曰敕命之寶曰廣運之寶曰皇帝尊親之寶曰皇帝親親之寶曰敬天勤民之寶又有御前之寶表章經史之寶及欽文之璽丹符出驗四方成祖又製皇帝親親之寶皇帝奉天之寶誥命之寶敕命之寶孝宗宏治十三年鄠縣民毛志學於泥河濱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色白微青螭紐陝西巡撫熊翀以為

奏璽復出遣人獻之禮部尚書傅瀚言奏璽久亡且受
命以德不以璽帝從其言却而不用世宗嘉靖十八年
新製七寶曰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
狩天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敕正
萬民之寶與國初寶璽共爲御寶二十四尚寶司掌之
皇太子寶用金龜紐篆書親王亦金寶龜紐依周尺方
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親王世子亦金寶郡王鍍金銀
印洪武初鑄中外諸司印信正一品銀印三臺方三寸
四分厚一寸六部都察院並在外各都司俱正二品銀

印二臺方三寸二分厚八分其餘正從二品官銀印二
臺方三寸一分厚七分唯衍聖公以正二品三臺銀印
則景泰三年賜也順天應天二府俱正三品銀印方二
寸九分厚六分五釐其餘正從三品官俱銅印方二寸
七分厚六分唯太僕光祿寺並在外鹽運司俱從三品
銅印方減一分厚減五釐四品銅印方二寸五分厚五
分五品銅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惟在外各州從
五品銅印方減一分厚減五釐六品銅印方二寸二分
厚三分五釐七品銅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八品銅印

方二寸厚二分五釐九品銅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
釐未入流者銅條記闊一寸三分長二寸五分厚二分
一釐以上俱直紐九疊篆文初雜職亦方印至洪武十
三年始改條記凡百官唯文淵閣銀印直紐方一寸七
分厚六分玉箸篆文誠重之也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鎮
朔平蠻諸將軍銀印虎紐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葉篆
文洪武中嘗用上公佩將軍印後以公侯伯及都督充
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有事征伐則命總兵佩印以往
旋師則上所佩印於朝此外唯漕運總兵印同將軍其

在外鎮守總兵參將掛印則洪熙元年始也有文臣掛
將軍印者王驥以兵部尚書征湖貴苗掛征蠻將軍印
王越以左都御史守大同掛征西將軍印其他文武大
臣有領敕而權重者或給以銅關防直紐廣一寸九分
五釐長二寸九分厚三分九疊篆文雖宰相行邊與部
曹無異唯正德時張永征安化王用金鑄嘉靖中顧鼎
臣居守用牙鏤關防皆特賜也初太祖重御史之職分
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二印文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
掌其一其一藏內府有事則受以出復命則納之洪武

二十三年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製某
道監察御史其奉差者則曰巡按某處監察御史銅印
直紐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疊篆文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一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二

禮 嘉

天子五輅 宋 遼 金 元 明

宋初五輅多仍唐舊其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至宋曰顯慶輅親郊則乘之制作精巧行止安重後載大常與闟戟分左右以均輕重世之良工莫能爲其制箱上置平盤黃屋四柱皆油畫刻鏤左青龍右白虎龜文金鳳翅雜花龍鳳金塗銀裝間以玉飾頂輪三層各施銀耀葉輪衣小帶絡帶並青羅繡雲龍周綴綬帶羅文銀佩穗毬小鈴平盤上布黃褥四角勾闌設圓鑑翟羽虛匱内貼銀鏤香罨軾匱銀龍二銜香囊銀香爐香寶錦帶下有障塵青畫輪轅銀轂乘葉三轅銀龍頭橫木上有銀鳳十二左建青旗十有二旒皆繡升龍右載闟戟繡黻文並青繡綢杠又設青繡門簾銀飾梯一拓叉二銀錔頭銅裝行馬青綃裹輓索駕六青馬馬有金面插鵰羽鞶纓攀胸鈴拂青繡屜錦包尾踏路馬二在輅前飾同駕馬餘輅及副輅皆有之駕士六十四人金輅色以赤駕六赤馬建大旗駕士六十四人象輅色以淺黃駕六赭白馬

建大赤駕士四十人革輅色以黃駕六騮馬建大白駕士四十人木輅色以黑駕六黑騮馬建大麾駕士四十人自金輅而下其制皆同玉輅惟無玉飾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更上皇帝車輅之制詔頒行玉輅箱上平盤黃屋以下皆如舊頂輪三層內一層素輪頂上施金塗銀山花葉及翟羽青絲繡雲龍絡帶二周緣維色纓帶八銅佩八銀穗毬二平盤上布紅羅繡雲龍褥曲几扶几上下設銀螭首二十四四角勾闌設圓鑑一十六青羅繡寶相花帶火珠二十八香匱設香爐紅羅繡寶相

花帶香囊香寶銀結綬二紅羅繡雲龍結綬一紅錦織龍鳳門簾一青畫輪轅銀轂乘葉軾匱橫轅前轅並飾以金塗銀螭首橫轅上施銀立鳳一十二左建大常十有二旒右載闟戟繡黻文杠袴一以青繡杠首飾以銀螭首金塗銅鈒青犛牛尾拂青綃褁索駕青馬六馬有銅面插鵰羽鞶纓攀胸鈴拂青綠織褳紅錦包尾又踏路馬二在輅前飾同駕馬凡大祭祀乘之金輅以下並以次列其後若大慶會冊命皇太子諸王大臣則設五輅於大慶殿庭爲大庭之儀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建

大旂餘同玉輅駕赤馬六凡玉輅之飾以青者金輅以緋象輅淺黃質金塗銅裝以象飾諸末建大赤餘同玉輅駕赭白六凡玉輅之飾以青者象輅以銀褐革輅黃質鞔之以革建大白餘同玉輅駕騮馬六凡玉輅之飾以青者革輅以黃木輅黑質漆之建大麾餘同玉輅駕黑騮六凡玉輅之飾以青者木輅以皁凡玉輅用金塗銀裝者象輅革輅木輅及五副輅並金塗銅裝游韶玉輅青質輪轅絡帶其色如之四柱平盤虛匱則用赤增蓋弓之數爲二十八左右建旂常並青大常繡日月五

星二十八宿旂上則繡以雲龍朱杠青綃鈴垂十有二就流蘇及佩各增十二之數樊纓飾以五采之屬衡式之上又加鸞和輅之諸末耀葉蚪頭雲龍垂牙鍮胸花版結綬羅紋維佩羽毫葱臺麻爐香寶壓貼琿字皆飾以玉自後而升式匱不去既成高二丈七寸五分濶一丈五尺（時禮制局言玉輅馬鞅十二而無采不應古制欲以五采罽飾樊纓十有二就輅衡軾並無和鸞已添置蓋弓二十有二乞增爲二十八以應星又司常注云九旗之帛皆用絳禮記月令天子乘大輅載黃旗今玉輅旗用青帛有升龍而無交龍又無三辰皆非古制如依成周以所尚之色則用赤依月令兼四代之制則用黃仍分縿旒之制又畫三辰於上又左傳言錫鸞和鈴鈴在旗首今旗首無鈴乞增置又車蓋周以赤

蘇及佩各八無所法象欲各增為十二以應天數又輅
之諸末飾玉爲稱而羅紋雜佩乃用塗金乞改爲玉又
車箱兩轓有金塗鳳文及鸞翅左龍右虎乃後代之制
欲改用螭龍加玉爲飾又大常當車之後則自後登車
有妨曲禮言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則君亦當自右
由前而入今玉輅前有式置不應古制恐當更革又禮
記言車得其式周官輿人三分其隧一在前二
在後以揉其式今玉輅無式于是麥詔定其制
四年詔金象革木四輅並依新修玉輅制度旂常並建各與輅
一色除去闟戟改車箱兩轓龜文鸞翅左龍右虎之飾
並用螭龍增蓋弓博山流蘇等數軾衡加和鑾以合于
古金輅朱質飾以金塗銀左右建大常大旗及輪衣絡
帶等色皆以黃龍旂九斿如周官金輅建大旂之制駕

馬以騮飾樊纓五采九就象輅朱質凡制度裝綴名物
並同金輅飾以象及金塗銀銅鍮石左右建大常大赤
輪衣絡帶等色皆以紅大赤繡鳥隼七斿如周官象輅
建大赤之制駕馬以赤飾樊纓七就革輅朱質凡制度
裝綴名物並同金輅飾以金塗銅鍮石左右建大常大
白及輪衣絡帶等色皆以淺黃大白繡熊虎六斿如周
官革輅建大白之制駕馬以赭白飾樊纓五就木輅朱
質凡度制裝綴名物並同金輅飾以金塗鍮石左右建
大常大麾及輪衣絡帶等色皆以皂大麾繡龜蛇四斿

如周官木輅建大麾之制駕馬以烏飾樊纓三就四輅
駕馬各六玉輅駕士六十四人餘皆四十八輅輿時復
制五輅高宗渡江儀仗鹵簿悉燬於兵紹興十二年工
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等以天禧宣和鹵
簿考究制度及故內侍工匠省記指說參酌制
度是年九月玉輅成明年遂作金象革木四輅
玉輅青
色飾以玉通高十九尺輪高六十三寸輻徑三十九寸
軸長十五尺三寸頂上剡為輪三層象天圓也外施青
玉博山八十一一名爐葉鏤以金塗龍文覆以青羅曰輪衣
綴垂玉佩間以五色垂犛尾曰流蘇項四角分垂青羅
曰絡帶表裏繡雲龍遇雨則油黃綃覆之輅之中四柱

象地方也前柱卷龍平梁上布錦褥前有橫軾後垂錦
軟簾登車則自後卷簾梯級以登四面周以闌而闕其
中以備登降執綏官先自右升立於右柱下以備顧問
闌柱頭有玉蹲龍軾前有牌鏤曰玉輅以玉篆之上有
玉龍二中設御坐褥以黃香木為之取其黃中之正色
也下有塗金蹲龍十六在平梁四圍下又有拓角雲龍
金彩飾之前後左右各二前有轅木三鱗錯昂首龍形
轅木上束兩橫竿在前者名曰鳳轅馬負之以行次曰
推轅班直推之以助馬力橫於轅後名曰壓轅以人壓

於後欲取其平車輞三歲一易心用榆圍數尺圈以鐵
以防折裂橫貫大木以爲軸夾以兩輪輪皆彩畫此輅
下飾也左建大常右建龍旗插於輅後兩柱之金環前
駕青馬六馬有鏤錫鞶纓金鈴紅旄繡屜金包鞶錦包
尾青緒裹索引之駕士二百三十二人誕馬十二人左右索百二十八人人人轂馬十二人龍頭子二人前後抱轂各六人推竿四人捧輪四人拓叉四人淨席四人前攔人員一人後攔人員一人前攔馬人人後攔馬人人踏道人員二人踏道二十人小拓叉四人小梯子二人燭臺二人香匙剪子二人左右索人員二人叉有呵喝人員二人教馬官二人捧輪將軍四人千牛衛將軍二人推輪軸官健八人抱大常龍燕官六人職掌五人專知官一人守分一人庫子八人裝柱工匠二人諸工匠十五人蓋覆儀

駕司十一人監官三員金輅黃色飾以金塗銀博山輪衣絡帶韜
輞軸並以黃建大旂九斿駕黃馬六象輅朱色飾以象
及金塗銅博山輪衣絡帶並以朱建大赤七斿駕赤馬
六革輅淺黃白色飾以金塗銅博山輪衣絡帶並以淺
黃白建大白六斿駕黃白馬六木輅黑色飾以金塗銅
博山輪衣絡帶並以黑建大麾四斿駕黑馬六自金輅
以下制並如玉輅而高減五寸駕士並一百五十四人
五輅駕士服色平巾幘青絹抹額繡絹對花鳳袍緋纈
絹對花寬袖襖羅抹絹袴蔽麻屨色從其輅大輅徽宗

政和六年徐秉哲言南北郊皇帝乘玉輅以赴齋宮自
齋宮赴壇正當祀天祭地乃乘大輦疑非禮意下禮制
局討論禮制局請造大輅如玉輅之制唯不飾以玉所
駕之馬其數如之唯鞶纓一就以稱尚質之義仍建大
旂十有二旒龍章日月以協象天之義至禮畢還宮則
乘大輦於禮無嫌從之

遼國輿皇帝所乘略見於臘儀祭山儀而史不詳其制
太宗會同元年晉使馮道等備車輅法物上皇帝皇太
后尊號冊禮自此有天子車服五輅太平中行漢冊禮

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唐輦輅盡在遼矣
其玉輅祀天祭地享宗廟朝賀納后用之青質玉飾黃
屋左纛十二鑾在衡二鈴在軾龍輈左建旂十二斿皆
畫升龍長與地駕蒼龍金鍐鏤錫鞶纓十二就金輅饗
射祀還飲至用之赤質金飾餘如玉輅色從其質駕赤
騮象輅行道用之黃質象飾餘如金輅駕黃騮革輅巡
狩武事用之白質革鞔駕白翰木輅田獵用之黑質漆
飾駕黑駱
金象輅黃質以象飾諸末輪衣以銀褐建大赤餘同玉

輅革輅黃質鞔之以革金塗銀裝輪衣以黃建大白餘
同玉輅木輅黑質漆之輪衣以皂建大麾餘同玉輅世宗
大定十一年將有事于南郊大常寺檢宋南郊鹵簿當
用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明遠車指南車記
里鼓車崇德車皮軒車進賢車黃鉞車白鷺車鸞旂車
豹尾車崇車羊車各一單車五輅車十二除見有帝輅
外闕象革木輅耕根明遠皮軒進賢白鷺羊車大輦各
一革車三屬車四按五禮新儀玉輅以青金輅以朱象
輅以銀褐革輅以黃木輅以皂蓋其物有隨輅之色者
有當用別色者如玉輅用青絲繡雲龍絡帶青羅繡寶
相花帶青畫輪轅青犛牛尾此隨輅之色者也若象革
木輅則當用緋用銀褐用黃及皂若至尊乘御步武所
及非若餘物但爲美觀其踏床倚背踏道之屬皆用紅
鍍座椅及行馬透壁轅簾並用銀褐黃青羅錦三色又
大輦宋朝設例意造之至祥符中以其太重減七百餘
斤可見當時亦無定制各以意從長斟酌造之其制金

玉輅闕可見者象輅革輅木輅耕根皮軒進
賢明遠白鷺羊車革車大輦凡一十有一

元五輅玉輅青質金裝青綠藻井栲栳輪蓋外施金裝
雕木雲龍內盤碾玉福海圓龍一頂上匝以金塗鍮石
耀葉八十一上圍九者二中圍九者三下圍九者四頂
輪衣三重上二重青繡雲龍瑞草下一重無文輪衣內
黃屋一黃素紵絲瀝水下周垂朱絲結網青紵絲繡小
帶四十八帶頭綴金塗小銅鈴青紵絲繡絡帶二頂輪
平素面夾用青紵絲蓋四周垂流蘇八飾以五色茸線
結綱五重金塗銅鈸五金塗木珠二十有五又繫玉雜

佩八珩璜衡瑀全金塗鍮石鉤掛十六黃絨貫頂天心
直下十字繩二各長三丈益下立朱漆柱四柱下直平
盤虛櫃中檔三十下外桄二漆繪犀象鸚鵡錦雉孔雀
踏窠嵌裝花板櫃周朱漆勾闌雲拱地霞葉百七十有
九下垂牙護泥虛板並朱漆畫瑞草勾闌上玉行龍十
碾玉蹲龍十孔雀羽臺九水精面火珠七金圈焰銅照
八輿下周垂朱絲結網飾以金塗鍮石鐸三百絲畫鍮
石梅萼嵌綢眼中輿之長轅三界轅勾心各三上下龍
頭六前轅引手玉螭頭三並繫以蹲龍後轅方鬐頭三

桄頭十六銓以蹲龍三轅頭衡一兩端玉龍頭二上列
金塗銅鳳十二含以金塗銅鈴輿之軸一輪二軸之掌
羅二明輅蹲龍銓並青漆輪之輻各二十四轂首壓貼
金塗銅轂葉八十一金塗鍮石掌耳鑾攀四櫃之前朱
漆金裝雲龍輅牌一牌字以玉裝綴輅之箱四壁雕鏤
漆畫填心屏窠龜文華板上層左畫青龍右畫白虎前
畫朱雀後畫元武輅之前額玉行龍二奉一水精珠後
額如之前兩柱青茸鈴索五貼金鸞和大響銅鈴十金
塗鍮石雙魚五下朱漆軾櫃一櫃上金香毬金香寶金

香合銀灰盤各一並黃絲綬帶輅之後朱漆後轙一金塗曲戍黃紵絲銷金雲龍門簾一緋紵絲繡雲龍帶二軨之中金塗鍮石較礙玉龍椅一靠背上金塗圈焰玉明珠一左建大常旂十有二斿青羅繡日月五星升龍右建闟戟一九斿青羅繡雲龍中央黃羅繡青黑黻文兩旗綢杠並青羅旗首金塗鍮石龍頭二金塗銅鈴二金塗鍮石鈸青纓綏十二重金塗木珠流蘇十二重龍椅上方坐一綠褥一皆錦銷金黃羅夾帕一方輿地褥二勾闌內褥八皆用雜錦綺青漆金塗鍮石鈒葉踏道

一小褥五重青漆雕木塗金龍頭行馬一小青漆梯一青漆柄金塗長托叉二短托叉二金塗首青漆推竿二青茸引輅索二各長六丈餘金塗銅環二黃茸綏一輅馬誕馬並青色鞦轡鞦勒纓拂鞘並青韋金飾誕馬青織金紵絲屜四青羅銷金綢裏韂鞍六蓋輅黃絹大傘帕一黃油絹帕一駕士平巾大袖並青繪紵絲爲之金輅赤質制如玉輅凡輅與馬之飾玉輅以青者金輅以赤凡玉輅之飾以玉者金輅以鍮石駕士平巾大袖並緋繡紵絲爲之象輅黃質制如玉輅凡輅與馬之飾玉輅以青者象輅以黃凡玉輅之飾以玉者象輅以象牙駕士平巾大袖並黃繡紵絲爲之革輅白質制如玉輅凡輅與馬之飾玉輅以青者革輅以白凡玉輅之飾以玉者革輅以白檀駕士平巾大袖並白繡紵絲爲之木輅黑質凡輅與馬之飾玉輅以青者木輅以黑凡玉輅之飾以玉者木輅以鑌鐵駕士平巾大袖並紫繡紵絲爲之

明大輅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廣八尺二寸五分輅座高四尺一寸有奇上平盤前後車檽並雁翅及四垂如意滴珠板轅長二丈二尺九寸有奇紅髹鍍金銅龍頭

龍尾龍鱗葉片裝釘平盤下方箱四周紅髹匡俱十二槅內飾綠地描金綺獸六麟狻猊犀象天馬天祿禽六鸞鳳孔雀朱雀翟鶴盤左右下有護泥板及車輪二貫軸一每輪輻十有八其輞皆紅髹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輪內車心用抹金銅鈒蓮花瓣輪盤裝釘軸中纏黃絨駕轅諸索輅亭高六尺七寸九分四柱長五尺八寸四分檻座皆紅髹前二柱戧金柱首寶相花中雲龍文下蜿文飾前左右有門高五尺一寸九分廣二尺四寸

九分四周裝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門旁槅
各二及明栿俱紅髹以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槅編以
黃線條後紅髹屏風上雕描金雲龍五紅髹板戧金雲
龍一屏後地沉香色上四槅雕描金雲龍四其次雲板
如之下三槅雕描金雲龍三其次雲板亦如之俱抹金
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內黃線條編紅髹匡軟座下蓮花
墜石上施花毯紅錦褥席紅髹坐椅靠背上雕描金雲
龍一下雕雲板一紅髹福壽板一并褥椅中黃織金綺
靠坐褥四圍椅裙施黃綺帷幔亭外青綺緣邊紅簾十

扇輅頂并圓盤高三尺有奇鍍金銅蹲龍頂帶仰覆蓮
座垂攀頂黃線圓條盤上以紅髹其下外四面地沉香
色描金雲內四角地青繪五彩雲以青飾輅蓋亭內貼
金斗栱承紅髹匡寶蓋鬭以八頂冒以黃綺謂之黃屋
中并四周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層皆紅髹上安雕木
貼金邊耀葉板八十一片內綠地雕木貼金雲龍文三
層間繪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下四周黃銅釘裝施
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繡五彩雲龍文四角
垂青綺絡帶各繡五彩雲升龍圓盤四角連輅坐板用

攀頂黃線圓條并貼金木魚輅亭前有左右轉角闌干
二扇後一字帶左右轉角闌干一扇皆紅髹內嵌雕木
貼金龍間以五彩雲三扇共十二柱柱首雕木貼金蹲
龍及線金五彩蓮花抱柱闌干內四周布花毯亭後樹
大常旗二以黃線羅為之皆十有二斿每斿內外繡升
龍一左旗腰繡日月北斗竿首用鍍金銅龍首右旗腰
繡黻字竿首用鍍金銅戟各綴抹金銅鈴二垂紅纓十
二纓上施抹金銅寶蓋下垂青線紛錔踏梯一紅髹以
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行馬架二紅髹上有黃絨匾條

用抹金銅葉片裝釘有黃絹幰衣闕塵遮油絹雨衣青氈
衣及紅油合扇梯紅油托叉各一輅以二象駕之玉輅
亦駕以二象制如大輅而無平盤下十二槅之飾輅亭
前二柱飾以搏換貼金升龍屏風後無上四槅雲龍及
雲板之飾天輪內用青地雕木飾玉色雲龍文而大常
旂及踏梯行馬之類悉與大輅同明初大朝會則拱衛司設五輅於承天門玉輅居中左金次革右象次木駕出則乘玉輅後有腰輿以八人載之其後太祖考周禮五輅以玉輅太侈不若止用木輅洪武六年命制木輅二乘一以丹漆祭祀用之一以皮輓行幸用之是冬大輅成命更造大輅一象輅十中宮輅一後宮車十飾俱以鳳以將幸中立府故也二十六年始定鹵簿大駕之制玉輅一大輅一九

龍車一步輦一後罷九龍車永樂三年更定鹵簿大駕有大輅玉輅大馬輦小馬輦步輦大涼步輦板轎各一

副輅宋

宋五副輅並駕六馬駕士四十八人當用銀飾者皆以銅飾制如正輅政和三年禮制局上五副輅並金塗銅裝四年增改舊飾舊副玉輅色青飾以金改用黄而飾以玉樊纓如玉輅之制建大常色黄飾以組象日月于縿星辰于斿其長曳地舊金輅改用青飾以金樊纓以五彩罽而九就建大旂色青飾以組象交龍于縿升龍于斿其長齊軫象輅改用赤飾以象樊纓以五彩罽而七

就建大赤色赤飾以組象鳥隼於縿斿其長齊較革輅改用白飾以革龍勒條纓建大白色白飾以組象熊虎于縿斿其長齊肩三輅皆維以縷削幅爲之木輅依舊色而飾以漆其色黑前樊鵠纓建大麾色黑飾以組象龜蛇於縿斿其長齊首維以縷充幅爲之中興後副輅不設

耕根車宋 遼 金 明

宋制耕根車青質蓋三層飾如五輅之副駕六青馬駕士四十人親祠具大駕法駕鹵簿並列於仗內若耕耤則乘之南渡制度同駕士七十五人

遼耕根車青質蓋三重飾如玉輅耕耤用之

金耕根車青質蓋三重制如玉輅而無玉飾

明世宗嘉靖十年帝將耕耤田詔造耕根車禮官上言考大明集禮耕耤用宋制乘玉輅以耕根車載耒耜同行第稽諸禮書祇有圖式而無高廣尺寸宜依今置車式差小通用青質從之

進賢車宋 遼 金

宋進賢車卽古安車太祖乾德元年改赤質兩壁紗窻

擎耳虛匱一轅緋幰衣絡帶門簾皆繡鳳紅絲網中設朱漆床香案紫綾案衣緋繡裀褥紫綾朱漆行馬駕四馬駕士二十四人

遼安車一名進賢車臨幸用之金飾車輿曲壁八鸞在衡紫油纁朱裹幰朱絲絡網駕赤騮朱鞶纓

金進賢車赤質如革車緋輪衣絡帶門簾繡鳳上設朱漆牀香案紫綾衣一褥

明遠車宋 遼 金

宋明遠車卽古四望車駕以牛太祖乾德元年改仍用

四馬赤質制如屋重欄勾闌上有金龍四角垂銅鐸上層四面垂簾下層周以花板三轅駕士四十八服繡對鳳

遼明遠車亦名四望車金飾青油纁朱裏通幰駕牛

金明遠車制如屋鋭頂重簷勾欄頂上有金四角垂鐸上層四面垂簾下層周以花板三轅

羊車 宋 遼 金

宋羊車古輦車亦爲畫輪車駕以二小馬赤質畫龜文金鳳翅緋幰衣絡帶門簾皆繡瑞羊童子十八人

遼羊車赤質兩壁龜文鳳翅緋幰絡帶門簾皆繡瑞羊畫輪駕以牛童子十八人服繡瑞羊挽之

金羊車赤質兩壁油畫龜文金鳳翅幰衣絡帶並繡瑞羊二轅

指南車 宋

宋指南車亦名司南車赤質兩箱畫青龍白虎四面畫花鳥重臺勾欄鏤栱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車雖轉而手常南指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太宗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仁宗天聖五年燕肅復創意造之其法用獨轅車箱外籠上有重構立

木仙人於上用大小輪九合齒一百二十足輪二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輪二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齒各二十四齒間相去三寸輪端橫木下立小輪一其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齒十二右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齒十二中心大平輪一其徑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齒四十八齒間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其高八尺徑三寸上刻木爲仙人其車行木人南指若折而東推轅右旋附右足子輪順轉十二齒繫右小平輪一匝駕中心大平輪左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轅左旋附左足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繫左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大平輪右轉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東或西轉亦如之大觀元年內侍吳德仁又獻指南車之制其車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闊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車輪直徑五尺七寸車轂一丈五寸車箱上下爲兩層中設屏風上安仙人一執杖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執纓立四角上設關戾臥輪一十三各徑一尺八寸五分圍五尺五寸五分出齒

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輪軸隨屏風貫下下有輪一十三中有大平輪其輪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四寸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五釐通上左右起落二小平輪各有鐵墜子一皆徑一尺一寸圍三尺三寸出齒一十七齒間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輪各一徑一尺五寸五分圍四尺六寸五分出齒二十四齒間相去二寸一分左右疊輪各二下輪各徑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一分上輪各徑一尺二寸圍三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一分左右車腳上各立輪一徑二尺二寸圍六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五釐左右後轂各小輪一無齒繫竹篾并索在左右軸上遇右轉使右轂小輪觸落右輪若左轉使左轂小輪觸落左輪行則仙童交而指南

記里鼓車 宋

宋制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勾

欄鏤棋行一里則上層木人擊鼓行十里則次層木人擊鐲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太宗雍熙四年增為三十人仁宗天聖五年內侍盧道隆上記里鼓車之制其制獨轅雙輪箱上為兩重各刻木為人執木槌足輪各徑六尺圍丈八尺足輪一周而行地三步以古法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用較今法五尺為步三百六十步為里立輪一附于左足徑一尺三寸八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間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輪一其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間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其上設銅旋風輪一出齒三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中立平輪一其徑四尺圍丈二尺出齒百齒間相去與旋風等次設小平輪一其徑三寸少半寸圍一尺出齒十齒間相去寸半上平輪一其徑三尺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間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一層木人擊鐲凡用大小輪八合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鏁周而復始路以其法下有可製之大觀元年內侍省吳德仁獻記里鼓車之制其法車箱上下為兩層上安木人二各手執木椎輪軸共四內左壁車腳上立輪一安車箱內徑二尺二寸五分圍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齒齒間相去三寸三分五釐又平輪一徑四尺六寸五分圍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間相去二寸四分上太平輪一通軸貫上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二尺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立軸一徑二寸二分圍六寸六分出齒三齒間相去二寸二分外太平輪軸上有鐵撥子二又木橫輪上關捩撥子各一其車腳轉一百遭通輪軸轉周木人各一擊鉦鼓

白鷺車 宋 金

宋白鷺車一名鼓吹車赤質周施花板上有朱柱貫五輪相重輪衣以緋皂頂及緋絡帶並繡飛鷺柱杪刻木

為鷺銜鷺毛筩紅綬帶一轅駕四馬駕士十八人

金白鷺車赤質周施花板上有漆柱柱杪刻為鷺銜鷺毛筩紅綬帶柱貫五輪相重輪衣皂頂緋裙緋絡帶並繡飛鷺一轅

鸞旗車 宋

宋制鸞旗車赤質曲壁一轅上載赤旗繡鸞鳥駕四馬駕士十八人

崇德車 宋

宋崇德車本秦辟惡車上有桃弧棘矢所以禳除不祥

太祖乾德元年改赤質周施花板四角刻辟惡獸中載黃旗亦繡此獸太卜令一人在車中執旗駕四馬駕士十八人徽宗宣和元年禮制局言崇德車載太卜令一員畫辟惡獸於旗記曰前巫而後史傳曰桃弧棘矢以供王事請以巫易太卜弧矢易辟惡獸從之

皮軒車 宋 金

宋皮軒車漢前驅車也冒以虎皮為軒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赤質曲壁上有柱貫五輪相重畫虎文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政和之制用漆柱貫朱漆皮軒五

金皮軒車赤質上有漆柱貫五輪相重畫虎紋一轅

黃鉞車宋

宋制黃鉞車赤質曲壁中設金鉞一錦囊綢杠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中執鉞駕兩馬駕士十五人

豹尾車宋

宋豹尾車制同黃鉞車上載朱漆竿首綴豹尾右武衛隊正一人執之駕兩馬駕士十五人

屬車宋

宋屬車十二乘黑質兩箱畫裝前有曲欄金銅飾上施紫通幰絡帶門簾皆繡雲鶴紫絲網紛錔每乘駕二牛駕士十八人

五車宋

宋制鹵簿有青旌車赤質曲壁中載青旌以絳帛爲之畫青鳥於其上鳴鳶車赤質曲壁中載鳴鳶旌以絳帛爲之畫鳴鳶於其上飛鴻車赤質曲壁中載飛鴻旌以絳帛爲之畫飛鴻於其上虎皮車赤質曲壁中載虎皮旌以絳帛爲之緣以赤畫虎皮於其上貔貅車赤質曲壁旌以絳帛爲之緣以赤畫貔貅於其上其轅皆一宣和元年禮制局言舊鹵簿記有白鷺鸞旗皮軒三車其制非古按曲禮有青旌鳴鳶飛鴻虎皮貔貅爲五車一出五車必載所以警衆也今欲改五車相次於中道繼之以崇德車於是爲備禮焉

涼車宋遼

宋制涼車赤質金塗銀裝龍鳳五采明金織以紅黃藤油壁緋絲條龍頭梅紅羅褥銀螭頭穗毬雲朶踏頭蓮花坐雁鈎火珠門香鑪鈸頭伽大小鍰駕以橐駝省方在道及校獵迴乘之

遼制涼車省方罷獵用之赤質金塗銀裝五彩龍鳳織藤油壁緋絛蓮坐駕以橐駝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二

禮嘉

皇太后皇后車輅 宋 金 明

宋因唐制皇后車六等一曰重翟二曰厭翟三曰翟車四曰安車五曰四望車六曰金根車初用厭翟車箱上平盤四角曲欄盤兩壁紗窗龜文金鳳翅前有虛匱香爐香寶緋繡幰衣絡帶門簾三轅鳳首畫梯推竿行馬緋繒裹索駕六馬金銅面纓轡鈴攀緋屜駕士三十人武弁緋繡衫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皇后車輿之制重翟車青質金飾諸末間以五采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四面施雲鳳孔雀刻鏤龜文頂輪上施金立鳳耀葉青羅幰衣一紫羅畫雲龍絡帶二青絲絡網二紫羅畫帷一青羅畫雲龍夾幔二車內設紅褥及坐橫轅上施立鳳八香匱設香爐香寶香匱飾以螭首前後施簾長轅三飾以鳳頭青絹裹索駕青馬六馬有銅面插翟羽鞶纓攀胸鈴拂青屜青包尾若受冊謁景靈宮則乘之厭翟車赤質其箱飾以次翟羽紫幰衣紅絲絡網紅羅畫絡帶夾幔錦帷餘如重翟車駕赤騮四若親蠶

則乘之翟車黃質車側飾以翟羽黃幰衣黃絲絡網錦帷絡帶餘如重翟車駕黃騮四安車赤質金飾間以五采刻鏤龜文紫幰衣錦帷絡帶紅絲絡網前後施簾車內設褥及坐長轅三飾以鳳頭駕赤騮四凡駕馬鞶纓之飾並從車質四望車朱質青幰衣餘同安車駕牛三金根車朱質紫幰衣餘同安車駕牛三自重翟車以下備鹵簿則以次陳設

臣等謹按遼元皇后之車輅皆不著於史遼之國輿於納后儀見皇后就車於祭山儀見太后乘總纛車而其制亦無考焉

金皇后之車六一曰重翟車青質金飾金塗銅釵花葉鈒裝釘耀葉二十四明金立鳳一紫羅銷金生色寶相帷一青羅青油幰衣各一朱絲絡網紫羅明金生色雲絡帶各二兩箱明金五彩間裝翟羽二金塗碖石長轅鳳頭三橫轅立鸞八香爐香寶子一副宜男錦帶結朱漆杌子踏床各一扶板扶箯一副紅羅明金衣褥紅羅襯褥一青羅行道褥四青羅明金生色雲鳳夾幔一紅羅明金緣紅竹簾二金塗銅葉斷行馬二朱紅漆金塗

銀葉裝釘梯一青羅梯等儀褥二踏道褥十青絹夾大
麻索二油蒙帕一二曰厭翟車赤質鉤仙錦帷一紫羅
紫油幰衣各一朱絲絡網宜男錦絡帶各二餘同重翟
帷行道夾幔等儀褥羅及裹索等用紅三曰翟車黃質
金飾鍮石葉段裝釘宜男錦帷黃羅油幰衣鍮石長轅
鳳頭三無橫轅立鸞餘同厭翟而羅色用黃四曰安車
赤質鉤仙錦帷紫油幰衣朱絲絡網天下樂錦絡帶鍮
石長轅鳳頭三無橫轅立鸞及香爐香寶子餘同翟車
而色皆用紅五曰四望車朱質宜男錦帷青幰衣轅端

螭頭二餘並同安車六曰金根車朱質紫羅紫油幰衣
朱絲鉤仙錦絡帶各二踏床褥用紅綾衣等儀褥踏道
褥並用綾餘並同安車又有九龍車一高二丈廣一丈
一尺長二丈六尺五鳳車四各高一丈八尺長廣如之
圓輅車一方輅車一重簷車一各高一丈七尺長一丈
八尺廣八尺皆駕馬四駕士各五十人並平巾幘生色
青緋黃三色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口袴案宇文懋昭大金國志金
后妃並用殷車其車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鍮鑲青氈爲
蓋四圍以簾秋冬亦用氈並用鍮鑲柱廊月板護泥皆
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並用朱車之四角后用金
鳳妃用金孔雀所載與史差異附識之以資考核云

明制皇后輅高一丈一尺三寸有奇平盤前後車櫺並
雁翅四垂如意滴珠板轅長一丈九尺六寸皆紅髹轅
用抹金銅鳳頭鳳尾鳳翎葉片裝釘平盤左右垂護泥
板每輪輻十有八皆紅髹輞以抹金鈒花銅葉片裝釘
車轂用抹金銅鈒蓮花瓣輪盤裝釘軸中纏黃絨駕轅
諸索輅亭高五尺八寸有奇紅髹四柱檻座上沉香色
描金香草板十二片前左右有門高四尺五寸有奇廣
二尺四寸有奇門旁沉香色線金菱花槅各二下條環
板有明栿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後紅髹五山屏風戧

金鸞鳳雲文屏上紅髹板戧金雲文中裝雕木渾貼金
鳳一屏後紅髹板俱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底紅
髹上施紅花毯紅錦褥席紅髹坐椅一靠背雕木線金
五彩裝鳳一上下香草雲板各一紅福壽板一并褥椅
中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周有椅裙施黃綺帷幔外用紅
簾十二扇前二柱戧金上寶相花中鸞鳳雲文下龜文
錦輅頂并圓盤高二尺有奇抹金銅立鳳頂帶仰覆蓮
座垂攀頂黃線圓條四盤上紅髹下四周沉香色描金
雲文內青地五彩雲文以青飾輅蓋內寶蓋紅髹匡闌

以入頂冒以黃綺頂心及四周繡瓝九并五彩雲文天輪三層紅髹上雕才貼金遊耀葉板七十二片内飾青地雕木五彩雲鸞鳳文三層間綺五彩雲襯板七十二片下四周黃銅裝釘上施黃綺瀝水三層間綉鸞鳳文四垂青綺絡帶綉鸞鳳各一圓盤四角連輅座板用槃頂黃線圓絛四輅亭前後有轉角闌干各二扇内嵌絛環板皆紅髹計十二柱柱首雕木紅蓮花綠金青綠裝蓮花抱柱其踏梯行馬之屬與大馬輦同（大馬輦見下篇）安車一其制高九尺七寸有奇平盤前後車欞並雁翅板轅三

長一丈六尺七寸有奇皆紅髹用抹金銅鳳頭鳳尾鳳翎葉片裝釘平盤左右垂鞾泥板及輪二貫軸一每輪輻十有八皆紅髹軸中纏黃絨駕轅諸索車亭高四尺四寸紅髹方柱四上裝五彩花板十二片前左右有門高三尺七寸有奇廣二尺二寸有奇門旁紅髹十字槅各二後三山屏風屏後壁板俱紅髹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底紅髹板上施紅花毯紅錦褥四周施黃綺帷幔外用紅簾四扇車蓋用紅髹抹金銅寶珠頂帶蓮座高六寸四角抹金銅鳳頭用攀絛四並紅髹木魚蓋

施黃綺瀝水三層銷金鸞鳳文鳳頭下垂紅紛錔其踏梯行馬幰衣與輅同

皇太子親王車輅（皇太孫附　宋　遼　金　明）

宋皇太子車輅之制一曰金輅車二曰軺車三曰四望車太宗至道初眞宗爲皇太子謁太廟乘金輅常朝則乘馬眞宗天禧中仁宗爲皇太子亦同此制徽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皇太子車輅之制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苣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障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闟戟旂

首飾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綬八鸞在衡二鈴在軾駕赤騮四金鍐方釳插翟尾鏤錫鞶纓九就從祀謁太廟則供之軺車金飾諸末紫油通幰紫油纁朱裏駕馬一四望車金飾諸末青油通幰青油纁朱裏朱絲絡網駕馬一輅車四望車以次列於鹵簿仗内親王乘象輅

遼皇太子金輅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用之册皇太子儀乘黃令陳金輅皇太子升降金輅軺車金飾紫幰朱裏駕一馬五日常朝享宮臣出入行道用之四望車金飾紫油纁通幰駕一馬弔臨用之

金世宗大定六年奏皇太子金輅典故制度奉敕詳定輪旗旂首及應用龍者更以麟爲飾省去障塵等物上用名件色數依上公以九爲節軾前金龍改爲伏鹿軾上坐龍改爲鳳簾褥用黃羅處改爲梅紅其制並與宋皇太子金輅同

皇帝輅自頂至地高一丈七尺今減稍四分之一得一丈三尺二寸修廣之制亦如之

明皇太子金輅高一丈二尺二寸有奇廣八尺九寸轅長一丈九尺五寸輅座高三尺二寸有奇平盤滴珠板輪輻輪輞悉同玉輅輅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紅髹四柱

長五尺四寸檻座上四周線金五彩香草板前左右有門高五尺有奇廣二尺四寸有奇門旁稱各二編紅線條及明栿皆紅髹後五山屏風靑地上雕木貼金龍五周以五彩雲文屏後紅髹板皆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紅髹匡軟座紅絨墜座大索四下垂蓮花墜石上施紅毯紅錦褥席紅髹椅一納板一并褥椅中紅織金綺靠背坐褥四周有椅裙施紅羅帷幔外用靑綺緣邊紅簾十二扇椅雕貼金龍彩雲下線金彩雲板一亭內編紅線條輅頂并圓盤高二尺五寸有奇又鍍金銅寶珠頂帶仰覆蓮座高九寸垂攀頂紅線圓條四盤上丹漆下內外皆靑地繪雲文以靑飾輅蓋亭內周圍靑斗栱承以丹漆匡寶蓋鬬以八頂目以紅綺頂心繡雲龍餘繡五采雲文天輪三層皆紅髹上雕木貼金邊耀葉板七十二片內飾靑地雕木貼金雲龍文三層間繪五采雲襯板七十二片四周黃銅裝釘上施紅綺瀝水三層每層七十二摺間繡五采雲龍文四角之飾與大輅同第圓條用紅線輅亭前一字闌干一扇後一字帶轉角闌十一扇左右闌干二扇內嵌丹漆五彩雲板計十四柱

杜首制與大輅同亭後建紅旗二以紅羅爲之九斿每斿內外繡升龍一左旗腰繡日月北斗竿用抹金銅龍首右旗腰繡敵字竿用抹金銅戢綴抹金銅鈴二垂紅纓其踏梯行馬之屬與五輅同親王象輅其高視金輅減六寸其廣減一尺轅長視大輅減一尺輅座高三尺有奇餘飾同金輅輅亭高五尺二寸有奇紅髹四柱檻座上四周紅髹條環板前左右有門高四尺五寸有奇廣二尺二寸有奇門旁稱各二及明栿後五山屏風皆紅髹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底紅髹施紅花毯紅

錦褥席其椅靠坐褥帳幔紅簾之制俱同金輅輅頂并圓盤高二尺四寸有奇用抹金銅寶珠頂餘同金輅天輪三層用紅髹上雕木貼金邊耀葉六十三片內飾青地雕木五彩雲文三層間繪五釆雲襯板六十三片四周黃銅裝釘上施紅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繡瑞草文前垂青綺絡帶二俱繡升龍五彩雲文圓盤四角連輅坐板用攀頂紅線圓條四并紅髹木魚亭前後闌干同金輅左右亦有闌干內嵌條環板皆紅髹計十四柱柱首雕木紅蓮花線金青綠裝蓮花抱柱前闌干內

布花毯紅旗二與金輅所樹同竿上亦垂紅纓五其踏梯行馬之屬亦同金輅皇孫車成祖永樂中定皇太孫婚禮儀仗如親王降皇太子一等用象輅親王無輅

公侯大夫等車輅 宋 金 元 明

宋制親王一品二品奉使及葬並給革輅制同乘輿之副惟改龍飾為螭六引內三品以上乘革車赤質制如進賢車無案褥四赤馬駕士二十五人其緋幰衣絡帶旗戟綢杠繡文司徒以瑞馬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書以虎太常卿以鳳駕士衣亦同縣令乘軺車黑質兩壁紗窻一轅金銅飾紫幰衣絡帶並繡雉衛瑞草駕一馬駕士十八人真宗大中祥符三年知樞密院事王欽若言王公車輅上並用龍裝乞下有司檢定制度詔下太常禮儀院詳定本院言按鹵簿令王公以下象輅以象飾諸末朱班輪八鸞在衡左建旗畫龍一升一降右載闟戟革輅以革飾諸末左建旜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軺車曲壁青幰碧裏諸輅皆朱質朱蓋朱旗旜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樊纓如之神宗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鹵簿

記公卿奉引第一開封令乘軺車次開封牧隼旗次太常卿鳳旗次司徒瑞馬旗次御史大夫獬豸旗次兵部尚書虎旗而乘革車考之非是謹按周禮巾車職曰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司常職曰孤卿建旜大夫建物請公卿以下奉引先開封令乘墨車建物次開封牧乘墨車建旗太常卿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乘夏縵司徒乘夏篆並建旜所以參備九旗之制詔從之徽宗時政和議禮局又上王公以下車制象輅以象飾諸末朱班輪八鸞在衡左建旗右載闟戟駕馬四親王皆則

用之革車赤質載闟戟緋襬繡輪衣簾旗韜杠絡帶駕赤馬四大駕鹵簿六引法駕鹵簿三引開封牧乘之王公一品二品三品備鹵簿皆供革車一乘其輪衣簾旗韜杠絡帶繡文開封牧以準大司樂以鳳少傅以瑞馬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書以虎輅車黑質紫幰衣絡帶頂繡雉旆紅錦簾香爐香寶結帶駕赤馬二鹵簿內第一引官縣令乘之駕馬皆有銅面插羽鞶纓攀胸鈴拂緋絹屜紅錦包尾六年禮制局言開封牧列職於朝與御史大夫同其在周官則卿大夫之職乃乘墨車可

乎成周上公建常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大夫車旗亦各視其命之數則卿建旜當六斿大夫建物當四斿至于三斿則上士所建也其開封令宜乘墨車而建物四斿開封牧御史大夫戶部禮部兵部尚書皆卿也宜乘夏縵而建旜六斿其年詳定官蔡攸又言輅車非縣令宜駕革車非公卿宜用鳳馬之飾無所經見闟戟之設尤爲誤謬開封令秩比大夫開封牧古之諸侯其乘皆宜墨車其駕之馬令以三牧以四御史大夫以六尚書卿之任也其駕亦四則所乘之車稱其司常曰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開封令秩視大夫宜建以物開封牧師都之任宜建以旗尚書御史大夫古之卿也宜建以旜從之七年禮制局又言昨討論大駕六引車已經冬祀陳設訖所有駕士衣服尚循舊制宜改正請墨車駕士衣皂夏縵駕士皂質繡五色團花於禮爲稱從之

金王公以下車制一品榦用銀螭頭京棚杆子月板並許以銀裝飾三品以上螭頭不得施銀京棚杆子月板亦聽用銀爲飾五品以上榦獅頭六品以下榦雲頭庶

人坐車平頭止用一色黑油

元制車輿除不得用龍鳳文外一品至三品許用間金裝飾銀螭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素帶青幔庶人車輿黑油齊頭平頂皂幔

明太祖洪武元年定品官車輿之飾與元同六年令大臣得用安車後廢不用景帝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轎孝宗宏治七年令文武官得乘轎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內外鎮守守備及公侯伯都督等無

問老少皆不乘轎

主妃命婦等車 宋 遼 金 明

宋皇太子妃有厭翟車駕以二馬內外命婦之車銀裝白藤輿檐內命婦皇親所乘白藤輿檐金銅犢車漆犢車或覆以氈或覆以棧內外命婦通乘

遼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用駝公主下嫁以賜之送終車車樓純飾以錦螭頭以銀下懸鐸後垂大氈駕以牛上載一羊謂之祭羊以擬送終之用亦賜公主

金章宗明昌元年定妃嬪車同鍍金鳳頭黃結御妻世婦同問金鳳頭梅紅結子

明皇妃車曰鳳轎與歷代異名其制青頂上抹金銅珠頂四角抹金銅飛鳳各一垂銀香圓寶蓋并綵結轎身紅漆木匡三面篾織紋簟繪以翟文抹金銅釵花葉片裝釘紅漆搁飾以抹金銅鳳頭鳳尾青銷金羅緣邊紅簾并看帶內紅交牀并坐踏褥紅銷金羅轎衣一頂用銷金寶珠文瀝水香草文看帶并幃皆鳳文紅油絹雨轎衣一東宮妃車亦曰鳳轎小轎制同皇妃親王妃車亦曰鳳轎小轎制俱同東宮妃唯鳳轎衣用木紅平羅小轎衣二一用礬紅素紵絲一用木紅平羅公主車初沿宋制用厭翟車後定制用鳳轎如親王妃郡王妃郡主俱用翟轎與皇妃鳳轎同第易鳳爲翟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三

禮嘉

輦輿 宋 遼 金 元 明

宋太祖建隆四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禮儀使創意造為大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葉龍鳳裝其上四面行龍雲氣火珠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條雲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銜香囊頂輪施耀葉中有銀蓮花坐龍紅綾裏碧牙壓帖內設圓鑑銀絲香囊銀飾勾闌臺坐紅絲條網帉錔中施黃褥上置御坐扶几香爐錦結綬几衣輪衣絡帶並緋繡壓金銀綫長竿四銀裹鐵鍋龍頭魚鉤錦膊褥銀裝畫梯拓叉黃羅緣席褥帊梯杖褥朱索緋繒油帊主輦六十四人親祀南郊謁太廟還及其鸞駕黃麾仗省方還都則乘之真宗東封以舊輦太重遂命別造凡減七百餘斤後常用焉神宗已後稍更其制祀畢車駕還內若不逆輅則乘大輦徽宗政和之制黃質圍以黃衣紘以黃帶車箱四圍於楻之外高二尺二寸設軾於前楹高三尺二寸建大旂於後楹旂十二斿其長曳地其色黃繡以交龍日月中興後更製名大

安輦宋輦有七中興後惟存大輦平輦逍遙而已 赤質正方高十五尺三寸方十一尺六寸四柱平盤上覆青綠錦上有天輪一層外施金塗銀博山八十一內有圓鏡金塗銀頂龍一四面行龍十六火珠四輪衣以青鑿以金鈴頂有青羅十字分垂四角曰絡帶四角出龍首銜犛牛五色尾曰旒綴四面拱斗外施方鏡九柱間以朱闌中設御坐曲几屏風錦褥下舉以長竿四攢竹筋膠丹漆之竿為龍首平盤下四圍結紅絲網輦官服色武弁黃纈對鳳龍袍黃絹勒帛紫生色袒帶紫絹行縢芳亭輦黑質頂如幕屋緋羅衣裙襴絡帶皆繡雲鳳兩面朱綠牕花版外施紅絲網金銅帉錔前後垂簾下設牙牀勾闌長竿四銀龍頭銀飾梯行馬主輦一百二十八人政和之制簾以紅羅繡瑞為額內設御坐長竿飾以金塗銅螭首橫竿二鳳輦赤質頂輪下有二柱緋羅輪衣絡帶門簾皆繡雲鳳頂有金鳳一兩壁刻畫龜文金鳳翅前有軾匱香爐香寶結帶下有勾闌二重內設紅錦褥長竿三銀飾梯行馬主輦八十人法駕鹵簿不設逍遙輦以椶櫚為屋赤質金塗銀裝朱漆扶版二雲版一長竿二飾以金塗

銀龍頭常行幸所御魚鈎紛錔梅紅條輦官十二人舁
夏服緋羅衫秋冬服白獅子錦襖眞宗東封別造辟塵
逍遙輦加龕隔黃緣爲裏賜名省方逍遙輦中興之制
赤質金塗四柱樓屋上有走脊金龍四中起火珠凸頂
四面不設幔障中有脚踏子制甚簡素祇應人員服帽
子宜男方勝纈衫平輦又名平頭輦亦曰太平輦制如
逍遙輦而無屋輦官十二人服同逍遙輦東封別造升
山天平輦施機關賜名登封輦中興之制亦質正方形
如一朱龍椅而加長竿二飾如逍遙輦而不施樓屋制

尤簡素惟施畫雲板而已又有七寶輦孝宗隆興二年
爲德壽宮製高五十一寸濶二十七寸深三十六寸比
附大輦平輦制度爲之上施頂輪耀葉角龍頂龍滴子
鐸子結穗毬下施梅紅絲裙網加綴七寶中設香木御
座引手爲轉身龍靠背爲龍首靠杯子織以紅黃藤穿
以長竿二竿首爲螭首金塗銀飾爲小輿赤質頂輪下
施曲柄加蓋緋繡輪衣絡帶制如鳳輦而小下有勾闌
牙牀皆繡瀝水中設方牀緋繡羅衣錦褥上有小案坐
牀皆繡衣踏牀緋衣前後長竿二銀飾梯行馬奉輿二

十四人中興後去其輪蓋方四十九寸高三十一寸輿
上周以勾闌施翟羽玉照子中爲方牀三級上設御坐
曲几踏子曲柄緋羅繡蓋輿下紅絲結五色花裙網並
以長竿二竿爲螭首宮殿從容所乘設鹵簿則陳之腰
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鳳裙襴上施錦褥別
設小牀緋繡花龍衣奉輿十六人中興制赤質方形四
面曲闌下結繡裙網制如小輿雖無翟尾玉照子三級
牀曲柄蓋而上設方御牀曲几竿無螭首用赤同小輿
相風烏輿上載長竿竿杪刻木爲烏垂鵞毛筩紅綬帶

下承以小盤周以緋裙繡烏形輿士四人行漏輿制同
鐘鼓樓輿而大設刻漏如稱衡首垂銅鉢末有銅象漆
櫃貯水渴烏注水入鉢中長竿四輿士六十人十二神
輿赤質四門旁刻十二辰神緋繡輪衣絡帶輿士十二
人交龍鉦鼓輿各一皆刻木爲二青龍相交下有木臺
長竿一掛畫鼓一掛金鉦上皆有緋蓋亦繡交龍輿士
各二人鐘鼓樓輿各一皆刻木爲屋中置鐘鼓下施木
臺長竿如鉦鼓輿輿士各二十四人其自行漏輿以下
舊禮無文皆開寶定禮所增中興後相風行漏十二神

鉦鼓四輿皆不設其皇太后皇后所乘則有龍輿龍肩輿東都皇太后垂簾者抑損遠嫌不肯乘輦止用輿而已眞宗咸平中爲萬安太后製輿上設行龍六乾興元年詔皇太后御坐攆子名大安輦神宗嗣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其行幸依治平元年之制而皇太后皇后常出止用副金塗銅裝白藤輿攆以棕櫚屏飾以鳳輦宮嬪同乘輿平頭輦之制於是詔太皇太后出入所乘如萬安太后輿上設行龍六哲宗紹聖元年議造皇太后大安輦而皇太后避嫌竟不製造又哲宗嗣位尊朱貴妃爲皇太妃出入乘檐子有司請用牙魚鳳爲飾徽用青元祐三年太皇太后詔有司尋擇輿敵於是檐子飾以龍鳳備用紅九年宰臣議改檐子爲輿上設行龍五哲宗以皇太后諭旨令太妃坐六龍輿出入進黃徽於是三省議皇太妃坐龍鳳輿織紅黃兼用從皇太后出入止用紅紹興奉迎皇太后詔造龍輿其制朱質正方金

塗銀飾四竿竿頭螭首赭窻紅簾上覆以椶加走龍六內設黃花羅帳裀褥朱椅踏子紅羅黃羅繡巾二龍肩輿一名椶檐子一名龍檐子舁以二竿故名檐子南渡後所製也東都皇后備厭翟車常乘則白藤輿中興以太后用龍輿后惟用檐子其制方質椶頂施走脊龍四走脊雲子六朱漆紅黃藤織白花龍爲障緋門簾看窗簾朱漆藤坐椅踏子紅羅裀褥軟屏夾幔

遼國輿有大輿柴冊再生儀載神主臘儀見皇帝皇后升輿降輿祭山儀皇帝降輿祭東而其制不詳其漢輿有大鳳輦赤質頂有金鳳壁畫雲氣金翅前有軾下有勾闌絡帶皆繡雲龍銀梯主輦八十人芳亭輦黑質幕屋緋欄皆繡雲鳳朱絲夾窻花板紅綱兩簾四竿銀飾梯主輦百二十人逍遙輦常用之椶屋赤質金塗銀裝紅條輦官十二人春夏緋衫秋冬素錦服平頭輦常行用之制如逍遙冊承天太后儀太后乘平頭輦無屋又有大芳輦仙遊輦小輦永壽節儀皇太后乘小輦大玉輦小玉輦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銀螭頭緋繡鳳欄上施錦褥別設小牀奉輿十六人小輿赤質青頂曲柄緋繡絡帶制如鳳輦而小上有

御座奉輿二十四人

金大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葉龍鳳裝其上四面施行龍雲朵火珠方鑑銀絲囊網珠翠結雲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銜香囊頂輪施耀葉中有銀蓮花坐龍紅綾裏碧牙壓帖內設圓鑑香囊銀輪勾欄臺坐紫絲條網帉錔中施黃褥上置御座曲几香爐錦結綬几衣輪衣絡帶並緋繡雲龍寶相花金綫壓長竿四飾以金塗銀龍頭畫梯托叉行馬七寶輦制如大輦飾以玉裙網七寶滴子用真珠皇后有平頭輦五華輦亭頭輦各高丈

丈九尺廣丈五寸長三丈舁士各九十六人並生色緋
寶相花彩銀褐抹帶大口袴
元腰輿制以香木後背作山字牙嵌七寶裝雲龍屏風
上施金圈焰明珠兩旁引手屏風下施雕鏤雲龍牀坐
前有踏牀鵰蓮爾錦褥一（鵰蓮爾蒙古語表也）坐上貂鼠緣金錦
條褥鵰蓮爾方坐象轎駕以象凡巡幸則御之
明大馬輦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廣八尺九寸五分轅
長二丈五寸有奇輦坐高三尺四寸有奇餘同大輅輦
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紅髹四柱長五尺四寸有奇檻座

高與輅同四周紅髹條環板前左右有門高五尺有奇
廣二尺四寸有奇門旁槅各二後槅三及明栿皆紅髹
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槅心編以黃線條亭內制與大
輅同第軟坐上不用花毯而用紅毯亭外用紅簾十二
扇輦頂并圓盤高二尺六寸有奇上下俱紅髹以青飾
簷蓋其銅龍蓮座寶蓋黃屋及天輪輦亭悉與大輅同
太常旂踏梯行馬之屬亦同大輅駕以八馬備鞍韉鞦
轡鈴纓之飾小馬輦視大馬輦高廣皆減一尺轅長一
丈九尺有奇餘同大馬輦輦亭高五尺五寸有奇紅髹

四柱長五尺四寸有奇檻座紅髹四周條環板前左右
有門高五尺廣二尺二寸有奇門旁槅各二及明栿後
屏風壁板俱紅髹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亭底紅髹
上施紅花毯紅錦褥席外用紅簾四扇駕以四馬餘同
大馬輦步輦高一丈二尺二寸有奇廣八尺二寸有奇
輦坐高三尺二寸有奇四周雕木五彩雲渾貼金龍板
十二片間以渾貼金仰覆蓮座下雕木線金五彩雲板
十二片轅四紅髹中二轅長三丈五尺九寸左右二轅
長二丈九尺五寸有奇俱以鍍金銅龍頭龍尾裝釘輦

亭高六尺三寸有奇四柱長六尺二寸有奇檻座紅髹
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抹金銅鈒花葉
片裝釘前左右有門高五尺七寸有奇廣二尺四寸有
奇門旁紅髹十字槅各二雕飾沉香色描金雲龍板八
片下雲板如其數後紅髹屏風上雕沉香色描金雲龍
五屏後雕沉香色描金雲龍板三片又雲板如其數俱
用抹金銅鈒花葉片裝釘餘同馬輦唯紅簾用十扇輦
頂并圓盤高二尺六寸有奇其蓮座蘋蓋天輪纏衣之
屬俱同馬輦大涼步輦高一丈二尺五寸有奇廣一丈

二尺五寸有奇四面紅髹匡鈒雕木五彩雲板二十片間以貼金仰覆蓮座下紅髹如意條環板如其數紅髹轅六中二轅長四丈三尺五寸有奇左右二轅長四丈有奇外二轅長三丈六尺五寸有奇前後俱飾以雕木貼金龍頭龍尾輦亭高六尺五寸有奇廣八尺五寸有奇四柱紅髹前左右有門高五尺八寸有奇廣二尺五寸有奇四周描金香草板十二片門旁槅各二後槅三及門楣皆紅髹槅以黃線條亭底上施紅毯加紅錦褥并楠紅髹坐椅下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寳相花葉背

褥裙帷幔與馬輦同內設紅髹桌二紅髹闌干香桌一闌干四柱首俱雕木貼金蹲龍鍍金銅龍蓋香爐一并香匙箸瓶紅錦墩二外紅簾三輦頂高二尺七寸有奇鍍金銅寳珠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三寸有奇垂攀頂黃線圓條四頂用丹漆上冒紅毯四垂以黃毯為如意雲黃毯緣條四周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百三十二摺間繡五彩雲龍文或用大紅羅冒頂以黃羅為如意雲緣條瀝水亦用黃羅頂下四周以紅毯為帷黃毯緣條四角鍍金銅雲四亭內寳蓋繡五龍頂以紅髹木匡貝以黃綺為黃屋頂心四周繡雲龍各一并亭四角至輦座用攀頂黃線圓條四并貼金木角輦亭前左右轉角闌下二扇後一字帶轉角闌干一扇皆紅髹雕木渾貼金龍間以五彩雲板闌干內四周布席其闌干十二柱之飾及踏梯之屬俱與馬輦同其紅板轎即古肩輿遺制高六尺九寸有奇頂紅髹近頂裝圓匡蜊房窗鍍金銅火燄寳帶仰覆蓮座四角鍍金銅雲枀轎杠二前後以鍍金銅龍頭龍尾裝釘有黃絨墜角索四周紅髹板左右門二用鍍金銅釘鈒轎內紅髹匡坐椅一福壽板

一并褥椅內黃織金綺靠坐褥四周椅裙下鋪席並踏褥有黃油轎衣油絹雨衣各一青綺衣紅綺緣條雲子

宋中興以後皇后常乘龍肩輿又以征伐道路險阻詔百官乘轎名曰竹轎子亦曰竹輿元皇帝用象轎至明紅板轎則自明始也世宗嘉靖十三年謁廟帝及后妃俱乘肩輿出宮至奉天門降輿升輅穆宗隆慶四年設郊祀慶成宴帝乘板輿由歸極門出入皇極門至殿上降輿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四

禮 嘉

鹵簿 旌旗附 五代 宋 遼 金

臣等謹按杜佑通典述嘉禮分旌旗鹵簿爲兩門雖本之開元禮然旌旗原屬於鹵簿事無二用若分門別載勢不免互見複出體例未爲完善考宋綬鹵簿圖記車輅之等人物之列器用之宜旌麾之制通類爲圖次第明晰而鄭居中等所撰政和五禮新儀亦以鹵簿旌旗合載並加精審焉今參

考宋遼金元明五朝史志詳述鹵簿卽以旌旗附載於後庶幾義類貫通不致轇轕其一朝後先更制者仍每條分註以備參考云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禮儀使奏皇帝赴南郊法駕鹵簿自淸遊以下諸衛將軍平巾幘緋兩襠大口袴錦縢金帶刀弓箭佽飛執旗人引駕三衛並武弁緋兩襠大口袴供奉官並武弁服色各一人步從餘文武官及導駕士絳衣平巾幘餘並戎服近侍導駕官引車從本縣令州府御史大夫卽朝服各乘輅車前導其引駕官員不總備車輅自中書令侍中已下則公服內諸司使並常服 按五代鹵簿新舊五代史及通考皆失載今據五代會要南郊禮補輯

宋鹵簿四等曰大駕曰法駕曰鑾駕曰黃麾仗大駕之儀極盛郊祀耤田薦獻玉淸昭應宮用之法駕減三分之一泰山汾陰明堂用之鑾駕又減半謁陵封祀朝謁太淸奏告玉淸宮用之黃麾仗又減於鑾駕親征御樓省方還京六廟上冊用之太祖建隆四年將郊祀大禮使范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同詳定大駕鹵簿之制禮儀使陶穀建議金吾及諸衛將軍導駕及押

仗舊服紫衣請依開元禮各服本色繡袍舊執仗軍士悉衣五色畫衣隨人數給之以五行相生之色爲次黑衣先之靑衣次之赤黃白又次之乾德三年蜀平命左拾遺孫逢吉收蜀中法物其不中度者悉毀之是歲太祖親閱鹵簿四年始改畫衣爲繡衣至開寶三年成謂之繡衣鹵簿其後郊祀皆用之太宗至道中令有司以絹畫爲圖凡三幅中幅車輅六引及導駕官外兩幅儀衛藏秘閣凡仗內自行事官排列職掌并捧日奉宸散手天武外步騎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八人眞宗咸平五

年詔南郊儀仗引駕官不得多帶從人大中祥符元年
改小駕爲鸞駕仁宗時宋綬定鹵簿爲圖記凡大駕用
二萬六十一人皇祐二年將享明堂鹵簿使奏法駕減
大駕三分之一詔禮官與兵部考正用萬有一千八十
八人嘉祐二年祫享用禮儀使奏南郊仗金吾上將軍
六統軍左右千牛皆服紫繡戎服珂繖騎而前節度使
亦衣袴褶導駕如舊制是月禮官奏南郊還禮當乘金
輅而或詔乘大輦宜著爲令常以大輦從神宗元豐元
年更定大駕儀仗鹵簿仗下官一百四十六人執仗

押引從軍員職掌諸軍諸司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一人
徽宗政和四年禮制局言鹵簿六引儀仗信幡承以雙
龍椎乘輿器用並飾以龍今六引內係羣臣鹵簿而旗
物通畫交龍非便釐正之政和七年兵部尚書蔣猷請
取天聖鹵簿圖記更加考正高宗紹興十二年檢會舊
儀始備黃麾仗慶冊親饗皆用焉孝宗龍興二年令有
司條奏其可省者次年郊祀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明
堂用三千三百十九人乾道六年郊祀備五輅大安輦
六象人數如舊自後無所改革云

臣等謹按宋史至道政和紹興皆有鹵簿之制至
道初得唐長興南郊鹵簿字圖規模草創制多闕
畧南渡後禮儀失墜務爲簡省其見於國史會要
諸書者較承平時未及其半獨政和所定則自元
豐以來甚立詳定禮文所議禮局考訂精審其文
最詳故具載之其法駕鹵簿與宣和沿革之制及
小駕屬車並附見焉

政和大駕鹵簿象六分左右次六引開封令開封牧大
司樂少傅御史大夫兵部尚書各用本部鹵簿次金吾纛矟左

右皁纛各六執托各一人扶四人押衙四人並騎犦矟八執各一人本衛
上將軍將軍各四人本衛大將軍二人並騎犦矟四夾大
將軍執各一人夾二人並騎○法駕犦矟減二本衛上將軍將軍各減三人次朱雀旗隊
並騎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引隊犦矟二夾都尉執旗一人引夾
各二人凡仗內引夾執人數準此弩四弓矢十六矟二十左右金吾衛
果毅都尉二人押隊法駕弩減一弓矢減六矟減八宣和引隊改天武都指揮使押隊改
天武指揮使次龍旗隊大將軍一人檢校騎引旗十二人並騎
風伯雨師雷公電母旗各一五星旗五左右攝提旗二
北斗旗一護旗十二一人副竿二執人並騎法駕引旗護旗人各減四宣和檢

校改左右衛大將軍雷公電母旗去公母二字次指南車記里鼓車各一駕馬各四駕士各三十人白鷺車鸞旗車崇德車皮軒車各一駕士各十八人法駕無白鷺崇德宣和有青旌青雀鳴鳶飛鴻虎皮貔貅六車在記里鼓之下崇德之前減白鷺鸞旗皮軒三車駕士之數如前次金吾引駕騎本衛果毅都尉二人儀刀弩弓矢矟各八法駕儀刀弩弓矢矟各減二宣和改都尉為神勇都指揮使次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二人府史四人按通考作府史二人管轄指揮使一人摑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八人領大鼓一百二十帥兵官二十人領長鳴一百二十帥兵官六人領鐃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宸管簫笳各二十四大橫吹一百二十帥兵

官十人領節鼓二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二十四摑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四人領小鼓中鳴各一百二十帥兵官八人領羽葆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宸管簫笳各二十四法駕前後摑鼓金鉦各減四大鼓減四十長鳴減四十鐃鼓減四拱宸管後簫笳各減八大橫吹減四十節鼓後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各減八小鼓中鳴各減四十羽葆鼓減四最後簫笳各減八帥兵官共減十八人次太史相風行漏等輿太史令及令史各一人並騎相風烏輿一輿士四人交龍鉦鼓各一輿士各六人司辰典事各一人並騎漏刻生四人鼓樓鐘樓行漏輿各一輿士各一百人太史正一人清道二人十二神輿一輿士十四人法駕行漏輿一輿士各四十人神輿一輿士多大駕二人

宣和鼓鐘樓並改爲輿太史正前有挈日刻指揮使二人挈日節級十八人神輿輿士增十次持鈒前隊左右武衛果毅都尉二人引隊左右武衛校尉二人絳引旛一執二人左右有金節十二執人並騎罕畢各一朱雀幢導蓋青龍白虎幢各一叉三執人並騎隊長一人鈒戟二百八十人左右武衛將軍二人檢校左右武衛校尉四人押隊法駕劍節減四鈒戟減七十二宣和引隊改驍騎都指揮使武衛校尉改驍騎軍使增朱雀幢後之叉一去龍虎幢後之叉三檢校改用左右驍騎將軍次黃麾幡一執一人夾二人法駕前有殿中侍御史二員次六軍儀仗左右神武軍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各有統軍二人都頭二人羽林又有節級二人押仗本

軍旗各一排闌旗各二十吏兵力士旗各五掩尾天馬旗二羽林有赤豹黃熊旗龍武有龍君虎君旗各一白柯槍五十哥舒棒十鐙仗八法駕神武軍減排闌旗十羽林龍武軍各減四吏兵力士旗減一宣和統軍改將軍神武軍旗改熊虎排闌旗改平列哥舒棒改戈戟鐙杖改矛羽林隊無節級黃熊改黃羆龍武旗改熊虎次引駕旗天王旗二排仗通直官二人押旗十二辰旗各一法駕同次龍墀旗天下太平旗一排仗大將二人夾騎五方龍旗各一金鸞金鳳旗各一獅子旗二君王萬歲旗一日月旗各一法駕減鸞鳳獅子旗次御馬二十四控馬每匹天武二人御馬直二人爲十二重法駕減八爲八重宣和御馬直改爲習馭次中

道隊大將軍一人檢校法駕同宣和大將軍改左右驍衛大將軍次日月合璧旗一苣文旗二五星連珠旗一祥雲旗二長壽幢二宣和苣文改慶雲祥雲改祥光次金吾細仗青龍白虎旗各一五嶽神旗五方神旗五方龍旗五方鳳旗各五以上執各一人㭊各三人法駕五方龍鳳旗各減二宣和改校尉爲使臣五嶽神旗法神字次八寶鎮國神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在左受命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在右爲四重香案八各以二列於寶輿之前碧襴二十四人符寶郎行於碧襴之間法駕減碧襴八人宣和增引寶職掌二人香案職掌六人援衛

傳喝親從一百八人奉寶輦官每寶二十八人節級一人奉寶一十二人舁香案行馬執燭籠各四人持席褥油衣共三人香案寶輿各九燭籠二十六碧襴之數同前次方繖二大雉尾扇四夾執繖扇各一人下准此法駕同以次金吾四色官六人押仗二人法駕減押仗次金甲二人宣和改銅甲次太僕寺進馬四人並騎次引駕千牛衛上將軍一人千牛八人中郎將二人並乘珂馬千牛二人並騎宣和引駕改下牛衛大將軍中郎將改爲捧日都虞候次長史二人並騎宣和無次金吾引駕官四人並騎次導駕官執政以上從六人待制諫議防禦使以上五人監察御史刺史諸衛將軍以上四人次繖扇輿輦大繖二中雉尾扇四夾腰輿一小雉尾扇四夾應奉一人十將將虞候節級二人長行十六人排列

官二人中雉尾扇十二華蓋二執各一人香鐙一執擎八人小輿一應奉人逍遙平輦下長行二十四人逍遙子一應奉人十將將虞候節級共九人長行二十六人平輦一應奉人員七人餘同上法駕排列官後中雉尾扇減四宣和去小雉尾扇四腰輿一管押人員二人都將四人僉押小輿排列官二人小輿一奉輿二十四人都將九人逍遙子改爲逍遙輦奉輦一十六人平輦一人奉輦人同上後有上輦奉御二人騎小輿前又有大路一駕馬六太僕卿御駕士一百二十人次駕前東第五班開道旗一皁纛十二引駕六十二人鈞容直三百人引駕回作樂五方色龍旗五門旗四十御龍四直步執門旗六十天武駕頭下一十二人茶酒班執從物十一人御龍直仗劒六人天武把行門八人麾旗一

殿前班擊鞭十人簇輦龍旗八日月麟鳳旗四青白赤黑龍旗各一御龍直四十人踏路馬二夾輅大將軍二人進輅職掌二人部押二人教馬官二人法駕同宣和無鈞容直開道旗內增押班一人殿侍二人皁纛旗十二殿侍十二人引駕二人長行六十人五方色吉字旗殿侍三人管押十人門旗殿侍二人管押四十人又八門旗六十御龍直一十二人骨朶直十二人御龍弓箭直弩直各十八人御龍直仗劒六人執麾旗殿侍二人管押龍旗二人都知副都知各一人執骨朶殿侍十六人內大將軍改爲千牛衛大將軍朝服步從將軍二人朝服陪乘掌輦四人皇帝乘玉輅駕青馬六駕士一百二十八人扶駕八人骨朶直一百三十四人行門三十五人分左右陪乘將軍二人法駕同宣和駕士增爲二百三

十四人次奉宸隊御龍直左廂骨朶子直右廂弓箭直弩
直御龍四直並以逐班直所管人數列為五重天武骨
朶大劒三百一十人次駕後東第五班大黃龍旗一鈞
容直三十一人扇筤下天武二十人茶酒班簇輦三十
一人招箭班三十三人法駕同宣和止用黄龍旗餘並無次副玉輅一
駕青馬六駕士四十人法駕無宣和駕士一百人內人員二人次大輦一
掌輦四人應奉人員十二人十將將虞候節級共十人
長行三百五十五人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供奉職
官二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法駕同宣和增奉輦為九十人次太僕

御馬二十四為十二重法駕減八為八重宣和無太僕次持鈒後隊左
右武衛旅帥二人法駕同宣和改為神勇都指揮使次重輪旗二大繖
二大雉尾扇四小雉尾扇朱團扇各十二華蓋二叉二
睥睨矟十二御刀六真武幢一叉一絳麾二細矟十二
法駕小雉尾扇朱團扇睥睨矟各減四華蓋減一御刀減二宣和真武幢改為元武幢次左右金
吾衛果毅都尉二人並騎總領大角一百二十法駕減四十宣和改
都尉為驍騎都指揮使次大晟府後部鼓吹丞二人典事四人管
轄指揮使一人羽葆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宸管簫笳
各二十四帥兵官二人領鐃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簫笳各二十

四小横吹一百二十帥兵官八人領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各
二十四法駕羽葆鼓減四簫笳笛篳篥桃皮篳篥各減八鐃鼓減四小横吹減四十帥兵官並減二人
宣和帥兵官改為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四都頭次黃麾幡一執新人數同前部法駕亦同有殿
中侍御史二人芳亭輦一奉輦六十人鳳輦一奉輦五十人法駕去鳳輦宣和芳亭奉
輦六十二人次金象革木四輅並有副輅金輅踏路赤馬二
正副各駕赤馬六駕士六十人餘輅正副駕馬數同而
色異象輅以赭白革輅以騮木輅以黑駕士各四十人
法駕副輅宣和駕馬之色又異金以騮象以赤革以赭白木以烏駕士正一百五十人副一百人管押人員各
一人耕根車一駕青馬六駕士四十人法駕同宣和無進賢車一

駕士二十四人法駕無宣和各增駕馬四次屬
車十二乘每乘駕牛三駕士十人法駕減四乘宣和增衙官二人管押節級
一人次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四省局官各二人法駕同次黃
鉞車豹尾車各一各駕赤馬二駕士十五人法駕除進賢明遠車
外並同宣和有黃鉞天武副都頭及神勇副都頭各一次掩後隊左右威衛折衝
都尉二人領隊大戟刀盾弓矢矟各五十法駕各減十六宣和押隊
改用宣武都指揮使二人次真武隊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犦矟二
仙童旗一真武旗一螣蛇神龜旗各一矟二十五弓矢
二十弩五法駕矟減六弓矢減五弩減一宣和改為元武隊真武旗改元武旗又去仙童龜蛇旗改

都尉爲虎翼都指揮使其大駕外仗淸游隊次第六引外仗白澤旗二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二人弩八弓矢三十二矟四十法駕次第三引外仗弩減二弓矢減八矟減十宣和改都尉爲捧日都指揮使左右金吾各十六騎帥兵官二人弩八弓矢矟各十二法駕金吾騎及弓矢矟各減四宣和改金吾爲天武都頭次伏飛隊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分領並騎虞候伏飛四十八人並騎鐵甲伏飛二十四人並甲騎法駕前減十八人後減八人宣和改金吾衛爲拱聖都指揮使改都尉爲都指揮使次前隊殳仗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檢校並騎犦矟四殳叉分五隊第一百六十人第二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第五

各八十人逐隊有帥兵官左右領軍衛左右威衛左右武衛左右驍衛左右衛各四人法駕殳叉第一隊減六十第二第三各減三十第四第五各減二十宣和改檢校爲左右衛將軍領軍衛爲天武都頭威衛爲神勇都頭武衛爲宣武都頭驍衛爲虎翼都頭殳叉第一隊減六十增第二隊至五隊爲一百次後隊殳仗殳叉分五隊第一第二各八十人第三一百人第四八十人第五一百六十人帥兵官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凡前後隊殳仗前接中道北斗旗後盡鹵簿後隊法駕殳叉第一第二隊各減二十四第三第四各減三十第五減六十宣和殳叉各一百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都頭次前部馬隊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

分領第一前左右金吾衛折衝領角亢斗牛宿旗四弩十弓矢二十矟四十第二氐房女虛宿旗四第三心危宿旗第四尾室宿旗各二以上四隊各以左右領軍衛果毅領第五箕壁宿旗第六奎井宿旗各二各以左右威衛折衝領第七婁鬼宿旗第八胃柳宿旗第九昴星宿旗各二各以左右武衛果毅領第十畢張宿旗第十一觜翼宿旗第十二參軫宿旗各二各以左右驍衛折衝領弓矢矟人數同第一隊法駕分二十八宿旗爲十隊逐隊弩減四弓矢減六矟減二十宣和捧日拱聖神勇驍衛宣武五都指揮使分領上十隊以虎翼廣勇都指揮使分領下二隊

按捧日等五指揮使宋史訛五爲四今據通考改正次步甲前隊凡十二左右領軍衛將軍二人檢校並騎犦矟四逐隊皆有都尉二人分領第一第三各以左右領軍衛第五以左右威衛第七以左右武衛第九以左右驍衛第十一以左右衛並折衝第二第四各以左右領軍衛第六以左右威衛第八以左右武衛第十以左右驍衛第十二以左右衛並果毅內有鶡雞玉馬三角獸黃鹿飛麟駃騠鸞麟騶象玉兔辟邪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後逐隊有弓矢刀盾相間各六十人居旗之後法駕止十隊每隊弓矢各減二十宣和檢校改左右

衛將軍又去𣄃稍分領並改爲都指揮使第一第二並捧日第三第四並天武第五第六並拱聖第七第八並神勇第九驍騎第十宣武第十一虎翼第十二廣勇按宋制驍衛稱大將軍稱將軍都尉郎將若稱指揮稱都頭者則驍騎也通考驍衛驍騎前後互異据此驍衛應是驍騎訛文耳次前部黃麾仗絳引幡二十下分六部第一左右威衛第二左右領軍衛第三左右威衛第四左右武衛第五左右驍衛第六左右衛諸部各有殿中侍御史二人本衛大將軍二人檢校本衛折衛都尉二人分領又各有帥兵官二十人龍頭竿六重重各二十揭鼓三重重各二纖鋌五色幡小戟稍各一重重各二十弓矢三重重各二十朱縧縢絡

盾并刀二重重各二十法駕止五部絳引幡帥兵官龍頭竿幡戟弓矢盾刀稍並減六宣和六部驍衛武衛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皆左右上將軍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皆都指揮都頭逐部上將軍都頭各一人次青龍白虎旗各一左右衛果毅都尉二人分押旗及領後七十騎弩八弓矢二十二稍四十法駕減後騎三十弩減二弓矢減八稍減二十宣和改都尉爲虎翼都指揮使次班劍儀刀隊並騎左右衛將軍二人分領郎將二十四人左右親衛勛衛各四人每衛班劍二百二十人諸翊衛左右衛六人領儀刀四百八人左右驍衛二人領儀刀一百三十六人左右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衛各二法駕親勛衛班劍減八十四人翊衛

儀刀減一百三十二人共左右驍衛四人班劍儀刀九十二人宣和分領改爲左右武衛及捧日天武指揮四人拱聖六人神勇驍騎驍勝宣武虎翼指揮使各二人次親勛散手驍衛翊衛隊並騎左右衛供奉中郎將四人分領親勛翊衛四十八人左右衛郎將二人分領散手翊衛六十人左右驍衛郎將二人分領驍衛翊衛五十六人法駕親勛減十六人散手翊衛各減二十人宣和改爲中衛翊衛親衛隊中衛郎四人分領衛兵四十八人翊衛郎二人分領衛兵六十人親衛郎二人分領衛兵五十六人次左右驍衛翊衛三隊並騎各有二人分領第一本衛大將軍第二本衛將軍第三本衛郎將花鳳飛黃吉利旗各二分爲三隊逐隊弩十弓矢二十稍四十

法駕弩減四弓矢稍各減半宣和分領第一第二隊左右驍衛大將軍將軍第三廣勇指揮使改花鳳旗爲雙蓮旗次夾轂隊凡六逐隊都尉二人檢校第一第四左右折衛第二第三第五第六並左右衛果毅逐隊刀盾各六十人內第一第四有寶符旗二法駕各減刀盾二十宣和檢校改爲捧日天武拱聖三指揮使次捧日隊逐隊引一人押二人長行殿侍二十八人旗頭三人槍手五人弓箭手二十人左右廂天武約攔各一百五十五人法駕同次後部黃麾仗分六部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武衛部內殿中侍御史大將軍都尉帥兵官絳引幡

龍頭竿等並同前部法駕減第六部餘引駕減六宣和六部第一改為左右驍衛大將軍自二至六改為天武神勇宣武虎翼廣勇五指揮次步甲後隊凡十二皆有都尉二人分領第一以左右衛第三以左右驍衛第五以左右武衛第七以左右威衛第九第十一各以左右領軍衛以上並果毅第二以左右衛第四以左右驍衛第六以左右武衛第八以左右威衛第十第十二各以左右領軍衛以上並折衛內有雞鵰鸂仙鹿金鸚鵡瑞麥孔雀野馬犛牛甘露網子祥光翔鶴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後逐隊有弓矢刀盾相間各六十人居旗之後

法駕止十隊宣和自第七隊以下分領改用都指揮使七八並神勇九驍騎十宣武十一虎翼十二廣勇旗亦改其半七天正堯瑞八日有戴承十翔鶴十一紅光十二文石次後部馬隊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領第一第二各以左右衛第五第六第七各以左右武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各以左右領軍衛並折衛第三第四各以左右驍衛第八第九各以左右威衛並果毅內有角觸赤熊兕天下太平馴犀鵕鸃驊騮騶牙蒼烏白狼龍馬金牛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之後每隊弩十弓矢二十矟四十法駕止十隊弩減四弓矢減六矟減十二宣和改都尉為指揮使一二並以捧日三四並以天武五六並以拱聖七八並以神勇九以驍騎十以宣武十

一以虎翼十二以廣勇內六有芝禾並秀旗七有萬年連理木旗以上鹵簿凡門有六中道門二第一門居日月合璧等旗之後法駕居龍墀旗之後第二門居掩後隊之後法駕同各有金吾牙門旗四監門校尉六人左右道門四第一居步甲前隊第六隊之後第二居十二隊之後第三居夾轂隊之後第四居步甲後隊第六隊之後法駕同各有監門校尉四人宣和改校尉為使臣　按中道門二各有金吾牙門旗四則左右道門四亦當各有金吾牙門旗二後牙門旗一條左右門各門二旗可互證也此處或宋史脫漏其小駕減大駕六引及象木革輅五副輅小輿小輦又減指南記里白鷺鸞旗崇德皮軒耕根進賢明遠黃鉞豹尾屬車等十

一餘並減大駕之半屬車黑質兩箱畫裝前有曲欄金銅飾上施紫通幰絡帶門簾皆繡雲鶴紫絲網帖錦並因唐大駕之制

宋旌旗之制太祖創製錯繡諸旗著於通禮其殿廷立仗旌旗正至五月一日御正殿設青龍白虎旗各一五嶽旗五五星旗五五方龍旗二十五五方鳳旗二十五紅門神旗二十八朱雀真武旗各一皁纛十二各分左右以上金吾天一太一旗各一攝提旗二五辰旗五北斗旗一木火北斗在左金水土在右二十八宿旗各一角宿至壁宿在左奎宿至軫宿在右

風伯雨師旗各一白澤馴象仙鹿玉兔馴犀金鸚鵡瑞麥孔雀野馬犛牛旗各二日月合璧旗一五星連珠旗一雷公電母旗各一軍公旗六黃鹿飛麟兕騶牙白狼蒼烏辟邪網子貔旗各二信幡二十二傳教告止幡各十二黃麾二各分左右（以上兵部）日旗月旗各一君王萬歲旗一天下太平旗一獅子旗二金鸞金鳳旗各一五方龍旗各一（青赤在左黃白黑在右）以上龍墀龍君虎君旗各五赤豹黃羆旗各五小黃龍旗一天馬旗一吏兵力士旗各五天王旗四太歲旗十二天馬旗六排攔旗六十左右幡竿各五行行七十五大黃龍旗二大神旗六各分左右（以上六軍）凡旗皆錯采爲之漆竿鐵首蘇頭錦帶腰火燄腳白澤攝提金鸞金鳳獅子黃文天下太平君王萬歲仙童螣蛇神龜及在步甲前後隊後馬隊三隊六軍儀仗內並以赤日月及合璧連珠風雨雷電五星二十八宿祥雲並以青北斗以黑五嶽四瀆五方四神十二辰五龍五鳳龍虎君並以方色天王以赤黃二色排攔以黃紫赤三色其牙門旗赤質錯采爲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門左右道五門（按門有六前有中道門二即此前後各一門也前言左右道門四而此言五門

恐即四門之訛）門二旗蓋取周制樹旗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神宗元豐三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鹵簿前用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說繪畫人形及牛虎頭婦人小兒之類於禮無據伏請改製各著其象以則天文從之哲宗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兵部侍郎黃裳請製旗號曰寶符曰重輪曰祥光曰瑞鶴從之政和中大祀饗立仗大黃龍負圖旗一執綏二百人陳于闕廷赤龍旗南少西大黃龍負圖旗之北大黃龍旗一執綏六十人陳於宿頓宮門外宣德門次大黃龍負圖旗之南正至受朝同龍墀旗陳於殿廷太廟在西櫺星門外路南次赤龍旗少北青城在泰禋門外夏祭大禮在明禋門外赤龍旗之南（宗祀明堂大禮不設大黃龍負圖旗大黃龍旗）大神旗六執綏各九十人宣德門泰禋門並陳於大黃龍旗之南東西相望太廟陳於西櫺星門外大黃龍旗之西少南覩赤龍旗爲列南北相望龍墀旗執綏各十二人左右有日月旗各一次君王萬歲旗一宣德門泰禋門在路東太廟在門外路南次獅子旗二左右有金鸞金鳳旗各一次五方龍旗各一青黃赤龍旗宣德泰禋門在東太

廟在南黑白龍旗宣德泰禋門在西太廟在北次天下
太平旗一宣德泰禋門在路西太廟在路北其文德殿
發冊設日旗君王萬歲旗獅子旗金鸞旗青龍旗赤龍
旗各一在殿東階之東以西爲上月旗天下太平旗獅
子旗金鳳旗白龍旗黑龍旗各一在西階之西以東爲
上次皁纛旗一十二次青龍旗白虎旗次五方龍旗五
方鳳旗次五嶽神旗次五星神旗次朱雀旗眞武旗以
上各分東西北向次紅門旗二十八分左右次寅卯辰
巳午未旗六在東申酉戌亥子丑旗六在西天王旗四

分左右夾辰旗次龍君赤豹吏兵旗各五每旗各爲一
列每列掩尾天馬旗一以次在東次虎君黃熊力士旗
各五每旗各爲一列每列掩尾天馬旗一以次在西左
廂第一隊鵰雞白澤玉馬貔旗四瀆旗各一第二隊角
亢氐房心宿旗各一第三隊虛危室壁奎宿旗各一第
四隊參井鬼柳宿駃騠旗各一第五隊三角獸黃鹿苣
文騏象飛麟旗各一第六隊辟邪玉兔吉利仙鹿祥雲
旗各一第七隊花鳳飛黃野馬金鸚鵡瑞麥旗各一第
八隊孔雀兕甘露網子角觽旗各一並各爲一列第九

隊犀牛旗一設於孔雀旗後右廂第一隊同左廂第二
隊尾箕斗牛女宿旗各一第三隊婁胃昴畢觜宿旗各
一第四隊星張翼軫駃騠旗各一第五隊至八隊並同
左廂第九隊騶牙旗蒼烏旗各二相間爲一列（每旗執擔三人）
俱北向五色龍鳳旗之東西各色黃麾幡二次告止幡
傳教幡信幡各五次絳麾幡二次絳引幡五排攔旗三
十自黃麾幡東西排列以次於南（每旗執擔三人）俱北向又於
騶牙旗南設大小黃龍旗各一（大黃龍旗在殿門東少西執擔二十人小黃龍旗在大黃龍旗後少西執擔三人）次大神旗六凡大朝會儀衛有司皆

依令式陳設四年禮制局言鹵簿大黃龍負圖旗畫八
卦乞改畫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五之數仙童網子大神
三旗無所經見乞除去從之初大觀三年西京潁陽縣
大慶觀聖祖殿東有嘉禾芝草並生嘉禾一本四穗芝
草葉圓而重起至是詔製芝禾並秀旗又以是年二月
日上生青赤黃戴氣日下生青赤黃承氣詔製日有戴
承旗又以元符二年武夷君廟有仙鶴迎詔政和二年
延福宮宴輔臣有羣鶴自西北來盤旋睿謨殿上及奏
大晟樂翔鶴屢至詔製瑞鶴旗八年禮部侍郎張邦昌

太祖時甘露降於江陵者十日瑞麥秀於濮陽者六岐穫金鸚鵡於隴坻得三玉兔於鄆封馴象至而五嶺平瓊管奏而白鹿出皆命製爲旗章陳之墊詔有司取自崇觀至今凡中外所上瑞應悉擬其尤殊者增製旗物上以丕承天貺下以聳動民瞻從之初宋制旗物最盛中興後惟務簡約雖參用舊制然亦不無因革其太常青質夾羅惟繡日月星而無龍下有綢綴謂之旆竿頭爲龍首銜青結綬垂青旒綴十二謂之旒蓋幅下無斿而竿首垂旒拗叉取古者注旄及羽於竿首之遺制

竿用稠木護以剖竹膠以髹飾以藻玉輅建之大旗黃質九幅每幅繡升龍一側幅二下垂黃絲綢綴九金輅建之大赤朱質七幅每幅繡鳥隼二側幅如之下垂朱絲綢綴七象輅建之大白素質五幅每幅繡熊一虎一側幅如之下垂淺黃絲綢綴五革輅建之大麾皁質四幅每幅繡五采龜蛇一側幅繡龜二下垂皁絲綢綴四木輅建之其黃龍負圖旗以百九十八人維之其君王萬歲天下太平日月五星北斗招搖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等旗以十七人維之其祥瑞旗八高宗紹興二十五年所製是歲適當郊祀而太廟生靈芝九莖贛州進太平瑞木餘若道州連理木遂寧府嘉禾鎮江府瑞瓜南安軍雙蓮花嚴州兆辛等信州玉山芝草黎州甘露禮部侍郎王岷等請並繪旗以紀盛美焉

遼鹵簿會同三年太宗在薊州觀導駕儀衛圖遂備法駕幸燕自後御殿受朝賀以爲常大同元年三月將幸中京鎮陽詔收鹵簿法物委所司押領先往未幾鎮陽入漢鹵簿法物隨世宗歸於上京穆宗應歷元年詔朝會用漢禮聖宗統和元年車駕還上京迎導儀衛如式

四年燕京留守具儀衛導駕入京上御殿百僚朝賀其儀仗步行擎執二千四百一十二人坐馬擎執二百七十五人坐馬樂人二百七十三人步行教坊七十一人御馬牽攏官五十二人御馬二十六匹官僚馬牽攏官六十六人坐馬挂甲人五百九十八人步行挂甲人一百六十人金甲二人神輿十二人長壽仙一人諸職官等三百五人內侍一人引稍押衙二人赤縣令一人府牧一人府吏二人少尹一人司錄一人功曹一人太常少卿一人丞一人博士一人司徒一人太僕卿一人鴻

臚卿一人大理卿一人御史大夫一人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一人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符寶郎一人左右諸衛將軍三十五人左右諸折衝二十一人左右諸果毅二十八人尚乘奉御二人排仗承直二人左右夾騎二人都頭六人主帥十四人教坊司差押纛二人左右金吾四人虞候佽飛十六人鼓吹令二人漏刻生二人押當官一人司天監一人令史一人司辰一人統軍六人千牛備身二人左右親勳二人左右郎將四人左右拾遺二人左右

補闕二人起居舍人一人左右諫議大夫二人給事中書舍人二人左右散騎常侍二人門下侍郎二人中書侍郎二人鳴鞭二人內侍司差侍中一人中書令一人監門校尉二人排列官二人武衛隊正一人隨駕諸司供奉官三十人三班供奉官六十人通事舍人四人御史中丞二人乘黃丞二人都尉一人太僕卿一人步行太卜令一人職官乘馬三百四匹進馬四匹駕車馬二十八匹人之數凡四千二百三十有九馬之數凡千五百二十天顯四年太宗幸遼陽府人皇王備乘輿羽衛以迎乾亨五年聖宗東巡東京留守具儀衛迎車駕此故

渤海儀衛用于一時具載遼史今統敘漢仗鹵簿儀注故從畧云

遼國仗要尼末主遙制迦十二神纛天子旗鼓置太子帳前諸弟羅格等叛允丹達實縱火焚行宮皇后命海固勒救之止得天子旗鼓太宗即位置旗鼓神纛於殿前

金大駕鹵簿世宗大定三年袷享用黃麾仗三千人分四節第一節無興令府牧即用黃麾前三部次前部鼓吹次金吾牙門旗次駕頭次引駕龍墀隊次天王十二辰等旗第二節黃麾第四第五部次君王萬歲日月旗

次御馬內增控馬司圉挾馬司圉各一十六人按控馬司圉挾馬司圉舊俱作圉以義考之從圉為是大明集禮云宋會要天武一百五十人充圉子金集禮司圉四十人宮不注其義今按圉子即譬節也金之司圉自是司譬節者此明云控馬挾馬則司圉即圉人也不得以圉圉字形相近彼此牽混次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等旗次八寶內增執黑杖傳唱一十八人在香案前次七寶輦第三節黃麾後第一第二部次玉輅次桴桃隊次導駕門仗官第四節黃麾後第三第四第五部次金輅次牙門旗次後部鼓吹大定六年九月西京還都用黃麾仗二千五百四十二人攝官在內騎七百六十二匹分四節第一節攝官五

十四人執擎三百二人樂工一百七十人第二節攝官三十二人執擎三百七十六人第三節仗內攝官四十四人導駕官四十二人門仗官一百人玉輅青馬八駕士一百四十人護駕梐枑隊五百人執擎二百四十二人第四節攝官五十人金輅赤馬八駕士九十四人控鶴二十二人樂工八十四人執擎二百九十人大定十一年將有事於南郊朝享太廟右丞石琚奏其禮上曰前朝漢人祭天唯務整肅儀仗此自奉耳非敬天也朕謂祭天在誠不在儀仗之盛也其減半用之於是遂增

損黃麾仗爲大駕鹵簿凡用七千人攝官在內分八節第一節第一引七十人縣令第二引二百六十四人府牧第三引二百二十九人御史大夫名色與府牧同頗損其數而增行止旗一第二節金吾皁纛旗一十二人朱雀隊三十四人指南記里鼓車皆五十二人纛旗車一十八人前部鼓吹一百二十九人清游隊七十二人內白澤旗二旗五人綠貝裝冠綠皮甲勒皮錦臂鞲橫刀引夾加弓矢綠皮馬甲包尾全折衝都尉二人黑平巾幘紫繡辟邪袍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螣蛇橫刀弓矢弩六弓矢二十四矟三十並錦帽青繡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佽飛隊四十八人內

果毅都尉二人黑平巾幘紫繡飛麟袍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螣蛇橫刀弓矢虞候佽飛三十人鐵甲兜牟橫刀弓矢黑馬甲全鐵甲佽飛一十六人服執如上前部馬隊第一隊六十四人第二第三隊皆六十人第四第五隊皆五十八人殳叉仗五十四人內帥兵官二人黑平巾幘緋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殳叉各二十六五色寶相花衫抹額抹帶行縢鞋襪行止旗一緋繡寶相花衫抹額銀褐抹帶大口袴第三節前部鼓吹第二三百六十九人前步甲隊第一至第五隊皆四十二人牙門旗二十八人黃麾前第一部一百五十八人第二部一百二十人殳叉仗五十八人行止旗一第四節黃麾

幡三人六軍儀仗二百二十六人御馬三十三人黃麾前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人青龍白虎隊五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第五節八寶二百三十二人平頭輦三十人七寶輦四十二人班劍儀刀隊二百人內將軍二人折衝都尉二人平巾幘緋辟邪袍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螣蛇執儀刀班劍儀刀各九十八人並平巾幘緋繡寶相花衫革帶銀褐大口袴錦螣蛇執儀刀驍衛翊衛隊六十人內供奉郎將二人黑平巾幘緋繡瑞馬袍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鳳旗二旗五人服執如前弩弓矢矟皆一十六服如班劍儀刀夾轂隊第一隊九十二人內折衝都尉二人平巾

幘緋繡飛麟袍革帶銀褐大口袴執儀刀寶符旗二旗五人朱鍪甲刀盾八十朱甲錦臂韝行縢鞋襪第二隊八十二人內果毅都尉二人白澤袍飛黃旗二旗五人銀褐鍪甲刀盾七十第三隊八十二人內果毅都尉二人赤豹袍吉利旗二旗五人皂鍪甲刀盾七十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第六節馬步門旗隊一百人駕頭一十五人廣武官茶酒班執從物者二十三人御龍直四十人紅錦團襖鍍金束帶內人員二十八人皁帽三真珠頭巾玉輅一百五十一人梐楱隊五百人內金槍隊一百二十六人分左右人員十八人並鐵甲皁帽紅繡背子執小旗馬甲紅錦包尾

長行一百八人鐵甲兜牟紅繡背子錦臂韝馬甲紅錦包尾執金槍長槍隊一百二十六人人員十八長行一百八人服並上全弓箭直步隊一百二十四人人員四鐵甲皁帽紅錦團花戰袍弓矢執銀骨朵馬甲全長行一百二十人鐵笠紅錦團花戰袍鐵甲弓矢骨朵骨朵直步隊一百二十四人人員四長行一百二十人服甲同上無弓矢金吾牙門旗二十人黃麾後第一部一百五十八人第二部一百二十八人殳叉五十二人行止旗一第七節扇筤二十五人金輅九十四人大安輦一百八十一人內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二人奉職官二人並公服令史四人書令史

四人七人烏紗幘緋四褛衫銀褐抹帶大口袴皁鞾一人長腳幞頭紫羅公服角帶皁鞾掌輦四人武弁黃繡寶相花衫銀褐抹帶大口袴人員十二皁帽紅錦團襖鍍金束帶內指揮使一人執銀骨朵馭士一百五十一人服同掌輦御馬三十三人持鈒隊三十九人後部鼓吹一百六十八人黃麾後第三至第五部皆一百二十八人後步甲隊第一至第二隊皆四十二人殳叉仗五十六人行止旗一第八節後部鼓吹第二一百四十八人象輅革輅木輅皆五十人進賢車二十六人豹尾車一十八人屬車八十人元武隊六十一人後步甲隊第三至第五隊皆四十二人金吾牙門旗二

十八人後部馬隊第一隊七十六人第二隊六十四人第三隊六十人殳叉仗六十人行止旗一後分行旗止旗爲二

金殿庭內仗旌旗面北第一行牙門旗八第二行監門校尉十二分左右不列旗第三行長壽幢一押旗大將軍一居中次東五方龍旗十五次西五方鳳旗十五第四行自內而東青龍旗五紅龍旗二十自內而西青龍旗五紅龍旗二十第五行同上又君王萬歲旗一居中日旗一在左月旗一在右第六行自內而東天下太平旗苣文旗上同合璧旗苣文旗青龍旗赤龍旗河瀆旗江瀆旗各一未

午巳辰卯寅旗各一青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自內而西祥雲旗五星連珠旗祥雲旗黃龍旗白龍旗黑龍旗淮瀆旗濟瀆旗各一申酉戌亥子丑旗各一緋天王旗皁天王旗各一按東西旗皆兩兩相偶如苣文與祥雲偶合璧與連珠偶龍旗則青與白偶赤與黑偶黃旗則河與淮偶江與濟偶此自內而西者以祥雲旗居首則與東方旗參差不相偶矣或西之黃龍與東之太平為偶或二旗俱設在中其餘以次相偶俱不可知然無從查訂姑仍其舊第七行自內而東孔雀旗一蒼烏旗兕旗犛牛旗騼䮫旗赤熊旗白狼旗金鸚鵡旗馴犀旗角端旗鵕鸃旗騶牙旗野馬旗瑞麥旗甘露旗各一自內而西者同外仗在門外自一行至四行列仗無旗左第五行每大旗一均用小紅龍旗二間之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宿旗各三人均用二女宿旗一三人龍旗并黃排攔旗各一按此云龍旗右行云紅龍彼此差互上文云每大旗一均用小紅龍旗二間之此女宿旗亦當用紅龍旗蓋每大旗居中各以一小紅龍夾之下之紅龍則夾女宿者也黃排攔與下虛宿旗下黃排攔則夾虛宿旗其紅排攔則與下紅排攔夾危宿旗餘並做此虛宿旗一三人黃紅排攔旗二危宿旗一三人紅紫排攔旗二室宿旗一三人紫黃排攔旗二壁宿旗一三人黃紅排攔旗二重輪旗一三人紅紫排攔旗二左攝提旗一三人紫黃排攔旗二青龍旗一三人黃紅排攔旗二木

星旗一三人紅紫排攔旗二火星旗一三人紫黃排攔旗二土星旗一三人黃紅排攔旗二金星旗一三人紅紫排攔旗二水星旗一三人吏兵并紫排攔旗各一按諸排攔旗皆以二小旗夾一大旗以黃紅紅紫紫黃為次如上文云黃排攔者下則當云黃紅又次則云紅紫又次則云紫黃又次則云黃紅舊史頗爲紊亂今悉正之右行倣此北嶽旗一三人吏兵并龍君旗各一東嶽旗一三人龍君并黃熊旗各一中嶽旗一三人黃熊并赤豹旗各一西嶽旗一三人赤豹并力士旗各一南嶽旗一三人力士并虎君旗各一朱雀旗一三人虎君并天馬旗各一右第五行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宿旗各三人均用二旗如前柳宿旗一三人紅龍并黃排攔旗各一星宿旗一三人黃紅排攔旗二張宿旗一三人紅紫排攔旗二翼宿旗一三人紫黃排攔旗二軫宿旗一三人黃紅排攔旗二重輪旗一三人紅紫排攔旗二右攝提旗一三人紫黃排攔旗二白虎旗一三人黃紅排攔旗二東方神旗一三人紅紫排攔旗二南方神旗一三人紫黃排攔旗二中央神旗一三人黃紅排攔旗二西方神旗一三人紅紫排攔旗二北方神旗一三人力士并紫排攔旗各一風伯旗一三

人力士并虎君旗各一兩師旗一三人虎君并黃熊旗
二雷公旗一三人黃熊并赤豹旗二電母旗一二人赤
豹并吏兵旗二北斗旗一三人吏兵并龍君旗二元武
旗一三人龍君并天馬旗二（二人執一旗者重立二人執小旗者亦重立）
黃麾內仗面北第一行長壽幢一居中牙門旗入分左
右第二行君王萬歲旗居中日旗在左月旗在右第三
行五方龍旗十五五方鳳旗十五第四行紅龍旗三十
四第五行紅龍旗三十四皆分左右第六行自內而東
太平亘文合璧亘文赤龍青龍旗未午巳辰卯寅旗青

天王旗白天王旗各一自內而西祥雲連珠祥雲黃龍
白龍黑龍旗申酉戌亥子丑旗緋天王旗皁天王旗各
一第七行自內而東河瀆江瀆兕赤熊騶虞角端鵕鸃
網子旗各一自內而西淮瀆濟瀆兕赤熊騶虞角端鵕
鸃網子旗各一外仗左邊第一行第二行（並不列旗右同）第
三行從北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旗各一
次重輪旗左攝提旗青龍旗各一木火土金水星旗各
一北東中南西嶽旗各一次紫排攔四黃排攔四紅排
攔四吏兵旗二天馬旗一右第三行從北奎婁胃昴畢

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旗各一次重輪旗右攝提旗白
虎旗各一東南中西北方神旗各一風伯雨師雷公電
母北斗旗各一次紫排攔四黃排攔四紅排攔四吏兵
旗二天馬旗一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五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六

禮嘉

鹵簿旌旗附 元 明

元崇天鹵簿中道頓遞隊象六飾以金裝蓮座香寶鞍韂鞦轡罽勒犛牛尾拂跋塵鞍具導者六人馭者南越軍六人皆弓花角唐帽緋絁銷金襖彩鍍金束帶烏鞾橫列而前行次駝鼓九飾以鍍金鍍具轡飾罽籠旗鼓纓拂馭者九人服同馭象者中道相次而行次舍人二人四品服騎分左右夾駝而行次青衣二人武弁青絁彩青勒帛青鞾執青杖次清道官四人本品服騎次信旛二執者二人引護者四人武弁黃絁生色寶相花袍黃勒帛黃鞾次騾鼓六飾騾以鍍金鍍具轡罽籠旗鼓纓槍馭者六人服同馭駝者次告止旛二執者二人引護者四人武弁緋絁生色寶相花袍紅勒帛紅鞾次傳教旛二執者二人引護者四人武弁黃絁生色寶相花袍黃勒帛黃鞾並分左右次橋道頓遞使一人本品服騎中道舍人清道官橋道頓遞使從者凡七人錦帽紫襖彩小銀束帶行縢鞋襪從凡從者之服皆同此蘇稍隊金吾將軍二人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辟邪襠紅錦襯袍錦縢蛇金帶烏鞾橫刀佩符騎分左右次弩而騎者五人錦帽青絁生色寶相花袍銅帶綠雲鞾次稍而騎者五人錦帽緋絁生色寶相花袍銅帶朱雲鞾次纛一執者一人夾者四人護者

二人皆錦帽紫絁生色寶相花袍鍍金帶紫雲鞾紫絁生色寶相花袍元史無絁字按輿服志儀衛服色云士卒袍制以絹絁繪寶相花下文押衛四人並與此護者二人之服色同彼文云紫絁生色寶相花袍知此文脫絁字也今補入絁字次押纛官二人皆騎本品服次馬鼓四飾如騾鼓馭者四人服同騾馭次佩弓矢而騎者五人服同執弩者押衛四人騎而佩劍錦帽紫絁生色寶相花袍鍍金帶雲頭鞾爆稍者四人騎錦帽緋絁生色寶相花袍銅帶朱鞾纍稍元史訛爆為纍按元史輿服志儀衛云纍稍劍如節頂刻獏牛首有發上加碧油是發以傳寫致誤也今改正控馬八人錦帽紫彩綠帶烏鞾次稍而騎者五人服佩同執弩者金吾將軍押纛官從者四人服同前隊朱雀隊舍人一人四品服騎而前次朱雀旗一執者一人引護者四人錦帽緋羅生色鳳花袍銅帶朱雲鞾皆佩劍而騎護者加弓矢次金吾折衝一人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辟邪襠紅錦襯袍金帶錦縢蛇烏鞾橫刀佩弓矢而騎按元史輿服志儀衛服色云抹額制以紺羅繡寶相花原作緋絁係傳寫訛文今據彼文改正帥甲騎凡二十有五弩五人次弓五人次稍五人次弓五人次稍五人皆甲騎冠朱畫甲青勒甲條鍍金環白繡汗胯束帶紅鞾帶弓箭器仗馬皆朱甲具裝珂飾全舍人金吾折衝從者凡二人服同前隊十二旗隊舍人一人四品服騎而前金吾果毅二人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辟邪襠紅錦襯袍金帶錦縢蛇烏鞾橫刀佩弓矢騎分左右帥引旗騎士五皆錦帽黃絁生色寶相花袍銀帶烏鞾次風伯旗左雨師旗右雷公旗左電母旗右執者四人甲騎冠青畫甲青勒甲條鍍金環白繡汗胯束

帶青雲鞾馬皆青甲珂飾次五星旗五執者五人甲騎冠五色畫甲青勒甲絛鍍金環
白繡汗胯束帶五色雲鞾馬甲如其甲之色珂飾次北斗旗一執者一人甲騎冠紫
畫甲青勒甲絛鍍金環白繡汗胯束帶紫雲鞾馬甲如其甲之色珂飾左右攝提旗二執
者二人甲騎冠朱畫甲青勒甲絛鍍金環白繡汗胯束帶紅雲鞾馬朱甲珂飾執副竿者
二人騎錦帽黃絁生色寶相花袍銀帶烏鞾執矟而護者五人騎服同執副竿者
舍人金吾果毅從者凡三人服同前隊門旗隊舍人二人四品
服監門將軍二人皆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襖子繡襠紅錦襯袍金帶烏鞾橫刀佩
弓矢騎馬甲珂飾金縷元史作緋絁誤今改正技鉧次門旗二執者二人錦帽緋絁
生色獅子文袍鍍革帶紅雲鞾鎧而騎引護者四人服佩同執人而加弓矢騎次監門

校尉二人騎服佩同監門將軍分左右行次鸞旗一執者一人引護者
四人錦帽五色絁生色瑞鸞花袍束帶五色雲鞾佩劍護人加弓矢皆騎舍人監門將軍
監門校尉從者凡六人服同前隊雲和樂雲和署令二人朝服
騎分左右引前行凡十有六人戲竹二排簫四簫管二龍笛
二板二歌工四人皆展角花幞頭紫絁生色雲花袍鍍金帶紫鞾次琵琶二十
箏十六箜篌十六蓁十六方響八頭管二十有八龍笛
二十有八已上工百三十有二人皆花幞頭緋絁生色雲花袍鍍金帶朱鞾
次杖鼓三十工人花幞頭黃絁生色花襖紅絁生色花袍錦臂鞲鍍金帶烏鞾次板八
工人服色同琵琶工人次大鼓二工一人服色同杖鼓工人雲和署令從

者二人服同前隊殿中黃麾隊舍人二人四品服殿中侍御史
二人本品服皆騎次黃麾一執者一人夾者二人騎武弁緋絁生色寶
相花袍紅勒帛紅雲鞾舍人殿中侍御史從者凡四人服同前隊太史
鉦鼓隊太史一人本品服騎引交龍掆鼓左金鉦右昇者四
人工二人皆武弁緋絁生色寶相花袍紅勒帛紅鞾次司辰郎一人左典事
一人右並四品服騎太史司辰郎典事從者三人服同前隊武衛
鈒戟隊武衛將軍一人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瑞鸞襦襠紅錦襖袍錦螣蛇金
帶橫刀騎按武衛將軍冠服與監門將軍金吾將軍署同亦當是烏鞾史文不具領五色繡旛
一金節八罕右罼左朱雀青龍白虎幢三稍右纛蓋十

中道叉四武衛果毅二人服佩同武衛將軍鈒二十戟二十從
五十有九人武弁緋絁生色寶相花袍紅勒帛紅鞾武衛將軍武衛果毅
從者凡三人服同前隊龍墀旗隊舍人二人四品服中郎將二
人服佩同鈒戟隊武衛將軍騎分左右帥騎士凡二十有四人執旗者八
人天下太平旗中道中嶽帝旗左中央神旗右次日旗
左月旗右次祥雲旗二分左右次皇帝萬歲旗中道執人
皆黃絁巾黃絁生色寶相花袍黃勒帛黃雲鞾橫刀引者八人青絁巾青絁生色寶相花袍青勒帛
青雲鞾橫刀執弓矢護者八人緋絁巾緋絁生色寶相花袍紅勒帛紅雲鞾橫刀執弓矢舍人
中郎將從者凡四人服同前隊御馬隊舍人二人四品服引左右

衛將軍二人緋羅繡抹額紫羅繡瑞馬褶紅錦褾袍錦螣蛇金帶烏靴橫刀皆騎分左右行按前隊金吾將軍金吾折衝果毅監門將軍武衛將軍皆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後隊亦然此文獨不著交角幞頭疑史志脫文御馬十有二匹分左右飾以繡轡鞍複馭士控鶴二十有四人交角金花幞頭紅錦控鶴襖金束帶鞾鞋次尚乘奉御二人四品服騎分左右舍人左右衛將軍從者四人服同前隊拱衛控鶴第一隊拱衛指揮使二人本品服騎分左右帥步士凡二百五十有二人負劍者三十人次執吾杖者五十人次執斧者五十人次執鐙杖者六十人次執列絲骨朶者三十人皆分左右次擕金水瓶者一人左金盆者一人右次執列絲骨朶

者三十人皆分左右皆金纈纈交角幞頭青濟蘇控鶴襖塗金荔枝束帶鞾鞋按濟蘇舊作質孫今改正拱衛指揮使從者二人服同前隊安和樂安和署令二人本品服騎分左右行領押職二人弓角鳳翅金花幞頭紅濟蘇加襴袍金束帶花鞾次扎鼓八爲二重次和鼓一中道次板三次龍笛四次頭管二次羌笛二次笙二次簫二左右行次雲璈一中道工二十有四人皆弓角鳳翅金花幞頭紅錦濟蘇襖金荔枝束帶花鞾從者二人服同前隊金吾援寶隊舍人二人四品服引金吾將軍二人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辟邪繡紅錦褾袍錦螣蛇橫刀佩弓矢皆騎分左右前按史不著鞾靴疑當如蕭稍隊金帶烏鞾金吾將軍引駕十二重甲士一十二騎弩四次弓四次

稍四爲三重次香案二金爐合各二分左右舁士十有六人侍香二人騎而從次典瑞使二人本品服騎而左右引八寶受命寶左傳國寶右次天子之寶左皇帝之寶右次天子行寶左皇帝行寶右次天子信寶左皇帝信寶右每輿寶盝銷金裝複襴襖案輿紅錦金衣龍頭竿結綬舁士八人朱團扇四人凡九十有六人皆交角金花幞頭青紅錦濟蘇襖每輿前青後紅金束帶鞾鞋援寶三十人交角金花幞頭緋紫彩錦金紅汗胯金束帶烏靴執金鍍鼎杖次符寶郎二人四品服騎分左右次金吾果毅二人服佩同金吾將軍騎分左右次稍四人次弓四人次弩四人爲三重舍人金吾將軍侍香典瑞使符寶郎金

吾果毅從者凡十有二人服同前隊殿中繖扇隊舍人二人四品服騎分左右領騎而執旗者四人日月合璧旗左五星連珠旗右次金龍旗左金鳳旗右黃絁巾黃絁生色寶相花袍黃勒帛黃靴佩劍騎而引旗者四人青絁巾青絁生色寶相花袍青勒帛青靴佩劍執弓矢騎而護旗者四人紅絁巾紅絁生色寶相花袍紅勒帛紅靴佩劍執弓矢次朱團扇十有六次小雉扇八次中雉扇八次大雉扇八爲十重重四人次曲蓋二紅方繖二次紫方繖二次華蓋二次大繖二執者五十人武弁紅絁生色寶相花袍紅勒帛紅靴舍人從者二人服同前隊控鶴圍子隊圍子頭一人執骨朶由中道交角幞頭緋錦濟蘇

襆鍍金荔枝帶鞾鞋領執圖子十有六人分左右交角金花幞頭白繒肩青錦濟蘇襖鍍金荔枝帶鞾鞋次朱繖中道次金脚踏左金椅右服如圖子頭拱衛指揮使一人本品服騎中道控鶴二十人服同上拱衛指揮使從者二人服同前隊天樂一部天樂署令二人本品服騎分左右領押職二人弓角鳳翅金花幞頭紅錦濟蘇襖加襴金束帶花鞾次琵琶二箜篌二火不思二板二箏二胡琴二笙二頭管二龍笛二按元制凡前後樂部龍笛皆係偶數此獨作一者蓋竟笛與響鐵爲偶適符十八人之數也響鐵一工十有八人徒二人皆弓角鳳翅金花幞頭紅錦濟蘇襖鍍金束帶花鞾控鶴第二隊僉拱衛司事二人本品服騎分左右帥步士凡七十有四人執立瓜者三十有六人分左右次捧金杌一人左鞭桶一人右次蒙鞍一人左纖手一人右次執立瓜者三十有四人分左右皆交角金花幞頭緋錦濟蘇襖鍍金荔枝帶鞾鞋僉拱衛司事從者二人服同前隊殿中導從隊舍人二人四品服騎左右引香鐙案一黃銷金盤龍衣金爐合結綬龍頭竿舁者十有二人交角金花幞頭紅錦濟蘇控鶴襖鍍金束帶鞾鞋侍香二人騎分左右次警蹕三人交角幞頭紫窄袖衫鍍金束帶烏鞾次舍人二人四品服騎引天武官二人執金鉞金鳳翅兜鍪金鎖甲青勒甲條金環白繡汗胯金束帶馬珂飾按天武官冠服同夾轂將軍以彼文推之亦當繫雲花鞓次金骨朵二次幢二次節二分左右次金水盆左金椅

右次蒙被左副執椅右次金水瓶鹿盧左銷金淨巾右次金香毬二金香盒二分左右次金唾壺左金唾盂右金拂四扇十分左右次黃繖中道繖衣從凡騎士三十人服如警蹕加白繡汗胯步卒四人執椅二人蒙被一人纖衣一人服如舁香鐙舍人天武官從者凡六人服如前隊控鶴第三隊拱衛直鈐轄二人本品服騎引執臥瓜入十八人服如第二隊拱衛直鈐轄從者二人服如前隊按直鈐轄有本品服者係領隊官不應無從者前控鶴圖子隊有上拱衛指揮使從者二人控鶴第二隊有僉拱衛司事從者二人此處例應如之史文當有脫漏今補導駕官引進使二人分左右前行次給事中一人左起居注一人右侍御史一人左殿中侍御史一人右次翰林學士一人左集賢學士一人右次御史中丞一人左同知樞密院事一人右次御史大夫一人左知樞密院事一人右次侍儀使四人中書侍郎二人黃門侍郎二人侍中二人皆分左右次儀仗使一人左鹵簿使一人右次禮儀使二人分左右持劈正斧一人中道次大禮使一人左太尉一人右皆本品服騎從者三十人惟執劈正斧官從者二人服同前隊羽林宿衛舍人二人四品服前行次羽林將軍二人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瑞鷹裲襠紅錦襯袍錦縢蛇金帶烏鞾橫刀佩弓矢皆騎分左右領宿衛騎

士二十人執骨朶六人次執短戟六人次執斧八人皆弓角金鳳翅幞頭紫袖紅褶辮線襖束帶烏靴橫刀舍人羽林將軍從者凡四人服同前隊檢校官分布中道之外外仗之內按檢校官以下似皆應有騎史多失之觀下太常博士一人皆朝服騎同檢校官則此處檢校官之有騎可知顧遮隊監察御史二人本品服次龘稍隊循仗檢校官二人次朱雀隊金吾中郎將二人皆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辟邪裲襠紅錦襖袍錦臘蛇金帶烏靴佩儀刀加弓矢次十二旗隊兵部侍郎二人本品服次門旗隊糾察儀仗官二人本品服次雲和樂部金吾將軍二人騎服佩如金吾中郎將知隊仗官二人本品服次武衛鈒戟隊監察御史二人本品服次太外道左右牙門巡仗監門中郎將二人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獅子裲襠紅錦襖袍錦臘蛇金帶烏靴佩儀刀弓矢次金吾援寶隊兵部尚書二人次循仗檢校官二人次殿中繖扇隊監察御史二人次禮部尚書二人皆本品服次圖子隊知隊仗官二人次金吾大將軍二人服佩同金吾將軍各攝獮從次殿中淛從隊糾察儀仗官二人次循仗檢校官二人次羽林宿衛隊左點檢一人左右點檢一人右紫羅繡瑞麟裲襠餘同金吾大將軍領大黃龍負圖旗二執者二人夾者八人騎錦帽五色袍巾五色絛生色雲龍袍塗金束帶五色雲龍佩劍夾者加弓矢並行中道控鶴外外仗內前後檢校仗內知班

六人展角幞頭紫窄衫塗金束帶烏靴承奉班都知一人太常博士二人皆朝服騎同檢校官前後巡察宿直將軍八人服佩同左右點檢按宿直將軍亦當有騎史失之次輅檢校三衛陪輅隊誕馬二匹珂飾纓轡青屜乘黃令二人本品服分左右次殿前將軍二人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辟邪裲襠紅錦襖袍錦臘蛇金帶烏靴橫刀騎玉輅太僕卿馭本品服千牛大將軍驂乘交角幞頭紅抹額繡瑞牛裲襠紅錦襖袍錦臘蛇金帶烏靴橫刀左右衛將軍服如千牛大將軍惟裲襠繡瑞虎文陪輅輅馬六匹珂飾纓轡青屜牽奎鞶帶步卒凡八十有二人馭士四人駕士六十有四人行馬二人踏道八人推竿二人托叉梯並一人皆平巾青幘青繡雲龍花袍塗金束帶青靴教馬官二人進輅職長二人皆本品服次輅將軍二人金鳳翅兜牟金鎖甲絛環繡汗胯金束帶緋雲花靴按夾輅將軍不云佩及騎蓋史失之青遊木扇二次千牛備身二人皆分左右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瑞牛裲襠紅錦襖袍金帶烏鞾橫刀佩弓矢按從千牛備身後者有騎則千牛備身有騎可知不云騎者史失之獻官二人殿中監六人內侍十人皆本品朝服騎分左右千牛備身後騎而執弓矢者十人尚衣奉御四人尚食奉御二人尚藥奉御二人皆騎本品服次腰輿黃紵絲銷金雲龍蒙複步卒凡十有三人舁八人道扇四人黃繖一人皆交角金花幞頭紅濟纈控鶴襖金束帶鞾鞋尚舍奉御二人騎左尚輦奉御二人騎右皆朝服從

者三十有四人服同前隊大神牙門旗隊都檢點一人騎交脚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瑞鷹裲襠紅錦襯袍　按都檢點不云帶靴亦史失之次監門大將軍一人分左右騎服如都點檢惟裲襠紫繡獅文門凡三重親衛郎將帥甲士分左右夾輅而陣繞出輅後合執鞏者二爲第一門翊衛郎將帥護尉夾親衛而陣繞出輅後合爲第二門監門校尉二人騎左右衛大將軍帥甲士執五色龍鳳旗夾護尉而陣繞出輅後合牙門旗爲第三門監門校尉二人主之服色詳見外仗雲和樂後部雲和署丞二人本品服騎分左右領前行戲竹二排簫二簫管二歌工二凡十人皆騎

花幞頭紫絁生色花袍塗金帶烏靴　按凡十人句史或有誤雲和署丞二人係領部官當不在數內此下戲竹排簫簫管歌工各二數之僅八人非十人也前有雲和署令二人其戲竹二排簫四簫管二龍笛二板二歌工四凡十有六人而署令二人不與則此處十人不當連署丞在內也此處或排簫誤四爲二或歌工誤四爲二或誤八人爲十人皆未可知今仍史原文而闕其疑次琵琶四箏四箜篌四築四頭管六方響二龍笛六杖鼓十工四十人皆騎服同上惟絁色紅從者二人服同前隊後黃麾隊元武幢一絳麾二徒三人皆武弁紫絁生色雲花袍紫羅勒帛紫靴次黃麾執者一人夾者二人皆騎「豹尾一執者一人夾者二人皆騎武弁紫絁生色寶相花袍紫勒帛紫靴元武黑甲掩後隊金吾將軍一人騎中道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辟邪裲

襠紅錦襯袍金帶錦螣蛇烏靴佩刀後衛指揮使二人騎分左右服同帥各衛指揮使甲騎五十有七人元武旗一執者一人夾者二人小金龍鳳黑旗二執者二人皆黑兜牟金飾黑甲條環汗胯束帶靴帶弓矢器仗馬黑金色獅子甲珂飾　按此與下稍四十人弩十人俱云條環汗胯蓋從省文稍四十人弩十人黑兜牟黑甲條環汗胯束帶靴帶弓矢器仗馬黑甲珂飾執衛司楪稍二人錦帽紫絁生色辟邪文袍鍍金帶烏靴從者三人服與前隊同外仗金鼓隊金鼓旗二執者二人引護者八人皆五色絁巾生色寶相花五色袍五色勒帛靴佩劍引護者加弓矢分左右次折衛都尉二人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辟邪裲襠紅錦襯袍金帶錦螣蛇騎　按不云佩靴者史失之疑當如元武黑甲掩後隊金吾將軍烏靴佩刀帥步士凡百

二十人鼓鉦皆二十四人並黃絁巾黃絁生色寶相花袍黃勒帛黃靴角二十四人紅絁巾紅絁生色寶相花袍紅勒帛紅靴車輻棒長刀皆二十四人並金飾青兜牟青甲條環白繡汗胯束帶青雲靴清游隊余人二人四品服騎導　按史不言從者脫文金吾折衝二人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辟邪裲襠紅錦襯袍金帶錦螣蛇橫刀佩弓矢騎分左右　按金吾折衝果毅服色器同金吾將軍此及折衝都尉史不云烏靴者脫文帥「步士凡百有十人白澤旗二執者二人引護者八人次執弩次執稍次執弓次執稍次執弓並二十人皆甲騎冠金飾綠畫甲條環白繡汗胯束帶緋雲靴佩弓矢器仗馬金飾朱畫甲珂飾分左右佽飛隊鐵甲佽「飛執稍者十有二人甲騎冠鐵甲佩弓矢器仗馬鐵甲珂飾　按史不言條環汗胯帶韡

著靴 次金吾果毅二人 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辟邪裲襠紅錦褾袍金帶錦塍叉蛇横刀弓矢騎 次虞候佽飛執矟二十人 錦帽紅絁生色寶相花袍鍍金帶烏靴 殳仗隊領軍將軍二人 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白澤裲襠紅錦褾袍金帶錦塍蛇烏靴横刀騎 帥步士五十人執殳執叉並二十五人 皆分左右皆五色絁生色巾寶相花五色袍五色勒帛五色雲頭靴 領軍將軍從者二人諸衛馬 前隊舍人二人 四品服騎導 左右衛郎將二人 交角幞頭紺羅繡抹額紫羅繡瑞馬裲襠紅錦褾袍金帶錦塍蛇烏靴横刀佩弓矢騎分左右 帥騎士百五十有六人前辟邪旗應龍旗次玉馬旗三角旗次黃龍負圖旗黃鹿旗次飛麟旗駃騠旗次鸞旗鳳旗次飛黃旗麒麟

旗 皆分左右 執旗十有二人 生色黃袍巾勒帛靴 引旗十有二人 服同執人惟袍色青 護旗十有二人 生色紅袍巾勒帛靴 執弓六十人 錦帽青絁生色寶相花袍塗金帶烏靴 執矟六十人 服如執弓者惟袍色紅 每旗弓五矟五從者四人 服同前隊 二十八宿前隊舍人二人 四品服騎導 領軍將軍二人 紫羅繡白澤裲襠餘如前隊左右衛郎將皆騎 帥步士百十有二人幷鬼柳星張翼軫旗在左參觜畢昴胃婁奎旗在右執旗十有四人 生色黃袍巾勒帛靴 引旗十有四人 服如執人惟袍巾色青 護旗十有四人 服如執人惟袍巾色紅 從以執刀盾者二十人弓矢者二十人矟者二十人 皆五色氂牟甲條環白袹汗胯赤帶五色雲靴 舍人領軍

將軍從者四人 服同前隊 領軍黃麾仗前隊舍人二人 四品服騎導 領軍將軍二人 服佩如二十八宿前隊領軍將軍騎分左右 帥步士凡一百五十人絳引旛十次龍頭竿繡幡十 皆分左右 次江瀆旗 左 濟瀆旗 右 次小戟十次弓十 皆分左右 次南方神旗 左 西方神旗 右 次鍠十次綠縢絡盾加刀十 皆分左右 次南嶽帝旗 左 西嶽帝旗 右 次龍頭竿纛十次朱縢絡盾加刀十 皆分左右 次南天王旗 左 西天王旗 右 次小戟十次弓十 皆分左右 次龍君旗 左 虎君旗 右 次鍠十次綠縢絡盾加刀十 皆分左右 執人一百三十人 武弁五色生色寶相花袍勒帛靴 引旗十人 青絁

生色寶相花袍青絁巾勒帛靴 護旗十人 服同惟袍巾色紅 殳仗後隊領軍將軍二人 騎 帥步士凡五十人殳二十有五叉二十有五 皆分左右 服佩同前隊 左右牙門旗隊監門將軍二人 騎紫羅繡獅子裲襠餘如殳仗領軍將軍之服佩 按紫羅繡獅子裲襠史脫羅字今補入 次牙門旗四每旗執者一人引夾者二人 並黃絁巾黃絁生色寶相花袍黃勒帛黃雲靴皆騎 次監門校尉二人 騎服佩同監門將軍 從者四人 服同前隊 左右青龍白虎隊舍人二人 四品服騎導 領軍將軍二人 服佩同殳仗隊之領軍將軍騎分左右 帥甲士凡五十有六人 騎 青龍旗左執者一人夾者二人從以執弩五人弓十人矟十人 皆冠青甲騎青鎧甲青條金環束帶

白繡汗胯青雲靴 白虎旗右執者一人夾者二人從以執弩五
人弓十人矟十人皆冠白甲騎白纖甲青條金環束帶白汗繡胯白雲靴 舍人領
軍將軍從者四人服同前隊 二十八宿後隊舍人二人四品服騎
纛 領軍將軍二人騎分左右 帥步士百十有二人角亢氐房
心尾箕旗在左壁室危虛女牛斗旗在右執旗凡十四
人引者護者各十四人從以執刀盾二十八人弓矢三十
人矟盾二十八人舍人領軍將軍從者四人執夾引從服佩皆同前隊
諸衛馬後隊舍人二人四品服騎纛 左右衛果毅都尉二人
服佩如前隊左右衛郎將騎分左右 按左右衛果毅都尉及黃麾後隊之領軍將軍不云服色疑當與前隊

同然例當書曰服佩如前隊某官史文脫漏今補之 帥衛士百五十有六人角觿
旗赤熊旗兕旗太平旗騶虞旗騶牙旗犀牛旗鵕鸃旗
蒼烏旗白狼旗龍馬旗金牛旗皆分左右 舍人左右衛果毅
都尉從者四人執夾引從服佩同前隊 左右領軍黃麾後隊舍人
二人四品服騎纛 領軍將軍二人服佩如前隊領軍將軍騎分左右 帥步士
百六十人龍頭竿十次朱縢絡盾加刀十皆分左右 次吏兵
旗左力士旗右 次小戟十次弓十皆分左右 次東天王旗左
北天王旗右 次鍠十次緑縢絡盾加刀十皆分左右 次東嶽
帝旗左北嶽帝旗右 次龍頭竿十次朱縢絡盾加刀

十皆分左右 次東方神旗左北方神旗右 次小戟十次弓十
皆分左右 次淮瀆旗左河瀆旗右 次鍠十次緑縢絡盾加刀
十皆分左右 次絳引旛十皆分左右 掩後舍人領軍將軍從者四人
執夾引從服佩並同前隊 執夾下舊脫引從二字今補入按前隊步士一百五十人爲執者百三十人并引
者護者各十人也後隊執者增多十人故爲步士百六
十人如闕引字與少十人實百六十人不得又從者四
人不云服佩執夾等人服佩書於從者四
人之下則執夾引從四者同服佩可知 左右衛儀刀
班劍隊舍人二人四品服騎纛 左右衛中郎將二人交角幞頭緋羅
繡抹額紫羅繡瑞馬裲襠紅錦襪裲襠騰蛇金帶烏靴騎分左右 帥步士凡四十人班
劍二十人儀刀二十人並錦帽紅繡生色寶相花袍塗金束帶烏靴 舍人左

右衛中郎將從者四人服同前隊 供奉宿衛步士隊供奉中
郎將二人交角幞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瑞馬裲襠紅錦襯袍錦騰蛇金帶烏靴橫刀佩弓矢騎分
左右 帥步士凡五十有二人執短戟十有二人次執刻絲
十有二人次叉戟十有二人次斧十有六人分左右夾玉輅行皆
弓角金鳳翅幞頭紫袖細褶緋線襖塗金帶烏靴 親衛步士隊親衛郎將二人
服同供奉中郎將騎分左右 帥步士凡一百四十有八人執龍頭竿
鍠者四次小戟十次鍠二次儀鍠十次鍠二次小戟十
次鍠二次儀鍠十次鍠二次小戟十次鍠二次儀鍠十
次鍠二次小戟十次鍠二次儀鍠十次鍠二次小戟十

分左右次供奉宿衛隊次鐙二次儀鍠十次鑾二次小戟十次氅二次儀鍠十次棨二折繞宿衛隊後而合其端爲第一門以上共一百四十有八人服皆金兜牟甲青條金環綠雲靴翊衛護尉隊翊衛郎將二人服同親衛郎將騎帥護尉騎士百有二人皆交角金花幞頭窄袖紫衫紅錦金汗胯塗金束帶弓靴執金裝骨朵分左右次親衛隊行折繞隊後而合其端爲第二門左右衛甲騎隊左右衛大將軍二人服如翊衛郎將帥騎士百人執青龍旗五人青鳳旗五人次赤龍旗五人赤鳳旗五人次黃龍旗五人黃鳳旗五人次白龍旗五人白鳳旗五人次黑龍旗五人黑鳳旗

五人次五色鳳旗二十五五色龍旗二十五左右曲繞幹後合牙門旗爲第三門士皆冠甲騎冠金飾朱甲青條綴金環白繡汗胯紅靴佩弓矢器仗馬青金毛獅子甲珂飾左衛青甲隊左衛指揮使二人騎服紫羅繡雕虎珂稱飾同左右衛大將軍帥騎士三十有八人執大青龍旗二人大青鳳旗二人小青龍旗二人小青鳳旗二人分左右從以持青矟者三十人皆青兜牟金飾青畫甲青條塗金環白繡汗胯束帶靴佩弓矢器仗馬青金毛獅子甲珂飾折繞陪門前衛赤甲隊前衛指揮使二人騎服佩同左衛指揮使帥騎士凡四十有八人執大赤鳳旗三人大赤龍旗三人小赤鳳旗二人小赤龍旗二人分左右從

以持朱矟者三十有八人皆朱兜牟金飾朱畫甲條環白繡汗胯束帶靴佩弓矢器仗馬朱甲珂飾從者二人服同前隊折繞陪門中衛黃甲隊中衛指揮使二人騎服同前衛指揮使帥騎士凡五十有八人執大黃龍旗者三人大黃鳳旗者三人小黃龍旗三人小黃鳳旗三人分左右從以持黃矟者四十有六人皆黃兜牟金飾黃畫甲條環白繡汗胯束帶靴佩弓矢器仗馬黃甲珂飾從者二人服同前隊折繞陪門右衛白甲隊右衛指揮使二人騎服同中衛指揮使帥騎士凡七十有四人執大白鳳旗四人大白龍旗四人小白鳳旗三人小白龍旗三人分左右從以持白矟者六十人皆白兜牟金飾白畫甲條

環白繡汗胯束帶靴佩弓矢器仗馬白甲珂飾從者二人服同前隊折繞陪門牙門四監門中郎將二人服佩同各衛指揮使騎分左右次左衛次前衛次中衛次右衛牙門旗各二色並赤監門校尉各二人騎服佩同各衛之執旗者從者十人服同前隊

元儀仗旗鎗制十字木於下上四枝交拱罥竅於其上以樹旗漆以朱按鎗即坐也又扇鎗制如梅形小六木拱於上而制作精於旗鎗並漆以朱

風伯旗青質赤火燄腳畫神人犬首朱髮鬼形豹汗胯朱袴烈風襲立雲氣中雨師旗青質赤火燄腳畫神人冠五梁冠朱衣黃袍黑襴黃帶白袴皂舄右手仗劍左

手捧鐘雷公旗青質赤火燄腳畫神人犬首鬼形白擁
項朱犢鼻黃帶右手持斧左手持鑿運連鼓於火中電
母旗青質赤火燄腳畫神人為女子形纁衣朱裳白袴
兩手運光金星旗素質赤火燄腳畫神人冠五梁冠素
衣皂襴朱裳秉圭水星旗黑質赤火燄腳畫神人冠五
梁冠皂衣皂襴綠裳秉圭木星旗青質赤火燄腳畫神
人冠五梁冠青衣皂襴朱裳秉圭火星旗赤質青火燄
腳畫神人冠五梁冠朱衣皂襴綠裳秉圭土星旗黃質
赤火燄腳畫神人冠五梁冠黃衣皂襴綠裳秉圭攝提

旗赤質赤火燄腳畫神人冠五梁冠素中單黃衣朱蔽
膝綠裳仗劒北斗旗黑質赤火燄腳畫七星角宿旗青
質赤火燄腳畫神人為女子形露髮朱袍黑襴立雲氣
中持蓮荷外仗角亢以下七旗並青質青火燄腳角宿
旗繪二星下繪蛟亢宿旗青質赤火燄腳畫神人冠五
梁冠素衣朱袍皂襴皂帶黃裳持黑等子外仗繪四星
下繪龍氐宿旗青質赤火燄腳畫神人冠小冠衣金甲
朱衣綠包肚朱擁項白袴左手仗劒乘一鱉外仗繪四
星下繪貉房宿旗青質赤火燄腳畫神人烏巾白中單

碧袍黑襴朱蔽膝黃帶黃裙朱舃左手仗劒外仗繪四
星下繪兔心宿旗青質赤火燄腳畫神人冠五梁冠朱
袍皂襴右手持杖外仗繪三星下繪狐尾宿旗青質赤
火燄腳畫神人冠束髮冠素衣黃袍朱裳青帶右手仗
劒左手持弓外仗繪九星下繪虎箕宿旗青質赤火燄
腳畫神人烏巾衣淺朱袍皂襴仗劒乘白馬於火中外
仗繪四星下繪豹斗宿旗青質赤火燄腳畫神人被髮
素腰裙朱帶左手持杖外仗斗牛以下七旗並黑質黑
火燄腳斗宿繪六星下繪獬牛宿旗青質赤火燄腳畫

神人牛首皂襴黃裳皂舃外仗繪六星下繪牛女宿旗
赤質赤火燄腳畫神人烏牛首衣朱服皂襴黃帶烏靴
左手持蓮外仗繪四星下繪蝠虛宿旗青質赤火燄腳
畫神人被髮裸形坐於甕中右手持一珠外仗繪二星
下繪鼠危宿旗青質赤火燄腳畫神人虎首金甲衣朱
服貔皮汗胯青帶烏靴外仗繪三星下繪燕室宿旗青
質赤火燄腳畫神人丫髮朱服乘舟水中外仗繪二星
下繪猪壁宿旗青質赤火燄腳繪神人為女子形被髮
朱服皂襴綠帶白裳烏舃外仗繪二星下繪㺄奎宿旗

青質赤火燄脚畫神人狠首朱服金甲緑包肚白汗胯
黃帶烏靴仗劒外仗奎婁以下七旗並素質素火燄脚
奎宿繪十六星下繪狼婁宿旗青質赤火燄脚繪神人
烏巾素衣皁袍朱蔽膝黃帶緑裳烏舄左手持烏牛角
右手仗劒外仗繪三星下繪狗胃宿旗青質赤火燄脚
繪神人被髮裸形披豹皮白腰帬黃帶右手持劒外仗
繪三星下繪雉昴宿旗青質赤火燄脚繪神人黃牛首
朱服皁襴黃裳朱舄左手持如意外仗繪七星下繪雞
畢宿旗青質赤火燄脚繪神人作鬼形朱裙持黑杖乘

赤馬行於火中外仗繪八星下繪烏觜宿旗青質赤火
燄脚繪神人冠緇布冠朱服皁襴緑裳持一蓮坐於雲
氣中外仗繪三星下繪猨參宿旗青質赤火燄脚繪神
人被髮衣黃袍緑裳朱帶朱舄左手持珠外仗繪十星
下繪猿井宿旗青質赤火燄脚繪神人烏巾素衣朱袍
皁襴坐於雲氣中左手持蓮外仗井鬼以下七旗並赤
質赤火燄脚井宿繪八星下繪犴鬼宿旗青質赤火燄
脚繪神人作女子形被髮素衣朱袍黃帶黃裳烏舄右
手持杖外仗繪五星下繪羊柳宿旗青質赤火燄脚繪

神人作女子形露髮朱衣黑襴黃裳皁舄撫一青龍外
仗繪八星下繪麞星宿旗青質赤火燄脚繪神人冠五
梁冠淺朱袍皁襴青帶黃裳烏舄持黃獅外仗繪七星
下繪馬張宿旗青質赤火燄脚繪神人衣豹皮朱帶素
靴右手仗劒坐雲氣中外仗繪六星下繪鹿翼宿旗青
質赤火燄脚繪神人冠道冠皁袍黃裳朱蔽膝仗劒履
火於雲中外仗繪二十二星下繪蛇軫宿旗青質赤火
燄脚繪神人冠道冠衣朱袍黃帶黃裳左手持書外仗
繪四星下繪蚓日旗青質赤火燄脚繪日於上奉以雲

氣月旗青質赤火燄脚繪月於上奉以雲氣祥雲旗青
質赤火燄脚繪五色雲氣合璧旗青質赤火燄脚繪雲
氣日月連珠旗青質赤火燄脚繪五星東嶽旗青質赤
火燄脚繪神人冠七梁冠黃襴青袍緑裳白中單素蔽
膝執圭南嶽旗赤質青火燄脚繪神人冠七梁冠黑襴
緋袍緑裳黃中單朱蔽膝執圭中嶽旗黃質赤火燄脚
繪神人冠七梁冠皁襴黃袍緑裳白中單朱蔽膝執圭
西嶽旗白質赤火燄脚繪神人冠七梁冠青襴白袍緋
裳白中單素蔽膝執圭北嶽旗黑質赤火燄脚繪神人

冠七梁冠紅襴阜袍綠裳白中單素蔽膝執圭江瀆旗
赤質青火燄脚繪神人冠七梁冠青襴朱袍跨赤龍河
瀆旗黑質赤火燄脚繪神人冠七梁冠阜襴黄袍跨青
龍淮瀆旗素質赤火燄脚繪神人冠七梁冠阜襴素袍
乘青鯉濟瀆旗青質赤火燄脚繪神人冠七梁冠阜襴
青袍乘一鼈天下太平旗赤質青火燄脚錯采爲字緑
帝萬歲旗赤質青火燄脚錯采爲字吏兵旗黑質赤火
燄脚繪神人具甲兜鍪緑臂韝杖劒力士旗白質赤火
燄脚繪神人武士冠緋袍金甲汗胯阜履執戈盾東天

王旗青質赤火焰脚繪神人武士冠衣金甲緋裲襠右
手執戟左手捧塔履石南天王旗赤質青火燄脚繪神
人冠服同前西天王旗白質赤火燄脚繪神人冠服同
前北天王旗黑質赤火燄脚繪神人冠服同前大神旗
黄質黄火燄脚（詳見牙門旗下）牙門旗赤質赤火燄脚繪神人
冠武士冠鎧甲緋裲襠鳳肩包脚汗胯束帶長帶大口
袴洗戈戟金鼓旗黄質黄火燄脚書金鼓字朱雀旗赤
質赤火燄脚繪朱雀其形如鸞元武旗黑質黑火燄脚
繪龜蛇青龍旗青質赤火燄脚繪蹲龍白虎旗白質赤

火燄脚繪蹲虎龍君旗青質赤火燄脚繪神人冠通眞
冠服青纁衣白裙朱履執戟引青龍虎君旗白質赤火
燄脚繪神人冠流精冠服素羅纁衣朱裙朱履執斬蛇
劒引白虎大黄龍負圖旗青質青火燄脚繡複身黄龍
背八卦小黄龍負圖旗赤質青火燄脚繪複身黄龍背
八卦五色龍旗五色質五色直脚無火燄大四色龍旗
青赤黄白四色質具火燄脚小四色龍旗制同大四色
直脚無火燄應龍旗赤質赤火燄脚繪飛龍金鸞旗赤
質青火燄脚繪鸞而金色鸞旗制同前而繪以五采金

鳳旗赤質青火燄脚繪鳳而金色鳳旗制同前而繪以
五采五色鳳旗五色質五色直脚無火燄大四色鳳旗
青赤黄白四色質火燄脚色隨其質繪鳳小四色鳳旗
制同前直脚無火燄玉馬旗赤質青火燄脚繪白馬兩
膊有火燄駃騠旗赤質青火燄脚繪白馬飛黄旗赤質
赤火燄脚形如馬色黄有兩翼騊駼旗青質青火燄脚
繪獸形如馬白首虎文赤尾龍馬旗赤質青火燄脚繪
龍馬麒麟旗赤質青火燄脚繪麒麟飛麟旗赤質青火
燄脚繪飛麟其形五色身朱翼兩角長爪黄鹿旗赤質

青火發腳繪獸如鹿而色深青兕旗赤質青火發腳繪獸似牛一角青色犀牛旗赤質青火發腳繪犀牛金牛旗赤質青火發腳繪獸形如牛金色白狼旗赤質青火發腳繪白狼辟邪旗赤質赤火發腳繪獸形似鹿長尾二角赤熊旗赤質赤火發腳繪獸如熊色黃三角獸旗赤質赤火發腳繪獸其首類白澤綠髮三角青質白腹䮂尾綠色角端旗赤質赤火發腳繪獸如羊而小尾項有獨角騶牙旗赤質青火發腳繪獸形似爜齒前後一齊太平旗赤質青火發腳金描蓮花四上金書天下太

平字鵕鸃旗赤質青火發腳繪鳥似山雞而小冠背黃眼赤項綠尾紅蒼烏旗赤質青火發腳繪烏如鳥而色蒼白澤旗赤質赤火發腳繪獸虎首朱髮而有角龍身東方神旗綠質赤火發腳繪神人金兜牟金鎧甲仗劒（已下四旗所繪神同）西方神旗白質赤火發腳中央神旗黃質赤火發腳南方神旗赤質青火發腳北方神旗黑質赤火發腳凡立仗諸旗各火發腳三條色與質同長一丈五尺杠長二丈一尺牙門太平萬歲質長一丈橫濶五尺日月龍君虎君橫豎並八尺餘旗並豎長八尺橫濶六尺

臣等謹按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說繪畫人形及牛虎頭之類於禮無據伏請改畫各著其象以則天文從之今攷元制二十八宿旗其外仗則旗上各繪六十星之象其下則繪角蛟亢龍之類內仗猶沿宋初之制繪畫人形如方士所說惜未有以元豐之制正之者

明制皇帝儀仗吳元年十二月中書左相國李善長率

禮官以即位禮儀進是日清晨拱衛司陳設鹵簿列甲士於午門外之東西列旗仗於奉天門外之東西龍旗十二分左右用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後俱用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馴象六分左右布旗六十四門旗日旗月旗青龍白虎風雲雷雨江河淮濟旗天馬天祿白澤朱雀元武等旗木火土金水五星旗五嶽旗熊旗鸞旗（按明會典諸書俱載熊旗羆旗此處失載羆旗或係史志脫落）及二十八宿旗各六行每旗用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弩設五輅於奉天門外玉輅居中左金輅次

革輅右象輅次木輅俱並列丹墀左右布黃麾仗黃蓋華蓋曲蓋紫方繖紅方繖雉扇朱團扇羽葆幢豹尾龍頭竿信幡傳教幡告止幡絳引幡戟氅戈氅儀鍠氅等各三行丹陛左右陳幢節響節金節燭籠青龍白虎幢班劍吾杖（按明會典作梧杖今依明史作吾杖）立瓜臥瓜儀刀鐙杖戟骨朵朱雀元武幢等各三行殿門左右設圓蓋一金交椅金脚踏金水盆金水罐團黃扇紅扇皆校尉擎執洪武元年十月定元旦朝賀儀金吾衛於奉天門外分設旗幟宿衛於午門外分設兵仗衛尉等於奉天殿門及丹

陛丹墀設黃麾仗內使監擎執於殿上凡遇冬至聖節册拜親王及蕃使來朝儀俱同其宣詔赦降香則惟設奉天殿門及丹陛儀仗殿上擎執云其陳布次第午門外刀盾殳叉各置於東西甲士用赤奉天門外中道金吾衛二衛設龍旗十二分左右用青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後用黑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馴象六分左右左右布旗六十四左前第一行門旗二每旗用紅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第二行月旗一用白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

執弩青龍旗一用青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第三行風雲雷雨旗各一每旗用黑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天馬白澤朱雀旗各一每旗用紅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第四行木火土金水五星旗各一隨其方之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其甲木青火紅土黃金白水黑熊旗羆旗各一（按明會典諸書俱載熊旗羆旗此處失載羆旗或係史志脫落）每旗用紅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第五行角亢氐房心尾箕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內

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第六行斗牛女虛危室壁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右前第一行門旗二每旗用紅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第二行日旗一用紅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白虎旗一用白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第三行江河淮濟旗各一隨其方之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其甲江紅河白淮青濟黑天祿白澤元武旗各一每旗用甲上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天祿

白澤紅甲元武黑甲第四行東南中西北五嶽旗各一隨其方之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其甲東嶽青南嶽紅中嶽黃西嶽白北嶽黑熊旗麟旗各一每旗用紅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第五行奎婁胃昴畢觜參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第六行井鬼柳星張翼軫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奉天門外拱衛司設五輅玉輅居中左金輅次革輅右象輅次木輅俱並列典牧所設乘馬於文武

樓之南各三東西相向丹墀左右布黃麾仗凡九十分左右各三行左前第一行十五黃蓋一紅大繖二華蓋一曲蓋一紫方繖一紅方繖一雉扇四朱團扇四第二行十五羽葆幢二豹尾二龍頭竿二信旛二傳教旛二告止旛二絳引旛二黃麾一第三行十五戟氅五戈氅五儀鍠氅五右前第一行十五黃蓋一紅大繖二華蓋一曲蓋一紫方繖一紅方繖一雉扇四朱團扇四第二行十五羽葆幢二豹尾二龍頭竿二信旛二傳教旛二告止旛二絳引旛二黃麾一第三行十五戟氅五戈氅

五儀鍠氅五皆校尉擎執丹陛左右拱衛司陳幢節等仗凡九十分左右為四行左前第一行響節十二金節三燭籠三第二行青龍幢一班劍三吾杖三立瓜三臥瓜三儀刀三鐙杖三戟三骨朶三朱雀幢一右前第一行響節十二金節三燭籠三第二行白虎幢一班劍三吾杖三立瓜三臥瓜三儀刀三鐙杖三戟三骨朶三元武幢一皆校尉擎執奉天殿門左右拱衛司陳設左行圓蓋一金脚踏一金水盆一圜黃扇三紅扇三右行圓蓋一金交椅一金水罐一圜黃扇三紅扇三皆校尉擎

執殿上左右內使監陳設左拂子二金唾壺一金香盒一右拂子二金唾盂一金香爐一皆內使擎執和聲郎陳樂於丹墀文武官拜位之南後禮部增設丹墀儀仗黃繖華蓋曲蓋紫方繖紅方繖各二雉扇紅團扇各四羽葆幢龍頭竿絳引傳教告止信旛各六戟氅戈氅鍠氅各十成祖永樂元年禮部言古者天子宜有九龍車一乘請增置帝以禮貴得中過為奢汰及為儉當遵舊章豈可輒有損益以啟後世之侈九龍車既先朝所無宜仍舊三年增定儀仗肅靜旗二金鼓旗二金龍畫角二

十四鼓四十八金四金鉦四杖鼓四笛四板四白澤旗二門旗八黃旗四十金龍旗十二日月旗二風雲雷雨旗四木火金水土星旗五列宿旗二十八北斗旗一東嶽旗一南嶽旗一中嶽旗一西嶽旗一北嶽旗一江河淮濟旗四青龍旗一白虎旗一朱雀旗一元武旗一天鹿旗一天馬旗一鸞旗一麟旗一熊旗一羆旗一紅纛二皂纛一紅節二小銅角二大銅角二纓頭一豹尾一麾一戲竹二簫十二笙十二龍笛十二頭管十二方響四篥八琵琶八箜篌八杖鼓三十六板四大鼓二弓矢

百御杖六十誕馬二十四領頭十二黃麾二絳引旛十傳教旛十告止旛十信旛十龍頭竿十豹尾四儀鍠氅二十戈氅二十戟氅二十單戟六龍戟六班劍六吾杖六立瓜六臥瓜六儀刀六金鐙六金鉞六骨朶六羽葆幢十青龍幢一白虎幢一朱雀幢一元武幢一響節二十四金節六方天戟二十四鳴鞭四金馬杌一金交椅一金脚踏一金水盆一金水罐一金香爐一金香合一金唾盂一金唾壺一拂子四紅紗燈籠十二紅油紙燈籠六魫燈六紫羅素方傘四紅羅素方傘四紅羅直柄

華蓋繖傘四紅羅曲柄繡傘四黃羅直柄繡傘四紅羅直柄繡傘四黃羅曲柄繡傘二鍍鈴全青羅銷金傘二紅羅銷金傘三黃羅銷金傘三白羅銷金傘三黑羅銷金傘三黃油絹銷金雨傘一紅羅繡花扇十二紅羅繡雉方扇二紅羅單龍扇十黃羅單龍扇十紅羅雙龍扇二十黃羅雙龍扇二十紅羅素扇二十黃羅素扇二十壽扇二黃羅銷金九龍傘一黃羅曲柄繡九龍傘一仗馬六硃紅馬杌四戲籠二金銅玲瓏香爐一寶匣一板轎一步輦一大涼步輦一大馬輦一小馬輦一玉輅一大

輅一黃幄房一宣德元年增定鹵簿儀仗有具服幄殿一座金交椅一金脚踏一金盆一金罐一金馬杌一鞍籠一金香爐一金香合一金唾盂一金唾壺一御杖二擺錫明甲一百副盔一百弓一百箭三千刀一百其執事校尉每人齊帽潛蘇衣銅帶靴履鞋一副凡常日奉天門早朝則設丹陛駕於午門外及金水橋南祇用單龍戟六雙龍戟六班劍六吾杖六儀刀六立瓜六臥瓜六鐙杖六金鉞六骨朶六單龍扇二十雙龍扇二十黃蓋傘二黃曲柄繖二五方繖五鳴鞭四弓矢五十副按

朝儀明史志所載未備今依明會典諸書參輯

明制鹵簿儀仗前後增置詳畧不同而旌旗之制亦遞有更定焉覇旗黃質上濶七尺二寸下三尺二寸黑字硃漆攢竹竿長八尺二寸下有鐵纘纛旗制與覇旗同但用纛字金鼓旗黃質濶一丈二尺五寸下七尺紅金鼓二字硃漆攢竹竿長一丈四尺九寸內貼金木鎗頭長一尺五寸八分上節紅纓下有鐵纘金龍畫角木質黑漆金為飾上節寶相花中節纏身單龍雲文下節八寶雙海馬鼓四十八木匡加紅油冒以革面徑一尺七

寸匡畫寶相花面畫雙獅䌽毬金四以銅為之徑一尺七寸金鉦四銅質竹匡用紅粳繫鉦於匡鉦徑九寸五分杖鼓四木匡細腰匡兩頭加黑漆錢金雲龍文鐵圜二皆冒以革附於匡聯以紅絨緶加銅蘸頭釣子以青絨圓條懸之笛四截竹為之六竅長一尺六寸板四鐵力木板各六貫以青䌽組各長一尺一寸上濶一寸九分下濶二寸五分白澤旗三紅質四旁加黃襴赤火燄間䌽脚傍竿加紅腰䌽織白澤飛狀及雲文旗上旁有素額織白澤二青字旗身黃襴火燄長六尺六寸廣二尺九寸揭以硃漆攢竹竿長一丈三尺六寸九分內貼金木鎗頭長一尺三寸五分飾以紅纓纘用鐵一青質但織白澤為走狀餘同前制凡纛旗襴脚腰額并字色竿纓纘制皆同惟黃旗北斗旗稍異門旗紅質中織金為門字餘同白澤制黃旗四十黃質上廣八尺下四尺硃漆攢竹竿長一丈一尺三寸五分內貼金木鎗頭長一尺三寸五分上飾紅纓下有鐵纘金龍旗十二青質織金雲龍文額織龍旗二字日旗青質織為日紅色及日字月旗青質織為月白色及月字風旗青質織箕星

四及風字雲旗青質織五色雲文及雲字雷旗青質織雷文五及雷字雨旗青質織畢星八附耳一星在旁及雨字木星旗青質織木星一及木字火星旗赤質織火星一及火字土星旗一黃質織土星一及土字金星旗白質織金星一及金字水星旗黑質織水星一及水字角宿旗青質織角宿二及角字亢宿旗青質織亢宿四及亢字氐宿旗青質織氐宿四及氐字房宿旗青質織房宿四鈎鈐二小星在旁及房字心宿旗青質織心宿三及心字尾宿旗青質織尾宿九神宮小星一及尾字

箕宿旗青質織箕宿四及箕字斗宿旗青質織斗宿六
及斗字牛宿旗青質織牛宿六及牛字女宿旗青質織
女宿四及女字虛宿旗青質織虛宿二及虛字危宿旗
青質織危宿三及危字又四星在下室宿旗青質織室
宿二及室字又六星在旁壁宿旗青質織壁宿二及壁
字奎宿旗青質織奎宿十六及奎字婁宿旗青質織婁
宿三及婁字胃宿旗青質織胃宿三及胃字昴宿旗青
質織昴宿七及昴字畢宿旗青質織畢宿八及畢字附
耳一星在旁觜宿旗青質織觜宿三及觜字參宿旗青

質織參宿七及參字又四小星在左足下三星在內井
宿旗青質織井宿八及井字又一星在旁鬼宿旗青質
織鬼宿四及鬼字柳宿旗青質織柳宿八及柳字星宿
旗青質織星宿七及星字張宿旗青質織張宿六及張
字翼宿旗青質織翼宿二十二及翼字軫宿旗青質織
軫宿四及軫字又一星在中左右二星在旁北斗旗黑
質黃襴黑腰火燄間綵腳織北斗星七及北斗二字又
一星在旁東嶽旗一青質織綵為山形及東嶽二字南
嶽旗赤質織山形及南嶽二字中嶽旗黃質織山形及

中嶽二字西嶽旗白質織山形及西嶽二字北嶽旗黑
質織山形及北嶽二字江旗赤質織水文及江字河旗
白質織水文及河字淮旗青質織水文及淮字濟旗黑
質織水文及濟字青龍旗青質織青龍形雲文及青龍
二字白虎旗白質織白虎形雲文及白虎二字朱雀旗
赤質織朱雀形雲文及朱雀二字元武旗黑質織龜蛇
形雲水文及元武二字天鹿旗赤質織天鹿形雲文及
天鹿二字天馬旗赤質織天馬形雲文及天馬二字鸞
旗赤質織鸞形雲文及鸞字麟旗赤質織麟形雲文及

麟字熊旗赤質織熊形雲文及熊字羆旗赤質織羆形
雲文及羆字紅纛朱竹竿長一丈三尺九寸用犛牛尾
染紅簇為纛上施抹金銀寶蓋周圍綴瓷珠絡建於竿
下鐵鑽皁纛與紅纛制同但用黑犛牛尾抹金銅寶蓋
紅節朱竹竿抹金鈒寶珠頭用犛牛尾染紅簇成如圓
斗大凡四層每層上施抹金銀頂周圍綴瓷珠絡建於
竿下有鐵鑽竿長同紅纛黃麾朱竹竿長一丈二尺五
寸內龍頭鈎一尺銜抹金銅圈懸抹金銅頂四角紅羅
寶蓋高七尺五寸圍二尺七寸五分周以綵羅腰黃羅

二簷銷金雲龍文中垂大紅羅旛長六尺三寸廣五寸五分旛上節綵繡荷葉蓋蓮花座其中青羅額金書黃麾二字中節描金雙升龍下節描金雲日文旛下綴五色橫板絳引旛十制同黃麾但用五色羅爲旛不加金繡三簷用紫無額并字傳教旛十制同黃麾但額用黃羅繡青傳教二字中描金升降雲龍無下節雲日三簷用綵龍頭銜銅佩四銅鈴三十二其銅佩俱抹金告止旛十制同黃麾但額用黃羅繡青告止二字描金升降鸞鳳雲文三簷用青銅佩鈴如傳教之數信旛十制同黃麾但用黃羅額繡青信字描金升降雙雲龍與傳教同但三簷用黃銅佩銅鈴如傳教之數

臣等謹案明鹵簿之制凡正旦冬至聖節會同冊封遣祭諸典禮皆錦衣衛陳之其儀仗則兵部車駕司掌之其造作則工部營繕司掌之其旌旗之制亦多與前代不同昉於洪武增定於永樂更造於宣德初以鹵簿彌文務從節省後隨時增飾較初制爲備茲攷明史明會典及明集禮所載備著於篇以見勝代儀衛之大畧云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六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七

禮 嘉

養老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制曰諸道管內有高年踰百歲者便與給復永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與一子免役州縣不得差徭

晉高祖天福二年四月詔天下百姓有年八十以上者與免一丁差徭仍令逐處簡署上佐官

宋制養老於太學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至太

學酌獻文宣王三祭酒再拜歸御幄比車駕初出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老更俱朝服乘安車導從至太學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服朝服集於其次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百官宗室客使學生等以次入就位太常博士贊三老五更出次引國老庶老立於後重行異位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侍衛如常儀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座樂止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杖

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執筆以從老更入門宮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面立東上奉禮郎引羣老隨入位於其後樂止博士進揖三老在前五更在後仍杖夾扶宮架和安之樂作至西階下樂止博士引老更自西階升堂國老庶老立於堂下老更當御座揖羣老亦揖皇帝為興奉禮郎揖國老升博士引老更奉禮郎揖國老以下各於席後立典儀贊各就坐贊者承傳宮架肅安之樂作三老五更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省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先詣

御座前進呈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尚食奉御詣三老座前執爵而饋訖尚醞奉御詣酒尊所取爵酌酒奉於三老次太官良醞令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羣老之前皆食大樂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惠安之樂三終史臣記錄三老所論善言善行宮架作申安之樂善言成福之舞畢文舞退作受成告功之舞畢三老以下降筵博士引老更當御座前奉禮郎引羣老復位俱揖皇帝為興老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前奏禮畢退復位典儀贊拜訖皇帝

降座太常卿導還大次百僚以次退車駕還宮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還翼日詣闕表謝太宗淳化四年二月召賜京城高年帛百歲者一人加賜塗金帶真宗咸平二年十一月賜京城父老衣帛十二月駐蹕澶州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詔赤縣父老本府宴犒年九十者授攝官賜粟帛終身八十者爵一級

遼聖宗統和十六年六月詔婦人年踰九十者賜物太平四年二月詔賜諸官分耆老食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四月詔會寧府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九月次轄沙河賜百歲老嫗帛

元成宗大德九年六月詔賜高年帛八十者一匹九十者二匹親年七十別無侍丁者從近遷除時立皇子德壽為皇太子

順帝至正元年十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者蒙古人賜緡帛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與免雜泛差役五年詔中外學宮行養老之禮十九年詔所在有司審耆老不係隸卒倡優年八十九十鄉里稱善者備其年甲行實具狀奏聞貧無產業者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給帛一匹絮五斤雖有田産僅足自贍者所給酒肉絮帛亦如之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差正官歲一存問著為令世宗嘉靖中祭酒呂柟據開元禮參定視學養老儀注又季春之月擇吉日行養老禮有司先奏定三師三少致仕者用德行年高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

更三品上下年德高邵者為羣老併開具致政之老與其孤姓名事狀以聞前期一日祭先師孔子遣官行禮如丁祭儀又設先老位於廟門前至日黎明鼓催警衆設六佾樂出宮至太學傳制迎三老五更於其第老更俱朝服乘安車導從如常儀擇史官二人充惇史朝服從之其羣老及致政之老則有司先戒之宿于太學以俟駕至太學堂上命官釋奠於先老禮畢太常卿導帝入御幄易冠服出升御座執大圭協律郎跪俯伏舉麾金奏姑洗之均樂止太常卿導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

夾扶惇史執筆以從自西階升堂帝興揖遜欲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皆稽首遜辭帝不果拜乃揖就座老更皆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進珍羞及黍稷等帝省之遂設於老更前工升歌鹿鳴三終太常卿引帝詣三老座前以大圭授侍臣執醬而饋訖有司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又設酒食於羣老前太常卿引帝詣酒尊所取爵贊酌酒訖引詣三老座前執爵而酳訖帝即座三老以下皆坐光祿卿進酒上飲酒三老以下坐食飲酒各三爵笙入三終光祿卿進加爵奏飲酒各三爵間歌

三終三老乃論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治政之要五更飲亦如之帝俱虛躬聽受惇史錄之乃大合六樂羽舞大韶以雲門咸池合之干舞大武以大夏大濩合之帝興冕而總干三老以下皆與稽首遜辭帝復即座三老以下皆復坐飲酒各三爵樂九變畢太常卿跪奏樂闋致政之老與其孤館於門外者飲食畢皆入侍制命有司曰養兩老切毋違朕命三老以下趨出賜三老五更襲衣冠帶牢醴綵帛其餘帛衣米肉三老以下序立於庭皆拜三稽首興分班序立有司奏禮畢駕還宮明日三老率五更以下詣闕表謝按呂柟詳定儀注明世迄不果行

異姓爲後議 宋

宋張栻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雖分縷析血脈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爲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強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

有身爲諸侯而立異姓以涖祭祀如鄫子之爲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讀時令 唐 宋

唐德宗貞元六年制四孟月迎氣之日令所司宣讀時令文宗太和八年六月中書門下奏天寶後盛典久廢請來年正月依舊禮讀時令命太常撰儀注

宋仁宗景祐四年三月詔五月朔行入閤之儀仍讀時令先是詔國朝時令委編修官約唐月令撰定以備宣

讀於是頁局朝等采國朝律歷典禮日度昏曉中星及祠祀配侑諸事當以歲時施行者改定一篇上之遂詔因入閤行其禮後亦不果行徽宗初建明堂禮制局請御明堂正南向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堂又請以每歲十月於明堂受新歷退而頒之郡國政和七年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爲始是月一日帝御明堂平朔左个頒天運政治及八年戊辰歲運歷數於天下自是每月御明堂布是月之政先是羣臣五上表請負扆聽朝詔勿允至是後再請始從之十一月一日帝御明堂南面以朝

百辟退坐於平朔頒政其禮百官朝服立明堂下乘輿自內殿出負斧扆坐大晟樂作百官朝於堂下大臣升階進呈所頒時令左右丞一員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頒政官頒政官受而讀之訖出閤門奏禮畢百官乃退自是以爲常宣和元年蔡京言周觀治象於正月之始和以十二月頒告朔於邦國皆不在十月後世以十月者祖秦朔故也今請以季冬頒歲運於天下詔自今以正月旦進呈宣讀四年二月太常王黼編類明堂頒朔布政與詔書條例氣令應驗凡六十二冊上之欽宗靖康元年罷頒朔布政

元正冬至受朝賀朔望朝參及常朝 唐 附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文宗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左右起居又待次對官奏事畢方出武宗會昌二年中書門下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於未索扇前立欄檻內及扇開便侍立於御前三朝大慶萬邦稱賀唯宰相侍臣同介冑武夫竟不拜至尊而退酌於禮意事未得中請御殿日朝退宰相兩省官

對班於香案前俟扇開通事贊宰相兩省官再拜訖升殿侍立從之昭宣帝天祐二年十二月勅漢宣帝中興五日一聽朝歷代通規永爲常式近代不循舊儀輕廢制度須守舊規以循定制宜每月只許一五九日開延英計九度其入閤日仍於延英日一度指揮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牓子奏請開延英不計日數付所司併又勅宮嬪女職本備內任近年以來稍失儀制宮人出內宣命采御參隨侍朝乃失舊規須爲永制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門庶循典儀免至紛雜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每日常朝一

官皆拜獨兩省官不拜准本朝故事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廊飡百僚遂有謝食拜惟兩省官本省有厨不赴廊飡故不拜竊以終日趨朝曾不一拜獨於班列有所異同未爲合禮若言官是近臣尤宜肅敬今後逐日常朝除職事官押班不拜外其兩省官與東西両班並齊拜從之二年正月庚子朔帝袞冕御明堂殿受朝賀太常樂左右金吾仗六軍諸衛如常儀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癸亥日南至帝御文德殿百僚稱賀三年十月中書奏按貞元四年中書侍郎李泌奏冬至日受朝賀請

準元日從之十一月癸酉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天成元年五月勅本朝舊日趨朝官置待漏院候子城門開便入立班如遇不坐前一日晚便宣來日兩衙不坐其日纔明閤門立班便宣不坐百官各退歸司近年以來雖遇不坐正殿或是延英對宰臣或是內殿親決機務所司不循舊制往往及辰巳之時尚未放班今後若遇不坐日未御內殿前便令閤門使宣不坐放朝退班長興元年二月郊祀畢勅宣放兩日朝參以百官行事之勞故也五月詔諸州得替防禦團練使刺史並宜於班行比擬如未有員闕可隨常參官逐日立班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文武百僚朝賀四年十二月禮官奏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元同之樂再飲三飲並奏文同之樂三飲訖羣臣再拜樂奏大同製寳之鐘左右皆應是月又奏正旦宮懸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聲坊法曲從之五年冬十一月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始用二舞帝舉觴奏元同之樂登歌奏文同之樂舉食文舞歌昭德之舞武舞歌成功之舞少帝開運元年十一月吏部侍郎張昭遠奏文武常參官每日於正衙立班閤門使宣不坐後百僚俱拜舊制惟押班宰相押樓御史通事舍人

各緣提舉贊揚所以不隨庶官俱拜自唐天成末議者不悉朝儀遂違舊典請依天成三年以前禮例施行殿中侍御史賈元珪奏通事舍人居贊導之職押樓御史當糾察之司一則示於紀綱一則防於謬誤俾令不拜雅合其宜宰相押班儀型文武統率羣僚所宜列拜不得比贊導之職糾察之司致乖禮意帝從之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羣臣朝賀樂縣仗衛如常儀班退太祖御永福殿羣臣百僚稱觴獻壽舉教坊樂世宗顯德四年二月詔文武百僚起今

後每遇入閤日宣賜廊飡八月乙卯帝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如儀既罷賜百官廊食時帝御廣德殿西樓以觀命中黃門閤視酒饌無不腆

宋承前代之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會之禮太祖建隆二年正月朔始受朝賀於崇元殿按崇元殿宋史作崇文殿今據通考改服衮冕設宮縣仗衛如儀仗退羣臣詣皇太后宮門奉賀帝常服御廣德殿羣臣上壽用教坊樂五月朔受朝賀於崇元殿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宮懸儀仗如元會儀乾德三年冬至受朝賀於文明殿四年冬至朝

元殿受朝畢常服御大明殿羣臣上壽始用雅樂登歌二舞羣臣酒五行而罷太宗淳化三年正月朔命有司約開元禮定上壽儀皆以法服行禮設宮懸萬舞酒三行而罷仁宗天聖四年十二月詔明年正月朔先率百官赴會慶殿上皇太后壽畢乃受朝天安殿仍令太常禮院修定儀制五年正月朔曉漏未盡三刻宰臣百官與遼使諸軍將校並常服班會慶殿內侍請皇太后出殿後幄鳴鞭升座又詣殿後皇帝幄引皇帝出常服韡袍於簾內北面褥位再拜跪稱賀訖詣皇太后御座稱

東內給侍酌酒授內謁者監進帝帝却就褥位跪奏謹上千萬歲壽再拜還幄通事舍人引百官橫行典儀贊再拜舞蹈起居太尉升自西階稱賀訖宰臣以下進壽酒皆再拜宣徽使承旨宣羣臣升殿再拜升及東西廂坐酒三行侍中奏禮畢退樞密使以下迎乘輿於長春殿起居稱賀百官就朝堂易朝服班天安殿朝賀帝服衮冕受朝既賀更服通天冠絳紗袍稱觴上壽止舉內爵乘輿還內恭謝太后如常禮神宗元豐元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等詳定正旦御殿儀注其

制元正冬至大朝會有司設御座於大慶殿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少北東西閤於殿後百官宗室客使次於朝堂之內外五輅先陳於庭兵部設黃麾仗於殿之內外大樂令展宮架之樂於橫街南鼓吹令分置十二案於宮架外協律郎二人一位殿上西階之前楹一位宮架西北俱東向陳輿輦御馬於龍墀繖扇於沙墀貢物於宮架南冬至不設貢物餘則列大慶門外陳布將士於街左右金吾六軍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於門及殿庭百僚客使等俱入朝文武常參官朝服陪位官公服近仗

就陳於閤外大樂令樂工協律郎入就位中書侍郎以
諸方鎮表案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大慶門之左右冬至不設給事中位祥瑞案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輦出至西閤降輦
符寶郎奉寶詣閤門奉迎百官客使陪位官俱入就位
侍中版奏中嚴又奏外辦殿上鳴鞭宮懸撞黃鍾之鍾
右五鍾皆應內侍承旨索扇扇合帝服通天冠絳紗袍
御輿出協律郎舉麾奏乾安樂鼓吹振作帝出自西房
降輿即座扇開殿下鳴鞭協律郎偃麾樂止爐烟升符
寶郎奉寶置御座前中書侍郎給事中押表案祥瑞案

入詣東西階下對立百官宗室及遼使班分東西以次
入正安樂作就位樂止押案官歸本班起居舉復案位
三師親王以下及御史臺外正任遼使俱就北向位典
儀贊在位者皆再拜起居訖太尉將升中書令門下侍
郎俱降至西階下立凡太尉行則樂作至位樂止太尉詣西階下解
劒脫舄升殿中書令門下侍郎各於案取所奏文詣褥
位解劒脫舄以次升分東西立以俟太尉詣御座前北
向跪奏文武百僚太尉具官臣某等言元正啟祚萬物
咸新冬至改為晷運推移日南長至伏惟皇帝陛下應乾納祜與天同

休俛伏興降階佩劒納舄餘官準此還位在位官俱再拜舞
蹈三稱萬歲再拜侍中進當御座前承旨退臨階西向
稱制宣答曰履新之慶冬至易曰履長之慶與公等同之贊者曰
拜舞蹈三稱萬歲橫行官分班立中書令門下侍郎升
詣御座前各奏諸方鎮表及祥瑞訖戶部尚書就承制
位俛伏跪奏諸州貢物請付所司禮部尚書奏諸蕃貢
物如之司天監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侍中進當御座
前奏禮畢殿上承旨索扇殿下鳴鞭宮懸撞蕤賓之鍾
左五鍾皆應協律郎舉麾宮懸奏乾安樂鼓吹振作帝

降座御輿入自東房扇開偃麾樂止侍中奏解嚴百官
退還次客使陪位官並退有司設食案大樂令設登歌
殿上二舞入立於架南預坐當升殿者位御座前文武
相向異位重行北上非升殿者位於東西廊下伺食奉
御設壽尊於殿東楹少南設坫於尊南加爵一有司設
上下羣臣酒尊於殿下東西廂侍衛官及執事者各立
其位仗衛仍立俟上壽百官立班如朝賀儀侍中版奏
中嚴外辦帝御輿出東房儀如前光祿卿詣橫街南跪
奏具官臣某請允羣臣上壽興侍中承旨稱制可少退

光祿卿再拜復位三師以下皆拜舞三稱萬歲太尉升殿詣壽尊所北向尚食奉御酌御酒一爵授太尉搢笏執爵詣御前跪進帝執爵太尉出笏俛伏興少退跪奏文武百僚太尉具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俛伏興降復位在位者皆再拜如前侍中承旨退西向宣曰舉公等觴在位者再拜如前北向班分東西序立太尉自東階侍立舉第一爵和安樂作飲畢樂止太尉受虛爵復於坫降階三師以下贊拜舞蹈如上儀侍中進奏侍中具官臣某

言請延公王等升殿降復位承旨稱有制在位者皆再拜宣曰延公王等升殿皆再拜詣東階升立於席後尚食奉御進酒殿中監進第二爵登歌作甘露之曲飲訖殿中監受爵樂止羣臣升殿就橫行位舍人曰各賜酒羣臣皆再拜舍人曰就坐太官令行酒搢笏受酒宮懸作正安之樂文舞入立宮架北觴行一周樂止尚食奉御進食又設羣官食作盛德升聞之舞三成止出殿中監進第三爵羣臣立於席後登歌作嘉禾之曲飲訖樂止殿中監受虛爵就行酒如上儀作正安之樂武舞進

觴又行一周樂止尚食奉御進食又設羣官食作天下大定之舞三成止出殿中監進第四爵登歌作靈芝之曲其禮如第三爵太官令行酒如第二爵又一周樂止舍人曰可起百僚立於席後侍中進跪奏禮畢俛伏興與羣官俱降階復位羣官皆再拜如儀皇帝還閤有司承旨放仗羣臣再拜退其常朝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為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太祖建隆三年詔內殿起居日令百官以次轉對

限三人為定其封章於閤門通進復許躬自奏宣樞使承旨宣答拜舞而出真宗天禧四年十月中書門下言唐朝故事五日一開延英隻日視事雙日不坐方今中外晏寧政刑清簡望準舊事三日五日一臨軒聽政隻日視事雙日不坐除急大事須面對外餘並令中書樞密院附奏詔禮儀院詳定隻日視事或於長春殿或於承明殿應內殿起居日羣臣並依常日起居餘如中書門下之議俄又詔隻日承明殿常朝假日便服視事不鳴鞭詔可神宗元豐三年（按禮志作熙寧六年今據通考輯）引進使

李端慤言近朔望御文德殿視朝初爽盛暑數煩蹕
而紫宸朝歳中罕御請朔日御文德既望坐紫宸庶幾
正衙內殿朝儀並舉從之高宗紹興十四年九月有司
言明年正旦朝會請權以文德殿爲大慶殿合設黃麾
大仗五千二十七人欲權減三分之一合設八寶座於
御座之東西及登歌宮架樂舞諸州諸蕃貢物行在致
仕官諸路貢士舉首並令立班諸從之明年正旦御殿
受朝賀如儀
遼正旦朝賀儀臣僚並諸國使昧爽入朝奏班齊皇帝

升殿坐契丹舍人殿上通訖引契丹臣僚東洞門入引
漢人臣僚并諸國使西洞門入合班舞蹈五拜鞠躬平
身引親王自東階上殿就欄內褥位俛伏跪自通全銜
臣某等祝壽訖下殿復位舞蹈五拜鞠躬宣徽使稱有
勑班首以下聽制訖再拜鞠躬宣云履端之慶與公等
同之舍人贊謝宣諭拜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分班引出
引班首西階上殿奏表目訖教坊起居賀十二拜畢各
祗候引契丹漢人臣僚并諸國使東西洞門入合班再
拜親王自東階上殿就欄內褥位搢笏執臺琖進酒訖

退復褥位置臺琖出笏少前俛伏自通全銜臣某等謹
進千萬歲壽酒與殿下臣僚皆再拜鞠躬俟宣徽使稱
有制親王以下再拜如初儀宣云飲公等酒與公等內
外同慶舍人贊謝宣諭如初贊各祗候親王搢笏執臺
琖殿下臣僚分班皇帝飲酒教坊奏樂殿上下臣僚皆
拜呼萬歳贊各祗候樂止教坊再拜皇帝卒飲親王進
受琖復褥位置臺琖下殿復位合班再拜贊各祗候分
班引出皇帝起詣皇太后殿臣僚并諸國使兩洞門入
班稱賀進酒皆如皇帝之儀畢引出教坊入起居進酒

亦如之按冬至朝賀儀畧同正旦唯帝后並升殿坐與正旦異常朝起居儀昧爽
臣僚朝服入朝各依幕次內侍奏班齊先引京官班於
三門外宮直舍人放起居再拜各祗候依次兩府以下
文武官於丹墀內面殿立侍班諸司并供奉官於東西
道外相向立定當直閤使副贊放起居再拜各祗候退
還幕次公服帝升殿坐兩府并京官丹墀內聲喏各祗
候教坊司同北班起居畢奏事
金元旦上壽儀皇帝升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
居各復位立舍人引皇太子并臣僚使客合班入至丹

墀舞蹈五拜平立閤使奏諸道表目皇太子以下皆再拜皇太子升殿就褥位搢笏捧盞盤進酒皇帝受置於案皇太子退復褥位執盤與執事者出笏二閤使齊揖入欄子內拜跪致辭云元正啟祚品物咸新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休謹上壽臣伏願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祝畢拜興復褥位同殿下臣僚皆再拜宣答曰履新上壽與卿等內外同慶詞畢舞蹈五拜齊立皇太子搢笏執盤臣僚分班教坊奏樂皇帝舉酒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皇太子受盞虛爵退立褥位轉盤盞與執事

者出笏左下殿樂止合班在位臣僚皆再拜分引與宴官上殿次引宋國人從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唱有勅賜酒食又再拜各祗候平立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人如上儀畢分引左右廊立御牀入進酒皇帝飲則坐宴侍立臣皆再拜進酒官接盞還位坐宴官再拜復坐行酒傳宣立飲訖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三盞致語揖臣使從人立誦口號畢坐宴侍立官皆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七盞曲將終揖從人立再拜畢引出閤曲將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牀出至丹墀

合班謝宴舞蹈五拜引出（按金史禮志無冬至受朝賀之禮惟章宗本紀承安元年十一月戊戌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己亥晉王永升率親王百官賀然此以南郊禮成受賀非冬至受賀也冬會之禮終金之世未行）朝參常朝儀及朔望儀准前代制以朔日六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為六參日後又定制以朔望日為朝參餘日為常朝國初凡朔望常朝日殿下列衛士簾下置甲兵海陵正隆初去甲兵惟存錦衣持手百人分立兩階世宗大定二年五月命臺臣定朝參禮除殿前班外若遇朔望自七品以上職事官皆赴其常朝日五品以上職事官皆赴如左右司員

外郎侍御史記注院等官職雖不係五品亦赴朝參凡親王宗室已命官者年十六以上皆隨班赴起居

元元正受朝儀前期習儀至期大晰侍儀使引導從護尉各服其服入奏外辦皇帝出閤陞輦鳴鞭三侍儀使并通事舍人分左右引擎執護尉劈正斧中行導至大明殿外劈正斧直正門北向立導從倒卷序立惟扇置於錡侍儀使導駕將引進使同內侍官引官人擎執導從入至皇后宮庭報外辦皇后出閤陞輦引進使引導至殿東門外引進使分退押直至聖塗之次引導從倒

卷出侍兩宮陞座鳴鞭三笏正斧退立於露階東司晨報時雞唱畢尚引引殿前班皆公服分入日精月華門就起居位相向立通班舍人唱左右衛上將軍兼殿前都點檢臣某以下起居尚引引至丹墀拜位知班報班齊行三拜禮都點檢稍前宣贊報聖躬萬福都點檢復位再拜舞蹈三跪左膝三叩頭山呼三復行三拜禮宣贊唱各恭事兩班都點檢宣徽將軍分左右升殿宿直以下分立殿前侯后妃諸王駙馬以次賀獻禮畢尚引引丞相以下入就起居位如前通班唱文武百僚開府儀

同三司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右丞相（具官無常）臣某以下起居贊拜舞蹈山呼並如前儀侍儀使詣丞相前請進酒雙引升殿前行樂工分左右引登歌者及舞童舞女以次升殿登歌音中本月之律丞相至宇下褥位立侍儀司分左右北向立侯前行色曲將半舞旋列定通贊唱分班樂作侍儀司引丞相入宣徽使陪至御榻前丞相跪宣徽使立於東南曲終丞相祝贊曰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億萬歲壽宣徽使答曰如所祝丞相俛伏興退詣進酒位尚醞官以觴授丞相丞相搢笏奉觴北面立宣徽使復位前行色曲舞旋至露階上教坊奏樂舞至第四拍丞相進酒皇帝舉觴宣贊唱殿上下侍立臣僚再拜丞相三進酒畢以觴授尚醞官出笏復位樂止通贊合班禮部官押進奏表章禮物至橫階下讀表章官等至宇下跪宣表目畢退降第一重階下立侯讀禮物舍人升階至宇下跪讀禮物目如上儀同降至橫階隨表章西行至右樓下侍儀仍領禮物東行至左樓下太府受之贊拜山呼如前儀僧道耆老外國蕃客以次賀禮畢大會諸王宗親駙馬大臣

宴饗殿上丞相等升殿侍宴四品以上賜酒殿上五品以下賜酒於日精月華門下宴畢鳴鞭三侍儀使導駕帝后還寢殿如來儀（按元史禮志無賀冬之禮常朝之典亦未及舉每日宰執入延春閣及別殿奏事而已）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定正旦冬至朝會儀先日尚寶司設御座於奉天殿及寶案於御座東香案於丹陛南教坊司設中和韶樂於殿內東西北向犂明錦衣衛陳鹵簿儀仗於丹陛及丹墀設明扇於殿內列車輅於丹墀鳴鞭四人左右北向教坊司陳大樂於丹陛東西北

向儀禮司設同文玉帛兩案於丹陛東金吾衛設護衛官於殿內及丹陛陳甲士於丹墀至午門外錦衣衛設將軍於丹陛至奉天門外陳旗幟於奉天門外俱東西列典牧所陳仗馬犀象於文武樓南東西向司晨郎報時位於內道東近北糾儀御史二位於丹墀北內贊二位於殿內外贊二位於丹墀北傳制宣表等官位於殿內俱東西向鼓初嚴百官朝服班午門外次嚴由左右掖門入詣丹墀東西北向立三嚴執事官詣華蓋殿帝具袞冕陞座鐘聲止儀禮司奏執事官行禮贊五拜畢

奏請陞殿駕興中和樂作尚寶司捧寶前行導駕官前導扇開簾捲寶置於案樂止鳴鞭報時贊班齊大樂作行四拜禮樂止典儀唱進表樂作給事中二人詣同文案前導引序班舉案由東門入置殿中樂止宣目官跪宣訖展表官取表宣表官至簾前眾官皆跪宣表訖序班舉表案於殿東眾官皆跪代致詞官跪丹陛中致詞云具官臣某茲遇正旦三陽開泰萬物咸新（冬至則云律應黃鐘日當長至）恭惟皇帝陛下膺乾納祐奉天永昌賀畢眾官皆俯伏興樂作四拜興樂止傳制官跪奏傳制由東門出

至丹陛東向立稱有制贊禮唱跪宣制云履端之慶（冬至則云履長之慶）與卿等同之贊禮唱俯伏興搢笏三舞蹈山呼百官拱手加額呼萬歲三出笏俯伏興樂作四拜興樂止侍儀奏禮畢中和樂作鳴鞭駕興尚寶官捧寶導駕官前導至華蓋殿樂止百官以次出世宗嘉靖十六年改設蕃國貢方物案於丹陛中道左右定時鼓於文樓上大樂陳奉天門內其常朝御殿儀凡早朝文官自左掖門入武官自右掖門入如華蓋殿朝至鹿頂外東西序立鳴鞭訖守衛官至鹿頂內行禮訖就侍立位各衙

門官以次行禮訖有事奏者入奏事無事奏者四品以上及應升殿者入殿內侍立五品以下官出至鹿頂外列班北向立候鳴鞭以次出如奉天殿朝俱於華蓋殿行禮奏事畢五品以下官詣丹墀依品級列班重行北向立四品以上及翰林院官給事中監察御史等官於中左中右門伺候鳴鞭各詣殿內立候朝退捲班以次出如先於奉天殿朝後却奏事者文武官於丹墀內依品級重行北向立候鳴鞭行禮訖四品以上及翰林院官給事中監察御史等官陞殿侍立五品以下仍前序

立侯謝恩見辭人員行禮訖鳴鞭捲班退有事奏者於奉天門或華蓋殿進奏無事奏者以次出穆宗隆慶元年都給事辛自修等以朝儀久曠班行不肅請令禮官考議成式禮部禮科會議國初定制百官以品序立其後更定又有不拘於品者如內閣官錦衣衛升立寶位之東西翰林學士列於僉都御史之上其他翰林官不論品級敘於京堂之內科道官自為一等列於部屬之先及鴻臚寺尚寶司列於西階三科六道與東班對侍雖若次序參錯然或以顧問糾察或以奉事承旨莫不有因難以輕改今後常朝悉如此例其餘官員仍依品級崇卑衙門次序為例如有紊越聽糾儀官糾劾從之

神宗萬歷三年令常朝日記注起居官四人列於東班給事中上稍前以便觀聽午朝則列於御座西稍南（大學士張居正奏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載事重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而自職名更定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史文闕略臣等仰稽成憲凡常朝御皇極門侍日輪該記注起居並史官共四人列於東班各科給事之上午朝御會極門列於御座西稍南專記言動詔依擬行）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七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八

禮 嘉

聖節朝賀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臣等謹案唐開元禮有千秋節朝賀儀前史未詳其制故杜典不載五代時間舉上壽故事宋世聖節上壽或在紫宸殿或在垂拱殿已御正衙非關元時御樓之比自金迄明元旦聖誕上壽并為一儀則其禮與元正等今詳考史志別立專條附諸朝儀之後以資考信云

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僚於花蕚樓下終宴丞相源乾曜張說率文武百官等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播之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十八年八月丁亥帝御花蕚樓設九部之樂百官袴褶陪位上公稱觴獻壽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庚子降誕日百寮於紫宸殿稱賀畢詔昭德門外命婦詣光順門進門奉賀皇太后文宗太和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者在令式疑曰陛下於宮中奉迎太皇太后與昆弟諸王盛

陳宴樂羣臣詣延英門奉觴上千萬歲壽開成元年十
月慶成節宴於延英殿太常進雲韶樂宰臣及翰林學
士赴宴又錫百寮宴於曲江
晉高祖天福七年二月壬子天和節御武德殿宰臣率
文武百官上壽
漢隱帝乾祐三年三月丙子嘉慶節御廣政殿文武百
寮上壽酒
周太祖廣順元年七月戊子永壽節御廣政殿百寮進
酒上壽世宗顯德閒歲一舉行

宋真宗至道三年十二月癸巳承天節羣臣上壽於崇
政殿英宗以正月三日爲壽聖節禮官奏故事聖節上
壽親王樞密於長春殿宰臣百官於崇德殿天聖諒闇
皆於崇政殿於是紫宸上壽羣臣升殿閒飲獻一觴而
退又一日賜宴於錫慶院徽宗以十月十日爲天寧節
定上壽儀高宗建炎元年詔天申節百官上壽常禮可
令寢罷止就佛寺啟散祝壽道場詣閤門或後殿拜表
稱賀
遼太宗天顯三年冬十月天授節帝御五鸞殿受羣臣
及諸國使賀會同四年冬十一月以永寧天授二節並
受賀著爲令皇太后生日爲永寧節
金熙宗皇統三年正月乙巳萬春節受賀如正旦儀世
宗大定二十八年三月丁酉萬春節御慶和殿受羣臣
朝賀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帝懽甚以
本國音自度曲帝自歌之皇太孫等和之極懽而罷
元世祖至元八年八月己未聖誕節初立內外仗及雲
和署樂位如元正儀文宗至順元年二月中書省臣言
舊制正旦天壽節內外諸司各有贄獻頃者罷之今江

浙省臣言聖恩公溥覆幬無疆而臣等殊無補報凡遇
慶禮進表稱賀請如舊制爲宜從之
明太祖洪武元年定朝賀儀凡冬至聖節朝會宴享皆
同其聖節致詞皇太子則云茲遇父皇陛下聖誕之辰
謹率諸弟某等敬祝萬萬歲壽丞相則云茲遇皇帝陛
下聖誕之辰謹率文武百僚敬祝萬萬歲壽不傳制英
宗天順五年十一月丁未以冬至萬壽節同日改致詞
箋表等儀禮部言二節慶賀致詞各異又冬至傳制聖
節不傳制今請通制詞曰茲遇律應黃鍾日當長至恭

惟皇帝陛下萬壽聖節膺乾納祐奉天永昌臣某等誠歡誠抃歛祝萬萬歲壽然後惟以冬至制詞傳答羣臣其各王府及在外文武衙門二節賀表若前後宣論不無重復請通寫表曰又通宣表文曰忻逢長至恭遇聖誕其在外文武衙門至日行告天祝壽禮宜曰今兹冬至恭遇聖誕聖壽益增從之

策命皇太子 宋 遼 金 元 明

宋太宗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皇太子命有司草具冊禮有司言前代無太子執圭之文請如王公之制執

桓圭餘如舊制九月丁卯太宗御朝元殿陳列如元會儀百官就位太子常服乘馬就朝元門外幄次易遠遊冠朱明衣所司贊引三師三少導從至殿庭位再拜起居畢分班立太常博士引攝中書令就西階升殿詣御坐前俯伏興奏宣制降由東階至太子位東南向稱有制太子再拜中書侍郎引冊案就太子東中書令北面跪讀冊畢太子再拜受冊以授右庶子門下侍郎進寶授中書令中書令授太子太子以授右庶子各置於案由黃道出太子隨案南行樂奏正安之曲至殿門樂止太尉升殿稱賀侍中宣制答如儀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賜食於朝堂中書門下樞密院師保以下詣太子參賀皆序立於宮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備內臣搴簾太子常服出次坐中書門下樞密師保賓客而下再拜並答拜四品以下官參賀升坐受之越三日具鹵簿謁太廟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儀仗內行事官乘車者並服禮衣餘皆袴褶乘馬導從神宗未及受冊禮而即位乃以冊寶送天章閣遂爲故事

惡制前期一日設幄坐於宣慶殿設文武官幕次於朝

堂并殿庭版位太樂令陳宮縣守宮設皇太子次於朝堂北西向乘黃令陳金輅於朝堂門外西向皇太子儀仗鹵簿鼓吹等陳宣慶門外典儀設皇太子版位於殿横街南近東北向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樂縣東西至日門下侍郎奉冊中書侍郎奉寶授各置於案令史二人絳服對舉案立寶案在橫街北西向冊案在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並立案後侍中版奏中嚴皇太子遠遊冠絳紗袍乘珪出太子舍人引入就版位北面殿立東宮官三師以下皆從立皇太子東南西向太子入門

樂作至位樂止典儀贊皇太子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立太子東北西向門下侍郎引冊案中書侍郎取冊進授中書令退復位傳宣官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傳宣訖再拜中書令跪讀冊訖俯伏興皇太子再拜受冊退授左庶子中書侍郎取寶進授中書令皇太子進受寶退授左庶子中書令以下退復位舁案者以案退典儀贊再拜皇太子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子舍人引皇太子退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奏禮畢皇太子升金輅左庶子以下夾侍儀仗鼓吹等進列宣慶門外三師三少諸

宮臣於金輅前後導從還東宮文武官臣序班稱賀禮畢

金世宗大定八年正月冊皇太子禮官擬奏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宗廟前一日宣徽院帥儀鸞司設御座於大安殿當中南向設皇太子次於門外之東西向又設文武百僚應行事官東宮官等次於門外之東西廂又設冊寶幄次於殿後東廂俱南向又設受冊位於殿庭橫街之南工部官與監造冊寶官公服自製造所導引冊寶牀由宣華門入進呈畢赴幄次安置大樂令帥其屬展樂縣於庭至日質明東宮官各朝服自東宮乘馬導從至左翔龍門外通事舍人分引百官入立班東西相向次引侍中中書令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及奉舁冊寶官詣殿後幄次前立少頃奉冊寶出幄次由大安殿東降至庭中褥位權置訖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出次執圭三師三少以下導從立於門外侍中奏中嚴符寶郎奉八寶由東西偏門分入升置御座之左右侍中奏外辦皇帝出自東序即御座如常儀皇太子入門宮縣樂作至位樂止師少以下從入立於皇太子位東南

西向典儀贊皇太子再拜搢圭舞蹈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引近東西向立師少以下并奉引冊寶官等赴百官東班通事舍人引百官俱橫班北向再拜舞蹈起居畢各還東西班典儀引皇太子復受冊位侍中承旨稱有制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侍中宣制冊某王爲皇太子又再拜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中書令詣讀冊位中書侍郎引冊匣置於前捧冊官西向跪捧皇太子跪讀畢俯伏興再拜中書令奉冊授皇太子搢圭跪受冊以授右庶子中書令退復位通事舍人太常博

士引侍中詣奉寶位門下侍郎引寶盝立於其右侍中
奉寶授皇太子搢圭跪受以授左庶子冊寶俱置於牀
侍中以下退復位典儀贊再拜皇太子退左右庶子帥
其屬舁冊寶牀以出禮畢放仗以次出後二日皇太子
拜表朝謝如儀又後二日百官奉表稱賀
元制前期三日右丞相率百僚至金玉局冊寶案前行
禮導至中書省正位安置前期一日儀鸞司設發冊案
於大明殿御座西發寶案於東典寶官設冊案於太子
殿前階東寶案於階西又設受冊案於殿內座榻之西

受寶案於東右丞相率百僚朝服至中書省導冊寶案
至闕前中道入崇天門升大明殿置於案至期大昕皇
帝陞大明殿御座引寶引冊使以下各就位禮儀使奏
請發冊寶捧冊寶官受冊寶出正門控鶴使舁案至皇
太子殿庭皇太子出閤立中階香案前行再拜禮太尉
前稱制遣臣等恭授皇太子冊寶皇太子詣褥位跪諸
執事官皆跪讀冊官讀冊畢納冊於匣讀寶官讀寶畢
納寶於盝太尉進授冊寶皇太子恭受以授左右庶子
奠於殿內受冊寶案太尉以下皆再拜還詣大明殿御

座前跪復命侍儀使左右庶子導皇太子詣大明殿謝
恩畢還府右丞相祝贊進酒進表章禮物如儀餼還宴
殿皇太子還府陞殿典引引群臣拜賀進酒進箋禮物
訖皇太子還閤
明制冊皇太子所司陳設如儀先三日齋戒遣官祭告
天地宗廟至日皇帝袞冕御謹身殿皇太子冕服俟於
奉天門外辦皇帝陞奉天殿引禮導皇太子入奉天東
門由東階升至丹陛位百官各就丹墀位皇太子再拜
興承制官由殿中門出立於門外曰有制皇太子跪宣

制曰冊長子某爲皇太子俯伏興再拜引禮導皇太子
由殿東門入內贊導至御座前內贊贊跪宣冊官畢皇
太子搢圭跪受冊以授內侍復贊授寶如授冊儀皇太
子出圭俯伏興由殿東門出執事官舉節冊寶隨出皇
太子復位四拜興由東階降儀仗鼓樂迎冊寶至文華
殿持節官持節復命禮部官奉詔書赴午門開讀百官
迎節至中書省頒行皇太子詣太廟謁告詣奉天殿謝
恩入謝中宮行朝謝禮禮畢親王世子俟於文華殿稱
賀次日百官進表箋慶賀內外命婦慶賀中宮如常儀

宣宗宣德二年十一月皇子生羣臣表請立太子三年二月行禮以太子尚幼命正副使授冊寶於文華門憲宗成化十一年以冊立皇太子禮成文武官分五等賜綵緞有差

皇太子與百官相見 宋 金 元 明

臣等謹按杜典載羣臣侍坐太子後至一條又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議一條所引晉及北齊等故事義類紊錯與標目不皆比附攷宋以後史志載皇太子與百官相見儀節頗詳謹倣志文別立標題採輯大畧以資援據亦庶與杜典所載互相證明云

宋太宗至道元年有司言百官見皇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宮官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宴會位在王公上徽宗政和時所定新儀太子與師保傅相見皇太子再拜師保傅以下答拜若三少特見則三少先拜其列伎設樂位次一如開元禮儀

金世宗大定二年定相見儀三師三公欄子內北向躬揖班首稍前致候皇太子離位稍前正南立答揖宰執及一品職事官於欄子北向躬揖答揖如前二品職事官欄子外向南躬揖皇太子起揖三品職事官露階稍南躬揖皇太子坐揖四品以下職事官宮庭下躬揖跪問候皇太子坐受東宮師傅保與隨朝三師同東宮三少與隨朝二品同詹事以下並在庭下面北每品重行以東爲上再拜稍前問候又再拜皇太子坐受七年定制皇太子赴朝許與親王宰執相見餘官宗室並迴避後亦許與樞密使副御史大夫判宗正及東宮三師相見

元制正旦大朝會之明日文武羣官以常服至東宮行賀禮皇太子居偏殿南向坐羣官自丞相下以次入北面行四跪拜禮

明太祖洪武元年十二月帝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命議三師朝賀東宮儀禮官議曰唐制羣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謹擬凡大朝賀設皇太子座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於

堂中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於堂前皇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賛四拜皇太子答後二拜十四年給事中鄭相同請加古制百官謁皇太子止稱名惟宫臣稱臣詔下羣臣議編修吳沆等議曰東宫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也臣子尊敬之禮不得有二請凡啟事東宫者稱臣如故從之

冊命諸王侯 後唐 宋 遼 明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以楚王馬殷為守太師尚書令封楚國王中書奏馬殷爲楚國王禮文不載國王之制請約三公之儀用竹冊從之

宋冊命親王大臣之制具開寶通禮雖制書有備禮冊命之文多上表辭免而未嘗行每命親王宰臣使相樞密使西京留守節度使並翰林草制夜中進入翼日自內置於箱黃門二人舁之立御座東南朝退乃奉箱出殿門外宣付閤門降置於案俟文德殿立班閤門使引制案置於庭宣付中書門下宰相跪受復位以授通事舍人赴宣制位唱名訖奉詔宰相宰相受之付所司若

立后妃封親王公主即宣稱有制百官再拜宣制訖復再拜舞蹈稱賀若宰相加恩制書即宣付通政舍人引宰相於宣制石東北向再拜立聽訖拜舞復位若百官受制即自班中引出聽麻文班於宣制石東武班於石西並加宰相儀聽訖出赴朝堂其罷相者即引出赴朝堂金吾仗名諸王宰相朝謝前一日內降官告從內出東上閤門外宣詞以賜授節者仍交旌節受者俯伏執旌節交於舁上者三親王節度使相官告並載以綵輿迎歸第徽宗政和時禮局上冊命親王大臣議迄不果行

遣冊王妃公主儀至日押冊使副并讀冊等官押冊東偏門入持節前導至殿冊案置橫街北少東引使副等面殿鞠躬立侍中臨軒稱有制皆再拜鞠躬宣制訖舞蹈五拜引冊於宣慶殿門出使副等押領儀仗冊案赴各私第廳前向闕陳列受冊者就位立傳宣稱有制再拜宣制畢舁冊人舉冊匣於褥前跪捧引讀冊者與受冊者皆俯伏跪讀訖皆俯伏興受冊者謝恩闕王五拜王妃公主四拜 案金元諸王惟降制命之不行冊禮

明太祖洪武三年定制冊命親王先期告宗廟至日皇帝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由奉天東門入樂作升自東陛皇太子由殿東門入至御前侍立親王入至丹陛拜位贊拜樂作再拜興樂止承制官承制如儀諸王皆跪宣制曰封皇子某爲某王某爲某王宣畢諸王俯伏興贊拜樂作再拜興樂止引禮導王由殿東門入樂作內贊引王至御座前拜位樂止王跪贊授冊捧冊官以冊授讀冊官讀訖以授丞相丞相授王王搢圭受以授內使授寶如上儀訖王出圭俯伏興引禮導王出復位以次

引諸王入殿授冊寶如儀內使以冊寶置綵亭訖贊拜樂作諸王皆四拜興樂止內使舉亭前行親王由東階降出奉天東門禮部尚書請詔書用寶赴午門開讀禮畢皇帝還宮皇太子出王年幼則遣官齎冊寶授之丞相承制至王所宣制最幼者保抱行禮是日親王朝謝皇后太子親王各自行賀幼者請長者行四拜禮百官詣親王賀亦行四拜禮次日皇太子朝賀皇帝及中宮百官進表箋賀皇帝及中宮東宮內外命婦賀中宮是日百官及命婦各賜宴擇日諸王謁太廟憲宗成化末封岐益衡衛雍五王帝親告奉先殿遣使就各王府冊之罷臨軒禮諸王當襲封者俱於歲終遣官冊封世宗嘉靖中改於孟春著爲令

天子追尊祖考妣上尊號附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梁太祖開平元年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皇高祖黯諡曰宣元妣范氏諡曰宣僖曾祖茂琳諡曰光獻妣楊氏諡曰光孝祖信諡曰昭武妣劉氏諡曰昭懿考誠諡曰文穆妣王氏諡曰文惠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曾祖

執宜妣崔氏皆諡曰昭烈祖國昌妣秦氏皆諡曰文景考諡曰武

晉高祖天福元年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璟諡曰孝安妣秦氏諡曰孝安元后曾祖郴諡曰孝簡妣安氏諡曰孝簡恭后祖昱諡曰孝平妣米氏諡曰孝平獻后考紹雍諡曰孝元妣何氏諡曰孝元懿后

漢高祖即位稱天福十二年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湍諡曰明元妣李氏諡曰明貞曾祖昂諡曰恭僖妣楊氏諡曰恭惠祖僎諡曰昭憲妣李氏諡曰昭穆

考璵諡曰章聖妣安氏諡曰章懿
周太祖廣順元年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
諡曰睿和妣張氏諡曰睿恭曾祖諶諡曰明憲妣申氏
諡曰明孝祖蘊諡曰翼順妣韓氏諡曰翼敬考簡諡曰
章肅妣王氏諡曰章德
宋太祖建隆元年奉玉冊諡高祖曰文獻皇帝妣崔氏
曰文懿皇后曾祖曰惠元皇帝妣桑氏曰惠明皇后祖
曰簡恭皇帝妣劉氏曰簡穆皇后皇考曰武昭皇帝
遼興宗重熙二十一年秋七月追尊太祖之祖為簡獻
皇帝妣為簡獻皇后太祖之考為宣簡皇帝妣為宣簡
皇后
金熙宗天會十四年八月文武百僚太師宗磐等上議
追尊九代以下祖考妣曰皇帝皇后帝於郊稱天以誄
諡上皇九代祖諡曰景元妣曰明懿八代祖諡曰德妣
曰思七代祖諡曰安妣曰節六代祖諡曰定昭妣曰恭
靖五代祖諡曰成襄妣曰威順皇高祖諡曰惠桓妣曰
昭肅曾祖諡曰聖肅妣曰簡翼曾叔祖諡曰穆簡妣曰
靜宣曾叔祖諡曰孝平妣曰貞惠皇伯祖諡曰恭簡妣

曰敬僖須廟室告成涓日備物奉上寶冊藏於天府
元世祖至元三年追諡伊蘇岱爾烈祖神元皇帝太祖之父妣
宣懿皇后
明太祖洪武元年追尊高祖考曰元皇帝曾祖考曰恆
皇帝祖考曰裕皇帝皇考曰淳皇帝妣皆皇后

天子崇所生母議追崇附唐五代宋遼金元明

唐武宗會昌元年追冊所生母韋氏為皇太后上尊諡
曰宣懿時有司奏太后陵宜別制號帝乃名所葬園曰福陵既又下詔因誕日展禮於太皇太后寢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皇帝虛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祔廟繇是奉后合食穆宗
室
後唐莊宗即位冊尊母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
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帝既滅梁使人
迎太后歸洛陽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太妃與太
后甚相愛其送太后於洛也涕泣而別
宋真宗即位追尊生母賢妃李氏為皇太后咸平元年
上尊諡曰元德時有司言案禮春官大司樂之職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宣后以不配食築室於外歲時享祭唐先天元年始祔昭成肅明二后於儀坤廟又元宗元獻楊后立廟於太廟之西猶於前文成有明據望令宗正寺於后廟內修奉廟室為殿三

問設神門齋房神廚以備薦享仁宗明道二年四月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上尊謚曰莊懿哲宗即位詔尊太后高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向氏爲皇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爲皇太妃禮部議皇太妃生日節序其冠服之屬如皇后側稱慈旨慶賀用箋元祐三年宣仁太后詔母以子貴輿蓋仗衛冠服悉倂皇后高宗旣即位遙尊母韋賢妃爲宣和皇后紹興十年遙上皇太后冊寶於慈寧殿自後每遇誕日至朔皆遙行賀禮十二年八月自北歸至臨安入居慈寧宮

遼世宗即位尊母蕭氏爲皇太后世宗爲太祖太子倍長子倍以太祖命守東丹後適唐遇害世宗立追尊爲義宗母蕭氏太子妃尊爲太后

金海陵天德二年尊嫡母圖克坦氏爲皇太后尊生母大氏爲皇太后章宗即位尊母圖克坦氏爲皇太后顯宗之妃

元武宗即位尊太母元妃達吉尼鴻吉喇特氏爲皇太后至大三年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仁宗延祐二年加上尊號曰全德泰寧福慶英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加上尊號曰徽文崇祐

明世宗即位尊祖母邵氏憲宗妃睿宗母爲皇太后所生母蔣氏睿宗妃爲興國太后嘉靖七年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安改稱太皇太后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慈仁十五年加上康靖貞壽神宗即位尊生母貴妃李氏爲慈聖皇太后萬歷六年加上徽號曰宣文後又累加明肅貞壽端獻恭熹

支庶立爲天子追尊本親議　宋　金　元　明

宋英宗治平三年正月皇太后下書中書門下封濮安懿王宜如前代故事王與夫人王氏韓氏任氏皇帝可稱親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詔遵慈訓稱親不加尊號又以塋爲園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如皇太后旨仍令臣民避濮安懿王諱以王子宗懿爲濮國公仁宗在位年久無子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宗實爲皇子及即位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治平二年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謹案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

者或援立之策出自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臣等竊以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王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又奏禮與令及五服年月勅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今珪等議稱濮王爲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是詔曰如聞集議議不一權宜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又奏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宜加前議爲便自是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既而內出皇太后手詔曰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夫人襄國夫人仙遊縣君

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濮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卽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旣而議寢神宗元豐二年詔以濮安懿王及三夫人可並稱王稱夫人云

金世宗卽位於東京追尊皇考豳王爲皇帝諡簡肅廟號睿宗皇妣富察氏曰欽慈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睿宗諱宗堯太祖之子

元武宗卽位於上都追尊皇考曰皇帝諡曰昭聖廟號順宗尊太母元妃爲皇太后順宗諱達爾瑪巴拉世祖之子泰定帝卽位追尊皇考皇妣請諡於南郊皇考晉王曰光聖仁孝皇帝廟號顯宗皇妣晉王妃曰宣懿淑聖皇后顯宗諱噶瑪拉裕宗長子

明世宗卽位追尊父興獻王爲興獻帝祖母憲宗貴妃邵氏爲皇太后母妃爲興獻后嘉靖元年正月從宰臣楊廷和等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加皇字三年四月追尊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尋定稱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興獻皇帝爲皇考章聖皇太后爲聖母四年五月作世廟祀獻皇帝七年七月追尊孝惠皇太

后爲太皇太后恭穆獻皇帝爲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章聖皇太后爲章聖慈仁皇太后十七年九月上獻皇帝廟號睿宗神主祔太廟躋武宗上辛卯大享上帝於元極寶殿以睿宗配興獻王諱祐杬憲宗第四子母妃邵氏成化間封興王正德十四年薨諡曰獻王嘉靖二年武宗崩無嗣慈壽皇太后與大學士楊廷和定策以遺詔迎興王世子於興邸入繼大統禮臣毛澄等援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考孝宗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帝命廷臣集議未決進士張璁上疏請考興獻王帝大悅會母妃至自安陸止通州不入帝泣張太后欲避位歸藩奉母羣臣惶懼太后命進王爲興獻帝妃爲興國后璁更爲大禮或問以進帝因論輔臣楊廷和等帝后加稱皇廷和令廷臣爭之未決嘉靖元年禁中火廷臣引五行五事爲災咎之證乃毀稱皇加稱本生父母尊同封賚

匡監衛加勑設祠署安陸亭用十二籩豆樂用八佾帝心終未慊三年加稱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與國大后爲章聖太后又建廟奉先殿西曰觀德殿祭如太廟七月詔去本生號九月詔稱孝宗皇伯考明年修獻皇帝實錄建世廟於太廟左七年命瓊等集明倫大典成加上尊謚十七年揚州同知豐坊請加尊皇考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九月加上尊謚廟號睿宗祔太廟位次武宗上明堂大享奉主配天罷世廟之祭四十四年芝生世廟柱復立玉芝宮祀焉

五宗 宋

宋呂大臨宗子議國君之嫡長爲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嫡爲別子別子既不得禰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爲先君一族大

宗之祖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別子之母弟雖適子與羣公子同不得謂之別子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爲先君一族之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此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羣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之祖死則其子其孫爲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上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絶此謂繼禰者爲小宗每一君有一大宗世世統其君之子孫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所自出謂別子所出之先君如

魯季友乃桓公之別子所自出爲桓公一族之大宗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別子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禰羣公子皆宗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若君無次適可立爲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無宗以統當立庶長一人爲小宗使諸弟皆宗之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若庶長死國君復追立庶長爲別子以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而以其子繼之此雖不經見然以義求之則一君之大宗不可以絶後也若君之正嫡外止有一公子既不可宗君又無昆弟宗已

是謂無宗亦莫之宗然此公子亦爲其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没則百世相繼先君之子孫皆宗之如大宗法按宗有五大宗一小宗四孔穎達疏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或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或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或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一身兼事四宗兼大宗爲五杜典所載數條經義已晰宋以後禮家訓釋畧同呂氏議較爲詳盡故備志之

公子二宗 宋

宋朱子議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衆子不繼世者若其間有適子則衆兄弟宗之爲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爲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

也別子即是此宗子旣沒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即是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之衆子旣沒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即爲繼禰之小宗每易一世高祖廟毀則同此廟者是爲袒免之親不復相宗矣所謂五世而遷也又謂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章惇欲立簡王向太后謂諸王皆庶子莫得如此分別當

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下乃立端王是爲徽宗章惇殊不知禮意同母弟須皆適子方可言旣皆庶子安得不依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也難惟宗室與襲封孔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柴氏襲封兄死弟繼與今俗門長畧同殊失宗法

九族 宋

宋陳祥道禮書云書與詩序皆言九族惟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禮記仲尼燕居特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元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說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其說蓋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頍弁刺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則所謂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因內宗而發哉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皆曰黨又禮小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廢其不虞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正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

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九族隆殺之差也蓋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元九也然已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九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與元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 按九族自當以孔鄭說爲正然尚書堯典以親九族蔡傳雖主鄭義仍包母族妻族在內殆以下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推而廣之不當獨畧外姻致有滲漏而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義自不可易

鄉飲酒 唐 五代 宋 明

唐李栖筠爲常州刺史行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

勸

後唐時左僕射李愚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州縣貢士行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果行

宋制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以知州軍事爲主人學事司所在以提舉學事爲主人其次本州官行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羣老爲衆賓是月也會凡學之士及武士習射唐貞觀所頒禮惟明州獨存太宗淳化中會制行之徽宗政和時禮局定飲酒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屬並參用辟雍宴貢士儀其有古樂處令用古

樂高宗紹興十三年比部郎中林保乞修定鄉飲儀頒下郡國於是國子祭酒高閌草具其儀上之寧宗慶元中朱熹以儀禮改定主賓僎介之位其主則州以守縣以令位於東南賓以里居年高致仕者位於西北僎則州以倅縣以丞或簿位東北介以次長位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相及贊以士之熟於禮儀者其日質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於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肅賓介與衆賓既入主人序賓祭酒再拜詣罍洗洗爵至酒尊所酌實爵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跪以獻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主以下各就席坐沈酒再行次沃洗贊者請司正揚觶致詞司正復位主人以下復坐主人與僎至阼階楹下僎從賓介復至西階下立三賓至西階立並南向主人拜賓介以下再拜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人少立自東出賓以下立於庠門外之右東鄉主人立於門外之左西鄉僎從主人再拜賓介皆再拜退

明太祖洪武五年詔定鄉飲酒儀令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民間里社亦行之十六年詔頒

鄉飲酒圖式於天下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行之其儀以府州縣長吏爲主以鄉之致仕官有德行者爲僎擇年高有德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衆賓教職爲司正讀禮贊引讀律皆使能者里中鄉飲略同二十二年定鄉飲禮以善惡分列三等爲坐次不許混淆如有不遵序坐及有過之人不行赴飲者以違制論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八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九

禮 賓

臣等謹案杜典述賓禮七篇一曰諸侯朝覲二曰諸侯遣使來聘三曰天子遣使迎勞四曰三恪二王後五曰天子朝位六曰公卿執贄七曰信節皆据經傳舊聞而於史事則畧今續纂其書則其體例有宜於通變者夫三代以前分姓受氏君國子民星羅碁布雖稟共主之義而疆界既分風教各別其所以守王章而陳時夏者必賴乎朝覲有時巡行有度誕敷攻教兼以通上下之情因時勢以制爲典禮故厥制爲詳自封建罷爲郡縣天子統莅四海之內雖在荒陬遐土一如畿甸之間其封疆擁節星軺出使縱有方伯連帥之任實封建時守土食采之臣既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自節鉞使相以至州縣令長爵秩攸殊不過比肩以事共主則無所謂諸侯朝覲與夫遣使來聘者矣惟是參其義例有可以類相從如藩臣朝聘本兼中外而言唐五季以後每朝外蕃之朝會與夫宋遼金

元之交際儀文品節可据史書以叙其實定朝宁之位簡得異文存先代之後豐殺異制以及國信勘契之通達金符使節之往來義實本於古之信節可据以推廣杜典之義也至於遣使迎勞公卿執贄則後世不復舉其文在杜典已祗能敷敘經言而不能詳述其史事古今異宜所謂禮不相沿也今存其篇目而仍附著其說於後焉

天子受諸侯藩國朝宗覲遇 宋 遼 元 明

臣等謹按杜典以諸侯藩國統指中外君長而言邦畿千里所謂中也九州之外所謂外也其自周而後所述乃止中國諸侯其外蕃之禮缺然蓋未嘗有常典也今就累朝交際之儀雖不盡合於古各取其近似者以類相附云

宋太祖乾德三年五月宴近臣及孟昶於大明殿按宋史禮志凡外國君長來朝皆宴於內殿近臣及刺史都虞候以下皆預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吳越錢俶來朝宴於長春殿親王宰相節度使劉鋹李煜皆預其君長來朝先遣使迎勞於候館使者朝服稱制曰奉制勞某主國主迎於門外與使者俱入升

階使者執束帛稱有制國主北面再拜稽首受幣又再拜稽首以土物儐使者再拜受國主送使者出鴻臚引詣朝堂所司奏聞通事舍人承勅宣勞再拜就館翌日遣使戒見日如儀又次日奉見於乾元殿設黃麾仗及宮縣大樂典儀設國主位於縣南道西北向又設其國諸官之位於其後所司迎引國主服其國服至明德門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西房即御位典儀贊拜國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勞皆再拜稽首勅升坐又再拜稽首至坐俯伏避

席侍中承制曰無下拜國主復位次引其國諸官以次入就位再拜並如上儀侍中又承制勞還館通事舍人引國主降復位再拜稽首出其國諸官皆再拜以次出侍中奏禮畢皇帝降坐（按宋史禮志太祖太宗朝藩鎮沿五代舊制時或來朝自後非詔命不得擅離治所其入覲及被召使迴客省賫籤賜酒食節度使十日留後七日觀察使五日代還節度使五日留後三日觀察使一日防禦團練刺史並賜生料節度使以私故到闕下及步軍都虞候以上出使迴者亦賜酒食熟羊）徽宗政和中定五禮新儀凡蕃國主來朝其遣使迎勞前一日有司設次於館門之外道西南向其日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蕃主服其國服所司引立於東

階下西面（凡蕃主行止皆所司先引制使并請者前導）使者朝服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從者執束帛立於使者之南蕃主有司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勞某主（稱其國名）有司入告蕃主迎於館門之外東西面再拜使者與蕃主俱入使者升自西階執束帛者從升立於使者之南俱東面蕃主升立東階上西面執束帛者以帛授使者稱有制蕃主將下拜使者曰有後勅蕃主再拜宣勞訖又再拜使者降出蕃主送於館門之外西向再拜使者還蕃國主入其遣使戒見日前一日有司設次於候館門之外道

西南向其日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蕃主服其國服降立於東階下西面蕃國諸官立於蕃主之後西面北上使者朝服出次立於門西東面蕃主有司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戒某主見日有司入告蕃主迎於館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與蕃主俱入使者升自西階東面蕃主升自東階西面使者稱有制蕃主再拜宣制曰某日見蕃主又再拜使者降出蕃主送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使者還蕃國主入其陳設殿中監前期帥其屬尚舍張設垂拱大慶殿門之內設御榻於大慶

殿當中南向設東西房於御榻之左右稍北設東西閣
於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簾設香案於丹墀螭首間
大晟府展宮架之樂於殿庭橫街之南設協律郎位於
宮架西北俱東向設大司樂押樂位於宮架之前北向
儀鸞司設文武百官等次於殿門之外又設蕃國主次
於宣德門外之西蕃國諸官次於其後尚輦陳輿輦於
龍墀繖扇於沙墀陳五輅於宮架之南列御馬於龍墀
在輿輦之後尚書兵部帥其屬設黃麾仗於殿門之內
外張旗幟典儀設文武百官位於殿庭又設蕃主朝見

位於宮架之北稍西北向蕃國諸官在其後又設蕃主
賜座位於御榻之東稍南設典儀位於丹墀南稍東西
向贊者三人在其後餘並如大慶殿元正冬至大朝會
儀其朝見是日所司引蕃國主及蕃國諸官至宣德門
外次各服其國服閤大慶門文武百官等集於次服朝
服大樂正帥樂工先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大司
樂入就押樂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並如大慶殿元
正冬至大朝會之儀凡執事者以次入垂拱殿簾降東
上閤門官先引武功大夫以下至保義郎并副承旨次

通事舍人以下六尚局典御內符寶郎次知內侍省以
下次管勾六尚局次通侍大夫以下次知客省事以下
次樞密都承旨以下次知入內內侍省事以下立定皇
帝將出宮引知樞密院事以下入就位知儀東上閤門
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乘輦出殿上少駐簾卷殿上鳴
鞭先輦下應奉人行門指揮使禁衛諸班親從並自贊
常起居宣贊舍人揖樞密以下躬赴當殿北向躬通樞
密某官姓名以下大起居訖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僉
書東上閤門官樞密都承旨至諸房副承旨分左右立

以俟前導六尚應奉官侍立武功大夫以下易朝服歸
侍立餘位並先退管軍臣僚窄衣舍人贊四拜起居贊
祗候分左右引駕侍從降東階垂拱殿門外禁衛親班
親從自贊四拜起居至大慶殿後管軍臣僚易公服執
杖於殿階下分東西侍立皇帝降輦入西閤前導官易
朝服詣御榻前分左右侍立知樞密院知客省事以下
在東同知僉書樞密院事樞密都承旨至諸房副承旨
在西帶御器械官及侍三閤門舍人以下兩朶殿立不
祗應舍人並丹墀東階外立諸軍將校先入內外符寶

郎奉寳俱詣閤奉迎次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四方館分
引文武百官殿門外序立並如大慶殿元正冬至大朝
會之儀內外符寳郎奉寳先出陳於御榻之左右禮直
官舍人引左輔版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
冠絳紗袍簾卷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殿
上鳴鞭禁衛諸班親從輿輦下應奉人自贊四拜起居
皇帝御輿出西閤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柷作乾
安之樂（樂章俟國王朝日臨時命詞臣撰從准此）皇帝出自西房內侍承旨
索扇會各人北向贊起儀將士就位四拜起居皇帝降

輿升御榻東上閤門官於榻前班北稍東西向贊殿上
侍臣樞密以下再拜贊拜閤門官贊拜訖北向隨班再
拜畢西向贊各祗候皇帝南向坐簾卷內侍又贊扇扇
開殿下鳴鞭偃麾戛敔樂止爐煙升禮直官舍人引殿
門外班官分東西入宮架作正安之樂俱就位（分東西相向序）
立樂止並如大慶殿元正冬至大朝會之儀通事舍人
引蕃國主立於大慶殿門南階下稍西蕃國諸官在其
後並北向東上（若諸蕃俱來朝以國之大小爲序）次禮直官通事舍人
引班首以下橫行北向立（以兩省官學士待制上將軍下依尊東西相向立）典

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
班首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
皆再拜三公以下分東西相向立通事舍人引蕃國主
入就位（蕃國諸官未入）蕃國主入門正安之樂作蕃國主至位
樂止通事舍人通某國蕃臣姓名見典儀曰拜贊者承
傳蕃國主再拜舞蹈又再拜蕃國主不離位奏聖躬萬
福又再拜左輔承指揮詣蕃國主東北稱有制蕃國主
再拜宣制訖又再拜左輔廻奏又承旨降勞令升殿就
座蕃國主再拜通事舍人引蕃國主樂作至階樂止東

上閤門官接引升至座後贊就坐蕃主俯伏避席將下
拜左輔承旨曰無下拜蕃國主復位再拜訖左輔迴奏
又承旨勞還館通事舍人引蕃國主降自西階樂作出
門復位樂止蕃主再拜訖通事舍人引蕃國主出樂作
出門樂止初蕃主就位通事舍人引蕃國諸官以次入
就位立定典儀曰拜贊者承傳蕃國諸官俱再拜舞蹈
又再拜班首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再拜通事舍人承
旨揮降自西階詣蕃國諸官東北稱勅旨蕃國諸官俱
再拜宣旨訖又再拜通事舍人回奏又承旨勞還館蕃

國諸官俱再拜至蕃主出通事舍人引蕃國諸官以次出訖左輔進當御座前俯伏跪奏稱左輔具官臣某言禮畢俯伏興羣臣俱降復北向立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分東西序立內侍承旨贊扇合簾降鳴鞭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柷作乾安之樂皇帝降座閤門官贊殿上侍臣樞密以下再拜御輿入自東房還東閤侍衞如來儀內侍又贊扇開偃麾戛敔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版奏解嚴文武百官退仗

設如舊就位小休樞密都承旨以下退如別儀其會蕃國主有司排設備大樂令設登歌於殿上二舞入立於酇綴之閒並如大慶殿元正冬至朝會之儀尚醞設御酒尊酒器於御座之東尚食設御茶牀於御座之西俱稍北有司設羣官酒尊酒器於殿下又設蕃國主座於御榻之東稍南蕃國諸官之位於東西朶殿餘並如大慶殿元正冬至大朝會之儀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引班首以下及蕃國主蕃國諸官各就位（分東西相向序立）禮直官通事舍人先引左輔版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

通天冠絳紗袍簾卷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殿上鳴鞭皇帝御輿出東閤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柷奏乾安之樂皇帝出自東房降輿即御座向南簾卷內侍又贊扇開殿下偃麾戛敔樂止爐煙升禮直官通事舍人引班首以下及蕃國主蕃國諸官橫行北向（兩省學士待制上將軍以下依舊）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蹈拜三稱萬歲引班首以下及蕃國主蕃國諸官分班東西序立禮直官引殿中監少監升殿詣酒尊所侍進御茶牀次殿侍於橫街南酹酒訖引班首以下及

蕃國主蕃國諸官橫行北向立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三稱萬歲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班首自東階升詣酒尊所北向立殿中監以爵授班首官班首搢笏受爵詣御榻前少東西向立尚醞典御奉御開爵殿中少監酌酒（凡進酒皆典御奉御開爵殿中少監酌酒）禮直官太常博士東上閤門官引班首升榻詣御座前躬進皇帝執爵班首執盤虛跪與降榻以盤授殿中監班首執笏詣御榻前俯伏跪（百僚皆躬）奏稱文武百僚具官臣某等（詞俟蕃國主朝日特命詞臣撰）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俯伏興（百僚

直身立引退降階復位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隨拜三稱萬歲躬身左輔詣御榻前承旨退西向宣曰舉公等觴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隨三稱萬歲引班首以下及蕃國主蕃國諸官分班東西序立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班首自東階升至殿中監前北向立搢笏接監升榻西向立皇帝舉第一爵宮架作和安之樂止班首受虛爵訖虛跪興降榻以爵授殿中監訖執笏引降階班首以下及蕃國主蕃國諸官復北向立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搢

笏舞蹈又再拜宗室遙郡刺史及武功大夫以下并伎材官並退門外賜酒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自東階升進御榻前俯伏跪奏稱左輔具官臣某官請延王公等升殿俯伏興降階復位又引左輔詣御榻前躬身承旨西向稱制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宣曰延王公等升殿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禮直官舍人引王公等以下升殿兩廊羣臣立於席後殿中監升榻詣御座東西向進皇帝第二爵酒第三第四爵進酒並如上儀每進酒舍人揖蕃國主蕃國諸官並臣僚與立席後進酒訖贊就位登歌作某樂飲訖樂止殿

中監受虛爵殿上羣官就橫行位不升殿者於席後立舍人曰各賜酒典儀曰拜贊者承傳上下羣官皆再拜隨拜三稱萬歲舍人曰就坐羣官皆坐大官令行羣官酒羣官搢笏受酒宮架作正安之樂文舞入立宮架北賜行一週凡酒遍遍並大官令奏樂止尚食典御奉御進食置御座前大官令設羣官食凡食徧並大官令奏宮架奏天下代成之舞三成止出殿中監進皇帝第三爵酒羣臣立席後登歌作某樂飲訖樂止殿中監受虛爵舍人曰就坐羣官皆坐大官令行羣官酒宮架作正安之樂武舞入賜行

一週樂止尚食典御奉御進食置御坐前大官令設羣官食宮架奏四夷來王之舞三成止出殿中監進皇帝第四爵酒登歌作某樂大官令行羣官酒並如第三爵之儀觴行一週樂止舍人曰可起百僚皆立於席後引左輔進當御榻前俯伏跪奏稱左輔具官臣某言禮畢俯伏興羣官俱降復位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分東西序立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柷奏乾安之樂皇帝降坐御

輿入自東房還東閤侍衛如來儀內侍又贊扇開偃麾戛敔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版奏解嚴所司承旨放仗在位官皆再拜退宣詞令於橫街南慰勞將士（譯語通自相將）再拜退次大晟府樂工退（賜酒贊拜殿上舍人殿下與儀）

遼太祖神冊元年御正殿受諸國朝賀詔法度皆用漢禮

元太祖元年大會諸侯王於鄂濃河（鄂濃黃羊也）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五年輝和爾（輝和爾部落名）國王伊塔固（伊塔固蒙古語闡山雞也）來朝世祖至元元年勅高麗國王植令修世見

之禮六月植來朝於上都其後蕃國來朝俟正旦聖節大朝會之日而行禮焉（按元宗室諸王分封西北邊外極遠之地及魯趙昌寧高昌高麗諸國世世尚主比於宗王俱得專制一方自任其陪臣有古封建之遺意其來朝則有金銀鈔幣之賜史不絕書至受朝之儀史志未之詳焉）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王大朝行八拜禮常朝一拜叩頭禮伯叔兄見天子在朝行君臣禮於便殿內行家人禮伯叔兄西向坐受天子四拜伯叔兄前於受禮位坐天子居正中南面坐以尚親親之義存君臣之禮（按洪武初令親王每歲朝覲不得一同至一王還國與偵信報別王方聽來朝不拘歲月自長至幼以嫡先至嫡者朝畢方及庶者亦分長幼而至周而復始毋失其序其諸王居邊者無警則依期來朝有警從便不拘常期）天子伯叔五十不朝兄弟孫姪六十不朝俱令世子代之英宗天順初親王無入朝者惟襄王瞻墡為英宗叔父遣金符之嫌而王於景泰中疏奏皇太后問上起居及勸景皇帝朝上於南城俱留中上見之大悅特許入朝陛見後躬至內殿行家人禮宴賚加渥親送至大明門而別再朝復如之蓋特典也穆宗隆慶元年詔親王朝見禮久不行自後但令禮部知會其藩王來朝儀先遣應天府官迎勞既至館復遣省部設宴然後習

儀朝見於奉天殿及見皇太子於東宮朝見畢錫宴以享之省府臺皆設席宴享及還遣官勞送出境蕃王至龍江驛驛令具某國蕃王姓名及蕃國從官名數報應天府應天府官稟知中書省及禮部禮部奏聞遣侍儀通贊舍人二人接伴遣應天知府至龍江驛禮待前期館人於正廳陳設蕃王座於廳之西北東向設應天知府座於廳之東南西向中設酒案及食案又設蕃國從官及應天府從官座位於廳之耳房賓西主東中設酒案及食案應天知府至館館人入告接伴舍人引蕃王

出迎蕃王從官後從既見接伴舍人引蕃王應天知府分賓主而入蕃王升自西階應天府官升自東階至廳蕃王東向立應天知府西向立接伴舍人唱鞠躬拜興凡二平身蕃王及應天知府皆如禮應天府官進詣蕃王前致禮待之意畢接伴舍人引蕃王及應天知府各就座所引應天府從官詣蕃王前唱鞠躬拜興凡二平身如禮舍人又引蕃王從官詣應天知府前唱鞠躬拜興凡二平身如禮應天知府答拜如禮應天從官與蕃國從官俱詣耳房各再拜訖分賓主東西相向坐執事者舉食

案進供於蕃王及應天知府之前耳房執事者各舉食案進供於各官之前廳上執事者斟酒凡酒五行湯五品耳房亦酒五行湯三品宴畢舍人引應天知府降自東階蕃王降自西階送至館門外王入應天府官還從官皆以次出次日清晨應天府從官復伴送蕃王入至會同館禮部尚書奉旨即往館宴勞前期館人陳設蕃王及禮部尚書座次於正廳賓西主東中設酒案及食案及設蕃國從官及禮部從官座位於廳之耳房賓西主東中設酒案食案禮部尚書至館館人入告接伴舍

人引蕃王服其國服出迎蕃國從官以次後從既見接伴舍人引蕃王禮部尚書蕃國從官禮部從官分賓主而入蕃王升自西階禮部尚書升自東階至廳蕃王東向立禮部尚書西向立蕃王從官立於蕃王之南稍後東向禮部從官立於尚書之南稍後西向接伴舍人唱鞠躬拜興凡二平身禮部尚書與蕃王皆如禮禮部尚書進詣蕃王前致禮待之意畢接伴舍人引蕃王禮部尚書詣座所引禮部從官詣蕃王前唱鞠躬拜興凡二平身如禮蕃王答拜舍人又引蕃國從官詣尚書前唱鞠躬

拜興凡二平身如禮尚書答拜禮部從官與蕃國從官俱詣耳房舍人引分賓主對鞠躬拜興凡二平身蕃國從官及禮部從官俱如禮舍人引就東西相向坐執事者舉食案進供於蕃王及禮部尚書之前耳房執事者各舉食案進供於蕃國從官禮部從官之前廳上執事者斟酒凡酒五行湯五品上湯擊鼓行酒作細樂耳房酒五行湯三品不設樂宴畢舍人引禮部尚書降自東階蕃王降自西階出館門外蕃王乘馬行於道右禮部尚書亦乘馬行於道左蕃王從官及禮部從官各乘馬於後

同至會同館門外下馬舍人引蕃王禮部尚書同入蕃王升自西階禮部尚書升自東階至館次禮部尚書及從官出蕃王蕃國從官送至館門外對舉手揖蕃王入尚書及從官還明日都堂又奏知命省臣一員詣會同館宴勞其陳設座次酒數食品樂器皆如禮部尚書宴勞之儀前期禮部告示侍儀司諸執事引蕃王及蕃國從官具服於天界寺習儀三日擇日朝見前一日內使監陳御座香案於奉天殿如常儀尚寶司設寶案於御座前侍儀司設蕃王次及從官次於午門外設蕃王拜

位於丹墀中道稍西及御座之南俱北向設蕃國從官拜位於蕃王後中道之東西依序重行北向設方物案位於丹墀之北中道之東西設方物案於御前及丹墀之中設受方物官位於方物案之東西設文官侍立位於文樓之北西向北上武官侍立位於武樓之北東向北上殿前班指揮司官三員位於丹陛上東向光祿司官三員位於丹陛上西向侍從班起居注殿中侍御史尚寶卿位於殿上西向指揮司懸刀武官位於殿上東向拱衛司官位於奉天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典牧所官

位於仗馬之前東西相向宿衛鎮撫位於丹陛階下東西相向宿衛百戶二十四員於宿衛鎮撫之南稍後東西相向護衛千戶八員於殿東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知班二人位於蕃王拜位之北東西相向贊禮二人位於知班之北東西相向典儀二人位於丹陛上之南東西相向內贊二人位於殿上東西相向引蕃王舍人位於蕃王之北東西相向引蕃王從官舍人位於從官之北東西相向引文武班舍人位於文武班之北稍後東西相向舉方物執事位於方物案之東西鳴鞭四人位

於丹陛上之南北向天武將軍四人位於丹陛上之四隅東西相向將軍二人位於殿上簾前東西相向將軍六人位於奉天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將軍六人位於奉天門之左右東西相向是日金吾衛陳設甲士於午門外之東西列旗仗於奉天門外之東西拱衛司陳儀仗於丹陛上及丹陛之東西陳五輅於丹墀之南典牧所陳仗馬於文武樓之南東西相向陳虎豹於奉天門外和聲郎陳樂於丹墀蕃王拜位之南擊鼓初嚴禮部以方物案陳於午門外舉案者就案俟班舍人催文武

官各朝服擊鼓次嚴引班引文武百官依品從齊班於
午門外以北爲上東西相向殿前班指揮光祿卿通班
贊禮與儀内贊宿衛鎭撫護衛鳴鞭殿内外將軍各執
事人俱入就位接伴舍人及引班引蕃王及蕃國從官
立於午門方物案之前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及尚寶
卿侍從官入詣謹身殿奉迎擊鼓三嚴引班引文武官
入就侍立位引班舍人引執事舉方物案前行引蕃王
及從官由午門西入金水西橋奉天西掖門至丹墀之
西俟立侍儀版奏外辦御用監官跪奏皇帝服通天冠

絳紗袍御輿以出尚寶卿奉寶及侍衛侍儀導從警蹕
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大樂鼓吹振作陞御座樂止將
軍捲簾尚寶以寶置於案鳴鞭司辰郎報時雞唱訖引
禮引蕃王就位執事者舉案及蕃王從官各就位立定
舉案執事者退就位贊禮唱鞠躬拜興凡二平身蕃王及
從官俱如禮樂止引禮導蕃王升殿行禮宣方物狀官
取方物狀與展方物狀官從行俱西陛陞樂作從西門
入引禮立俟於門外内贊接引蕃王至御座前行禮位
樂止宣方物狀官以方物狀置於案與展方物狀官退

立於殿西内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蕃王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内贊唱跪蕃王跪蕃王稱茲遇欽詣皇帝陛
下跪宣方物狀官詣案取狀跪於御座前之西展方物
狀官同跪展宣訖俯伏興於西承制官前跪承制興詣
蕃王前宣制云云訖内贊唱俯伏興拜興凡二平身如禮
内贊引蕃王及宣方物狀官展方物狀官由西門出樂
作降自西陛引禮引復位樂止贊禮唱鞠躬拜興凡四平
身如禮樂止贊禮唱禮畢侍儀奏禮畢鳴鞭皇帝興樂
作警蹕侍從導引至謹身殿樂止引禮導蕃王及從官
出受方物官受方物舉案執事各舉案出引班引文武

百官以次出擇日錫宴蕃王於謹身殿拱衛司於殿庭
左右設黃麾仗内使監執奉天殿受朝之儀内使監陳
設御座於殿中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偏西向稍南設
諸王座以次而南皆西向又於御座西偏設諸王座與
東偏諸王之座相對以次而南皆東向設蕃王座於殿
中之西第一行東向次設文武一品侍宴座於第二行
東西相向二品陪宴於第三行東西相向於西廡設蕃
國從官座及文武官三品陪宴官依序坐以北爲上俱

東向和聲郎於殿之南協律大樂細樂及歌舞隊光祿寺設御酒尊於殿中之南設皇太子諸王蕃王文武一品二品官酒尊於殿左右門之東西御位司壺二人尚酒尚食二人東偏皇太子諸王司壺一人奉酒奉食二人西偏諸王司壺一人奉酒奉食二人蕃王司壺一人奉酒食一人文武官第一行各司壺四人兼供酒食文武官左右第二行各司壺四人兼供酒食光祿寺直長西廡各置酒尊及設司壺供酒食之人光祿寺卿陳御食案及皇太子諸王食案及寺丞設蕃王食案於殿中

直長設殿上左右文武官食案各置於座前西廡蕃國從官文武官食案亦各設於座前諸執事各供事舍人引文武百官常服侍立於殿門之左右舍人引蕃王服其國服侍立於百官之北引進引皇太子諸王常服侍立於殿內之左右侍儀導引皇帝常服陞御座大樂鼓吹振作鳴鞭樂止皇太子諸王各就座位禮部官取旨導蕃王入就座位丞相率禮部尚書光祿卿舉御食案進於御前禮部侍郎光祿少卿舉食案各進於皇太子諸王之前禮部郎中光祿寺丞舉食案進於蕃國王前

殿上文武官及西廡蕃國從官文武以次官各就座位內使監令於御前斟酒司壺於皇太子諸王蕃王及文武官前各斟酒細樂作奏太清之曲和聲郎殿南北面立唱上酒皇帝舉第一爵飲皇太子及蕃王以下皆飲畢樂止內使監令又於御前斟酒司壺於皇太子諸王蕃王文武官前各斟酒細樂作奏感皇恩之曲和聲郎唱上酒皇帝舉第二爵飲皇太子及蕃王以下皆飲畢樂止內使監令於御前進食供食者於皇太子諸王蕃王文武官前各供食大樂作和聲郎唱上食皇帝進食

皇太子蕃王以下食畢樂止內使監於御前斟酒司壺各斟酒細樂作奏賀聖朝之曲和聲郎唱上酒皇帝舉第三爵飲皇太子及蕃王以下皆飲畢樂止進食奏大樂如前內使監於御前斟酒司壺各斟酒細樂作奏晉天樂之曲和聲郎唱上酒皇帝舉第四爵飲皇太子及蕃王以下皆飲畢樂止進食奏大樂如前內使監令於御前斟酒司壺各斟酒細樂作舞諸國來朝之舞和聲郎唱上酒皇帝舉第五爵飲皇太子及蕃王以下皆飲畢樂止進食奏大樂如前內使監令復斟酒司壺各斟

酒細樂作奏朝天子之曲和聲郎唱上酒皇帝舉第六爵飲皇太子及蕃王以下皆飲畢樂止內使監令又斟酒司壺各斟酒細樂作奏醉太平之曲舞長生隊之舞和聲郎唱上酒皇帝舉第七爵飲皇太子及蕃王以下皆飲畢樂舞止進食奏大樂如前其西廡斟酒進食其次如殿上但不作樂宴畢皇帝興樂作皇太子諸王侍從還宮樂止引禮引蕃王出引禮引文武百官以次出蕃王還館蕃王將還國禮部奏知戒蕃王某日陛辭仍於天界寺習儀前期內使監設御座香案於奉天殿

如常儀尚寶司設寶案於御座前侍儀司設蕃王拜位於丹墀中道稍西及殿上御座前俱北向設蕃國從官拜位於蕃王後中道之東西依序重行北向設承制官位於殿上之東西向設文官侍立位於文樓之北西向北上武官侍立位於武樓之北東向北上殿前班指揮司官三員位於丹陛上東向光祿司官三員位於丹陛上西向侍從班起居注殿中侍御史尚寶卿位於殿上西向指揮司懸刀武官位於殿上東向拱衛司官位於奉天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典牧所官位於仗馬之前

東西相向宿衛鎮撫位於丹陛東西階下東西相向護衛百戶二十四員於宿衛鎮撫之南稍後東西相向護衛千戶八員位於殿東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知班二人位於蕃王拜位之北東西相向贊禮二人位於知班位之北東西相向典儀二人位於丹陛上之南東西相向內贊二人位於殿上東西相向引蕃王舍人位於蕃王之北東西相向引蕃王從官舍人位於從官之北東西相向引文武班舍人位於文武班之北稍後東西相向鳴鞭四人位於丹陛上之南北向天武將軍四人位於丹陛上之四隅東西相向將軍二人於殿上簾前東

西相向將軍六人於奉天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將軍六人於奉天門之左右東西相向是日金吾衛陳設甲士於午門外之東西列旗仗於奉天門外之東西拱衛司陳儀仗於丹陛上及丹陛之東西陳五輅於丹陛之南典牧所陳仗馬於文武樓之南東西相向陳虎豹於奉天門外和聲郎陳樂於丹墀蕃王拜位之南擊鼓初嚴催班舍人催文武官各具朝服擊鼓次嚴引班引文武百官依品從齊班於午門外以北為上東西相向殿

前班指揮光祿卿通班贊禮典儀內贊宿衛鎮撫護衛鳴鞭殿內外將軍各執事人俱入就位接伴舍人及引班引蕃王及蕃國從官立於午門外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及尚寶卿侍從官入詣謹身殿奉迎鞸鼓三嚴引班引文武官入就侍立位引班舍人引蕃王及從官由午門西入金水西橋奉天西掖門至丹墀之西俟立侍儀版奏外辦御用監官跪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尚寶卿捧寶及侍儀侍衛導從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大樂鼓吹振作陞御座樂止將軍捲簾尚寶以

寶置於案鳴鞭報時雞唱訖引班引蕃王及從官各就拜位贊禮唱鞠躬拜興凡四平身蕃王及從官俱如禮樂止引班引蕃王由西陛陞樂作西門入引班立俟於門外內贊接引蕃王至御座前立定樂止內贊唱鞠躬拜興凡二平身如禮樂止內贊唱跪蕃王跪承制官前跪承制詣蕃王前宣制訖或有賜物就宣內贊唱俯伏興鞠躬拜興凡二平身如禮內贊引蕃王自西門出樂作引班引復位樂止贊禮唱鞠躬拜興凡四平身俱如禮樂止贊禮唱禮畢侍儀奏禮畢皇帝興樂作警蹕侍從導引至謹身殿樂止引班引蕃王及蕃國從官出引文武官以次出蕃王辭東宮畢中書省官率禮部官送出國門外至龍江驛省臣遣禮部官設宴如初至之儀宴畢禮部官遣應天府官送起行

欽定續通典卷六十九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

禮賓

天子受諸侯遣使來聘 宋 遼 金 元 明

臣等謹按杜佑通典所徵天子受諸侯遣使來聘皆殷周封建諸侯之制故佑自注謂三代而下並無其禮是也惟攷外藩遣使來聘之儀自唐開元禮外見於宋史禮志遼金禮志及明史禮志集禮諸書尤爲詳備則昔所無而後所有者今亦不得而遺例之也第宋與契丹約爲兄弟凡信使往來

如古諸侯交聘非藩國比其通金也亦用契丹故事暨建炎南渡奉表稱臣訖於金亡未嘗一日正敵國之禮也史臣所書自多隱諱然則南北通書等於藩國聘使豈實錄哉但既無類例可歸採其儀注附見此條下差有倫脊故并著其說如右

宋太祖建隆元年八月三日宴近臣於廣政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開寶四年十一月五日江南李煜吳越錢俶各遣子弟來朝宴於崇德殿眞宗景德澶淵會盟之後始有契丹國信使副元正聖節朝見其入聘儀注前一日習儀於驛是日皇帝御崇德殿宰臣樞密使以下大班起居訖至員僚起居後館伴使副一班入就位東面立次接書匣閤門使升殿立次通事入不通喝拜兩拜奏聖躬萬福又喝兩拜隨呼萬歲喝祗候赴東西接引使副位舍人引契丹使副自外捧書匣入當殿前立天武官擡禮物分東西向入列於殿下以東爲上舍人喝天武官起居兩拜隨呼萬歲奏聖躬萬福喝各祗候閤門從東階降至契丹使位揖使跪進書匣閤門側身搢笏跪接舍人受之契丹使立閤門執笏捧書匣升

殿當御前進呈訖授內侍都知都知折書以授宰臣宰臣樞密進呈訖遂擡禮物出舍人與館伴使副引契丹使副至東階下閤門使下殿揖引同升立御前至國信大使傳國主問聖體通事傳譯舍人當御前鞠躬傳奏訖揖起北使皇帝宣閤門迴問國主北使跪奏舍人當御前鞠躬奏訖遂揖北使起郎引降階至辭見位面西揖躬舍人當殿通北朝國信使某官某祗候見應喏絕引當殿喝拜大起居其拜舞並依本國禮出班謝面天顏歸位喝拜舞蹈訖又出班謝沿路驛館御筵茶藥及傳宣撫問

復歸位喝拜舞蹈訖舍人宣有勅賜窄衣一對金蹀躞
子一金塗銀冠一靴一兩衣著三百匹銀二百兩鞍轡
馬一每句應喏跪受起拜舞蹈訖喝祗候應喏西出凡傳語并奏聖躬萬福致辭並通事傳譯舍人當殿躬奏問候同此次通北朝國信副使某官
某祗候見其拜舞謝賜致詞並如上儀西出其勅賜衣一對腰帶一襆頭靴笏衣著二百匹銀器一百兩鞍轡馬一次通事及舍人引舍人已下
分班入不通使引合班齊喝大起居拜舞如儀舍人喝
有勅賜衣服束帶衣著銀器分物應喏跪授搢笏床跪
起舞蹈拜訖喝各祗候分班引出次引差來通事以下

從人分班入不通使引合班喝兩拜奏聖躬萬福又拜
隨呼萬歲喝有勅各賜衣服腰帶衣著銀器分物應喏
跪授起喝兩拜隨拜萬歲喝各祗候唱喏分班引出次
行門殿直入起居訖殿上侍立文明殿樞密直學士三
司使內客省使下殿舍人合班奏報閤門無事唱喏訖
卷班西出客省閤門使以下東出其排立供奉官已下
橫行合班宣徽使殿上喝供奉官已下各祗候分班出
並如常儀皇帝降坐還內宴日契丹使副已下服所賜
承受引赴長春殿門外并侍宴臣僚宰執親王樞密使

以下祗候俟長春殿諸司排當有備閤門使附入內都
知奏班齊皇帝坐鳴鞭宰臣親王以下並宰執分班舍
人引入其契丹使綴親王班入舍人通某甲以下唱喏
班首奏聖躬萬福喝各就坐兩拜隨呼萬歲喝就坐分
班引上殿或皇帝撫問契丹使副舍人使引下殿喝兩
拜如禮喝各就坐次舍人通事分引錫哩以下東西分
班兩拜喝就坐分引赴兩廊下次舍人引差來通事從
人東西分班入合班喝兩拜如禮喝就坐分引赴兩廊
次喝教坊已下兩拜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喝拜兩拜如

禮喝各祗候次引看盞二人稍近前喝拜兩拜如禮喝
上殿祗候分東西班上殿立有司進茶床內侍酹酒訖
閤門使殿上御前鞠躬奏某甲以下進酒餘如常儀宴
起宰臣以下降階舍人喝兩拜搢笏舞蹈喝各祗候分
班出次錫哩合班喝兩拜舞蹈三拜拜謝訖喝各祗候
分引出次通事從人合班喝兩拜如禮喝各祗候分班
引出次喝教坊使以下兩拜如禮喝各祗候如傳宣賜
茶酒又喝謝茶酒拜兩拜如禮喝各祗候出閤門使殿
上近前側奏無事皇帝降坐鳴鞭還內辭日皇帝坐內

殿起居班欲絶諸司班當有催合侍宴臣僚東西相向班立崇德殿庭侯奏班齊舍人喝拜東西班殿侍兩拜奏聖躬萬福喝各祗候次舍人通館伴使副某甲以下常起居次通契丹使某甲常起居次通副使某甲常起居俱引起西面立次通宰臣以下横行通某甲以下應喏奏聖躬萬福喝各就坐應喏兩拜呼萬歲分升殿東西向立次通事舍人引契丹錫哩以下次善來通事從人俱分班入當殿兩拜奏聖躬萬福喝各就坐兩拜呼萬歲分引赴兩廊立次通教坊使看蓋及進茶床酌

酒并閤門奏進酒並如長春宴日之儀酒五巡起宰臣以下降階班立兩拜搢笏舞蹈三拜各祗候宰臣以下並三司使文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升殿侍立其餘臣僚並契丹使並出次引錫哩及善來從人俱兩拜呼萬歲分班引出如傳宣賜茶酒更喝謝拜如前儀已上班絶舍人再引契丹使人西面揖躬舍人當殿通北朝國信使某祗候辭通訖引當殿兩拜出班致辭歸位又兩拜訖宣有勑賜跪受拜舞訖喝好去遂引出次引副使致辭受賜拜舞如前儀次引錫哩以下次引善來通事

從人俱分班入舍人喝有勑賜衣服衣著銀器分物各應喏跪受候擡據床絶就拜起又兩拜萬歲喝好去分班引出其使副各服所賜再引入當殿兩拜呼萬歲喝祗候引升殿當御前立皇帝宣閤門使授旨傳語國主舍人揖國信使跪閤門使傳旨通譯訖揖國信使起立閤門使御前搢笏於内侍都知處奉授書匣舍人揖國信使跪閤門使跪分付訖揖起下殿西出政和詳定五禮有紫宸殿大遼使朝見儀紫宸殿正旦宴大遼使儀紫宸殿大遼使朝辭儀崇政殿假日大遼使朝見儀崇

政殿假日大遼使朝辭儀其紫宸殿赴宴遼使副位御座西蕃位上將軍之南夏使副在東朶殿並西向北上高麗交趾使副在西朶殿並東向北上遼使錫哩從人各在其南夏使從人在東廊錫哩之南蕃使副首領高麗交趾從人溪峒衙内指揮使在西廊錫哩之南又至各就位有分引西廊班首詣御坐進酒樂作賛各賜酒羣官俱再拜就坐酒五行皆作樂賜華皇帝再坐赴宴官行謝華之禮按政和五禮有紫宸殿大遼使朝見儀其陳設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張設紫宸垂拱殿門之内設御座於殿上當中南向尚醞設御酒尊酒器於垂拱殿御座之東尚食設御茶床

於御座之西俱稍北有司設羣官酒尊酒器於垂拱殿下又設羣公座三公左輔右弼太宰少宰在御座之東稍南知樞密院事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同知僉書樞密院事在其東次觀文殿大學士太子二少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資政端明殿學士閣學士左右散騎常侍又開封尹六曹侍郎直學士閣學士又在其東太子三師在樞密之南御史大夫在散騎常侍之南中丞在直學士之南並西向北上親王使相在御座之西稍南太尉在其西次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又在西大遼使副在節度使之南錫理從人分位於兩廊其日御輦院與輦於紫宸東西發殿緣扇於階下尚書兵部列黃麾角仗及殿中細仗於紫宸殿其起居垂拱殿皇帝將出宮讀奏目官以下橫行立定如參儀東上閤門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出宮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皇帝服黃袍坐鳴鞭讀奏目官以下常起居次知內侍省事以下大御前忠佐馬步軍頭以下大殿前都指揮使至當軍副指揮使次騎馬都將次殿前司諸軍員僚次宗

室將軍以下各遂班先面西立俟班橫行起居次行門指揮使起居俟舍人南階下躍身奏班絕皇帝降座鳴鞭詣紫宸殿後幄排立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訖垂拱起居班將軍紫宸殿樞密以下大庭人各就位班如望參儀舍人傳衙警四色官趨起殿庭稱警蹕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御紫宸殿坐鳴鞭下華道遙下應奉人從殿階下迎駕自贊常起居訖升起平輦迤邐下立舍贊執使人四丙起居次宣贊舍人揖樞密以下躬與對立舍人並北向通班起居訖再鳴鞭樞密以下分東西升殿侍立知客省事以下庭東侍立次東上閤門宣引親王就位揖躬退次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至諸軍副指揮使次開府儀同三司次馬步軍頭僚三公以下百官門外序班立北殿中侍御史入側宣大起居訖分班復覺察位舍人二員各立其後知客省事以下退立東階下對立舍人退立西階下宣贊舍人退近當南庭中立次舍人分引兩省官入次東上閤門官舍人詣門外引班首以下分東西入殿庭東西相向立定東上閤門官揖躬贊舍人當殿通宰臣姓名以下

起居東上閤門官引班首以下橫行北向並如望參儀宣贊舍人揖左班近前自班後與階下立贊拜東上閤門官揖班首以下躬大起居東上閤門官揖宰相執政官升殿宣贊東上閤門官復侍立位引右班舍人由右班前出僚官分出殿中省押伎官復押伎位次兩省官出次殿中侍御史對揖出知客省事以下復侍立位贊宣對立舍人各復位次館伴官入館宣大起居訖接書傳語知客省事官升殿引國信使副自外捧書臣入合人戶受引天武舉禮物分東西人國信使副當殿立接書知客省事官降階至國信使前舍人揖國信使副前跪進書匣知客省事官側身搢笏跪接出笏起揖醫信使復位立知客省事官執笏搢書匣升殿暫授入內省官知客省事官搢笏捧至御座前進呈退復授入內省官天武官起居人內省官發匣取書傳三省與樞密同進辭殿下引禮物出殿東偏門進書訖付入內省官各復侍立位舍人與館伴副使引國信使副至殿東階下傳語知客省事官降階揖同升殿國信使當新階北向立舍人揖國信使稱前跪傳大遣國主問聖體傳事譯

授舍人舍人當國信使班前躬奏訖揖起復位立知客省事官詣御座前躬承旨近國信使班前西向立具宣問授傳事舍人揖國信使稱前跪傳事譯授訖具回奏譯授舍人舍人當班前躬奏如初揖起復位引舉東暫對見辭位西向立揖躬舍人側宣引當殿大起居班首出班謝面天顏復位五拜又出班謝沿路館驛茶藥銀筵傳宣撫問復位五拜宣有勅各等第賜對衣衣著銀器鞍轡馬跪受賜起五拜西出次舍人傳事引錫哩分人當殿合班大起居宣有勅各等第賜衣服東帶衣書銀器分物跪受賜起五拜分出次舍人傳事引從人分當殿合班四拜起居奏聖躬萬福宣有勅各等第賜衣服腰帶衣著銀器分物跪受賜訖再拜分出次樞密直學士下殿出舍人合班躬奏閤門無事卷班兩出皇帝降座鳴鞭知客省事以下排立使臣並卷班出舍人當殿承旨傳四色官趨赴殿庭稱奉勅放伏押伏官再拜訖退其宴國信使以下服所賜衣帶錫喫從人垂拱殿門外階下立赴宴官鞾笏同國信使副屏門外分東西南向立諸司排當備俟內排傳立東上閤門附內侍奏

班齊皇帝出宮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奏聖躬萬福皇帝即御座殿中監以下知客省事以下知內侍省事以下帶御器械官二人尚局應奉官祗應武功大夫以下閤班各奏聖躬萬福次管軍口讀奏聖躬萬福各從侍立祗應位次舍人引起宴官并國信使副依東西座位入當殿立定奏聖躬萬福訖贊各就座再拜贊就座舍人分引升殿席前相向次引錫呷次從人並分入當殿贊各就座再拜贊就座分引升座訖次教坊使以下通班再拜起居次看盞人滿升殿再拜內侍進御茶床殿侍酹酒訖東上閤門官詣御座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贊再拜舍人承班首稍前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座東北向搢笏殿中監奉盤盞接首奉御散盞班首西向立殿中少監以酒注於琖訖前捧酒詣御座前躬進訖座跪與以盤授盞中盞出笏東上閤門官引退令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殿上臣僚席前相向立東上閤門官接引班首詣御座前北向搢笏殿中監授盤盞詣御座前西向立作樂皇帝飲訖舍人分引臣僚橫行東上

閤門官引班首接琖訖少退虛跪興授殿中監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贊各賜酒羣官再拜贊就座羣官俱立席後復贊就座羣官俱坐酒初行羣官搢笏受酒先宰臣次百官皆作樂尚食典御奉御進食大官令設羣官食皇帝再舉酒羣官俱立席後樂作飲訖贊各就座復行羣官酒樂作第三第四第五並如第二之儀若宣示琖即臨所向東上閤門官以下揖舞宣示琖躬贊就座若宣勸即立席後躬飲訖贊再拜內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橫行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分班出次錫呷五拜次從人再拜並分出次教坊謝致辭並再拜如賜茶酒殿中監以下知客省事以下知內侍省事以下帶御器械官次尚局應奉官祗應武功大夫以下次行門禁衛諸班親從教坊送班贊謝茶酒再拜東上閤門官殿上側奏無事皇帝降座鳴鞭與此大同小異

按宋宣和元年金使李善慶等來遣直秘閣趙有開偕善慶等報聘已而金使復至用新羅使人禮引

見宣政殿徽宗臨軒受使者書自後屢遣使來帝待之甚厚時引上殿奏事賜予不貲禮遇並用契丹故事高宗紹興三年十二月宰臣進呈金使李永壽等正旦入見故事百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時神京會同朝廷之尊百官之富所以夸示今暫駐於此事從簡便舊日禮數豈可盡行無庸俱入使人見辭並賜食於殿門外八年金國遣使副來就驛議和詔王倫就驛賜宴十一年十一月金國遣審議使來入見時殿陛之儀議猶未決議者謂兵衛單弱則非所以隆國體欲設仗衛恐駭敵情

乃設黃麾仗千五百人於殿廊徹以帟幙班定徹帷十二年扈從徽宗梓宮皇太后使副來十三年十一月有司言賀正旦使初至於盱眙賜宴未審回程合與不合筵待詔內侍省差使臣三員沿路賜宴一員於平江府一員於鎮江府一員於盱眙軍尋詔金國賀正旦入使到闕赴宴等坐次合與宰臣相對稍南使副上下馬於執政官上下馬處三節人從並於宮門外上下馬立班則於西班與宰臣相對立乃權移西班使相在東壁宰臣之東十四年正月一日宴金國人使於紫宸殿文臣

權侍郎以上武臣刺史以上赴坐自後正旦賜宴倣此五月金國始遣賀天申節使來有司言合照舊例北使賀生辰聖節使副隨宰臣紫宸殿上壽進壽酒畢皇帝宰臣以下同使副酒三行教坊作樂三節人從不赴既而三節人從有請乞隨班上壽詔許之仍賜酒食過賀正人使朝辭在上辛祠官致齋之內仍用樂二十九年以皇太后崩其賀正使副止就驛賜宴見辭日賜茶酒並不舉樂大率北使至闕先遣伴使賜御筵於班荊館在赤岸去府五十里酒七行翼日登舟至北郭稅亭茶酒畢上馬

入餘杭門至都亭驛賜褥被銀沙鑼等明日臨安府書送酒食閤門官入位具朝見儀投朝見牓子又明日入見伴使至南宮門外下馬北使至隔門內下馬皇帝御紫宸殿六參官起居北使見畢退赴客省茶酒遂宴垂拱殿酒五行惟從官已上預坐是日賜茶器名果又明日賜生餼見之二日與伴使偕往天竺燒香上賜沈香乳糖齋筵酒果次至冷泉亭呼猿洞而歸翼日賜內中酒果風藥花餳赴守歲夜筵酒五行傀儡正月朔日朝賀禮畢上遣大臣就驛賜筵中使傳旨宣勸酒九行三日

客省僉賜酒食內中賜酒果遂赴浙江亭觀潮酒七行四日赴玉津園燕射命諸校善射者假管軍觀察使伴之上賜弓矢酒行樂作伴射官與大使並射弓館伴副使並射弩酒九行退五日大宴集英殿尚書郎監察御史以上皆預學士撰致語六日朝辭退賜襲衣金帶大銀器臨安府書送贐儀復遣執政官就驛賜宴曉赴解換夜筵伴使與北使皆親勸酬且以衣物爲侑次日加賜龍鳳茶金鍍合乘馬出北關門登舟宿赤岸又次日復遣近臣押賜御筵自到闕朝見射朝辭共賜大使金

千四百兩副使金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都管上節各賜銀四十兩中下節各三十兩衣一襲塗金帶一條使人到闕筵宴凡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七十人築毬軍三十二人起立毬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並下臨安府差相撲一十五人於御前等子內差並前期教習之按宋志夏國進奉使見辭儀夏國歲以正旦聖節入貢元豐八年使來詔見辭儀制依嘉祐八年見於皇儀殿門外朝辭詣垂拱殿政和新儀夏使見日俟見班絕謝班前使奉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隨入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當殿躬奏夏國進奉使姓名以下祇候見引當殿前跪進奉表舍人受之副入內侍省官進呈使者起歸位四拜起居舍人宣有物賜某物兼賜酒饌跪授箚過俯伏興再拜

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次從人入不奏謝引當殿四拜起居舍人宣賜分物兼賜酒食跪受箱過俯伏興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辭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當殿躬奏高麗進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辭引當殿四拜宣賜其物酒饌再拜如見儀凡客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阯次諸外蕃客次等使○高麗進奉使見辭儀見日使捧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隨入西向立舍人鞠躬當殿前通高麗國進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見引當殿使稍前跪進表函箱伏興辭歸位大起居班首出班躬謝起居歸位再拜又出班辭正天顏沿路館券都城門不茶酒就位再拜捧笏跪附跪伏興再拜舍人宣有敕賜某物兼賜酒食搢笏跪授箱過俯伏興再拜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次押物以下入不通節引當殿四拜起居宣有勅賜其物兼賜酒食跪受箱過俯伏興再拜起居舍人曰各祗候揖西出辭日引使副入殿庭西向立舍人揖躬舍人當殿躬奏高麗進奉使姓名以下祗候辭引當殿四拜起居班首出班致詞歸位再拜舍人宣有勅賜某物兼賜酒食搢笏跪授箱過俯伏興再拜舍人曰好去揖西出次從人入辭如儀

政和元年詔高麗在西北二國之間自今可依熙寧十年指揮隸樞密院明年入貢詔復用熙寧例以文臣充接伴使副仍往還許上殿七年賜以籩豆各十二簠簋各四登一鉶二鼎二罍洗一尊二銘曰惟爾令德孝恭世傳東蕃有來顯相余一人嘉之用錫爾寶尊以寧爾祖考子子孫孫其永保之紹興二年高麗遣使副來貢並賜酒食於同文館其交州宜州黎州諸國見辭並迎上集准送勞宴賚之數則有殺爲其授書皆令有司付之又有西蕃嘉勒氏西南諸蕃占城回鶻大食于闐三佛齊邛部川蠻及溪峒之屬或比間數歲入貢層檀日本大理注輦蒲甘龜茲佛泥拂菻真臘羅殿勃泥邈黎闍婆甘眉流諸國入貢或一再或三四不常至注輦三佛齊使者至以真珠龍腦金蓮花等登陛跪散之謂之撒殿元祐二年知潁昌府韓縝言交趾小國其使人將及境臣實近輔難以抗禮按元豐中迓以兵官僅以通判使副詣府其犒設令兵官主之請如故事仍詔所過郡凡嘗宰相執政官知判者亦如之又詔立回賜于闐

國信分物法歲遣貢使雖多止一加則又命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間歲聽一入貢餘令於熙秦州貿易禮部言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今西蕃泰平軍入貢期限未及詔特許之學士院言諸蕃初入貢者詔令安撫鈐轄轉運等司詳問其國所在遠近大小與見令入貢何國爲比保明聞奏應待遇之禮不致失當宣和詔蕃國入貢令本路驗實保明如涉詐偽以上書許不實論建炎三年占城國王遣使進貢適遇大禮遂加恩特授檢校少傅加食邑自後明堂郊祀並倣此紹興二年占城國王遣使進貢沉香犀象玳瑁等答以綾錦銀綃建炎四年南平王薨詔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尹東珣充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疋羊酒寓錢寓絲寓金銀等就欽州授其國迎接人追贈侍中進封南越王封其子爲交趾郡王遇大禮並加恩如占城國王淳熙元年賜安南國王印錫鑄金以金絡與七年三佛齊國乞進章奏赴闕朝見詔許之令廣東經略司同量只許四十人到闕進貢南珠象齒龍涎珊瑚琥珀香藥詔補保順慕化大將軍三佛齊國王給賜鞍馬衣帶銀器賜使人宴於懷遠驛淳熙五年再入貢許其直二萬五千緡回賜綾錦羅綃等物銀二千五百兩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安南獻馴象帝曰蠻荒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其令帥臣告諭自今不必以馴象入貢三十二年孝宗登極詔曰比年以來累有外國入貢太上皇帝冲謙弗受況朕涼菲又何以堪自今諸國有欲朝貢者令所在州軍以理諭遣毋得以聞淳熙三年安南國王陳日煚來貢加賜功臣號十一年再來貢景定二年六月日煚上表貢獻乞授其位於其子陳威晃咸淳元年二月加安南大國王陳日煚功臣增安善二字安南國王陳威晃功臣增守義二字各賜金帶鞍馬衣服二年復上表進貢賜金五百兩帛一百疋降詔嘉獎

遼制高麗使人入見臣僚常服起居應上殿臣僚殿上序立閤門奏牓子引高麗使副面殿立引上露臺拜跪附奏起居訖拜起立閤門傳宣王詢安否使副皆跪大

使奏臣等來時詢安引下殿面殿立進奉物入列置殿
前控鶴官起居畢引進使鞠躬通高麗國王詢進奉宣
徽使殿上贊進奉赴庫馬出控床出畢引使副退面西
鞠躬舍人鞠躬通高麗國謝恩進奉使某官某以下祗
候見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
顏五拜出班謝遠接湯藥五拜贊各祗候使副私獻入
列置殿前控鶴官起居引進使鞠躬通高麗國謝恩進
奉使某官某以下進奉宣徽使殿上贊如初引使副西
階上殿序立皇帝不入御牀臣僚伴酒契丹舍人通漢

人閤使贊再拜稱萬歲各就坐酒三行殽膳二味若宣
令飲盡就位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殽膳不贊起再拜稱
萬歲引下殿舞蹈五拜贊各祗候引出於幕次內別差
使臣伴宴起宣賜衣物訖遙謝五拜畢歸館其曲宴高
麗使儀臣僚入朝班齊皇帝升殿宣徽教坊控鶴文武
班起居皆如常儀謝宣宴贊各上殿祗候契丹臣僚謝
宣宴引高麗使入面南鞠躬舍人鞠躬通高麗國謝恩
進奉使某官某以下起居謝宣宴共十二拜贊各上殿
祗候臣僚使副就位立大臣進酒契丹舍人通漢人閤

使贊上殿臣僚皆拜贊各祗候進酒大臣復位立贊應
坐臣僚拜贊各就坐行酒若宣令飲盡贊再拜贊各就
坐教坊致語臣僚皆起立口號絕贊再拜贊各就坐凡
拜皆稱萬歲曲破臣僚起下殿契丹臣僚謝宴中書令
以下謝宴畢引使副謝七拜贊各好去控鶴官門外祗
候報閤門無事供奉官捲班出來日問聖體其高麗使
朝辭儀臣僚起居上殿如常儀閤門奏高麗使朝辭膀
子起居總關如儀贊各上殿祗候引西階上殿立契丹
舍人贊拜稱萬歲贊各就坐中書令以下伴酒三行殽

膳二味皆如初見之儀既謝贊有勅宴五拜贊各好去
引出於幕次內別差使臣伴宴畢賜衣物跪受遙謝五
拜歸館西夏國進奉使朝見臣僚常朝畢引使者左入
至丹墀面殿立引使者上露臺立揖少前拜跪附奏起
居訖俯伏興復位閤使宣問某安否鞠躬聽旨跪奏某
安俯伏興退復位引左下至丹墀面殿立禮物右入左
出畢閤使鞠躬通某國進奉使姓名候見共一十七拜
贊祗候平立有私獻過畢揖使者鞠躬贊進奉收訖贊
祗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臣僚使者齊聲喏酒三行引使

左下至丹墀謝宴五拜畢贊有勑宴五拜祗候引右出
禮畢于外賜宴客省伴宴仍賜衣物其西夏使朝辭常
朝畢引使者左入通某國某使祗候辭再拜不出班起
居再拜出班戀闕致詞復再拜賜衣物謝恩如常儀若
賜宴五拜畢贊好去引右出
金制外國使入見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
起居畢至侍立位引臣僚左右入丹墀小起居引宰執
上殿其餘臣僚分班出閤門使奏使者入見牓子允引
宋使副出笏捧書左入至丹墀北向立閤使左下接書

捧書者單跪授書拜起立閤使左上露階右入欄內奏
封全轉讀畢引使副左上露階稱揖入欄內揖使副鞠
躬使少前拜跪附奏畢拜起復位立待宣問宋皇帝時
並鞠躬受勑旨再揖鞠躬使少前拜跪奏畢起復位齊
退却引使副左下至丹墀北向立禮物右入左出畫揖
使副旁折通班再引至丹墀舞蹈五拜不出班奏聖躬
萬福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謝面天顏復位舞蹈五
拜再揖使副鞠躬使出班謝遠差接伴兼賜湯藥諸物
等復位舞蹈五拜各祗候引右出賜衣次引宋從人入

通名以下再拜不出班又再拜各祗候亦引右出次引
高麗使左入至丹墀北向畧立引使左上露階立定揖
横使鞠躬正使少前拜跪附奏畢拜起復位立閤使宣
問高麗王時並鞠躬受勑旨畢再揖横使鞠躬正使少
前拜跪奏畢拜起復位齊退却引左下至丹墀面殿立
定禮物右入左出畫揖使旁折通班畢引至丹墀通一
十七拜各祗候平立引左階立次引夏使見如上儀引
右階立次再引宋使副左入至丹墀謝恩舞蹈五拜各
祗候平立次引高麗夏使並至丹墀二使並鞠躬有勑

賜酒食舞蹈五拜各祗候引右出次引宰執下殿禮畢
其曲宴儀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至
侍立位引臣僚并使客左入旁折通班至丹墀舞蹈五
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出班謝宴舞蹈五拜各
上殿祗候分引預宴官上殿其餘臣僚右出次引宋使
從人入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有勑
賜酒食又再拜引左廊立次引高麗夏從人入分引左
右廊立果牀入進酒皇帝舉酒時上下侍立官并再拜
接盞畢候進酒官到位當坐者再拜坐即行臣使酒傳

宣立飲畢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至四盞餅茶入致語闘鼓笛時揖臣使并人從立口號絶坐宴并侍立官并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食入五盞歇宴教坊謝恩畢揖臣使起果牀出皇帝起入閤臣使下殿歸幕次賜花人從隨出戴花畢先引人從入左右廊立次引臣使入左右上殿位立皇帝出閤坐果牀入坐立並再拜坐次從人再拜坐九盞將曲終揖從人至位再拜引出閤曲將揖臣使起再拜下殿果牀出至丹墀謝宴舞蹈五拜分引出朝辭儀皇帝即御座鳴鞭報時畢殿前班小起居至侍立位引臣僚合班入至丹墀小起居引宰執上殿其餘臣僚分班出閤使奏辭牓子先引夏使左入旁折通班畢至丹墀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又再拜揖使副鞠躬使出班戀闕致詞復位又再拜唱各好去引右出次引高麗使如上儀亦引右出次引宋使副左入旁折通班畢至丹墀依上通六拜各祗候平立閤使賜衣馬鞠躬聞勅再拜賜衣馬畢平身搢笏跪受別錄物過盡出笏拜起謝恩舞蹈五拜有勅賜酒食舞蹈五拜引使副左上露階齊揖入欄內揖鞠躬大使少前拜跪

受書起復位揖使副齊鞠躬受傳達畢齊退引左下至丹墀鞠躬唱好去引右出次引宰執下殿禮畢熙宗時夏使入見改爲大起居定制以宋使列於三品班高麗夏列於五品班皇統二年六月定臣使辭見臣僚服色拜數止從常朝起居三國使班品如舊侯殿前班及臣僚小起居引宰執升殿餘臣分班畢乃令行人見及朝辭之禮凡入見則宋使先禮畢夏使入禮畢而高麗使入其朝辭則夏使先禮畢而高麗使入禮畢而宋使入夏高麗朝辭之賜則遣使就賜於會同館惟宋使之賜則庭授世宗大定六年詔外國使初見朝辭則於左掖門出入朝賀賜宴則由應天門東偏門出入

元自太祖時輝和爾回鶻西夏西域高麗皆遣使入貢世祖以後安南占城雲南金齒緬國大理拂郎等國亦皆遣使貢獻元蕃使朝貢於正旦聖節大朝會之日隨班行禮

明太祖洪武二年定蕃國遣使進表儀所司於王宮及國城街巷結綵設闕庭於殿上正中前設表箋案又前設香案使者位於香案東捧表箋二人於香案西設龍亭於殿庭南正中儀仗鼓樂具備清晨司印者陳印案

於殿中滌印訖以表箋及印俱置於案王具服衆官朝服詣案前用印畢用黃袱裹表紅袱裹箋各置於匣中仍各以黃袱裹之捧表箋官捧置於案引禮引王至殿庭正中衆官位其後贊拜樂作再拜樂止王詣香案前跪衆官皆跪三上香訖捧表官取表東向跪進王王授表以進於使者使者西向跪受與置於案贊興王復位贊拜樂作王與衆官皆四拜樂止禮畢捧表箋官捧表前行置於龍亭中金鼓儀仗鼓樂前導王送至宮門外還衆官朝服送至國門外使者乃行是年占城國遣陪

臣虎都蠻來貢高麗遣陪臣禮部尚書洪尚載安南遣陪臣同時敏等皆貢方物既至有司奏聞出國門以迎勞擇日進表幣方物於奉天殿畢進箋及方物於中宮東宮上位遣官於會同館賜宴畢東宮復遣官禮待省府臺皆有宴將還遣使勞送出境如或常朝則中書接受表箋方物次日使者隨班入見其宴賜上位東宮取旨禮待今具其儀　蕃使至龍江驛驛令具其國遣使者姓某名某及從人名數詣應天府報知應天府官稟知中書省及禮部禮部奏聞遣侍儀舍人二人接伴遣

應天府同知龍江驛禮待前期館人陳設蕃使及應天府官坐次於正廳賓左主右中設酒案及食案應天府官至館館人入告蕃使接伴舍人引蕃使出迎於館門之外贊引引應天府官與蕃使俱入蕃使升自西階應天府官升自東階至廳蕃使東向立府官西向立贊引唱鞠躬拜興二平身蕃使與應天府官皆如禮應天府官進詣蕃使前致禮待之意畢贊引引蕃使與府官各就位坐執事者各舉食案進供於蕃使及府官之前執事者斟酒及進食凡酒五行食三品宴畢贊禮引蕃使

送應天府官出蕃使自西應天府官由東出至館門外蕃使入明旦應天府官請使者出館俱上馬蕃使行近右應天府官行近左從人後從至會同館下馬接待舍人引蕃使由西而入應天府官由東而入至次訖報知中書省中書省奏知命禮部侍郎至會同館禮待其陳設位次食品一如前儀宴畢接待舍人引蕃使及禮部侍郎出蕃使降自西階禮部侍郎降自東階出館門外使者還館其受蕃國來附遣使進貢之儀前期侍儀司引蕃使天界寺習儀三日擇日朝見前一日內使監設

御座香案於奉天殿中尚寶卿設寶案於御座前侍儀司設表案於丹墀中道之北及殿上正中設方物位於表箋案之南中道之東西設方物案執事位於方物案之左右設使者位於中道之東西方物案之南北向設通事位於使者位之西北向設文武官侍立位於丹墀之北東西相向設受表兼宣表官受方物兼宣方物官位及展表官位於表案之西東向設承制官位於殿內西向及使者之北設典儀二人位於丹陛上東西相向設知班位於丹墀之北東西相向設贊禮位於知班之

北東西相向設內贊二人位於殿上東西相向引使者舍人二人於使者拜位之西東向引文武官舍人四人於文武班之北稍後東西相向侍從班起居注殿中侍御史尚寶卿位於殿上西向指揮司懸刀武官位於殿上東向拱衛司官位於奉天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典牧所官位於仗馬之前東西相向宿衛鎮撫位於丹陛東西階下東西相向護衛百戶二十四員於宿衛鎮撫之南稍後東西相向護衛千戶八員於殿東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將軍二人於殿上東西相向天武將軍四人

於丹陛上之四隅東西相向將軍六人於奉天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將軍六人於奉天門之左右東西相向是日金吾衛陳設甲士於午門外之東西列旗仗於奉天門外之東西拱衛司陳儀仗於丹陛上及丹墀之東西陳五輅於丹陛之南典牧所陳仗馬於文武樓之南東西相向陳虎豹於奉天門外和聲郎陳樂於丹墀諸蕃使拜位之南擊鼓初嚴侍儀舍人入陳拜席引班引文武百官各具朝服次嚴引班引文武百官齊班於午門外東西相向以北為上禮部執事以方物各置於案

各執事俱入就位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及尚寶卿侍從官入詣謹身殿奉迎引班引使者服朝服奉表執事者舁方物前行使者朝服後從由午門入就金水西橋入西掖門至丹墀西東向序立擊鼓三嚴引班引文武官入就侍立位侍儀版奏外辦御用監跪奏皇帝服皮弁御輿以出尚寶卿捧寶及侍儀侍衛導從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樂作陞御座樂止尚寶卿置寶於案鳴鞭雞唱報時訖引禮引使者置表於案就位北向立執事者舁方物入就位退立於左右知班唱齊班訖贊禮唱

鞠躬拜興凡四平身使者及衆使者皆如禮樂止贊禮唱進表引禮引使者詣表案前贊禮唱跪使者及衆使者皆跪唱進表使者跪取表函捧進於受表官受表官受表進方物狀者跪取方物狀授於受方物狀官受方物狀官受方物狀與受表官展表官由西階陞西門入至殿庭以表置於案俱退立於西內贊唱宣表宣表官詣案取表跪宣於殿西展表官同跪展宣訖俛伏興宣表官以表置於案退立於殿西宣方物狀官詣案取方物狀跪宣於殿西展方物狀官同跪展宣訖俛伏興宣方

物狀官以方物狀置於案與宣表官展表官由殿西門出復位贊禮唱俛伏興使者及衆使者皆俛伏興平身贊禮唱復位引禮引使者退復位承制官承制自中門出中階降詣使者前稱有制贊禮唱跪使者及衆使者皆跪承制官宣制曰皇帝制問使者來時想爾某國君安好使者答畢贊禮唱俛伏興拜興凡四平身使者及衆使者皆如禮樂止承制官稱有後制贊禮唱跪使者及衆使者皆跪承制官宣制曰皇帝又問爾使者遠來勤勞使者答畢贊禮唱俯伏興拜興凡四平身使者及衆使者皆如禮樂止承制官自西階升西門入回奏訖復侍立位贊禮唱鞠躬拜興凡四平身使者及衆使者皆如禮樂止禮部官收表及方物引使者出侍儀奏禮畢皇帝起興樂作還宮樂止引班引文武百官及使者以次出

臣等謹按漢時呼韓邪單于入覲蕭望之謂單于非正朔所加宜待以不臣之禮後代蕃使朝貢儀注率多優假皆本於望之之議明初定蕃使入朝宜制擬問國君並及使者畀如敵國之儀此亦沿習歷代具文而務諸大一統之朝所以駕馭蕃服

者其說固未當也夫溥天率土莫非王臣要荒之裔以職事來覲正宜示以彝憲俾知共主之尊嚴在則然即頑梗不率之風因之蓋戢彼望之之議特以威德不能及遠聊為權宜之計耳後儒無識遂至承訛襲繆豈知帝王撫臨中外子以拊循尤當明其體制若槩以敵國待之轉致取輕殊俗於恩威並用之道寧有當哉洪惟我

國朝以文德武功撫一區宇蒙古內外扎薩克等歲時分班入

覲秋獮行圍執櫜扈從迨西陲大定準噶爾回部盡入
版圖而絕遠諸部若哈薩克布嚕特安集延巴達
克山等無不欵塞請吏願為臣僕近者土爾扈特
率其全部稽首歸降並隸編戶自餘朝鮮安南琉
球暹羅南掌西洋之屬世世隸於典屬恭順彌加
蓋
天家德威遠暨遐荒奉朔踐然識
共主之尊歲事請朝理藩院率領於班行之末九叩拜
誠咸遇

錫宴賜幣拜跪如禮已為榮幸豈復有賓客之足言蓋
時勢既殊儀文自別不獨破除因循陋習而已
蕃使每歲常朝於中書省接受表箋方物是日於省門
前執事者置方物於案引禮引使者捧表箋由中門入
方物隨行至堂上置方物於前丞相與使者捧表箋各
至丞相前丞相受表箋各授於執事使者退立於西司
壺尊杯者出舉杯者以杯先進於丞相丞相執杯使者
跪持酒飲畢退立引禮引使者由西廊出戶部受方物
報侍儀司習儀次日各依品從具公服行五拜禮出午
門釋服於東宮行禮其受蕃使每歲常朝之儀中書省
受表箋侍儀司引蕃使於天界寺習儀擇日朝見前一
日內使監陳設御座香案於奉天殿如常儀侍儀司設
使者位於丹墀中道上之西北向承制官侍立位於殿
內之東宣制位於使者之北百官侍立位於丹墀之北
東西相向知班二人位於使者之北東西相向贊禮二
人位於知班之北東西相向與儀二人位於丹陛上東
西相向引使者二人位於使者之西東向引文武班四
人位於文武班之北稍後東西相向侍從班位於殿上

東西相向文東武西導駕官位於殿內東西相向將軍
六人位於奉天門之左右將軍六人位於奉天殿門之
左右將軍四人位於丹陛上之四隅將軍二人位於奉
天殿內簾前之左右宿衛鎮撫二人位於丹墀東西階
下東西相向護衛二十四人位於宿衛鎮撫之南稍後
東西相向護衛千戶八員位於殿東西門之左右拱衛
司陳設儀仗於丹墀丹陛之東西鳴鞭四人於丹陛上
北向拱衛司光祿寺官侍立位於殿門之左右是日使
鼓擊鼓初嚴各執事陳設如儀引班催請使臣及百官

各具朝服次嚴執事各入就位引班引百官使者齊班
於午門外東西相向三嚴引班引百官入就侍立位引
使者入立於丹墀之西導駕官入謹身殿奏迎侍儀奏
外辦御用監官跪奏皇帝具通天冠絳紗袍侍從導引
出宮樂作陞御座樂止捲簾鳴鞭報時訖引班引使者
入就位知班唱班齊贊禮唱鞠躬拜興凡四平身如禮樂
止承制官前跪承制由中門出中階降至使者前稱有
制贊禮唱某等跪聽使者跪承制官宣制曰皇帝制問
使者來時爾某國王某安好使者答畢贊禮唱俯伏興

拜興凡四平身使者如禮樂止承制官稱有後制使者跪
承制官宣制曰皇帝又問爾使介遠來勤勞使者又答
畢贊禮唱俯伏興樂作拜興凡四平身使者如禮樂止承
制官由西階陞西門入回奏訖復侍立位贊禮唱鞠躬
拜興凡四平身使者皆如禮樂止侍儀奏禮畢大駕回樂
作還宮樂止引班引文武百官及使者以次出　蕃使
進貢及參見畢禮部官奏奉聖旨錫宴於會同館前期
館人陳設坐次於會同館正廳賓西主東中設御酒案
於正中禮部主客命執事設酒案及食案於廳之南楹

教坊司陳設樂舞於酒案之左右是日禮部官陳龍亭
于午門外光祿寺官取旨捧御酒置於龍亭儀仗鼓樂
前導禮部官光祿寺官乘馬後隨至館門館人入報蕃
使出迎於館門之外執事者捧御酒前行引贊引奉旨
官從行由中道入至廳上置於案使者自西階升立於
西隅奉旨官立於御酒案之東稱有制使者望闕跪聽
宣制畢贊禮唱鞠躬拜興凡二平身使者如禮奉旨官舉
杯酌酒授使者飲北面同跪使者飲畢贊禮唱鞠躬拜
興凡二平身如禮贊禮引使者及奉旨官就席坐執事者

舉食案進供於使者及奉旨官之前執壺者斟酒樂作
飲畢樂止酒七行湯七品上湯擊鼓行酒作細樂及陳
雜戲宴畢使者送奉旨官出至館門外奉旨官上馬使
者入擇日皇太子錫宴陳設食品禮節皆如前儀蕃使
將還國禮部奏知戒蕃使某日陛辭前二日於天界寺
習儀前一日內使監陳設御座香案於奉天殿侍儀司
設蕃使拜位於丹墀中道稍西北向設文武官侍立位
於丹墀之北東西相向承制官位於殿上之東及宣制
位於丹陛之東南設知班二人位於蕃使之北設贊禮

二人位於知班之北與鳴贊二人位於丹陛上之南俱東
西相向設引蕃使舍人二人位於蕃使之西東向引文
武班舍人四人位於文武班之北稍後東西相向侍從
班位於殿上之東西拱衞指揮光祿寺官位於殿門前
之左右內使擎執八人位於御座前之左右宿衞鎮撫
位於丹陛東西階下護衞百戶二十四人位於鎮撫之
南稍後俱東西相向護衞千戶八人位於殿東西門之
左右將軍二人位於殿之左右將軍六人位於殿門之
左右將軍四人位於丹陛之四隅將軍六人位於奉天

門之左右俱東西相向鳴鞭四人位於丹陛上之南是
日侵晨金吾衞陳設兵仗於午門外之東西拱衞司陳
儀仗於丹墀丹陛之東西樂工陳樂於丹墀之內擊鼓
初嚴禮部官於午門外以御酒禮物置於案執事者若
干人服窄紅衫舉案捧禮物官具朝服若干人從入陳
案於丹陛上東西（如賜詔則設詔書案於禮物案之北拱衞司用黃蓋遮覆）執事各
入就位舍人催文武官及蕃使具朝服擊鼓次嚴侍儀
侍衞入迎車駕舍人引文武官齊班於午門外之東西
引使者立於武官之南東向擊鼓三嚴引班引文武官

入就侍立位引蕃使入立於丹墀之西南侍儀版奏外
辦御用監跪奏皇帝服皮弁服御輿以出侍儀侍衞導
從警蹕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樂作陞御座樂止將軍
捲簾鳴鞭雞唱報時訖引禮引蕃使入就位贊禮唱鞠
躬拜興（凡四）平身蕃使皆如禮樂止承制官詣御座前跪
承制由殿中門出立於宣制位稱有制贊禮唱某官跪
聽蕃使皆跪承制官宣制曰皇帝制諭宣畢贊禮唱俯
伏興拜興（凡四）平身蕃使皆如禮樂止承制官由殿西門
入跪奏云承制訖復侍立位贊禮唱鞠躬拜興（凡四）平身

蕃使皆如禮樂止贊禮唱禮畢捧禮物官捧禮物自丹
墀中道降由奉天中門出（如有詔則黃蓋遮覆詔書出）舍人引蕃使
由奉天西門出侍儀奏禮畢皇帝興樂作還宮樂止引
禮引百官以序出捧禮物官捧禮物至午門付使者行
從歲常朝具本品公服隨班行五拜禮蕃使辭東宮禮
部官率應天府官送出國門之外至龍江驛禮部官還
應天府官設宴如初至之儀宴畢應天府官還驛丞送
赴行穆宗隆慶五年九月復朝鮮使臣引見舊班初帝
用鴻臚卿李際春言四夷貢使俱不得至御前引見至

是禮科都給事張國彥等奏朝鮮屬國乃冠帶禮義之邦宜仍復舊班以示優禮從之

天子遣使迎勞諸侯

臣等謹按杜佑所述天子遣使迎勞諸侯乃封建舊制所謂小行人迎勞於畿大行人勞視館載於禮經後世久不行矣宋與遼金則有國使往還如古諸侯相交聘比附朝覲亦以類從耳非盡如古所云也其諸侯來朝天子遣使迎勞獨明集禮所載較詳然類敘天子受諸侯朝覲之下事無復出義屬相通故不復敘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一

禮 賓

三恪二王後 五代 宋 金 元 明

臣等謹按三恪二王後之說經無正文鄭康成據樂記武王克商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謂杞宋爲二王後祝薊陳爲三恪杜預據左傳以備三恪之文謂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并之爲三恪兩說不同崔靈恩三禮義宗主鄭氏說而杜佑非之謂尊賢不過二代黃帝堯舜自以功德崇深特封其後非古今通法故累朝皆以三代爲三恪其說近是然推古制禮之意蓋以虞夏由於受禪湯武

起自藩臣於勝國子孫禮宜優異且歲首迭用三正樂懸具陳六代文質損益不可偏廢故必兼存三統以備一王之制自封建改爲郡縣革命之事已異古初自不必更沿三恪之舊而魏晉以降猶相承不改者則以既假禪讓之故事不得不修備恪之空文然名雖託於賓王實則同於幽禁揆諸古昔隆禮先代之指相去絕遠若宋承周禪惟立

周後不及前代且舍郭氏而立柴宗議者多訾其
失元之瀛國公明之崇禮侯雖加封爵而未聞世
及恩亦淺薄洪惟我
太祖
太宗肇基東土功德綿長及明莊烈之末流寇作難神器
不守我
世祖章皇帝命將專征殲除巨憝撫一中外傳祚萬世昔
人謂三代以下惟漢與明崛起編戶較之晉隋唐
宋爲得其正然漢高帝明太祖雖未臣事於秦與

元猶在食毛踐土之列揆之大義不無間然我
朝於明本爲敵國至明季國祚已移中原無主然後
王師翦除流賊且爲明之臣民雪不共之恥初非取天
下於明也是則推得統之正不惟遠逾唐宋抑且
度越漢明豈於明之後裔猶當有賓禮待之之義
然猶追念前代恩禮頻加逮我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仰承
聖祖仁皇帝成命訪求明裔錫之通侯世世罔替我
皇上肇錫嘉名寵以延恩侯之號俾與五等諸藩並備
榮封而承苗裔蓋禮以義起迥非三恪作賓之文
所可同年而語矣爰因敘賓禮而并析其義云

梁太祖開平二年以唐宗室子鴻臚卿李從封萊國公
爲二王後時中書門下奏萊國公李從合於西都選地
建立三廟以備四仲祠祭每祭仍合度支供給祭料從
之是時禮儀使又奏唐朝以魏元氏子孫封韓國公爲
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孫封介國公隋楊氏子孫封酅國
公爲二王後今國家受禪封唐李氏宗室子李從爲萊
國公今請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

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勑周以杞宋封夏殷之後爲二王後
兼封舜之後爲三恪唐以周隋之後封公爲二王後又
封魏之後爲三恪宜於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世襲
兼隋之酅國公爲二王後以後周介國公備三恪主祀
及赴大朝會委所司具典禮申奏其唐朝宗屬中舊在
朝及諸道爲官者各據資歷考限滿日從品秩序選已
有出身仍令參選四年勑以酅國三千戶封唐許王李
從益爲酅國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以西京

主德宮爲廟牲幣器用祭服悉從官給按梁晉皆以唐及隋爲二王後通周後爲三恪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甲午以邠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詔曰封二王之後備三恪之賓所以示子傳孫興滅繼絕夏商之居杞宋周隋之啓介酅古先哲王實用茲道矧予涼德歷試前朝雖周德下衰勉從於禪讓而虞賓在位豈忘於烝嘗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嗣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又詔曰朕唯恥躬

逮事周室謳歌獄訟雖歸新造之邦廟貌園陵豈忘舊君之禮其周朝嵩慶二陵及六廟宜令有司以時差官朝拜祭饗永爲定式仍命周宗正卿郭玘行禮仁宗天聖六年錄故虢州防禦使柴貴子詠爲三班奉職七年錄故太子少傅柴守禮孫詠爲三班奉職其後又錄柴氏之後曰熙曰愈曰若拙曰上善並爲三班奉職曰餘慶曰誠爲州長史助教曰貽廓等十一人復其身仍各賜錢一萬又錄世宗曾孫揆柔及貴曾孫日宣守禮曾孫若訥皆爲三班奉職嘉祐四年著作郎何鬲言舜受

堯禹受舜之天下而封丹朱商均以爲國賓周漢以降以及於唐莫不崇奉先代延及苗裔本朝受周天下而近代之盛莫如唐自梁以下皆不足以崇襲臣願考求唐周之裔以備二王之後授以爵命封縣立廟世世承襲永爲國賓事下太常議曰古者立二王後不唯繼絕兼取其明德可法五代草創載祀不永文章制度一無可考上取唐室世數已遠於經不合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不可廢宜訪求子孫如孔子後衍聖公授一京官爵以公號使奉廟饗歲時存問賜之粟帛牲器祭服

每遇時祀並從官給其廟宇亦加嚴飾如此則上不失繼絕之義度之於今亦簡而易行從之四月詔曰先王推紹天之序尚尊賢之義褒其後嗣賓以殊禮豈非聖人稽古報功之大典哉國家受命之元繼周而王雖民靈欣戴歷數允集而虞賓將遜德美丕顯頃者推命本始褒及支庶每遇南郊許奏白身一名充班行恩則厚矣而義未稱將上采姚姒之舊畢循周漢之典詳其世嫡優以公爵與其仕進之路申以田土之錫俾廟寢有奉饗祀不輟庶幾乎春秋通三統厚先代之制矣宜令

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如白身即與京主簿如爲班行者即比類換文資仍封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勾陵廟應緣祭饗禮料所須皆從官給如至知州資序即別與差遣却取以次近親令襲爵授官永爲定式八月太常禮院定到內殿崇班相州兵馬都監柴詠於柴氏諸族最長詔授殿中丞封崇義公簽書奉寧軍節度判官事以奉周祀又以六廟在西京而歲時祭饗無器服之數令有司以三品服一四品服二及所當

用祭器給之神宗熙寧四年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司馬光言崇義公柴詠祭祀不以儀式周本郭姓世宗后姪爲郭氏後今存周後則宜封郭氏子孫以奉周祀帝閱奏問王安石安石曰宗受天下於世宗柴氏也帝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安石曰爲人後於異姓非禮也雖受天下於郭氏豈可以天下之故而易其姓氏所出帝然之五年正月柴詠致仕詠長子早亡嫡孫夷簡當襲太常禮院言夷簡有過合以次子西頭供奉官若訥承襲詔以若訥爲衛尉寺丞襲封崇義公簽書河南府判官廳公事徽宗政和八年詔曰昔我藝祖受禪於周嘉祐中擇柴氏旁支一名封崇義公議者謂不當封周然禪國者周而三恪之封不及禮蓋未盡除崇義公依舊外擇柴氏最長見在者以其祖父爲周恭帝後以其後世世爲宣義郎監周陵廟與知縣請給以示繼絕之仁爲國二恪永爲定制按世宗與恭帝後爲二恪是郭氏子孫終未見錄也司馬光之言惜乎未行

高宗紹興五年詔周世宗元孫柴叔夏爲右承奉郎襲封崇義公奉周後二十六年叔夏升知州資序別與差遣以子國器襲封令居衢州朝廷有大祀則入侍祠如

故事其柴大有柴安宅亦各補官理宗淳祐九年春正月詔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補承務郎襲封崇義公按時又求隋唐及朱氏李氏石氏劉氏郭氏之後及吳越荊南湖南蜀漢諸國之子孫皆命以官使守其祠

金太宗天會三年八月遼主延禧入見降封海濱王六年八月以宋二庶人入見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改封海濱王耶律延禧爲豫王昏德公趙佶爲天水郡王及齊劉豫爲三恪重昏侯趙桓爲天水郡公十二月天水郡公趙桓乞本品俸詔賙濟之三年八月詔給天水郡王孫及天水郡公捋俸祿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夏五月布延以宋主㬎至上都制授㬎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封元皇孫邁達哩巴拉爲崇禮侯七年九月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邁達哩巴拉南來已五載今已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

天子朝位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五月詔每月朔望日賜百官廊下

餐按唐室升平日常參官每日退朝賜食謂之廊餐自黃巢離亂之後祇遇月旦入閤日賜食上初即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御史中丞李琪以爲非故事請罷之唯每月朔望日入閤賜食至是宣旨朔望入閤外依舊五日一起居遂爲定式又按葉夢得曰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內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上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詢萬民於宮中內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猶今之奏事或謂之燕寢鄭氏小宗伯注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爲周之外朝而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設於司徒府則爲外朝而宮中有前後則爲內朝燕朝蓋去周猶未遠也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沿習有自來矣方其盛時宣政蓋常朝日見羣臣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頭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喚仗入閤紫宸殿言閤猶古之言寢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亂離宣政不復御正衙立仗之禮遂廢惟以隻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設仗敬宗始復修之因以朔望陳仗紫宸以爲盛禮亦謂之入閤誤矣又曰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閤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閤禮之後日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皆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朔望入閤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閤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爲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爲入閤矣

宋因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率內供奉官以下并寄班等先起居次閤門使次三班使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等子弟充供奉官侍禁殿直有旨令預內朝起居者次內殿當直諸班殿前指揮使左右班都虞候以下內殿直散直散指揮散都頭金槍班等次長入祗候東西班殿侍次御前忠佐次殿前都指揮使率軍校至副指揮使次駙馬都尉任刺史以上者綴本班次諸王府僚次殿前司諸軍使都頭次皇親將軍以下至直殿次行門指揮使率行門起居以上並內侍贊謁如傳宣前殿不坐即宰相與樞密使文明殿學士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中書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皇城內監庫藏朝官諸司使副內殿崇班

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醫官待詔等同班入中書令入乾德後始令赴內朝三司判官太平興國前赴內殿其後罷之止隨百官五日起居中書舍人知起居注遇五日起居之時亦各赴外朝次親王次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率軍校至副指揮使次使相次節度使次統軍次兩使留後觀察使次防禦團練使刺史次侍衛馬軍步軍使都頭起居畢見謝班入如御崇德殿即樞密使以下先就班俟升坐諸司使副以下至殿直分東西對立餘皆北向長春殿皆北向宰相參知政事最後入以上並閤門儀制日止再拜朔望及三日假即樞密使以下皆舞蹈國初近侍執事之臣皆赴現朝後罷之凡早

朝宰相樞密宣徽使起居畢同升殿問聖體宰相奏事樞密宣徽使退俟宰相對畢樞密使復入奏事次三司開封府審刑院遇百官起居即樞密宣徽使侍立候左右巡使出即退其崇德殿三司使文明樞密直學士內客省使仍侍立舊三司使奏事副使判官同對其後止副使司之大中祥符九年詔自今有大事許判官同上之及羣臣以次升殿大兩省以上領務京師者有公事許即請對自餘受使出入要切者欲面議奏事則先聽進止其見謝辭官以次入於庭出使閑散及未升朝官或上拜於殿門外自秘書監上將軍觀察使內客省使以上得拜殿前階上及升殿止拜御座前餘皆庭中也凡見者先之謝次之辭又次之其班次先宰相次親王次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次內職內臣次使三司學士兩省御史臺文武班節使以下次將軍校次雜班惟宰相親

王使相赴崇德殿即宣徽使通喚餘皆側立候通再拜舞蹈致詞辭即不舞蹈見即將相升殿問聖體其賜分物酒食及收進奉物皆舞蹈稱謝凡收進奉物者入謝幕職州縣官謝辭即判銓官引對兼於殿門外宣辭戒勵凡國有大慶瑞出師勝捷樞密使率內職軍校入賀致詞閤門使宣答訖當侍立者升殿次百官入宰相致詞宣徽使宣答賜酒即預坐官復入作樂送酒如曲燕之儀凡視朝退遂食食訖易服御崇政殿或承明殿先羣臣告謝自諫舍知雜御史以上及衛三司官下府僚屬監官醫官刺史以上上將軍并發運使轉運使并許告白非宣

制並揀官告敕敕謝其貴近者或賜坐賜茶餘或改章服即謝訖易服又告謝再拜次軍頭引見司奏事於殿陛下次三班審官院流內銓刑部及諸司引見官吏後審官院引對京朝官奏課不得過三人差遣不得過五人三使部選人差遣各不得過十人如假日起居辭見畢即移御坐臨軒視事既退復有羣司奏或閱器物之式謂之後殿再坐太祖建隆二年八月朔上御崇元殿行入閤儀罷待制候對官賜廊下食按入閤唐制起於天寶明皇以無爲守成詔晏朝喚仗百官從容至閤門入着唐前含元殿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次宣政殿謂之正衙每坐朝必立仗於正衙或御紫宸殿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故謂之入閤其後遂爲常朝之儀五代以來既廢正衙立仗而入閤亦希闊不講至是復行之然御

前殿非唐舊矣崇元殿即大慶殿前殿也待制候對者
亦唐制也每正衙待制官兩員正衙退後又令六品以
下於延英候對皆所以備顧問其後每入閤即有待制
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至是復行之廊下食起居貞觀
其後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唐
末浸廢但於入閤起居日賜食今循其制 神宗熙寧三
年知制誥宋敏求等言文德殿入閤儀制著之圖朝會
要與今儀制所載頗或異同按今文德殿唐宣政殿也
紫宸殿唐紫宸殿也然祖宗朝皆御文德殿入閤唐
制常設仗衛於宣政殿或遇上坐紫宸即喚仗入閤如
此則當御紫宸殿入閤方協舊制請下兩制及太常禮
院詳定詔學士院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按入閤

者乃唐隻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宣政殿即今文
德殿唐紫宸殿今紫宸殿也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於
正衙若上御紫宸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東西閤門入
故爲入閤五代以來遂廢正衙立仗之制今閤門所載
入閤儀者止是唐常朝之儀非爲盛禮不可遵行從之
自是入閤之儀制遂罷敏求又言本朝以來惟入閤乃
御文德殿視朝今既不用入閤儀即文德殿遂闕視朔
之禮請下兩制及太常禮院約唐制御宣政殿裁定朔
望御殿儀以備正衙視朝之制詔學士院詳定儀注學

士韓維等以入閤圖增損裁定上議曰朔日不值假前
五日閤門關請司排辦前一日有司供帳於文德殿其
日左右金吾將軍常押本衛仗判殿中省官押細仗先
入殿庭東西對列文武官等分東西序立諸軍將校分
入北向立朝堂引贊官引彈奏御史二員入殿門踏道
當下殿北向立次催文武班分入並東西相向對立諸
軍將校即於殿庭北向立班 其班次並御史臺祗應 皇帝服靴袍
垂拱殿坐鳴鞭內侍閤門管軍依朔望常例起居次引
樞密宣徽使三司使副樞密直學士內客省使以下至

閤門官待詔及修起居注官二員並大起居皇帝乘輦至
文德殿後閤門奏班齊皇帝自後閤出殿上索扇升榻
鳴鞭扇開簾捲儀鸞使焚香兩文武官就位四拜起居
雞人唱時舍人於彈奏御史班前西向喝大起居御史
由文武班後至對立位次引左右金吾將軍合班於宣
制石南大起居班首出班躬奏軍國內外平安歸位再
拜各歸東西押仗位通喝舍人於宣制石南北向對立
舍人退於兩階次揖宰臣親王以下躬奏文武百僚宰
臣某姓名以下起居分引宰臣以下橫行諸軍將校仍

贊立閤門使喝大起居舍人引宰臣至儀石北俯伏跪
致詞祝月訖其詞曰文武百僚宰臣全銜臣某姓名等言孟春之吉伏惟皇帝陛下膺受時祉與
天無窮臣等無任歡呼舞蹈之至歸位五拜閤門使揖中書由東階升
殿樞密使帶平章事以上由西階升殿侍立並依圖給事
中一員以知門下封駁事官充歸左省位立轉對立於給事中之
南如罷轉對官每遇御史臺前期牒報文官二員並依轉對官例先於閤門投進奏狀吏部侍郎
及刑法官立於轉對官之南兵部侍郎於右省班南與
吏部侍郎東西相向立定搢笏各出班籍置笏上吏部兵部
侍郎以知審官東西院官充刑法官以知審刑大理寺官充親王使相以下分班出
引轉對官於宣制石南宣徽使殿上承旨宣答如儀次
吏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對揖出見謝辭班自依別儀次彈奏御
史無彈奏對揖出如有彈奏並如儀引給事中至宣制石南揖
躬奏殿中無事喝祗候揖西出次引修起居注官次立
揖立供奉官以下各合班於宣制石南躬喝祗候揖分
班出喝文武官等門外祗候出索扇垂簾皇帝降座鳴
鞭舍人當殿承旨放仗四色官執鞭急趨至宣制石南
稱奉敕放仗金吾將軍并判殿中省官對拜訖隨仗出
親王使相節度使至刺史學士臺省官文武百僚諸將

軍校等並序班朝堂謝賜茶酒皇帝御垂拱殿座中書
樞密及請對官奏事不引見謝辭班後殿座臨時取旨
其日遇有德音制書御札仍候退御垂拱殿座制箱出
外應正衙見謝辭文武臣僚並依御史臺儀制喚班依
序分入於文武班後以北爲首分東西相向重行異位
依見謝辭班序位候押班臣僚於班稍前押班候刑法
官對揖出分引近前揖躬舍人當殿宣班引轉對班見
謝辭並如紫宸殿儀樞密使不帶平章事參知政事至
同僉書樞密院事宣徽使並立於宣制石稍北宰臣親
王樞密帶平章事使相押班者立於儀石南餘官並立於宣
制石南并合贊喝閤門使引並如儀贊喝訖中書樞密並揖升殿謝
辭揖西出其合問聖體者並如儀餘官分班出彈奏御史候見
謝辭班絕對揖出其閤見如謝賜門外御筵及詔赴閤謝茶藥撫問之類不可合班者各依別班中謝對賜
酒食等並門賜其係正衙見門謝辭亦門外喝放應正衙見謝辭臣僚前一日
於閤門投牓止衙牓子閤門下奏曰又投正衙狀於御
史臺西方館應朔日或得旨罷文德殿視朝止御紫宸
殿起居其已上奏日正衙見謝辭班並放免依官品隨
赴紫宸殿引或值次依常朝文德殿自有百官班日並

如舊儀應外國蕃客見辭候與班先引赴殿庭東邊依本國職次重行異位立候見謝辭班絕西向躬舍人當殿通班轉於宣制石南北向立贊喝如儀西出其酒食分物並門賜如有進奉候彈奏御史出入進奉入准御馬及擔旅自殿西偏門入東偏門出其進奉出入文武官起居舍人通某國進奉宣徽使喝進奉出節次如紫宸殿儀式候進奉出給事中奏殿中無事出其後殿再坐合引出者從別儀其日賜茶酒宰臣樞密於閤子親王於本廳使相宣徽使觀文殿大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兩省官待制三司副使文武官員皇親使相以下至率府副

率及四廂都指揮使以下至副都頭並於朝堂如朝堂位次不足即于朝堂門外序次管軍節度使至四廂都指揮使節度使兩使留後至刺史並於客省廳詔依所定徽宗政和三年九月引進使李端愨言近朔望御文德殿視朝初寒盛暑數煩清蹕而紫宸之朝歲中罕御請朔日御文德既望坐紫宸庶幾正衙內殿朝儀並舉從之十一月侍御史知雜事滿中行言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虛名襲橫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兩省臺官文武百官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聞傳

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并三日以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別敕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衞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今垂拱內殿宰臣以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舛謬倒置莫此爲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高宗紹興十二年臣僚又奏乞明詔有司講

求祖宗故實常朝視朝正衙便殿朝會之儀舉而行之以隆帝業用稱萬邦百辟尊君之心天下幸甚詔令禮部太常寺閤門同共討論尋討論在京月朔日文德殿視朝紫宸殿日參望參垂拱殿日參四參假日崇政殿坐聖節垂拱殿上壽今乞先次宰臣率百僚拜表奏請皇帝御正殿視朝若降指揮許允其合行事務續令逐處條具申請詔從之十一月三日權禮部侍郎王賞等言契勘朔會之制正旦冬至及慶賀受朝係御大慶殿其文德紫宸垂拱殿禮制不同月朔視朝則御文德殿

謂之前殿正衙仍設黃麾半仗其餘紫宸垂拱皆係側
殿不設儀仗今來已降指揮依臣僚所請乞降朝會之
儀緣元正在近大慶殿之禮事務至多欲乞先舉行文
德殿視朝之制其朝會合服朝服并設樂上壽閤伏三
周設祥瑞表案等并乞候來年冬至前別行取旨詔依
從之
遼穆宗即位詔朝會依嗣聖皇帝故事用漢儀常朝起
居儀昧爽臣僚朝服入朝各依幕次內侍奏班齊先引
京官班於三門外當直舍人放起居再拜各祗候依次

兩府以下文武官於丹墀內面殿立侍班諸司并供奉
官於東西道外相向立定當直閤使副贊放起居再拜
各祗候退還幕次公服帝升殿坐兩府并京官丹墀內
聲喏各祗候教坊司同北班起居畢奏事燕京就燕寧
殿西京就同文殿朝服以襆頭袍笏公服以紫衫帽正
座儀皇帝升殿座警蹕絕契丹漢人殿前班畢各依位
侍立次教坊班畢捲退京官班入拜畢揖於右橫街西
依位班立次武班入拜畢依位立文班入拜畢依位立
北班入起居畢於左橫街東序班立次兩府班入鞠躬

通班臣某官以下起居拜畢引上殿奏事已上六班起
居班七拜內有不帶節度使班首止通名亦七拜捲班
與常朝同直院有旨入文班留守司三司統軍司制置
使謂之京官都部署司官使副都丞以下令史北面主
事以下臨潢諸司為武官館閣大理寺堂後以下御史
臺臨潢閒員令史司天臺翰林醫官院為文官
金熙宗天眷二年詔詳定常朝及朔望儀准前代制以
朔日六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為六參
日後又定制以朔望日為朔參餘日為常朝凡朔望朝

參日百官卯時至幕次皇帝辰刻視朝供御弩手繖子
直於殿門外分兩面排立司辰入殿報時畢皇帝御殿
坐鳴鞭閤門報班齊執擎儀物內侍分降殿階兩旁面
南立宿衛官自都點檢至左右親衛祗應官自宣徽閤
門祗候先兩拜班首少離位奏聖躬萬福兩拜弩手繖
子先於殿門外東西向排立候奏聖躬萬福時即就位
北面山呼聲喏起居畢即相向對立擎御傘直立左班
內侍上都點檢以次升殿副點檢在少南東西相向立
左右衛在殿下東西相向立閤門乃引親王班賀班首

名以下再拜訖班首少離位奏聖躬萬福歸位再拜畢先退次引文武百僚班首以下應合朝參官并府運六品以上官皆左入至丹墀之東西向鞠躬畢閤門通班復引至丹墀閤門贊班首名以下起居舞蹈五拜又再拜畢領省宰執升殿奏事殿中侍御史對立於左右衛將軍之北少前修起居東西對立於殿欄之內副階下餘退右出初帝就坐置寶匣於殿階之上東南角後定制師傳起居畢御案始東入置定捧案內侍東西分下侍殿隅直日主寶捧寶當殿叩欄奏封前符寶郎及當

監印郎中各一員監當主分令史用印訖主寶吏封受主寶侯奏事畢進封訖內侍徹案若常朝則親王班退引七品以下職事官分左右班入丹墀再拜班首稍前起居畢復位再拜宰執升殿餘官分班退世宗大定二年命臺臣定朝參禮五品以上職官趨朝朝服入局治事則展皂自來朝參除殿前班外若遇朔望自七品以上職事官皆赴其餘朝日五品以上職事官得赴六品以下止於本局司治事如左右司員外郎侍御記注院等官職雖不係五品亦赴朝參若拜詔則但有職事及七品以上散官皆赴朝參吏員令譯使通事檢法各於本局侍官員朝退赴局簽押文字不得於宮內署押七品以下流外職遇朝日亦不合入宮如左右司都事有須合奏事及聽入宮七品以上職事官如遇使客朝辭見日依朔望日皆赴若元日聖節拜詔車駕出獵迎送詣祖廟燒飯但有職事并七品以上散官皆赴凡親王宗室已命官者年十六以上皆隨班起居大定五年右諫議大夫伊喇子敬言明安穆昆不得與州鎮官隨班入見非軍民一體之意上是其言責宣徽院令隨班

入見凡班首遇朝參有故不赴以次押班凡五品以上及侍御史尚書諸司郎中太常丞翰林修撰起居注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赴召或假一月以上若除官出使之類皆通班入見辭謝除官於殿門外見謝班皆舞蹈七拜辭班四拜門見謝辭並再拜

元世祖中統元年監察御史魏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掌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覲中國之儀昨聞錫燕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

朝廷正上下號入帝欣納之至元初尚未遑興建宮闕凡遇稱賀則臣庶皆集帳前無尊卑貴賤之辨執法官厭其喧雜揮杖擊逐之去而復來者數次翰林承旨王磐時兼太常卿慮將貽笑外國奏請立朝儀遂如其言至元六年太保劉秉忠大司農博爾歡奏請命趙秉溫史杠訪前代知禮儀者肄習朝儀既而秉忠奏曰一人習之雖知之莫能行也得旨許用十人遂徵儒生周鐸劉允中尚文岳忱關思義侯祐賢蕭琬徐汝嘉從亡金故老烏庫哩居貞完顏復昭完顏從愈葛從亮于伯儀

及國子監祭酒許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諸古典參以時宜沿情定制而肄習之百日而畢秉忠及翰林太常奏曰今朝儀既定請備執禮員有旨命丞相安圖大司農博爾歡擇蒙古宿衛士可習容止者二百餘人肄之期月至七年二月奏以丙子觀禮前期一日布綿蕞於金帳殿前帝及皇后臨觀於露階禮文悉無遺失是月立侍儀司先是劉秉忠等奏請建官典朝儀帝命與尚書省論定以聞至是以呼圖克濟蘇穆爾爲左右侍儀奉御趙秉溫爲禮部侍郎兼侍儀司事周鐸劉允中爲

左右侍儀使尚文岳忱爲左右直侍儀事關思義侯祐賢爲左右侍儀副使蕭琬徐汝嘉爲僉左右侍儀事烏庫哩居貞爲承奉班都知完顏復昭爲引進副使葛從亮爲侍儀署令于伯儀爲尚衣局大使八年夏四月侍儀司奏請制內外仗如歷代故事從之秋七月內外仗成遇八月帝生日號曰聖壽節用朝儀自此始九年定受宣勑官禮儀二十一年右丞相率百官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憲天體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諸王百官朝賀如朔日儀順帝元統二年十月正內外官朝會

儀班次依品從蘇天爵奏曰朝覲會同國家大體班制儀式不可不肅夫九品分官所以著尊卑之序四方述職所以同遠近之風蓋位序尊嚴則觀望隆重朝廷典憲莫大於斯邇年以來朝儀雖設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爲衣紫從五與正五雜居共曰服緋七品與六品齊列下至八品九品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肅敬之心殊失朝儀之禮今後朝賀行禮聽讀詔赦先儘省部院臺正從二品衙門次諸司局院各驗職事散官敘列正從班次濟濟相讓與與而行如有

踰越品秩差亂位敘者同失儀論以懲不恪庶幾貴賤有章儀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禮下聳中外之觀瞻又馬班常日百官朝見奏事古有朗儀今國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燦然光於前代况欽遇列聖文明之主如科舉取士吏員降等之類屢復古制唯朝儀之典不講而行使後世無以鑒觀則於國家太平禮樂之盛實爲闕遺且夫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縉紳佩玉儼然左右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亦不敢公出諸口如蒙聞奏命中書省會集文翰衙門官員究講

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明太祖洪武三年定朔望朝儀凡朔望日上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公服於丹墀東西對立侯引班引合班北面立再拜班首詣前同百官鞠躬唱某官臣某起居贊禮唱聖躬萬福班首平身復位同百官皆再拜引班引百官分班仍對立省府臺部官諸衙門有事奏者由西階陞殿奏事畢降自西階引班引百官以次出如無事奏則侍儀由西階陞殿跪奏如之侯侍儀降階引班導

百官出按洪武初凡早朝文官自左掖門入武官自右掖門入如華蓋殿朝至鹿頂外東西序立鳴鞭訖守衛官至鹿頂內行禮訖就侍立位各衙門官以次行禮訖有事奏者入奏無事奏者出四品以上及應陞殿者入殿內侍立五品以下官出至鹿頂外列班北向立候鳴鞭以次出如奉天殿俱朝於華蓋殿行禮奏事畢五品以下官出丹墀依品級列班重行北向立四品以上及翰林院官給事中監察御史等官于中左中右門伺候鳴鞭各詣殿內序立侯退朝捲班以次出如先於奉天殿朝後却奏事者文武官於丹墀內依品級重行北向立侯鳴鞭行禮訖四品以上及翰林院官給事中監察御史等官陞殿侍立五品以下仍前序立候謝恩見辭人員行禮訖鳴鞭捲班退有事奏者於奉天門或華蓋殿進奏無事奏者以次出十四年定凡朔望日文武百官各具朝服侯鼓三嚴公侯一品二品官入東西角門侯其餘三品以下先於丹墀內班橫

行序立鐘三鳴公侯一品二品以次入班序立鐘鳴畢儀禮司奏外辦導駕官導上出陞御座鳴鞭訖鳴贊唱班齊通贊詣中道班首臣某等起居聖躬萬福畢百官行五拜禮儀禮司奏禮畢而退十七年令百官凡遇朔望免行起居禮後更定朔望日上御奉天殿百官各具公服行禮常朝官序立於丹墀東西相向謝恩見辭官序立於奉天門外北向候上陞座鳴鞭鴻臚寺贊排班樂作常朝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畢樂止復班鴻臚寺奏謝恩見辭於奉天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鳴鞭駕興

二十二年令奉天殿常朝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錦衣衛等官於殿內侍立奏事止於華蓋殿二十四年定侍班官員凡文武官除分詣文華殿啟事外如遇陞殿各用儀鞭照依品級侍班有違越失儀者從監察御史儀禮司糾劾東班則六部堂上官各部堂掌印官都察院堂上官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應天府翰林院春坊光祿寺欽天監尚寶司太醫院五軍斷事官及京縣官西班則五軍都督及首領官錦衣衛指揮各衛掌印指揮給事中中書舍人

是年令禮部置百官朝參序牌大書品級列丹墀左右木稱之上文武百官照品序立侍班令朝參將軍先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二十六年令公侯序於文武班首次駙馬次伯自一品而下各照品級文東武西依次序立風憲糾儀官居下朝北紀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後稍近上便於觀聽不許攙越如有奏事須要從班末行至御前跪奏不許於班內橫過奏畢即便入班序立成祖永樂初令內閣官員侍朝立在金臺東錦衣衛在西後移下貼御道東西對立景泰帝三年令師保兼官品同者立班以衙門為次景泰初定凡午朝上御左順門先期內官設御座於左順門之北設案稍南文武執事奏事等項官與俱於左掖門外伺候駕出視朝各官照班次序立內閣并五府六部奏事官六科侍班官俱於案西序立侍班御史二員序班二員將軍四員俱於案南面北立鴻臚寺鳴贊一員於案東向西立錦衣衛鴻臚寺堂上官於奏事官班以次面東立管將軍官并侍衛官立於將軍之西五府六部等衙門官照依衙門次第出班奏事通政司官照依常例引入奏事三法司官遇有奏事俱隨班其常日答應內刑部大理寺郎中等官各一員答應都察院侍班御史答應其餘衙門官有事者分管答應鴻臚寺官贊奏事畢贊業各官退如各衙門另有機密重事許赴御前具奏英宗天順三年奏准凡方面官入朝遇降京官一班序立憲宗成化十四年令朝參官員遇鼓起時俱於左右

掖門外拱候東西班次照依衙門品級序其進士各照辦事衙門次序立於見任官後凡糾舉失儀洪武初令百官有未嫻禮儀新任及諸武臣聽侍儀司官每日於午門外演習御史二員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世宗嘉靖九年令常朝官叩頭畢內閣官於東陛錦衣衛官於西陛各以次陛立於寶座之東西錦衣衛官在司禮監官之南遇有欽差官及外國人等領勑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堂上官輪流一人捧勑立於內閣官之後稍上候領勑官面

辭捧勑官下立於御前候承旨訖由左陛而下循御道邊行授與領勑官仍回至本班立神宗萬厯三年題准常朝該日記注起居史官四員列於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稍前以便觀聽四年議准五府都督官常朝班次不嘗入侯伯班仍照殿班立於錦衣衛官之後稍上待錦衣衛堂上官詣金臺邊北司官於臺下各侍立仍與南北司無執事官同班而序於其上十一年令於金水橋邊增設序班三員北向站立侯東西兩班站定各於班末點視有回顧耳語咳嗽吐唾者即時糾舉其京堂

四品以上翰林院學士及領勑官俱不面糾十二年議令吉服朝參日期除祭祀齋戒不面糾外其餘照常糾儀又令參將見朝在京營者照京官儀不贊跪在外者照外官儀贊跪失儀俱面糾

天子上公及諸侯卿大夫士等贄

臣等謹案杜典載天子以下執贄儀物上溯虞典五玉之文下及周記六幣之制経傳所載三代典章粲然可見兩漢以降封建之制不行玉帛冠裳非復五等來贄之儀僅與三公卿監以下聯班分等約以公侯卿士之遺法漢儀魏典往往得其一二焉第儀物不詳制度莫究所自漢氏之公卿執贄僅見於正會禮文援引所及未竟其旨其稍可考者獨曹魏青龍二年高堂隆請時制畧擬周官尚存典則故杜典缺漢而著魏制自後茫然無可摭拾矣今按唐宋元明史志若會要典禮諸篇凡朝儀覲典皆無執贄明文不可强為附益故著其說如右仍存其篇目以備考覽

信節 宋 遼 金 元 明

臣等謹按杜典信節篇全錄周官掌節之文而以漢代銅虎符及符印使節諸名附注其下亦倣鄭注引漢制釋經之例也自周以後缺而不載今驗史志舊文若符璽制度當歸輿服徵發期會多屬兵家其賓禮使節之條雖偶見旁文而不詳體制杜氏之刊落不載有以哉惟趙宋而後國信往來鄰國之文頗著今約採其有裨於賓禮者附著於後

宋神宗熙寧四年詔中外奉使除文臣兩省武臣橫行

已上不以職務緊慢餘官知州使外國接送伴禮賓安撫制勘之類給奉使印餘給銅記以奉使朱記爲名先是臣僚差使不以官序高下職務繁緊例給奉使印而令式節文非劇司者記故密院有請也九年禮部言政和令奉使官第二等以上給印餘給記差出者遇替移事故元借印記隨所在寄納本部歲終檢舉拘收而寄納州縣占留給借無以防之乃詔有司立法應州縣寄納禮部印記非奉朝旨不許擅行給借

遼制有木契正面爲陽背面爲陰閤門與仗則用之朝賀之禮宣徽使請陽面木契下殿至於殿門以契授西

上閤門使云授契行勘勘契官聲喏跪受契舉手勘契同俯伏興鞠躬奏內外勘契同閤門使云准勅勘契行勘勘契官執陰面木契聲喏平身立少退近後引聲云軍將門仗官齊聲喏勘契官云內出喚仗木契一隻准勅付左右金吾仗行勘勘契官合不合門仗官云合凡再勘契官云同不同門仗云同亦再勘契官近前鞠躬奏勘官左金吾引駕仗勾當都知某官某對御勘同平身少退近後右手舉契云其契謹付閤門使進入閤門使引聲喏門仗官下聲喏勘契官跪以契授閤門使上殿納契

宣徽使授契閤門使下殿奉勅喚仗其木箭之制內箭爲雄外箭爲雌皇帝行幸則用之還宮勘箭官執雌箭東上閤門使執雄箭如勘契之儀

金穆宗之世諸部長各刻信牌交互馳驛訊事擾人太祖定議自非穆宗之命擅制牌號者寘重法自是號令始一收國二年九月始制金牌後又有銀牌木牌之制蓋金牌以授萬戶銀牌以授明安木牌則穆昆佛寧所佩者也

元世祖中統三年賜夔州行省楊大淵金符十銀符十

九賞麾下將士別給海青符二事有急速馳以上聞至元十五年追江南工匠官虎符八月中書省臣言近有旨追諸路管民官所授金虎符其江南路臣宜仍所授從之閏十一月羅施鬼國西南番王並內附詔各爲其地安撫使佩虎符十二月都掌蠻夷及其屬內附詔以其長爲安撫使賜虎符餘授宣勅金銀符有差十九年勅出使人還不卽以所給符上與有司不卽收者皆罪之二十三年給金齒國使臣圓符二十八年南丹州莫國麟入覲授國麟安撫使三珠虎符成宗大德四年賜

雲南王緬國十五驛驛給圓符四驛券二十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製使節黄色三簷寳蓋長二尺黄紗袋籠之又置丹漆架一以節置其上使者受命則載以行使歸則持之以復命二十三年詔考定使節之制禮部奏漢光武時以竹爲節柄長八尺其毛三重而黄公紹韻會注漢節柄長三尺毛三重以旄牛尾爲之詔從三尺之制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一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二

禮 軍

臣等謹案杜典述軍禮較諸禮爲畧葢以軍禮自田獵大射而外其用之邦國者典不常舉儀亦最簡也夫周官因田賦以出兵而儀禮不備其文後世養兵之制多屬一時權宜儀文之畧有由來矣然大刑用甲兵而古者必裁之以禮此大易所謂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也宋人立國本弱親征大閱諸制徒爲繁縟遼金元因其國俗用兵動合機宜行師肄武因事以定爲禮制簡而易行明初於田獵大閱諸制間有修舉汔中葉而紀綱不振營制亦衰矣今據諸史禮志兵志儀衛志之言軍禮者自親征祭告以及時儺以次類纂其散見於帝紀及續通鑑諸書者兼采以補史志所未備焉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並祭所過山川 宋 遼 元 明

宋太宗征河東出京前一日遣右贊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炎尤禡牙遣著作佐郎李巨源即北郊

望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酥蜜餅果祭北方天王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儀院言車駕北征請出宮前一日遣官祭蚩尤及禡牙於地並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咸平中詔太常禮院定禡儀所司除地爲壇兩壝繚以靑繩張幄帟置軍牙大纛位版版方七寸厚三分祭用剛日具饌牲用太牢以羊豕代其幣長一丈八尺軍牙以白大纛以皂都部署初獻副都部署亞獻部署三獻皆戎服淸齋一宿將校陪位禮畢焚幣釁鼓以一牢又擇日祭馬祖馬社

遼皇帝親征儀常以秋冬應敵制變或無時將出師必先告廟乃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軍旅刑靑牛白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獨樹無獨樹即所舍而行之或皇帝服介冑祭諸先帝宮廟乃閱兵將行牝牡麃各一爲禳祭將臨敵結馬尾祈拜天地而後入下城克敵祭天地牲以白黑羊班師以所獲牲馬牛各一祭天地出師以死囚還師以一諜者植柱縛其上於所向之方亂射之矢集如蝟謂之射鬼箭聖宗乾亨二年十月辛巳將南伐祭旗鼓聖宗統和六年九月癸卯祭旗鼓

元憲宗七年詔諸王出師征宋夏六月謁太祖行宮祭旗鼓

明太祖洪武元年閏七月詔定軍禮中書省臣會儒臣言古者天子親征所以順天應人除殘去暴以安天下自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此其始也周制天子親征則類於上帝宜於大社造於祖廟禡於所征之地及祭所過山川師還則奏凱獻俘於廟社後魏有宣露布之制唐仍舊典宋亦間行焉於是歷考舊章定爲親征禮

奏之前期擇日祭告天地宗社皇帝服武弁乘革輅備六軍具牲幣作樂皆行三獻禮其儀與大祀同又於國南神祠行禡祭禮凡所過山川嶽鎭海瀆用太牢其次少牢又次特牲若行速止用酒脯祭器籩豆各一前期齋一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省牲視滌祭之日服武弁行一獻禮其禡祭儀制皇帝及大將陪祭官皆齋一日前一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省牲詣神廚視鼎鑊滌溉執事設軍牙六纛於廟中之北軍牙東六纛西籩豆十二簠簋各二鉶登俎各三設瘞坎位於神位西北

設席於坎前上置酒碗五雌雞五餘陳設如常儀祭日建牙旗六纛於神位後皇帝服武弁自左南門入至廟廷南正中北向立大將及陪祭官分文武重行班於後迎神再拜奠幣行初獻禮先詣軍牙神位前再詣六纛神位前俱再拜亞獻終獻如之惟初獻讀祝詣飲福位再拜飲福受胙又再拜掌祭官徹豆贊禮唱送神復再拜執事官各以祝幣掌祭官取饌詣燎所太常奏請望燎執事殺雞刺血於酒碗中瘞神燎半奏禮畢駕還若遣將則於旗纛廟壇行三獻禮大將初獻諸將亞獻終

獻永樂八年二月以親征祓於承天門遣官祭太歲旗纛之神八月丁未遣官祭旗纛又嘉靖十八年南巡遣官祭旗纛之神用牲醴制帛三獻如常儀

軷祭

臣等謹案軷祭之禮起於周天子將出師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及犯軷自是以後唯後周及隋唐用之唐以後其禮久廢明成祖時雖嘗舉行而儀式不備茲不復續纂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十二月上獵苑中戒多殺止行三驅之禮勞士而還穆宗長慶二年獵於咸陽又獵於驪山會昌二年十一月獵於白鹿原

後唐莊宗同光中屢畋於伊闕明宗天成二年畋於東郊

晉高祖天福八年畋於近郊出帝開運七年畋於咸城

宋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獵於近郊先出禁軍爲圍場五坊以鷹犬從帝親射走兎三從官貢馬稱賀其後多以秋冬或正月田於四郊從官或賜窄袍煖鞾親王

以下射中者賜馬太宗將北征因閱武獵近郊以多盜獵狐兎者命禁之有衞士奪人獐當死帝曰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特貸其罪帝嘗以臘日校獵諭從臣曰出狩以從時令緩轡從禽是非荒也回幸講武臺張樂賜羣臣飲其後獵西郊親射走兎五詔以古者蒐狩以所獲之禽薦享宗廟而其禮久廢今可復之遂爲定式眞宗時詔教駿所養鷹鶻以備諸王從時展禮仁宗時臣僚言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訓戎事請修此禮於是命樞密院奏定制度獵日五鼓帝御內東門賜

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宴於㟴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五坊軍士銀絹有差宰相賈昌朝等曰陛下暫幸近郊順時田獵取鮮殺而登廟俎所以昭孝慎也即高原而閱軍實所以講武事也問耆老而賜飲食所以養老也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館從之明年復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鞍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鼓旗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帝按

轡道中親挾弓矢屢獲禽仍召父老存問欽宗靖康後不復講

遼國俗以畜牧射獵為業獵無常時地無定所太祖七年次烏林觀魚九年射魚於漠北神冊中射虎於東山射龍於伊喇山陽水上天贊中獵於雅爾雞都勒斡山觀漁於烏勒呼河天顯中障鷹於近山蒐於潢水之曲會同以後如射柳射鹿射鴨釣魚每歲舉行焉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巴納春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鶻捕鵝鴈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鵝錐一枚於濼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擎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鶻擒鵝墜勢力不加排立者舉錐刺鵝取腦以飼鶻救鶻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菓舉樂

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鵝毛於首以為樂賜從人酒徧散其毛弋獵網鈎春盡乃還夏巴納無常所多在圖爾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興宗陵賞金蓮乃幸子河避暑圖爾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山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圖爾山東北三百里懷州西上有清涼殿為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為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去秋巴納曰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

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濼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旣集而射之謂舐鹻鹿又名呼鹿冬巴納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面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南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有黑氊傘以庇衛士風雪槍外小氊帳一層

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又定獵儀於十二月辰日前期一日詔司獵官選獵地其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畢設圍命獵夫張左右翼司獵官奏成列皇帝皇后升鑾車多羅倫穆騰以酒二尊盤飧奉進北南院大王以下進馬及衣皇帝降輿祭東畢乘馬入圍中皇太子親王率羣官進酒分兩翼而行皇帝始獲兎羣臣進酒上壽各賜以酒至中食之次親王大臣各進所獲及酒訖賜羣臣酒還宮其服飾皇帝幅巾擐甲戎裝以貂鼠或鵞項鴨頭爲扞腰蕃漢諸司使以上並戎裝皆左衽黑綠色

金世宗大定三年十二月獵於近郊所獲薦山陵自是歲以爲常章宗明昌元年制諸王任外路者許游獵五日過此禁之又遣諸王出獵毋越本境其從獵之服春水以鶻捕鵞雜花卉爲飾秋水以熊鹿山林爲文

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鷹人是故捕獵有戶使之致鮮食以供宗廟天庖而齒革羽毛又皆足以備用然地有禁取有時而違者則罪之春冬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捕擊之以爲遊豫之度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世祖中統三年禁京畿田獵至元元年禁

上都畿內捕獵七年七月命達嚕噶齊烏蘭哈達給上都扈從畋獵糧十年九月巡東畿弛獵禁戊子禁五百里內射獵己丑敕自今秋獵鹿豕先薦太廟成宗大德元年禁民間捕鷹鶻命諸阿濟格自今出獵悉自供具毋傷民力

明成祖永樂十年十月獵於城南武岡二十年五月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上顧從臣曰士卒隨朕征討道中唯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士作其驍

勇之氣宣宗宣德四年獵於谷口英宗天順二年上校
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苑中有按鷹臺（一名晾鷹臺）
蓋有三海皆元之舊也

大閱（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臣等謹案杜典有出師儀制而附兵講武附焉其
書本未載出師之儀悉敘各代閱兵講武之典今
考各代正史及會要會典諸書皆未特載出師儀
制大約所謂儀制者即親征之禮也今改曰大閱
而以各代閱兵之禮纂序於左

唐肅宗至德二載八月大閱乾元元年正月大閱諸軍
於含元殿庭上御棲鸞閣觀之寶應元年九月大閱兵
馬於鳴鳳門街

梁太祖開平元年冬十月講武於繁臺四年春正月講
武於榆林乾化元年八月大閱於興安鞠場十月大閱
於魏東郊

唐天祐十有五年八月大閱於魏東郊明宗天成二年
十月御興教門觀兵自卯至午隊伍方絕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月勅習戰講武歷代通規選士練
兵其來舊制宜以每年農隙時講武仍准令式處分開
運元年正月講武於澶淵二年二月大閱於戚城

周世宗顯德元年三月次澤州閱兵於北郊

宋太祖征伐四方親講武事故不盡用定儀亦不常其
處鑿講武池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復築講武臺城西楊
村秋九月大閱輿從臣登臺觀焉眞宗命有司擇地含
輝門外之東武村為廣場置壇臺上設屋構行宮先夜
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
並戎服賜以窄袍至行宮諸軍陣臺前左右相向步騎

交屬亘二十里諸班衛士屬從於後有司奏成列帝升
臺東向御戎幄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
五方旗以節進退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
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
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騎士譟聲震百里外皆三
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而
整士勇而厲欲再舉帝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軍於左
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略左陣以
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並凱旋以還乃召從臣宴教坊奏

樂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遊擊鈞容奏樂於樓下復召從臣坐賜飲明日又賜近臣飲於中書諸軍將校飲於營中內職飲於軍器庫諸班衛士飲於殿門外神宗閱左藏庫副使开斌所教牌手於崇政殿乃命殿前步軍司擇驍徤者依法教習自是營屯及吏戍諸軍緣河三路民兵皆隨伎藝召見親閱焉凡閱試禁衛廂軍民兵總率第其精粗賜以金帛而超等高者至命爲吏選官其典領者優加職秩孝宗乾道二年幸候潮門外教場大幸白石教場應從駕臣僚自祥曦殿並戎服起居從駕

後幸白石教場皇帝登臺三衙統制統領官等起居畢舉黃旗諸軍皆三呼萬歲拜訖三衙管軍奏報取旨馬軍上馬打圍教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接舉紅旗向臺合圍聽一金止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排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馬射獵兎一金止疊金射生官兵各歸陣隊舉黃旗射生官兵就御臺下獻所獲帝遂慰勞賜賚諸將教馬金帶以及士卒四年殿前司言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已修築將臺將來三司馬步軍並合全裝披帶衣甲執色器械至日

先赴教場下營排辦候駕登臺　金鼓起居畢依資次變陣教閱所有聖駕出郊除禁衛外欲於本司入陣馬軍內摘差護聖馬軍八百人騎弓箭器械作十六隊於前後儀衛引從各分八隊隊各五十人往回沿路各奏隨軍鼓笛大樂及摘差本司入教陣隊內諸軍步親隨一千人并統領將官三員至日先赴將臺下各分左右於後壁周圍留空地三十步以容禁衛分作三重環立其日車駕至灘上諸軍前一日於教場東列幕宿營是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領將佐導駕乘馬至護聖步軍

大教場更御甲冑至灘上皇帝登臺三衙起居畢權主管殿前司王逵奏三司人馬齊舉黃旗諸軍呼拜者三逵奏從頭教閱中軍鳴角倒門角旗出營馬步軍簇隊成收鼓訖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擐起旗鎗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應變方陣爲備敵之形別高一鼓步軍四向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鬭之勢別高一鼓各分歸地分五鼓舉黃旗變圓陣爲自環內固之形如前節次訖三鼓舉赤旗變銳陣諸軍相屬魚貫斜列前利後張爲衛敵之形亦依前節次訖王逵奏人

馬教絕取旨舉青旗變放教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
三馬軍下馬步人皷落旗槍皆應規矩帝大悅犒賞從
之士卒歡呼謝恩如儀鳴角聲統隊訖放教步人分東
西引拽馬軍交頭於御臺下隨隊呈試驍銳大刀武藝
繼又進呈車砲火烟槍及攂山打圍射生馬步軍統制
官蕭鵠巴以所獲獐鹿等就御臺下進獻入馬拽絕皇
帝復御常服乘馬至車子院宣喚殿前司撥發官馬定
遠侯彥昌等各賜馬一匹彥昌仍自準備將特升副將
進御酒上並賜進酒其時重定大閱儀制皇帝至祥曦

殿行門禁衛等並戎服迎駕常起居皇帝至知閤門官
以下並戎服常起居訖皇帝乘馬出從駕官從駕至侯
潮門外大教場御幄殿下馬入幄更衣訖皇帝被金甲
出幄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乘馬至教場臺下
馬升臺入幄從駕官宰執親王使相正任知閤御帶環
衛官升臺於幄殿分東西相向立管軍並令全裝衣甲
帶御器械執骨朶升臺於幄殿稍南面西立侯入內官
喝排立皇帝出幄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出閤
門分引殿前馬步三司統制統領官常起居訖次三司

將佐以下聽鼓聲常起居次殿前司挽骨朶赴御座前
奏教直陣侯教閱畢再赴御座前奏教圓陣侯閱畢再
赴御座前奏教銳陣侯教閱畢再赴御座前奏教閱畢
歸侍立內侍傳旨與殿前太尉某諸軍謝恩承旨訖轉
與撥發官引三司統制統領將佐再拜謝恩訖各歸本
軍皇帝起入幄更衣訖皇帝出幄皇帝坐舍人引宰執
登後立侯進御茶床舍人贊就坐宰執躬身應喏訖直
身立就坐進第一盞酒起立登後侯皇帝飲酒訖舍人
贊就坐躬身應喏訖直身立侯宰執酒至接盞飲酒訖

盞付殿侍次舍人贊食並如儀至第四盞傳旨宣勸訖
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贊不拜贊就坐第五盞宣勸
如第四盞儀酒食畢舉御茶床舍人分引宰執於幄殿
重行立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訖揖宰執躬身贊不
拜各祗候直身立降踏道歸幕次皇帝起乘馬至車子
院門樓上出賜親王酒再拜謝訖次賜使相正任并管
軍知閤御帶環衛官酒訖一班再拜謝訖侯皇帝觀畢
降車子院門樓歸幄親王以下退皇帝乘馬出車子院
門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乘馬至侯潮門外大

教場應從駕官並戎服乘馬從駕同皇帝乘馬入和寧
門至祥曦殿上下馬還宮其後淳熙四年大閱於茅灘
十年大閱於龍山十六年大閱於城南教場並如前儀
寧宗慶元二年大閱於茅灘嘉泰二年幸候潮門外教
場大閱
遼太宗天顯元年十二月閱旗鼓二年正月乙酉閱北
剋兵籍庚辰閱南剋兵籍丁巳閱皮室伊喇摩哩三軍
四年十月幸諸營閱軍籍庚戌以雲中郡未平大閱六
軍會同三年五月閱騎兵於南郊六月閱步卒於南郊

七年十二月南伐次古北口閏月閱諸道兵於温榆河
九年八月自將南伐九月閱諸道兵於漁陽西棗林淀
聖宗統和元年十月上將親征高麗閱東京留守耶律
穆濟所總兵馬
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三月命尚書省申勅西北路招
討司勒明安穆昆督部人習武備二十六年九月上謂
宰臣曰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地隘明安人戶無處圍
獵不能閑習騎射委各明安穆昆官依時教練其弛慢
過期及不親監視並決罰之章宗承安四年九月詔訓
練軍士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六月詔蒙古人總漢軍閱習水戰
武宗至大四年十月勅諸衛漢軍練習武事仁宗延祐
七年十一月遣使閱實各行省戍兵
明宣宗宣德四年十月帝將閱武郊外命都督府整兵
文武各堂上一員屬官一員扈從正統間或閱於近郊
於西苑不著令穆宗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言祖宗
時有大閱禮乞親臨校閱兵部引宣宗英宗故事請行
之命於明年八月舉行及期禮部定儀前期一日皇帝

常服告於內殿行四拜禮如出郊儀司禮監設御幄於
將臺上總協戎政大臣巡視科道督率將領軍兵預肅
教場至日早遣官於教場祭旗纛之神三大營官軍具
甲仗將官四員統馬兵千扈駕文臣各堂上官科道掌
印官禮兵二科禮部儀制司兵部四司官糾儀監察御
史鴻臚寺供事官武臣都督以上錦衣衛堂上及南鎮
撫司掌印僉書官俱大紅便服關領扈從牙牌懸帶先
詣教場是日免朝錦衣衛備鹵簿皇帝常服乘輦由長
安左門出官軍導從鉦鼓震作出安定門至閱武門外

總協戎政官率大小將佐戎服跪迎入將臺下北向序
立駕進閱武門內中軍舉號砲三各營鉦鼓震作扈從
官序立於行宮門外駕至門降輦兵部官導行入宮鳴
金止鼓候升座扈從官行一拜禮傳賜酒飯各官謝恩
出將臺下東西序立兵部官奏請大閱兵部鴻臚寺官
導駕登臺舉砲三京營將士叩頭畢東西侍立總協戎
政官立列於扈從官之北諸將列從官之南兵部尚書
奏請令各戎整搠人馬臺上吹號笛麾黃旗總協戎政
及將佐等官各歸所部兵部尚書請閱陣舉砲三馬步

官軍演陣如常法演畢復吹號笛麾黃旗將士俱回營
少頃兵部尚書請閱射總協戎政官以下及聽射公侯
駙馬伯錦衣衛等官俱於臺下較射馬三矢步六矢中
的者鳴鼓以報御史兵部官監視紀錄把總以下及家
丁軍士射府部大臣並御史兵部官於東西廳較閱鎗
刀火器等藝聽總協戎政官量取一隊於御前呈驗兵
部尚書奏大閱畢臺下舉號旗總協戎政官及諸將領
俱詣臺下北向序立鴻臚寺官奏傳制贊跪宣制訖贊
叩頭各官先退出門外贊扈從官行叩頭禮禮畢駕回

行宮少憩扈從等官趨至門內立皇帝升輦中軍舉砲
三各營皆鼓吹鹵簿及馬兵導從如來儀鉦鼓與大樂
相應振作總協戎政以下候駕至叩頭退馬兵至長安
左門外止鹵簿大樂至午門外止駕還仍詣內殿參謁
如前儀百官不扈從者各吉服於承天門外橋南序立
送駕還迎如之次日總協戎政以下表謝百官侍班行
稱賀禮如常儀兵部以將士優劣及中箭多寡教練等
第奏聞越二日皇帝御皇極門賜勅勉勵將士總協戎
政官捧至綵輿將士迎導至教場開讀行禮如儀是日

即行賞賚并戒罰有差次日總協戎政官率將吏復謝
恩詔如議行駕還樂奏武成之曲神宗萬歷九年大閱
如隆慶故事

臣等謹按明太祖洪武時屢命元勛宿將練兵而
其制未定成祖永樂中嘗較閱六師又勅秦晉周
肅諸王各選護衛軍五千命官督赴真定操練陝
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中都留守河南
等都司徐宿等衛遣將統馬步軍分駐真定德州
操練候赴京閱視是并閱各省之兵也而其時禮

儀未備景泰後立十團營置總理協理軍營戎政
之官始制大閱之禮然其典亦不數舉云

命將出征宋 明

宋命將出征儀受旌節前一日儀鸞司設大將次於朝
堂其日大將常服入就次執事設褥位於東上閤門外
階下設制誥箱於褥位之前少西持旌節者少南謁者
引大將至就褥位北面立揖東上閤門官宣有勑大將
再拜躬聽口宣訖搢笏跪者二人持箱進於大將之前
大將受訖次少府監執事者交旌節大將俛伏興再拜

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出文德殿門次端禮門入右昇龍
門出宣德西偏門大將勒所部兵衛并偏將裨將各建
旗以正行列執擎旌節并押節人騎士槍牌步兵樂工
等分左右前導至第引見之日大將常服入就殿門外
次舍人引詣殿庭進當殿陛北面立揖大將再拜輿奏
聖躬萬福又再拜引大將稍前躬致詞歸位再拜西出
少頃舍人再拜再引大將詣殿庭進當殿陛北向再拜
訖引至東階揖升殿近御前之左大將奏事稟方畧訖
降東階下殿再拜西出其造廟前期太史擇日太常寺
具時日告諸司前期二日儀鸞司設告官以下次於常
所設大將次於南門之外道東西向前一日質明告官
以下赴祠所清齋行事執事官並集告官齋所肄儀太
祝習讀祝文眡禮饌香幣次贊者引監察御史南向西
上開瘞坎於西階之東北向方深取足容物設望瘞位
於瘞坎之南告官大將北向監察御史東向奉禮郎太
祝太官令位於其後西上光祿卿位於監察御史之東
北向又設監察御史之位於殿上之西東向奉禮郎太
祝於東西向北上大官令於酒尊所北向告日未明大
官令率其屬實饌具畢引光祿卿入定位贊者曰再拜

光祿卿再拜升自西階點眡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
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者光祿卿還齋所餘官各服
祭服引告官大將以下詣東神門外虛一揖位禮直官
贊揖訖贊者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大官令先入就
位立定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次引宮闈令入室搢
笏於祏室內奉神主設於座執笏退復執事位祠祭官
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
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

大官令升就位立定次引告官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
盥手執笏升詣僖祖室神位前搢笏跪三上香引奉禮
郎搢笏西向跪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禮郎以幣
授告官訖執笏興詣次室以授告官受幣奉奠訖執笏
俛伏興再拜訖引告官以次詣翼祖宣祖太祖太宗眞
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室奉奠並如上儀降復位少頃
引告官再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洗閤禮饌畢退還
齋所未後一刻大官令率宰人以鸞刀引牲遂烹牲晡
後有司帥其屬淸掃廟門之內外告日前三刻禮直官

贊者諸司職掌各服其服贊者先引宫闈令入詣殿庭
北向再拜升殿開室訖太常陳幣篚於神位之左祝版
於神位之右置於殿香爐并合置於案上次設祭器藉
以席光祿實之每位左十有二籩爲四行以右爲上右
十有二豆爲四行以左爲上俎二一在籩前一在豆前
又俎六在豆右爲三重以北爲上二在胙俎之北槃一
在室戶外之左甗以二一在鉶之前一在籩之左鉶三
在甗之後籩豆之間簠簋各一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
左簋在右設犧牲罇置於坫加勺冪置諸戶前楹間北

向太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於東階之東罍在洗東加
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執罍篚者於其後又設虛揖
位於齋宫內道南及東神門外告官大將在南北向監
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在北盥手帨手執笏詣爵
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搢笏升詣
僖祖神位前搢笏跪執事官以爵授告官告官執爵跪
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出室戶外北向少立太祝搢
笏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執笏興復位告官
再拜訖引告官以次詣翼祖宣祖太祖太宗眞宗仁宗

英宗神宗哲宗室酌獻並如上儀降復位禮直官曰賜
胙贊者曰再拜告官大將以下皆再拜祠祭官於殿上
贊奉神主入祏室引宫闈令搢笏奉神主入祏室訖次
引告官大將詣望瘞位有司詣神位前取祝幣置於瘞
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降望瘞位立定禮直官
曰可瘞置土半坎引告官以下復詣東神門外虛揖位
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大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察
御史升殿監眡收訖徹訖退宫闈令闔戶以降太常藏
祝於匱若凱旋祭告惟陳俘馘及軍實於南門之外北

面東上其告禮並如上儀
明太祖洪武元年中書省臣會官議奏王者遣將所以討有罪除民害也今定遣將禮皇帝武弁服御奉天殿大將入就丹墀四拜由西陛入殿再拜跪承制官宣制以節鉞授大將軍大將軍受之以授執事者俛伏興再拜出降陛復位四拜禮還宮大將軍出至午門外勒所部將士建旗幟鳴金鼓正行列擎節鉞奏樂前導百官以次送出造廟宜社之禮卽命大將軍具牲幣行一獻禮與遣官祭告廟社儀同其告武成王廟儀前一日大

將省牲祭日大將於幕次僉祝版入就位再拜詣神位前上香奠帛再拜進熟酌獻讀祝再拜詣位再拜飲福受胙復再拜徹豆望燎其配位亦大將行禮兩廡陪祀諸將分獻

宣露布　後唐　宋　遼　明

後唐莊宗爲晉王時擒幽州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以練縑劉仁恭父子凱歌入於晉陽獻於太廟
宋太祖平蜀孟昶降詔有司約前代儀制爲受降禮昶至前一日設御座仗衛於崇元殿如元會儀至日大陳馬步諸軍於天街左右設昶及其官屬素案席褥於明德門外表案於橫街北通事舍人引昶及其官屬素服紗帽北向序立昶跪捧表授閤門使復位待命表至御前侍臣讀訖閤門使承旨出昶等俯伏通事舍人掖昶起官屬亦起宣制釋罪昶等再拜呼萬歲賜襲衣冠帶陳於前昶等又再拜跪受改服乘馬至昇龍門下馬官屬至敬運門下馬就次帝常服升坐百官先入起居班立閤門使引昶等入舞蹈拜謝召昶升殿閤門使引自東階升宣撫使承旨安撫之昶至御座前躬承問訖還

位與官屬舞蹈出中書率百官稱賀遂宴近臣及昶於大明殿嶺南平劉鋹就擒詔有司撰獻俘禮鋹至上御明德門列仗衛諸軍百官常服班樓前別設獻俘位於東西街之南北向其將校位於獻俘位前北上西向有司率武士係鋹等白練露布前引至太廟西南門鋹等並下馬入南神門北向西上立監將校官次南面立俟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乘馬引至大社如上儀乃押至南御路之西下馬立俟獻俘將校戎服帶刀攝侍中版奏中嚴百官班定版奏外辦帝常服御坐百官舞蹈起居

畢通事舍人引鋹就獻俘位將校等詣樓前舞蹈訖次
引露布案詣樓前北向宣付中書門下如宜制儀通事
舍人跪受露布轉授中書門下轉授攝兵部尚書次攝
刑部尚書詣樓前跪奏以所獻俘授有司上召鋹詰責
鋹伏地待罪詔誅其臣龔澄樞等特釋其縛與其弟保
興等罪仍賜襲衣冠帶鞾笏器幣鞍馬各服其服列謝
樓下百官稱賀畢放仗如儀南唐平帝御明德門露布
引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素服待罪初有司請如獻劉鋹
禮帝以煜嘗奉正朔非若鋹拒命寢露布弗宣遣閤門使

承制釋之太宗征太原劉繼元降帝幸城北陳兵衛張
樂宴從臣於城臺繼元帥官屬素服臺下遣閤門使宣
制釋罪召繼元親勞之從臣詣行宮稱賀時以在軍中
故不備禮繼元至京師詔告獻太廟前一日所司陳設
如常告廟儀告日黎明博士引太尉就位通事舍人引
繼元西階下東向立其官屬重行立贊者贊太尉再拜
訖博士引就盥爵如常儀詣東階解劍脫舄升第一室
進奠再拜太祝跪讀祝文訖又再拜通事舍人引繼元
官屬詣室前西階下北向立舍人贊云皇帝親征收復

河東偽主劉繼元及偽命官見贊者曰再拜訖退位次
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室皆如第一室博士引太尉降
階佩劍納舄復位贊者曰再拜太尉與繼元等皆再拜
退焚祝版於齋坊繼元既命以官故不稱俘焉哲宗元
符二年西蕃王隴贊遐川首領轄戩等降詔具儀注以
受降日御宣德門設諸班直上四軍仗衛諸軍素服陳
列降者各服蕃服以見蕃問訖有旨放罪依等第賜首
服袍帶百官稱賀御紫宸殿賜宴會哲宗崩樞密院留
隴贊等西京聽旨詔罷御樓立仗但引見於後殿隴贊

一班契丹公主一班夏國回鶻公主次之轄戩一班必
斯布結并族屬次之應族屬首領各從其長以次見僧
尼公主皆蕃拜並賜冠服謝訖賜酒饌橫門外政和初
議禮局上受降儀皇帝乘輿升宣德門樓降輿坐御幄
百官與降王蕃官各班樓下如大禮肆赦儀東上閤門
以紅條袋班齊牌引升樓樓上東上閤門官附內侍承
旨索扇扇合帝即御坐簾卷內侍又贊扇開侍衛如常
儀尚班親從并裹開降王入節　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
人贊執儀將士常起居次管幹　降王使臣并隨行首蕃

官常起居次禮直官舍人引百官横行北向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再拜退百官各就東西位舍人引降王服本國衣冠詣樓前北向女婿少西立僧又少西尼立於後入内省官詣御坐前承旨傳樓上東上閤門官承旨録訖以紅絛袋降制樓下東上閤門官承旨退降王以下俯伏東上閤門官至合通事舍人掖之起首領以下皆起鞠躬閤門宣有勅降王以下再拜僧尼止躬呼萬歲閤門録勅旨付管幹官降王等躬聽詰問如有復奏閤門録

訖仍以紅絛袋引升樓如無復奏入内省官詣御坐承旨傳樓上閤門官稱有勅放罪訖舍人贊謝恩降王以下再拜稱萬歲復序立入内省官詣御座承旨傳樓上閤門官稱有勅各賜首服袍帶樓下閤門官承旨引所賜擔床陳於西舍人宣曰有勅降王以下再拜鞠躬舍人稱各賜某物畢又再拜稱萬歲若賜官即贊謝再拜並歸次易所賜服舍人先引降王以下至授選部以上當樓前北向東上立贊再拜稱萬歲又再拜次贊服冠帔婦女再拜僧尼别謝引還次贊樓上侍立官稱賀再拜禮直官舍人分引百官横行北向立贊拜訖班首少前俛伏稱賀其詞中書隨事撰述賀訖復位在位者又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東上閤門官進詣樓前承旨就班首宣曰有制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宣答其詞學士院隨事撰述又贊再拜三稱萬歲又再拜樓上樞密院前跪奏稱某官臣某言禮畢内侍索扇扇合簾垂帝降坐内侍贊扇開所司承旨放仗樓下鳴鞭百官再拜退

遼制下城克敵班師以所獲牡馬牛各一祭天地

明太祖洪武四年蜀夏明昇降表至京師太祖命中書集議受降禮省部請如宋太祖受蜀主孟昶故事擬明昇朝見日皇帝御奉天門昇等於午門外跪進待罪表侍儀使捧表入宣表官宣讀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皆俯伏於地侍儀舍人掖昇起其屬官皆起跪聽宣制釋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承制官傳制賜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昇入丹墀中四拜侍儀使傳旨昇跪聽宣諭俯伏四拜三呼萬歲又四拜出百官行賀禮帝以昇年幼事由臣下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禮惟命昇及其官

爲朝見百官朝賀其奏凱獻俘之儀凡親征師還皇帝率諸將陳凱樂俘馘於廟南門外社北門外告祭廟社行三獻禮同出師儀祭畢以俘馘付刑部協律郎導樂以退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午門樓以露布詔天下百官具朝服以聽儀與開讀詔赦同大將奏凱儀先期大都督以露布聞內使監陳御坐於午門樓上前楹設奏凱樂位於樓前協律郎位於奏凱樂北司樂位於協律郎南又設獻俘位於樓前少南獻俘將校位於其北刑部尚書奏位於將校北皆北向又設刑部尚書受俘

位於獻俘位西東向設露布案於內道中南向受露布位於案東承制位於案東北俱西向宣露布位於文武班南北向至日清晨先陳凱樂俘馘於廟社門外不奏歌曲俟告祭畢復陳樂於午門樓前將校引俘侍立於兵仗之外百官入侍立位皇帝常服升樓侍衛如常儀大將於樓前就位四拜諸將隨之退就侍立位贊奏凱樂協律郎執麾引樂工就位司樂跪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振作徧奏樂曲樂止贊宣露布承制官以露布付宣露布官引禮引詣案跪受由中道南行以授宣露布官宣訖付中書禮部頒示天下將校引俘至位刑部尚書跪奏曰某官某以某處所俘獻請付所司奏訖退復位其就刑者立於西廂東向以付刑官其宥罪者樓上承制官宣旨有敕釋縛樓下承旨釋訖贊禮贊所釋之俘謝恩皆四拜三呼將校以所釋俘退如有所賜就宣旨賜之大將以下就拜位舞蹈山呼如常儀班前稍前跪稱賀致詞訖百官復四拜禮畢還宮後定制凡大捷擇日以宣其日不奏事百官吉服賀即日遣官薦告郊廟中捷以下止宣捷不祭告慶賀成祖永樂四年定

凡捷兵部官以露布奏聞大將在軍則進露布官行禮次日行開讀禮第三日行慶賀禮餘如前儀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二

禮 軍

天子諸侯大射鄉射志 宋 金 明

唐制燕遊小射則服常服不陳樂懸不行會禮餘如大射之儀 案大射儀已詳杜典

宋太宗命有司定大射之禮儀注定制羣臣朝謁如元會酒三行有司言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稱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布七埒於殿下王公以次射問樂懸東西廂設熊虎等侯陳賞物於東階以賞能者設豐爵於西階以罰否者并圖其冠冕儀式表著埒之位以進帝覽而嘉之謂宰臣曰俟弭兵當與卿等行之凡遊幸池苑或命宗室武臣射每帝射中的從官再拜奉觴貢馬爲賀苑中皆有射棚畫鼎的射則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緋紫繡衣帕首分立左右以唱中否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副皆令習射遂爲定制外國使人朝亦令帥臣伴賜射於園苑政和宴射儀皇帝御射殿侍宴官公服繫鞵射官窄衣奏聖躬萬福再拜升殿酒三行引射官降皆執弓矢謝恩再拜三公以下在右射

官在左不射者依坐次分立皇帝初射中舍人贊拜凡左右祗應臣僚除內侍外並階上下再拜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諸司祗應人並自贊再拜招箭班殿上躬奏訖跪進椀射官先傳弓箭與殿侍側立內侍接椀訖就拜起降階再拜有司進御茶牀天武引進奉馬列射垛前員僚奏聖躬萬福東上閤門官詣御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班首以下橫行立贊再拜班首奉進酒樂作飲畢殿上臣僚再拜舍人贊各賜酒羣臣俱再拜贊各就坐羣臣皆立席後引進司官臨階宣進奉出天武奉馬出樂令復贊就坐飲訖揖與諸司收坐物等射官左側臨堦取弓箭侍立皇帝再射中的或雙中如上儀臣僚射中引降堦再拜訖殿下側立御箭中招箭班進椀如上儀舍人再引射中官當殿揖躬宣有勅賜窄衣金帶跪受箱過再拜過殿側服所賜訖再引當殿再拜更不射如宣再射或更賜箭令射如未退即就位再拜射訖進御茶牀諸司復陳坐物等羣臣各立席後贊就坐羣臣俱坐酒五行宣示醆宣勸如儀皆作樂宴畢內侍舉御茶牀三公以下降階再拜退孝宗乾道二年車駕

幸玉津園皇帝射莚次命皇太子次慶王次恭王次管軍臣僚等射如是者三每射四發帝前後四中的淳熙元年車駕幸玉津園命從駕文武官行宴射之禮皇太子宰執以下酒三行樂作皇帝臨軒有司進弓矢皇帝中的皇太子進酒率宰執以下再拜稱賀宣皇太子射射中賜宣預射臣僚射使相鄭藻起居舍人王卿月環衛官蕭多囉倫射中各賜襲衣金帶其鄉射之儀於鄉飲酒前一日本州於射亭東西序量地之宜設提舉學事諸監司知州通判州學教授應赴鄉飲酒官貢士幕

次本州兵馬教諭備弓矢應用物設桌其日初筵提舉學事知州軍通判帥應赴鄉飲酒官貢士詣射亭執弓矢揖人射乘矢若中則守帖者舉獲唱獲執算者以算投壺畢多算勝少算射畢賛者賛揖酬酢如儀畢揖退

遼制有射柳儀皇帝再射親王宰執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質誌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質之不勝者進飲於勝者然後各歸其冠服又三月三日國俗刻木爲兎分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負朋下馬列跪進酒勝朋馬上飲之

金制凡重五日拜天地畢揷柳毬場爲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爲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爲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

明太祖洪武三年定凡郊廟祭祀先期行大射禮工部製射侯等器其射鵠有七虎鵠五采天子用之熊鵠五采皇太子用之豹鵠五采親王用之豹鵠四采文武一

品二品者用之糝鵠三采三品至五品者用之狐鵠二采六品至九品用之布鵠無采文武官子弟及士民俊秀用之凡射時置乏於鵠右（乏又名容見周禮大司馬服不氏職）執旗及侍獲者以蔽身設楅及韋當射時置於前以齊矢設射中五皮樹中天子大射用之閭中天子宴射用之虎中皇太子親王射用之兕中一品至五品文武官用之鹿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弟士民俊秀通用之其職事設司正官二掌驗射者品級尊卑人力强弱而定耦其中否則書於算兵部官職之司射二掌先以强弓射

鵠誘射以鼓衆氣武職官充之司射器官二掌辨弓力强弱分爲三等驗人力强弱以授工部官職之尊爵者掌以馬湩授中者欽光祿寺職之請射者掌定耦射射畢再請某耦射侍儀司職之侍獲者掌矢納於司射器者以隸僕供其役執旗者六人掌於容後執五色旗如射者中的舉紅旗應之中采舉采旗應之偏西舉白旗偏東舉青旗過於鵠舉黃旗不及鵠舉黑旗軍士二人掌之引禮二掌引贊武官進退侍儀司舍人職之太祖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之事專習於武夫而文士多

未解乃詔國學及郡縣生員皆令習射頒儀式於天下朔望則於公廨或閒地習之其官府學校射儀略倣大射之式而殺其禮射位初三十步自後累加至九十步射四矢以二人爲耦成祖永樂時有擊毬射柳之制十一年幸東苑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分擊毬官爲兩朋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賜中者幣布有差

天子合朔伐鼓 唐 宋 明

唐德宗貞元三年八月日有食之有司將伐鼓帝不許太常卿董晉言伐鼓所以責陰而助陽也請聽有司依經伐鼓不報由是其禮遂廢

宋太祖建隆元年司天監言日食五月朔請掩藏戈兵鎧胄事下有司有司請皇帝避正殿素服百官各守本司遣官用牲太社如故事眞宗景德四年五月朔日食上避正殿不視事仁宗至和元年四月朔日食既內降德音改元易服避正殿減膳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三表乃許至日遣官祀太社而陰雨以雷至申乃見食九分之餘百官稱賀仁宗嘉祐四年詔

正旦日食無拜表自十二月二十一日不御前殿減常膳宴遊使罷作樂至日仍遣官祀太社百官三表乃御正殿復膳六年六月朔日食詔禮官驗詳典故皇帝素服不御正殿不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門監察鼓吹令率工人如方色執麾旂分置四門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東塾西面西門者立南塾北面北門者立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執刀率衛士五人執五兵之器立鼓外矛處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攢於

壇四隅縈朱絲繩三匝又於北設黃麾龍蛇鼓一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俱靜立俟司天監告日有變工舉麾乃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讀文其詞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官稱止乃罷鼓如霧晦不見即不伐鼓自是日有食之皆如其制英宗治平四年詔古者日食自官守職盡所以祗天戒而備非常今獨闕之甚非王者小心寅畏之道可令中書議舉行神宗熙寧六年四月朔日食詔易服避殿減膳如故事降天下死刑釋流以下罪政和中上合朔伐鼓儀有司陳設太社玉帛籩豆如

儀社之四門及壇下近北各置鼓一並植麾旂各依其方色壇下立黃麾麾杠十尺斿八尺祭告日於時前太官令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卿點視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先入就位次引告官就位皆再拜次引御史奉禮郎太祝升就位太官令就酌尊所告官盥洗詣太社三上香奠幣玉再拜復位少頃引告官再盥洗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少立引太祝詣神位前跪讀祝文告官再拜退伐鼓其日時前太史官一員立壇下視日鼓吹令率工二十人如色服分立鼓左右俟太史稱日有變工齊伐鼓明復太史稱止乃罷鼓其日廢務而百司各守其職如舊儀

明太祖洪武六年定救日食禮其日皇帝常服不御正殿中書省設香案百官朝服行禮鼓人伐鼓復圓乃止月食大都督府設香案百官常服行禮不伐鼓雨雪雲翳則免又更定禮部設香案於露臺向日設金鼓於儀門內設樂於露臺下各官拜位於露臺上至期百官朝服入班樂作四拜興樂止贊執事官奉鼓班首擊鼓三聲衆鼓齊鳴俟復圓復行四拜禮月食則百官便服於

都督府救護如儀在外諸司日食則於布政司府州縣月食則於都指揮使司衛所如儀

馬政 馬祭附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制太僕寺卿掌廐牧輦輿之政凡監牧籍帳歲受而會之乘黃令率駕士調習尚乘隨路色供馬典廐署掌飼馬良馬一丁中馬二丁駑馬三丁其諸牧監上牧監一人副監二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南使西使丞各三人錄事一人北使鹽州使丞各二人掌群牧孳課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不及為下監其群有牧長有尉

馬之駑良皆著籍良馬稱左駑馬稱右每歲孟秋羣牧使以諸監之籍合爲一以仲秋上送於寺送細馬則有牽夫職馬小兒獸醫等凡馬游牝以三月駒犢在牧三歲別羣孳生過分有賞死耗亦以率除之歲終監牧使巡按以功過相除爲考課凡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皆羊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命太常復置馬祖壇依常式饗祭

梁太祖開平四年頒尋馬令旨禁者罪之先是梁師攻戰得敵人之馬必納官故出令命獲者有之

唐莊宗同光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有罪長與中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近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五十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消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敕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

晉高祖天福九年發使於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以備禦契丹

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二使領之太宗太平興國初改爲天廄坊雍熙四年改爲騏驥院左右天駟監四左右天廄坊二皆隸焉眞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以內臣勾當制置羣牧司京朝官爲判官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賜名鑄印以給之在外之監十有四凡廄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觀兵於幽州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匹內阜充牧分置諸州牧養其太僕寺掌廄牧之政車輅院應奉御馬仲春祀馬祖仲夏祀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擇日壇壝之制三壇各廣九尺高三尺四陛一壝

遼太祖懲約尼氏單弱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蕃息上下給足及卽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萬餘樞密使耶律色珍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可勝算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世宗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匹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匹牧於雄霸清滄地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遊

敗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與金戰番漢戰
馬十損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
軍諸羣牧私賣日多田從亦不足用遂爲金所敗後松
漠以北善馬皆爲遼實林牙所有其北面官有尚廐使
尚廐副使飛龍使飛龍副使總領內外廐馬等官南面
官亦設太僕寺皆專掌馬政
金太宗天會二年七月詔南京括官豪牧馬以等第取
之分給諸軍其尚廐局副使掌御馬調習牧養
元世祖中統四年設羣牧所後改爲尚牧監又改爲太

僕院又改爲衛尉院後又立太僕寺管阿克塔斯馬匹
明太祖洪武四年置羣牧監隨水草利便立官署專司
牧養後改爲太僕寺有卿少卿掌牧馬之政以聽於兵
部少卿一人佐寺事一人督營馬一人督畿馬其山西
等處行太僕寺掌各邊衛所營堡之馬政以聽於兵部
以時督察三歲一考比布按二司不得與有瘠損則聽
兵部察罰成祖永樂中置苑馬寺於北直隸等處有卿
一人少卿一人掌六監二十四苑之馬政而聽於兵部
凡苑視廣狹爲三等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下苑四

千凡馬駒歲籍其監苑之數上於兵部其御馬監以宦
官掌之其祭馬祖始自洪武二年命祭馬祖先牧馬社
馬步之神築壇後湖禮官言春祭馬祖天駟星也夏祭
馬牧始養馬者秋祭馬社始乘馬者冬祭馬步乃神之
災害馬者隋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今定春
秋二仲月甲戊庚日遣官致祀爲壇四築用時樂行三
獻禮四年蜀明昇獻良馬十其一白者長丈餘不可加
羈勒太祖曰天生英物必有神司之命太常以少牢祀
馬祖囊沙四百斤壓之令人騎而遊苑中久之漸馴帝

乘之以夕月於清涼山比還大悅賜名飛越峯復命太
常祀馬祖五年并諸神爲一壇歲止春祭永樂十三年
立北京馬神祠於蓮花池其南京馬神則以南太僕主
之

時儺　宋　遼　元

宋季冬宮中行儺禮民間亦行之
遼制正旦以糯米飯和白羊髓爲餅丸之若拳每帳賜
四十九枚戊夜各於帳內牕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數
奇令巫十有二人鳴鈴執箭繞帳歡呼帳內爆鹽爐中

燒地拍鼠謂之驚鬼又歲除夕敕使及伊勒希巴率執事郎君至殿前以鹽及羊膏置爐中燎之巫及大巫以次贊祝火神訖閤門使贊皇帝面火再拜

元制每歲十二月下旬擇日於西鎮國寺墻下灑掃平地太府監供綵幣中尚監供細氊鍼線武備寺供弓箭環刀束稈草爲人形一爲狗一剪雜色綵段爲之腸胃選達官世家之貴重者交射之列射至糜爛以羊酒祭之祭畢帝后及太子嬪妃并射者各解所服衣俾蒙古巫覡祝讚之祝讚畢遂以與之名曰脫災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三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四

禮 凶

臣等謹案杜佑述凶禮典援經傳以徵史事而必推言其變觀諸禮載爲詳備後世考凶禮者咸取資焉自唐初諸臣謂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致儀文散佚杜典縱廣爲掇拾仍不能無遺漏也考儀禮十七篇喪服之外但有士喪禮自士而上禮節闕然大小戴禮記間載一二亦始末不具周官惟載諸司職掌而無以考行禮之次第然漢儒已取喪服傳別爲之注六朝諸儒遂有專以喪服名家者豈不以愼終之典自非講求於平日則無以致誠信於臨時哉茲編纂凶禮凡唐以前服制爲杜典失載者採以補之其原書所載條目有後世所不經見者則從其闕至於歷代史志舊五代不載凶禮遼志僅存其畧金元禮志亦約舉未備惟宋史獨詳而明史亦分類編次今取紀傳雜志並原書之有關喪制者按代排纂先儒所議隨事命題亦依例附錄庶可與杜典互相證明焉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明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崩按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故司馬光資治通鑑作永貞元年二十四日宣遺詔按資治通鑑永貞元年正月癸巳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曰太子雖有疾也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皇太子衰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太極殿按前漢書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護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紓為案行山陵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

使庚子百寮請聽政不許二月癸卯朝百寮於紫宸門佑前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得覲聖顏左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貞簡皇太后太祖皇后曹氏諡貞簡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八表所尊勿衣粗衰勿居涼闇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釋服後未御八音勿廢羣祀勿斷居喪勿禁宴游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申遺令奏而行之其月太常禮院奏案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

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衰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筵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從之長興四年十一月戊戌明宗崩於雍和殿秘其喪六日時召宋王於鄴十二月癸卯朔發喪於西宮按五代會要左僕射平章事李愚撰哀冊文吏部尚書平章事劉昫撰諡冊文愍帝即位於柩前愍帝即宋王按五代會要云自魏府入纘皇統羣臣見於東階復於喪位丙午成服於西宮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惲為副中書舍人王延為

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為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鱗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為儀仗使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為橋道頓遞使案晉漢周三代嗣君即位於柩前當與唐同其山陵諸使亦同惟晉漢皆無橋道頓遞使疑當時不置或舊史實錄闕書歐陽修五代史因之

宋太祖建隆二年六月皇太后杜氏崩於滋德殿按昭憲杜太后歸於宣祖生太祖太宗太祖即位尊為皇太后三日百官入臨明日百姓成服羣臣服布斜巾四腳直領襴衫外命婦帕頭帔裙衫九日帝見百官於紫宸門太常禮院言皇后長公主皇弟合隨皇帝二十七日釋除畢服吉心喪終制從之閤

寳九年十月太祖崩遺詔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州府臨三日釋服羣臣敘班殿庭宰臣宣制發哀畢太宗即位號哭見羣臣羣臣服布斜巾四脚直領布襴腰絰（鄭康成士喪禮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要絰象大帶朱子曰兩頭長垂下）命婦布帕首裙帔皇弟皇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絰（士喪禮注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絻素婦人素縵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羣臣屢請聽政始御長春殿羣臣喪服就列帝去杖絰服斜巾垂帽捲簾視事是月卜葬以翰林

學士杜彥圭爲山陵按行使齊王廷美爲山陵使乘橋道頓遞又有禮儀鹵簿儀仗使皆以侍官爲之太宗至道三年三月崩真宗散髮號擗奉遺詔即位萬歲殿之東楹制永熙陵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十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大轝鹵簿用玉輅一葦車五外用九千四百六十八人有司定散髮之禮（按文獻通考初有司言皇帝當聽政更不散髮帝曰豈有居父之喪不盡禮乎朕已散髮矣）皇帝皇后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帝服布斜巾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絰首絰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諸

王皇親以下如之加布頭冠斜巾襯服皇太后皇后內外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絰絹襯服宮人無帔文武二品以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腰絰竹杖絹襯服自餘百官並布幞頭襴衫腰絰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防禦團練刺史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諸軍庶民白衫紙帽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哭而止山陵前朔望不視事真宗景德四年四月章穆皇后崩（初謚莊穆後改章穆）皇帝七日釋服後改用十三日（按真宗在襄邸太宗爲聘之真宗嗣位立爲皇后崩上深嗟悼禮官奏七日釋

服時詔增至十三日）羣臣三日釋服諸道州府官吏計到日舉哀成服三日而除司天監詳定園陵帝令棺槨等事無得鏤花樣務令堅固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崩仁宗即位二十一日羣臣入臨見帝於東序閤門使宣口勑曰先皇帝奄棄萬國凡在臣寮畢同號慕及中外將校並加存撫羣臣拜舞稱萬歲復哭盡哀退以宰相爲山陵使餘如舊制六月參知政事王曾言奉詔按視山陵定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上方百四十尺宰相請以前後所降天書置陵中十月葬永定陵仁宗明道二年三

月章獻皇太后崩於寶慈殿遷座於皇儀殿宣遺誥按文獻通考太常寺言章獻明肅皇太后遺誥十三日令在京百官除服羣臣哭臨見帝於殿之東廂奉慰司天監詳定山陵制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墻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乳臺高一丈九尺至南神門四十五步鵲臺高二丈三尺至乳臺四十五步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立喪服制度及修永昭陵按宋文鑑仁宗皇帝哀冊文云皇帝崩於福寧殿旋殯於殿之西階粵十月六日遷座於永昭陵禮也並用定陵故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崩遺詔山陵務從省約神宗立喪禮如舊制按名臣琬琰之章程頤代父上書請奉遺詔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范鎮奏上宮下宮及兆域之數願一以安陵為祖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崩哲宗立七月請謚於南郊九月讀謚寶冊於福寧殿十月葬永裕陵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崩徽宗立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高宗紹興五年四月徽宗崩於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還以聞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成服於几筵殿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使至以欽宗訃聞詔朕當持斬衰三年之服以申哀慕禮臣請依典故以日易月從之南宋國恤喪禮自聽遺誥始是日皇帝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

羅軟折上巾皇太后初喪皇帝服素紗軟幞頭白羅衫黑銀帶太皇太后太上皇后初喪日並同文武百僚並服常服黑帶去金玉飾入詣殿下立班定禮聽宣遺誥讀遺誥同並舉哀一十五音再拜立班首稍前躬身奉慰凡奉慰有皇太后並先慰皇太后故事未成服以前文武百僚諸司長吏以上及近臣列校每日朝晡臨皇太后崩朝晡臨至成服後三日止餘並同皇后崩發哀次日入臨成服後三日而止餘並同大斂成服日奉尸斂於棺謂之大斂皇帝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皇太后喪用桐木杖腰經首經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絹襯衫皇太后喪用白綾襯衫小祥日改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布袴按北宋諸帝喪儀畧見宋史禮志南宋以後則明文獻通考載有國恤儀其上篇與宋史文同蓋通考作於前宋史撰於後故志文多本之其下篇多載南宋帝后喪紀而隨事類序不分前後茲特舉南宋大喪通儀著於篇

遼太祖天顯元年七月次扶餘府崩八月奉梓宮西還耀庫濟奔赴行在人皇王倍即義宗繼至九月梓宮至皇都殯於子城西北太宗大同元年四月崩於欒城世宗嗣位發哀成服按舊五代史歐陽史通鑑契丹國志俱作五月嗣位惟遼史世宗紀作四月景宗乾亨四年九月次焦山崩十二月奉大行皇帝梓宮於菆塗殿按周禮賈公彥疏菆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故名菆塗聖宗太平十一年六月崩興宗哭臨於菆塗殿大行之夕四鼓終

皇帝率羣臣三致奠奉柩出殿之西北門就輼輬車藉以素裀巫者祓除之興宗重熙二十四年崩道宗親擇地以葬道宗壽隆七年崩有司奉喪服天祚皇帝問禮於總知翰林院事耶律固始服斬衰及至葬靈柩就擧皇帝免喪服步引至長福岡是夕皇帝入陵殿授遺物於皇族外戚及諸大臣按歐陽修五代史謂遼祖明殿若中土陵寢之制其國君殁葬於其墓側起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

金太宗天會十三年正月崩於明德宮熙宗即位於柩前按天會十年宗翰宗輔希尹與宗幹議曰儲位久虛今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合拉太宗嫡孫當立相與請於太宗下詔定爲諳副合拉即熙宗哀宗正大八年九月明惠皇太后崩宣宗后王氏哀宗尊爲皇太后遺命園陵制度務從儉約按金太祖天輔七年八月戊申崩於部堵濼西行宮太宗以九月丙辰即皇帝位蓋太宗爲太祖母弟九月乙卯巳葬太祖於宮城西諸臣固請正位不許迫諸弟以赭袍被體寘璽於懷而後即位其去八月戊申巳九日其餘章宗以皇太孫銜詔王以蕃封哀宗以皇太子俱即位於柩前皆與熙宗即位與禮無殊故不分載

元國俗舊禮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移居外氊帳房有不諱則就殯殮其中葬後每日用羊二次燒飯以爲祭至四十九日而後巳其帳房即以賜近臣凡宮車

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爲二刳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太祖崩葬起輦谷在漠北不加築爲陵諸帝皆從葬於此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崩遺詔天下臣民令到出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皆無禁無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晡各十五舉哀禮畢皆給喪事及哭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兵器禮部定議京官聞喪次日素服赴內府聽遺詔於本署齋宿朝晡詣几筵哭越三日成服朝晡哭臨至葬乃止自成服日始二十七日除諸王世子王妃郡主內使宮人俱斬衰二十七月除孝陵設神宮監并孝陵衛及祠祭署成祖永樂二十二年遺詔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禮部議奏宮中自皇太子以下成服日爲始服斬衰二十七月而除親王世子郡王及王妃世子妃郡王妃公主郡主以下聞喪皆哭盡哀第四日成服斬衰二十七月而除凡王祖事素服烏紗帽黑角帶退服衰服仁宗崩詔營獻陵帝召尚書蹇義夏原吉曰國家以四海之富葬親豈宜惜費然古聖帝明王皆從儉制況皇考遺詔天下所共知

宜遵先志於是建殯殿五楹左右廊神廚各五楹門樓三楹其制殺長陵遠殺英宗正統七年誠孝皇太后崩（仁宗誠孝張皇后宣宗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英宗即位加上太皇太后）遺詔喪服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哭臨三日即止君臣皆同皇帝成服三日後即聽政天地宗廟社稷及百神之祀皆勿停宗室諸王但遣官進香不必送喪在外大小文武衙門並免進香臣民之家勿禁音樂嫁娶英宗崩遺詔不得以宮妃殉葬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崩德宗即位下詔曰朕聞禮貴緣情因心展孝高宗得諒其代予言今朝有股肱濟爲舟楫出納惟允足以保邦况荼蓼在懷日將猶淺欲遂權奪抑就公除擗踊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禫服以終喪制百辟卿士宜悉哀懷禮儀使禮部尚書顏眞卿奏曰哀號在疚開闢所無誠懇倘遂庶僚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即吉居已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又下詔欲以素服練巾聽政曰昔高宗諒陰三年舜爲堯禹爲舜亦服喪三年故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知罔極之恩昊天難報朕處奉遺詔又廹於羣議將欲從吉未忍割哀其百僚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衙哀聽政凡百在位知朕意焉禮儀使又奏曰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即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窮萬方幸甚

後唐貞簡皇太后遺令皇帝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

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服齊衰以日易月十三日除長興四年明宗崩於雍和殿宋王從厚自鄴都至是日發哀百寮縞素就位中書侍郎平章事劉昫宣遺制宋王從厚於柩前即位服紀以日易月一如舊制

漢乾祐元年正月高祖崩二月辛巳內降大行皇帝遺制云周王承祐可於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日月一依舊制

周宣懿皇后（按周家人傳符氏初世宗納爲繼室後冊爲皇后）崩議者以方用

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於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世宗崩遺制服紀日月一依舊制

宋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眞宗崩仁宗卽位二十四日大歛成服三月一日小祥帝行奠釋衰服羣臣入臨退赴內東門進名奉慰自是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十三日大祥帝釋服服縗（按馬端臨曰時上雖用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朝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崩十三日大歛帝成服十七日小祥四月一日禫除（按此自成服至禫除服僅十九日）秘書省范祖禹言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延雖用易月之制而宮

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文獻通考但云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今依歷代名臣奏議補正）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羣臣易月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文獻通考宋史禮志俱云蓋不可以無服也文義未明今依歷代名臣奏議補正）祔廟後卽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尙書韓忠彥等言朝廷典禮時世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爲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衰服庶協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孝宗淳熙十四年十月八

日高宗崩孝宗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之（謂皇太后之喪）淮曰記得亦不能行（按文獻通考及宋史禮志俱作王淮奏對而周密癸辛雜志作周必大語與周必大思陵錄合）帝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絰羣臣吉服可乎帝曰自有等降乃出內批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詔百官於以日

易月之內衰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帝未改服于淮等乞俯從禮制帝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內帝衰絰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自今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帝欲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而禮官奏謂苴麻三年難行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袤等奏乞大祥禮畢（按宋史禮志不云大祥今從文獻通考補正）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絰禫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鞓帶神主祔廟畢改服幞頭黑鞓犀帶遇過宮燒香則於宮中衰絰行禮二

十五月而除帝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日巳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日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爲證九日詔可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非降指揮欲衰絰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從行三年之喪焉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卽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按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故事宜於辛亥歲爲大祥三月禫祭踰月卽吉則四月一日爲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時可爲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祫禮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譏其速恐冬祫未可行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祫禘則禘於明昌四年

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上從之（按金史因禮錄闕而章宗時禮官所奏於喪紀有關故錄之）

元英宗至治二年九月丙辰（按元史祭祀志誤作八月丙辰今從本紀改正）太皇太后崩（諡昭獻元聖）太常院官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按元史本紀十月戊辰享太廟以國哀廢香去樂）

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崩禮部尚書兼太常卿呂震奏大行遺命喪服一如高皇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按漢文帝三十六日釋服唐明皇肅宗之喪乃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後之議禮者以二十七日爲以日易月之漢制皆沿漢文之失也）請上釋衰服服烏紗冠黑服

黑角帶臨朝仁宗不聽命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喪與六部都察院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從君服仁宗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冠麻衣麻絰朝退仍衰服成化二十三年戊辰憲宗純皇帝之喪至是已百日上以梓宮在殯仍不釋服視事百官素服朝參如舊丙子監察御史曹璘上疏請梓宮發引之日上衰絰杖屨至大明門外率百官拜哭而別仍率宮中行三年之喪毒瘠廟請力拼羣議斷自聖心定爲三年之喪詔禮官博士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合於古不戾於今行於上可通於下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從之

奔大喪 奔山陵附 周 漢 宋 遼 元 明

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孔氏安國曰此奔成王之喪也諸侯爲天子服斬衰當以所聞前後而奔喪安得以爲修服於國而可乎春秋諸侯於天王崩而行郊禮受與國之朝聘修禮於他國皆特書以致貶胡氏安國汪氏克寬高氏閌諸儒論之甚嚴此諸侯爲天子奔喪制服之舊制也

漢昭帝元平元年崩大將軍霍光徵昌邑王賀典喪至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龔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白虎通曰禮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以上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太祖開寶九年崩遺詔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

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

遼義宗按遼史宗室傳義宗名倍太祖長子神冊元年立爲皇太子留治東土即東丹國太祖訃至即日奔赴山陵知皇太后本意欲立德光讓以大位

元太祖崩於薩里川哈喇圖之行宮時率師伐金遺命以太宗嗣位太祖定西域太宗攻城畧地之功居多時太宗不在左右及訃至始自和博之地來會喪乃遵遺詔即位於和林和林本唐回鶻地自太祖定河北即建都於此爲會同之所後改和寧路

明太祖遺詔諸王臨喪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

管軍戍守官員無得擅離信地許遣人至京洪熙元年仁宗崩皇太子還自南京至良鄉宮中始發喪宣遺詔文武官常服於午門外四拜宣畢舉哀復四拜易素服迎皇太子於盧溝橋橋南設幄次香案皇太子至常服詣次四拜聽宣遺詔復四拜哭盡哀易素服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被髮詣梓宮前五拜三叩首哭盡哀就喪次

國有大喪受他國弔慰服議　宋　遼

宋真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度使耶律賽音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馬延休充太皇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帝弔慰使副所司預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於稍東設御座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閤門舍人贊引耶律賽音等詣神御座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座前

上香奠茶酒馬貽謀跪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座簾外侍立舍人引慰弔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座俟皇帝升座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皇帝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寧等升殿進書訖賜賽音等襲衣冠帶器幣鞍馬隨行賓里牙枝等衣服銀幣器幣有差淳熙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禮官閤門國信所定弔慰使副從壽宮宰執以下皆用常服周必大奏昨顯仁時北使副至已是祔廟故用常服今大行太上皇帝在殯陛下方衰絰受弔臣等亦難冠冕侍立况啟殯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脚幞頭總絰去杖正得中矣

遼道宗崩天祚皇帝聞禮於耶律固宋國遣使弔及致祭歸賵皇帝喪服御游仙之北別殿使入門皇帝哭使者詣柩前上香讀祭文訖又哭有司讀遺詔慟哭使者出少頃復入陳賻賵於柩前皇帝入臨哭退更衣（杜典原書無受弔服議今因宋遼事纂入）

君遣使弔他國君　宋　遼　金

宋仁帝天聖九年七月契丹使來告其主隆緒之喪遣使祭奠弔慰至和元年九月契丹主宗眞殂遣使祭奠弔慰孝宗淳熙十六年三月金遣王元德等來告哀遣諸葛廷瑞沈揆等往弔祭

遼太宗天顯九年閏月戊午唐遣使告哀即遣弟弔祭會同五年八月遣天城軍節度使蕭拜石弔祭於晉聖宗太平十年宋眞宗崩薛貽廓報哀入境幽州急遞先聞帝不俟貽廓至關集大臣舉哀詔沿邊州軍不得作樂興宗重熙十七年夏國王李元昊薨遣永興宮使耶

律鈕斡哩等慰奠道宗清寧九年宋仁宗崩遣使祭大行於皇儀殿遂見宋嗣帝英宗於東廂

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正月遣宣徽使富察克忠為宋弔祭使二月宋遣使獻先帝遺留物宋使朝辭以所獻物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使還遺宋曰此皆爾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歸告爾主使知朕意也章宗承安五年十月宋遣使來告孝宗哀以工部尚書烏庫哩誼等為弔祭使十一月宋復遣使來告光宗哀以河南路統軍使克等為弔祭使泰和四年正月高麗嗣子韺遣使來告其父晫哀四月遣西上閤門使張伯等為高麗勅祭使東上閤門使石懋等為慰問并起復橫賜使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四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五

禮凶

未踰年天子崩議 元 明

元泰定帝致和元年三月崩懷王即位七月暴崩從葬諸帝陵是月皇太子即位十二月知樞密院事臣徹布勒等議請上尊諡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文宗至順三年八月崩十月鄜王即位十一月崩葬起輦谷順帝至元四年三月上尊諡曰沖聖嗣孝皇帝廟號寧宗按元史順帝紀太常禮儀院禮部官定議寧宗皇帝尊諡廟號在至元二年十二月而寧宗紀作四年三月元史之前後互異如此

明神宗萬歷四十八年七月崩八月丙午朔太子即位九月巳丑朔崩熹宗即位從廷臣議上尊諡廟號光宗葬慶陵

臣等謹案杜典作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其所載止北鄉侯一條北鄉侯是未踰年天子非諸侯也諸侯自唐以來不見史冊明顧鼎臣等言今之公卿即古之諸侯夏言駁之云世無諸侯久矣古之諸侯建邦啟土世有其國今之所謂公卿者能

以君道自處乎故今杜氏所載諸侯禮槩不續纂

藩王入繼大統爲先君服議 宋

宋嘉祐八年三月晦日仁宗崩英宗立喪服制度並用定陵故事禮院言故事大祥變除服制以四月二十九日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衆降敕詳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盡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爲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及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羣臣俱入奠二十九日禫除羣臣皆奉慰焉時宰相韓琦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陛下受命先朝躬承聖統頋以大義後其私親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聞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二年四

月詔議學奉濮王典禮以聞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王珪即救吏以光手槀為案其議曰臣等謹案儀禮喪服為人後者按雷氏云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又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按受重謂繼宗祀尊服謂斬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

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不敢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繼大統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身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

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又奏案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及案令文五服年月敕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母斬衰三年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所繼

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珪等議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議從之按東都事畧歐陽修著濮議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也甚矣與中書議同臺諫皆是王珪太后聞之內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不當議稱皇考上命權宜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范鎮時判太常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

則其失又非漢宣光武比也凡稱帝稱皇稱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臣竊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爲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服有二斬律禮之文皆相戾臣恭以陛下龍躍潛邸入繼大統南面尊臨皆先帝之德也方勤孝養上奉慈顏猶懼其不足矧復顧私恩別親疏而忘大義哉人言不已誠有累於聖躬欲解天下之疑莫若發曆斷特以手詔自中而下以王珪等前議爲定追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稱是慰厭人心於體爲順皆留中不下

司馬光又言聖人舉事與衆同欲故能下叶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有大疑則決之於衆自上世而然矣伏見向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奉贈而崇濮王之禮未能知二議是非臣更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遵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考以其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傳曰國無

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誨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奏定濮王崇奉典禮不報

杜典但載繼兄弟統制服議今補舞繼大統爲先君服議

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議 唐 宋 金 明

唐陳貞節蘇獻等議曰按禮論晉太常賀循議云禮兄弟不相爲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按唐志如此或作武宣非不嗣於孝成而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此蓋禮之常例也

宋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詠等言太祖宜稱
皇伯后宜稱皇伯妣事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張齊賢
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
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
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絕期喪安
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
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
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劉敞
爲兄後議云天子諸侯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既已

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
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爲重矣春秋傳公
寶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
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
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儒者或疑禮
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
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若春秋正其爲
臣子一體而已故寶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
本不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

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
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
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
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托也
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
曰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稱之妄也若不以昭穆
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
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
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

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
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
繼先君者不惟棄後君命已之命且廢先君命兄之命
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巳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
不可四矣推生嗣死獨可悖哉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本不指兄弟相後而言
所謂大宗無子則立支子是也若兄弟相繼雖亦爲嗣終究不同於以姪繼伯叔但當持三年之服而不得竟
以兄爲父劉敞之譏據二傳以閔僖相繼以立言考杜預范甯孔穎達諸說皆謂僖本閔兄而嘗爲之臣故不可
以逆祀非謂僖即當爲閔之子其祖禰之說雖見於公穀而左傳本無此文也蓋不可紊者國統之序而不可
改者天倫之名弟可以繼兄不可以禰兄設如劉氏之說弟繼兄統即爲兄之子則商時陽甲至小乙兄弟四

人相承陽甲當為小乙之曾祖考矣有是理乎宋眞宗
為太祖之從子而張齊賢欲稱孝孫是禰太宗而祖太
祖矣眞宗既以太祖為祖則太宗當以太祖為父太宗
之子太祖稱曰孝弟已二十餘年至眞宗而追改之於
理亦為不順當日從宋湜言祭太
祖祝文並稱孝子殆為得其中云哲宗元符三年正月
崩徽宗即位按宋史本紀哲宗係神宗第六子徽宗係神宗第十一子太常寺言太
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斬衰三
年以重君臣之義公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
帝嗣位哲宗實承神考之世已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
衰重聆輔主已祔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宜如
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臣薛居正

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命徹樂誠未得宜公除後
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事理甚明今皇帝常服素紗展
脚幞頭淡黃衫黑犀帶請下有司裁製宰臣請從禮官
議乃詔候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
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今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
為君服斬衰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
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今乃不得已從
之臣竊為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
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時非故事也原坐黜知

南康軍於是詔依元祐服喪三年之制其元符三年九
月自小祥從吉指揮改正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國使
至以欽宗訃聞按宋史本紀欽宗係高宗之兄詔朕當持斬衰三年之
服以申哀慕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請依典故以日易
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六月十七日大
祥所有衰服權留以待梓宮之還從之
金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世宗與熙宗為兄弟不相為
後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三月禮部尚書毛澄等言茲者大

行皇帝大喪成服已畢伏望皇上以宗廟社稷為重少
節哀情於西角門視事文武百官行奉慰禮上曰朕哀
痛方切未忍遽離喪次其以二十七日視朝具儀來聞
於是澄等具上儀注曰今月二十七日早上服衰服御
西角門視朝文武百官衰服烏紗帽黑角帶皂靴行奉
慰禮二十八日以後上仍衰服御西角門視朝五月十
八日遵依遺詔二十七日服制已滿自十九日以後合
服孝宗敬皇帝服制上釋衰服易素翼善冠麻布腰
絰御西角門視事但不鳴鐘鼓文武百官仍素服烏紗

帽黑犀帶皆細切終至百日後變服如常俟梓宮發引之時另行奏請上從之 按世宗於武宗為兄弟而服用二十七日之制是既服三年之服矣詹乃恩禮漸衰則議禮之後也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周 晉 宋

周制喪服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賈公彥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葬為之齊衰者皆三月藏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 按此則天子諸侯不降服其曾祖父母也祖父母不降可知 又曰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

晉摯虞議天子無服殤之義絶期故也 以上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太祖開寶元年皇妹燕國大長公主高氏卒禮官言皇帝為公主高氏降服大功仁宗天聖二年五月申國大長公主卒禮官言皇帝降服大功朱子語類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絶不降此皆貴貴之義楊信齋云天子諸侯絶旁期尊同則不降正統之期不降於衆子絶而無服

天子為皇后父母服議 皇后為父母及為祖父母服附 周 後魏 宋 明

周制喪服為妻之父母緦子夏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宋庾蔚之曰嫡子為妻之父母服則天子諸侯亦服妻之父母可知也 按小記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初不言天子諸侯也庾蔚之因世子而推及天子諸侯未為確論

後魏孝靜帝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 即高歡 時秘凶問六日孝靜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 按妻之父母當服緦麻三月茲乃隆以齊衰三月是畏其勢而為此過情之禮也 以上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制皇帝臨皇后父母喪出宮服常服至所臨處變服素服中宮為祖父母成服儀前至命太史擇日成服前一日有司於主人第正寢東設皇后次周以簾帷又設內外命婦次於中門內外其日皇后服常服乘肩輿侍衛如常儀至主人第次前降輿尚儀前引詣坐俟時至皇后釋常服服素服訖尚儀詣次前俛伏跪奏具官臣某姓名言請皇后為祖父某官薨成服 祖母曰祖妣某夫人某氏餘喪各隨所稱 奏訖俛伏興又躬奏請舉哭十五舉音又躬奏請哭止皇后哭止贊者引內命婦詣次前奉慰次引外命婦陵慰訖皇后釋素服服常服乘肩輿還內如常儀

明制凡中宮父母祖父母薨未成服前內使監令尙服製皇后齊衰及應從臨命婦孝服俟喪家成服之日尙服奉齊衰進於皇后服訖侍女扶引皇后哭詣靈前從臨命婦亦服孝服立哭於其後按宋政和禮中宮遇祖父母喪服常服至十入第俟成服特至始服素服遂哭止奉慰以後仍服常服還內明集禮但云中宮爲父母祖父母成服日至喪家服齊衰哭自宮中詣喪家及成服後還宮時仍當服常服如宋制也杜典有皇后爲父母服而祖父母無之今據宋政和禮明集禮補纂

天子爲庶祖母持重服議 五代 明

晉出帝天福七年七月太皇太后劉氏崩歐陽史高祖天福七年尊太妃劉氏爲皇太后高祖之庶母也遺誥服紀園陵毋用后禮皇帝不得廢軍國機務既而禮官奏準令式爲祖父母齊縗周又準喪葬令皇帝本服周者三哭而止請準後唐同光三年皇太妃北京薨莊宗於洛京西內發哀素服不視事三日從之歐陽史皇祖母劉氏崩輟視朝三日注云高祖時尊爲皇太后矣其崩也喪葬不用后禮見恩禮之薄不書曰皇太后者於帝爲庶祖母也曰崩正其名也

明世宗嘉靖元年十一月壽安皇太后崩憲宗之妃興獻王之生母也世宗服喪二十七日而除按自漢以後天子由支庶登大位者莫不尊其所生同之於適沒則服以三年若沒於其孫之世則其孫以父之所尊也莫不奉以太皇太后之禮而亦服以三年此後世之常禮也

天子爲母黨服議 南北朝宋 魏 明

宋文帝元嘉三年殷景仁爲中領軍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下詔曰朕夙罹偏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無所鑑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懷疑累年在心未遂蘇夫人奄至傾殂情理莫寄追思遠恨與事而深日月有期將卜窀穸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籍史筆傳

之後昆稱心而行或容未允可其詳論以求其中執筆永懷益增感寒景仁議曰至德之感靈氣厥祥文母俔天實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深寒泉之思實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於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體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愼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王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謹露庸短帝從之按魏明宋文白

欲為外祖母制服而廷臣執議不從當時據天子絕期之義也乃杜典載譙周虞蔚之以為當服者特舉諸侯適子為外祖父母妻父母行服而推類言之耳不知諸侯適子無君國子民之責其行服固宜天子而欲等之於諸侯之子擬非其倫矣且天子於五服之旁親皆不服則外戚無服可知也乃以為母族之正統而不降此果何所本乎情固宜從厚而禮又貴乎得中則殷景仁之議未可謂非也

魏胡國珍女生肅宗卽靈太后也神龜元年四月國珍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以上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章穆太后母楚國太夫人吳氏薨太常禮院言皇帝為外祖母本服小功詳開寶通禮卽有舉哀成服之文又緣近儀大功以上方成服今請皇太后擇日就本宮

掛服雍王以下為外祖母給假其後太后適母韓國太夫人薨亦用此制焉

天子弔大臣服議 宋 明

宋制皇帝臨宗戚貴臣等喪出宮服常服至所臨處變服素服天聖喪葬令皇帝臨臣之喪一品服錫衰三品以上緦衰四品以下疑衰按周禮司服王為三公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鄭康成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皇從兄節度使樂安郡王惟正薨詔禮官議服奏言天子為羣臣二品宗室大功以上為服據惟正本小功親本官三品禮不當掛服特詔擇日掛服皇帝皇太后並素服按期功以下天子絕服宋制為二品宗室大功親以上為服已為過當至惟正本小功親本官三品而特為之服尤不足為據矣

明制凡大臣訃奏太史監擇皇帝臨喪日期拱衛司設大次於喪家大門外設御座於正廳中其日鑾駕至大次降輅升輿入易素服百官皆易服皇帝降輿詣靈座前哭百官皆哭太常卿奏止哭三上香三祭酒出至正廳御座喪主以下詣廳下拜位再拜承制官詣喪主前云有制喪主以下皆跪宣制訖皆再拜退立於廳西太

常卿奏禮畢皇帝升輿出就大次易服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五代 宋 遼 金 明

周世宗顯德二年樞密使鄭仁誨薨其日世宗車駕幸其私第贊禮者引喪主哭於大門內望見乘輿止哭再拜引喪主立於庭皇帝至幕殿改服素服就臨升殿南闕喪主內外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喪主內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主以下再拜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還內及五年王朴薨世宗臨喪更不具儀

晉高祖天福五年四月曹州防禦使石暉卒帝之從弟
也禮官奏天子爲五服之內親本服朞者三哭而止從
之
宋眞宗時太尉兼侍中王旦薨上臨哭輟視朝三日發
哀於苑中仁宗時忠武軍節度使王德用薨詔輟朝三
日發哀於苑中其臨喪故事車駕將至所幸之第贊禮
者引喪主哭於大門內望見乘輿止哭再拜立於庭皇
帝至幕殿改素服就臨喪主內外再拜皇帝哭十五舉
音喪主內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主以下再拜

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還內按朱子語類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爲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爲之親臨罷樂
遼興宗重熙十二年蕭孝忠薨帝素服哭臨赦死囚數
人爲孝忠薦福葬日親臨賜官戶守冢
金熙宗皇統元年五月梁宋國王宗幹薨庚戌上親臨
百官奏戊亥不宜哭泣上曰君臣之義骨肉之親豈可
避之遂哭之慟六月紀王宗強薨上親臨如宗幹喪世
宗大定六年布薩忠義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
銀千五百兩重綵絹各五十世宗將幸西京復臨奠命
參知政事唐古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爲給之
十二年赫舍哩志寧薨上輟朝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
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陳甲柩前復慟哭之賻銀千五百
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葬事祠堂皆從官給宣宗興
定五年越王永功薨上親奠於殯所
明制乘輿爲王公大臣舉哀凡王公薨訃報太常司告
示百官拱衛司前期於西華門內壬地設御幄南向陳
御座於正中上置素褥侍儀司設訃者位於御幄前之

南設文武官陪哭位於幄前東西相向奉慰位於訃者
位之北北向設贊禮二人位於訃者拜位之北東西相
向引訃者二人位於贊禮之南東西相向引文武官四
人於文武官之北東西相向其日拱衛司儀仗於奉天
門奉迎車駕引禮引文武官素服由西華門入就陪哭
位引訃者亦由西華門入立位於西南侍儀版奏外辦
皇帝素服乘輿詣幄儀仗分列於幄前之左右和聲郎
陳樂於御幄之南設而不作太常卿於幄西跪奏某官
來訃某年某月某日臣某官以某疾薨請舉哀皇帝哭

十五文武官在位者皆哭其哭聲隨上為節太常卿姚泰請止
聲哭皇帝止哭百官在位者皆止哭按明史禮志洪武二年開平王常遇春卒計至禮官請如宋太宗為趙普舉哀故事遂定制

公主服所生議 宋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曰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屨朞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廬江王衡陽王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朞服為允其博士庾蔚之顏測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偃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臺按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旁親及自己以下至於為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儀亡廣德公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悍不肯從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

緦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屈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於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為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麻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為所生母符修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厭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意出何經記臣按南譙衡陽太妃並受朝命為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為美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謝答既被催攝二三日甫輸怙辭雖理屈事窮猶鬪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國家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

宏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雍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佟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庾邃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準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並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錮五年詔敬叔白衣領職餘如奏杜典不載今補纂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五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六

禮凶

臣民為太皇太后皇太后服議 五代 宋 明

臣等謹案太皇太后皇太后崩杜典見於大喪初崩及山陵制其於臣民之服未甚詳悉茲特另著於篇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貞簡皇太后遺令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察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準本朝故事降服施行勿使過制其月太常禮院奏按

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官內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禪服日未除服者縗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慰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奏准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已下各於本軍廳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觀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

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僚佐等聞哀後當
日成服三日改變十三日除從之
宋太祖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於滋德殿
三日百官入臨明日大斂殯於滋德宮百姓成服中書
門下文武百僚諸軍副兵馬使以上並服布斜巾四脚
直領襴衫外命婦帕頭帔裙衫神宗元豐二年太皇太
后崩（慈聖光獻曹皇后英宗即位冊為皇太后神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是日文武百官
入宮宰臣王珪升西階宣遺誥已內外舉哭盡哀而出
哲宗元祐八年太皇太后崩（宣仁聖烈高皇后神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哲宗即位

尊為太皇太后）遺誥皇帝成服三日聽政羣臣十三日諸州長
吏以下三日而除釋服之後勿禁作樂高宗紹興元年
皇太后崩（昭慈聖獻孟皇后元祐七年冊為皇后元符末踐元祐皇后高宗立尊為元祐太后尋以所居宮稱隆祐太后）太常寺言遇皇帝視事日宰相奏事去杖小
祥日奏事去冠餘官如之皇帝聽政未釋服前其引班
若行弔臨之禮即服喪經如遇內殿引班奏事及從駕
常服黑帶士庶以下服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婦人素縵
不花釵三日止士庶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寮之家
至山陵祔廟畢並許嫁娶不用花綵仍禁樂定制皇大

后崩服齊衰服中書門下省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
節度使金吾衛上將軍文武官二品以上布頭冠布斜
巾四脚大袖襴衫裙袴腰經桐木杖絹襯衫文武五品
以上并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宣政昭宣使知
閤門事及入內都知押班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
腰經自餘文武百官三省樞密院書令史以上及御史
臺閤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布襴衫腰經百日皇帝於
几筵前行燒香禮諸路庶民禁樂并屠宰一日宰臣率
百官入臨奉慰

明英宗正統七年誠孝太皇太后崩（誠孝張皇后洪武中冊為燕世子妃
仁宗立冊為皇后宣宗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英宗即位加上太皇太后）禮部議奏事宜在
京文武官聞喪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自明日始至第三
日每旦詣思善門外哭退於本衙門齋宿不飲酒食肉
第四日具斬衰服至思善門外朝夕哭臨三日各十五
舉哀止凡入朝及在外衙門視事用布裹紗帽黑角帶
素服腰經麻鞋退即服衰服通前二十七日而除一品
至四品命婦麻布大袖圓領長衫蓋頭清晨由西華門
入至思善門外哭臨三日悉去金銀首飾仍素服通前

二十七日而除軍民素服婦人素服不粧飾俱以聞喪日爲始二十七日而除在外文武官員人等遺詔到日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行四拜禮跪聽宣讀訖舉哀再行四拜禮畢各斬衰服於衙門內望闕設香案朝夕哭臨三日各十五舉聲止其命婦聞喪素服舉哀三日各十五舉聲以上素服俱自聞喪之日通計二十七日而除軍民男女止素服十三日

臣民爲天子服議 唐 宋 明

臣等謹案古天子與諸侯皆各治其國禮惟諸侯

爲天子服大夫之朝於天子者有服故杜典載諸侯及公卿大夫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議言諸侯之大夫則侯國士庶不與矣古之諸侯率如後世之封疆大吏古諸侯之臣畧如後世之郡邑守長乃古者自諸侯以下有斬衰緦衰之分而漢以後之外吏與庶民率皆三日而釋服儀禮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註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則畿外之民不服矣漢以後庶民之服徧於天下其時分封諸侯王雖參錯郡縣之間而天子之聲

聲建於遐荒已非各君其國者比矣盖古今異勢服亦隨之而遞變吏則由重而減輕民則推近以及遠此一統之所以異於封建也類而推之古諸侯之夫人爲天子齊衰不杖期諸侯之子嫌不敢服士之子嫌不制服大夫之子則與士俱服斬衰多與後世之制不同自唐以下特立臣民爲天子服一條而去其諸侯及公卿大夫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二目以見古今之異禮也

唐代宗朝廷臣議羣臣喪服常衮以爲禮臣爲君斬衰

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崔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但言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則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職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衮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案舊唐書崔祐甫傳衮排祐甫原出私心而其論喪制則是葢服制自三十六日降爲二十七日又欲易之以三日祐甫之議非矣

宋制有三等中書門下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節度

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以上布梁冠直領大袖衫布裙袴腰絰竹杖或布幞頭襴衫布斜巾絹襯服文武五品以上并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宣政昭宣知閤門事殿前都知押班布梁冠直領大袖衫裙袴腰絰或幞頭襴衫腰絰入局治事並不易服宰執奏事去杖小祥去冠餘官奏事如之大祥素紗軟脚折上巾黲公服白鞓錫帶禫除畢去黲服常服仍黑帶皂鞾祔廟畢始純吉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以終制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止士庶婚嫁服除

外不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祔廟畢並許婚嫁不用花釵仍禁樂寧宗居光宗之憂復令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禮部侍郎陳宗召請也諸路監司州軍縣鎮長吏以下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腰絰朝晡臨三日除內外命婦當入臨者布裙衫帔首絰絹襯衫帕首士庶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案朱子議曰至尊之服始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用今制四脚幞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乃善）

明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禮部議奏事宜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聞喪次日各易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赴內府聽宣遺詔畢於本衙門齋宿素服朝晡詣几筵哭仍各置孝服至第四日成服朝晡哭臨至葬畢而止仍自成服日為始服孝服二十七日而除其命婦亦於第四日各具孝服由西華門入哭臨不許戴金銀首飾在外大小文武官員人等詔書到日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跪聽宣詔訖舉哀各置孝服至第四日成服為始每旦設香案哭臨三日而除永樂二十二年成祖崩禮部議奏在京文武官初聞喪素服烏紗帽黑角帶明日晨詣

思善門外哭退各置斬衰服於本衙門歇宿不飲酒食肉第四日成服具衰服詣思善門外哭臨三日又朝臨十日（按仁宗及宣宗實錄俱朝臨七日）各十五舉聲成服日為始服衰服二十七日聽選辦事等官服衰服監生吏典僧道人等素服以成服為始皆赴順天府朝闕設香案朝夕哭臨三日又朝臨十日（按仁宗及宣宗實錄俱朝臨七日）各十五舉聲仍各素服二十七日而除文武官命婦（按仁宗及宣宗實錄俱云文武官員一品至四品命婦）聞喪第四日各服麻布大袖圓領長衫麻布蓋頭清晨由西華門入哭臨三日去金銀首飾素服二

十七日軍民素服婦人素服不粧飾俱二十七日在外
俱以聞喪日爲始令到文武官員素服烏紗帽黑角帶
行四拜禮聽宣詔訖舉哀再行四拜禮畢各還斬衰
服於本衙門宿歇不飲酒食肉第四日成服每旦設香
案朝夕哭臨三日又朝臨十日按仁宗及宣宗賓各十餘俱朝臨七日
五舉哀餘與在京文武官儀注同文武官命婦聞喪素服舉哀三日
各十五舉聲去金銀首飾素服二十七日而除軍民男
女皆素服一十三日

皇太后皇后以下爲天子服議 宋 明

宋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太后皇后內外命婦布
裙衫帔帕頭首絰絹襯服六宮內人無帔皇帝皇后諸
王公主諸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並左被髮皇太后
全被髮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在內成服
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

明太祖崩將葬之夕設辭奠帝后太子以下皆衰服以
序致祭洪熙元年仁宗崩皇太子還自南京至良鄉宮
中始發喪自皇后以下皆被髮哭嘉靖四十五年肅皇
帝崩禮部議發喪皇貴妃等妃殿下妃皇孫涇簡王妃
等妃景恭王妃寧安公主舉哀各歸喪次成服日皇貴
妃殿下妃皇孫及各王妃公主皆成服各設祭一壇六
尚及宮人各隨祭禮畢各歸喪次

宗室童子爲天子服 宋

宋制太上皇帝喪未冠者依皇孫服制案白虎通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盤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

皇后爲親屬舉哀議 五代 宋

晉高祖天福七年三月皇后爲妹契丹樞密使趙延壽
妻燕國長公主卒於幽州舉哀於外次

宋孝宗乾道三年孝明皇后姊太原郡君王氏卒中書
門下據太常禮院狀準禮例皇后合出就故新德軍節
度使王饒第發哀成服文武百僚詣其第進名奉慰從
之

皇后親爲皇后服議 宋

宋寧宗慶元六年恭淑皇后上仙太常寺言韓族係皇
后兄合服大功九月族之子照與故令解官持服三年
從之

臣民爲皇后服議 宋 明

宋真宗章穆皇后郭氏景德四年四月十五日崩羣臣三日釋服諸道州府官吏訃到日舉哀成服三日而除明太祖洪武十五年高皇后崩禮臣議定喪禮聞喪次日文武百官素服行奉慰禮在京文武百官於聞喪之次日清晨素服詣右順門外具喪服入臨臨畢素服行奉慰禮第二日第三日禮同文官一品至五品武官一品至三品命婦於聞喪之次日清晨素服至乾清宮具喪服入臨行禮不許用金珠銀翠首飾及施脂粉喪服用麻布蓋頭麻布彩麻布長裙麻布鞋在京文武百官

及聽除等官人給布一疋自製喪服皆服斬衰自成服爲始二十七日而除仍素服至百日始服淺淡顏色衣服在外文武官喪服服制與在京官同聞訃日於公廨成服三日而除命婦喪服與京官命婦同亦三日而除軍民男女皆素服三日成祖永樂五年定文皇后喪禮文武百官自次日爲始各就公署齋宿至二十七日止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成服日爲始喪服詣思善門內哭臨三日而止聽選辦事等官各喪服監生吏典僧道耆老各素服自成服日爲始赴應天府舉哀三日宋杜典諸侯及公卿并爲皇后服後世文武百官命婦遵行此義杜典蕃國臣爲皇后服後世在外文武官亦遵行此義而杜典言臣而不及民後世又加詳焉故備錄之

皇太子爲皇后不終三年服議唐 明

唐德宗貞元初昭德皇后崩時亦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博士暢當與張薦等曰子爲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爲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

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等請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變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撫厭降父在爲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惟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詔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

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尊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耶詔宰臣與有司更議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則墨服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餘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案父在為母古禮原止期服至唐始增為三年穆質請依古服期雖已違朝制然猶曰古禮可依也乃暢當輩堅守杜佑之說欲卒哭而除已為非禮之極而李相猶以為過重然

則母喪竟可不服乎厥後德宗雖從太常之議終以暢當說為善誤矣

明太祖洪武十六年八月孝慈皇后小祥皇太子服熟布練冠九襁去首絰負版辟領衰見上及百官則素服烏紗帽烏犀帶及成祖永樂六年七月仁孝皇后小祥皇太子服亦如之案明太祖太宗實錄馬徐兩皇后初喪禮官所上儀注俱不載太子服制會典亦然至小祥則言去負版辟領衰則初喪衰服可知也

皇太子為所生母服議

臣等謹案杜典載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薨晉書禮志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出也海西公無太子當從晉志作太元中為是徐邈議當依公子為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殷仲堪以為當依庶子為後服所生母緦皇子服乃練冠耳夫徐邈所引公子為母條乃禮況言諸侯之庶子非指為後者言也若主為後者立論當以殷仲堪之說為長且禮言庶子為後者為其母自必存亡同之豈可專謂父亡之後乎雖既葬而除與緦麻三月其服之輕重無甚異然一在五服之內一在五服之外其禮自有間矣況古諸侯之妾視大夫三月而葬則既葬而除者尚

有三月之服後世皇家之葬或一月或二三月甚者或止數日則既葬而除者多不及三月之期矣而可乎徐邈之論雖詳終不若仲堪之核也

皇太子為庶母服議　明

明太祖洪武七年九月孫貴妃薨十一月一日孝慈錄成太祖既裁定喪禮太子當服齊衰杖期案開元禮政和禮書儀家禮俱為庶母緦麻三月明令與集禮亦皆曰為庶母緦而孝慈錄加為杖期會典同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

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厭於適母不得申其私故權爲此制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爲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爲天子臣忝居適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爲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上必欲太子服之桂彥良持衰服之太子不得已乃服以拜謝明史貴妃無子太祖命吳王橚主喪事服慈母服斬衰三年皇太子及諸王皆齊衰杖期或曰太子即孫妃所出也故特爲之加服云閻若璩曰成穆貴妃薨上命吳王爲之子則敢無所出者且果生懿文豈有命之杖期而如此既禮不少爲寬甚者乎按懿文太子所執雖亦古制然素度隨行即不宜泥古以違父命必如桂彥良所謂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斯得之也

諸王出後爲本生父母議 明

明武宗正德八年十一月丁酉初淮寧王世子見濂卒無子康王老請以次子清江王見溦攝府事逮康王甍見溦尋卒其長子祐棨襲爲淮王已而見濂得追封淮安王其妃王氏爲王妃時制冊稱安王爲祐棨伯父故其常祭祝號安王稱王伯清江王稱王考且安王妃王氏仍居世子府宮而本生母趙氏入居承壽宮輔導官謂其非宜言於王王奏其生在安王卒後未嘗爲嗣欲加重其私親事下禮部移江西守臣令輔導官勘覆乃

謂安王伯父之稱本諸制詞惟稱清江王爲王考於義未協案禮諸侯之子爲天子後者禰於所後之天子而不得禰於所生之諸侯別子之子爲諸侯後者禰於所後之諸侯而不得禰於所生之別子其不爲人後者子爲天子而父非天子則必追尊之詔已播於天下乃可禰其父爲天子子爲諸侯而父非諸侯則必追封之請已允於天子乃敢禰其父爲諸侯今之親王即古所謂諸侯也今之郡王即古所謂別子也親王所主祭之皇考則諸侯之禰廟也淮王既不後於其伯則非爲人後

者欲乞以清江王追封入廟與安王同爲三世之穆似兩得之但今未得請王乃以親王之尊主祭郡王之廟祝號稱爲王考是即子爲諸侯而父非諸侯請未允於天子而輒稱父爲諸侯又生母趙氏未得進封遽稱國母先居承壽宮此則其非據者於是禮部尚書劉春謂安王雖未封而卒今已追封爲王祐棨雖生於安王卒後今既入繼親王則實承安王後矣皆朝廷之命非無所承也又更欲追封其所生之父則安王封誥之命將安委乎徒欲顧其私親而不知繼嗣之重事體殊戾況

安王既追封入廟爲三世之穆清江王又欲進封則一代二穆豈禮哉祝號稱呼不可以制冊爲據恠當以所後爲稱其清江王祀事宜令次子祐揆主之淮王無與也所居宮則安王妃遷入永壽宮清江王妃退居清江府斯禮典法合皆得矣詔以其援據甚明從之十．月甲子初交成榮惠王薨無嗣姪表枫襲爵得追封本生父奇溏爲王至是管府事鎭國將軍奇洢請加封奇溏之女太平郡君爲縣主下禮部議尚書劉春言加封事例施於世次應襲王爵而未得者若世次不應襲其子

雖進襲王爵惟以繼嗣爲重不得加封至於子女尤所弗論所以正統緒定名分也交成王表枫以姪繼伯追封其父已爲過分乃又欲加封其女不可許且請申諭各王府今後有旁支進襲王爵者不得奏請加封父母及其父母所生之子女違者罪坐輔導官上是之九年八月壬寅先是鄭康王祐枔薨無嗣詔以其從弟祐檡襲封爲鄭王蓋簡王之孫而東垣端惠王之子也嘗爲其父奏請追封入廟凡三上疏禮部屢覆鄭王以旁支入繼親王不得顧其私 親詔如議至是復以爲請下禮部議以鄭王懇疏雖出於孝然非以禮事其親者執議如初詔曰既於禮有悖其已之

爲皇太子服議 宋 明

宋孝宗乾道三年莊文太子薨〔太子名愭孝宗適長子乾道元年立爲太子賢孝上皇與帝皆愛之〕設素幄於太子宮正廳之東皇帝自內常服至幄俟時至易服皂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鞵就幄發哀是日皇后服素詣宮隨時發哀如宮中之禮合赴陪位官並常服吉帶入麗正門詣宮幕次俟時至常服黑帶立班俟發哀畢易吉服退自發哀至釋服日皇帝不

視事權禁行在音樂仍命諸寺院聲鐘成服日皇帝服期次粗布幞頭襴衫腰絰絹襯衫白羅鞵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宋父爲長子三年不獨儀禮爲然唐開元宋政和諸禮莫不皆然乃禮文則如彼而制服則如此世俗謂長子服期由明太祖始改不知前代已不行三年矣〕皇后服次粗布蓋頭長衫裙帔絹襯服白羅鞵六宮人不從服皇太子妃及本宮人並斬衰三年文武百官成服一日而除其文武合赴官及御史臺閤門下太常寺引班祗應人並服布幞頭襴衫腰絰布帶本宮官僚並服齊衰三日服臨七日而除釋衰服後藏其服至葬日服葬畢而除寧宗嘉

定十三年景獻太子薨（太子名詢燕懿王後藝祖十一世孫也寧宗養於宮中賜名曮立爲皇太子更名幬又更名詢）其發哀制服並如莊文太子之禮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懿文皇太子薨（太子名標高帝長子）命禮部議喪禮侍郎張智等議曰喪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世宗嘉靖二十八年莊敬太子薨禮部尚書徐階上議曰案查景泰四年成化八年及嘉靖十二年雖節有皇太子喪儀但俱在下殤奉旨禮從簡殺今皇太子冊立已踰十年近又已成冠禮

所有先年簡殺儀文未敢援據爲例臣等謹案本朝喪服之制父爲長子服期又案儀禮臣爲君長子齊衰不杖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言從君而服也臣等謹參酌古今事宜自十七日至十九日皇上服淺淡服色二十日易素服凡十二日而除文武百官聞喪素服烏紗帽黑角帶於本衙門宿歇至二十日早具齊衰服不杖赴思善門舉哀行四拜禮二十二日百官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詣西角門行奉慰禮退易布裹紗帽絰帶麻履本衙門辦事通十二日而除奏入上曰天子絕期況十五歲之外方出三殤朕服非禮止輟朝十日百官如制成服無詣門哭臨之禮

爲太子妃服議 明

明懿文太子常妃薨太祖素服輟朝三日中宮素服哀臨皇太子服齊衰葬畢焚於墓所常服還內皇孫服斬衰置靈座傍遇祭奠則服之諸王公主服如制神宗時皇太子才人王氏薨命視皇太子妃郭氏例輟朝五日不鳴鐘鼓帝服淺淡色衣百官青素服黑角帶朝參皇長孫主饋奠

爲長子服議 宋

宋仁宗慶曆三年集賢校理余靖奏曰臣伏見陰陽剋擇官狀申皇子故鄂王殮殯服並取今月初四日又見每年正月五日紫宸殿開宴會饋契丹賀正人使恐有司循故事申舉以戎使爲重依例作樂開宴臣敢先事言之故鄂王雖在襁褓是爲無服之殤已賜爵命當同成人之例今日服之明日宴樂情何以安且臣寮之家遭此喪尚當給假況萬乘之主不得申其私恩深可痛也昔周景王以子喪既葬而與宴春秋譏之以爲失禮

古者卿佐之喪雖有祭祀尚猶廢樂況在親父子乎

為公主服議 唐 宋 明

唐太宗貞觀時豫章公主薨魏徵上奏曰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纍情悽慄咸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絕於期假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章陛下發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慟素服以來遂經旬月悼往之義足為加隆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改御常服以副羣下之心臣遂蒙重任不敢寢默帝從之案天子於公主本無服唐太宗素服經月則踰於禮制矣故魏徵諫止列在名臣奏議內杜典未載今補纂并舉宋史禮志明會典列敘於後 唐書豫章公主為太宗第六女

宋太祖開寶六年皇妹燕國大長公主薨禮官言皇帝為已出適之公主降服大功請輟朝三日詔特輟五日

仁宗天聖二年申國大長公主卒禮官言皇帝降服大功請輟朝一日詔特輟五日堂攢掩壙亦各輟一日

明制公主喪聞上輟朝一日各王孝服花冠等件內府內官監等衙門成造其七七百日周年二周年除服御祭各一壇

為諸王服議 宋 明

臣等謹案杜典於為太子妃服議下附諸王妃而於諸王闕如今補纂

宋禮院例冊齊衰期大功各輟視朝三日小功緦麻輟視朝一日咸平六年皇弟兗王元傑薨景德二年皇弟雍王元份薨禮官言皇帝為兗王雍王並齊衰期請輟三日詔特輟五日堂攢啟攢發引掩壙日又各輟一日天聖五年齊王元佐薨禮官言本服齊衰期不視事三日詔特輟五日朝參

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樉薨詔定喪禮禮部尚書任亨泰言考宋制宜輟朝五日今遇時享請暫輟一日皇帝及親王以下至郡主及靖江王宮眷服制皆與晉王喪禮同皇太孫服齊衰期亦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素服期年從之定制親王喪輟朝三日禮部奏遣官掌行喪葬禮翰林院撰祭文諡冊文壙志文工部造銘旌遣官造墳欽天監官卜葬其服制王妃世子衆子及郡王郡主下至宮人斬衰三年封內文武官齊衰三日哭臨五日而除在城軍民素服五日郡王衆子郡君為兄及伯叔父齊衰期年郡王妃小功

爲諸王妃服議 宋 明

宋制皇帝臨諸王妃喪出宮服常服至所臨處易服素服

明太祖洪武九年五月晉王妃謝氏薨命議喪服之制侍講學士宋濂等議曰按唐制皇帝爲皇妃等舉哀宋制皇帝爲皇親舉哀今參酌唐宋之制皇帝及中宮服大功東宮公主親王等皆服小功晉王服齊衰期靖江王妃服小功王妃服緦麻輟朝三日既成服皇帝素服入喪次十五舉音百官奉慰皇帝出次釋服服常服制

曰可其後王妃喪視此 案明會典凡世子妃世孫妃喪禮俱與郡王妃同

爲皇子殤服議 宋

宋仁宗康定二年皇子壽國公昕薨年二歲禮官言已有爵命宜同成人遂發哀成服神宗熙寧十年永國公薨係無服之殤詔特舉哀成服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六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七

禮 凶

喪制上

初喪 宋 元 明

宋司馬光書儀疾病遷居正寢內外安靜以俟氣絕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既絕諸子啼兄弟親戚侍者皆哭各盡哀止哭朱子家禮疾病遷居正寢既絕乃哭明邱濬補儀節云遷居正寢戒內外書遺言加新衣屬纊廢牀寢地楔齒舉哀

元制凡有疾危殆移居外帳房死則殯殮其中

明品官喪屬纊以俟氣絕乃廢牀寢於地 庶人喪禮同

復 始卒事位及奠訃告等附 宋 明

宋政和五禮新儀品官喪位皆以服精麤爲序復於正寢復者三人 六品以下二人婦人視其夫 皆常服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榮當屋履危 危屋棟也 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曰皐某復三呼而止 丈夫稱字或伯仲婦人皆稱姓 投衣於前受以箱升自東階入以覆尸復者降自後西榮復衣不以襲斂 浴則去之 設牀笫於室戶內之西去腳舒

簟設枕施幄去裙遷尸於牀南首覆用夷衾（大斂時所用之衾也黃表素裏下同）去死衣（疾困所加新衣）即牀而奠（按塟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遠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贊者以脯醢酒用吉器升自東階設於尸東當腢（內喪告內贊者行事受於戶外入而設之）既奠贊者降出帷堂司馬光書儀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左執領右執腰就寢庭之南北面招以衣呼曰某人復凡三呼畢卷衣入覆於尸上然後行死事立喪主主婦護喪司書司貨易服訃告護喪司書為之發書訃告於親戚及僚友朱子家禮復立喪主主婦護喪司書司貨（按邱濬補載諸器物非盡於死時所需多有用于既殯既斂之後者故不錄）乃易服不食治棺訃告於親戚僚友

明品官喪復於正寢復者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榮當屋履棟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曰某人復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升自東階入以覆尸復者降自後西榮乃立喪主主婦護喪司書司貨執事者設牀於室戶內之西去腳舒簟設枕施幄遷尸於牀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即牀而奠奠者以酒饌升自東階設於尸東當腢既奠贊者降出帷堂

大夫士弔服 宋 遼

宋朱子家禮凡弔皆素服（幞頭衫帶皆以生白絹為之）黃榦儀禮弔服圖說大夫相為弔服弁絰錫衰士朋友相為服弔服加麻緦絰帶疑衰素裳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婦人弔服吉笄無首素總服婦與夫同

遼制弔服用素服乘赭白馬

三不弔議 明

明呂坤四禮疑曰三不弔非人情也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禮畏壓溺皆不弔正遠於人情父母妻族五服

血屬之親寧忍於不弔乎

沐浴 宋 明

宋政和五禮新儀品官喪將沐掌事者淅稷米（六品以下用粱米）取潘煮之又汲為湯以俟浴以盆承潘及沐盤升自西階以授沐者（以侍者四人為之六品以下二人）沐者執潘及盤入主人以下皆出戶外北面西上（按沐浴禮主人出至設明衣裳而後入人子之於父母若有所避者古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必無褻容以見其子者死而沐浴猶此志也）俱立哭（丈夫在東婦人在西婦人帷障以帷下同）乃沐櫛束髮用組浴則四人抗衾二人浴拭用巾挋用浴衣濡濯棄於坎設牀於尸東衽下

莞上算浴者舉尸易牀設枕翦鬚斷爪盛以小囊大斂
納於棺著明衣裳按此生時之齋服也陳用之云明衣以致其精明之德以方巾
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主人以下入就位哭士庶人
喪同惟淅粱米及浴不云四人與無抗衾二人爲異耳
司馬光書儀將沐浴則以帷障臥內侍者設牀於尸所
臥牀前縱置之施簀席簟枕不施氈褥遷尸於牀上南
首覆之以衾侍者掘坎於屏處潔地陳襲衣裳於堂前
東北藉以席西領南上幅巾一充耳二用白纊幎目一
用帛方尺二寸握手用帛長尺二寸廣五寸深衣大帶

屨又陳沐浴之具於室前西壁下南上沐巾一浴巾二
設於篚櫛置於桌子上侍者以沐浴湯入主人以下皆
出立於帷外北面侍者沐髮櫛之晞之以巾撮爲髻舉
衾而浴拭之以二巾翦爪如平時其沐浴餘衣及巾櫛
皆棄於坎遂襲而實之侍者別設襲牀施薦席氈褥枕
如平時先置大帶深衣袍襖汗衫袴襪勒帛裹肚之類
於其上遂舉以入置浴牀之西遷尸於其上悉去病時
衣及復衣易以新衣但未著幅巾深衣屨殮至堂中間
卑幼則各於其室中間執事者置脯醢酒於桌升自阼

階祝盥手洗盞斟酒奠於尸東當腢巾之按士喪禮復者降楔齒綴足即奠脯醢醴酒於尸東開元禮五品以上如士喪禮六品以下含而後奠宋不以官品高下沐浴正尸然後設奠於事爲宜奠謂斟酒奉至桌上而不酹也主人虞祭然後親奠酹內者以辟塵蠅凡無兩階者止以階之東偏爲阼階西偏爲西階祝選親賓爲之明邱濬家禮補有沐浴之具幃掘
坎爲甕盆瓶沐巾浴巾櫛組
明制品官喪沐巾浴巾浴衣皆具於西序南上陳襲衣
於房中掌事者爲湯以俟以浴盆及沐盤升自西階以
授沐者以侍者四人爲之六品以下三人沐者入喪主以下皆出戶外
北面西上俱立哭乃沐櫛束髮用組抗衾而浴拭以巾

餘水棄於坎設牀於尸東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牀設
枕翦鬚斷爪盛於小囊大斂納於棺著明衣裳以方巾
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喪主以下入就位哭庶人喪
侍者以湯入喪主以下皆出幃外北面侍者沐髮櫛之
晞以巾撮爲髻抗衾而浴拭以巾翦爪併沐浴餘水巾
櫛棄於坎而埋之

含 宋 明

宋政和禮品官喪贊者奉盤水及笲笲竹器也飯用稷含用
璧升堂六品以下用粱與貝含者六品以下主人自爲之盥手於戶外贊者

沃盥含者洗稷璧梁貝司實於笄執以入贊者從入北面徹枕奠笄於尸東含者坐於牀東西面發巾實飯含於尸口訖主人復位位在尸東庶人喪贊者舉奉盤以及笄飯用粱含用貝升堂主人出盥手於戶外洗粱貝實於笄執以入徹枕奠笄於尸東主人坐於牀東西面發巾實飯含於尸口訖主人復位司馬光書儀侍者陳飯含之具於堂前西壁下南上錢三實於小箱古者飯用米貝今用錢猶古用貝也大夫以上仍有珠玉錢多既不足貴又口所不容珠玉則更爲盜賊之招故但用三錢而已米二升實於盌古者諸侯飯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今但用卿士平日所食之米可也古升小故用四升

今升大故用二升明邱濬家禮補有含具錢箱米椀匙盥盆明制品官喪贊者奉盤水及笄升堂含者六品以下喪主自爲之盥手於戶外贊者沃盥含者洗飯玉實於笄執以入贊者從入北面徹枕奠笄於尸東含者坐於牀東西面發巾實飯含於尸口訖喪主復位庶人喪喪主盥手執錢箱以入侍者一人捧匙於米椀執以從置於尸西以幎巾徹枕覆面喪主就尸東由足而西牀上坐東面舉巾以匙抄米實於尸口併實以錢侍者加幎巾充耳設幎目納履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覆以衾明史喪葬之制飯含五品以上飯稷含珠九品以上飯粱含小珠

襲 宋 明

宋政和五禮新儀品官喪飯含後襲者以牀升入設於尸東布枕席如初執服者陳襲衣於席遷尸於席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祝去巾加面衣設充耳著握手納履若寫覆以衾內外皆就位哭如初諸尊者於卑幼之喪及嫂叔兄弟娣姪婦哭朝晡之間非有事則休於別室

明集禮品官喪與宋政和禮同

設冰 周

左傳昭公四年申豐曰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禮記疏浴時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寒氣也人君仲春則用冰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得用冰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在襲斂之前也杜典不載今補纂

設銘 周 宋 明

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政和禮品官設銘以絳廣充幅四品以下廣終幅韜杠杠銘竿也

其長視絳四品以上長九尺六品以上長八尺九品以上長七尺書曰某官封之柩婦人視其夫有官封則曰某官封某人姓氏之柩未有封曰某姓或妻某氏之柩庶人設銘於西階下銘以絳廣充幅韜杠書云某人之柩

明品官喪設銘旌倚於靈座之右庶人喪亦立銘旌

臣等謹案銘旌制度宋政和五禮新儀注四品以上長九尺六品以上長八尺九品以上長七尺宋史禮志詔葬禮院例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上七尺明制喪葬之制四品以上銘旌絳帛長九尺諸說不一各因時以定制耳

懸重 宋

宋品官喪爲重長八尺橫者半之五品以下七尺七品以下六尺置於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掌事者以沐之米爲粥實於二鬲鬲各視其數幂用疏布繫以竹簩垂於重覆用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後兩端在上綴以竹簩視取銘置於重又於殯堂前楹下夾以葦席簾門以布又設葦障於庭厥明乃斂庶人喪爲重置於庭厥明乃小斂

始死服變 宋 明

宋品官儀初終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父爲長子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皆素冠不徒跣女子子嫁者髽齊衰期以下丈夫素布巾婦人去首飾主人坐於牀東餘在其後啼踊無算士庶人喪禮初終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期親以下丈夫素巾婦人去首飾主人坐於牀東餘次之啼踊無算

明品官喪禮初終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齊衰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孝子坐於牀東餘在其後啼踊無算庶人喪男子

扱上衽被髮徒跣婦人去冠被髮不徒跣諸有服者皆去華飾王廷相喪未斂服說崔氏云凡親死將三年者皆去冠而笄纚如故著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婦人去笄而纚如故不徒跣不扱衽亦著白布深衣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婦人骨笄而纚皆吉屨無絇其服皆白布深衣此未小斂時所服也小斂畢斬衰男子以麻括髮女子以麻爲髽齊衰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皆去冠繞以布爲免婦人皆去笄纚以布爲髽大功以下男子皆免而婦人不髽但素笄爾其服自斂

畢至成服皆白布深衣不改此小斂以後成服以前之服也古今冠異宜今用其意可也其未斂也男子去冠巾婦人去假髻然喪不可無飾也仍各以白布一幅裹其首（漢時裹巾幗頭之製）其既小斂也男子則去布以麻繩括其髮仍帶白布巾而加環絰於其上腰絰散垂其末而加絞帶婦人亦去布以麻繩繞其髮爲髽齊衰男女免而髽大功以下免而素笄皆如其制可也今之白布長衫衣與裳連古深衣之變也男子初喪至成服不改可也婦人白布衫裙不改亦可也

始死襚（大斂襚附　漢　宋）

臣等謹案士喪禮庶襚親者庶兄弟朋友所襚襚襲衣之下陳之而不用以襲至小斂則用之惟君襚至大斂乃用所以章君之賜也又襚之至者有先後或於室或於堂先者以共小斂後者以共大斂又有過期而至不及斂事者則衣無所用之特致彼之意而已其未葬者則猶陳東致命委衣而徹之以東杜典備載特總叙於此

漢劉向說苑衣衾曰襚知死者贈襚所以送死也白虎通曰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以上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司馬光書儀其所賻襚者則先遣人以書致之然後往弔既弔而致之亦可也

小斂（宋　明）

宋品官喪儀小斂之禮以喪之明日夙興陳斂衣九稱（謂朝服公服各爲一稱餘皆常服不足各隨所辦下同）於東房西領南上非正色不入絺綌不入饌於堂東階下（隨宜設醴饌器皆以素下倣此）具牀席於堂西斂者盥訖執服者以斂衣入主人以下少退西面主婦以下少退東面內外俱哭斂者斂訖覆以夷衾設牀於兩楹間衽（衽寢臥之席也）下莞上簟設枕卒斂開帷（帷堂之帷事畢則下之）主人以下西面憑（按喪大記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憑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兄弟執之此憑尸者身曲而伏之重也）哭踊無算主婦以下東面憑亦如之庶人禮斂衣一稱司馬光書儀注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顛倒衣裳使之正方束以絞衾韜以衾冒皆所以保肌體也今世俗有襲而無大小斂所闕多矣朱子家禮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高閌曰襲衣所以衣尸斂衣則包之而已此襲斂之辨也今之喪者衣衾既薄絞冒不施懼夫形體之露也遂絞之於棺乃以入棺爲小斂蓋棺爲大斂入棺既在始襲之一時蓋棺又在成服之日）

則是小斂大斂之禮皆廢矣設小斂牀布絞衾衣遂小斂

明品官喪小斂之禮以喪之明日陳其斂衣於東序（四品五品以下於東房）饌於堂東階下設牀施薦席褥于西階鋪絞衾衣舉之升自西階置於尸南先布絞之横者三於下以備周身相結乃布縱者一於上以備掩首及足也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於牀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備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欲俟其復生欲時見

其面也斂畢覆以衾喪主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憑尸哭擗斂者舉尸男女從奉之遷於堂中哭位如室內

庶人喪死之明日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於堂東北壁下設桌子於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盃注於其上巾之設盥盆帨巾各二於饌東設小斂牀施薦席褥於西階之西鋪絞衾衣舉之升自西階置於尸南先布絞之横者三於下乃布縱者一於上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於牀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藉其首乃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其絞未掩其面斂畢覆以衾喪主主婦憑尸哭擗乃遷尸牀於堂中

既小斂斂髮服變　宋　明

宋政和禮品官喪斂訖男子括髮衰巾帕頭（六品以下布束）婦人括髮而髽斂者舉尸男女從奉之遷於堂覆以衾哭位如室中踊無算庶人喪儀男子衰巾束髮婦人束髮而髽司馬光書儀小斂具括髮麻免布及髽麻古者主人素冠環絰視小斂既而男子括髮婦人髽皆有首絰腰絰始死去冠二日去笄纚括髮男子括髮以麻婦

人髽帶麻髽者去纚爲紒也今恐倉卒未能具冠絰故於小斂訖男子婦人皆收髮爲髻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𦈡斬衰者括髮紐麻爲繩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免裂布或縫絹廣寸婦人髽亦紐麻爲繩齊衰以下亦用布絹爲免皆如幞頭之制自頂向前交於額上却遶髻如著幓頭也爲母雖齊衰亦用麻婦人惡笄當用鏝釵或竹木骨角爲簪至於環鈿之類用金銀者括喪盡當去之陳祥道禮書婦人之髽猶男子之括髮免故括髮以麻則髽以麻矣免以布則髽以布矣以麻

則斬衰也以布則齊衰也小斂之髽不言笄則未成服之髽無笄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孔子言髽而繼之以榛笄則成服之髽有笄矣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喪則斬衰齊衰之髽皆終喪矣男子之袒免及於五世婦人之髽不及於大功者以髽不特對免而上同於括髮故也禿者不髽以疾也然則髽雖麻與布之不同其爲露紒一也楊復曰小斂變服斬衰者袒括髮今人無袒括髮一節何也緣世俗以襲爲小斂故失此變服一節在禮奔喪入門詣柩前再

拜哭盡哀乃就東方去冠及上服被髮徒跣如始喪之儀詣殯東面坐哭盡哀乃就東方袒括髮又哭盡哀如小斂之儀明日後日朝夕哭猶袒括髮至第四日乃成服夫奔喪禮之變也猶謹其序而況處禮之常可欠小斂一節又無袒括髮乎此則孝子知禮所當謹而不可忽也

明品官喪斂畢喪主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憑尸哭踊斬衰者袒以麻繩括髮齊衰以下裂布廣寸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却繞髻如著掠頭婦人以麻撮髻而髽庶人禮斂畢喪主主婦憑尸哭擗男子袒而括髮齊衰以下袒而裂布以免婦人亦用麻繩髻

小斂奠 代哭附 宋 明

宋品官喪贊者盥手奉饌至階升奠於尸東徹襲奠自西階降出下帷內外俱坐以親疎爲之代哭宵爲燎於庭厥明滅燎乃大斂庶人喪贊者奉饌至階升奠於尸東徹襲奠自西階降出下帷內外俱坐以親疎爲之代哭宵爲燎於庭厥明滅燎乃大斂

明品官喪執事者盥手舉饌升自東階至靈座前祝焚

香洗盞斟酒奠之喪主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宵爲燎於庭厥明滅燎乃大斂庶人禮執事者舉饌升自阼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喪主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棺槨制 宋 明

宋朱子語類云二棺共槨蓋古者之槨乃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

明制諸王公主喪工部造棺槨其官民喪葬棺槨之制

品官棺用油杉朱漆槨用土杉士庶喪棺用堅木油杉爲上柏次之土杉松又次之用黑漆金漆不得用朱紅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七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八

禮　凶

喪制中

大斂　宋　元　明

宋品官喪大斂禮以小斂之明日（按次日小斂三日大斂乃禮經之常爽槩設冰用以備暑所謂秋涼而止者是也然士不用冰已難與卿大夫同每而炎方盛夏又有地鮮藏冰者則陳龍正所稱三日而殯當暑宜先之說正所以通禮經之變耳）夙與陳衣於東序十稱（朝服公服各一稱餘皆常服不足者隨所有）西領南上內喪則具花釵髢於堂東階下如初掘殯坎於西階之上棺入內外哭止升

棺於殯所（灰炭枕㭬之屬者預設於棺內）升訖內外皆哭熬黍稷六箱皆加魚腊燭俟於饌東贊者徹小斂之饌降出乃適新饌所斂者盥訖與執服者以斂衣入內外皆少退立哭斂者斂訖覆以夷衾卒斂開帷主人以下憑哭如初退復位諸親以次憑哭斂者四人舉牀男女從奉尸斂於棺乃加蓋覆以夷衾內外皆復位如初匠人入釘輴以小斂之明日夙與陳衣三稱於東序西領南上饌於堂東階下掘殯坎於西階之上棺入內外哭止升棺於殯所升訖內外皆哭熬黍稷二箱加魚腊燭俟於饌東贊

者徹小斂之饌降出乃適新饌所斂者盥訖與執服者以斂衣入內外皆少退立哭斂者斂訖覆以夷衾卒斂闢帷主人以下憑哭斂者四人舉牀男女從奉尸斂於棺乃加蓋覆以夷衾內外皆復位如初

元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涂全周呈嘗觀聖經有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勿得見也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又觀漢史則曰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使於體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切見江南流俗以侈靡

為孝凡有喪葬大其棺槨厚其衣衾有將寶鈔藉尸斂葬習以成風非惟甚失古制於法似有未應今後喪葬之家除衣衾棺槨依禮殯葬外不許輒用金銀寶玉器玩裝斂違者以不孝坐罪以望無起盜心少全孝道惜生者有用之資免死者無益之禍奉旨盡行禁斷

明品官喪大斂之禮以小斂之明日夙興陳衣於東序饌於堂東階下如小斂之儀舉棺以入置於堂中少西侍者先置衾於棺中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紋共舉尸納於棺中實生時所落髮齒及所剪爪於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搖動以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平滿喪主主婦憑哭盡哀乃召匠加蓋下釘徹牀覆柩以衣庶人喪禮略同

大斂奠 宋 明

宋司馬光書儀大斂祝帥執事者盥手舉新饌自阼階升置於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卑幼再拜哭皆如小斂奠之儀士喪禮卒塗乃奠設於奧注自是不復奠於尸既夕禮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生日注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也開元禮奠於室之西南隅六品以下設於下室前席上殯於外者旋蓋訖設大斂之奠於殯東既殯設靈座於下室西間東向施牀几案屏幛服飾以時上膳

羞及湯沐皆如平生下室者謂燕寢無下室則設靈座於殯東　按古者室中牖在西戶在東故設神席於西南隅東面得其宜也今士大夫家既不可殯於聽事則正室之外則無燕寢又朔久之奠何常不用假而更設靈床於下室西間東向兩旋饋奠甚無謂也又靈座若在殯西而奠於殯東亦非禮也今但設奠於靈座前庶從簡易　朱子家禮大斂設靈牀於柩東乃設奠如小斂之儀

明品官喪大斂畢設靈牀於柩東贊者以饌升入室西向奠於席前內外皆就位哭如初喪主以下各歸喪次庶人禮大斂畢設靈牀於柩東乃奠喪主以下各歸喪次

殯設熬附 宋 明

宋品官喪掘殯坎於西階之上棺入内外哭止升棺於殯所設熬首足各一箱以木覆棺上乃塗衣塗乃設奠於殯上祝取銘置於殯覆者盥手以饌升入室西面設於殯前降出下帷内外皆就位哭如初既殯設靈座於下室西間東向施牀柴屏幃服飾以時上飲膳及湯沐如平生大功以下異門者各歸其家庶人禮設熬穀首足各一箱以木覆棺上乃塗塗乃設奠贊者以饌入設於殯前降出下帷内外皆就位哭如初既殯設靈座於殯東施牀案屏幃服飾以時上飲食及湯沐如平生

大功以下異門者各歸其家

明王廷相答趙生家禮疑問問有若喪次之居殯側之居二者不知居孰為宜三日而斂斂而即殯殯於堂中少西蓋疾病遷居正寢已在堂中記曰尸未設飾故帷堂觀此則喪次與殯側一而已矣自喪者言之謂之喪次自死者言之謂之殯側

將葬筮宅 卜日附　宋　明

臣等謹案開元禮有卜宅卜日之儀而政和禮無之但云葬兆葬日皆前期擇之不知其所擇者用何法也若用蓍龜必備詳其儀如開元禮矣今但曰擇之而不載其儀則用地師之術可知也蓋唐之世相地擇日之書雖已行於時而儒臣之議禮猶知依倣古人至宋則并此虛文而亡之矣司馬光書儀古意尚存謹備錄於右

宋司馬光書儀卜宅兆葬日開元禮五品以上卜六品以下筮今若不曉卜筮止用杯珓可也若葬於祖塋則更不卜筮既殯以謀葬事檀弓曰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今但殯畢則可以謀葬事既擇地得數處執事者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按將為壙之地掘其四隅與中央將以識之而已以神之從違未可必也涖卜或

命筮者擇遠親或賓客為之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曰麻衣至緇布冠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冠服純吉服也今從簡易依開元禮皆非純吉亦非純凶素服者但徹去華采珠玉之飾而已執事者布卜筮席於兆南北向主人既朝哭適兆所立於席南當中壤北向免首絰按免首絰除首絰也以對神不可純凶故去絰而不用與袒免之免不同左擁之涖卜筮者立於主人之右北向卜筮者東向執龜筴進南面受命於主人涖卜者從旁命之曰孤子姓名為父某官為母則稱哀子為母某封度兹幽宅無有後艱卜筮者許諾右旋就席北面

坐述命上喪禮不述命士禮略也開元禮則既受命而申言之指中封而卜筮中封中央壤也占既得吉則執筮旋東向進告於涖卜筮者及主人曰從主人經哭若不從更卜筮他所如初儀兆既得吉執事者於其中壤及四隅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祝帥執事者入設后土氏神位於中壤之左南向古無此開元禮有之盥倚卓盥盆帨架盞注脯醢不能如此只常食兩三味皆如常日祭神之儀但不用紙錢告者與執事者皆入卜者不入序立於神位東南重行西向北上立定再拜告者盥手洗盞斟酒進跪酹於神座前俯伏興少退北向立搢笏執詞進

於神座之右東面跪念之曰維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之神今為某官姓名主人也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祗薦於神尚饗訖興復位告者再拜出祝及執事者皆西向再拜徹饌出主人歸殯前北面哭卜筮葬日於三月之初若墓遠則卜筮於未三月之前命因某月日主人先與賓議定可葬日三日謂可以辦具及於事便者必用二日備不吉也執事者布卜筮席於殯門外闑西北向主人既朝哭與眾主人謂亡者諸子出立於殯門外之東壁下西向南上闔東扉主婦立於其內主人進立於門南北

向免首經左擁之涖卜筮者立主人東北西向卜筮者執筮旋東向進受命於涖卜筮者命之曰孤子某將以今月某日先卜遠日不吉再卜近日卜葬其父某官考降無有近悔考上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無得近於咎悔者乎按近悔如爾不克葬之類蓋宅為久遠之計故慮有後艱卜日乃目前之事故期無近悔卜筮者許諾右旋就席西向坐述命卜筮不吉則又與受命述命再卜占既得吉與告於涖卜者及主人曰某日從主人經與眾主人皆哭又使人告於主婦主婦亦哭主人與眾主人入至殯前北向哭遂使人告於親戚僚友應會葬者若孫為祖後則涖卜筮者命之曰孤

孫某卜葬某祖某官夫曰乃夫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及他親為喪主者各隨所稱曰某親某卜葬某親某明會典載品官禮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蓋地有美惡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必安其子孫必盛地之惡者則反是所謂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而所謂美地也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正此意而非若後世陰陽家禍福之說也既得地喪主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庶人禮三月而葬擇地之可葬者土色光

猶草木茂盛之處即爲其地又須慎五患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乃可世人多徇俗師陰陽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賤富貴壽夭賢愚盡繫於此至有終身不葬者悖禮傷義無過於此既得地乃擇日開塋域

啓殯朝廟（宋）

宋司馬光書儀啓殯之日執事者遷靈座及椅於旁側爲將啓（殯也）祝凶服（無服者則去華盛之飾）執功布止哭者北向立於柩前抗聲三告曰謹以吉辰啓殯既告內外皆哭盡哀止（既夕禮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開元禮祝三聲噫嘻今恐驚俗故但言其辭）婦人退避於他所（將爲役者入）主人及衆主人輯杖立視啓殯祝取銘旌置靈座之側役者入徹殯塗及壁埽地潔之祝以功布拂去棺上塵覆以衾（既夕禮祝取銘置於重今以魂帛代重故置於靈座側）役者出婦人出就位立哭執事者復設旐及靈座於故處乃徹宿奠置新奠如常日朝夕奠之儀朝祖（按儀禮記有朝禰一節禮畢乃適祖今但言朝祖者禰共廟舉祖以包禰也）役者入婦人退避主人立視如啓殯役者舉柩詣影堂前祝以

箱奉魂帛在前執事者奉奠及倚卓次之銘旌次之柩次之（未明則柩前後皆用二燭照之）主人以下皆從哭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各以昭穆長幼爲序侍者在末無服之親男居男之右女居女之左不與主人主婦並行婦人皆蓋頭（爲有役者在前故也役者出則去蓋頭）至影堂前置柩於席北首（呂氏家範按書儀置柩於席北首下唯於事不便亦於禮不合按儀禮既夕禮遷於祖正柩於兩楹間用夷牀是則古禮朝祖置柩於牀不於席也今世俗置柩用凳亦夷牀之遺意）役者出祝帥執事者設靈座及奠於柩西東向（若影堂前迫隘則置靈座及奠於旁近從地之宜）主人以下就位（位在柩之左右前後如在殯宮）立哭盡哀止役者入婦人避退祝奉魂帛導柩右旋主人以下哭從如前詣聽事置席上南首設靈座及奠於柩前南向餘如朝祖主人以下就位坐於柩側藉以薦席如在殯宮乃代哭如未殯之前（呂氏家範按儀禮啓殯夙興設盥於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是陳鼎及饌皆在廟而不在殯所也遷於祖正柩於兩楹間質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是行奠禮在朝廟之時而不在啓殯之時也然啓殯動柩略無奠祭似於人情未盡故書儀從開元禮設啓殯奠而朝祖之時不設遷祖奠今從書儀）朱子家禮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設饌如朝奠祝斟酒訖北面跪告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俯伏興主人以下哭盡哀再拜蓋古有啓殯之奠今既不啓殯則其禮無所施又不可全無節文故爲此禮也）奉柩朝於祖又語類問

時有遷祖奠恐在祖廟之前祖無奠而亡者雖獨享否曰不須如此理會禮說有奠處便是合有奠無奠處便合無奠更何用疑按儀禮注疏之說分朝禰與朝祖為二日敖氏則謂同在一日朝禰日蹔無別事何須歷終日之久愚敖說為長

薦車馬明器及飾棺 五代 宋 元 明

五代喪葬制三品以上輀車用闕輓車油幰朱絲絡網兩廂畫龍虎庶人喪車用合轍車工商諸色人吏無官者諸人無職掌者無合轍車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不得過二尺五寸餘五品以上明器六

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不得過一尺餘同光三年敕斷轝用錦繡祇使常式素車不定人數使素紫白絹帶額遮幰轝上使白粉婦木珠節子上使白絲五品六品升朝官使二十人舁轝車竿高七尺長一丈三尺闊五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婦人以紫纈為帶額並畫雲氣周迴遮蔽上安白粉婦木珠節子二十道七品八品升朝官使一十六人舁轝車竿高七尺長一丈三尺闊五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婦人以紫絹全幅為帶額周迴遮蔽上安白粉婦木珠節子二十道六品至九品不升朝官使一十二人舁轝車竿高六尺長一丈一尺闊四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婦人以紫絹為帶額周迴遮蔽上安白粉婦木為珠節子一十六道周太祖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等輀車䰟車儀椁車買道車誌石車各一

宋太常因革禮諸輀車三品以上油幰朱絲絡網施襈兩廂畫龍幰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以上油幰施襈兩廂畫雲氣垂四旒蘇九品下無旒蘇司馬光書儀明器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多

少之數依官品下帳為床帳茵席倚卓之類亦象平生所用而小也既夕禮苞二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檀弓曰國君七个遣車七乘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或問曾子曰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大享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貧者但用脯一篋以代所苞牲體今遣奠既無牲體又生肉經宿則臭敗不若用脯禮得事之宜然遣奠之時亦當設脯既奠苞以蒲篋或箱或竹捲耳或席簍之類包之可也既夕禮筲三黍稷麥今但以竹器或小甖貯五穀各五升可也既夕禮甕三醯醢

屑鄭注屑蘡椄之屑也今但以小罌二貯醯醢（按朱子曰苞筲罋以盛羊豕五穀酒醢醯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爲非便雖不用可也）

元順帝至元七年十二月尚書刑部奉尚書省札付該准中書省咨十一月十八日奏民間喪葬多有無益破費畧舉一節紙房方相等近年起置有每家費鈔一兩定鈔庶至甚無益其餘似此多端奉旨紙房了無疑禁了其餘商量行都省議得除紙錢外據紙糊房子金銀人馬并綵帛衣服帳幙等物欽依聖旨盡行禁斷咨請

照驗施行定喪事體例棺上貼畫雲馬走㕘孝車前承應合用的依體例行

明喪葬之制太祖洪武五年定糯翣公侯六三品以上四五品以上二明器公侯九十事一品二品八十事三品四品七十事五品六十事六品七品三十事八品九品二十事引者引車之紼也披者以纁爲之繫於輀車四柱在旁執之以備傾覆者也五品以下二引二披左右各二鐸羽幡竿長九尺五品以上一人執之以引柩六品以下不用功布品官用之長三尺方相四品以上四目七品以上兩目八品以下不用柳車上用竹格以綵結之旁施帷幔四角垂流蘇（按飾柩在旁爲帷棺有帷在上爲柳）初洪武二年敕葬開平王常遇春於鍾山之陰給明器九十事納之墓中鉦二鼓四紅旗拂子各二紅羅蓋鞍籠各一弓二箭三竈釜火爐各一俱以本色爲之水罐甲頭盔臺盞杓壺瓶酒甕唾壺水盆香爐各一燭臺二香盒香匙各一香筯二香匙筯瓶茶鍾茶盞各一筯二匙一匙筯瓶一碗二楪十二藥二俱以錫造金裹之班劍牙仗各一金裹立瓜骨朶戟響節各二交椅腳踏馬杌各一

鞍馬六槍劍斧弩食桌牀屏風柱杖箱交牀香桌各一轎二俱以木爲之樂工十六執儀仗二十四控士六女使十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神四門神二武士十并以木造各高一尺雜物翣六璧一筐笥楎椸衾槃各一苞二筲二糧漿瓶二油瓶一紗廚暖帳各一束帛青三段纁二段每段長一丈八尺後定制公侯九十事者准此行之餘以次減殺

祖奠（宋 明）

宋司馬光書儀祖奠執事者具祖奠酒饌如殷奠其日

晡時（祖謂用日昃謂日過中時今宜比夕奠差早用晡時可也）主人以下卑幼皆立
哭祝帥執事者設酒饌於靈前祝奠訖退北面跪告曰
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車式遵祖道俯伏興餘如
朝夕奠儀主人以下復位坐代哭以至於發引（按儀禮既夕禮稱奠者有四葬前一日啟遷於祖質明乃奠如初所謂遷祖奠也日側乃載布席乃奠如初所謂祖奠也賓賵者將命兄弟賻奠可也者所謂有服之親奠也葬日厥明陳鼎饌乃奠若所謂大遣奠也則是葬前一日先遷祖奠次祖奠次乃有服親之奠書儀禮賓奠乃在祖奠之前似未合古）
明品官禮啓之夕發引祝帥執饌者設祖奠於柩東祝
以酒奠訖詣饌南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

旋車式遵祖道尙饗少頃徹之庶人禮曰晡時設祖奠
祝斟酒訖北面跪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
式遵祖道俯伏興厥明興夫納大輿於中庭執事者徹
祖奠祝北面跪告曰今遷柩就輿敢告遂遷靈座置旁
側

賵賻　五代　宋　明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勅太常禮院例凡賻匹帛言段不
言端匹每二丈為段四丈為匹五丈為端近日三司支
遺多每段全支端匹此後凡支賻賵匹帛祇言合支多
少段庫司臨時併計丈尺給付不得剩有支破二年中
書門下復奏尙書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丁母憂
伏以大臣枕內有吊祭之恩纍寮寢苦無慰問之例高
下之位君臣之事無偏況為卿士者甚多有父母者極
少因於孝道上彰聖優張昭遠望量與恩賜自此朝臣
或有丁憂亦乞頒賚其狀錄已印出今具官員等第所
定支給數目文班左右常侍諫議給事舍人諸部尙書
太子賓客諸寺大卿御史中丞國子祭酒詹事左右丞
諸部侍郎絹三十匹布二十匹粟麥各二十五石起居

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監察御史左右庶子諸寺少卿
國子監司業河南少尹左右諭德諸部郎中員外郎太
常博士絹二十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五石國子
博士五經博士兩縣令著作郎太常宗正殿中丞諸局
奉御大理寺太子中允洗馬左右贊善太子中舍司天
五官正絹布各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石左右諸衛大
將軍左右諸衛將軍絹二十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
十五石左右率府副帥絹布各一十五匹粟麥一十石
奉勅宜依其張昭遠所支絹布粟麥仍依所定官資領

給

宋制賻贈凡近臣及帶職事官薨非詔葬者如有喪訃及遷葬皆賜賻贈鴻臚寺與入內內侍省以舊例取旨其嘗踐兩府或任近侍者多增其數絹自五百匹至五十匹錢自五十萬至五萬又賜羊酒有差其優者仍給米麥香燭自中書樞密而下至兩省五品三司三館職事內職軍校并執事禁近者亡歿及父母近親喪皆有贈賜宗室期功袒免乳母殤子及女出適者各有常數其特恩加賜者各以輕重爲隆殺焉太祖建隆元年十

月詔有死於矢石者人給絹三匹仍復其家三年長吏存撫之仁宗慶歷二年詔陣亡軍校無子孫者賜其家錢指揮使七萬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五萬神宗熙寧七年參酌舊制著爲新式諸臣喪兩人以上各該支賜孝贈只就數多者給官與職各該賻贈者從多給諸兩府使相宣徽使并前任宰臣問疾或澆奠已賜不願勑葬者并宗室不經澆奠支賜雖不係勑葬並支賻贈餘但經問疾或澆奠支賜或勑葬者更不支賻贈前兩府如澆奠只支賻贈仍加絹一百布二百羊酒米麪各一十諸支賜孝贈在京羊每口支錢一貫以折第二等絹每匹折錢一貫三百文餘支本色在外米支白杭米麪每石支小麥五斗酒支細色餘依價錢諸文臣卿監以上武臣元係諸司使以上分司致仕身亡者其賻贈並依見任官三分中給二政和五禮新儀品官喪儀若遣使致賻使者至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箱奉元纁束帛立於使者之側贊者入告主人立哭贊者引使者入立於門內之西東面從者以箱授使者主人哭止使者奉箱少進東面曰某封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又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者出主人拜送庶人喪儀與此畧同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定優給例凡陣亡失陷傷故渰

沒者全支邊遠守禦出征并出海運糧病故者減半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匹二品米五十石麻布五十匹三品四品米四十石麻布四十匹五品六品米三十石麻布三十匹凡公侯不分病故陣亡止給麻布一百匹嘉靖六年定凡在京文武官員及夫人病故者止與應得祭葬其齋糧麻布一體裁革

遣奠　宋　明

宋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明年四月十三日祖奠徹設次明德門外行遣奠禮司馬光書儀祖奠厥明執事者

具遣奠如殷奠徹夫納大轝於聽事前中庭執事者徹祖奠祝奉遷靈座置旁祝北面告曰今遷柩就輿敢告婦人避退召轝夫遷柩乃載載謂升柩於轝也以新絙左右束柩於轝乃以橫木楔柩足兩旁使不動搖男子從柩哭降視載婦人猶哭於帷中載畢祝帥執事遷靈座於柩前南向乃設遣奠惟婦人不在餘如朝夕奠之儀執事者徹所奠脯置舁牀上執事者徹遣奠若柩自他所將歸葬鄉里則但設酒果或脯醢朝哭而行至葬日之朝乃行遣奠禮祝奉魂帛升靈舁焚香婦人蓋頭出帷降階立哭有守家不送葬者哭於柩前盡哀而歸卑幼則再拜辭楊復曰

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於尸東小斂奠亦如之既殯奠於輿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啓殯入廟席設於柩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但設於柩東爲異

明品官禮柩動旌次之纛次之喪主以下從哭於柩後婦人次之遂升柩就輿內外哭位如初在庭之儀乃設遣奠於柩車前如祖奠之儀祝奠酒訖少頃徹饌祝奉魂帛置靈車上別以箱盛主置帛後靈車動從者如常

庶人禮召役夫遷柩就輿喪主從柩哭視載婦人哭於帷中載畢祝帥執事者遷靈座於柩前南向乃設遣奠奠畢執事者徹奠

器行序 宋 元 明

宋朱子家禮柩行方相等前導如陳器之序明邱濬補儀節云先方相次明器牀次銘旌次靈車次大轝次以功布及翣今世俗送葬有食案從俗用之亦可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行御史臺咨據陜西漢東道按察司申所轄城郭內值喪之家往往諸皆使用紙

候人等掌打茶褐傘蓋儀仗等物送殯權勢之家官爲差撥士庶之戶用錢僱倩詳此一端實違國家置備儀從之禮擬合禁斷呈奉中書札付送禮部議得若品官遇有婚喪止依品職合得儀從送迎外禁斷無官百姓人等不得僭越似爲中禮都省准呈施行武宗至大三年禁止用樂出殯

明品官禮靈車動從者如常發車後方相車次誌石車次明器輿次下帳輿次米輿次酒脯輿次食輿次銘旌次纛次鐸次挽歌次柩車喪主及諸子俱絰杖衰服徒

既哭從餘各依服精麤爲序庶人禮祇行明器銘旌等前導喪主以下男女哭步從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

挽歌 五代 宋 元 明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詔五品六品常參官喪輿舁者二十人挽歌八人七品常參官挽歌六人

晉高祖天福十二年葬故魏王周太祖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侍衛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並用一品禮挽歌三十六人

宋詔葬禮院例三品以上挽歌六行三十六人四品挽歌四行十六人五品六品挽歌八人七品八品挽歌六人九品挽歌四人白練幘白練褠衣皆執鐸紼並鞔履

元喪事例靈馬走唱創挽歌之遺

明品官儀靈車動執鐸之役亦以挽歌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八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九

禮 凶

喪制下

葬儀 合葬附 晉 唐 宋 遼 金 元 明

晉葬儀據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元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爲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南渡後淮南小中正

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期卞壼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絶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既絶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雖絶之斷在夫歿之後夫之既歿是其從

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毋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托地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疏奏式遂廢棄終身案合葬前夫此所僅見使死而有知何以見前夫於地下卞壼之持論正矣杜典載唐定安公主薨王同皎子繇請其父合葬夏侯銛駁之云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即此義

唐中宗時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

左臺侍御史唐紹言鼓吹本軍容黄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閨閫哉在令五官婚葬無給鼓吹者惟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罷前詔用舊典不省以上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太祖乾德六年孟昶薨詔令用本品鹵簿鼓吹儀仗俟導引至城外分半導至西京墳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重定士庶喪葬制度昉等奏議曰唐大歷七年詔喪葬之家送葬祭盤只得於喪家及塋所置祭不得於街衢張設又長慶二年令百姓喪葬祭奠不得以金銀錦繡爲飾及陳設音樂葬物稍涉僭越並勒毀除臣等參詳子孫之葬父祖卑幼之葬尊親全尚樸素即有傷孝道其所用錦繡伏請不加禁斷其用音樂及欄街設祭身無官而葬用方相者望嚴禁之其詔葬設祭者不在此限寧宗開禧二年成肅皇后夏氏崩殯於永阜陵正北吏部尚書陸峻言伏睹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緣無山陵可祔是致別葬若上

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有不從葬者其他諸后葬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並不遷祔惟元德章懿二后方其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宗登極即行追冊改殯所爲欑宮典禮已備與元德章懿事體不同所以更不還祔緣稽典禮祇緣喪有前後勢所當然其於禮意却無隆殺今從葬阜陵爲合典故從之司馬光書儀柩行自方相等皆前導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如從柩朝祖之序出門以白幕夾障之尊長乘車馬在其後無服之親又在其後賓客又在其後皆乘車馬無服之親及賓

客或先待於塋及祭所出郭不送至墓者皆辭於柩前卑幼亦乘車馬若郭門遠則步從三里所可乘車馬塗中遇哀則哭無常準若墓遠經宿以上則每舍設靈座於柩前設酒果脯醢爲夕哭之奠夜必有親戚宿其旁守衛之明日將行朝奠亦如之館舍迫隘則設靈座於柩之旁側隨地之宜掌事者先張靈幄於墓道西設倚卓又設親戚賓客之次男女各異又於墓道之西設婦人幄皆以簾帷柩將及墓親戚皆下車馬步進靈幄前祝奉制版箱及魂帛置倚上設酒果脯醢之奠於其前巾之大舉至墓道舉夫下柩舉之趣壙主人以下哭步從掌事者設席於墓道南舉夫置柩於席上北首乃退

掌事者陳明器下帳上服苞筲醯醢酒用飯牀於壙東南北上銘旌施於柩上賓客送至墓者皆拜辭先歸至是上下可以具食既食而窆主人拜賓客賓客答拜主人及諸丈夫立於埏道東西向主婦及諸婦人立於埏道西幄內東向皆北上以服之重輕及尊卑長幼爲序立哭舉夫束棺乃窆諸子輟哭視窆既窆掌事者置上服銘旌於柩上愼勿以金玉珍玩入壙中爲亡者之累主人贈用制幣元纁束置柩旁再拜稽顙在位者皆哭盡哀既夕禮注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兩元纁之率元居三纁居二或家貧不能備元纁束則隨家所有之帛爲贈幣雖一制可也匠以甎塞壙門在位者皆還次掌事者以誌石藏明器下帳苞筲醯醢酒於便房以版塞其門遂實土親戚一人監視之至於成墳

遼景宗乾亨五年二月神柩升轀輬車具鹵簿儀衛

金敕修雜錄圖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金石例金制諸葬儀一品官石人四事石虎石羊石柱各二事

元塋地禁步之圖一品九十步二品八十步三品七十步四品六十步五品五十步六品四十步七品以下二

十步庶人九步

明制品官葬禮柩車出郭門親賓還者權停柩車乘者皆下哭贊者引親賓以次俱向柩立哭盡哀卑者再拜而退婦人亦如之親賓既還乘車馬如初若墓遠其病不堪步者出郭喪主及諸子亦乘去塋三百步乃下靈車至帷門外迴南向遂薦食於靈座前少頃徹之柩車至入凶帷南向祝設几席於柩車之東初至宿次內外皆就柩車所分東西如常立哭遂設酒脯之奠柩車至壙前迴南向哭位如在庭之儀掌事者陳明器於壙東

南西向北上乃下柩於席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以次憑哭盡哀各退復位內外卑者哭再拜辭訣贊者引喪主以下哭於羨道東西面北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哭於羨道西東面北上哭踊無算婦人皆障以行帷掌事者設席於壙內遂下柩於壙內席上北首覆以夷衾持翣者入倚翣於壙內兩廂遂以下帳張於柩東南向米酒脯陳於帳東北食器設於帳前醯醢設於食器南藉以版明器設於壙內之左右掌事者以元纁授喪主喪主授祝祝奉以置柩旁喪主拜稽顙施銘旌誌石於壙內乃

掩壙覆土喪主以下稽顙哭盡哀乃祠后土於墓左庶人禮柩末至墓執事者先設靈幄在墓道西南向親賓次在靈幄前十數步婦人幄在靈幄後壙西明器等至靈車至祝奉魂帛就幄座遂設奠而退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內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執事者取銘旌去杠置其上喪主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辭而歸乃窆喪主兄弟輟哭臨視喪主奉元纁置柩旁再拜稽顙在位者皆哭盡哀乃實土而漸築之祠后土於墓左至於墳塋之制定自太祖洪武三年一品塋地周圍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高一丈四尺（案明會典作一丈六尺）三品七十步高一丈二尺（案明會典作一丈四尺）以上石獸各六四品四十步（案明會典作四品塋地六十步墳高一丈二尺）七品以下二十步高六尺（案明會典五品塋地五十步墳高一丈六品塋地四十步墳高八尺七品塋地二十步墳高六尺明史不言五六品疑有脫誤）五年重定功臣沒後封王塋地周圍一百步墳高二丈圍牆高一丈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六品塋地如舊制七品加十步一品墳高一丈八尺二品至七品遞殺二尺一品墳牆高九尺二品至四品遞殺一尺五品四尺一品二品石人二文

武各一虎羊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無石人五品無石虎六品以下無當太祖時盱眙揚王墳置守戶二百一十宿州徐王墳置墳戶九十三滁州滁陽王墳亦置墳戶

虞祭（宋　明）

宋神宗元豐二年仁宗慈聖太皇太后崩秘閣校理何洵直言按禮既葬日中還虞於止寢蓋古者之葬近在國城之北故可以平旦而往至日中即虞於寢所謂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後世之葬其地既遠則禮有不能

盡如古者今大行太皇太后葬日至第六虞自當行之於外如舊儀其七虞及九虞卒哭謂宜行之於虞壽殿又按春秋公羊傳曰虞主用桑士虞禮曰桑主不文伏請題虞主太常言洎直所引乃士及諸侯之禮況嘉祐治平並虞於集英殿宜如故事又嘉祐治平虞主已不書謚當依所請南宋大喪通儀第一虞至第六虞祭太常卿既行掩攢宮之禮並如遷奠之儀惟不用陪位官掩攢之後總護使以下並易常服黑帶奉迎虞主依例用細仗五百人太常鼓吹一百三十八人下兵部太常寺差撥及神主祔廟日同山陵等使並隨還

京文武百僚合出城奉迎第七至第九虞祭並皇帝親行禮間日而祭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醴饌行禮前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先引文武百官詣几筵殿裏外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文官詣殿上東向立進幣爵酒官詣殿上西向立酌酒官於殿上酒罇之後北向立定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詣幄前立定皇帝入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虞祭之禮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匱於後以羅巾覆之訖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進盥匜沃內侍奏請皇帝帨手內侍進帨又奏請皇帝洗爵內侍進巾又奏請皇帝拭爵訖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搢笏跪先進幣次進爵酒又奏請皇帝受幣奠執爵三祭酒於茅苴奠爵訖俛伏興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搢笏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內侍啓虞主巾捧匱覆虞主訖前導官導皇帝歸

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次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訖俛伏興退復位前導官退陪位行事官以次退文武百僚進名奉慰第八第九虞並如上儀司馬光書儀虞祭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設盥盆帨巾各二酒一瓶注子及盞一蔬果匕筯茶酒盞樽楪香爐主人及諸子與有服之親皆入尊長坐哭如反哭位卑幼立哭於靈座前斬衰為一列最在前齊衰以下以次各為一列無服之親又為一列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各以昭穆長幼為序皆北向項

之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退復位及執事者皆盥手帨手執事者一人升取盞斟酒西向跪之祝帥餘執事者奉饌設於靈座前主人進詣酒注所北向執事者一人取酒盞立於主人之左主人左執盞右執注斟酒授執事者置靈座前主人進詣靈座前執事者取酒盞授主人主人跪酹執事者受盞俛伏興少退立祝執辭出主人之右西向跪讀祝與主人哭再拜退復位哭止主婦亞獻親戚一人或男或女終獻不焚香不讀祝餘皆如初獻之儀畢主人以

下皆出祝闔門主人立於門左卑幼丈夫在其後皆西向主婦立於門右卑幼婦人在其後皆東向尊長休於他所如食間祝告啓門三乃啓門主人以下皆入就位祝西向告利成歛祠版韜藉匣之置靈座主人以下皆哭應拜者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饌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朱子家禮虞祭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祝出神主於座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

辭神祝埋魂帛罷朝夕奠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

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文皇帝喪禮葬日初虞柔日再虞剛日三虞後間日一虞至九虞止在途皇太子行禮還京皇帝親行禮按隆慶初自初虞至七虞在途八虞在城外俱護喪官行禮九虞還京帝親行禮虞祭內侍陳醴饌拜位於几筵前如常祭儀內導引官導皇帝衰服詣拜位皇太子親王以下衰服各就拜位行四拜禮初獻奠帛獻酒讀祝亞獻終獻皆四拜舉哀興哀止望瘞至於卬宮葬禮柩既入壙掌事者先歸脩虞事或葬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喪主以下既沐

浴執事者陳器具饌設盥盆帨巾二於西階西南上酒瓶并架一於靈座東南置卓子於其東設注子及盤盞於其上火爐湯瓶於靈座西南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蔬果盤盞於靈座前卓上匕筯居內當中酒盞在其西醋楪居其東果居外蔬居果內實酒於瓶設香案於堂中炷火於香爐東茅聚沙於香案前具饌如朝奠陳於堂門之東祝出神主於座喪主及兄弟倚杖於室外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為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

上婦人處西東上遞行各以長幼爲序侍者在後乃降
神祝止哭者喪主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
再拜執事者皆盥帨一人開酒實於注西面跪以注授
喪主喪主跪受一人捧卓上盤盞東向跪於喪主之左
喪主斟酒於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右手執盞酹
於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俛伏興少退再拜復位既降
神祝進饌執事者佐之喪主乃初獻進詣注子卓前執
注北面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盤盞立於喪主之左
喪主斟酒反注於卓上與執事者俱詣靈座前北面立

喪主跪執事者亦跪進盤盞三祭於茅束上俛伏興執
事者受盞奉詣靈座前奠於故處祝執版出於喪主之
右西向跪讀之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
不寧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祫事祝興喪主哭
再拜復位哭止主婦爲亞獻禮如初不讀祝親賓一人
爲終獻禮如亞獻乃侑食執事者執注添盞中酒喪主
以下皆出祝闔門喪主立於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
後重行北上主婦立於門西東向卑幼婦女亦如之尊
長休於他所祝進當門北面噫歆告啓門三乃啓門喪

主以下入就位祝立於喪主之右斂主匣之置故處喪
主以下哭辭神再拜盡哀止出就位執事者徹饌祝取
魂帛埋之屏處潔地罷朝夕奠遇柔日再虞禮如初虞
惟前期一日陳設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醴質明行
事祝出神主於座祝辭改初虞爲再虞祫事爲虞事
遇剛日三虞禮如再虞祝辭改再虞爲三虞虞事爲成
事若去家經宿以下則初虞於
所館行之墓遠塗中遇柔日亦於所館
行之若三虞則必須至家始可行禮
庶人禮葬之日
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出柩既入壙掌事
者先歸修虞事具饌於堂東既沐浴喪主以下內外俱
詣靈座所喪主及諸子倚杖於室戶外內外俱哭掌饌

者以饌入設於靈座前降出贊者請喪主止哭盥手詣
靈座前以盞跪奠酒俛伏興西向立內外哭止祝進立
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告於
於考某人之靈日月遄邁奄及初虞叩地號天五情糜
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虞事尚享祝興喪主哭再拜退
復位內外哭盡哀喪主以下出杖降自西階就次妻妾
女子子還別室少頃徹饌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
處潔地罷朝夕奠遇柔日再虞剛日三虞

卒哭祭 宋 明

南宋大喪通儀卒哭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醴饌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入御幄簾降次引皇太子宰執從駕官立班太常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卒哭之祭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匱於後以白羅巾覆之皇太后虞主覆以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捧盤匜帨手巾酒爵以進奏請皇帝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跪進幣次進爵酒奏請皇帝受幣奠幣執爵酒三祭酒於茅苴奠爵俛伏興奏

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皇帝還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巾捧匱覆虞主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禮畢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太后上仙太常禮院言按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以百日為卒哭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詔改卒哭為百日

司馬光書儀卒哭祭其日夙興執事者具饌如時祭陳之於盥帨之東用卓子蔬果各五品膾炙羹殽軒脯醢庶羞麪食米食共不過十五品器用平生飲食器設元酒一瓶於酒瓶之西主人既焚香帥衆丈夫降自西階衆丈夫盥手帨手以次奉肉食升設靈座前主婦帥衆婦女降自西階盥手帨手以次奉麪食米食設於肉食之北主人既初獻祝東向跪讀祝辭既啓門告利成餘皆如三虞之儀朱子家禮三虞後遇剛日卒哭設蔬果酒饌祝出主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主人主婦進饌三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

明會典品官禮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

饌並同虞祭惟更設元酒一瓶於酒瓶之西其日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虞祭質明祝出主喪主以下皆入哭降神喪主奉魚肉主婦盥帨奉麪米食喪主奉羹主婦奉飯以進乃初獻並同虞祭惟祝執版立於喪主之左東向跪讀為異祝辭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於祖考某官府君尚饗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其儀並與虞祭同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其朝夕哭猶故喪主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庶人禮三月而卒哭其日夙興掌事者具饌於堂東內外各衰服贊者引喪主以下俱杖升立哭於靈座東西向南上婦人升詣靈座西

東面南上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弁自東階入徹夕奠出
執饌者以饌升設於靈座前贊者引喪主降盥手訖進
詣靈座前以盞跪奠酒俛伏興少退西面祝入立於靈
座南北面內外哭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朔日辰
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人（母則曰哀子曰妣某氏）日月不居奄及
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尚
饗祝興喪主再拜哭應拜者皆再拜哭盡哀喪主以下
各還次自卒哭後朝一哭夕一哭乃諱名喪主疏食水
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祔祭　宋　金　元　明

宋眞宗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
師壬地攢櫝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案宋史禮志太宗明德皇后李氏於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崩九月二十二日遷坐於沙臺攢宮十月七日祔神主太宗室三年十月十五日帝詣攢宮致奠）李安易上言曰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
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爲懸
重以主神靈皇后七月而葬則埋懸重掩元堂凶仗轀
輬車龍輴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
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堂自曠古至皇朝上
奉祖宗陵廟俱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祔
方權櫕妄立神主未大葬輙埋懸重且棺柩未歸園陵
則神靈豈入太廟奈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居哭祖宗
望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櫕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
切祇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祔廟如此則免
於瀆僭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何等上言案晉
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
皇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旣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
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

緣先準禮文俟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俟丙午歲則
三年不祭宗廟禮又有闕況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
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爲廟未祔則神靈
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櫕既畢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
祔遂案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壙
動土則龍輴櫕木題湊象椁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
所合埋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
爲凶穢目羣臣爲瀆僭指梓宮爲棺柩令百司分析園
陵凂瀆聖聽誣罔臣下安易又云昔日觀羣官盡公奉

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今日視事頗例奉明德
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
蓋為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
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
以合塈情兼明德皇太后將赴權欑而安易所稱柏城
未變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案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
者之孝心也鄭康成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
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
遂葬今亦過辭宗廟而後行豈可以禮經所出目為顯

倒吉凶異儀謂之唐突哉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
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欑之時不立神主入
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奉虞主還京易
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文籍緣孝章為太宗嫂
氏上仙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官不曾成服與今不同
初亦無詔命令往廟享今明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
孝極曾顏況上仙之初即有遺命權停享祀今案禮文
固合如此安易荒唐昧妄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
年之制欺罔乃至於此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參考時

宜雖曰從權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案權欑未葬不宜祔
且祔廟安易之言正合古禮而孫何等乃重駁之謬矣司馬光書儀卒哭之來日
祔於曾祖考曾祖考曾祖妣皆以主人言之內外夙興掌事者具饌三
分雜記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注謂若祭王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
卑有事於卑不敢援尊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如時祭設曾祖考妣
坐於影堂南向影堂窄則設座於他所則但設祖妣坐設死者坐於其東
南西向各有倚卓設盥盆帨巾於西階下設承版卓子
於西方火爐湯瓶火筯在其東其日夙興設元酒酒瓶
盞注卓子於東方設香卓於中央置香爐炷香於其上

質明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哭於靈座前奉曾祖考妣祠
版匣置承祠版卓子上出祠版置於座藉以禱次詣靈
座奉祠版匣詣影堂主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序至影
堂前止哭祝奉祠版置於坐藉以禱主人及諸子倚杖
於階下與有服之親尊長卑幼皆立於庭曾祖考妣在焉故尊長不
敢坐以服輕重為列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皆據
曾祖考妣言之各以昭穆長幼為序皆北向婢妾在婦人之後
位定俱再拜參曾祖考妣其進饌先詣曾祖考妣前設之次
詣亡者前設之主人先詣曾祖考妣前北向跪酹酒俛

伏興少退立祝奉辭出主人之左東向跪讀曰維某年
月日孝曾孫某敢以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適於曾
祖考某官不言以某封某氏配若妣祔於祖妣則云適於祖妣某封氏隮祔孫某官
妣云祔孫婦某封某氏尚饗祝興主人再拜不哭次詣亡者前東
向跪酹酒俛伏興少退立祝讀曰維年月日孝子某敢
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祔事於先考某官妣云
先妣某封適祖考某官尚饗祝興降位主人再拜不哭降復
位主婦亞獻親賓終獻皆如主人儀祝闔門主人以下
出侍立於門左右不哭如食間祝告啓門三及啓門主

人以下各就位祝東向告利成主人以下不哭皆再拜
辭神祝先納曾祖考妣祠版於匣奉置故處次納亡者
祠版於匣奉之還靈座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
金制凡升祔神主用栗具依唐制諸侯用一尺刻謚於
背
元英宗即位將升祔仁宗皇帝并增置廟室太常禮儀
院下博士檢討歷代典故移書禮部中書集議曰古者
天子祭七代兄弟同爲一代廟室皆有神主增置廟室
又議大行皇帝升祔太廟七室皆有神主增室不及依

前代典故權於廟內止設幄座南面安奉今相視得第
七室近南對室地位東西一丈五尺除設幄座外餘五
尺不妨行禮乃結綵爲殿置武室南權奉神主
明文皇帝崩祔饗用卒哭之明日太常寺設醴饌於太
廟如時饗儀樂設而不作設儀衛繖扇於午門外內侍
進御輦於几筵殿前皇帝衰服四拜舉哀興哀止立於
拜位之東西向內侍奉請神主降座升輦詣太廟祔饗
至思善門外皇帝易祭服升輅隨至午門外請御輦前
跪太常卿奏請神主降輦皇帝俛伏興捧主由左門入

至丹陛上典儀唱太宗文皇帝謁廟至廟前內侍捧主
至拜位皇帝於後行八拜禮每廟俱同內侍捧主北向
太常卿立壇東西向唱賜坐皇帝搢圭奉神主安於座
請拜位行祭禮如時饗儀太常卿奏請神主還几筵品
官祔祭之禮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陳器具饌
於祠堂堂狹即於聽事隨便設亡者祖考妣位於中南
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
置酒瓶元酒瓶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具饌如
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厥

明設蔬果酒饌質明喪主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詣靈
座前哭盡哀止乃詣祠堂祝軸簾啟櫝奉所祔祖考之
主置於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於座西上喪主以
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喪
主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次至門止哭祝啟櫝乃出主乃
降神祝進饌酌獻先詣祖考妣前祝版云孝孫某薦以
潔牲庶羞粢盛醴齊適於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
尚饗皆不哭 內喪則云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
氏次詣亡者位前祝版云薦祔事於先考某官府君適

於某考某官府君尚饗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門辭神並同
卒哭儀禮畢祝奉主各還故處先納祖考妣神主龕中
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上匣之奉而還於靈座
出門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庶人禮卒哭之明日乃祔
其日夙興執事者具器陳饌喪主以下入哭於靈座前
乃詣祠堂奉所祔祖考之主置於座內執事者奉祖妣
之主置於座還詣靈座所哭祝奉新主以行喪主以下
哭從如從柩之次至祠堂門止哭祝出主置於座喪主
以下各就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舉饌者以饌

升各陳於座前設訖降出贊者引喪主盥手酌酒先詣
祖考妣位前祝辭云孝孫某謹以清酌庶品適於某祖
之靈隮祔孫某人之靈內喪則云適於某祖妣某人隮
祔孫婦某人某氏次詣亡者位前祝辭云薦祔事於先
考之靈適於某考之靈尚饗喪主再拜興降出贊者引
喪主詣諸座前各再拜乃復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
再拜祝先納祖考妣神主於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
匣之奉之反於靈座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

小祥變 宋 明

宋制十三日小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其日儀鑾司設
素幄於几筵殿之東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服衰服詣
幄卽御座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祭奠之
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下褥位向西立奏請
再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導皇
帝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三奠酒俛伏興讀祝文官跪
讀祝文訖奏請哭盡哀皇帝哭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
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帝降階殿
下褥位西向立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

帝還幄殿降奏禮畢皇帝改服大祥服理宗初真德秀論不祥不當從吉狀伏覩指揮羣臣候過寧宗皇帝小祥並服純吉竊某本朝列聖相承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逮至阜陵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時臣不能并定臣下執喪儀式使人主衰服三年於上而羣臣易月公除於下逮紹熙甲寅阜陵上賓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不釋衰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繫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於喪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衰服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去紅紫之飾詔從之侂胄弄權一切反慶元初制故光宗之喪羣臣復以小祥純吉揆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者二焉皇帝以躬執三年之喪在宮則苴麻臨朝則淺黃之服黑犀之帶而羣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維小祥越七日而遂純吉追念去年是時先皇帝負扆朝羣臣今音容若存仙遊已邈臣子雖號慟泣血未足以洩其哀乃遽卽純吉之服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

其未安者二也欲望朝廷更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定之例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指揮望姑賜寢庶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司馬光書儀云既練男子去首絰負版辟領衰故朱子家禮據書儀云小祥去首絰負版辟領衰但禮經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家禮於婦人成服時並無婦人絰帶之文此爲疎畧故既練亦不言婦人除帶當以禮經爲正

明品官禮期而小祥喪至此凡十三月不計閏古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前期一日喪主以下沐浴洒掃滌濯主婦帥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如卒哭設次陳練服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喪主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皆哭盡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哭乃降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同卒哭之儀祝版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懼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庶羞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享自是止朝夕哭始食菜果庶人禮小祥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皆沐浴具饌陳器設次陳練服於其所其日夙興祝入整拂几筵以出內外哀服

喪主以下倚杖於階東俱出就位哭盡哀贊者引喪主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乃陳禫服贊者引喪主倚杖如初乃升內外俱升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進立於靈座右內外止哭祝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告於考某人之靈歲月驚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荼裂謹以清酌庶羞祗薦常事尚享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哭盡哀喪主以下出杖降自西階就次妻妾女子子還別室自小祥之後止朝夕哭

大祥變 宋 明

宋制二十五日大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如前祭儀）是日皇帝改服禫服高宗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大祥高宗服白羅袍至禫祭祥服曰服素紗軟脚幞頭淺色黃羅袍黑銀帶及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太常寺檢會故事言大祥日服素紗軟脚幞頭白羅黑銀帶孝宗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自後每御延和殿並服大祥之服又不用皂幞頭其折上巾白袍並以布為之宮中則布衫過宮則衰絰而杖

明品官禮再期而大祥喪至此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如小祥）設次陳禫服以酒果告遷於祠堂告畢改題神主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者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祝畢奉神主入於祠堂喪主以下哭從如祔之序至祠堂止哭執事者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庶人禮大祥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具饌陳器陳禫服於次乃告遷於祠堂告畢改題神主而遞遷之虛東一龕以俟厥明祝先入

掃几筵降出內外於次哭盡哀執事者設饌於靈座前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立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告於考某人之靈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尚享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哭盡哀祝奉神主入於祠堂喪主以下哭送掌事者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禫變 宋 明

宋制二十七日禫（用以日易月之制）奠祭是日皇帝釋禫服改

和禮品官喪儀禫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備內外禫服各陳於別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具饌如初其日夙興祝入設几筵於奧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服內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服服禫服復升就位哭設饌如初贊者引主人盥手奠酒如初祝進立於靈座右北哭祝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案庶人禮作敢昭告於考某人之靈）伺饗餘如大祥之儀

明品官禮大祥之後間一月禫禫者淡淡然平安之意蓋喪至此計二十有七月前一月下旬卜來月三旬中

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於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珓珓於其上喪主禫服西向衆兄弟次之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喪主炷香熏珓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卽以珓擲於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直用下旬之日（案司馬光書儀大祥後間一月月中隨便擇一日不用卜）喪主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喪主焚香祝執版立於喪主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於先考某官府君（案庶人禮作敢昭告於考某人之靈）卜既得吉敢告喪主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乃前期一日沐浴設神位於靈座故處陳器具饌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五服成服及變除附宋

宋司馬光書儀衰裳之制斬衰用極粗生布爲之不緝衣縫向外裳縫向內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作三㡇皆屈兩邊相著空其中負版方一尺八寸（此尺寸皆用周尺）在背上綴於領下垂放之辟領方四寸置於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亦綴於領下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前衿當

心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衽用布三尺五寸留上一尺正方不破旁入六寸乃向下邪裁之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正方以兩正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掩裳旁際（案朱子家禮同）齊衰以布稍粗者爲寬袖襴衫大功小功緦麻皆用生白絹爲襴衫凡緝者皆向外撚之小祥則除負版及衰大祥後服皂布衫黃幹曰喪服婦人自斬至緦成服皆布總其布之升數象男子冠數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笄至男子括髮者麻髽之時猶不笄今成服始用箭笄（案箭篠竹）

也以箭篠爲笄也箭笄長尺婦人箭笄終喪婦人有除無變也

案喪服之制有變有除變者不遽除除者不更變故變有受而除無受

五服衰裳制度 五代 宋

後唐始以五服制度著於令

宋楊復曰喪服制度惟辟領一節沿襲差誤自通典始案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蓋指衣身自領至要之長而言之也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爲兩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二寸者四中摺以分前後爲二尺二寸者四此即尋常度衣身之常法也合二尺二寸者四疊

爲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乃記所謂適博四寸注疏所謂辟領四寸是也案鄭注云適辟領也則兩物即一物也今記曰適注疏又曰辟領何爲而異其名也辟猶開也從一角當領處取方裁開方四寸故曰辟領以此辟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曰適乃疏所謂兩相向外各四寸是也辟領四寸旣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爲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並謂之濶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而相對亦謂之濶中乃疏所謂濶中八寸是也此則衣身所用布之數與裁之之法也注又云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者謂別用布一尺六寸橫濶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濶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闕當脊相並處此所謂加辟領八寸是也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之濶中與元裁斷處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爲左右領也夫下一半加於後之濶中者用布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以加前之濶中者

又倍之而爲一尺六寸此所謂又倍之者也此則衣領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也古者衣服吉凶異制故衰服領與吉服領不同而其制如此也注又云凡用布一丈四寸者周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爲一丈四寸也此是用布正數又當少寬其布以爲鍼縫之用然此即衣身與衣領之數若負衰帶下及兩衽又在此數之外矣但領必有袷此布何從出乎曰衣領用布濶八寸而長一尺六寸古者布幅濶二尺二寸除衣領用布濶八寸之外更餘濶一尺四寸長一尺六寸可以分作三

條施於袷而適足無餘欠也通典以辟領爲適本用注
疏又自謂喪服記文難曉而用臆說以參之既別用布
以爲辟領又不言制領所用何布又不計衣身衣領用
布之數失之矣但知衣身八尺八寸之外又別用布一
尺六寸以爲凡用布共一丈四寸則文義不待辨而自
明矣又曰儀禮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案斬疏繐大功小功緦麻皆曰衰正服也）下如深衣無帶下又無衽夫衰如男子未知
備負版辟領之制與否下如深衣未知裳用十二幅與
否此雖無文可明但衣身必二尺二寸袂必屬幅裳必

上屬於衣裳旁兩幅必相聯屬此所以衣不用帶下尺
裳旁不用衽也今考家禮則不用此制婦人用大袖長
裙蓋頭男子衰服純用古制而婦人不用古制此則未
詳

五服制度考　朱

宋司馬光曰古者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
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爲
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朱子曰溫公儀凶禮斬衰
用古制而功緦又不用古制古者五服皆用麻但布有

差等皆有冠絰但功緦之絰小耳今定家禮斬衰衣裳
用極粗生布齊衰用次等粗生布杖期又用次等生布
不杖期及齊衰三月又用次等生布大功用稍粗熟布
小功用稍熟細布緦麻用極細熟布黃榦曰案練再受
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
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
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之喪尚功
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案大功之布有三等七
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

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
斬衰初服粗至葬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
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
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疏
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案閒傳小祥練冠孔氏
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而橫
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鍛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
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
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

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人變輕不欲據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注疏之說同謂鍛煉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並存之

欽定續通典卷七十九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

禮 凶

五服年月降殺 杜典分爲五卷今於原書已載及唐以後與古制同者槩不錄錄杜典所載古制未備及後世增入者合爲一卷

斬衰三年 唐 宋 元 明

唐律爲人後者爲所後父孫爲祖後承重婦爲舅 其夫爲祖後者妻亦從服 皆斬衰

宋政和禮婦爲舅與唐律同 夫爲祖曾高祖後者其妻從服亦如之

元典章爲人後者爲所後父與唐律同

明會典 孝慈錄同 子爲父母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女在室爲父母女嫁反在室爲父母嫡孫爲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同 父歿適孫爲祖承重服若父祖俱亡而子孫爲高祖後者同 婦爲舅姑爲人後者爲所後祖父母承重庶子爲所生母子爲繼母爲慈母爲養母夫爲人後則妻從服庶子之妻爲夫之所生母俱斬衰

孫爲祖持重議 宋 元

宋神宗時知太常禮院蘇頌議承重法疏略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

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何以言之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康成曰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而經不言長孫爲祖者蓋有嫡子則父歿方當傳巳其承重可知也近代仕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倫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故爲當服者爲承重而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歷中朝廷欲議臣

僚應任子者長子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等此亦近古立宗之法也然不果行慶歷末石中立卒未幾庶子從簡又卒嫡孫祖仁先服期不知後服禮官以謂宜別制斬衰嘉祐中劉煇祖母卒自言幼孤鞠於祖母雖有諸父亦乞解官行服禮官議煇長孫當承重臣謂祖仁官丞郎列近職世荷賞延是有重可承者也煇乃庶官世又非顯若云鞠於祖母報以三年可也有諸父在而令承長孫重非也故熙寧八年六月詔書嫡子死無衆子皆然後嫡孫承重襲封爵雖有衆子猶承重此明宗子

傳重正合古禮而未議無封爵者及庶人所以承重之意故學禮者猶以爲未盡也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由此言之尊卑之禮有隆殺之異而喪服從而爲之制也明矣今服祖重者而無所以爲重之義又無大夫庶人之別是尊卑一統而貴賤同體也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若以無封爵者無傳重之義卽別立服制如在禮合承重亦參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有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及庶人與士大

夫不當同用一律頒布天下使知尊祖不遵禮教則州郡用法斷於不疑也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之喪孝宗爲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習與以前之舊朱文公後入不以爲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欑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

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
議之末其畧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
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而為祖後者服
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歿而為祖
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
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
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
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
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

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
見此說方得無疑

元典章本宗五服之圖孫為祖父母齊衰不杖期若嫡
孫承祖同父母斬衰齊衰三年

適孫亡無後次孫為祖承重議 宋

宋神宗熙寧八年詔禮官立法自今承重者適子死無
諸子即適孫承重無適孫適孫同母弟承重

適孫承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 宋

宋仁宗皇祐元年博士宋敏求議承祖父重服曰自開
元禮以前嫡孫卒則次孫承重或謂已服期不當接服
斬而更為重制案儀禮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鄭
康成註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以三年
之喪杜佑通典引其義附前問答之次況徐邈范宣之
說已為司馬操駁之是服可再制明矣

齊衰三年 五代 宋 金

宋政和禮家禮子為母不分父存歿俱齊衰三年如唐
律開元禮 明會典改為母斬衰三年
後唐明宗長興中太常卿劉岳奉勅刪定鄭餘慶書儀

定婦為姑齊衰三年
宋太祖乾德三年從僕射魏仁浦等奏依後唐之制婦
為姑齊衰三年開寶禮養母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
棄之子者與親母同 案養母之服不見於經蓋古無異姓相養之理有之自宋開寶禮始載入齊衰三年章元典章因之明孝慈錄加為斬衰三年 神宗熙寧七年命官參酌
舊例定為新式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 案母及繼母慈母之服自唐定為齊衰三年不分父存歿五代及宋皆因之而不改何待神宗之更定乎至於生母之服周世大夫士之庶子父卒皆服齊衰三年與子為母同唐開元禮及宋初俱因之亦不待神宗之更定大要當時不過申明故事而紀事者不審其章原自如此遂誤以為新式爾

金章宗時霍王從彝母早死溫妃舒穆嚕氏養之明昌六年溫妃薨帝問從彝喪服諫議大夫張暐奏慈母服齊衰三年桐杖布冠禮也從彝近親宜尊壓降與臣下不同乞於未葬以前服白布衣絹巾既葬止用素服終制朔望會從吉帝從其奏

後妻子爲前母服議 晉

晉初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言及其終也

二子交相爲服君子以爲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適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爲妻後又娶丙居家如二適無有貴賤之差乙亡丙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適庶不殊雖二適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爲庶母服又不成爲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沖議曰甲失禮於家二適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丙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畧與沖同太尉荀顗議曰春秋並后匹適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而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爲適後至爲庶丙子宜以適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杜典不載今補纂

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 宋 明

宋仁宗天聖四年大理評事杜杞言祖母潁川郡君鍾沒並無服項子婦僅孤孫七人臣最居長今已服斬衰即未審解官與否禮院言案禮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曰此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爲祖後祖父已卒今適祖母喪故

云爲祖母後也父卒爲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爲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殁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又案令文爲祖後者父卒爲祖斬祖父沒適孫爲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並解官合依禮令二程全書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適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爲常朱子語類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家禮適孫父卒爲祖母若高曾祖母承重皆齊衰三年

明季適孫爲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改爲斬衰三年

父卒母嫁復還及庶子爲嫡母繼母改嫁服議

臣等謹案杜典載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並註鄭王諸說疏以從爲之服爲句從鄭康成義也後儒於從字絕句用王肅說也以義斷之當以王說爲正蓋繼母本非屬毛離裏之親又改嫁與父絕族乃令前妻之子之自居其室者亦皆舍其宗廟祭祀而爲之服此於倫爲不稱而揆之理亦

未順唯從繼母而嫁者則爲之服以其有撫育之恩故也此不別其爲父後與否者以從乎繼母而嫁必有幼弱不能自存者也受恩既同持服豈得異故無分乎適庶也從母嫁則繼父同居者尚有服況繼母乎況親母乎傳云貴終貴繼母之嫁而能終撫字之恩也鄭以嘗爲母子言非也

父在爲出母服議 元

元典章八母服圖父在而母離棄被出者齊衰杖期

父卒爲嫁母服議 宋 金 元 明

宋仁宗景祐二年禮官宋祁言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幼孤母邊氏更嫁有子（按歷代名臣奏議母邊氏適士人王渙生四子）稹無伯叔兄弟獨承郭氏之祭今邊氏不幸訃聞稹解官行服臣深用爲疑按五服制度勑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爲嫁母無服（按歷代名臣奏議有云今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則同穴永非於郭氏稹既爲父後則宜歸重本宗雖欲盡有慈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爲已嫁之母亢父而盡其隆也此數語宋史禮志亦載部議之以下郅獲等議歷代名臣奏議中不載今從宋史禮志備載）侍御史劉夔曰按天聖六年勑開元五服

制度開寶正禮並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祁言不異然假寧令諸喪斬衰三年並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爲其母亦解官申心喪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爲生己者律疏云心喪者爲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月內爲心喪載詳格令子爲嫁母雖爲父後者不服亦當申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今龍圖閣學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嘗爲出嫁母解官行喪若使生爲母子沒爲路人則

必斷服名教上玷斧治且杖期降服之制本出開元禮文逮乎天寶降勅俾終三年然則當時已悟失禮晉袁準謂爲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釋疑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衰譙周云非父所絕爲之服周可也昔孔鯉之妻爲子思之母鯉卒而嫁於衛故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則父後也石苞問淳于睿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

以爲嫁與出不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爲詳正睿引子思之義爲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母明矣賀循之行服是不爲過詔兩制御史臺禮院再議曰按儀禮父卒繼母嫁爲之服期謂非生已者故父卒改嫁降不爲已母唐上元元年勅父在爲母尚許服三年今母嫁既是父終得申本服唐紹議曰爲父後者爲嫁母杖周不爲父後者請不降服至天寶六載勅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其嫁母亡宜終三年又唐八坐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嫁齊衰

杖期爲父後者亦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服居堊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喪之母子無絕道也按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侍講學士馬元吉儀禮禮記正義古之正禮開寶通禮五服年月勅國朝見行典制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母並終服三年又引劉智釋疑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卒哭乃除盡天寶之制言諸子爲出母嫁母故云並終服三年劉智言爲父後者爲出

母嫁母故云猶爲齊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謂故無疑也況天聖五服年月勅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降杖期則天寶之制已不可行又但言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即不言解官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式若俯同諸子杖期又於條制相戾請凡子爲父後無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疑服齊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仍申心喪則與儀禮禮記正義通典通禮五服年月勅爲父後爲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違如諸子非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勅降服齊

衰杖期亦解官申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言雖周除
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
月內爲心喪其義一也郭稹應得子爲父後之條緣其
解官行服已過期年難於追改後當依此施行詔自今
並聽解官以申心喪按范文正公年譜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再適朱氏天聖四年丁母夫人憂六年服除是爲嫁母服三年喪也蓋喪服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王肅以從字絕句從母嫁則繼母尙有服況公以二歲從親母乎此禮以義起故當世無譏之者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朔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
年

元典章八母服圖父亡母改嫁適人齊衰杖期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
以改嫁服止期年願終三年之制帝命禮部議之尙書
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節
難渝定制詔從之

齊衰不杖周 宋 明

宋開寶禮爲父所生庶母改和禮嫁母出母爲其子繼
母嫁爲前夫之子從已者
明會典父母爲適長子及衆子妾爲家長父母

齊衰三月 宋

宋沈括曰喪服但有曾祖齊衰三月曾孫緦麻三月而
無高祖元孫服先儒皆謂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
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
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苟有相逮者則
必爲之服喪三月朱子語類沈存中沈括字存中說喪服中
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是如此如此則
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不爲服之理須
合行齊衰三月也存中又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
祖爲然自四世以上凡逮事皆當服衰麻三月高祖蓋
通稱爾

大功殤服九月七月

臣等謹案儀禮有三殤之服漢晉迄元皆相沿不
廢朱子爲家禮則畧之而贅其例於末云凡爲殤
服者降一等明初編集禮及令皆仍古制至改制
孝慈錄盡去殤服不載又案禮無七月之服惟殤
有之殤之中又惟中殤者有之蓋長殤降一等下殤
降二等中殤則無定其位大功之殤則中從上而

降一等在小功之殤則中從下而降一等降二等
者固與小功之服同其降一等者不可即與大功
之服同故特設七月以處之誠先王盡倫之善制
也大功成人九月
臣等又案宋政和禮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明集
禮會典多與唐律同惟元典章爲嫡孫婦緦麻而
爲衆孫婦大功此議禮者之誤也
爲衆子婦 宋 元
宋黃榦曰魏徵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先師朱文

公曰禮經嚴適故儀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
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
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於親疏輕重之間
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
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適婦爲期乃正得嚴適之義
升庶婦爲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
元典章爲嫡婦杖期爲衆婦大功
小功殤服五月 周
喪服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

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按成人當服大功者其中殤與長殤同成人當服小功者其中殤與下殤同凡不見於經者皆當以此例求之 杜典不載今補纂
小功成人服五月 唐 宋
唐律爲舅爲從母服禮爲甥 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政和禮女適人者爲其兄弟姪之爲人後者爲人後
者爲其從父兄弟
嫂叔服 唐 五代 宋 元 明
唐顏師古嫂叔服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
情或申教義所以愼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

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易象之明訓 按文苑英華易象作承象誤
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實爲舛駁特降緦絺
俾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遠覽獨
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
況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皆業本同遂乃均
諸百姓絶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縞素巳獨晏然元黃
莫改靜言至理殊非宏通無益關坊實開偷薄相爲制
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仲尼之胄爲位哭嫂事著禮文
哭旣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愚謂昆弟之

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成亦如之則親疎中節名數有
倫帷簿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與魏徵議同杜典不載今從唐會要纂入
後唐末帝淸泰三年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冊府元龜作戶部侍郎言衰麻喪紀所以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
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
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
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
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
母婿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

善大夫趙咸乂議曰嫂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
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爲兄之子妻
服小功是輕重失倫也以名別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
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案冊府元龜諸博士段顒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縞知禮院時不曾論定令遽上奏駮令式罪人也司封郎中曹琛
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
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伏以嫂叔服小功五月開元禮會
要同其式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
附令而敕無年月臣等集議嫂叔服并諸服紀請以開
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從之
宋仁宗天聖五年侍講學士孫奭言伏見禮院及刑法
司外州執守服制詞旨俚淺如外祖卑於舅姨大功加
於嫂叔顛倒謬妄難可遵言臣於開寶正禮錄出五服
年月并見行喪服制度編附假寧令請下兩制禮院詳
定從之程氏遺書云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古
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
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
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

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
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叔
嫂所以無服之義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
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
而已恝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
如鄰里之喪尚不相舂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戚乎又
云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張子
全書云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
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

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無處可養若為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故皆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為得禮朱子語類云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為制服答曰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有鞠養恩義心自生不得如何無服其

卿曰當如同爨緦今法從小功

元典章本宗五服之圖兄弟妻小功

明制叔服曰小功五月者為兄弟之妻婦人為夫之兄弟曰緦麻三月者為同堂兄弟之妻婦人為夫之同堂兄弟

緦麻成人服三月 宋 明

宋政和禮為兄弟之曾孫為夫兄弟之曾孫為同堂兄弟之孫為夫同堂兄弟之孫女適人者為兄弟之孫為夫之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女適人者為從祖祖母為從祖祖姑為從祖姑

明制以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改入斬衰生母條以上為庶母改入杖期庶母條其嫁女為同堂姊妹之出嫁者增入緦麻三月按杜典載有緦麻殤服一條儀禮云為庶孫之中殤而鄭康成謂當為下殤馬融謂有中則有下王肅謂大夫為孫服皆無雖據自唐以後亦遂無議及此禮者茲故不錄

舅之妻及堂姨舅 唐 宋 元

臣等謹按杜典載開元制及裴耀卿張九齡等奏而韋縚原奏崔沔等衆議未載今從舊唐書禮儀志備叙并錄宋黃榦儀禮經傳續解以備詳考

唐元宗開元二十三年下制曰服紀之制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聞奏太常卿韋縚奏曰謹案儀禮

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並是情親而服屬疎者也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疎恩絕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如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且為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其親而服屬疎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同情親既無別服宜齊等請為舅加小功五月堂姨舅疎降一等舅母從服之例先無制服之文並

望加至祖免臣聞禮以飾情服從義制或有沿革損益可明事體旣大理資詳審望付尚書省集衆官吏詳議務從折衷永爲典則於是太子賓客崔沔建議曰竊聞大道旣隱天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爲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議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在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貞觀修禮（案文苑英華作往修新禮今從唐志及會要）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唐元之間（案唐會要作唐隆之間歷代名臣奏議同此句今從唐志及文苑英華）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誡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勑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至開元八年特降別勑一依古禮事符故實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程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殁則盡其哀

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懸咸所仰也自微言旣絶大義復乖雖文質有遷而必遵此制謹案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緦麻鄭康成謂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依本服緦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別也姨舅伯叔則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聖人之心良有以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本不可貳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所在豈徒然哉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

從父兄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其出於高祖其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旣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疎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情之親者服制乃輕然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畧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

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黜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正乎且禮章論著爲日已久矣所存者無幾又欲棄之雖曰未達不知其可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案儀禮曰外服皆緦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爲小功五月其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迄今之所加豈顯前賢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堂舅堂姨舅母並升爲袒免則何以袒述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

至大功則豈無加報於外孫乎如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淺乎儻必如是深所不便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理必然也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問之子路對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聞而除之此則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抑情之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明其操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況夫喪服之紀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辭寧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曰宏教伏

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謂增加恩兒以爲不可

又戶部郎中楊伯成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並同是議與沔等略同

宋黃榦曰本朝乾德三年左僕射魏仁浦等奏云唐明皇增舅母服緦麻又堂姨舅服袒免迄今遵行遂爲定制及案今服制令與溫公書儀等書並不見有舅母服緦麻及堂姨舅袒免之文案舅母之服唐制旣制於前宋初復遵於後而服制令諸書不載者蓋前此禮院及州法司所執姨舅嫂叔皆加至大功婦翁女婿皆加至小功至天聖時學士孫奭請兩制詳定因並舅母服而制之也夫舅母無服雖本古禮然檢子有同爨服緦之言明皇旣定之爲制則後世

因而仍之於
禮亦無害
元典章外族服圖母兄弟妻小功母姊妹小功而不及
堂姨舅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一

禮四

三公諸侯大夫降服議 隋 唐 宋 明

隋劉炫爲散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絶旁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宜在第二品宜降旁親一等議者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祿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齊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

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遂寢其事杜典不載今補錄

唐制皇家所絶旁親無服者皇弟皇子爲之皆降一等

宋王安石降服議先王制服順性命之理而爲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近皆於此乎權之貴之與賤或降或絶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申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絶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絶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爲方

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適子非傳爵者無衆
子乃可於適孫承重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孟夏享太廟先期命侍郎顧鼎臣
霍韜捧主會鼎臣韜皆有期功之服上言臣等考之古
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今之公卿即古之諸侯而猶有
期制非禮也若律言緦麻以上皆不與祭者謂其身莅
之者也而百官聞期功之訃不過私家爲位及踰月則
無容於避矣帝命禮官考議於是尚書夏言奏曰古之
諸侯建邦啟土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可

絕今之所謂公卿者在位則爲公卿釋位乃爲族屬無
君道以臣其伯叔兄弟喪服之制人情所由生豈以在
位釋位而有隆殺哉夫哀有淺深故服有輕重定之三
月以哀不能忘於三月也定之期年以哀不能忘於期
年也而祭祀吉禮所以致敬於神明若情未忘哀則不
能專誠於祭故不與也今以其身不莅喪與夫時之過
者皆無可避臣未之前聞禮曰小功緦麻執事不與二
臣所服之喪非小功緦麻皆服之重者也太廟捧主又
禮之重者也以服之重而與夫禮之重者焉得謂之知
禮臣等職司典禮敢不據經守正以嚴瀆踰之防疏入
詔期臣韜迴避以侍郎黃宗明林[illegible]代之

奔喪及除喪而後歸制 宋

宋政和禮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
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父母之喪見星而舍若
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至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
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哭盡哀少退再拜退
於序東披髮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
各還次奔喪者乃還如未成服者三日成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

成服小斂以後自用日數賓弔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
之拜賓不及殯則先之墓北面近墓哭主人以下待於
墓左西面主婦以下於墓右東面皆北上奔喪者哭盡
哀再拜於墓東披髮復位哭盡哀賓者告禮畢奔喪者
又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向憑靈
哭主人以下升哭如常盡哀再拜各還次三日成服司
馬光書儀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裂布爲四腳白布衫繩帶麻屨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
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道中哀至則哭避

市邑喧繁之處望其州境哭望其縣境哭望其城哭望其家哭入門升自西階至殯前再拜哭盡哀乃就位方去冠及上服被髮扱衽徒跣如始死之儀諸殯東西面坐哭盡哀乃就東方袒括髮又哭盡哀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既哭奔喪者復著布四脚布衫拜諸尊長及受諸卑幼拜皆哭盡哀明日後日朝夕哭猶袒括髮至家四日乃成服而朝哭有弔賓至則出見之可也若未得行須應過三日以上者則爲位不奠被髮扱衽徒跣皆如始死之儀明日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袒免代哭皆如小斂之儀聞喪後四日成服

而朝哭皆如在家之儀道中及至家惟不去冠及上服被髮扱衽徒跣袒括髮其餘皆如未成服之儀入門至殯前北面再拜哭盡哀拜諸尊長又受諸卑幼拜皆哭盡哀弔賓至則出見之若奔喪者不及殯則先之墓望墓而哭至墓北面哭盡哀再拜在家丈夫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皆哭盡哀未成服者去布四脚及布衫袒括髮於墓東南即本位又哭盡哀復著布四脚衫拜尊長及受卑幼拜如上儀遂歸至家入門去布四脚及布衫袒括髮至靈座前北面哭盡哀如未葬之儀已成服者不袒括髮齊衰以下聞喪則爲位而哭若奔喪則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經速惟所欲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始至殯前北向哭盡哀再拜乃易所服之服即本位又哭盡哀乃見諸尊長及卑幼拜哭如主人儀若不奔喪則齊衰始聞喪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又爲位會哭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成服又爲位會哭自是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朔爲位會哭遂除服其聞喪至各哭固無常準齊衰以上自有喪以

來親戚未嘗相見者既除服而相見不變服各哭盡哀然後敍拜 朱子家禮明會典同

士爲所生母服議 宋 明

宋眞宗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服適母尚在望特免持服禮官言按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適母尙存不知制服輕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自有

適兄承統而適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爲慈母且猶三年况親所生乎適母雖尊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也南齊褚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後適母吳郡公主薨葬畢令攝職則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

明會典改入斬衰三年

臣等謹按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即及繼母慈母知妾子之母亦包於爲母之中也惟大夫之妾子公子之於母爲尊厭降庶子爲父後不敢

服於私親經表此三者之異則士而下與不爲後者之從同不必言也小記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是生母之服父在期而父卒三年當與繼母慈母一例而推矣

大夫士爲慈母服議 明

明董應舉湛誠慈母如母服議家禮三父八母圖慈母齊衰三年蓋義服也而律亦有爲慈母服之說但家禮慈母注云所生母死父命别妾撫育者謂之慈母當服三年而父妾乳哺者謂之乳母只服緦麻迹雖相似而

恩有淺深服有輕重今湛誠所丁憂者顧氏乃其父之媵妾有子則當杖期無子則當緦麻縱有撫抱之恩亦當先請後服

臣等謹案禮有慈母之條非僅謂母死父使他妾乳之也乃父命之爲母子故行三年之服觀小記爲慈母後之語義自可見家禮於慈母條下謂庶子無母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巳明會典於慈母條下謂母卒父命他妾養巳者似與古所謂庶母慈巳者無異又何以有三年小功之别乎蓋父之

命妾命子正是命之爲後小記更有爲祖庶母後一語則知慈母如母自與庶母慈巳者迥别故曰貴父之命也雖云如母而祀稱不世祭有不得盡同於母者矣

繼適母無服

臣等謹案禮有適母無繼適母之文蓋自前母之子視之則爲繼母自庶子視之則正繼皆爲適也故開元禮政和禮家禮孝慈録明會典俱統於庶子爲適母之父母兄弟姊妹條内小功五月適母

亡則不服

妻已亡為妻父母服議 五代 宋

後唐末帝清泰三年太常博士段顒言妻之父母舊服緦麻今給假令式服小功下尚書省集議左僕射劉昫等奏上諸服紀請一依開元禮從之

宋朱子家禮及明會典妻亡而别娶亦服妻之親母雖嫁出猶服

總論為人後議 明

明邱濬曰古人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繼之而不及小宗大明令及律雖許同宗立嗣然皆謂其人生前自立而無死後追立之文聖祖之意蓋以興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之後不可不使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今庶人之家若生前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撫養者從其自便既死之後告爭承繼者無非利其財產而已若死者係軍匠籍難脫之使繼彼肯從哉今宜勅禮官定制若前代名人之後或在今會有大名顯宦者以宗法為主先求繼禰小宗次繼祖之宗次繼曾祖之宗次繼高祖之宗四宗俱無人然後及疏遠及同姓之

人若其人生前或養同宗之子世系雖遠而昭穆不失序不必更求其有服者之血氣雖不純而心已相孚故也已凡為人後承父之命方許出繼已孤之子不許所以然者為人後者為之子既為之子則稱其所生為伯叔不承父命而輒稱已父母為伯叔可乎是貪利而忘親也如此則傳序既明而爭訟亦息矣田汝成立後論曰古稱為父後者非謂諸子皆可以為父後也必適子乃足以當之適子者大宗小宗之統也身為小宗之適則五服之親皆其所統故禮曰適子不得後大宗以支子可也而漢初之詔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蓋適子之謂也古稱立後者非謂昆弟無子者人人為之立後也惟大宗乃舉之故禮曰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蓋義舉也於禮未之有聞也古稱為大宗後者非必親昆弟之子也有以從昆弟之子後從世父者矣有以諸孫後祖者矣有以諸曾孫後曾祖者矣有以諸元孫後高祖者矣故禮曰為人後者斬衰三年不名所後為父者以所後不定難以預著其名也後世宗法不明而適子庶子皆稱父後立後之義不

明而同居異居昆弟之無子者皆爲立後稱謂之義不明而爲人後者伯父叔父皆易爲父而以孫後祖以無服之孫後遠祖者禮旣不行名亦不著非先王之本意矣

近親無繼官爲繼絕議 宋

宋哲宗元祐時南郊赦文戶絕之家近親不爲立繼者官爲施行徽宗大觀四年詔曰孔子謂興滅繼絕天下之民歸心王安石子雱無嗣有族子棣已嘗用安石孫恩例官可以棣爲雱後以稱朕善善之意

間代立後議 晉 宋

晉侍中荀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元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 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神宗元豐中國子博士孟開請以姪孫宗顏爲孫又王彥林請以弟彥通爲叔祖母宋繼絕孫詔皆如所請

臣等謹案雷次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庾蔚云爲人後者三年或爲子或爲孫若荀太尉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同三年也杜典載宋庾蔚之謂間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已後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弟兄之孫弗立其於一氣感召之義何故昭穆相續其常也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歟

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 宋 明

宋朱子家禮明會典孝慈錄無正文惟妻從夫族服圖

凡諸承重並從夫服

臣等謹案杜典載庾蔚之論云元孫爲後其母尙存元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竊以儀禮喪祭稱主人者皆宗子也稱爲主婦者皆宗子之妻也此之謂夫婦親之故父死母爲內主者惟子幼未娶者耳已娶未有不主重者也主重未有不從服者也縱元孫爲後妻主姑存者重在爲主虞喜之論未爲達禮

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 晉 宋

隋丞寗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案父乃本生父也）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劉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期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旁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

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爲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也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期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是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宏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

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奏入從子翊之議（案明邢寶曰繼母以父重嫁母以父輕出母以父絕以義制恩而服之隆殺從之禮也　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呂祖儉遺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寮何觀焉（案伯母服朞所生父繼室亦服朞澹欲服伯母服者不肯解官申心喪耳祖儉以不孝刺之得其情矣）

出後子爲本親服議

臣等謹案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父母服此恒有之事乃禮書及律文並不言及何也以爲出後者於本宗槪降一等故不必言耶何以於本宗兄弟與出嫁之姊妹本宗之外祖父母又歷歷言之蓋使所後者而爲父之親昆弟則祖即吾之祖自不必言若使所後者而爲父之從昆弟或再從并五服外之昆弟則依所後之倫序而降將有降爲緦麻及無服者矣此疑似難明之際正不可不爲辨別據禮文皆云爲人後者於本生諸親例降一等故

王彪之崔凱之議以爲本生祖父母應降服大功但禮無明文當以義起旁殺下殺之服可降而上推則追本所生不得從所後遞殺夫女子出適爲其父母服期者三年之喪無二斬也而於祖父母則不降爲其上推也此可類舉而互證耳

爲庶子後爲庶祖母承重服議北魏 宋 明

魏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期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寮會議按魏書禮志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淸河王懌表奏二王徼服輕重不同乞爲定制下禮官議張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

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顚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期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若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旣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尙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

正統厭其所生之祖適方之皇姑不以遠乎今旣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其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旣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

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僚玉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仁宗寶元二年度支判官集賢校理薛紳言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卒是先臣所生母服紀之制罔知所適乞降條制庶知遵守詔送太常禮院詳定禮官言五服年月敕齊衰三年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又曰齊衰不杖期爲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惟爲祖後者不服又案通禮義纂爲祖後者父所生庶母亡合三年否記云爲祖母也爲後三年不言適庶然奉宗廟當以貴賤爲差祖庶母不祔於皇姑已受重於祖當爲祭主不得申於私恩若受重於代父而養爲後可也又曰祖庶母合從何服禮無服祖庶母之文有爲祖庶母後者之服晉王廙議曰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婦人無子託後族人猶爲之服況其子孫乎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子父沒爲母得申三年孫無由獨屈當服之也看詳五服年月敕不載持重之文於義纂即有所據今薛紳不

爲祖後受重於父合申三年之制史館檢校同知太常禮院王洙言五服年月敕與新定令文及通禮正文內五服制度皆聖朝典法此三處並無爲父所生庶母服三年之文惟義纂者是唐世蕭嵩王仲邱等撰集非創修之書未可據以決事且所引兩條皆近世諸儒之說不出於六經臣巳別狀奏駁今薛紳爲耿之孫耀卿爲別子始祖紳繼別之後爲大宗所守至重非如次庶子等承傳其重者也不可輒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喪以廢始祖之祭也臣謹案禮經所謂重者皆承後之文據義纂稱受重於父亦有二說一者適長子自爲正體受重可知二者或適長亡取適或庶次承傳父重亦名爲受重也若繼別子之後自爲大宗所承至重不得更遠繫祖庶母爲之服三年惟其父以生巳之故爲之三年可也詳義纂所謂受重於父者指適長子亡次子承傳父重者也但其文不同爾詔太常禮院與御史臺詳定聞奏衆官參詳耀卿王氏子紳王氏孫尤親於慈母庶母祖母祖庶母也耀卿既亡紳受重代養當服之也又薛紳頃因籍田覃恩乞將敘封母氏恩澤迴授與故父

所生母王氏其薛紳官爵未合敘封祖母蓋朝廷以獨卿已亡紳是長孫敦以孝道特許封邑豈可王氏生則輒邀國恩沒則不受重服況紳被王氏鞠育之恩備尊義重合令解官持齊衰三年之服詔從之

明臧應奎爲南京車駕主事以祖庶母喪求去例不得持重猶服私喪三年以重所自出姚翼家規門承重者主宗廟之灌鬯也庶孫不爲祖後不得加斬於生祖母雖無適孫而庶孫承重亦不概及於生祖母蓋庶子服生母斬衰爲其生育之恩與父均也非爲其與父共承

宗廟也何爲而及於生祖母乎至於庶孫繼祖即不得服生祖母則宋庾蔚之之言本朝典法無考只守齊衰不杖期之本服爲是

臣等謹案承重之服祇於正適概不及庶杜典載庾蔚之之論明矣魏廣陵北海二太妃爲始封之君母受命歸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太妃是爲二王之祖母故議以持重三年宋薛紳明臧應奎皆以私恩加服禮官不能以義斷也姚氏家規其知禮歟

並有父母之喪議 宋 明

宋眞宗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官并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下太常禮官議曰案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云沒猶

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杜預賀循之議同（按杜預賀循議已載杜典）臣等恭考典故則是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禮改正

明王廷相曰並有父母之喪如之何曰其父已葬而有母之喪則服母之服既虞也反服父之服既練也則服母之服不以輕掩重也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服母服母先而父後也亦如之宋纁曰母喪未葬而値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以祥祭爲吉未葬爲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居母喪遭父喪者亦然

有適母喪而所生母死爲服位議 宋

宋司馬光曰人居適母之喪而所生母卒疑其所以爲服按雜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者皆當别爲服也又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此謂遭同月者也今之律令適繼慈養與母同

例皆應服齊衰三年子之於母適庶雖殊情無厚薄固當同服而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蓋古妾與女君尊卑殊絶設位於他所可也

居重喪遭輕喪易服議 宋 明

宋司馬光書儀若重喪未滿而遭輕喪則制輕喪之服而哭之月朔輒爲位服而哭之既畢反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政和禮家禮同

明邵寶喪禮雜記喪有常服而所遭之不能無變變之所位服之所難故服有成有受有練有禫其常也有易有包有特有重有兼其變也三日斂而成服期小祥而練除首之絰受以功衰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當其時服其服所謂常也如此是固無庸論者惟夫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而遭齊衰則男子有易要絰婦人有易首絰所謂包者男子有仍首絰婦人有仍要絰所謂特者既練遭大功之喪有男婦首要皆麻所謂重麻者有男婦首要皆葛所謂重葛者齊衰虞卒哭遭大功之喪男以功麻易齊帶之葛婦以功麻易齊首之麻而要猶齊葛所

謂兼服者有斬葛齊麻前喪既葬後喪初斂男要婦首易而兼服者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物以時變新故重輕參伍伸屈而無失乎恩義之中所謂變也又如此夫是之謂雖苟類而推之則一人之身周旋五服之内雖日有變不虞也而况其常乎

臣等謹案古人先有重喪後遭輕喪其所變易者不過絰帶而已衰與冠固不變也至後世則更新喪之衰而並不言絰帶是又禮文之一變也

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 明

明王廷相曰有所後父之喪而本生父母亡如之何曰已殯則服其服而往哭之襲而歸反喪服已葬則俟其殯而歸反喪服其除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曰不亦輕本生乎曰禮有所重斬不可以雜次也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一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二

禮 凶

祖先亡父後卒而祖母亡服議 北魏 宋

魏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眾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適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爲品庶生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適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適方得爲適子適孫不爾者不得繼祖也又鄭元別變除云爲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適孫爲祖持重三

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適孫期傳及注因說適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爲適子服斬卑位之適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禮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期爲允錄邑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下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含而不述比同士制起後疑也唯有庶人爲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

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異識成感承重主嗣寧甄寢廟適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襲末代僭妄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適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爲適孫者豈祖以適服己己與庶孫同爲祖服期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郎古之朝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適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異邑

等又議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爲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議詔曰適孫爲祖母禮令有據士人通行何勞芳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神宗熙寧時知盧州孫覺以適孫解官持祖母服覺叔父在有司以新令乃改知潤州元豐三年太常丞劉次莊言祖母亡有適曾孫次莊爲適孫同母弟在法未有庶孫承重之文詔下禮官立法自今承重者適子死

無諸子卽適孫承重無適孫適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其傳襲封爵自依禮令

祖與父先後喪亡服議 明

明王廷相喪服說祖父之喪將練而父亡何如曰持重於祖兼主於父禮也練祥禫祭服其除服卒事反父服父喪未終而祖沒何如曰適孫爲父後者承重禮也父雖練也猶服其承服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承服

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 梁 北魏 宋

梁袁昂父顗敗沒時昂年五歲乳媼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葬父訖更制服廬於墓次

魏楊引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粗服誓終身命以上杜典不載今續纂

宋胡旦爲祠部郎中服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追行服三年

小功不稅服議唐　宋

唐韓愈曰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鄭元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之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戚戚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

宋劉敞曰韓子常弔於人見其親戚意哀而服則吉問之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爲服者主親之恩以期斷其殺至於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止於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止於袒

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止於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止於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疏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緦之也親親者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其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

非也何以言之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禪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也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 齊 梁

齊安陸王子敬生母早亡帝命貴妃范氏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期年服從之

梁武帝天監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徙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以言慈祖母無服明矣

杜典不載 今補纂

臣等謹按古者士爲庶母緦麻三月大夫以上無服庶祖母之制服古今未聞明制加庶母杖期而不及於庶祖母亦以恩之無可加也斯爲之袒免可耳又按先儒云婦人不服慈姑婦從夫尚於慈姑無服而況於孫乎然庾蔚云慈祖母雖賤若其父先亡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固可也是知亡於禮者之禮在人之動也中耳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死亡服議 晉 宋

晉元帝大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如陷沒寇難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居宅府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

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康帝時有遣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司徒西曹謝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宏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

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吉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宏風尚而況含艱履慼之人勉之以榮貴耶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遂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云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

胤既孤有識之後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按信始不娶既制喪乃娶生子仍心喪三年可謂仁至義盡者矣

宋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父邪利魯郡太守元嘉中為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擄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其從叔模為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昏宦大明中冀州刺史崔元孫使魏魏人問曰崔邪利模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叩車欲令忠孝並宏臣子兩遂杜典不載今備纂

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 宋

宋敖繼公曰為姑姊妹女子子出適者降為大功今以其無主乃加於降服一等而為之期其姑姊妹於昆弟姪亦不容不以其所加者服之云報者服期之義生於已而不在彼故也女子子適人者為父母自當期固不必言報矣然父母為已加一等而已於父母不復加者其亦婦人不能貳斬也雷次宗曰或問女子子出適者不得為無主服周斯則然矣敢問兩無主得互相反服

否答曰經云姑姊妹報名反服不由已身人今哀已不可無報若兩俱無主義無先服則無報安得互相為周

昏有期而夫死服議 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顯孫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禮制禮官言案曾子問曰娶女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謂無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喪遇閏月議 隋 宋

隋文帝開皇初太常卿牛宏撰儀禮百卷上之定制三

年及期喪不數週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
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開元禮同杜典不載今補纂）
宋張子全書大功以下算閏月期以上以期斷不算閏
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
臣等謹按喪遇閏月六朝諸儒之論如王彪之譙
王恬戴謐鄒論庾蔚之輩最爲折中吳商諸人皆
似是而非也宋范甯謂前閏亡者取後閏之日爲
忌尤屬謬妄蓋以月計者數閏歲計者沒閏若牛
宏所定可謂經通而無弊者矣

忌日議 唐 宋 金 明

唐祝欽明爲禮部尚書知政事以匿忌日爲御史中丞
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德宗貞元八年將作監元亘
當攝太尉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誡爲御史
劾奏詔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右丞盧邁奏狀曰臣
案禮大夫士將奉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也
又案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疾病即
還家皆無忌日不受誓誡之文雖假寧令忌日給假一
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亘不宜以忌日辭攝祭由是
坐罰俸
宋開寶敕文應常參官及內殿起居職官等自今刺史
郎中將軍以下遇私忌請準式假一日忌前之夕聽還
私第葉夢得曰元豐編勅修假寧令於父母私忌假下
添入逮事祖父母者準此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爲假立
此法者謂生而祖父母沒則不假存則爲假然不當言
逮事蓋誤用禮之文也（案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氏以逮爲及議當是有知之稱今以逮事爲及見誤矣）法初行安厚卿爲樞密適覩
母忌祖母沒時厚卿纔三歲疑而以問禮部郎官何洵

直洵直雖知法官之誤因欲遷就其說引子生三月而
父名之以爲天時一變爲有識欲以三月爲限斷過矣
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從立法者之意
也張子全書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
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
屨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屨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
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
爲庶母及嫂亦不肉（案唐人忌日服黲朱子語類忌日服白生絹衫帶黲巾無等差）朱
子家禮忌日儀前一日齋戒設位陳器具饌（七一位一祭）厥

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如祭禰之儀質明主人以下變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納主徹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布素服素帶以居夕寢於外

金章宗明昌元年制內外官并諸局承應人遇祖父母父母忌日並給假一日

明張文嘉齊家寶要忌祭儀節質明主人以下素服詣祠堂考妣前焚香跪告曰今以某官某考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儀節同禰祭用饌唱去飲福受胙祝文云

歲序流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昊天罔極如祖考妣以上則改昊天罔極爲不勝永慕謹以清酌庶羞用伸奠獻謹奉顯妣孺人某氏配食尙享若妣忌則用伸奠獻下云敬奉以配顯考某府君尙享案妣不曰祔食而曰配食蓋夫婦得合食也考妣於讀祝後加舉哀哀止祖考妣近故者亦然忌日變服高曾祖考妣衣用青素祖考妣玄冠白衣考妣白冠白衣

臣等謹按凡祭皆吉服而忌用縞素凡祭皆飲福而忌獨舉哀夫縞素舉哀非所以施之祭也故此祭宜與祥禫同類列於喪禮之末

國忌日議 唐 五代 宋 遼 金 明

唐六典凡國忌日兩京定大觀寺各二散齋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於齋所京文武五品已上與朝請七品已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州亦各定一觀一寺以散齋州縣官行香應設齋者蓋八十有一州焉謂四輔五府六雄十望曹濮兗齊豫徐陳青亳仙涼秦瀛貝邢恒冀定趙滄潞深博易相梁襄鄆安鄂梓遂眉邛果彭蜀漢潤越常蘇杭婺衢湖宣洪潭廣桂寵都涇等州是也其道士女道士僧尼行道散齋皆給香油炭料若官設齋道佛各施物三十五段供修理道僧寫一切經道士女道士僧尼各施錢十二文五品已上女及孫女出嫁者官齋行道皆聽不預若私家設齋道士女道士僧尼共請不得逾四十九人凡遠忌日雖不廢務

然非軍務急切亦不舉事餘如常式文宗太和七年一月勅準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大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舉奏案均王傳王堪男損國忌日於私第決責下人爲御史臺所奏遂下此勅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又八月九日勅今後每遇大忌宜設僧道齋一百人列聖忌日齋僧道共五十人不視朝不舉樂止刑罰斷屠宰依舊

晉高祖天福五年正月御史寶貞固奏每遇國忌行香

宰臣跪爐百官依常位立班行香之後齋僧百人永爲定制

宋忌日禮據唐初始著罷樂廢務及行香修齋之文其後又朔望停朝令天下上州皆準式行香天祐初始令百官詣閤奉慰宋循其制唯宣祖昭憲皇后爲大忌前一日不坐殿羣臣詣西上閤門奉慰移班奉慰皇太后退赴佛寺行香凡大忌中書悉集小忌差官一員赴寺如車駕巡幸道遇忌日皆不進名奉慰留守自於寺院行香仍不得在拜表之所天下州府軍監亦如之案畢仲荀燕閒錄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江左齊梁間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又唐會要請高宗時李義府爲太子設齋詔五品以上行香不空三藏爲神堯以下忌辰行香太祖建隆二年宣祖忌日時明憲乾德二年改謚昭憲太后在殯羣臣止詣閤奉慰而罷行香眞宗崩元德明德皇后忌日在釋制內乃停進名行香凡奉慰宰相樞密使各帥百官內職共進名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各進名忌日前後各禁刑三日如天慶節釋杖以下情輕者復斷屠宰不視事前後各三日禁樂各五日其後以歲月漸遠禁刑不視事各二日禁樂各三日章獻明肅太后忌辰前後二日不視事一日

禁屠宰各三日禁樂詔應大忌日行香臣僚並素食案王林燕翼貽謀錄云國忌行香本非舊制眞宗大中祥符二年詔曰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自今忌前一日不坐殿羣臣進名奉慰寺觀行香禁屠廢務著于令自後太祖太宗忌日亦援此例累朝因之政和新儀羣臣進名奉慰其日質明文武朝參官入詣朝堂就次御史臺先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入就位次西上閤門御史臺分引朝參官及諸軍將校次廳直官引三公以下在西上閤門南階下每等重行異位並北向東上知西上閤門官於班前西向立搢笏執名紙躬三公以下文武百僚俱再拜俟閤門官執笏置名紙笏上入西上閤門訖退羣臣奉慰詣景靈宮每等重行異位並北向東上禮直官揖班首以下再拜訖引班首自東階升殿舍人接引同升詣香案前搢笏上香跪奠茶訖執笏興降階復位又再拜次引班首以下分左右搢笏行香宰相執政官分左右行香訖執笏俱復位次引班首升殿詣香案前俯伏跪搢笏執爐俟讀疏畢執笏俯伏興降階復位又再拜退南渡後制忌日如在以日易月服制之內並依禮例權停孝宗淳熙元年十一月詔文武百僚詣景靈宮國忌立班行香如有稱疾托故不赴者御

史臺彈奏案宋禮志景靈宮神御殿之一也以奉先朝御容元豐五年作景靈宮十一殿而在京宮觀祠御皆迎入禁中舊梁缺曰紹興間臣僚奏復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詔從之咸淳間度廟親灑扁曰自聖祖至理廟凡十六殿自元天聖后至楊太后凡十五殿岳珂云今世國忌日百僚行香在京則雙忌賜假隻忌視事坐曹如故外郡皆如平日簽決無禁

遼忌辰儀先一日奏忌辰牓子預寫名紙大紙一幅用階面後三行書文武百僚宰臣某以下謹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至日應拜大小臣僚並皂衣皂鞓帶四鼓至時於幕次前在京於僧寺班齊依位望闕序立直日舍

人跪右執名紙在前班首以下皆再拜引退名紙於宣徽使付內侍奏聞興宗重熙十一年宣獻皇后忌日上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延壽憫忠三學三寺

金皇統元年七月癸卯以景宣皇帝忌辰命尚食徹肉

明成祖永樂元年禮官具奏五月初十日爲太祖高皇帝忌辰自初八至初十日不鳴鐘鼓不行賞罰不舉音樂禁屠宰文武官自初八日服淺淡衣黑角帶侍朝至日早赴孝陵行禮八月初十日孝慈高皇后忌辰禮亦如之宣宗勅諭禮部忌日悉輟朝參歲爲定例用申永慕之誠宣德三年令凡遇忌辰通政司兵馬司免引囚奏事

忌日祭奠議金　明

金初太祖忌辰皇帝至褥位立再拜稍東西向詣香案前又再拜上香訖復位又再拜進食奠茶辭神皆再拜而退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睿宗忌辰有司更定禮儀前一日宣徽院設御幄於天興殿門外稍西至日質明皇太子親王百官具公服於衍慶宮門外立班奉迎皇帝乘馬至衍慶宮門外下馬二宣徽使前導步入宮門

稍東皇帝乘輦繖扇侍衛如常儀至天興殿門外稍西皇帝降輦入幄次簾降典贊儀引皇太子閤門引親王宰執四品以上官由偏門入至於殿庭左右分班立定二宣徽使導皇帝由天興門正門入自東階升殿詣褥位立定皇太子以下官合班五品以下班於殿門外宣徽使奏請皇帝先再拜進詣侍神位立俟有司置香案酒桌訖請詣褥位又再拜三上香奠酒復位再拜皇太子以下皆陪位再奏請詣稍東侍神位立典贊儀引皇太子升殿赴褥位先兩拜奠酒再兩拜降復褥位次閤

門引終獻官趨王上殿行禮宣徽使奏請皇帝詣褥位再兩拜皇太子以下官皆再拜禮畢百官依前分班立皇帝出殿門外入幄次簾降更衣引皇太子以下官出宮門外立班皇帝乘輦至宮門稍東降輦步出宮門外上馬還宮導從侍衛如來儀皇太子以下官俟車駕行然後退案金禮志天德四年於燕京所建原廟名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門曰崇聖奉安列祖神御

世宗大定五年奉旨太祖忌辰衍慶宮爲享止用素食諸京凡御容所在皆同又朔望皆行朝拜禮六年有司奏太祖皇帝忌辰車駕親奠百官陪拜今車駕巡幸合

以宰臣爲班首率百官詣衍慶宮行禮從之十六年奉旨世祖太宗忌辰一體奉奠十八年八月太祖忌辰世祖太宗同在一處致祭有司言歷代無一聖忌辰列聖與祭之典擬議間勅太子一位行禮并就祭功臣二十六年以內外祖廟不同定擬太廟每歲五享山陵朔望忌辰及節辰祭奠並依前代典故外衍慶宮自來車駕行幸遇祖宗忌辰百官行禮并諸京祖廟節辰忌辰朔望拜奠合依舊以盡崇奉之意從之

明制凡值帝后忌辰皆遣官於陵上致祭止用香燭酒果無帛祝文維年月日孝子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於皇考或皇妣號皆備書某皇帝或某皇后尊靈曰惟我皇考或皇妣諱日之辰瞻望德恩不勝哀感謹用祭奠伏惟尚饗或商骨則考妣則玄曾孫惟所用

臣等謹按唐宋忌日百官於寺觀行香誦經設齋以爲追薦雖屬孝思頗非典禮不若金代於衍慶宮親奠百官陪拜能酌古禮而修其制也明國忌遣官上陵親祭內殿即奉先殿無行香齋薦之禮皆唐宋所不及

忌日祭祀停樂議唐 宋

唐文宗開成四年正月太常寺奏今月二十二日祀先農於東郊其日與穆宗皇帝忌日同太和七年十二月八日季冬蜡祭百神與敬宗皇帝忌日同準其年十二月六日敕近廟忌辰奏樂非便季冬蜡祭又不可移變禮從宜古有明據宜令其日懸而不樂庶叶典經今月二十二日祀先農欲準先勅懸而不樂從之

宋太祖乾德二年禘於太廟其日惠明皇后忌有司言唐開成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祀先農與穆宗忌同日太

和七年十二月八日蜡百神與敬宗忌同日詔以近廟忌辰作樂非便宜令懸而不作竊以農蜡之祭猶避廟忌而不作樂况僖祖同廟連室而在諱辰詎可輒陳金石之奏伏望依舊懸而不作

忌日易服議 宋 金 明

宋高宗紹興元年二月太常少卿蘇遲等以徽宗欽宗留北有朔望遥拜之禮乃言凡遇祖宗帝后忌前一日並忌日皇帝自内先服紅袍遥拜訖易服行禮從之

金章宗明昌元年世宗忌辰祭諸王陪位服黲素

明會典載定制凡遇各廟忌辰上服淺淡服御奉天門視事不鳴鐘鼓百官各服淺淡服黑角帶朝參其謝恩見辭官具公服如常儀孝宗宏治十四年令遇忌辰朝參官不許服紵絲紗羅恭仁康定景皇帝恭讓章皇后忌辰如遇節令服青綠花様宣宗章皇帝忌辰如遇奏祭祀許服紅世宗嘉靖元年奏準正月初三日宣宗章皇帝忌辰二月十九日恭仁康定景皇帝忌辰十一月初五日恭讓章皇后忌辰許穿青紵絲穆宗隆慶元年題準凡遇忌辰文武百官不問内外班行謝恩見辭俱淺淡服色烏紗帽黑角帶不許用公服神宗萬歷四年題準凡郊廟奏祭祀日遇有忌辰則移前一日如致齋日内遇忌辰上具常服百官具青綠錦繡其正祭日遇忌者如祭在日間除臨時照常具祭服行禮本日祭前祭後與致齋遇忌同如夜分祭畢是日上仍淺淡服色百官青衣角帶辦事

忌日不廢軍務議 唐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以五月五日行既至遼陽屬高祖忌日八座奏言臣等謹案禮云君子有

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此所謂星迴歲改親沒同辰思其居處不爲樂事今陛下親御六軍已登寇境庶務繁擁伏待剖决可以尊先聖之常經畧近代之一志望請所有軍機要切百司依式聞奏手詔荅曰今既戎旅大事不可失在機速所以俯順古風俯從今請

立春遇忌日議 宋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正月御史臺言本月十三日欽聖憲肅皇后忌其日立春準令諸臣僚及將校立春日賜幡勝遇稱賀等拜表忌辰奉慰退即戴欲乞候十三日

忌辰行香退朝行戴插從之

慶節遇忌日議 明

明世宗嘉靖二年八月丁未萬壽聖節先是再遇聖節皆以先帝喪殺禮又值高皇后忌辰移之先一日至是禮官言大喪既除宜盡從吉典先忌祭而後受朝亦不妨同日上可其同日之請猶以孝惠皇太后制未闋不忍純吉仍暫免習儀宣表及雜唱山呼之禮是日帝親祀奉先殿奉慈殿孝惠皇太后几筵殿畢出御奉天殿受賀免文武百官及四夷使臣宴賞

忌日輟經筵議 明

明世宗嘉靖元年五月仁宗昭皇帝忌辰遣官祭獻陵先是給事中安磐等奏稱是日適值經筵衣緋賜宴輟講則廢學如儀則忘孝請移經筵前一日帝下其議禮部覆言經筵禮儀期日眾朝未之有改考之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此專指父母而言祖父以上禮經未載伏覩孝宗在位遇憲宗忌辰仍御經筵凡侍班等官俱衣青綠花樣賜宴宜倣此行帝特旨暫免

祧廟廢忌日議 唐 宋

唐文宗太和十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肅宗神主祧遷其六月二十日忌并昭成皇后十一月二日忌準禮合廢從之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已降旨欽宗祔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告遷翼祖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於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忌及簡穆皇后忌欲乞依禮不諱不忌詔恭依

忌月舉樂議 唐 宋

唐肅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且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狀中書門下官得侍他非奏事毋謁前

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爲常至憲宗元和九年正月修撰太學博士韋公肅上疏曰準禮無忌月禁樂今太常及教坊以正月是國家忌月停習郊廟享宴之音中外士庶咸罷慶樂伏尋經典竊恐乖宜臣謹按禮記有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漢魏以降代襲斯旨唯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下議禮官荀訥王洽曹耽王彪之並當時知禮者皆稱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並無

禮據時從其議伏以前禁在二十五月之中今既逾遠禮須改革又記曰禫月從樂明王制禮漸去其情不應以追遠而立禮反重也今太常停習郊廟之樂是反重而慢神有司禁中外之音是無故而去樂詳其前典情理不倫考其沿襲又無所據儻陛下正因循之越度法經典之明文得禮之儀傳於史冊天下幸甚詔付中書門下令召太常卿禮官等學官詳議可否中書門下奏曰忌日太常寺及教坊悉停閱習中外士庶亦皆禁斷準禮及歷代典故並無忌月禁樂請依常教習者敕旨

宜依其士庶之家亦宜準此

宋真宗咸平中有司將設春宴金明池習水戲開瓊林苑縱都人遊賞帝以是月太宗忌月命詳定故事以聞史館檢討杜鎬等引晉荀訥唐王方慶韋公肅言禮無忌月禁樂當時悉從所議伏以忌日不樂著載禮經忌月徹懸實無典故况前代鴻儒議論足據其春宴及池苑並合舉樂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二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三

禮凶

師弟子相為服議 唐 宋 元 明

唐王義方卒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植松柏冢側三年乃去

宋胡瑗卒訃至京學士錢公輔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自陳師喪給假二日張子全書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沒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

無服也何基卒金履祥議曰為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上者用之生絹鈎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緦麻者亦用之服今緦麻之服是不得同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其制今猶存焉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皆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為弔服昔朱子之服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為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氏

朱氏皆云用極細布則深衣布用苧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服除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布代之而加素絰於冠可也加麻之絰緦服之絰也今用緦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緦服之帶也今用細苧可也所謂疑衰擬於衰者也

元韓擇率門人爲服緦麻者百人

明錢德洪師事王守仁嘉靖丙戌舉進士未廷試而歸

戊子北上途中聞守仁之喪往迎至廣信且馳書於其父具陳父生師教願爲喪服父許之與同門王畿議服制德洪以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爲畿請服斬衰以從築場廬墓三年而後去

朋友相爲服議 宋

宋朱子家禮爲朋友緦麻三月語類云朋友麻則弔服而加麻絰爾王相朋友服議儀禮喪服有朋友麻三字豈非朋友之服乎案鄭康成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又曰士以緦麻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疑之爲言擬也緦麻之布十五升疑衰十四升即白麻深衣擬於吉服也蓋緦麻服之極輕者也他無服矣止有弔服所以擬之注云弔服加麻其師與朋友同既葬除之疏云以白布深衣庶人之常服又尊卑未成服以前服之故庶人得爲弔服素冠吉屨無絇其弔服圖云庶人弔服素委貌白布深衣士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加麻者即加緦之絰帶是爲擬衰或曰深衣吉服也而可爲弔服乎僕曰注固云擬於吉服也況非止爲弔服親疾病時男女改服注曰庶人深衣又曰子爲父

斬衰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是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或又曰安知深衣爲弔服又爲麻純乎僕曰純之以采者曰深衣純之以麻者曰麻衣純之以素者曰長衣以采緣之褎長在外則曰中衣又各自有名不可亂也今以深衣爲弔服鄉閭亦行之但未有麻顓是服也勉齋黃氏考之爲至詳僕於北山何先生成服日服深衣加絰帶冠加綵武即素委貌冠以白巾見者未嘗不以爲怪越數日適齋葉仲成父來弔僕問昔日毅齋之喪門人何服曰初遭喪時朋友以

穪襆加布帶其役共考儀禮至葬時方以深衣加絰帶
僕於是釋然知無戾於禮也

除心喪議 宋 陳 隋 唐 宋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者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卽吉故其間服以纖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一期不宜復有禫宜下以爲永制詔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依

格皇后服期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卽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稱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驗已爲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卽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卽吉

陳文帝天嘉元年八月尚書儀曹請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洙議謂至親期斷加隆故再期而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纖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其情至如父在爲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之以期期而除服無復衰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絰可除不容復改玄綅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今皇后於安吉君心喪之期宜除於再周詔從之

隋制齊衰心服以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

宴 以上杜典不載今續纂

唐制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又嫁母出母妾母本生父母及父卒祖存爲祖母皆心喪二十五月並解官 宋制同

宋吳榮王顥爲慈聖光獻太后之服易月當除顥曰身爲孫而情文缺然若是可乎請如心喪禮須上禫除卽吉詔可

臣等謹按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劉智謂小功以下不稅乃無心喪又陳沈洙議

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惟王儉古今集記終二十七月爲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亦用二十五月無復心禫云云是則心禫可廢心喪不可廢也宋服制凡如適孫祖在爲祖母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之類皆許解官申心喪三年蓋由遵用前代之制自元明此制不行雖不解官而所謂心喪之實固未嘗禁也

周喪察舉議 宋

宋眞宗天禧三年正月貢舉人郭稹等見崇政殿稹冒

喪赴舉命與謁誥之郎引咎殿三舉時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崇政殿稹以冒緦喪赴舉爲同輩所訟帝命與謁誥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四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晁迥上言舊制期喪百日內妨試尊長卑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官哀就同文試洎中還被人論訴不免坐罪請自今卑幼期服不妨取解詔從之仁宗天聖七年興化軍進士陳可言臣昨與本軍進士黃價同保臣預解送之後本軍言黃價昨赴舉時有叔爲僧喪服未滿臣例當駮放竊思出家制服禮律俱無明文況僧犯大罪並無緣坐犯事還俗救不得均分父母田園又釋門儀式見父母不拜居父母喪不經死則法門弟子爲之制服其於本族並無服式望下禮官詳議許其赴試太常禮院言檢會敕文期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爲叔父齊衰期外繼者降服大功九月其黃價爲叔僧合比外繼降服大功哲宗元祐時程頤看詳學制謂士子遭祖父母喪不得應舉按朱子曰祖父母喪不赴舉法令雖不禁士子宜行之知渡江之後載籍軼亡矣

丁憂終制議 元 明

元制諸職官親死不奔喪降先職二等未終喪赴官降

二等不丁父母憂者罪與不奔喪同

明制令百官聞喪不待報即去官役京官有勘合在外官有引起復有程限奪喪短喪匿喪有禁視昔加嚴云太祖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三年四月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職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遣致祭從之英宗正統十二年令內外大小官員丁憂者不許保

奏奪情起復世宗嘉靖四十二年周府南陵王睦楧上疏云文職上自九卿下及百僚皆知父母之恩行三年丁憂之制今各王府所選儀賓受封大夫郎官之職係與文職一體相同何父母身終不行丁憂之制豈爲人子之道哉伏望敕下禮部自今見爵儀賓凡有父母身故宜照文職事例將半俸停止服滿之日方許開俸疏入下禮部議明年御史林潤等以爲言始定儀賓守制穆宗隆慶元年吏部主事郭諫臣請衍聖公終制先是衍聖公凡遇父母之喪不行丁憂即請承襲與軍職同

至是諫臣疏謂魯爲上世秉禮義之國而孔子又萬世禮義之宗今國家特世封爲衍聖公秩以一品者正以聖人後爲能守禮以表率天下之人耳不使其子孫守三年之制其何以責天下乞許遵制丁憂一如文臣終制起復從之生員丁父母憂者不許赴鄉試及提學官科歲二試舉人丁父母憂者不許赴會試其監生及儒士丁憂者亦不許赴試景帝景泰五年御史黃溥請能舉人監生由服以廣科目從之由服者二十七月正服之外餘服程限也

改葬服議北齊　唐　宋　明

北齊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邢子才議曰禮改葬緦麻鄭玄注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惟三人而已然適孫曾孫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母改葬既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緦禮文非遺漏是舉其略耳杜典不載今續纂

唐韓愈議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以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

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雖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

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爲山崩水涌毁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嚙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

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與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易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是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案袁孝尼云喪無再服若終月數是再服也魏權長仁云鄭氏得服緦之旨謬三月之言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宋禮志太祖改葬宣祖安陵有司言案儀禮改葬緦注云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今請皇帝服緦皇親及文武官

護送靈駕者亦服緦既葬而除朱子云改葬服緦鄭元謂終三月而除王肅謂事畢而除俱不可攷禮宜從重從鄭可也

明集禮改葬之日內外諸親皆至各就次主人服緦麻服諸親皆素服既葬行虞祭畢主人以下出就別次釋緦麻服素服而還

臣等謹按改葬緦蓋緦乃主布而言服之輕者非緦必繫之三月也周禮司服凡弔王爲諸侯緦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緦衰爲弔服豈必繫之三月乎此不過改葬時見尸柩之暫服鄭注三月而除

之誤矣昌黎韓氏以爲葬既畢恰值三月爲解亦
屬附會戴德云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斯言得之
矣

改葬反虞議 宋 明

宋政和禮凡有改葬者皆具事由聞於官勘驗得實聽
之（案明呂坤曰改葬非得已也須於水則遷櫬於客土則遷必爲城郭道路則遷先貧賤後富貴合而窆之則遷凡以爲親也非是則否）將改葬先於墓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
幕南向開戶其日內外皆親皆至墓所各就便次主人
以下及妻妾女子俱緦服周親以下素服丈夫於墓東

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
盡哀畢者再拜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哭止祝三聲
噫嘻啟以改葬之故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者
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設席於墓下舉柩出置於
席上內外俱從哭於幕所分東西位如常儀祝以功布
拭棺掌饌者設饌於柩南主人盥手以盞斟奠酒再拜
訖少頃徹奠進柩車於帷門外南向升柩於車遂詣墓
所內外俱哭掌事者先設床於幕下有枕席周設帷（如不易棺則不設床）
柩車至帷門外丈夫入柩東婦人柩西俱立哭掌
事者舉柩入設床柩東舉尸出置於床南首遂斂如大
斂之儀（如明衣裳不殯也）乃設靈座於吉帷內幕下西廂東向
（施床帷屏服飾以時上飲饌及沐如平生也）乃葬將引柩告曰以今吉辰用
卽宅兆不設祖奠無反哭無方相魌頭餘如常葬之儀
既葬就吉帷靈座前一虞虞如常儀其祝辭云維年月
朔日辰孝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改遷幽宅禮畢
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祗薦虞事於
考某官封諡尚饗既虞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緦服及
素服而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朱子曰改葬須

告廟而後告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
方穩當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廟

明會典與宋同

臣等謹按杜佑謂以改葬不應反虞故開元政和
諸禮皆設靈座於墓所葬畢而虞祭畢而徹無反
哭之文觀朱子云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是仍宜反
哭也

父母墓毀服議 明

明王廷相曰父母之墓崩毀或盜發露柩體修之宜何

服曰此痛之甚者也可無制服以臨之乎禮無正文以義而起亦可也改葬禮緦其服雖輕而用情甚重修墓更葬其事體均制緦禮也

三年而後葬變除議 宋

宋政和禮凡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大祥取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為大祥祥而即吉無復禫矣其未再周葬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若再周而未葬則俟已葬而後除服

久喪不葬服議 陳

陳高祖永定中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末除靈內外即吉為待主人還情理中宄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曰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為未允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洙詳議洙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旁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為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寇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並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內者並應釋

除衰麻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德藻依洙議奏可 杜典不載今補纂

招魂葬議 唐 宋 明

唐薛收曰招魂葬非古禮也漢魏之衛皆妄也葬之為言藏也仁人於其親掩藏歸穴不豐不儉必約於禮焉延陵季子曰魂無不之此言葬形非葬魂矣禁之禮也

宋太宗淳化中有言昭成太子嬖妾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帝怒遣昭宣使王繼恩驗問

明李濂招魂葬荅問嘉靖丁酉冬十二月十日沐馬生北赴南宮試渡河走氷壞其舟溺而死求其尸踰月不可得其家請招魂葬焉乃質於李子李子曰史傳有之禮家之所不取也吾聞葬也者藏也所以藏其形於地下以安厝也故椁周於棺棺周於身非身無棺非棺無椁苟無其身而招魂葬焉則於義為窒於德為悖於禮為不物何也亡者不可以假存無者不可以為有也是故禮經無招魂葬之文漢魏以還或有行為之者而袁瓌荀組干寶孔衍之徒咸著論以非之可謂通幽明之

故知鬼神之情者矣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是故聖人制為殯葬之禮本以掩厥形骸不以安魂為事既葬之日迎神而返於家蓋孝子之心不忍一日離也若閉靈爽於沈魄之域是為不仁樹松栢於空椁之冢是為不知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豈孝子事其親之心哉曰然則當如之何曰闔宅眷屬宜於遭溺之地備迎神之禮括髮徒跣號呼於塗而迎之以歸祠廟以安之木主以依之祝辭以告之牲醴俎豆以享之哭泣擗踊以哀之三年而除其服歲時舉祀如常儀則庶乎其可也

禁火葬議　宋　元　明

宋太祖建隆三年三月丁亥詔曰王者設棺椁之品建封樹之制所以厚人倫而一風化也近代以來率多火葬甚愆典禮自今宜禁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

今為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禮宜禁止仍勅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裨風化之美從之司馬光書儀世人有游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歛而葬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而悖謬如此其始蓋出於羌俗行之既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曰骨肉復

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所在可也不猶愈於焚之哉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正月北京路同知高朝列牒伏見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於柴薪之上以火焚之照得古者聖人治喪具棺槨而厚葬之今本路凡人有喪以火焚之實滅人倫有乖喪禮本省看詳送禮部議得四方之民風俗不一若便一體禁約似有未盡參詳比及通行定奪以來除從軍應役并遠方客旅諸色目人許從本俗不須禁約外據土著漢人擬合禁止如遇

喪事稱家有無置備棺槨依禮埋葬以革火化之弊若貧民無地葬者聽於官荒地內埋了若無人收葬者官為埋瘞

明太祖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冢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三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四

禮 凶

卒哭後諱及七廟諱字議 唐 五代

唐僖宗咸通十二年七月侍御史李鄴以進狀內字與廟諱音同罰一季俸復執奏曰臣案禮記不諱嫌名又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若禹與雨謂聲同而字異也今若受罰是違典律乃免之

晉高祖天福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

不稱在此古禮也唐太宗元宗二名皆諱人姓與國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若廟諱平字即不諱餘側若諱側字即不諱平聲所諱字正文及偏旁皆闕點畫望令依令式施行勅二名及嫌名依唐故事

上書犯帝諱議 宋

宋胡安國疏曰臣昨列職經筵專以春秋進讀緣正文有犯聖御名方奏制未及進頁得罪去國後聞禮官建

議乞以他字易之定讀爲威其經傳本字即不改易臣今奉旨纂修於經傳本字既有詔令可避其援引他經子史有犯淵聖御名者亦許依本字書寫或當遵避有所疑惑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諱易名於是有諱禮然臨文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孔子作春秋當恭王與哀公之世匄乃恭王之名夷即三世之稱定即哀公之考午即皇考之廟諱而筆削之際並無迴避春秋爲尊君父而作書法如此其義可知自漢以來此義不行有易人之名以徹爲通者易人之姓以莊爲嚴

者易甲乙之紀以丙爲景者易郡縣之號以還淳爲清溪者又其甚則父名晉肅而子不敢應進士舉者忌諱既繁名實愈亂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秋之書以宣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臣所纂修續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廟諱不可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晳所奏並依監本空闕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以明恭順之實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 宋

宋眞宗時凡恒之字爲常改千文嶽宗恒岱爲泰岱北岳恒山爲常山

誄議 周 漢 晉 梁

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 太史遣之日讀誄注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 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

後漢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

晉郄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

梁劉勰曰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以上杜典不載今補纂

臣等謹案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如哀公誄孔子之類非必有謚也鄭氏注禮每解誄爲謚而陳氏集說仍之誤矣文心雕龍所言乃後世誄文之體其於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不相爲誄之禮自漢以來皆失之

喪禮雜制

臣等謹案杜典末卷雜引禮經以補典中所未及今依其次服義則取先儒經說服制則採書儀家禮凡令甲所申與俗禮之宜因宜革者悉取前人論議以備典實而以居喪讀禮終焉每條冠以標目乃雜著之體例以便觀覽

服術有六元

元吳澄曰服術謂古先聖人制服之道其一親親之服承上文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子至親也故適長子斬衰三年同於父衆子齊衰期同於祖子之下其親者孫故適孫齊衰期亦同於祖衆孫則大功九月孫之下其親曾元並緦麻三月此親親之下殺也其二尊尊之服承上文人道之尊尊上治祖禰者而言父至尊也故斬衰三年其父之重無以加父之上其尊者祖故齊衰期祖之上其尊曾高並齊衰三月此尊尊之上殺也其三名服其四出入之服承上文人道之男女有別別之以禮義者而言人者彼女來配此男母者配父之名其尊齊於至尊之父故服三年之衰與父同但齊其

斬而已妻者配已之名其親比於至親之子故服期年之齊衰與子同又加之以杖也而妻之於夫則比於至尊之父故服三年之斬衰移其所天之父以天其夫也婦者配子之名故服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伯母叔母其名同於父之配視已尊一等故服齊衰期昆弟之子之婦其名同於子之配視已卑一等故服小功五月唯兄弟之妻其名不可同於已之配爲其與已同等故無服出者此女在配彼男故姑姊妹女子子在室齊衰期出嫁則降大功九月入者雖已出嫁或被出或無子而復歸本宗則仍服在室未嫁之本服也其五長幼之服承上文人道之長長旁治昆弟者而言長者謂昆幼者謂弟昆弟相爲服齊衰期也同祖者從昆弟則服大功九月同曾祖者再從昆弟則服小功五月同高祖者族昆弟則服緦麻三月此長幼之旁殺也由長而上則有旁尊之殺父之親昆弟爲從父則服齊衰期父之從昆弟爲再從父則服小功五月父之族昆弟爲族父則服緦麻三月祖之親昆弟爲從祖則服小功五月祖之從昆弟爲族祖及曾祖之親昆弟爲族曾祖並服緦麻三月

由幼而下則有旁卑之殺子之從昆弟爲親昆弟之子則服齊衰期子之再從昆弟爲從昆弟之子則服小功五月子之族昆弟爲再從昆弟之子則服緦麻三月孫之再從昆弟爲親昆弟之孫則服小功五月孫之族昆弟爲從昆弟之孫及曾孫之族昆弟爲親昆弟之曾孫並服緦麻三月以上喪服之五術本乎人道之四親皆爲親之服也非親而服者不在此數其六從服謂非已之正服從於人而服也故殺於五術之後

從服有六 九

元吳澄曰從服之目有六屬從者屬謂親屬以親屬故爲其黨服妻從夫服夫家旁尊旁卑之親子從母服母黨之親也徒從者徒空也謂彼非親屬空爲其黨服子爲母之君母庶子爲君母之親妾爲女君之黨也從有服而無服者其夫爲其昆弟有服妻從夫而爲夫之兄弟則無服公子之妻爲其父母有服夫從妻而公子爲君所厭爲妻之父母則無服也從無服而有服者其夫爲兄嫂弟婦無服妻從夫而娣姒婦相爲小功則有服也公子被君厭爲母之父母姊妹無服妻從夫而爲公

子之外祖父母及從母皆緦則有服也從重而輕者姑雖出嫁猶爲姪服大功九月爲重其子從母而爲內兄弟服緦則輕妻爲其父母服期爲重夫從妻而服外舅姑緦則輕也從輕而重者公子爲君所厭爲其母練冠爲輕妻從夫而爲公子之母服期則重也

絕族無移服 宋

宋張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斬於五世則恩可知矣故四從六世爲絕族而從旁及之服特親者各以親疏屬之也服不及於六世而婚姻乃百世不通者仁之所施有宗而義之所別不可已也然所謂絕非特此也喪服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也謂妻於夫家與族爲其出也與族絕族絕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所謂無施服然夫妻則配合有絕族子母至親無絕道故爲出母期謂親者屬禮記作移喪服傳作施蓋古通用也

上殺下殺旁殺 宋

宋馬晞孟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而不言七者以其上而高曾者皆爲遠祖也下而曾元者皆爲遠孫也

凡喪服之道以近爲親是故上殺者有緦麻而無功衰以其相遠也旁殺之親有大功有小功者以其相近也近者至於親親而不尊遠者至於尊尊而不親惟其親而不尊故九月五月之服功衰而已惟其尊而不親故雖齊衰亦有三月也

親疎嫌疑同異 宋

宋呂大臨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爲祖父母齊衰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疎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粱大夫沐

稷士沐稻燕不以公卿爲賓以大夫爲賓此所以決嫌疑也已之子與兄弟之子異矣引而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衰疏之服飦粥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

五服十制四疑 明

明呂坤曰喪禮先王所制以制放逸忘哀之情故謂之制制以三年爲重故適長子不在適長孫承祖之重謂之承重五服者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五等之衣服也十制者斬衰三年齊衰三年齊衰杖期齊衰不杖期齊衰五月齊衰三月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袒免在次十等之制度也齊衰與斬衰布麻有麤細五齊衰布麻無麤細袒免雖極輕亦先王禮制但不成服故不可入五服四疑服有四正義加降正服禮稱情也義服情從禮也加服禮從情也三者皆隆降服禮裁情也降服非君子之所忍服所降以明禮稱所本以明情三年重喪也降爲期稱重期期降大功稱期功小功降緦稱功緦仁之至義之盡也故曰加服不稱本服降服不

忘本服厚道也

冠制 宋

宋政和禮斬衰通屈縧爲武齊衰以降以布爲武緦麻澡治其布爲武皆垂其下爲纓其冠以布爲三辟積前後屈而出于武其外縫而縫之爲外縪其內縫而縫之爲內縪大功以上辟積向右小功以下辟積向左司馬光書儀冠比衰布稍細廣三寸跨頂前後以紙糊爲材上裏以布爲三𧝓皆向右縱縫之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反屈之縫於武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

前各至耳於武上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齊衰以布稍
細者爲布四脚其制如幅巾前綴二大脚後綴二小脚
以覆髻自額前向項後以大脚繫之大暑則屈後小脚
於髻前繫之謂之幞頭大功以生白絹爲四脚大祥後
服垂脚黲紗幞頭朱子家禮冠制斬衰同齊衰冠並如
斬衰用次等粗生布爲之大功用稍熟布以上辟積縫
皆向右小功用稍熟細布緦麻用極細熟布以上辟積
縫向左陳師道曰司馬温公云仁宗崩有司用乾輿故
事羣臣布四脚加冠時莫識其制以幅巾冪首破其後

爲四脚其後鄭穀夫諸纂事始云三代黔首以皁絹裹
髮周武帝裁爲四脚名幞頭馬周請重繫前脚蓋布四
脚脚皆後垂如周制遇暑則繫其前脚如唐制英宗崩
宋次道誤爲布幞頭有司遂用民間幕喪之服以今漆
紗幞頭去其鐵脚而布裹之前繫後垂而不可加冠壞
之而冠幞頭之失自次道始也余謂四脚加冠今士大
夫喪冠是也大布之冠古也四脚今也於禮爲幾矣

笄總制 宋 明

宋司馬光書儀斬衰婦人用極粗生布爲頭帤惡竹笄
布蓋頭齊衰婦人露髻以生白絹爲頭須蓋頭大功亦
如之朱子家禮斬衰婦人用極麤生布爲蓋頭不緝布
頭帤竹釵齊衰婦人蓋頭布總竹釵大功小功緦制俱
同布之精粗有異
明呂柟曰婦人麻布大袖圓領長衫者何衰之變也禮
婦人言衰不言裳衰之長可以掩裳秦人以長衫爲背
子故長衫者衰之變也麻布蓋頭者何布總之變也自
有書儀以來未之有改也丘文莊曰唐羃䍦之變也家
禮布頭帤竹釵者何曰箭笄之變也奚不絰乎旣蓋頭

奚絰也故有腰絰無首絰白羅蓋頭宋王淮之議也

絰帶制 宋 明

宋政和禮首絰之制斬衰以苴麻爲首絰大九寸左本
在下齊衰以牡麻爲首絰大七寸二分右本在上大功
以牡麻爲絰以繩爲纓中殤無纓其大五寸七分小功
成人以牡麻爲絰小功殤服以繰麻爲絰皆大四寸六
分緦麻以繰麻爲首絰其大三寸七分大功以上麻皆
有本小功以下麻絰皆斷本要絰絞帶之制五分首絰
殺一以爲要絰五分要絰殺一以爲絞帶斬衰以麻齊

衰以下絰帶以麻絞帶以布麻有苴有牡有繰有不繰有有本有絶本者皆如首絰之等司馬氏書儀斬衰以有子麻紐為首絰其大一搤左本在下五分去一以為要絰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白絹帶繫之使不脫又以細繩帶繫於其上子為母布帶婦為姑以無子麻為絰齊衰布帶大功小功緦麻皆繫黑鞓角帶朱子家禮斬衰首絰以有子麻為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為纓以固之如冠之制

要絰大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要絰中屈之為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要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齊衰首絰以無子麻為之大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要絰大五寸餘絞帶以布為之而屈其右端

明丘濬家禮補斬衰婦人要絰用有子麻為之制如男子繫於大袖之上未成服不散垂齊衰婦人要絰制如男子用無子麻為之濬曰家禮婦人服制皆本書儀自大袖以下俱非古制今特補入腰帶一事者蓋禮男子重乎首絰婦人重乎腰帶存其一之最重者使後人或因此以復古也

杖制 宋

宋政和禮為父杖竹而苴為母杖桐而削其大皆如要絰其長皆齊心司馬氏書儀為父竹杖本在下為母削桐上圓下方亦本在下家禮凡婦人不杖（楊復曰案家禮書儀婦人皆不杖與問喪喪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恨未得質正）

屨制 宋

宋司馬光書儀斬衰者麤麻屨婦人同齊衰麻屨婦人白屨楊復曰儀禮菅屨菅屨草屨也家禮菅亦麤麻為之恐當從儀禮為正又曰婦人屨經傳無明文惟周禮屨人云命婦有散屨注云散屨去飾又云祭祀而有散屨者惟大祥時（案儀禮大功以上散屨）

喪不用樂 宋 明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學士李昉等奏議曰案唐長慶三年令百姓喪葬不得陳設音樂臣等參詳喪用

音樂望嚴禁之九年詔曰訪聞喪葬之家有舉樂及令章者蓋閭鄰里之內喪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嘗飽此聖王教孝之道治世不刋之言何乃匪人親罹釁酷或則舉奠之際歌吹為娛靈柩之前令章為戲甚傷風教實紊人倫今後有犯此者並以不孝論

明來知德曰樂者樂也先王所以飾喜也樂必發於聲音以其喜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故鄰有喪舂不相者罰其喧闐而樂也有小功之喪者且議論而不及樂事況父母之喪可以喧闐而用金鼓之樂乎且聞樂不樂聖有明訓君喪用樂律有大法今不遵聖人之教違祖宗之法而甘為十惡大罪之人乎此鼓樂所當革也

喪不宴客 元

元仁宗延祐元年七月江南道監察御史王奉訓呈近年以來江南風俗日薄父母之喪小斂未畢茹葷飲酒略無顧忌至於送殯管絃歌舞導引循柩焚葬之際張筵排宴不醉不已泣血未乾享樂如此昊天之報其安

在哉與言及此誠可哀憫宜下有司嚴加禁治從之

喪不嫁娶 宋 明

宋哲宗元祐八年蘇軾奏曰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昏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為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昏娶是誠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為立法

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
伏望削去上條稍正禮俗
明世宗嘉靖時鎭國中尉多炘生母衆氏卒宗老援歷
適之說呈巡按準期年服闋成昏多炘堅執終喪敢於
樂安王王丗庶子於生母之喪歷適之說第以服色黲
淡不敢行悲哀也今多炘終喪而後成昏可以厚人倫
敦化源宜依所請巡撫胡松具題敕遣官獎諭

匿喪不舉 五代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中書門下條奏據長定格選人中

有隱憂者逆五選伏以人倫之貴孝道爲先既有負於
尊親定不公於州縣有傷風敎須峻條章今後諸色官
員內有隱憂冒榮者勘覆不虛終身不齒所有入仕已
來告敕並付所司焚燬從之

釋服從吉 唐

唐呂諲丁母憂起復上元元年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賜
門戟既立於第門或謂諲曰吉慶之事不宜凶服受之
諲遂權釋衰麻當中而拜人皆笑其失禮

停喪不葬 五代 宋 元 明

周太祖廣順三年十一月敕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
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未經營葬其主家之長不
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其合赴舉選者葬事
禮畢敕所由於家狀內具言不得諱匿所司覺察糾舉
犯者必行典法如是不加覺察罪在糾察之司
宋哲宗元祐中詔御史臺臣僚父母無故十年不葬即
依條彈奏及令吏部候限滿檢察尚有不葬父母即未
得與關升磨勘如失檢察亦許彈奏
元仁宗延祐五年五月福建廉訪使道奉言謂福建江

南民俗率多遠喪稱葬習以成風是宜明著有所
未至耳蓋聞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而喪具稱家有
無所以使貧富之葬咸遂人鬼之道俱安也今閩中停
喪不葬動經一二十年有一家累至三四柩者問之則
曰年月未利卜地未得貧乏不能勝喪案禮諸侯大夫
士葬皆有月數是古者不擇年月矣古之葬者皆於國
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矣經曰喪與其易也寧
戚苟能盡其哀痛之情稱家有無貧而薄葬何害於禮
且下貧之戶不即營葬輒作佛事欲爲死者資徼冥福

使移飯僧之費以爲葬資固不患不勝喪也宜限以月日使依期埋葬以厚人倫之道以長孝愛之風其於教化豈小補哉

明制凡有喪之家必須依禮定限安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律以暴露之罪

神像 明

明劉世節曰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而易以木主畫像二者猶有用尸之義宋儒謂影像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數寸之木與祖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

設蓋以祭祀用尸皆使子弟爲之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用主正如今之鄉飲主賓介僎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呂坤曰程伊川不取影堂曰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不知木主何以似吾親邪古有鑄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親者皆出於思慕之極無聊不得已之情亦何病於禮乎孝子慈孫於木主影幀兩存之可也不必於有不必於無亦可也

臣等謹案神像之設雖非古禮然親没之後音容日遠所傳雖不盡肖而十分中有六七相似則聲音笑貌猶宛然在目不愈於日遠日忘乎且非獨親見之子孫可以展其孝思也將傳之曾元猶得見高曾之儀範而動其追遠之誠其視[illegible]之木主不更覺洋洋如在邪禮貴從宜不可以非古而去之也

墓祭 宋 明

宋朱子家禮儀節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如家祭之儀具饌厥明灑掃主人帥執事者詣墓所 布席陳饌陳於墓前如家祭之儀 參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辭神乃徹祝文維某年歲次月

朔日辰孝子某或孫曾元敢昭告於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歲序流易雨露既濡瞻掃封塋不勝感慕謹以潔牲醴齊祗薦歲事尚饗遂祭土后 布席陳饌如前儀 祝文維年月日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土地之神某躬修歲事於某親某官府君之墓惟時保佑實賴神休敢以酒饌敬申奠獻

明呂坤曰墓祭非古而東郭墦間古亦有祭者且世遠族多同城而葬非祭則死者無以聯疏生者無以合食衕於人情近也何必古

禮從簡約 宋

朱子語錄曰喪禮太繁今只存大概使人知其意義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哀苦荒迷之際何有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邪古有相禮者導孝子爲之況條今世俗之禮亦未爲失但使哀戚之情得盡耳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堲周必無周人之繁文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能入何況不用釘漆

乎孔子從先進已厭周之文矣聖賢者作不必盡守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爲之也問喪禮制度節目朱子曰恐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時事尚可未殯以前安得一一如此仔細含飯一節教人從那裡轉那裡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是有相者方得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厭周文之煩矣聖人復起亦但隨今風俗立一限制須從寬簡今若考得仔細一一如古固好如考不得亦只隨俗不礙理者行之又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從古恐不相稱轉時爲大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隨時增減名物愈繁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行又曰古禮難行爲古人有做未到處古者以皮束棺豈能固設熬黍稷於棺傍以惑蚍蜉可見少智今棺用漆要三日便殯亦難

居喪讀禮宋

宋陳祥道曰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失之黷則失之怠未除而

讀樂章則哀不足喪復常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崩閔子子夏援琴而哀樂異孔子皆以爲君子則喪復常讀樂章先王之中制也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四

樂

臣等謹案杜佑作樂典以爲古者因樂著教將欲閑其邪正其頹非樂無由故其叙樂也上自皇初下終天寶舉夫因革之大凡制作之得失以及鏗鏘綴兆之節殊方下里之音本末燦然聲容畢具而類例所不能賅者又爲諸義以補其缺百世而下所謂聞其樂以知其德者將於是乎在也唐自肅代以後國事倥偬樂文墜缺洎乎五代雖有製

造鮮足觀者宋太祖太宗留心雅樂樂至皇祐間始定大安之名一代講求聲律家如司馬光周子朱子蔡元定諸人類皆有夙悟神解可垂不朽顧當時不盡見用而所謂播在樂府薦之郊廟者乃出自李照魏漢津者流蓋古樂之難復久矣遼金元大都沿漢津之舊至明李文利主三寸九分爲黃鐘朱載堉爲開方乘除之說則又師心自用去古益遠方之自檜不亦宜乎今去其繆者存其要始唐至德間迄於明代以續通典之後云

第一歷代沿革上

第二歷代沿革下

第三十二律　五聲八音名義　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歷代製造

第四權量

金一　石二　土三　革四　絲五　木六

匏七　竹八　八音之外又有七

樂懸

第五歌　雜歌曲　舞　雜舞曲

第六清樂　坐立部伎　四方樂　散樂　前代雜樂

第七大祠與忌日同者不去樂議　古樂淡且和議　律尺議　元豐朝會樂十議　楊傑大樂七失議　用正聲廢中聲議　太正少三等八條議　崇寧之樂可變議　黃鐘三寸九分不合於理議　琴以第三絃爲宮爲中和議

樂一

唐代宗寶應二年六月太常奏元宗室請奏大運之舞調用太蔟肅宗室請奏惟新之舞調用夾則德宗即位十一月禮儀使奏代宗室樂用保大之舞貞元三年三月以昭德皇后廟樂章九首付有司帝令有司議廟舞之號禮官請號坤元之舞從之十四年二月帝自製中和舞又奏九部樂及禁中歌舞伎者十數人布列在廷上御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作詩令太子書示百官十九年四月修德明興聖及獻懿二祖廟遷神主於廟太

常寺奏德明興聖獻祖懿祖廟樂用宮懸詔可憲宗永貞元年十二月有司請德宗廟室酌獻奏文明之舞用黃鍾宮元和元年有司奏順宗室奏大順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撰樂章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四月禮儀使奏憲宗皇帝廟樂請用象德之舞六月祔廟請用當月均調林鍾宮謹按律歷志曰黃鍾太蔟林鍾謂之三正律皆音之君也今祔饗始於六月辛未聲應林鍾之宮制可中書侍郎平章事段文昌進撰樂章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有司奏穆宗室奏和寧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奉敕撰奏樂章文宗以寶歷二年即位有司奏敬宗廟奏大鈞之舞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撰樂章

梁太祖開平元年既受唐禪始建宗廟凡四室每室有登歌酌獻之舞肅祖宣元皇帝室曰來儀之舞烈祖文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二年正月太祖將議郊禋有司撰進樂名舞名樂曰慶和之樂舞曰崇德之舞皇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玉幣登歌奏慶平之曲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

舞奏慶融之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光祿大夫簡較尚書左僕射行太常卿充南郊禮儀使李燕進太廟登歌樂章洎舞名其懿祖昭烈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昭德之舞獻祖文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文明之舞太祖武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應天之舞昭宗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永平之舞從之明宗天成元年八月太常定莊宗廟室酌獻舞武成之舞

晉高祖天福五年八月詳定院奏先奉詔正冬二節朝會舊儀廢於離亂之時興自和平之代將期備物全繫用心須議擇人同爲定制其正冬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梲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常等官一一詳定禮從新意道在舊章庶知治世之和漸見移風之善今衆官檢討典禮具述制度按禮云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故樂書議舞曰夫樂在耳曰

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覩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和合則大樂備矣又按義鏡問鼓吹十二案合於何所答云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因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爲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棡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合爲鼓吹十二案大享會則設于懸外此乃是設二舞及鼓吹十二案之繇也今議一從令式排列教習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每佾

八人左手執籥禮云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教國子爾雅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産歷代以來文舞所用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謂羽舞也書云舞干羽于兩階翟山雉羽分析連攢而爲之二人執纛前引數于舞人之外舞人冠進賢冠服黃紗袍白紗中單白領褾白練褠襠白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左手執干干楯也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畫獸形故謂之朱干周禮所謂兵舞取其武象用楯六十有四右手

執戚戚斧也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旌前引旌似旗而小綷色畫昇龍二人執鞀鼓二人執鐸周禮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鐸以通鼓形如大鈴搖而振之金錞二每錞二人舉之一人奏之周禮四金之奏一曰以金錞和鼓錞銅爲之其色元其形圜若碓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圍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狀旁有耳獸形銜環二人執鐃以次之周禮四金之奏二曰金鐃以止鼓如鈴無舌搖柄以鳴之二人掌相在左禮云理亂以相制如小鼓用皮爲表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二

人掌雅在右禮云訊疾以雅以木爲之狀如漆筩而揜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羖皮鞔之旁有二紐疏畫賓醉而出以舂築地明行不失節武舞人服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布大袖緋絲竹布兩襠甲金飾白練褴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布鞾工人二十數于舞人之外舞弁朱褠革帶烏皮履白練褴襠白布襪䟦廷仍加鼓吹十二案義鏡云帝設氈案以氈爲床也今請制大床容九人振作歌樂其床爲熊羆貙豹騰倚之狀以承之象百獸率舞之意分置於建鼓之外各三案每案

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二人簫二人笳二人十二案樂工一百有八人舞助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其歌曲名號樂章詞句中書條奏差官修撰從之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九月權判太常寺張昭奏改唐祖孝孫所定治康之舞爲治安之舞凱安之舞爲振德之舞又改貞觀中九功舞爲觀象之舞七德舞爲講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昔周奏六代之樂卽今二舞之類是也其賓祭常用別有九夏之樂卽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爲成取韶樂九成之義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之樂請改爲禋成之樂祭地祇奏順和請改爲順成祭宗廟奏永和請改爲裕成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請改爲肅成皇帝臨軒奏太和請改爲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請改爲弼成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請改爲德成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請改爲扆成皇太子軒懸出入

奏成和請改允成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請改爲慶成郊廟俎入奏雍和請改爲騂成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請改爲壽成祖孝孫原定十二和曲開元朝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凡制作禮法動依典故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輒益以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禘祭所用不可盡去臣取其一爲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請改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奏裓和請廢同用弼成享先農耕耤田奏豐和請廢同用順成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太常卿邊蔚上太廟四室奠獻舞詞表詞西漢詔叔孫通重定禮樂始有廟樂及降神納俎登歌薦祼等曲迨至唐朝降神用文舞送神用武舞其餘即奏十二和之樂一曲則別立舞名降及前朝亦徇此制今者將新郊廟嚴配祖宗合更率舞之名仰詠累功之盛請信祖睿和皇帝室酌獻奏肅雍之舞僖祖明憲皇帝室酌獻奏章德之舞義祖翼順皇帝室酌獻奏善慶之舞慶祖章肅皇帝室酌獻奏觀成之舞又奏改前朝治安為政和之舞振德為善勝之舞觀象為

崇德之舞講功為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樂曲為十二順曰昭順曰寧順曰肅順曰感順曰治順曰忠順曰康順曰雍順曰溫順曰禮順曰禋順曰福順

宋太祖建隆三年二月有司請改一代樂名并太廟四室酌獻迎俎送神樂章詔翰林學士竇儼撰進四月儼上新定二舞十二樂曲名并樂章改周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先農籍田同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為良安正冬朝會為永安（文宣王武成王同永安）郊廟俎豆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五月儼上太廟四室舞名并登歌辭禧祖室舞大善之舞奏大善之曲順祖室舞大寧之舞奏大寧之曲翼祖室舞大順之舞奏大順之曲宣祖室舞大慶之舞奏大慶之曲乾德元年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禮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

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終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四年和峴言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作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荊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雁神鼎白麟之瑞並為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南方自至秦州獲白烏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管絃薦於郊廟詔

峴作瑞文騶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冬至上壽復用教坊樂淳化三年元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羣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為定制真宗咸平四年太常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同按試擇其曉習月律者悉增月奉自餘權停廩給再俾學習以奬勵之雖頗振紀然亦未能精備蓋樂工止以年勞次補而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於驟變

景德二年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寺復以龍圖閣待制戚綸同判寺事乃命太常樂鼓吹兩署工校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緝次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廟用樂親祀用宮縣有司攝事止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至是詔自今諸大祀並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八變如通禮所載大中祥符元年判太常禮院孫奭上言按禮文饗太廟終獻降階之後武舞止太祝徹豆豐安之樂作一成止然後理安之樂作是謂送神郊祀錄載登歌徹豆一章奏撫射羽然則宗廟之樂禮有登歌徹豆今於終獻降階之後即作理安之樂誠恐缺失望依舊禮增用詔判太常寺李宗諤與檢討詳議以聞宗諤等言國初撰樂章有徹豆豐安曲辭樂署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從之時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為封安皇地祇禧安之樂為禪安飲福禧安之樂為祺安別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宴享以紀瑞應五年上製

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樂用三十六虡景靈宮以庭狹止用二十虡上又取太宗所撰萬國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晉曲曰定功之舞親作樂辭奏於郊廟仁宗景祐二年帝親製樂曲以夾鍾之宮黃鍾之角太蔟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靈宮罷舊真安之曲以黃鍾之宮大呂之角太蔟之徵應鍾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景安興安惟乘輿親行則用之以

姑洗之角林鍾之徵黃鍾之宮太蔟之商南呂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獻五帝以林鍾之宮太蔟之角姑洗之徵南呂之羽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龍脩靜安之曲於時制詔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侑乃以黃鍾之宮作慶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謁奉慈廟章獻皇后之室作達安之曲以奠瓚厚安以酌獻章懿皇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瓚衍安以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圜丘太祖配以黃鍾之宮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孟

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蔟之宮作皇安以奠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祖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呂之宮作獻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賓之宮作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堂真宗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奠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應鍾之宮作化安以奠幣韶安以酌獻又造沖安之曲以七均之為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沖安之曲獨未施行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於

神明詔宰官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群祀又為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樂第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陰陽數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鞮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群臣焉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

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御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雩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六月

丙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爲五音凡二
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
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鍾
爲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
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
鍾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
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
並肄於太常七月御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
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

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是
月上封事者言明堂兩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鍾一
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畤迎氣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
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
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
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
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
之均太蔟爲角獻青帝仲呂爲徵獻赤帝林鍾爲宮獻
黃帝夷則爲商獻白帝應鍾爲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

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
詳定以聞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
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
願同詳定及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
並從之三年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
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
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
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
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七月堯臣等

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
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
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
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
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
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
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得
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惘然念茲大懼列聖之
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將

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
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
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旣安其德盛洎朕之
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覽所議孰復於懷恭
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戡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
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
鍾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嘉祐四年九月御製祫享樂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
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

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
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
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
僖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
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
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
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七年八月御製明
堂迎神樂章皆肄於太常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
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幣歌誠安酌獻歌德安神宗元豐

三年楊傑上十二均圖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范鎮
劉几參定而王朴旣逸之黃鍾乃當李照之太蔟其編
鍾編磬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
太蔟夾鍾則聲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
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
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
傑等因請擇李照編鍾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
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呂清聲以爲黃鍾太呂太蔟夾鍾
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詠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

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鍾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
者別製之而太常以爲大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鍾磬別
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以朴樂鍾爲清聲毋得銷毀
六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初用新樂二月太常言郊廟樂
虡若遇雨雪望祭即設於殿上三月禮部言有司攝事
昊天舞名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亞終獻曰神娛錫羨太
廟初獻曰孝熙昭德亞終獻曰禮洽儲祥詔可九月禮
部言周禮凡大祭祀王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
樂矣今旣移祼在作樂之前皇帝詣罍洗奏乾安則入

門亦當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靈宮及南郊壇門乞
如之哲宗元祐三年范鎮樂成樂下太常楊傑者元祐
樂議破鎮說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鍾磬
者編次之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
聲其聲愈高尤為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
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
徒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
古磬十六枚帝因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
載於禮樂志不為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

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
法也其王朴樂內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
故四清聲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皆用
而諧協矣周禮曰鳧氏為鍾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
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塤箎巢笙和笙
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於其間矣自古無
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
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
制徽宗崇寧三年秋七月景鐘成景鐘者黃鍾之所自

出也垂則為鐘仰則為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
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
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宮架之中以為君圍
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為之銘四年七月鑄帝
鼐八鼎成八月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
熊羆案金錞簫鼓戚策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
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
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
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

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百寮
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
樂大尉率百寮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黃庭
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
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
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
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
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
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

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樂鍾驗其款識乃宋
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
上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
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
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爲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爲二
時蔡攸提舉大晟府不喜他人預樂有士人田爲者善
琵琶無行攸乃奏爲大晟府典樂遂不用中聲八寸七
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
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爲三黃鍾律矣律與容盛又

不翅數倍黃鍾既四寸有半則圜鍾幾不及二寸諸品
大小皆隨律蓋但以器大者爲太小者爲少樂始成試
之於政事堂執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
布政望鶴愈不至攸弟絛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
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
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昺止
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琯爲之又作匏笙塤篪皆入夷
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
音以其曲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於天下然教坊樂工

嫉之如讐其後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
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見施行而
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二年八月罷大晟府
製造所并協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
古鐘大小九具狀制奇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
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繪圖以聞七
年十二月詔革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
坊額外人並罷靖康二年汴京失守凡大樂軒架樂舞
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式

景陽鍾并虡九鼎皆亡矣高宗紹興元年始饗明堂時
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卿蘇遲等言國
朝大禮作樂依儀合於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設宮架
今親祠登歌樂器尚闕宜和添用篇色未及頒降州郡
無從可以刱製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歌用樂工四
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四年再饗國子丞王普
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
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
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後先製

諧後命詞故詞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鐘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黃鐘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鐘之樂于義未當尋皆如普議又禮部侍郎施坰奏禮經蕃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內外暫止用樂今徽考大事既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寺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孝宗淳熙六年始舉明堂禮禮命五使按雅樂并嚴更警場於貢院奉詔將樂器依堂上堂下儀制排設五使及應赴官僚從旁立觀按閱仍聽往來察視時大禮使趙雄言前例閱樂至皇帝詣飲福位一曲節五使以下皆立而每閱奠玉帛及酌獻等樂皆坐自如於禮未盡不當襲用前例故有是詔既而禮官討論自紹興以來凡五饗明堂禮畢還輦並未經用樂卽無作樂節次

可考乃參酌禮例成禮稱賀並用皇祐大饗禮施行其南郊明堂儀注實迹紹興成憲又命有司兼酌元豐大觀舊典為後世法程其用樂作止之節粲然可觀前三日太常設登歌樂於壇上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酇綴之間（明堂登歌設於堂上前楹間宮架設於庭中）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押樂官一太常丞於登歌樂虡北太常卿於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入行樂架協律郎展視樂器祀之日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鐘降輿入大次景鐘止（明堂不用景鐘）服大裘冕自正門入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明堂至阼階下樂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誠安）文舞進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大圭再拜內侍進御盥帨宮架樂作帨手畢樂止禮儀使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明堂並升自阼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鎮安）奠鎮圭奠玉幣於上帝樂止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

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明堂降自阼階宮架
樂作至版位樂止奉俎官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明堂作禧安
跪奠俎訖樂止內侍以御匜帨進宮架樂作帨手
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
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明堂無升壇登歌禧安之樂作
明堂作慶安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樂止讀册皇帝再拜每
詣神位並如之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
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
樂止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作穆安舞者立定樂止

亞獻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為亞獻
作穆安三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
詣飲福位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
將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明堂作胙安飲福禮畢樂止
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
位樂止明堂不降階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明堂作歆安送神宮
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明堂作誠安詣望燎望瘞位宮架樂
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燎無瘞燎瘞畢還大次宮架乾安之樂作
明堂作憩安至大次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次樂正撞景鍾

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景鍾止百官宗室班賀於端誠
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導引至麗正門大樂正令奏采
茨之樂入門樂止明堂就賀於紫宸殿不奏采茨光宗受禪崇上壽皇
聖帝壽成皇后暨壽聖皇太后尊號壽皇宗用乾安壽
聖壽成樂用坤安三殿慶禮在當時為盛儀尊以禮
部太常寺言國朝歲饗上帝太祖肇造王業則配冬饗
於圜丘太宗混一區宇則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俱配
孝宗身濟大業功德茂盛所宜奉侑仰繼祖宗以協
先儒嚴祖之義以彰文祖配天之烈乃季秋升侑於明

堂顯宗用宗安之樂酌獻用德安之樂並登歌作大呂
宮及加上高宗徽號奉册寶以告用顯安之樂寧宗即
位孝宗升祔祧僖祖立別廟禮官言僖祖既做唐興聖
立為別廟遇祫則即廟以饗孟冬祫饗日合先請禧祖
廟室行禮其樂舞欲依每歲別廟五饗設樂禮例於僖
祖添設登歌樂如僖廟行禮就廟殿依次作登歌其宮
架樂則于太廟殿上通作從之嘉定十四年詔山東河
北連城慕義奉玉寶來獻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實惟我祖宗之舊及明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寶用鼓

吹導引備陳宮架大樂奏詩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舊疆來歸三曰永清四海並奏以大蔟宮理宗享國四十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先是孝宗廟用大倫之樂光宗廟用大和之樂至是寧宗祔廟用大安之樂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五

樂二

歷代沿革下　遼　金　元　明

遼有國樂有諸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鐃歌橫吹樂祭天神地祇於木葉山用樂正月朔日夜皇帝燕飲用國樂春飛放杏堝皇帝射獲頭鵝薦廟燕飲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七月十三夜皇帝出行宮三十里卓帳宿十四日應從諸軍隨各部落動樂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漢樂臘日皇帝帶甲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動

樂飲酒正月元會用大樂曲破後用散樂角觝終之朝會設熊羆十二案法駕有前後部鼓吹樂太宗會同元年十一月晉遣馮道劉煦來上尊號得晉大樂三年四月宴晉及諸國使晉使楊端王朓起進酒作歌舞大同元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初號契丹至是始稱遼）大赦改元用晉樂時晉開運四年也太宗入晉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於庭聖宗統和元年六月上皇太后尊號用宮縣雅樂設宮縣簨虡皇太后自紫宸殿乘平頭輦童子女童隊樂引至金鑾門太后儀衛動

奏太和之樂文武三品以上入奏舒和之樂皇帝入門奏雍和之樂太平元年十一月帝御昭慶殿百僚奉册加上尊號用宮縣雅樂初遼本唐用十二和祿和祀天神順和祭地祇承和享宗廟肅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壽和酌獻飲神太和節升降舒和節出入昭和舉酒休和以飯正和皇后受册以行承和太子以行後改用十二安樂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行奏貞安餘十安樂名闕

金太祖天輔五年伐遼詔克中京先以禮樂儀仗等津發赴闕太宗天會五年四月宗翰宗望以宋大樂北遷熙宗皇統元年正月上尊號用宋樂有司以鐘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諱皆以黃紙封之黃佐曰宋徽宗作大晟樂入者皆以金字識之後皆毀於金末晟時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貞元儀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世宗大定十一年加武舞曰四海會同之舞海陵天德二年十月册皇后用宮縣樂是日皇帝將升御座宮縣奏乾寧之曲降座同册寶入門奏昌寧之曲出門同將受册寶以册寶入門宮縣奏肅寧之曲命婦升降同皇后出閤奏順寧之曲升降座同受册奏

坤寧之曲別日會羣官會妃主宗室等賜酒設食簪花敎坊作樂四年二月册皇太子前一日儀鸞司設御座於大安殿大樂令帥其屬展樂縣於庭其日皇帝將升御座宮縣奏乾寧之曲册使入門奏昌寧之曲皇太子出入奏元寧之曲皆用夾鍾宮大定八年册皇太子奏洪寧肅寧嘉寧和寧諸曲皆用太簇宮世宗大定三年十月增上睿宗尊謚皇帝御大安殿授太尉册寶行事備登歌宮縣樂太尉率百官赴衍慶宮行禮用登歌樂樂奏頌寧之曲用應鍾宮七年正月御大安殿受尊號册寶百官上壽備宮縣登歌二舞皇帝將出奏乾寧之曲册寶入宮縣奏歸美揚功之曲合班樂奏同册寶進行樂奏肅寧之曲册匣升殿樂奏同讀册訖寶盝升殿樂奏同讀寶訖宮縣奏純誠享上之曲太尉跪賀宮縣奏肅寧之曲太尉司徒就百僚位宮縣奏同禮畢奏乾寧之曲降座入後閤百僚歸幕次以俟上壽上册寶禮畢有司供辦御牀及與宴羣官位攝太常卿與大樂令帥工人入宮縣奏乾寧之曲皇帝即座合班樂奏肅寧之曲上公由東階升宮縣奏同進爵官答訖分班再引上公自東階升宮縣奏同跪舉

酒宮縣奏景命萬年之曲飲訖降階宮縣奏肅寧之曲
與殿奉官升殿宮縣奏同內侍局進御殊入再進第一
爵酒登歌奏聖德昭明之曲行奉官酒宮縣奏肅寧之
曲文舞入設奉官食宮縣奏保大定功之舞三成止出
又進第二爵酒登歌奏天贊堯齡之曲行奉官酒宮縣
奏肅寧之曲武舞入設奉官食宮縣奏萬國來同之舞
三成止出又進第三爵酒登歌奏慶雲之曲行奉官酒
宮縣奏肅寧之曲設奉官食宮縣奏同禮畢奉官降階
宮縣奏同扇合簾降奏乾寧之曲降座入後閤七月建

社稷壇於中都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樂用登歌遣
官行事祭日大樂令帥樂工入太尉詣盥洗位作太蔟
宮正寧之曲詣太社壇作應鍾宮嘉寧之曲奠玉幣作
太蔟宮嘉寧之曲司徒奉太社之俎大官令引饌入作
太蔟宮比寧之曲太尉詣罍洗位詣太社壇至酒尊所
酌酒訖作太蔟宮阜寧之曲太尉詣配位酌酒訖作太
蔟宮昭寧之曲太祝進徹豆作應鍾宮娛寧之曲按祭太稷
並如太社之樂十一年十一月郊祀前一日朝享於太廟皇帝
入門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升殿登歌夾鍾宮昌寧之

曲迎神宮縣來寧之曲黃鍾三奏大呂角二奏太蔟徵
二奏應鍾羽二奏皇帝盥洗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升
階降階並同司徒奉俎宮縣無射宮豐寧之曲始祖酌
獻宮縣無射宮大元之曲獻祖大昭之曲昭祖大成之
曲景祖大昌之曲世祖大武之曲肅宗大明之曲穆宗
大章之曲康宗大康之曲太祖大定之曲太宗大惠之
曲熙宗大和之曲文舞退武舞進宮縣肅寧之曲亞終
獻同皇帝飲福登歌夾鍾宮福寧之曲徹豆登歌夾鍾
宮豐寧之曲送神宮縣黃鍾宮來寧之曲是年太常議

樂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以寧顧郊祀樂曲未備
皇統九年拜天用乾寧之曲今圜丘降神圖可就用其
皇帝入中壝奠玉幣迎俎酌獻舞出入樂曲宜皆以寧
字製名遂命學士院撰焉皇帝入中壝宮縣黃鍾宮昌
寧之曲凡步武同降神宮縣乾寧之曲仁豐道洽之舞圜鍾
爲宮三奏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皆一奏皇帝
盥洗宮縣黃鍾宮昌寧之曲升壇登歌大呂宮洪寧之
曲昊天上帝奠玉幣登歌大呂宮嘉寧之曲皇地祇坤
寧之曲配位太祖皇帝永寧之曲司徒迎俎宮縣黃鍾

宮豐寧之曲昊天上帝酌獻登歌大呂宮嘉寧之曲皇地祇泰寧之曲配位太祖皇帝燕寧之曲文舞退武舞進宮縣黃鍾宮咸寧之曲亞終獻宮縣同功成治定之舞皇帝飲福登歌大呂宮福寧之曲徹豆登歌大呂宮豐寧之曲送神宮縣圜鍾宮乾寧之曲方丘如圜丘之儀迎神鎮寧之曲林鍾宮再奏太蔟角再奏姑洗徵再奏南呂羽再奏初獻盥洗太蔟宮肅寧之曲升壇應鍾宮肅寧之曲奠玉幣太蔟宮億寧之曲司徒奉俎太蔟宮豐寧之曲正位酌獻太蔟宮溥寧之曲配位配太宗也酌

獻太蔟宮保寧之曲亞終獻升壇太蔟宮咸寧之曲徹豆應鍾宮豐寧之曲送神林鍾宮鎮寧之曲詣瘞燎謹按燎應作埋史誤刻也位太蔟宮肅寧之曲又詔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爲常禮皇帝親享備宮縣登歌樂皇帝入門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出入步武同升殿登歌夾鍾宮昌寧之曲升階及將還版位皆同盥洗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降階同迎神宮縣來寧之曲黃鍾宮三奏大呂角二奏太蔟徵二奏應鍾羽二奏司徒引俎宮縣無射宮豐寧之曲始祖酌獻宮縣無射宮大元之曲德皇帝大熙之曲安皇帝大安

之曲獻祖大昭之曲昭祖大成之曲景祖大昌之曲世祖大武之曲肅宗大明之曲穆宗大章之曲康宗大康之曲太祖大定之曲太宗大惠之曲熙宗大同之曲睿宗大和之曲世宗大鈞之曲顯宗大寧之曲章宗大隆之曲宣宗大慶之曲謹按金史樂志祫禘親饗諸曲均不載製造年月惟樂篇則彙敘於大定十一年朝饗之後今仍原文附載於此文舞退武舞進宮縣無射宮肅寧之曲亞終獻無射宮肅寧之曲飲福登歌夾鍾宮福寧之曲徹豆登歌夾鍾宮豐寧之曲送神宮縣黃鍾宮來寧之曲十四年太常議歷代之樂各自爲名今郊廟

社稷所用宋樂器犯廟諱宜皆刮去更爲製名於是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撰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大和

元太宗十年十一月徵金太常遺樂宣聖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言於帝曰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亡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有存者乞降旨收錄於是降旨令各處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禮樂人可并其家屬徙付東平令元措領之於本路稅課所給其食憲宗二年三月五日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製鍾磬筍簴儀物

肄習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禮樂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學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樞等以樂工李明昌許政吳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趙德等五十餘人見於行宮帝問制作禮樂之始世隆對曰堯舜之世禮樂興焉時明昌等各執鐘磬笛簫篪塤巢笙於帝前奏之曲終復合奏之凡三終十一日始用登歌樂祀昊天上帝於日月山祭畢命驛送樂工還東平世祖中統元年七月用新製雅樂享祖宗於中書省三年九月東平萬戸嚴光範奏太常登歌樂器樂工已完宮縣樂文武二舞未備凡

用人四百一十二請以東平漏籍戸充之合用樂器官爲置備制可命中書省臣議行於是中書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監於興禪寺置局委官楊天祐太祝郭敏董其事大樂正翟剛辨驗音律充收受樂器官丞相耶律鑄又言今製宮縣大樂內編磬十有二虡宜於諸處選石材爲之太常寺以新擬宮縣樂工文武二舞四百一十二人未習其藝遣大樂令許政往東平教之至元二年閏五月大樂署言堂上下樂舞官員及樂工合用衣服冠冕靴履等物乞行製造中書禮部移准太常博士

議定制度七月中書吏部再准太常博士議定行下所司製造宮縣樂器既成大樂署郭敏開坐名數以上是月新樂服成樂工至自東平勅翰林院定撰八室樂章大樂署編運舞節俾肄習之十一月有事於太廟宮縣登歌文武二舞成備其迎送神曲曰來成之曲降神文武九成黃鍾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太蔟徵二成應鍾羽二成送神黃鍾宮一成烈祖曰開成之曲太祖曰武成之曲太宗曰文成之曲皇伯考卓沁曰弼成之曲皇伯考察罕台曰協成之曲睿宗曰明成之曲定宗曰熙成

之曲憲宗曰威成之曲初獻盥洗曰肅成之曲無射宮初獻升降登歌肅成之曲夾鍾宮司徒奉俎曰嘉成之曲文舞退武舞進曰和成之曲亞終獻酌獻曰順成之曲進無射宮徹豆登歌豐成之曲夾鍾宮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武舞六成第一成象滅王罕二成破西夏三成克金四成收西域定河南五成取西蜀平南詔六成臣高麗服交趾初清廟雅樂止有登歌詔耶律鑄製宮縣八佾之舞至元四年三月樂舞成表上之仍請賜名大成制曰可十三年二月平宋

得其樂器宋主與羣臣內州詔凡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等物盡仰收拾已延入臨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廟四祖殿景靈宮禮樂器暨太常寺祭器樂器等物至十七年四月以宋太常樂付太常寺十九年王積翁請徵亡宋樂器至京置於八作司後付大樂署鎛鐘二十有七編鐘七百二十有三特磬二十有二編磬二十有八鐃六鐲鐸雙鐸各五鉦錞各八三十年六月初立社稷樂用登歌命大樂正許德良運製曲譜翰林國史院撰樂章其降送神曰鎮寧之曲降神八成林鍾宮二成太蔟角二成姑洗徵二成南呂羽二成送神林鍾宮一成初獻盥洗升壇降壇望瘞位皆肅寧之曲盥洗望瘞太蔟宮升降應鍾宮正配位奠玉幣曰億寧之曲太蔟宮司徒奉俎徹豆曰豐寧之曲奉俎太蔟宮徹豆應鍾宮正配位酌獻曰保寧之曲亞終獻曰咸寧之曲並太蔟宮明年八月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成以爲常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於南郊撰定樂章降神奏乾寧之曲六成圜鍾宮三成黃鍾角一成太蔟徵一成姑洗羽一成初獻盥洗奏

肅寧之曲黃鍾宮初獻升降奏肅寧之曲大呂宮奠玉幣奏大呂宮迎俎奏興寧之曲黃鍾宮酌獻奏嘉寧之曲大呂宮亞終獻奏咸寧之曲黃鍾宮徹豆奏豐寧之曲大呂宮送神奏圜鍾宮望燎奏黃鍾宮九年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南郊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時新建郊壇既成命大樂署編運曲譜舞節翰林撰樂章十一月二十八日親祀圜丘用之皇帝入中壝黃鍾宮皇帝盥洗黃鍾宮皇帝升壇降壇大呂宮降神奏天成之曲圜鍾宮三成黃鍾角一成太蔟徵一成姑洗羽一成初獻盥洗奏隆成之曲黃鍾宮初獻升降並奏隆成之曲大呂宮正配位奠玉幣並奏欽成之曲黃鍾宮司徒奉俎奏寧成之曲黃鍾宮昊天上帝位酌獻奏明成之曲黃鍾宮皇地祇位酌獻大呂宮太祖位酌獻黃鍾宮皇帝飲福大呂宮皇帝出入小次黃鍾宮文舞退武舞進奏和成之曲黃鍾宮亞終獻奏和成之曲黃鍾宮徹豆奏寧成之曲大呂宮送神奏天成之曲圜鍾宮望燎奏隆成之曲黃鍾宮皇帝出中壝黃鍾宮然自世祖以來未嘗躬與其事是年因右丞相哈剌哈斯

等奏始講求親祀之禮其後仍遣官攝祭也攝祭之樂
宮曲並同親祀惟去飲福奏樂而亞獻終獻奏黃鐘宮
熙成之曲宗廟之樂武宗至大以後與至元四年互有
同異皇帝入門盥洗俱奏順成之曲無射宮皇帝升殿
奏夾鍾宮順成之曲皇帝出入小次奏金曲無射宮昌
寧之曲迎神奏思成之曲宮律同至元初獻盥洗奏肅
成初獻升降奏肅寧太祖室奏開成睿宗室奏武成宮
律並同至元世祖室奏無射宮混成之曲裕宗室奏昭
成順宗室奏慶成成宗室奏守成武宗室奏威成仁宗

室奏歆成英宗室奏獻成顯宗室奏德成明宗室奏永
成俱無射宮皇帝飲福奏夾鍾宮釐成之曲文舞退武
舞進奏肅成亞終獻奏肅成徹豆奏豐寧送神奏保成
宮律並同至元皇帝出廟廷奏無射宮昌寧之曲
明太祖洪武元年春親祭太社太稷祫享於太廟其冬
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明年祀皇地祇於方丘又以次祀
先農日月太歲風雷嶽瀆周天星辰帝王先師歷代帝
王皆定樂舞之數奏曲之名圜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
玉帛奏肅和之曲奉牲奏凝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之曲

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終獻奏熙和之曲俱文德
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燎奏時和
之曲方丘並同曲詞各異易望燎曰望瘞太社太稷易
迎神曰廣和省牲餘並與方丘同曲詞各異先農迎
神奠帛奏永和之曲進俎奏雍和之曲初獻終獻並奏
壽和之曲徹豆送神並奏永和之曲望瘞奏太和之曲
朝日迎神奏熙和之曲奠玉帛奏保和之曲初獻奏安
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中和之曲終獻奏肅和之曲
俱文德之舞徹豆奏凝和之曲送神奏壽和之曲望燎

奏豫和之曲夕月迎神易凝和奠帛以下與朝日同曲
詞各異太歲風雷嶽瀆迎神奏中和奠帛奏安和初獻
奏保和亞獻奏肅和終獻奏凝和徹豆奏壽和送神奏
豫和望燎奏熙和周天星辰初附祀夕月洪武四年別
祀迎神奏凝和奠帛初獻奏保和武功舞亞獻奏中和
終獻奏肅和俱文德舞徹豆奏豫和送神奏雍和太廟
迎神奏太和之曲奉冊寶奏熙和之曲進俎奏凝和之
曲初獻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終獻
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

和之曲初獻則德懿熙仁各奏變舞亞終獻則四廟共
之釋奠先師初用大成登歌舊樂洪武六年始命詹同
樂韶鳳等更製樂章迎神奏咸和奠帛奏寧和初獻奏
安和亞獻終獻奏景和徹饌送神奏咸和歷代帝王迎
神奏雍和奠帛初獻奏保和武功舞亞獻奏中和終獻
奏肅和俱文德舞徹豆奏凝和送神奏壽和望瘞奏豫
和又定王國祭祀樂章迎神奏太清之曲初獻奏壽清
之曲亞獻奏豫清之曲終獻奏熙清之曲徹饌奏雍清
之曲送神奏安清之曲其社稷山川易迎神爲廣清瘞

奉瘞曰時清此祭祀之樂歌節奏也又定朝會宴饗之
制凡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和聲郎陳樂於丹墀百官
拜位之南北向駕出仗動和聲郎舉麾奏飛龍引之曲
樂作陞座樂止偃麾百官拜奏風雲會之曲拜畢樂止
丞相上殿致詞奏慶皇都之曲致詞畢樂止百官又拜
奏喜昇平之曲拜畢樂止駕興奏賀聖朝之曲還宮樂
止百官退和聲郎樂工以次出凡宴饗和聲郎四人總
樂舞二人執麾立樂工前之兩旁二人押樂立樂工後
之兩旁殿上陳設畢和聲郎執麾由兩階升立於御酒

案之左右二人引歌工樂工由兩階升立於丹陛上之
兩旁東西相向舞師二人執旌引武舞士立於西階下
之南又二人執翿引文舞士立於東階下之南又二人
執幢引四夷舞士立於武舞之西南俱北向武舞曰平
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禍亂也文舞曰車書會同之
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四夷舞曰撫安四夷之舞象以
威德服遠人也引大樂二人執戲竹引大樂工陳列於
丹陛之西文武二舞樂工列於丹陛之東四夷樂工列
於四夷舞之北俱北向駕將出仗動大樂作升座樂止

進第一爵和聲郎舉麾唱奏起臨濠之曲引樂二人引
歌工樂工詣酒案前北面重行立定奏畢偃麾押樂引
衆工退第二奏開太平之曲第三奏安建業之曲第四
奏削羣雄之曲第五奏平幽都之曲第六奏撫四夷之
曲第七奏定封賞之曲第八奏大一統之曲第九奏守
承平之曲其舉麾偃麾歌工樂工進退皆如前儀進第
一次膳和聲郎唱奏飛龍引之樂大樂作食畢樂止偃
麾第二奏風雲會之樂第三奏慶皇都之樂第四奏平
定天下之舞第五奏賀聖朝之樂第六奏撫安四夷之

舞第七奏九重歡之樂第八奏車書會同之舞第九奏萬年春之樂其舉麾偃麾如前儀九奏三舞既畢駕興大樂作入宮樂止和聲郎執麾引衆工以次出宴饗之曲後凡再更四年所定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行九曰樂清寧十五年所定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眷皇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凡大朝賀教坊司設中和韶樂於殿之東西北向陳大舞於丹陛

之東西亦北向駕興中和韶樂奏聖安之曲陞座進寶樂止百官拜大樂作拜畢樂止進表大樂作進訖樂止宣表目致賀訖百官俯伏大樂作拜畢樂止宣制訖百官舞蹈山呼大樂作拜畢樂止駕興中和韶樂奏定安之曲導駕至華蓋殿樂止百官以次出其大宴饗教坊司設中和韶樂於殿內設大樂於殿外立三舞雜隊於殿下駕興大樂作陞座樂止文武官入列於殿外北向拜大樂作拜畢樂止進御筵樂作進訖樂止進花樂作進訖樂止進第一爵教坊奏炎精開運之曲樂作內外

官拜畢樂止散花樂作散訖樂止第二爵奏皇風之曲樂止進湯鼓吹響節前導至殿外鼓吹止殿上樂作羣臣湯饌成樂止武舞入教坊司請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三爵教坊司請奏眷皇明之曲進酒如前儀樂止教坊司請奏撫安四夷之舞第四爵奏天道傳之曲進酒進湯如前儀樂止奏車書會同之舞第五爵奏振皇綱之曲進酒如前儀樂止奏百戲承應第六爵奏金陵之曲進酒進湯如前儀樂止奏八蠻獻寶承應第七爵奏長楊之曲進酒如前儀樂止奏採蓮隊子承應第八爵奏

芳醴之曲進酒進湯如前儀樂止奏魚躍于淵承應第九爵奏駕六龍之曲進酒如前儀樂止收爵進湯進大膳樂作供羣臣飯食訖樂止百花隊舞承應宴成徹案羣臣出席北向拜樂作拜畢樂止駕興大樂作鳴鞭百官以次出此朝賀宴享之樂歌節奏也成祖永樂十八年北京郊廟成其合祀合享禮樂一如舊制更定宴饗樂舞初奏上萬壽之曲平定天下之舞二奏仰天恩之曲撫四夷之舞三奏感地德之曲車書會同之舞四奏民樂生之曲表正萬邦之舞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

德之舞六奏慶豐年之曲七奏集禎應之曲八奏永皇圖之曲九奏樂太平之曲嘉靖元年御史汪珊請屏絕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聲巧技進世宗嘉納之是時更定諸典禮因亦有志於樂建觀德殿以祀獻帝召協律郎肄樂供祀事後建世廟成改殿曰崇先乃親製樂章命大學士費宏等更定曲名以別於太廟其迎神曰永和之曲初獻曰清和之曲亞獻曰康和之曲終獻曰沖和之曲徹饌曰泰和之曲送神曰寧和之曲宏等復議獻皇生長太平不尚武功其三獻皆當用文德舞從

之遂去武舞已而太常復請之乃命禮官會張璁議璁言樂舞以佾數為降殺不聞以武文為偏全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而闕其右是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何以式四方垂萬世乃從璁議仍用二舞九年二月始祈穀於南郊帝親製樂章命太常協於音譜是年始祀先蠶下禮官議樂舞禮官言先蠶之祀周漢所同其樂舞儀節經史不載唐開元先蠶儀注大樂令設宮縣於北郊壇壝內諸女工咸列於後則祀先蠶用女樂可知唐六典宮縣之舞八

佾軒縣之舞六佾則祀先蠶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陳暘樂書享先蠶圖下止有宮架登歌圖而不及舞夫有樂有舞雖祀禮之常然周漢制度既不可考宋祀先蠶代以有司又不可據惟明元界為近古而陳氏樂書考据亦明前享先農既以佾數不足降八為六則今祀先蠶止用樂歌不用樂舞亦合古制且以見少殺先農之禮帝以舞非女子事罷不用使讌樂女冠服以聞禮官言北郊陰方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神之道漢蠶東郊魏蠶西郊色皆尚青非其

色矣樂女冠服宜黑乃用樂六奏去舞其樂女皆黑冠服因定享先蠶樂章又以祀典方釐定南北郊復朝日夕月之祭命詞臣取洪武時舊樂歌一切更改禮官因請廣求博訪有如宋胡瑗李照者具以名聞授之太常考定雅樂給事中夏言乃以致仕甘肅行太僕寺丞張鶚應詔命趣召之既至授鶚太常寺丞令詣太和殿較定樂舞鶚遂上言周禮有郊祀之樂有宗祀之樂尊親分殊聲律自別臣伏聽世廟樂章律起林鍾均殊太廟臣竊異之蓋世廟與太廟同禮而林鍾與黃鍾異樂函

鐘主祀地祇位爲坤方星分井鬼樂奏八變以報資生之功故用林鐘起調林鍾畢調也黃鍾主祀宗廟位分子野星紀虛危樂奏九成以報本源之德故用黃鍾起調黃鍾畢調也理義各有歸旨聲數默相感通況天地者父母之象大君者宗子之稱今以祀母之樂奏以祀子恐世廟在天之靈必不能安且享矣不知當是樂者何所見也臣觀舊譜樂章字用黃鍾聲同太廟但實聽七聲中少一律今更補正使依奏格則祖孫一氣相爲流通函黃二宮不失均調尊親之分兩得神人之心胥

悅矣部下禮官李時等覆奏以爲鶚所言與臣等所聞於律呂諸書者深有所合蓋黃鍾一調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舊樂章用合用四用一用尺用工去蕤賓之勾而越次用再生黃鍾之六此舊樂章之失也若林鍾一調則以林鍾爲宮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大呂之半聲爲變徵太簇之半聲爲徵姑洗之半聲爲羽蕤賓之半聲爲變宮適者沈居敬更協樂章用尺用合用四用一用工用六夫合黃鍾也四太簇之正聲也一姑洗之正

聲也六黃鍾之子聲也以林鍾爲宮而所用爲角徵羽者皆非其一均之聲則謬甚矣況林鍾一調不宜用於宗廟而太廟與世廟不宜異調鶚見尤眞自今宜用蕤協音律惟加以蕤賓勾聲去再生黃鍾之六改用應鍾之凡以成黃鍾一均庶於感格之義深有所補乃命鶚更定廟享樂音而遂洽沈居敬等鶚尋譜定帝社稷樂歌以進詔嘉其勤俸一級陞爲少卿掌教雅樂十二年五月夏言又奏古者龍見而雩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請依古禮定大雩之制當三獻禮成之後九奏樂止

之時檃括雲漢詩詞製爲雲門一曲使文武舞士並舞而合歌之仍於神樂觀增設鼓吹數番選教舞童百人青衣執羽繞壇周旋歌雲門之曲而舞曲凡九成藉以鼓暢陽氣敷潤下上帝可其議其所定樂章迎神中和奠帛肅和進俎成和初獻壽和亞獻景和終獻永和徹饌凝和送神清和望燎太和十七年九月上太宗廟號成祖獻皇帝廟號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各撰樂章並定九廟樂章上成祖諡號樂章迎神太和舉冊寶熙和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康和徹饌永和送神安

和上睿宗廟號樂章曲名同詞別撰其升祔太廟樂章迎神太和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寧和徹饌雍和送神安和凡二祖七宗九廟及春特享三時祫季冬大祫樂章皆更定焉孟春九廟特享樂章太祖廟迎神太和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寧和徹饌豫和還宮安和成祖廟迎神太和三獻徹饌還宮俱與太祖廟同仁宗廟迎神太和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寧和徹饌雍和還宮安和宣廟英廟憲廟俱與仁廟同孝廟曲名與仁廟同詞別撰武廟迎神曲詞別撰餘俱與孝廟同睿宗曲

名並同詞別撰九廟時祫樂章孟夏迎神太和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寧和徹饌雍和還宮安和孟秋迎神三獻徹饌還宮曲詞俱別撰孟冬迎神徹饌詞別撰三獻俱同孟秋還宮亦同惟改嘗祫為烝祫大祫樂章迎神三獻徹饌還宮並有詞無曲名定大享樂章帝欲宗祀皇考以配上帝遂定明堂大享禮時未建明堂迺季秋乃大享上帝於元極寶殿奉皇考睿宗配焉所奏樂章迎神中和奠玉帛肅和進俎凝和初獻壽和亞獻豫和終獻熙和徹饌雍和送神清和望燎時和至十月禮

部言皇上肇成大享仰答嚴恩諸禮度儀物皆宜次第修舉而太常寺宗祀贊禮尤宜備官請選樂舞生以次充補並令各壇樂舞生通融執事帝曰今秋肇稱大祀制度未備諸建置釐正事宜候朕命行太常官即加考選樂舞生許通融執事十一月上皇天上帝泰號改上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尊號各撰樂章上泰號樂章迎神中和升冊奏元和奠玉帛休和進俎豫和初獻壽和奏祝景和亞獻太和終獻永和徹饌咸和送神清和奉燎熙和改上尊號樂章迎神太和舉冊寶肅和初獻崇和

亞獻豫和終獻永和徹饌彰和還宮穆和穆宗隆慶三年七月裁省協律郎及樂舞生員數時罷諸不急祀其樂亦革省協律郎十九員裁樂舞生千四十七人一切禮儀皆復祖宗之故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六

樂三

十二律

宋陳祥道禮書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蓋日月所會在天而右轉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轉旋雖殊而交錯互見如表裏然故子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合於卯故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鐘以祭

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皆即其所合者用之也唐之祭社下歌太蔟上歌黃鐘趙慎言曰太蔟陽也位在寅應鐘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陳暘樂書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與呂異合而言之呂亦謂之律此禮運所以有五聲六律十二管之說也蔡元定律呂新書律呂本原黃鐘篇曰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其證辨曰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

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至王朴專恃累黍金石亦不復考夫金石真僞固難盡信而秬黍長短大小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籥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斯得之矣理宗紹定間姜夔言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陽歌六呂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蔟上歌黃鐘俱是

陽律既違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鐘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無射乃或歌大呂奏函鐘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㽔賓乃或歌應鐘奏黃鐘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大呂乃雜歌夷則夾鐘仲呂無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當改

五聲八音名義

宋陳暘道禮書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莫過於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天下之音具存矣可以和神人可以作動物非深於樂者其能究此乎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大細之中則角而已金重者也故尚羽瓦絲輕者也故尚宮石輕於金而重於瓦絲故尚角匏竹無細大之從故尚議革木無清濁之變故一聲此八音之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蓋土弼易者坎也故其音革而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而風融震爲竹故其音竹而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而風清明兌爲金故其音金而風閶闔乾爲玉故其音石而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

以方言之金石則土類也西凝之方也故三者在西匏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故三者在東絲成於夏故在南革成於冬故在北小胥之序八音先之以金石土中之以革絲後之以匏竹木蓋西者聲之方虛者聲之本故音始於西而終於東西則先金石而後土者陰逆推其所始也東則先匏竹而後木者陽順序其所生也革絲居南北之正而先革而後絲亦先虛之意與理宗紹定三年姜夔進大樂議於朝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鑄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簫篪篴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合度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蔟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

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每見蔽於鐘磬鼓
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
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
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辭擊鐘
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
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時多
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宋史音樂志宮聲
沉粗大而下為君聲合口通音謂之宮其聲雄洪商聲
勁凝明達上而下歸於中為臣聲開口吐聲謂之商將

將倉倉然角聲長而通徹中平而正為民聲聲出齒間
謂之角喔喔確確然徵聲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於中
為事聲齒合而脣啓謂之徵倚倚巇巇然羽聲嚶嚶而
遠徹細小而高為物聲齒開脣聚謂之羽詡詡而胭芋然
明世宗嘉靖間廖道南奏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
為宮孟子亦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也者天地
自然之聲也在天為五星之精在地為五行之氣在人
為五臟之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於肺開口
而吐之謂之商出於肝而張口湧吻謂之角出於心而

齒合吻開謂之徵出於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宮土行
也君象也其性信其味甘其色黃其事思其位戊巳其
數八十有一其聲重以舒猶夫牛之鳴窌也而主合也
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
庚辛其數七十有二其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羣也而
主張也角木行也民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
貌其位甲乙其數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雉之登
木也而主湧也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味苦其色
赤其事視其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

豕之負駭也而主分也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
鹹其色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
虛猶夫馬之鳴野也而主吐也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為
徵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為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為羽
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為角角數六十有四五色成文而
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史記曰宮動
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
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
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

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伏願勅下所司延訪通樂之儒選典樂之官務重其任而不泛覩以爲常務久其任而不更易以爲數凡協律郎必擇其行誼端謹音律閑熟者不許虛應故事而卑污冗濫得以列其間凡樂舞生必擇其年貌精壯禮節閑熟者不許濫收庸品而璅屑齷齪得以容其迹庶乎教之豫而有本習之久而自化而古樂可復矣

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

周世宗顯德六年正月樞密使王朴上疏云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鐘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蓋不用故也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較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僞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鐘之宮

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曾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唐法以秬黍較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鐘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鐘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蔟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

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吕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吕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黄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變宫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

奏之曲繇之出焉旋宫之聲久絶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今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黄鍾之宫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宫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旣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惰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樂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宫八十四調並所定

尺所吹黄鍾管所作律準謹上進疏奏帝稱善因命百官詳而行之宋神宗元豐五年開封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范鎮言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黄鍾爲角黄鍾之角黄鍾爲角者夷則爲宫黄鍾之角者姑洗爲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爭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蔟曰黄鍾商姑洗曰黄鍾角林鍾曰黄鍾徵南吕曰黄鍾羽今葉防但通世俗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均有差也蔡元定律呂新書變律篇曰黄鍾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林鍾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太蔟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南吕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

秒不用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應鐘九萬二千〇〇五十六小分四十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算餘一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彊不用按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族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族南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少高於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益一再生黃鐘林鐘太族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〇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筭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其證辨曰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

變聲則不比於正音但可濟其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八十四聲篇曰黃鐘不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族一半聲夾鐘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鐘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鐘爲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也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鐘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也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其證辨曰漢前志黃鐘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按黃鐘爲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於黃鐘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於大呂之變宮夾鐘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鐘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爲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爲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惟杜佑通典六十調篇再生黃鐘之法爲得之而他人皆不及也曰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

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徵皆不成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黄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黄鐘起調黄鐘畢曲大吕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吕起調大吕畢曲太蔟宮至仲吕羽並用太蔟起調太蔟畢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吕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吕起調仲吕畢曲蕤賓宮至南吕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

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吕宮至黄鐘羽並用南吕起調南吕畢曲無射宮至大吕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蔟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黄鐘也黄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有紀綱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黄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吕之數由黄鐘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律吕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以黄鐘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 其證辨曰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孔氏疏曰黄鐘爲第一宮至仲吕爲第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按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爲宮所以始於黄鐘終於南吕也後

世以變宮變徵參而爲八十四調其亦不考矣 理宗紹定間姜夔言古樂祗用十二宮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吕惟十二宮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古人於十二宮又特重黄鐘一宮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兩漢暨魏以來燕樂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爲調者惟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宮聲是也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

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誑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
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
凡有催袞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
者其實則有黃鐘太蔟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
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缺太蔟之宮商羽焉國朝大
樂諸曲多襲唐舊竊謂以十二宮爲雅樂周制可舉以
八十四調爲宴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當以宮爲
曲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宋陳祥道禮書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
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鐘統天
林鐘統地太蔟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黃鐘生
林鐘林鐘生太蔟太蔟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律生
呂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呂生律爲異位所以象子母六
上所以象天地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天地之五行其長
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鐘終於仲呂
黃鐘太蔟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鐘南呂應鐘益陰以生
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鐘中呂又損

陰以生陽何則黃鐘太蔟姑洗陽之陽也林鐘南呂應
鐘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
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夷則無射陰之陽
也大呂夾鐘中呂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
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子
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鐘三
律爲下生蕤賓三律爲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
爲下生呂爲上生誤矣朱子答廖子晦書凡十二律各
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鐘爲宮則太蔟爲商姑洗
爲羽林鐘爲徵南呂爲角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
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是林
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
備非以黃鐘定爲宮太蔟定爲商姑洗定爲羽林鐘定
爲徵南呂定爲角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
爲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長短之次黃
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
自林鐘之宮而生太蔟之徵則林鐘六寸而太蔟八寸
徵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爲

林鐘上生太蔟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爲宮下生徵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爲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爲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惜存

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註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爲宮則第六變得應鐘爲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爲變徵如林鐘爲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爲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爲變徵是也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蔡元定律呂新書律生五聲篇曰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羽聲四十八按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其證辨曰漢志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

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六數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蔟之實也按漢志以黃鐘林鐘太蔟三律之長自相乘又因之以十也黃鐘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又以十因之爲八百一十林鐘長六寸六六三十六又以十因之爲三百六十太蔟長八寸八八六十四又以十因之爲六百四十黃鐘應歷一統林鐘當期之日太蔟應六十四卦皆奇數配合爲說而已獨黃鐘云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蓋黃鐘十其廣之一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故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其數與此相合長九寸積八百一十分則其周徑可以數起矣即胡安定所謂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毫

者是也孟康不察乃謂凡律圍徑不同各以圍乘長而得此數者蓋未之考也黃鐘之實篇曰子一黃鐘之律丑三為絲法寅九為寸數卯二十七為毫法辰八十一為分數巳二百四十三為釐法午七百二十九為釐數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法申六千五百六十一為毫數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法戌五萬九千○○四十有九為絲數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之實按黃鐘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黃

鐘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為黃鐘蓋黃鐘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何也曰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為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為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其證辨曰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自世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又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黃鐘生十一律篇曰子一分一為九寸丑三分二一為三寸寅九分八

一為一寸卯二十七分十六三為一寸一為三分辰八十一分六十四九為一寸一為一分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二十七為一寸三為一分一為三釐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八十一為一寸九為一分二為一釐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二百四十三為一寸二十七為一分三為一釐一為三毫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七百二十九為一寸八十一為一分九為一釐一為一毫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二千一百八十七為一寸二百

四十三爲一分二十七爲一釐三爲一毫一爲三絲戊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七百二十九爲一分八十一爲一釐九爲一毫一爲一絲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二百四十三爲一釐二十七爲一毫三爲一絲一爲三忽按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

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其證辨曰按呂氏淮南子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鐘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呂陰陽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　元熊朋來律論黃鐘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管音有短長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強律以命算也猶之方田爲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置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算家命之耳故古之言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假數以正其度所以古樂之不可復興

歷代製造

唐文宗大和八年十月宣太常寺準雲韶樂舊用人數令于本寺閱習進來者至開成元年十月教成三年武德司奏宣索雲韶樂縣圖二軸進之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將親謁郊廟先是廣明初黃巢干紀樂工淪散金奏幾亡至是有司請造樂縣詢于舊工莫知制度時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究其欒銑于鼓鉦舞甬

之法用算法乘除鎛鐘之輕重高徑乃定懸下編鐘正黃鐘九寸五分下至登歌倍應鐘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圍悉爲圖進遣金工依法鑄之凡二百四十口修奉使宰臣張濬求知聲者處士蕭承訓樂工陳敬言大樂令李從周令先校定石磬合而擊拊之八音克諧觀者聳聽宋仁宗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

照預焉于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賜太常明年二月蕭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朴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剏意造準不合古法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

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于錫慶院鑄之所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于官照乃自爲律管之法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爲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同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爲一代之典五月照鑄銅爲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鎛磬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爲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彼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銘曰樂斗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員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摶埴之工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縣至于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飭之命冠卿等纂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鑄金鑄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

是月與新樂并獻于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預觀焉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進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樂多詭異至如鍊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爲樂器之飾臣恐竊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竊以爲不可御史曹修睦亦爲言帝既許照制器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景祐三年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

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于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法及國語鈞鍾弦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編覩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于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

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鍾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歷代聖經載詞無馮孰爲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

量以其聲中黃鍾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爲分惟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爲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爲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决而蔡邕銅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合鄧保信黃鍾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

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鍾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黃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

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一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舛不可依用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覩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巳意別為律

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廷可以更用皇祐三年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鎛鐘十二黃鐘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

分深一寸一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欒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黃鐘大吕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鐘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二寸

五分詔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三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股博三分其股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五年四月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

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
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
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
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
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
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
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爲宮即黃鐘大呂反爲商
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
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

祐中黍尺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
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
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
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
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率與古爲
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
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
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
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稽開崇文院

衆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
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
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
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
之人安能通神明述作之義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
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
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
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

府館閣預觀焉賜詳定官器幣有差八月詔南郊姑用
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
宿上言曰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
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
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
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爲
大理寺丞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
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爲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
特遷之至和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

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制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無射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哲宗元祐三年范鎮與成上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鎛鐘擿一尺一斛一響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籥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焉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嗟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間有作者猶存典型然銖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

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高宗紹興十六年命禮局造鎛鐘四十有八編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及添製編鐘等命單器所造建鼓八雷鼓二晉鼓一雷鼗二柷敔各四尋製金鐘玉磬二架初元豐本虞廷鳴球及晉賀循采玉造磬之義命樂官道肇造玉磬元祐親祠明堂一用之久藏樂府至政和加以磨礲俾協音律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蓋堂上之樂歌鐘居左歌磬居右金玉爽氣於乾純精至貴故鐘必以金磬必以玉始備金聲玉振之全此古與所以繼作也於是帝諭輔臣以鐘磬音律其餘皆和惟黃鐘大呂猶未應律宜熟加考究詔禮官以鑄造鎛鐘更須詳審令聲和而律應乃可奉祀命太常前期按閱仍用皇祐進呈雅樂禮例皇帝御射殿召宰執侍從臺諫寺監館閣及武臣刺史以上閱觀新造景鐘及[illegible]器皇帝御座撞景鐘用正旦朝會二曲奏宫架之樂其製造官推恩有差添置景鐘樂正一鎛鐘樂工十有二特磬樂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銅鎛一增造其二古銅鎛一增造其六改造登歌夷則律玉磬降到長篴二十

有四並付太常寺掌之專供大禮施用明太祖初克金陵置太常司掌祭祀禮樂之事凡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舞二曰文舞曰武舞樂器不從廢闕之祭無樂又置教坊司掌宴會大樂設大使副使和聲郎左右部舞左右司樂皆以樂工爲之後改和聲郎爲奉鑾孝宗弘治十四年九月重鑄朝鐘時內官監太監李興工部尚書曾鑑奉命改鑄既成計費白金十餘萬兩興鑑皆受賞匠官傅玖等各升職加俸有差未三月而鐘壞工科都給事中馬子聰等劾之命興鑑等罰俸一月傳玖等所升職事俸糧冠帶俱奪之明呂懷劉濂韓邦奇黃佐王邦直之徒著書甚備職不與典樂託之空言而已張鶚雖因知樂得官候氣終屬形茫不能準以定律弘治中莆人李教授文利著律呂元聲獨宗呂覽黃鐘三寸九分之說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鑾上其書其說與古背號不可用嘉靖十七年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四種禮官謂於樂理樂書多前人所未發者乃授文察爲太常典簿以奬勸之而其所云按人聲以考定五音者不能行也神宗時鄭世子載堉著律呂精義律學新說樂舞全譜共若干卷不宗黃鐘九寸不用三分損益不拘隔八相生不取圍徑皆同其表進獻未及施行

樂四

權量

宋蔡元定律呂新書審度篇曰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于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數始于一終于十者天地之全數也律未成之前有是數而未見律成而後數始得以形焉度之成在律之後度之數在律之前故律之長短圍徑以度之寸分之數而定焉其注采曰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按爾雅口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圓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爲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爲羨也羨十寸廣八寸所以爲度尺也以爲度者以爲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爲尺矣漢前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按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鐘之長積千二百黍爲黃鐘之廣古人益參伍以存法也自晉宋以來論者論律圍徑始有同異王隋因定圍徑三分之說苟從三分則九十黍之長止容黍八百有奇與千二百黍之廣兩不相通矣房庶不知徑二分之爲誤乃欲增益漢志之文以就其說范蜀公又從而信之其過蓋又甚矣　嘉量篇

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准其槩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為合兩龠也積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為升升二十龠也積萬六千二百分十升為斗斗百升也積十六萬二千分十斗為斛斛百升也積百六十二萬分周禮𣂔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按周鬴容六斗四升六百四十八寸鬴容一百二十八萬分漢志一斛容十斗量方尺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蔡邕蜀公曰周鬴方尺者十八寸令

之尺深尺方八寸則積一千三十六寸其外有庣旁八分一釐之尺六寸三分八寸四分之深尺十十六則鬴其旁其外百三寸同法無疑也鄭氏云方尺積千寸然則鄭氏之說尚有可疑者漢之斛與周鬴同二法告以升也鄭氏之制與漢斛之量也果不及為漢之斛郭氏以升為升則其鬴數多少者猶未之以見與漢之斛也升以斛合十子中也於漢斛之以量審合數審其容子所合穀秬黍也起於黃鍾之也不用度準數其律以合而為斗所之合升十二百五十斛以量以合用鬴為升有斗百實其為共以為五水其量其合其法方有一外為十其容以上斛而中五其參其量嘉量其法升方尺而又以為外有十而上其用為下一斛二其斗為方宮有外耳左右為二合陰陽之狀廣而上三下二其天地斗圓為物左右之升為一陰陽之其也其為斗為上黃二地兩下皆黃鍾之氣而以數合而為鈞五以一於度百下象其參鍾之始中宮聲終於黃鍾之律和而為角有五十一斛二十六寸十三量中黃鍾之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以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為積二十寸四尺其鬴斗其律二寸所有起數也其外庣旁四十寸其容六十斛之方規圍之所其一方尺以奇也底旁九釐五毫若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約十底冪百六十二寸者方尺冪一百寸圓其冪其旁之約十木

五寸合六十寸庣其旁約二寸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容有以十而登也容十斗者一寸冪百六十二寸為容二十一斗積十寸冪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容十斗也漢志止一斗積十寸不言九釐五毫者數猶有未足也祖冲之言旁有庣其不言九釐五毫者奇是也胡安定之法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容也是也明鍾說之法積一千二百五十一寸斛云以其中是也蜀公之法積一千二百五十寸六百二十十分其中是也蜀公之法積一千二百五十寸之律非也蜀公或千徑一分之說生圓分之注自一方其法無所謂圓分也圓其外以為之與安定之深一尺寸二分其徑四寸二分蜀公之深一尺二寸五分其制皆非也深尺六寸二分蜀公之深一尺五分其與安定之二說皆非也尺圍徑古無明文後因量之積分則黃鍾之龠亦無由可得其實自漢以律之所以不成者其失皆此之謂也

謹按權衡篇曰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為一兩也兩龠十六兩為斤八三十斤為鈞三百八十四銖也三十斤為

鈞九百六十兩四鈞為石一千五百三十六兩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銖也四鈞為石二千四百萬八千四十六十九百四十三十分銖之一也權衡注曰南子曰四百二十八萬六千四百八十銖也兩十分鈞一斤為一兩積而有鈞斤四而為石兩而當一天而三而月四歲二斤四十以其有以當其衡所以衡四時故也三十斤為一鈞四歲有三十分以為衡也以為衡者衡也重一鈞重一而二百四任也斤三黍為二十四也四時故曰權之重以石為物平權以為輕重也衡稱為兩為百斤為之之象為重也一兩為之平也立鈞之義為權也以石為八銖鍾錘之之容十六之兩三為十斤以為鈞也平之為物四兩以為石鍾之象為十六之容入十十四兩為之義也物好之為鈞其石以倍其重乎四石以為之故為物衡為石其大無以差以至於鈞之立以之制也之其倍以為權之也以為轉成以乃變之以輕宜之衡鈞皆以為一石也故衡為也時除易終始無已以法其小中制也周旋無大而復於至輕之象也左右之周旋無窮終始其所得而養其成斛既於法十而登故以為成斛皆稱正方升積十得而以度量衡之皆平斗與古同律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於嘉量與王樸相符同年以度為量近衡前協漢律之郎樂張文收修定按之實常之樂音不足則所代修律合鄭而為律之古屬為皆所由得齊之也

類克陵得玉律當時以漢律較之所謂黃鍾乃當太簇
肅宗之時不應更有漢律蓋律之聲調耳銀文收所定
度量衡權與玉斗相符者明此聲也大樂周玉斗意者
必古之嘉量但無寸分之數當時造律特以其容受黍
黍取之自魏而降律之圍徑不得其真多設於徑三分
之說故當時據斗造律圍徑既小其律必長律尺亦
長矣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分數求之其黃鍾之管止徑
二分七釐七毫有奇圍八分一釐有奇幕五分五釐四
毫有奇積五百五十四分有奇大容受同則權與龢當
與古無異而樂之聲亦必安近焉故會要云唐樂器雖
無法而聲不失於古自王朴以黍定尺以尺
生律又設於三分之徑聲與器始皆失之矣　紹定間姜
夔進大樂議言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自尺
律之法亡於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於隋唐正律之外
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今大樂外有所謂下

宮調下宮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雙鳳
十四弦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煩數悲哀棄其本根失之
太清有曰夏笛鷓鴣曰胡盧琴渤海琴沉滯抑鬱腔調
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聲者性情蕩於內手足亂於外
禮所謂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奸狹則思欲
者也家自爲權衡鄉自爲尺度乃至於此謂宜在上明
示以好惡凡作樂製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
爲準其他私爲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則斯民順帝之則
而風俗可正

金一　四清聲鐘　景鍾　鎛鐘　編鐘　金鐲　金鐃　金鐸　金錞

宋初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虡而四清相承不擊景祐
中李照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
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
由而起也馮元等駮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
二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
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
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數者春秋號樂總言金奏
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

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爲不可原四清聲之意
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五音聲重大者爲尊輕
清者爲卑卑者不可以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今若止用
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
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
十六皆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
惟照獨見臣以爲且如舊制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
格且詔曰依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可別議以
聞皇祐二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

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虡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三十一為一虡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虡者以均

清正為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虡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為宮則黃鐘為角南呂為宮則大呂為角無射為宮則黃鐘為商太簇為角應鐘為宮則大呂為商夾鐘為角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鐘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

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徽宗大觀四年大晟新樂成帝親製樂記命大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具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鐘曰鎛鐘曰編鐘曰

金錞曰金鐲曰金鐃曰金鐸其說以謂景鐘乃樂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黄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西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黄鐘之正而律吕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鎛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韻清越錞鐲鐃鐸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爲之倡故以金錞和鼓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鐲節鼓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鐃止鼓特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鐸通鼓

金乃兑音兑爲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元世祖至元元年十一月括金樂器散在寺觀民家者先是括到燕京鐘磬等器凡三百九十有九事下翟剛辨驗給價至是大興府又以所括鐘磬樂器十事來進太常因言若止於燕京拘括似爲未盡合於各路各官民家括之庶省鑄造於是奏檄各道宣慰司括到鐘三百六十有七磬十有七錞一送於太常又中都宣德平灤順天河東真定西京大名濟南北京東平等處括到大小鐘磬五百六十有九其完者景鐘二鎛鐘十六大聲鐘十中聲鐘一小聲鐘二十有七編鐘百五十有五編磬七其不完者景鐘四鎛鐘二十有三大聲鐘十有三中聲鐘 小聲鐘四十有五編鐘二百五十有一編磬十有四明鄭世子朱載堉律吕精義曰律吕之數肇於黄鐘黄鐘在子夾鐘在卯函鐘在未應鐘在亥一律三吕皆以鐘爲名焉古語稱爲鐘律之學然則鐘固樂之始也其大者爲鎛鐘其小者爲編鐘非大非小爲特鐘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是也且如編鐘之制周禮考工記鳧氏條下言其樣制最詳可見聖人制作

之不苟也古鐘匾而不圓大小不一般鐘下有兩角名曰銑前後有乳三十六枚名曰枚鐘上有柄名曰甬於架上側垂之以便於擊今則不然圓如瓦罐大小若一式樣鄙陋後查文獻通考唐末殷盈孫及五代王朴所造鐘律其樣悉依周禮樣制至宋李照胡瑗皆非之始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遂欲毁前代所寶古鐘以滅其跡工人不敢毁乃藏於太常神宗命楊傑造樂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可校乃留許借朴鐘爲清聲不得銷毁後輔臣至太常

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弊若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以此觀之則鐘制之陋自宋始也然宣和博古圖亦宋人所撰三代古鐘之制備載其中宋人好古如此之甚考古如此之精而不留意於當代之樂特以三代之器為玩戲是可惜也又曰按地官大司徒其屬有鼓人者掌教六鼓四金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已上三言明其所掌非止聲樂一事故其下言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已上六物蓋即所謂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者也其下又言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已上四物大司樂無之大司馬有之蓋此四金乃軍旅所用非樂器屬也鼓人一官兼之是故不屬春官宗伯而屬地官司徒其與大司樂所掌者異矣春官小師條下鄭註和為錞于固與經文不合除此之外經文並無四金之名後世武舞雜用四金皆承襲之誤也世宗嘉靖中廖道南奏金兌音也其風閶闔其竅春容其

音鏗秋分之氣也其為樂也為鐘為鏞為編鐘為鎛鐘為剽為棧為錞為鐲為鉦為鐸

石二 特磬 編磬 笙磬 頌磬 磬石

宋仁宗皇祐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神宗元豐七年詔從協律郎榮咨道請於奉宸庫選玉造磬令太常審定音律哲宗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詔臣製造玉磬將用於廟堂之上依舊同編磬以登歌今年親祠明堂請用之以章明盛典從之大晟之器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編磬劉昺以謂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往者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若已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小大不作大晟之制金石並用以諧陰陽漢津之法以聲為主必用泗濱之石故禹貢必曰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為之其聲沉下製作簡質理宜改造焉紹興十四年太常寺言將來大禮見闕玉磬十六枚其所定聲律係於玉分厚薄取聲高下

正聲凡十有二黃鐘厚八分進而為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每律增一分至應鐘一寸九分而止清聲夾鐘厚二寸三分退而為太蔟大呂黃鐘共四清聲各減一分至黃鐘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馬司覔數增分市易以供用元至元二十七年十月新作太廟登歌宮縣樂先是二十二年閏十一月太常卿呼圖克竇蘇奏大樂見用石磬聲律不協稽諸古磬石莫善於泗濱女直未嘗得此今泗在封疆之內宜取其石以製磬從之選審聽音律大樂正趙榮

祖及識辨磬材石工牛全詣泗川採之得磬璞九十製編磬二百三十命大樂令陳革等料簡應律者百有五二十九年四月太常太卿希沙又請采石增製編磬遣孔鑄徃泗川得磬璞五十八製磬九十大樂令毛莊等審聽之得應律磬五十有八於是編磬始備明朱載堉曰虞書曰擊石拊石先儒解曰重擊為擊輕擊為拊夫八音諸器皆不言輕重惟磬言之者豈無深意耶蓋磬有厚者有薄者厚者擊之宜重不宜輕輕則不清薄者擊之宜輕不宜重重則不和是以經文有輕重之別也

夫判縣者笙磬在阼階東其形厚而小其聲清而高故與笙管協詩云笙磬同音又云磬管將將此之謂也頌磬在賓階西其形薄而大其聲和而平故與歌頌協詩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此之謂也嗚呼古之聖君能典樂教者莫如舜古之賢臣能明樂事者莫如夔然舜命曰八音克諧而夔惟以擊石為對則石乃八音綱領可知矣若夫出產磬石之處考諸禹貢則徐州有浮磬而梁州有球磬雍州有球琳豫州有磬錯及山海經所載出產磬石處未能遍舉似不拘於靈璧一處而已唐制

采華原石為磬正與禹貢之義相合而迂儒反譏之蓋未之詳考耳今懷慶府河內縣地方太行山諸處亦產美石殊勝靈璧之磬磬之所產不拘何處惟在人擇之耳有一種石其性最堅難於制造而聲最佳又一種石性不甚堅易於制造而聲不佳然此二種色貌相類故石工采之者往往為彼所欺但取易造故不佳耳嘉靖中廖道南奏石乾音也其風不周其聲温栗其音葉正冬之氣也其為樂也為玉磬為簫磬為編磬為離磬為笙磬為頌磬為球為悉

大樂塤舊以漆飾宋景祐間敕令黄其色以表土音大晟之器土部有一曰壎剏爲以謂釋詩者以壎篪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壎篪爲況嘗博詢其音蓋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壎篪爲然壎篪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黄鐘終於應鐘者其竅盡合則爲黄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壎篪相應明朱載堉曰按凡音內有所謂土音者蓋燒土爲之猶土簋土鉶之曰土耳鉶簋二器苟非燒土爲之豈不盛水

則壞然謂之土何耶古人所謂土猶今人謂之瓦耳土音之塤缶推此可知也後世作樂苟簡塤雖土爲之大率不曾燒蓋由或於土之一字未暇詳考故耳國語曰瓦絲尚宫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爾雅曰大塤謂之嘂註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秤錘六孔小者如鷄子疏引周禮小師註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雁卵鄭司農云六孔是相傳爲然也陳暘樂書曰塤之爲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如秤錘然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後成聲

故大者聲合黄鐘大吕小者聲合太族夾鐘要在中聲之和而已又曰古有雅塤如雁子頌塤如鷄子其聲清濁合乎雅頌故也塤腰四隅各開一孔相對透明雖顯四孔只是兩孔之通者耳古云其二通者此也雙孔之下復開一孔形如鼎足其上一孔是爲六孔所謂前三後二併吹孔爲六者是也舊說塤篪其竅盡合則爲黄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今按塤有俯仰抑揚氣有疾徐輕重一孔可具數音則旋宫亦自足不必某孔爲某聲也又曰周禮載諸樂器獨不言缶爾雅釋樂亦不言缶

而缶乃在釋器篇中則缶本非樂器偶值無鐘磬時權以缶代之耳後世宫縣既有鐘磬而又擊缶非也今附錄於土音條下嘉靖中廖道南奏土坤音也其風涼其聲含宏其音濁立秋之氣也其爲樂也爲土鼓爲瓦鼓爲塤爲缶爲雅壎

革四　建鼓　散鼓　晉鼓　鼗鼓　鞞　相　搏拊　鞞

宋仁宗明道時直史館宋祁上言宫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馮元等詳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久不擊周設四散鼓於縣

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製今既修正雅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考擊有聲及創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後李照等以殿廷備奏四隅建鼓左鞞右應既陳只協均頗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景祐五年太常

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播鼗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令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大晟之器革部十有二曰晉鼓曰建鼓曰鞉鼓曰雷鼓曰雷鼗曰靈鼓曰靈鼗曰

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劉昺謂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蓋鐘爲秋分之音而屬陰鼓爲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聲而後羣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後蟄蟲坏戶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爲陰唱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節衆舞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錫諸侯樂以柷將之錫伯子男樂以鼗將之柷先衆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雷鼓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爲神則

地爲靈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令奏擊拊以革爲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也明朱載堉曰按鼓之制其名雖多大率不甚相遠伊耆氏之土鼓不過以瓦爲其腔耳夏后之足鼓不過以鼓加其趺耳殷之楹鼓即今以柱爲柄者也楹乃柱之別名如日爲屋幾楹是也周之縣鼓即今懸於鼓旁者也建鼓即今捶柄穿心鼓也繪以風雲雷雨之象謂之雷鼓繪以麟鳳龜龍之象謂之靈鼓繪以飛鳥盤

旋之象謂之路鼓路鷺通省文也鷺乃鼓精舊有是說隋唐以來刻翔鷺於鼓上周制但繪鷺於鼓腔而已詩云振振鷺鷺於飛鼓咽咽醉言歸此之謂也或曰八面六面四面何耶答曰八面者一樣八副也六面四面放此猶今儀仗花腔鼓二十四面杖鼓十二面非一鼓而有多面也舊說及圖近乎穿鑿不必從也爾雅大鼓謂之鼖小者爲之應然則不大不小謂之田又謂之鞞鞞一名朔鞞應一名應鞞又謂之應鼓儀禮應鼙在建鼓東禮記應鼓在縣鼓東先儒以爲擊之便也鞞今俗呼

鞔鼓然則鞔乃便之訛鞉路鼓以上雖大小不同而形皆如鼓惟鞞之兩端一大一小此其異也又曰按近代搏拊之制以木爲腔形如小鼓而長目以熟皮或以生皮或著以糠或無糠焉嘗考古制益不然也史記樂書絃匏笙簧合守拊鼓係下張守節正義詳矣其說曰合會也守待也拊者皮爲之以糠實如革囊也用手拊之鼓也言奏絃匏笙簧之時若欲令堂上作樂則撫拊堂上樂工聞撫拊乃絃歌也若欲令堂下作樂則擊鼓堂下樂工聞鼓乃吹管播樂也言絃匏笙簧皆待拊鼓爲

節故言會守拊鼓也以此觀之則非以木爲腔之拊故文獻通考曰拊狀如革囊實以糠擊之以節樂此說得之矣嘉靖中廖道南奏革坎音也其風廣莫其聲隆大其音謹令冬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鼓爲拊爲鼙爲鞉爲應爲鼖爲鞞爲提爲雷爲靈爲路爲建鼓爲足鼓爲楹鼓爲懸鼓

絲五琹　七絃　太一　六絃　天寶樂　琴　阮

七絃如喜子作廝開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銳少而身大傍有少缺取其身便也絃十二隔孤柱一合散聲七

隔聲九十一柱聲一總九十九聲隨調應律太一司馬縚開元中進十二絃六隔合散縚十二隔聲七十二絃散聲應律呂以隔聲旋相爲宮合八十四調今稱入雅樂宮縣內用之六絃史盛作天寶中進形如琵琶而長六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六隔聲二十四柱聲一總三十一聲隔調應律天寶樂任偃作天寶中進類石幢十四絃六柱黃鐘一均足倍七聲移柱作調應律宋太宗至道元年十二月帝以新增九絃琴五絃阮宣示近臣謂之曰古樂之用與鄭衛不同朕近因內治心術外觀

時政求古人之意有未盡者增琴爲九絃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阮爲五絃曰金木水火土別造新譜凡三十七卷俾太常樂工肄習之以備登薦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絃琴五絃阮均配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並協律呂冠於雅樂具圖以獻上覽而嘉之遷其職以賞焉自是遂廢拱宸管掛漏二年又由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絃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絃皆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十絃九絃琴皆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大晟之器絲部有五曰一絃琴曰三

絃琴曰五絃琴曰七絃琴曰九絃琴曰瑟劉昺以詞漢律誦其師之說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絃之琴昔人作三絃琴蓋陽之數成於三伏羲作琴有五絃神農氏爲琴七絃琴書以九絃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嶽潤三分以象三才嶽內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期三百六十日龍齦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其長三尺九寸一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爲一之義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陰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

之陰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歲之候既罷箏筑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爲六十有四則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明朱載堉曰論瑟當以五事證一儀禮左何瑟右手相二少儀琴瑟執之皆尚左手三論語取瑟而歌舍瑟而作已上三條證瑟輕是故荷執取舍趨便四曲禮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已上一條亦證瑟不架鼓者坐而非立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解曰古人席地而坐爲工設席於堂上近南蓆邊面向北坐以東爲上然後引工入凡工皆瞽者若工四人則二人彈瑟用瑟二張若

工六人則四人彈瑟用瑟四張瑟先稱彈瑟者在前行歌詩者二人隨入也相者扶也扶持瞽者與其引路也皆左何瑟者引路之人就以左肩擔瑟也挎越者越瑟底之空穴也以左手四指入瑟底空穴內捉之也內絃者絃側向內也右手相者攙扶工也其相歌者徒相謂空手扶之也坐授瑟者謂持瑟之人跪於地然後將瑟遷與彈瑟之人也乃降者遞瑟已畢退立於堂下也按禮記少儀云琴瑟執之皆尚左手蓋謂攜琴挎瑟皆用左手而不用右手也若瑟長大且重兩手舉之猶難其

能一手擕之歟嘉靖中廖道南奏釋離音也其風與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琴爲瑟爲離琴爲中琴爲小琴爲灑瑟爲中瑟爲小瑟

木六 柷 敔 舂牘

宋仁宗景祐間或奏言柷舊以方畫木爲之外圖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挏之鄭康成以爲㪋椎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爲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爲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爲騶虞北

方圖以黑隱而爲靈龜中央圖以黃隱而爲神螭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說從之至和閒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爲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鼗鼓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

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設柷敔大晟之器木部有二曰柷曰敔劉昺以謂柷之作樂敔之止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義如斯而已柷以木爲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爲衆樂倡震爲雷雷出地奮爲春分之音故爲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屬寅爲虎虎伏則以象止樂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戛之以竹裂而爲十古或用十寸或裂

而爲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明朱載堉曰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註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文獻通考曰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旁開孔內手於中擊之以舉樂爾雅曰所以鼓敔謂之籈註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文獻通考曰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又曰宋因唐制用竹長二尺四寸析爲十二莖

先擊其首次三戛齟齬而止與舊用木操齟齬者異矣
雖曰因時制宜要之非有意義孰若復古制之爲愈哉
舂牘之爲器猶今拍板也以竹爲之形如竹筩凡十二
枚底一寸長一尺二寸上端二寸之下兩旁各有一孔
孔長一分聯以皮條右手總握上端而以下端擡於左
手掌中是故不曰擊而曰舂非築舂於地也猶今抱衣
振古謂之搗衣非於臼中搗也嘉靖中廖道南奏朱晨
音也其風清明其聲茂遂其音直立夏之氣也朱爲樂
也爲柷爲敔爲止爲籈爲椌楬爲舂牘

匏七 巢笙 和笙 竽笙 閏餘匏 九星匏 七星匏

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於遽易宋
景德二年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
諸宮調皆協又令仲辛編習八十四調曲遂補副樂
正賜袍笏銀帶元豐中范鎮奏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
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
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大晟之器
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
曰七星匏劉昺以新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鳳凰於

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內皆用簧皆施匏
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巢十三簧爲和
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爲別八音之中
匏音廢絶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
幷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
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
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鳥歛翼鳥
火禽火數七也明朱載堉曰匏者瓠屬大者可以爲瓢
小者可以爲笙今之匏蘆是也壺亦瓠屬大者可以

盛酒小者可以盛藥今之亞腰葫蘆是也太古之世民
樸而愚儀物未備是故用匏以爲笙用壺以爲尊軒轅
以來至於三代聖王迭出智巧滋彰乃用膠漆角木之
制以代匏金錫模範之作以代壺禮有壺尊樂有匏笙
葢象其本形存其舊名耳實非眞用匏及壺也夫旣不
用匏壺而猶謂之匏壺何也不忘本也其名古雅未可
廢也譬如麻冕雖不用麻而猶謂之麻冕皮弁雖不用
皮而猶謂之皮弁琴尾非焦而曰焦尾書首非簡而曰
簡首此類衆多難盡舉也姑以詩禮二經證之八月斷

壺之壺則眞壺也清酒百壺之壺則未必眞瓠也匏有苦葉之匏則眞匏也匏竹在下之匏則未必眞匏也然先儒之惑者疑今之笙非眞匏音謂必用匏而後八音備噫是豈知麻冕從衆之義哉蓋臣初亦疑焉嘗命良工列簧匏中而吹之終不如代匏之爲妙也木代匏者其制甚精其來亦遠非三代之聖人決不能爲先儒以爲世俗之制誤矣聞今溪洞諸蠻猶用匏以爲笙穴管之間鹽而漏氣其音終不若中國之笙也必欲仍用眞匏斯亦墾之不通者也以木代匏其法有二或用眞匏爲質者或不用眞匏只像匏形亦可也臣嘗取世俗所吹十七簧笙截去笙斗之下段削去笙觜及周遭之漆而後截去葫蘆之上段將削過笙斗陷於葫蘆中用膠漆灰布以固其口縫惟匏不漆尚質故也此是一法又一法用桐木旋作匏身取其輕也用棗木鑽作匏面取其硬也中間實處亦同常笙若不實則費氣而難吹也匏外安笙觜名曰咮形如鵝項代匏並咮皆髹以黑漆也笙管曰修揭用紫竹爲之中揭最長餘揭漸短各於按孔上刻律呂之名俗笙周遭之管有闕不連而向內

者二孔指入其中按之雅笙則不然也周遭之管如環無端孔皆向外指不入內此其異也是故雅樂笙簫諸器皆須改律議定傳曰匏竹尚議此之謂也又曰說者云詩傳以簧爲笙中薄金葉蓋指近世之銅簧然簧字於文從竹非從金元史樂志云中統間回回國所進笙以竹爲簧有聲而無律西夷風俗雖陋而有古制存焉臣愚以爲不然夫簧之爲字從竹者何也竹乃笙字之省文也會意也從黃者諧聲也然則簧非從竹故知用竹簧者非也嘉靖中廢道而奏匏長音也其風融其聲崇聚其音慽立春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鳳笙爲巢笙爲大竽爲小竽爲和

竹八 箎 簫 管 籥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和峴言樂器中有叉手笛與樂正聲清濁相應可以旋十二宮可以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鍾之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其請閏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大樂局其制合二

管以足律辨管端刻飾雙鳳旛雨管勞李照因自造埜篇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瑟大阮大稽凡十一種求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大晟之器竹部有三曰長篴曰篪曰簫劉昺以謂篴以一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爲二變成篇三才之和寓焉六竅爲篴六律之聲備焉篪之制採竹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篪之樂生於律樂始於律而成於篇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簫集衆律編而爲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鳴明朱載堉論

管曰按八音之內當以竹音爲首竹音之內當以律管爲首律管之爲器吹之以候氣奏之以和聲舜典所謂律和聲月令所謂律中某之類皆指律管而言是知管即律律即管一物而二名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律者其道也管者其器也書曰下管鼗鼓詩曰磬管將將嘒嘒管聲禮曰下管新宮下而管象與夫孤竹孫竹陰竹之管皆是物也然則先王雅樂何嘗不用管哉近代雅樂廢之何也蓋由前儒不識管者謂管長尺圍寸併兩而吹此漢大予樂官之雙管非古所謂

管也後儒不識管者謂管頭哨子外長六寸餘此係教坊俗樂之頭管亦非所謂管也所謂管者無孔凡有孔者非也惟管端開竅狀如簫口形似洞門俗名洞簫以此論簫曰按十三經註疏毛詩周頌簫管備舉條下孔爾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又引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爾雅疏亦引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今本風俗通但作長一尺復與唐儒

所見之本不同臣愚以爲於理皆通蓋古本風俗通言二尺者指倍律也今本風俗通言一尺者指正律也惟言十管疑有脫文當從郭註作十六管者是矣隋書樂志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而無二十三管之簫今則兼從二書之說其長二尺者爲大簫謂之言其長一尺者爲小簫謂之筊大小二等皆十六管以筆竹或筀竹佳者揚皮用之於多竹中擇取天生兩節圓勻合外徑之數者最佳不必削治但揩拭極光淨兩端截齊勿令傷損其質若夫內徑或修治之使合規度可也兩端飾以朱

漆外則不漆文選所謂因其自然而絳唇錯雜也除邊管外其餘諸管兩旁皆削平平處使漆則固不然則不固也上有二束象牙為之隨器大小狀類腰帶銅釘間飾文選所謂帶以象牙而羅鱗捷獵也簫字奇篆作𥳑象形會字作𥵢會意先秦古制觀此可考世有排簫以木為槓飾金雲鳳其形陋可笑也蔡邕謂簫有底以蠟實之增損則和此乃漢末貴飾傷者所吹俗器非古之簫也劉熙曰簫乃十二律之本體實廼最重之器故曰簫韶長短并列有似鳳翼故曰鳳簫一管一音無事假

借其十二管長短俱如本律或用加倍即鳳簫制也此言得之矣論籥曰按竹音諸器管為首籥次之籥者五聲之主宰八音之領袖十二律呂之本源度量權衡之所由出者也漢書贊曰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算遁出此之謂也故曰律為萬事根本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虞舜之政此為要務所以齊遠近立民

信也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是故舜作大韶執籥秉翟周人舞象亦放其制季札所觀韶箾象箾是也箾即籥之別名先儒解為兵器非也舜以文德化天下豈用兵器以舞哉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語為邦曰樂則韶舞在齊聞韶不知肉味歎美之至如此蓋籥為五聲八音之主宰律度量衡之根本故先王重之執之以舞貴其義也後世樂學失傳籥之制度無考乃誤以籥為笛之類今籥三孔形類橫笛失之遠矣殊不知籥即古所謂律黃鐘之籥也苟非有取於是而但取其類笛然

則八音之器衆多先王何獨貴此而執之以舞乎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春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杜氏註云內舞去籥惡其聲聞則是文舞吹籥以舞明矣近世文舞雖執籥而籥師不吹是故籥失其制亦不能成聲矣有志於復古者當使吹籥以舞可也然竹音諸器惟籥最難吹吹之最難和籥和而後謂之和故許氏說文曰龠者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龢龤龡字皆从龠旁是也吹法三孔盡閉緩宮急徵啓下一孔緩商急羽啓中下二孔緩角急爲和啓上下二孔緩爲中也宋

徽宗宣和元年有人嘗獻古籥一枚左手食指按上一孔右手食指按中一孔右手中指按下一孔吹之其聲悉協音律詔頒行之元史樂志亦載吹籥之工則今失傳尚未久耳論篴（讀作笛）曰按周禮笙師掌教吹篴先儒讀篴爲蕩滌之滌風俗通曰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蓋篴與笛音義併同古文作篴今文作笛其名雖謂之笛實與橫笛不同當從古作篴以別之可也嘗考古制籥笛二物大同小異籥之吹處類今之簫篴之吹處類今之楚吹處不同此所以異名也笙師

所掌之笛矣古笛三孔與今笛異而與俗呼楚者頗相類而不同蓋俗則二孔古則三孔也或謂笛從羌起非也羌笛今橫吹者是也張博望入西域始傳摩訶兜勒之曲自漢以來鼓吹部用之不入雅樂近代太常誤以橫吹爲笛而呼笛爲長簫故朱子語錄曰今呼簫者乃古之笛惟排簫乃古之簫可謂知言矣論篪曰夫樂學失傳而八音諸器皆非本制然自唐已前圖譜所載雖各有得失而近理者尚多自宋已後則失之益遠矣且如竹音五種無一種得其真大率古器細小而短今器

粗大而長蓋由不用黍尺而誤用時尺耳代近太常以橫笛代篴以單簫代籥其所謂排簫者妄加木櫝已違漢唐舊式而所謂篪籥者尤粗鄙可笑也嘗於好事之家見一古器銅色若漆狀類詩筒中空而兩端有底底中心皆無孔前面左右皆三孔共爲六孔孔徑約一分半惟居中一孔翹然上出可徑三分後面有銘三字字皆古篆甚奇其文曰黃鐘龠兩端圍徑大小與開元通寶錢同橫排幾十四枚則與篪之長同所謂大篪長尺四寸者也律家相傳以爲開元錢之徑即古黍尺之一

寸信矣徑一寸者所謂圍三寸也以餘探之其中空虛
約徑七分倘厚一分半吹之嗚嗚然其聲和雅蓋三代
之物希世之寶也按說文曰龥管樂也从龠虒聲或从
竹作篪爾雅曰大篪謂之沂註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
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
廣雅云八孔古註云譜篪如池譜沂如銀引孫炎曰篪
聲悲沂悲也釋名曰篪啼也聲如嬰兒啼鄭司農註周
禮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疏家之說如此
按朱子傳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

分凡八孔橫吹之今觀此器連吹之孔惟七孔先儒以
爲八孔蓋因廣雅之說而遂誤也惟鄭司農以爲七孔
者得之矣嘉靖中廖道南奏竹震音也其風明庶其聲
越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簫爲籥爲管爲篴
爲節爲籌爲篴爲篪爲篛

八音之外又有七

唐貞元中五印度種落有驃國王子獻樂器皆演釋氏
經唄有玉蠡聲若笙簫　宋嘉祐中王疇欲定大樂就
成都房庶取玳瑁古笛以校金石　又宋有紅牙管簇
而吹之其聲與律隔八相吹尚存羊骨舊制周密齊東野語紫霞翁嘗自品象管作霓裳數聲真有瑤臺落木之意非人間曲也　紅牙拍板宋陸友仁
研北雜志曰趙子固每醉歌樂府執紅牙以節曲紅牙
拍板也　桃皮管以桃皮卷而吹之古謂之管木亦謂
之桃皮觱篥遼金鼓吹部皆有之　吹葉遼大樂部有
之田汝成炙微紀聞曰猺俗辰沅間峒蠻跳則吹蘆笙木葉爲樂又蔡家相傳春秋時楚俘蔡人之裔男女吹木葉而采偶　柳鼓筒明永樂七年命太監鄭和至占城國
其所擒番兵稚鼓吹柳殼筒出郊迎部
臣謹按通典八音之外又有三謂玉蠡及桃皮管

吹葉也今採歷代雜樂增載玳瑁古笛四條共爲
七云

樂懸

唐樂縣庭廟以五綵雜飾錦縣以朱五郊則各從其方
色每先奏樂三日大樂令宿設縣於庭其日率工人入
居其次協律郎舉麾作樂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若
常享會先一日具奏立部樂名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
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而
畢矣廣明初巢賊干紀樂工淪散昭宗即位將親謁郊

蒯沂同請造縣樂時太常博士殷盈孫鑄鐘成宰相張
濬求知音者與太樂令李從周校定進呈昭宗陳于殿
廷以試之昕以宗廟焚燬之後修奉不及乃權以少府
監廳爲太廟其庭甚狹議者論縣樂之架不同濬奏議
曰臣伏準舊制太廟含元殿並設宮縣三十六架太清
宮南郊社稷及諸殿庭並二十架今修奉樂縣太廟合
造二十六架臣今參議請依古禮用二十架伏自兵興
以來雅樂淪缺將爲修奉事實艱難變通宜務於酌中
損益當循於寧儉臣聞前代史昔武王定天下至周公

相成王始暇制樂魏初無樂器及伶人後稍得登歌食
舉之樂明帝大明末詔增益之咸和中鳩集遺逸尚未
有金石之音至孝和太元中四廟金石始備郊祀猶不
舉樂宋文帝元嘉九年初調金石二十四年南郊始設
登歌妙舞亦闕孝武建元中有司奏郊廟宜設備樂始
爲詳定故後魏孝文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缺求
集羣官議定廣修器數正立名品詔雖行之仍有殘缺
隋文踐祚太常議正雅樂九年之後惟奏黃鐘一宮郊
廟止用一調據禮文每一代之樂二調並奏六代之樂凡十二調其餘聲律皆不

復通高祖受隋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
舊文武德九年命太常考正雅樂貞觀二年考畢上奏
蓋其事體大故歷代不能速成伏以脩遍郊天式修雅
樂必將集事須務相時今者帑藏未充貢奉多缺方圓
制度之間亦宜搏節臣伏准儀禮宮縣之制陳鎛鐘二
十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
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爲二十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坤
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廟殿庭郊丘社稷皆用此
制無闕異同周漢魏晉宋齊六朝並祗用二十架隋氏

不陳檢架故事乃設三十六架國初因之不改高祖皇
帝初成蓬萊宮充庭七十二架尋乃省之則兩虡架數
太多本近於侈止於二十架正協禮經兼今太廟之中
地位甚狹百官在列萬舞充庭雖三十六架具存亦施
爲不得廟庭難於容易開廣樂架不可重沓請陳今請
依周漢魏晉宋齊六代故事用二十架從之古制雅樂
宮縣之下編鐘四架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正聲十
二倍聲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聲登歌一架亦二十
四鐘雅樂淪滅至是復全宋太祖開寶中太常寺言僅

曾令宗廟殿庭設宮縣二十簴郊丘二十簴殿庭加鼓吹十二案開寶四年郊祀設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請復用舊禮有詔圜丘增十六簴餘依前制神宗元豐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

此為正而有司攝事亦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簴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簴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簴甚者又以為三十六簴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簴太常以為用宮架十二簴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簴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簴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七年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遣冢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於常祀而其樂簴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異未足以稱崇欽之意已自今準親祠用二十六簴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詔可高宗紹興十有三年郊祀詔以祐陵深弓劍之藏長樂遂晨昏之養昭答神天就臨安行在所修建圜壇於是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舞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

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鐘磬各一架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篴四塤箎簫並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旛一宮架則用編鐘編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並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竽笙十塤一十二箎一十八篴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旛一乃從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西荆湖南北括取舊管大樂上於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增修雅飾而樂器寖備矣其樂

工部依太常寺所請選擇行止畏謹之人合登歌宮架凡用四百四十八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宮貴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皆召募補之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及諸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於是樂工漸集孝宗淳熙二年詔以上皇加上尊號立春日行興受禮有司尋言乾道加尊號用宮架

三十六樂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來加號慶受事體尤重合依大禮例用四十八架樂正樂工用一百八十八人庶得禮樂明備仍令分就太常寺貢院前五日教習前期太常設宮架之樂於大慶殿協律郎位於宮架西北東向押樂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北向皇太子及文武百僚並位於宮架之北東西相向又設宮架於德壽殿門外協律郎太常卿位如之按大禮用樂凡三十有四色歌色一篴色二塤色三篪色四笙色五簫色六編鐘七編磬八鎛鐘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三搏拊十四晉鼓十五建鼓十六鞞應鼓十七雷鼓（祀天神用）十八雷鼗鼓（同上）十九靈鼓（祭地祇用）二十靈鼗鼓（同上）二十一路鼓（祭宗廟用）二十二路鼗鼓（同上）二十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踏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鉦二十八金錞二十九單鐸三十雙鐸三十一鐃鐸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國樂之用尤大者故具載於篇遼雅樂八音器數金鎛鐘石球磬絲琴瑟竹篴簫篪匏笙竽土塤革鼓鼗木柷敔大樂器及樂工舞人員數玉磬方響搊箏筑卧箜篌大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五

絃小五絃吹葉大笙小笙觱栗簫銅鈸長笛尺八笛短笛（以上每器一人）毛員鼓連鼗鼓貝（以上各二人）歌二人舞二十八人分四部景雲舞八人慶雲樂舞四人破陣樂舞四人承天樂舞四人金世宗大定十一年郊之日用宮縣二十虡樂奏六成登歌鐘磬各一虡時太常議按唐會要舊制南北郊宮縣二十架周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開元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會要三十六架五禮新儀四十八架其數過多因擬太常因革禮天子宮縣樂二十六虡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虡用宮縣二十架登歌

編鐘編磬各一虡又按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宫黃鍾爲
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至日圜丘奏之樂六變則天
神皆降蓋圜鍾爲宫宫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
奇數凡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圜鍾自卯至申其數有
六故六變而樂止於是定用宫縣二十架登歌編鐘編
磬各一虡明樂器之制郊丘廟社太祖洪武元年定樂
工六十二人編鐘編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
各一塤四篪四簫八笙八笛四應鼓一歌工十二協律
郎一人執麾以引之七年復增籥四鳳笙四塤用六搏

拊用二共七十二人舞則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
各執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執羽籥舞師
二人執節以引之共一百三十人惟文廟樂生六十人
編鐘編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塤四篪
四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六年鑄太和鐘其制
倣宋景鐘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柱以龍
虡建樓於圜丘齋宫之東北懸之郊祀致齋則鐘聲作
升壇鐘止衆音作禮畢升輦鐘聲又作俟導駕樂作乃
止十七年改鑄減其尺十之四爲朝賀洪武三年定丹

陛大樂簫四笙四箜篌四方響四頭管四龍笛四琵琶
四箏六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二十六年又定殿中
韶樂簫十二笙十二排簫四橫笛十二塤四篪四琴十
瑟四編鐘二編磬二應鼓二柷一敔一搏拊二丹陛大
樂戲竹二簫十二笙十二笛十二頭管十二箏八琵琶
八二十絃八方響二鼓二拍板八杖鼓十二命婦朝賀
中宫設女樂戲竹二簫十四笙十四笛十四頭管十四
箏十琵琶八二十絃八方響六鼓五拍板八杖鼓十二
正旦冬至千秋凡三節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同其朔望

朝參戲竹二簫四笙四笛四頭管四箏二琵琶二二十
弦二方響一鼓一拍板二杖鼓六大宴洪武元年定殿
内侑食樂簫二笙六歌工四丹陛大樂戲竹二簫四笙
四琵琶六箏六箜篌四方響四頭管四龍笛四杖鼓二
十四大鼓二板二文武二舞樂器笙二橫管二箏二杖
鼓二大鼓一板一四夷舞樂（詳四方樂門）二十六年又定殿
内侑食樂柷一敔一搏拊一琴四瑟二簫四笙四笛四
塤二篪二排簫一鐘一磬一應鼓一丹陛大樂戲竹二
簫四笙四笛二頭管二琵琶二箏二二十絃二方響二

杖鼓八鼓一迎膳樂戲竹二笙二笛二杖鼓八鼓一板一太平清樂笙四笛四頭管二簫四方響一杖鼓八小鼓一板一憲宗成化二十一年七月禮部言今教坊司樂工奏中和韶樂者多不諳而善彈瑟及箜篌擊鐘磬者殊少恐因循失傳漸至大樂不備宜令樂官選其中子弟於本司演習每奏樂二十一色通用八十四人又加以四人共選三百二十六人如此庶大樂不致廢弛

詔可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八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九

樂五

歌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諸樂之上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石之妙也

天寶中內人許永新善歌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萬衆喧譁高力士奏請永新出樓歌一曲永新承旨直奏曼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絕

李肇國史補李衮善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廣宴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名倡以爲盛會昭言表弟欲登末坐衮乃敝衣而出滿坐嗤笑少頃命酒衮喉轉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李八郎也羅拜之

馮贄記事珠曰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

咸通中伶人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少年效之謂之拍彈

張淏雲谷雜記宋太祖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姓名無定自曰混沌又曰眞無善歌能引其喉於杳冥之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從天風飄下

周密齊東野語思陵朝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僊韶院之冠宮中號爲菊部頭

明宋新吳歌記曰唐初之詩以入唱爲高自宋代以詞興而歌詩之法廢金元以北九宮興而歌詞之法廢元以後以南曲興而北曲廢譬之於禮諸體猶羊而歌音猶告朔也廢告朔而供羊不可謂禮廢古音而存體不

可謂樂

雜歌曲

得至寶唐時長安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嘗與國樂遊處一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之曰何處得此是冰蠶絲所織若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淸涼卽酬千萬富家子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樂人惜之遂製此曲

春鶯囀高宗曉音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道調子玄宗命樂工敬納吹觱篥初弄道調上謂是曲誤拍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曲子

春光好玄宗所製也嘗遇二月宿雨初晴景物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得不與他判斷之乎因臨軒縱擊此曲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折上笑謂嬪御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嬪御皆呼萬歲

秋風高亦玄宗所製曲也每至秋空迥徹纖翳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下

荔枝香亦玄宗所製曲也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一斛珠梅妃所作也妃居上陽東宮明皇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

謫仙怨明皇幸蜀登高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此遂使祭之吹笛爲此曲

舞山香汝陽王璡妙達音旨每隨遊幸嘗帶砑絹帽打

曲上曰摘紅櫳花匿之帽簪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奏此一曲終而花不墜落上大喜賜金器一厨

于蔿于元德秀所作也元宗幸東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俱以聲樂至都下爲歡德秀時爲魯山令惟選樂工數十人連袂而歌于蔿于上聞之曰此賢人之言也乃深獎之

陽關曲王維所作也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白居易詩相逢且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第四聲者勸君更盡一杯酒也

播皇猷宣宗時製歌者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走俯仰皆中規矩

葱嶺西亦宣宗時製士女蹋歌爲隊其詞言葱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蜀道易陸暢所作也韋皋鎮蜀暢感其遇作蜀道易其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賻羅八百疋

萬斯年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

楊柳枝白居易閑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

望江南始自李德裕鎮浙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白居易因爲一篇

文敘子長慶中俗講僧文敘善吟經其聲宛轉感動里人樂工黄米飯狀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

瑶臺第一層陳后山詩話武才人出壽宮色冠後庭裕陵得之命教坊獻新聲爲詩作詞號瑶臺第一層

還鄉歌吳越王錢鏐游衣錦軍作詞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陌上花吳越王錢鏐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曲含思宛轉

淒然動人但詞多鄙野蘇軾爲易三詩

醉翁引宋歐陽修謫守滁州山川秀絶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令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往游其地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引有曲無詞廬山道人崔閑請蘇軾補之

御街行唐白樂天有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宋張子野衍之爲御街行一闋

醉蓬萊宋柳永所作也永字耆卿累舉不第仁宗召見

之會老人星見入內都知史姓者愛其才乞命承撰詞
以頌休祥承作醉迷萊詞以進
朔漠沙遼四裔樂有大曲小曲此乃小曲之一也
江水曲金天興間元兵攻汴急右丞舒穆嚕寶命作此曲
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
白翎雀元教坊大曲也其鳥生於烏桓朔漠之間雌雄
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
鷓鴣曲元薩都拉所作也序云有以鷓鴣見貺上繪楊
妃看鷓鴣高力士二宮女侍立皆寸許其布置得體想

像可愛故作鷓鴣曲以答云
烏鹽角始教坊家人市鹽得曲譜於角子中翻之遂名
明洪武初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
今之士禮送至京同製樂章有起臨濠開太平削羣雄
平幽都龍池宴定封賞大一統守承平等曲命協音律
者歌之

舞

宋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
隊衣五色繡羅寬袍戴胡帽繫銀帶二曰劍器隊衣五
色繡羅襦裹交脚幞頭紅羅繡抹額帶器仗三曰婆羅
門隊紫緋僧衣緋掛子執錫鐶拄杖四曰醉胡騰隊衣
紅錦襦繫銀鞊鞢戴氊帽五曰諢臣萬歲樂隊衣紫緋
綠羅寬暈衫裹簇花幞頭六曰兒童感聖樂隊衣青羅
生色衫繫勒帛總兩角七曰玉兔渾脫隊四色繡羅襦
繫銀帶冠玉兔冠八曰異域朝天隊衣錦襖繫銀束帶
冠夷冠執寶盤九曰兒童解紅隊衣紫緋繡襦繫銀帶
冠花砌鳳冠綬帶十曰射鵰回鶻隊衣盤鵰錦襦繫銀
鞊鞢射雕盤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

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卷雲冠二曰感化樂隊衣青羅
生色道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曰抛毬樂隊衣四色繡羅
寬衫繫銀帶奉繡毬四曰佳人剪牡丹隊衣紅生色砌
衣戴金冠剪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仙砌衣碧霞
披戴仙冠紅繡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
暈裙戴雲鬟髻乘綵船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紅仙
砌衣戴雲鬟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
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曰綵雲仙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
帔冠仙冠執旌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衣四色窄繡羅

稱槊銀帶褁順風脚簇花幞頭執毬杖大抵若此而復
從宜變易太祖乾德四年和峴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
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
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
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請改殿廷所用文舞
為元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
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為八行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
進賢冠引舞二人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更增
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削次奏武舞請改為天下

大定之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
舞二人執五采旗其舞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
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荊湖歸復五變象
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仍別撰舞曲樂章而文德
武功二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景祐二年九月翰林學
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義其論武舞所執
九器禮經但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叢作
而無終始之別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
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

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
揺而亂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為
八列別使工八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錞以和之左執
和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
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鼗錞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協
舞儀請如祁所論其冬禮官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干
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
皆據以為說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

宮之縣既用鎛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鐘
石之樂尤為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
特磬代鎛鐘取陰教尚柔以靜為體今樂去大鐘而舞
進干盾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治平二年九
月禮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罷
舍羽籥執干戚就為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
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廟大樂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
入陳于架北武舞立于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
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

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夫至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習亦與不當中易也竊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横于下進退取舍感道如是豈明有德象有功之誼哉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入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爲稱事有近而不可遽廢有繁而不

可省所繫者大而有司之職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元祐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裹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

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爲進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爲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爲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作前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而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裹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爲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爲四再

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于東南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校越來朝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於

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於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郎止以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却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顧

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後爲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爲固辭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俛身相顧初謙合手當胸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爲再謙再鼓皆左側身右垂手爲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却身爲初辭再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皆嚮再鼓皆顧爲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却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顧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躬而授之正立節樂則蹲凡二舞綴表器及引舞振作並舉大祭祀之舞同協律郎陳祁按閱以謂節奏詳備自是朝會用之

遼大樂舞四部二十人景雲樂舞八人慶雲樂舞四人破陣樂舞四人承天樂舞四人

金皇統年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又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太常議按唐宋郊廟之禮並先文後武本朝行禘祫之禮亦然惟唐韋萬石建議謂先儒相傳以揖讓行天下則先文以征伐得天下則先武當時雖從尋復改之其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爲定貞元時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加武舞曰四海會同

之舞

元至元二年定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第一成象滅王罕二成破西夏三成克金四成收西域定河南五成取西蜀平南詔六成臣高麗服交趾大德九年定郊祀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又有樂隊一曰樂音王隊元旦用之以男子三人戴青面具舞蹈次爲飛天夜义像舞蹈而進又以婦女二十八執牡丹花舞唱次以婦女捧日月金鞓稍子鼓舞唱相和次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薩相一人作樂音王相

歌舞一曰壽星隊天壽節用之以男子執金字牌或執梅竹松椿石或作飛鴉之象俱各歌舞而進又有執寶蓋日月稼毛扇或魚鼓簡子龍竹藤杖齊唱舞而前一曰禮樂隊朝會用之以男子五人執香花婦女二十人分爲四行鞠躬拜興舞蹈或執孔雀幢舞唱男子八人披金甲執金戟一人冠平天冠執圭齊唱舞而前

明洪武元年定郊祀文武二舞曰文德之舞武功之舞三年定朝會宴饗文舞曰車書會同之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禍亂也又有四夷舞曰撫安四夷之舞象以威德服遠人也永樂十八年又增宴饗樂舞曰表正萬邦之舞曰天命有德之舞至其隊舞之制大祀慶成大宴用萬國來朝隊舞纓鞭得勝隊舞萬壽聖節大宴用九夷進寶隊舞壽星隊舞冬至大宴用讚聖喜隊舞百花聖朝隊舞正旦大宴用百戲蓮花盆隊舞勝鼓采蓮隊舞

雜舞曲

樂府雜錄曰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衍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即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

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舞者綠衣偃身合成花字也馬舞者櫳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蹄皆應節奏也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準其頓挫之勢也柘枝舞曲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鮮衣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于二蓮花之中藏之花折而後見舞中之雅妙者也宋俞琰席上腐談

曰謂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想即是今之䍐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拓拔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霓裳羽衣舞曲唐元宗登三鄉驛望女几山所作也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元宗八月十五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乃取一枝杖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下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寛衣舞于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

却顧隨步而滅旦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沈括夢溪筆談曰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始有拍而舞作故白居易詩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南唐書曰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周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内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

達摩支健舞曲也天寶十三載改達摩支爲泛蘭叢歎百年曲咸通中伶人李可及製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旨悽惻懿宗厚賜之

邀醉舞破南唐周后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箋綴譜喉無停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

臣等謹按杜佑謂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舞魏晉間尤重以舞相屬近代以來此風絶矣夫舞之廢缺唐時巳然故後此不少概見而餘音委節猶時彷

佛于俳優之流蓋自參軍椿假婦戲盛行于咸通大中間而宋之樂部亦列雜劇員降至元明而傳奇諸院本盡態窮形妍媸畢露亦古人諷勸之遺意也顧其事多鄙俚且稗官小說家不得備載兹特于舞曲之後附誌其顛末如此

欽定續通典卷八十九

欽定續通典卷

樂六

清樂

晉魏有相和大曲清商三調曰平曰清曰瑟見宋書樂志沈約云傳自漢世今不聞矣瑟又號爲側世俗之樂猶得其緒餘焉始有正宮中呂宮南呂宮黃鍾宮各有羽商變宮爲十六調唐太宗始增大呂高宮高商宗增中呂道調夷則仙呂共二十八調以商名宮即清商調也夾鍾名中呂宮林鍾名南呂宮無射名黃鍾宮住正宮不然甚統於黃鍾故也然宮洪羽殺商角頗分正宮古黃鍾也中呂調夾鍾羽也正宮中呂相爲出入但正宮聲共中呂則殺商調與仙呂亦相出入但仙呂聲高商調低殺相應謂之犯度曲

謂之節歸宿謂之煞五行之聲所司爲正犯黃鍾宮爲無射應彼爲宮也所歌爲旁犯越謂黃鍾應無射爲商也所叶爲偏犯中呂宮意彼爲羽也所下爲側犯越角南呂應黃鍾爲角也餘倣此八犯歌曰宮商角羽宮商羽三出逆八七歸祖商宮角角羽商宮四出逆八八歸宗羽角宮商復再動三四五六逆八用又四犯歌已宮角羽商商羽角宮羽角宮商其運調也以羽角宮商爲平上去入七羽調首中呂次正平商平終黃鍾大呂羽七角調首越角次大食角終於林鍾南呂變宮七宮調首正宮次高宮中呂宮終於夷則無射之宮七商調首越調次大食調高大食調終於夷則無射之商凡聲將轉字將闕則用拍板節之緩急不合聲律謂之失彼其尾聲歸宿本調惟雙調歌拍煞煞舊煞不復歸宿所謂往而不反也有折擊反丁等聲折者上生四位擊者下隔一宮反者宮隔相頂丁者上下相司又亓煞決曰上五金水八木六火煞濃瀚丁兩廝項折擊四拍寸惟以夾鍾清聲爲律本不論正聲則與雅樂相

亂矣今以頭管考之夾鍾清收四聲爲緊五居九孔之首爲宮次六字爲羽次尺字爲商次工字爲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黃鍾居子蕤賓爲變而居午變亦爲宮與雅樂七音全不同矣正聲三調黃鍾爲調以統四聲則其聲優游平中今乃高至緊五夾清低至上一姑洗畢則遲節高則流蕩甚至佚出均外此所以爲靡靡之樂也春華用夾鍾唐元宗擊羯鼓自製曲曰春光好四顧柳杏皆已發拆乃夾鍾宮也時當正月以二月律惟花秋月用南呂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進黃鍾商婆羅門曲凡十二過而終天寶七載八月上夢遊月宮故用六么蓋殺法調黃鍾羽也更號其曲曰霓裳羽衣云時貴如有龍盡太蔟以律要妻爲南呂今樂商用羽子婦同宮召亂水於樂矣召川元用林鍾天寶中上在東都夢凌波池中龍女製凌波曲鼓之其一林鍾宮時號水調宮其一南呂商時號水調蓋取林鍾未土之母而生南呂水音也世傳歌此調能致鬼神云樂清平用黃鍾天寶中賓未芳樂宮蕤林

李白令進清平調三章皆七言絕句也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明皇不樂側調止用黃鍾宮黃鍾商歌之蓋義取君臣也祝壽考用姑洗武后烏歌萬歲樂用太蔟商又西河長命女用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二曲皆姑洗也取韻星龍角哀隕絕用中呂明皇入蜀雨中聞鈴聲作雨霖鈴曲用雙調何滿子乃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續異竟不免死亦用雙調乃夾鍾之中呂商也律窮於中呂又爲商義取秋殺紀臣功用無射北齊蘭陵王破周師有入陳曲今越調蘭陵王三段二十四拍乃其遺聲也唐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平韋氏之亂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皆用無射商黃鍾甚調動物類用太蔟楊柳枝首七言四句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爲和聲用黃鍾商歌之蓋正月春律也天寶中南海進荔枝作爲荔枝香曲用大石歌指二調太蔟生林鍾之商爲南呂義取水木也羯鼓音屬太蔟一均明皇與宋璟皆善之永泰中西川節度使杜鴻漸登閣奏此山下羣羊皆舞

他如鳳將雛則宮商相應以象父子鳳求凰則宮徵相合以象夫婦烏夜啼主角調以烏聲角也別鶴怨主羽調以鶴聲羽也春草晨雞亦無不可被管絃者虞美人曲有二中呂宮則夾鐘宮也其一屬中呂調乃黃鐘爲羽也有草應拍而舞曰虞美人草沈括以爲吳音即此宋太平興國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聞鷄唱偕翰問之曰此可被管絃乎茂多即法其聲製曲曰鷄呼子夫世俗之樂其去古也遠矣然猶感物通靈若此然則雅樂當何如也

坐立部伎

坐立部伎唐末已亡惟景雲樂舞僅存山堂考索曰元

宗時樂分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獨其餘聲遺曲入閭閻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爲戒而不可考法也宋中興四朝樂志敘曰國朝初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遼樂志曰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謂之七旦取四旦二十八調爲大樂其法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皆從濁至淸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淸七七四十九調餘二十一調失其傳蓋出九部樂之龜茲部云遼國大樂可考者惟景雲四部樂舞而已其坐立部樂並亡

四方樂

唐東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樂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樂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樂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而八國之伎列于十部樂天寶以後工人亡散音伎多闕德宗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詣劍南節度使韋皐欲獻夷中歌曲皐乃作南詔奉

聖樂以進德宗閱于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後又有驃國王遣其弟獻國樂至成都韋皐復譜次其聲又圖其舞容樂器以獻

宋神宗元豐六年有米脂砦降戎樂工四十二人奏樂於崇政殿大晟樂書曰前此宮架之外列熊羆案所奏皆四夷樂也豈容淆雜大樂乃奏罷之然古鞮鞻氏掌四夷樂韎師旄人各有所掌以承祭祀以供宴享先王之所不廢也

遼太宗會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諸國使稱賀宴飲命

回鶻燉煌二使作本國舞

散樂

唐時有天竺伎能自斷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不令入中國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銛刀俯身就鋒歷臉下拋於背吹篳篥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開元初獨與四夷樂同列文宗時有妓女石火胡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火胡立於十重朱畫

牀子上令諸女迭蹈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謂之踏渾脫歇呼抑揚者履平地文宗惡其太險傷人不復作

宋百戲有踏毬蹴毬踏蹻藏挾雜旋弄鎗碗瓶齪劍踏索尋橦筋斗拗腰透劍門飛彈丸之類皆隸左右軍

遼主生辰宴及曲宴宋國使樂皆用雜劇角觝冊后儀呈百戲角觝戲馬以為樂元會則以散樂角觝終之

金有散樂元日聖誕稱賀曲宴外國使則教坊奏之其樂器名曲不傳章宗明昌二年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

元錫前承應有雜戲飛竿走索踢弄藏擫等伎

明孝宗宏治初親耕耤田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武宗正德三年令移文各省選樂工有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所隸益復撰雜筋斗百戲之類日盛於禁掖既而河間等府奉詔送樂戶至京給與口糧工部仍相地為之居室時樂工既得幸時時言外郡樂工不宜獨逸請移文天下取精於諸伎者送教坊於是有司遣官押送乘傳續食者又數百人

前代雜樂

燕樂自周以來用之唐貞觀增隋九部為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而被之管絃厥後至坐伎部琵琶曲盛流於時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晟雅樂施於燕饗御殿按試補徵角二調播之教坊頒之天下然當時樂府奏言樂之諸宮調多不正皆俚俗所傳及命劉昺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為宗非復雅音紹興中始省教坊樂凡燕禮屏坐伎乾道時間用雜攢以

充教坊之號取具臨時不用女樂頒示子孫守之以爲家法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畧附於下黃鐘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吕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吕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吕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吕太簇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緊五者夾鐘清聲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

雅樂同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之對故爲宮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鐘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此其夾鐘收四聲之畧也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吕宮曰道宮曰南吕宮曰僊吕宮曰黃鐘宮皆生於黃鐘商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曰歇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吕調曰正平調曰南吕調曰僊吕調曰黃鐘調皆生於南吕角聲七調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於應鐘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竊考元定言燕樂大要其律本出夾鐘以十二律兼四清爲十六聲而夾鐘爲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律本則其樂可知變宮變徵既非正聲而以變徵爲宮以變宮爲角反紊亂正聲若此夾鐘宮謂之中吕宮林鐘宮謂之南吕

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鐘爲黃鐘也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反而祖調亦不復存矣聲之感人如風偃草宜風俗之日衰也宋初循唐舊制教坊本隸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長色長高班大小都知天聖間以內侍二人爲鈐轄嘉祐中詔樂工每色額止二人教頭止三人有闕即塡異時或傳詔增置許有司論奏使副歲閱雜劇把色人分三等遇三殿應奉人闕即以次補諸部應奉及二十年年五十已上許補廟令或鎮將官制行以

隸太常寺同天節寳慈慶壽宮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國之慶事皆進歌樂詞熙寧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樂聲高歌者難繼方響部器不中度絲竹從之宜去噍殺之急歸嘽緩之易請下一律改造方響以爲樂準絲竹悉從其聲則音律諧協以導中和之氣詔從之政和四年正月禮部奏教坊春或用商聲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時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聲律令教坊閲習仍令秘書省撰詞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紹興十四年復置凡樂工四百六十人以内侍充鈐轄紹興末復省孝宗

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曰一歲之間只兩宮誕日外餘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後北使每歲兩至亦用樂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兩旬教習舊例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隊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毬軍三十二人起立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 以上並臨安府差 相撲等子二十一人 御前中佐司差 命罷小兒及女童隊餘用之又有雲韶部部者黄門樂也開寳中平嶺表擇廣州内臣之聰警者得八

十人令於教坊習樂藝賜名簫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韶每上元觀燈上巳端午觀水嬉皆命作樂於宮中遇南至元正清明春秋分社之節親王内中宴射則亦用之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黄鐘宮中和樂三曰南呂宮普天獻壽此曲亦太宗所製四曰正宮梁州五曰林鐘商汎清波六曰雙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食調清平樂十曰般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鉦十二曰中呂調緑腰十三曰仙呂調綵雲歸樂用琵琶箏笙觱栗笛方響

杖鼓羯鼓大鼓拍板雜劇用傀儡後不復補又有鈞容直亦軍樂也太平興國三年詔籍軍中之善樂者命曰引龍直每巡省遊幸則騎導車駕而奏樂若御樓觀燈賜酺則載第一山車端拱二年又選捧日天武拱聖軍曉暢音律者增多其數以中使監視藩臣以樂工上貢者亦隸之淳化四年改名鈞容直取鈞天之義初用樂工同雲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溫用之請增龜茲部如教坊其奉天書及四宮觀皆用之有指揮使一人都知二人副都知二人押班三人應奉文字一人監領

內侍二人嘉祐元年係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人詔以為額闕即補之七年詔隸班及二十四年年五十以上者聽補軍職隸軍頭司其樂舊奏十六調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衆嘉祐二年監領內侍言鈞容直與教坊樂並奏聲不諧詔罷鈞容舊十六調取教坊十七調肄習之雖間有損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諸曲與教坊頗同矣紹興中鈞容直舊管四百人楊存中請復收補權以舊管之半為額尋聞其召募擾擾降詔止之及其以應奉有勞進呈推

賞又申諭止於支賜一次庶杜其日後希望紹興三十年復詔鈞容班可蠲省令殿司比擬一等班直收頓內老弱癃疾者放停教坊所賞撥祖宗舊典點選入教雖暫從其請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即日蠲罷各令自便又有東西班樂亦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觱篥小笛小笙每騎從車駕而奏樂或巡方則夜奏於行宮殿庭凡諸軍皆有善樂者侍車駕親祀回則衣緋綠衣自青城至朱雀門列於御道之左右奏樂迎奉其聲相屬聞十數里或軍宴設亦奏之又清衛軍習樂者令鈞容直教之內侍主其事園苑賜會及館待契丹使人又有親從親事樂及開封府衙前樂園苑又分用諸軍樂諸州皆有衙前樂

遼於雅樂大樂散樂之外復有國樂元夕皇帝燕飲用國樂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宮三十里卓帳十四日設宴應從諸軍隨各部落動樂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漢樂春飛放杏堝皇帝射獲頭鵝薦廟宴飲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

金有本國舊音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

宴於東宮命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不亦樂乎辭律不傳十三年四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女直醇質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飲酒樂於時宗室婦女起舞進酒畢羣臣故老起舞上曰吾來故鄉數月矣今迴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來前吾為汝歌乃命宗室子序坐殿下者皆上殿面聽上歌曲

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纘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覩之語悲感不復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右丞相元忠暨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會暢然歡洽上復續調歌曲留坐一更極歡而罷

元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徵用西夏舊樂

鼓吹樂本軍樂也說者謂列於殿廷者爲鼓吹從行者爲騎吹魏晉而下莫不沿尚始有鼓吹之名宋因之有導引曲六州曲十二時曲國初以來奏大樂則鼓吹備

而不作同名爲樂而用實異徽宗政和七年議禮局言古者鐃歌鼓吹曲各異其名以紀功烈今所設鼓吹惟備警衛而已未有鐃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揚偉績也乞詔儒臣討論撰述因事命名審協聲律播之鼓吹俾工師習之凡王師大獻則令鼓吹具奏以聳羣聽從之紹定間姜夔言鼓吹曲以歌功德我太祖太宗平僭僞一區宇眞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儷祖宗顯諮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爲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於天下爰乃自作聖宋鐃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淸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土遂取廣南曰時雨霈下江南曰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遼謝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上於尚書省遼之鼓吹樂有前後二部又有橫吹亦軍樂與鼓吹分部而同焉皆屬鼓吹分金初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遷燕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爲四節其他行幸惟用兩部

而已自金以後無可考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

樂

大祠與忌日同者不去樂議 宋

宋仁宗嘉祐七年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用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已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之祠用樂明

矣臣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以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古樂淡且和議 宋

周子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至治者遠矣

律尺議 宋

司馬光與范景仁論樂書曰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則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

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夫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于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古之律存則吹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于度與黍將何從生

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謂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于書形之于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于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鐘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舍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

三分圍九分今新律密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畫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蓋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庣空之處而必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于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積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

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權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于度法止于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爲此譊譊也　范鎮答司馬君實論樂書曰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愕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不適中宜獲戾于朋友也旣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于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

然得附君實之書傳于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于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于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于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

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子駿孟堅之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于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容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

子路以正衛之君臣父子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也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于後世可以為尺豈不知黍之于後世亦可為律而故于其法為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

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應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于尺法止于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于一千二百是生于量也且夫黍之施于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于量則由黃鍾之龠施于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邪豈得謂尺生于量邪又云應言

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樂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論也使得其真黍用應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

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
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
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
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咨
不敢不爲此說誠也　徽宗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
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
制度參差不同籥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
雜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
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

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
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費不知音議樂之臣以
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
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爲漢津至
是年九十餘矣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
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
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
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漢
津常陳於太常樂工俾攻作者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

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說而托於
李良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
命禮部尚書何執中看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
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論曰漢津
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
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
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
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王
長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

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
之宜修爲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
易俗之美化迺稱朕咨詠之意焉三年正月漢津言曰
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
九乃爲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爲度
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
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
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
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

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制 其後十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終匿實準初說但以其前議爲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于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于是遂止蓋京之子絛云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盖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際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故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病之乃獨心好其說

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有見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盖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于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熟習見聞之近則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据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

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藻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鄙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

圖紹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倘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元豐朝會樂十議宋

神宗元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座乃奏樂引三品以上官未為得禮請俟初入門應赴官先就立位

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二今朝會儀眾第一爵宮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吹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為四表表距四步為酇綴各六十四舞者

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為三辭之容是為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為第一成至第三表為再成至北第一表為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為四成至第二表為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為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纛翳之謂也請按爾雅以翟羽為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

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鞉執鐸各二工金錞二四工舉
二工執鐲執鐃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
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
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酇綴總干正立定位堂上
長歌以咏歎之於是播鞀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
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錞
和之以金鐲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蹈者發揚
蹈厲爲猛賁趫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向
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爲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

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
蹲卒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
表回易行列舂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
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
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錞發鐲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爲
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若用
八佾而爲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說者謂武舞戰象
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
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

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請
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
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
增倍爲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懸四隅
雖有建鼓鞞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幷左右鞞
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鎛鐘相應鞞
應在建鼓旁是亦朔鼙應鼙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
鞞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其七今樂懸四隅設建鼓不擊
別施散鼓於樂縣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

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爲樂節請
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矇眡瞭
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宮縣設鼗以爲樂節其
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鐘鼓奏
九夏是在廷之樂戛擊則柷敔球則玉磬搏拊所以節
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奏在堂下尊玉磬故
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一庭後世不原於此以
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遂於堂上設歌鐘歌磬蓋
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

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已登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簨簴采玉造小磬擬放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錄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於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與之下擊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

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爲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爲八琴瑟之數倣此其箏阮筑悉廢太常以謂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寖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況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庭中歌工與箏筑之罷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楊傑大樂七失議 宋

元豐三年楊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禀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

以爲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本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缺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之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輕清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

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全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聲應之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象成國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荊湖來歸所向宜

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淆無叙則失於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益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蔟春饗祖廟不奏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大呂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制則何以贊尊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曰鄭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器尚存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調鐘管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爲十二均圖併上之

用正聲廢中聲議 宋

徽宗大觀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爲正聲又以一黃鐘爲中聲則黃鐘君聲不當有二況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黃鐘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鐘三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爲黃鐘中聲不唯紛更帝律

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
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
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鐘爲正聲易大呂爲中聲
之黃鐘是帝律所起黃鐘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
扶陰退律進呂爲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緣
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爲宮則本律正聲皆
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
人刊正訛謬焉於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已頒中聲樂在
天下者

太正少三等八條議 宋

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承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
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
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
大呂太蔟夾鐘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
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爲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
制一三五七九絃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
用五絃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
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爲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無遺

音其一三五七九絃太少樂內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
籥三等謹按周官籥章之職歛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
三孔律呂於是乎生而其聲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籥
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爲樂本
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簫塤篪篴各三等舊制簫
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
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
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可闕
數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雖大晟樂

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
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鐘一清聲黃鐘清
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止用兩色仍改避七星
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
巢笙自黃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並以
正律林鐘爲宮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黃鐘曲則
巢笙奏林鐘曲以應之宮徵相雜亂本宴樂今依鐘磬
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爲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
用其七柷敔晉鼓鎛鐘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

行備設其八登歌宮架有搏拊二鼗按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乖戾今欲乞罷而不用詔悉從之

崇寧之樂可變議 九

吳萊淵穎集曰鄉余北遊京師問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氏奔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覲乞增宮懸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

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問僅能肄其鍾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治卒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和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鋼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縣卒爲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陰陽爲一體聲則爲律身則爲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剛撲而定爲度量權衡樂以是制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並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鼐八鼎復造金石鐘虡雕琢刻鏤甚極後世之選矣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元鼎水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竟

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峴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採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北俗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淸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爲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

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行大食小食大食般涉等調大食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爲太蔟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以胡樂定雅樂唐至元宗胡部坐俗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爲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俁曾製大樂元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蘇祗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

尚循乎大唐五代梨園法曲之遺此非胡與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古來律歷二事更相爲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歷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鐘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俗倫樂緩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黃鐘三寸九分不合於理議 明

季本律呂別說曰近日莆田李教授文利著律呂元聲專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蓋本呂氏春秋仲夏適音篇其言曰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嶰谿之谷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宋劉恕作外紀書黃帝令伶倫造律亦載此文原恕之意不過博採古書以備三皇之事耳而三寸九分之制則未暇詳求其義焉然呂氏季夏六月紀又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蔟太蔟生南

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其法固與史記漢書上下相生三分損益者同而黃鐘之宮實起九寸也呂氏之說前後不同亦自相牴牾矣夫史記漢書雖未爲得古人律制之意然比之三寸九分之說猶有可推而其數亦似自然若以三寸九分爲黃鐘如呂氏上下相生之法而損益

之至於應鐘止長一寸八分四釐八毫八絲何以成聲耶竊意長三寸九分當為長九寸空徑三分之誤也故漢書引此語削去長三寸九分五字蓋有以知其為非矣隋志亦偶未察而復述此以亂和聲亦欲備古義踵其誤而不覺耳終亦以上下相生三分損益為古人易簡之法而黃鐘之為九寸者皆仍漢傳未有改也若韋昭註國語而曰黃鐘陽之變本為黃鐘而言其曰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亦言黃鐘之圍徑長短而於蕤賓則因曰管長六寸二分八釐但舉成數而曰六寸三分

耳非以九寸本蕤賓之律而為黃鐘之變也豈可據三寸九分之謬說以為黃鐘之定數哉文利之意本以律呂之數往而不返非陰陽消長往來之理故以三寸九分起數循環升降自大呂以至蕤賓五陽辰皆以陽升而進九分惟黃鐘陽氣尚微故止進六分自林鐘以至黃鐘五陰辰皆以陰降而退九分惟林鐘陰氣未盛故止退六分此其差也然陽之進也氣則從微至著以漸而盈陰之退也氣則從盛反衰以漸而縮陰陽進退盈縮適均不應陽之始進以六分而後則五辰皆進九分

陰之始退以六分而後則五辰皆退九分也其意雖善而數亦強排且非呂氏上生下生之本法也則亦臆說而已既以三寸九分為黃鐘因謂黃鐘之尊在於清氣上行不在數多清者數少濁者數多數少者貴數多者賤黃鐘為宮聲極清而上行至角徵羽乃下降重濁而為民事物盡斥諸儒言黃鐘長九寸之非殊不知禮有以多為貴者如獻數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士一豆數天子二十六諸公十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俎數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之類各隨所重以別尊卑未嘗執一端以為典要也故數多管長則聲濁而為宮有持重深沉之意焉何害其為貴數少管短則聲清而為羽有飛越輕佻之意焉何害其為賤商角徵之聲亦因是而上下之此君臣民事物所以序也凡天之道體靜而用動君也者以靜制動者也自商以下皆以動而制於靜者也古人立法亦豈所用而各有意義何必務為新奇以成其臆說哉今律呂大象章既以子黃鐘為正宮丑大呂亥應鐘為宮寅太簇戌無射為商卯夾鐘酉南呂為角辰姑洗申夷則

為徵巳仲呂未林鍾為羽午蕤賓為正羽以配君臣民事物之等則明以三寸九分之黃鍾以次而至於九寸之蕤賓者也其定五聲生數次第則曰宮聲五十商聲八十角聲九十徵聲七十羽聲六十商角則自宮而加多徵羽則自角而減少或加三十或加一十或減二十或減一十其參差不齊又不知其何所本邪夫宮土聲也以土當河圖之五數十乘之而為五十徵火聲也以火當河圖之七數十乘之而為七十羽水聲也以水當河圖之六數十乘之而為六十猶可說也商金聲也而

以當河圖之八數十乘之而為八十則木而非金矣角木聲也而以當河圖之九數十乘之而為九十則金而非木矣其硯律呂大象章所差之次又何其舛錯邪又以變宮五十變徵七十為二變以備七音是又襲七始七聲之舊也故其對調旋宮之圖悉從律呂新書每均七聲之數而蔡氏和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之說亦併用之然此用全聲不用半聲其聲皆不因上生下生而得徒以雌雄和鳴之故陽律三為宮商角則陰呂二為徵羽陰呂三為宮商角則陽律二為徵

羽其長短亦不皆一一順序也亦安在其為均哉至於六十調圖雖本律呂新書而新書之意乃以一律為五調故每律皆立五均今以其逆行而正之以從左旋而每五調之後又列一宮提與大司樂奏歌之說相湊其變宮對調之圖則止据奏歌二律分配而互換更番也此本不知律呂新書之意而妄意為之其勞拙亦甚矣其正五音章以喉舌齒唇牙分屬宮商角徵羽則別為一義蓋喉舌齒唇牙字音也字亦有清濁半清半濁之分故借宮商角徵羽以名之如沈括所謂字則有喉唇

齒舌當使字字舉皆輕圓而聲中無字又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使字中有聲則可若謂字聲即合歌聲則不可以歌聲即同字聲是又一牽扯也至引蘇祇婆七聲之說正是秦漢以來五聲二變之義但在西域其名異耳安得執此以為聲濤之證哉其為此書止有以先儒不識黃鍾生成之數一節足以破往而不返之失其餘諸論今不今古不古以法象則無取以度數則不倫無一合於理者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此之類也夫

琴以第三絃爲宮爲中和議明

朱載堉律呂精義曰往年與諸琴者論古今雅樂高下問其說曰俗譜之樂乃古無射調也俗呼爲淸商調以第二絃爲宮音少者歌之則拽不出失之太下恐非中和也蔡元定之樂乃古夾鍾調也俗呼爲淸徵調以第四絃爲宮音老者歌之則揭不起失之太高亦非中和也所謂中和者古之正調是也俗呼爲淸角調軒轅氏之所造以第三絃爲宮音比俗譜高一調比蔡元定低一調老者歌之不揭少者歌之不拽不高不下是名爲中和也時典樂尤世賢亦知音者以所帶來神樂觀笙吹其所習舊樂章譜與琴譜相校所論不虛也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二

兵

臣等謹按杜佑作兵典其序以西漢之重兵在京師爲得宜東漢至唐之藩翰力盛爲失策洵爲切中事理然于兵之本計則尚未悉也夫古聖人之重兵也久矣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他若五射以教國子五物以詢衆庶罔不以兵事爲兢兢若是者何哉用戒不虞無時可緩也後世以治兵爲好武以田獵爲禽荒以偃安爲得體以飾閱爲故事軍政日弛而國遂以弱矣宋初有禁兵廂兵鄉兵蕃兵神宗之時更有保甲兵非不多也然而將驕卒惰臨陣輒潰者外有稽僞之名內無訓練之實失本計也逮金及元皆以兵立國故兵勢最爲雄健明初改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設立衞所在外則統之都司在內則統于五軍都督府復有上十二衞爲天子親軍亦自成一代之制然往往當其盛也兵將

相習內外相維故用之而有效及其衰也敎閱不明行伍虛耗而國事遂不可問亦在本計之得失而已杜典爲卷十有五爲目百四十有奇其於兵事畧備矣然古今異宜兵機尤甚今之所輯頗有損益其事則自唐迄明代凡兵家之論說名將之事跡皆採擇焉若前典以孫子爲綱故諸目之前悉冠以孫子兵法今不復重錄惟徵引諸書以符前典分門之本意至其分門中間有詞義畧同者今則合併之以免繁複云

第一 敘兵 收衆 選擇附 立軍 論將 授才附

第二 法制 雜教令附

第三 料敵制勝 敵十五形 帥十過附 察而後動 驗虛聲知無實 敵降詐察

第四 問謀 不信問謀附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 兵臨敵易將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 敗 推誠 示信 示教

第五 撫士 明賞罰 行賞 安衆 分賞取敵 行 賞招降 示恩招降 軍師志堅必勝 宜釋 驕敗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軍行自爽異致 敗 師行衆悲恐則敗 聲威入附 守則有 餘 守拒法附

第六 示弱 示怯 示羸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于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示

强 敵軍攻拔久不下師老擊之

第七 作敗引退取之 引退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 敵弱之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 闕襲其營 設伏引敵開敗之附 示退乘隙 掩襲 敵退追奔縱兵退於歸路 設伏取之 誘敵 進于歸路設伏取之附 兵機務速

第八 掩襲 甘言厚幣乘懈擊之 遊縱 堅壁持久候防破之 堅壁挫銳其不 戰挫銳 敵飢以持久笑之 因敵亂乘其弊 而取之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致敵力疲夾 攻敗之 陣久疲致敗出其 不意擊其不 備 攻其不整 先設備而勝

第九 以逸待勞 師不襲遠 餌敵取勝 受敵卸 取敗附 軍勝誘掠被追襲多敗 摘單乘 敵抽軍襲破之附 畢辭息敵取之 擒降及 和因降敗之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乘軍相

第十 對壘遣軍助師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拔寨 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挑戰 敵慮 高勿攻 敵寨急之則合擊之則能 假託安 衆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澗導 下營斥堠并防 擇及分布陣 先據要地及水草 歲水泉隔 山取水越山度險附 據倉廩

第十一 攻其必救 軍師伏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 下方過 必攻其易 畏貪其易附 輕易 致敗 乘敵亂而取之 分敵勢破之 審敵 勢破之附 有陣大勢分易敗 皆軍勢 力 少分軍必敗

第十二 拔地形知勝負 自戰其地則敗 據險登 寨險則勝否則敗 死地勿攻 總論其 地形附 勵士決戰 衆寡勢百相懸 險士攻 其師 乘卒初銳用之 激怒其衆

第十三 圍敵勿周 圍師壘無外援援攻取 攻城戰具附 絕糧道及輜重 火攻 火兵附 火獸附 火禽附 火盜附 火弩附 舉 火攻附 乘風取勝 水攻 水平及水戰具 附 敵半涉水擊必勝 軍行渡水附 禦敵 水軍絕下流敗之

第十四 因機設權 多方誤之 先攻其心 剺敵 心計 敵無固志可取之 歸師勿遏 防遏附

第十五 大陣動則亂因乘而敗之 先設伏乘勢邀 敵敗之乘勝 乘勝先聲後實 散衆因 敵懼遂取之 推人事破災異 風雲氣候雜占

敘兵

唐李筌太白陰經曰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於形智謀計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觀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減竈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嘗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幟冠諸樹株形其强也偃旗臥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鳧氏之冶金爲方爲員或鼎或鐘土金無常性因功以爲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形不因神不能爲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爲智謀

宋時禁兵繁冗更戍絡繹天下困於供億蘇軾因應詔獻策論之一曰定軍制二曰練軍實其畧曰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則禁兵可以漸省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已戴上之恩而願効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矣又曰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如此則縣官常無老弱之兵而民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謂兒居及餌敵十年之中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許洞虎鈐經曰古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土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尚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險隘之口以弱勝强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絕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有路往來我可以結交于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圮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關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乏絕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

食乏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此祇得死戰也洞曰此八者古人用八地之法若地協于用則用之不協于用則反之反之謂何曰若敵衆深入吾境營壘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爲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必賞令立告諭吏士將戰之際後顧者斬之臨敵而身不定目數顧者斬之有憂色者偃蹇者相視而動目者遺弓箭器械者金鼓不應節者皆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入敵地尚淺險則據而挑夷則守而應慮士卒

心不固當擇左右前後皆險絕無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欲自戰是則有輕地之用矣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控搤我勢我當屯師爲大營廣陣務攻具露其機狀如不容俾敵見之欲敵備在前陰出精銳敢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擣絕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崇巖峭壁之地則爲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淵絕澗則爲罌缶渡之敵覺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爲應內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佯北俟逐北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

反佯北之師以應有交地之用矣與伯之地逕達四面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衢地之用矣致兵敵境凡屬守備者順則安之否則夷之資食所獲必付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恃豈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有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强弱覩其雲氣察地勢順逆審人心向背而後舉爲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於未勝愼兵於未失者善有死地之圍始謀於軍者必有後

機之困矣設能反後機而達先知必無圍地之患矣高山大澤險阻峭壁沮洳蓊逕斷無可生道此乃智士用謀之秋也當出其不意以衝敵動而後擊之奇兵奔衝或利用燧馬燧牛如田單揚班之類是也或候夜昏能爲號直奔衝敵師退服飾軍伍辨認之類是也如止死戰以爲期苟敵兵益壯我後不繼則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戰極力弊當自隕陷能竭智用謀萬變不極則無死地之變矣孫子曰戰貴地利然則地利不可不用也但臨時觀其用何如耳兵貴以變設不能以變用兵

雖得地利無益也學兵用法率以古法爲執焉與膠柱
鼓瑟無異耳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
觀其順逆夫興師之際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
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爲己任我則順古法以待之
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違古法以待之也夫用兵之
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
古也師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
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彊
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之諠譁緘默以

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衆諠旗亂其卒自行自止
其兵或縱或橫其逐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
必無謀雖衆可獲矣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敵人料
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
兵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
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
也懸甁不及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
其衆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洞曰如
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擇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衡

要使其勞倦傷殘者如飢渴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旗
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諠譁應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
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法曰敵始來到行陣未定
可擊也疲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
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
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
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後行未息中可設伏也行
坂半隱半出長林大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崖岸坡坂
可設伏也狹路險道旌旗亂動陣數動移前後可設伏

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防有伏也古法曰鳥
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此未必果伏與來也慮爲疑
兵也已奔遁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起之類是也
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
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爲此疑也是以兵法如車也載
其物則車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南北者由人也故兵
法不可執而用之也

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
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具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右

丞相清臣曰兵書一定之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不克帝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且學古兵法如學奕棋未能自得於心欲用舊陣勢以接敵踈矣敵所應與舊勢異則必不可支第武經所述雖難遵行然知之猶愈於不知耳

收衆

唐李抱眞領昭義軍留後密揣山東道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承戰鬬之後土瘠賦重人民益貧困無以養

軍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試之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抱眞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丁得成卒二萬不仰衣食於官府而倉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天下稱昭義步軍冠諸軍又馬燧帥河東以兵力單弱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得兵二萬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爲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器用完

銳威震北方

宋种世衡守環州初至青澗嘗課吏民射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射中輒釋之或因中否而予奪其所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又張汲嘗諭民間招軍一百人與補下班祗應招置二百人與補進武校尉招軍三百人與補承信郎已上各有差等令不兩月畢致數萬

遼太祖天贊元年以戶口滋繁糺轄疎遠分北達寧額

爲二部立兩節度以統之三年西征党項等國俘獲不可勝紀四年又親征渤海天顯元年滅渤海國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其衆自此益強大莫之能禦矣

金舊無鐵景祖時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必傾貲厚價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諸部來附者衆景祖收而國蘇之兵勢於是漸振矣至穆宗將伐蕭哈里募兵得千餘人女直兵未嘗滿千至是太祖勇氣百倍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

圖也
元星濟奉詔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號百萬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衆皆欲走星濟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爲兵一日得三千人軍聲大振遂復池州

選擇附

唐郭子儀率朔方兵破史思明於藁城南攻趙郡擒賊四千還常山思明更以衆數萬尾軍子儀選騎五百更

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再破於沙河又李愬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
五代周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於高平謀肅軍政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柰何浚兵之膏澤養此無用之人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詔募天下壯士咸詣闕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强所向皆捷
宋韓世忠與岳飛並置背嵬軍皆勇鷙絶倫者故俱能

以少擊衆又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趙葵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柰何葵曰請觀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二萬於帳前敵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强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啟敵心不聽卒敗
遼凡舉兵皇帝親點將校又選勳戚大臣充行營兵馬都統副都統都監各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銳者三

萬人爲護駕軍又選驍勇三千人爲先鋒軍又選剽悍百人以上爲遠探攔子軍故兵無不善戰者
金選弩手之制先以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立之謂之等杖取身與杖等能踏弩至二石鋪弦解索登踏閑習射六箭皆上垛內二箭中貼者又選親軍取身長五尺五寸善騎射者明安穆昆以名上兵部移點檢司宣徽院試補之
明韓雍計峒賊最强方設策進剿新會縣丞陶魯自請征雍曰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

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從之爵乃標約式令曰有力能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比於式者二百五十人日未也復募數日始定爵乃為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犒軍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舉以先登大破賊又蜀盜藍鄢叛命事馬昊佐治兵甫至閱所部曰將不知兵若何求勝擇驍勇才力千人分四隊隊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賊營亂自蹈藉昊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再前遇賊賊方陣於左而伏兵於右為應昊以正兵當左乃身與百騎

直擣伏賊驚潰趨左左陣亦潰遂合兵縱擊火其柵大破之

立軍

唐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

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穳手步射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

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
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
案三代以下軍制唐府兵爲最善杜典於立軍下雖附今制一門而府兵之制未詳今補纂
宋立禁軍廂軍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
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遷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禁軍
者天子之衛兵也以守京師備征戍總於殿前侍衛二
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
兵揀其驍勇升爲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員以處之廂軍
者諸州之鎮兵也建隆初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

師以備禁衛餘留本城以給役使又選強壯卒定爲兵
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
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
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矣
遼太祖以德呼部受禪析本部爲五院六院統以皇族
而親衛缺然乃立斡爾多法分州縣籍戶丁以建宮衛
宏義宮騎軍六千長寧宮騎軍五千永興宮騎軍五千
積慶宮騎軍八千延昌宮騎軍二千彰愍宮騎軍一萬
崇德宮騎軍一萬興聖宮騎軍五千延慶宮騎軍一萬

太和宮騎軍一萬五千永昌宮騎軍一萬敦睦宮騎軍
五千文忠王府騎軍一萬十二宮一府自上京至南京
總要之地各置提轄司重地每宮皆置內地一二而已
入則居守出則扈從有兵事則五京二州各提轄司傳
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族十萬騎軍已立具矣民年
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
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人鐵甲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鐵
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槍錯綵斧鉞小旗鎚錐火刀
石馬盂粆一斗粆袋搭毡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皆自

備
金初諸部之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佃漁射獵
習爲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貝勒徵兵凡
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
安穆昆從其多寡以爲號明安者千夫長也穆昆者百
夫長也穆昆之副曰富埒琿士卒之副從曰伊勒希太
祖收國二年以兵二千五百破耶律色實始命以三百
戶爲穆昆穆昆十爲明安繼而諸部來降率用明安穆
昆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戰兵始滿萬

而遼莫敵矣及來流鴨水鐵驪布德古之民皆附東京既平山西總定內收遼漢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以北部百三十戶爲一穆昆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爲一穆昆親信之臣並領所部爲明安世宗以上京地廣而腴出府庫錢以濟行賚牛畜遷卒頊一明安和囉噶二明安二十四穆昆以實之多易置河北山東所屯之舊括民地而爲之業戶頒牛而使之耕畜甲兵而爲之備乃大重其權授諸王以明安之號或新置者特賜之名制其奢靡禁其飲酒習其騎射儲其糧糒其備至纖也

元世祖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統之初有蒙古軍特默齊軍蒙古軍皆國人特默齊軍則諸部族也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鬭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糺軍契丹軍女直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達爾罕軍

明初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爲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京軍設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居常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大駕征行則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爲神機神機外爲長圍周二十里樵採其中自成祖至宣宗皆以京營制勝焉景帝時兵部尚書于謙建議以三大營

各爲教令臨期調發兵將不相習乃請於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每營都督一號頭官一都指揮二把總十領隊一百管隊二百於三營提督中推一人充總兵官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人爲提督出征即令原都督等統領之

論將

唐李勣統兵與李靖合攻突厥勣曰頡利得度磧保九姓卒難以定若約齎薄之不戰可縛矣靖從之率衆夜發勣先勒兵屯磧口頡利至不能度遂降太宗曰煬帝

不擇人守邊築長城以勞中國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嚮於長城遠矣又太宗征遼薛仁貴著白衣自標幟持戟腰鞬兩弓所向披靡敵遂奔潰帝召仁貴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莫如卿者吾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還右領軍中郎將後以罪除名未幾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突厥問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皆下馬羅拜

宋范仲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令諸將領之寇至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致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分番禦敵元昊聞之相戒勿犯

金宗弼再伐江南以酈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與計事瓊從容語同列曰瓊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觀之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曰闢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用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已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何能整軍而經武耶衆以爲確論

明章溢侍太祖因問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可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由浦城取建寧此尤萬全計也太祖喜立詔文忠督師閩中

搜才附

唐李筌太白陰經曰有探心謀慮出人意表者名曰智囊之士有辯經理橫飛箝捭闔能移人之性奪人之心者名曰說辯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門閭請謁之術者名曰間諜之士有知山泉水井次舍道路迂直者名曰鄉導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詭譎者名曰伎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重鎧戈矛劍鈸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攫蛟龍跳身捎敵搴旗摭鼓者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堡出入廬舍而無形

跡者名曰趫捷之士有徃返三百里不及夕者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三百六十斤行五十步者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名曰技術之士

宋許洞虎鈐經曰今之取人率求其多學而舍其偏技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短長用之也精敏者使鬬果敢者使攻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險輕捷者使謀敵覘候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用間善竊者使盜號探敵惡言者使揚毀譽爲奇才異識者使預謀論深識大度者使安衆志倔強多力者使斬關樸弃善隨地形結構者使度樹營柵諳山澤高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狀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推衍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險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通儲糧奇辭偉辯能駕虛矜大者使奮振威德耳目聰明善探敵情者使伺候奸僞敏才健筆者使主牒檄明七曜休咎者爲歷數之士善占風雲氣候者爲候風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之士善蓍龜者爲卜筮之士人醫須二十以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人醫之數大將軍推

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大衆之內無棄人爲人無所棄斯動則有功矣

明金幼孜北征錄曰正兵之外復收諸色材技分爲二十八將一辯說將招善游說辯說者充一間諜將招善探聽事務者充一嚮導將招曾歷內外道路者充一伏兵將招善搜伏隱路者充一營寨將招善辨形驗勢者充一聽望將招耳聾目瞽者充（聾者專於望 瞽者專於聽）一偷劫將招善攻營劫寨者充一潛身將招善無火夜行者充一輕捷將招善上竿立索者充一樓閣將招善緣牆上壁者充一鑿穴將招善穿鑿穴者充一烟火將招善飛烟走炮者充一毒藥將招善修合藥餌者充一醫人將招善醫人病者充一醫馬將招善醫馬病者充一波濤將招善弄潮泛水者充一洋海將招諳海道者充一風雲將招善辨風驗雲者充一孤虛將招善鑽龜揲易六壬太乙者充一游獵將招善羅弋禽獸籠檻教使者充一鋒刃將招善煉鋼鬭鐵者充一觔角將招善製弓弩者充一皮革將招善熟皮雙線者充一樓櫓將招善斤斧繩墨者充一油漆將招善煎油髹漆者充一機括將招

善機織錦羅者充一丹青將招善描染繪畫者充一機巧將招善雕鐫裝塑者充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材技兼習武藝戰鬬案龍韜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擊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

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覲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太公之需才如此使非旁搜博採何由備用哉搜才之法談兵家多言之者而其目莫詳於太白陰經虎鈐經北征錄故備載之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二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三

兵

法制

唐貞觀初練兵之制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分步隊騎隊左右相距百步各執矟犄刃旗擊鼓則進聞金則卻以吹角始以吹角止因獵獲各入其人至開元中以仲冬月講武前期所司于都門外除地爲場爲和門壝地爲營埒立表爲進退之節至日將士集依方色建旗東西成列吹角三通聽誓於大將軍鼓鳴旗舉士衆趨進東軍鼓而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而舉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遞爲主客先舉爲客後舉爲主五變而畢事步軍畢乃講騎軍進止如之役詔府兵六歲一簡自彍騎羽林之軍設擇材勇者頗習弩射亦以

試士及第者有賞元宗講武驪山以蔣失軍容詔斬兵
部尚書郭元振坐之纛下宰相既諫曰元振推戴上皇
有大功得免死流新州禮儀使唐紹草軍儀有失斬之
諸軍震恐失序惟薛訥解琬軍不動帝召至慰勞又李
光弼代郭子儀鎮朔方麾幟仍舊號令一新會師兵東
出大將張用濟稍逗遛立斬之諸將畏服用命
五代漢將史弘肇御衆嚴整將校少不從命即撾殺之
士卒犯民田及繫馬于樹者皆斬軍中畏服
周世宗與北漢戰右軍奔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世宗

親冒矢石擊敵却之歸即收愛能徽及軍士七十餘人
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
悉斬之將士股栗所至克捷
宋初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健勇者升上軍怯弱
者爲剩員並詔諸州長吏精練部兵送闕下仍日習之
習法以鼓聲爲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閱陣畢令解鞍
以弓弩射營製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
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騎兵只射九斗至七斗弓
畫的五暈去的二十步引滿而發中者視暈數論賞騎兵
帶甲射不能發矢者奪所乘馬與本營藝優士卒後又
立挽強蹶硬射格以春秋大教弓射夏三月只習短兵
咸平中閱侍衛兵二十萬於東武村步騎交屬左右相
向都指揮執方旗以節進退使人于兩陣中執旗登候
臺應之初舉黃旗諸軍旅拜次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
則步進旗動鼓作諸軍士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諸
軍拜遂舉黑旗以振旅軍于左者畧右陣右者畧左陣
而還熙寧五年以蔡挺衙校陣法頒諸路五伍爲隊五
隊爲陣陣橫列騎兵三隊亦五伍列之東草爲人射焉

中者有賞馬步軍皆前三行鎗刀後二行弓弩隊中附
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具射畢擊刺迭出以鼓爲節聞金
即退其人馬強者預隱隊中遇有用處則別出爲奇南
渡後專習制禦鐵騎推鋒破敵之法習全副執帶出入
短檐神臂弓長柄膊刀馬射穿甲施用棍棒每營揀二
十人閱習放炮排日就營教閱每軍各置旗號前軍緋
旗鳥爲號後軍皂旗龜爲號左軍青旗蛟爲號右軍白
旗虎爲號中軍黃旗神人爲號又別以五色物號制招
旗分旗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旗則

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却或分藏爲伏或分出爲奇皆舉旗爲號更鳴小金應鼓備瞭望不及者預約伏藏之所幾鳴小金即止急鳴應鼓即奇兵出陣趨戰急鳴小金即伏兵盡出其春秋大校皆依此法乾道四年十月大閱于茅灘教場先期修築將壇至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制統領將佐全裝披帶率三司馬步軍兩忠毅軍寨馬軍各執弓鎗帶刀斧齊集觀黃旗舉中軍鳴角馬步軍簇隊進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擐起旗槍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應變方陣爲備敵之形別高一

鼓步軍四向如遇敵且戰且前馬軍出陣如交鬬再高二鼓各分歸本位五鼓舉黃旗變圓陣如自環內又三鼓舉赤旗變銳陣魚貫斜列如衝敵再舉青旗變直陣中間節次皆如方陣鳴金收隊重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擬落擊刺中節仍鳴角簇隊步人分東西引拽馬軍交頭隨隊呈試驍銳大刀繼而進試車砲烟槍各藝訖鳴金收軍先是熙寧中趙卨言大閱陣隊且以萬二千五百人爲法旌旗麾幟各隨方色仍依唐李靖結隊之式稍爲變動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爲之中隊合三

小隊九人爲之小隊合三人爲之皆令自擇兵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鎗者一人爲旗頭令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爲左右傔自選勇悍者一人爲引戰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爲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觀望不赴救致有失者本隊委擁軍校次隊委本轄校將審勘所由斬之其不可救與不能救者不坐用法精密後用張誠一李憲等放李靖六花陣法教演七軍曰營曰陣止爲營行爲陣營則正陣則奇至淳

熙間又立槍手射鐵簾賞格槍手以竄刺中多少爲十二等支銀兩高下有差射鐵簾以步數遠近犒賞緡錢有差又岳飛討楊么統制任士安不禀前帥令致軍無功鞭之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乃挑賊併攻伏兵四起擊賊走之孟宗政權棗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孟珙以元兵至三川下令應出戍士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遵制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

軍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羣臣祭告天地日神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兵必以聞上遣大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覈籍齊衆以待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本司自領使者不得與惟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兵馬多少再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旗鼓然後皇帝親點將校選士卒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

里駕鶩泊及行並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古北口河達木口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發不得久駐恐踐禾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皇帝親征留親王一人在幽州權知軍國大事既入南界分為三路廣信軍雄州霸州各一駕必由中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皆從各路軍馬遇縣鎮即時攻擊若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次第而後進兵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左右有先鋒遠探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攔二十

餘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有無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齊力攻擊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必知之軍行當道州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擊引兵過之恐敵人出城邀阻乃圍射鼓譟詐為攻擊敵方閉城固守前後無阻引兵進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絕不通孤立無援所過大小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鄰州計會軍馬甲夜每城以騎兵百人去城門左右百餘步被甲執兵立馬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馳還勾集衆兵與戰左右官道

斜徑山路河津夜中並遣兵巡守其打草穀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團為隊必先砍伐園林然後運土木填壕塹又於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園林填道路御寨及諸營壘惟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于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

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帚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敵既飢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為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若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衆三路往還北京會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

人率欄子馬各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更迭覘邏及暮以吹角為號衆即頓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折木稍屈為弓子鋪不設鎗營塹柵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乘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賫散而復聚善戰耐寒此兵之所以强也準布達爾罕叛命耶律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許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堠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整飭達爾罕來寇仁先擊敗之

金用兵之制戈為前行號曰硬軍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輒不可出人攜不滿百隊伍之法五十百千皆有長五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長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戰死五長皆斬百長戰死十長皆斬凡為將自執旗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馭無從者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人不聞聲其密如此將行軍大會而飲使人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高下賞之以金若干舉以示衆

或以為薄復增之初盛之時率用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記大小牌子繫馬上為號每五十人分為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棍槍後三十人輕甲操弓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覘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隊而馳擊之百步之內弓矢齊發中者常多勝則整隊而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兵之所以强也太祖命舍音都統內外諸軍取遼中京詔曰遼政不綱神人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

以行討伐誧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獾飭必
戢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毋淹師期事有從權
無煩奏稟舍音達克中京又烏珠臨敵衩白袍乘甲馬
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
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
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又以鐵騎分左右翼
號拐子馬皆女直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
用之所向無前屢建奇績
明太祖洪武六年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

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鎗刀步兵必善弓弩鎗步
射以十二矢之半遠可到近可中爲程遠可到將弁百
六十步軍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彀弩以十二矢
之五遠可到蹶張八十步划車六十步鎗必進退熟習
在京衛所以五千人爲率取其一指揮以下官領赴御
前驗試餘以次番試在外都司衛所每衛五千人取五
之一千戸以下官領赴京驗試餘以次番試軍士步騎
皆善將領各以其能受賞否則軍士給錢六百爲道里
費將領自指揮使以下所統軍十三分至六分不中者

次第奪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爲軍止都指揮軍士
四分以上不中奪俸一年六分以上罷職李文忠下鎮
塘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令曰敢擅入民居者斬一卒借
民釜立磔以徇又韓雍征廣西猺首兼程而進一人違
先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栗壁壘改觀卒滅
大藤諸賊又梁震爲大同鎮總兵大同鎮兵素驕悍鎮
巡官員禍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唇睚目飛章詆
諮相指斥震受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
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國家

紀綱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犯主將者恃衆耳見
郎蓋無不一以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得用其衆矣鎮
兵由是斂戢

雜教令附

唐李筌太白陰經曰夫人以心定言定言以出令故須
振雄畧出勁詞銳鐵石之心凜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
明軍法經曰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故穰
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而名聞諸侯威震鄰國令之不
行不可以稱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

不嚴整者將之過也宋甲三日懸令于軍門使軍正執
木宣于六軍之衆有犯令者使軍正準令按集軍人而
後行刑使六軍皆知之

宋制賞格凡臨陣對賊矢石未交先鋒馳入陷陣突衆
賊徒因而破敗者爲奇功或寇賊堅鋭城池險固山林
阻險道路遥遠及救兵不繼如此之類旣制勝克敵難
易相遠並不可以常格敍委主將臨時錄奏旌賞

明制令凡交鋒之際突入敵陣透出其背殺敗敵衆者
勇敢入陣斬將搴旗者本隊已敗敵衆別隊勝負未決

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敵成功者皆
爲奇功齊力進前者首先敗敵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
向前殺敗敵衆者皆爲頭功凡建立奇功頭功者其親
管頭目即爲報知妄報者治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
擒獲姦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生擒敵一人賞銀三十
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三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四

兵

料敵制勝

唐高祖遣李密出關長史張寶德言其必叛乃敕密更
受節度密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
驅掠徒衆直趨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川刺
史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彦師
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諭之
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

也彦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
耳若賊入谷我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
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彦師擊斬之
傳首長安又太宗征高麗至元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
車駕次安市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帥兵十五萬來援
上謂諸將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
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
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
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

目中矣後延壽果敗舉衆降又唐休璟在涼遇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耳然其下皆貴臣子弟不習戰請爲君破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又李光弼圍安太清於懷州因史思明來救壁野水渡比暮還軍留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令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曰兵

幾何曰千人曰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大將高暉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悶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嗣由地道攻城俘安太清以獻又李晟討朱泚之亂引兵叩都門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軍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鏖擊晟以精騎鼓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却走又楊朝晟爲邠寧節度使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要路詔問須兵幾何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帝曰曩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敵境何易邪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敵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

旬吾城已畢敵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敵退則運芻糧實之此萬全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敵亦集衆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帝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旬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五代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此可以俱斃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霍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

迯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

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來侵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郭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又莊宗既定魏州梁將劉鄩軍於洹水時張源德據貝州魏人請先擊貝州然後東出師徇地滄海莊宗曰貝州魏之邊郡壁壘完堅源德託附劉鄩勢難卒解德州西接貝州與滄帥共爲首尾昨偵其無備可以輕騎

取之若在彼駐軍二賊自然勢解各保孤城然後進擊於是遣騎軍晝夜兼行襲德州郡將不意師至踰垣而遁遂克其城又莊宗問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莊宗意乃決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爲前鋒遇梁兵進破之擒王彥章莊宗謂諸將曰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爲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無險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莊宗從之遂滅梁

周太祖因劉旻攻晉州遣王峻將兵討之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以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即解去

宋太祖謀伐蜀遣王全斌由鳳州劉光儀由歸州進光儀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前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監軍武守謙

領麾下與光儀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寧江城守將高彥儔自焚死又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太宗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我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後彬違詔致敗又景德時劉永規知宜州在郡殘酷衆咸怨焉澄海軍校陳進率所部害永規擁判官盧成鈞為謀主嬰城拒命詔東上閤門使曹利用等發兵討之初奏至真宗謂王旦等曰司天屢言當有兵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當遣使兼除旦言利用將

於方畧悉心王事此賊不過保其家屬據城拒守或掠城中貲以趨山林如此不足為慮若選募驍勇立謀主直趨廣州彼其智識必不及此猶慮為人誘教爾及聞賊分據柳州洛容縣帝曰此不能離窟穴枉自棄耳不久遂平又王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入朝會轄戩敗景思立於踏白城圍河州甚急詔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守城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戰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吭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叩定羌城破結和爾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轄戩知援絕拔柵去又章楶知慶州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楶言夏人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疆土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據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斃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楶諜知之遣驍將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鼓譟而出斬獲甚衆又孟珙少時從父宗政在襄金人攻襄珙料其必窺樊城

乃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渡伏發大敗之又趙范趙葵擊李全於揚州全敗走范葵議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誑之全望見喜直前突鬬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追及刺殺之

遼耶律烏魯斯與晉將杜重威戰於望都被圍衆言陣

薄處可出烏魯斯曰恐彼有他備竟引兵衝堅而出迺視泉所指處皆大塹也其料敵多此類

金太祖將舉兵伐遼問都古嚕納曰遼名爲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仗義而西君以爲何如都古嚕納曰以主公英武士衆樂爲用遼主荒於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從之卒滅遼又薩里哈因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欲退守京兆侯河南河東軍古英曰我退守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

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古英與希卜蘇各以選騎五百摧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巴爾斯曰二子當其左右巴爾斯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爲疑兵可以得志薩里哈從之吳玠兵果自西原來古英希卜蘇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左右軍少退巴爾斯當其前衝擊之遂敗玠軍自此蜀人不敢復出關陝遂定

元太祖諭諸將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獘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又郭侃從宗王實喇烏克西征至密費勒會日暮已休復驅兵起只留數病卒西行十餘里頓軍令軍中銜枚傳箭敵不知也潛兵夜來襲殺病卒克殊蘇勒坦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後世祖即位侃上疏陳平宋之策其畧曰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其要地則荆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後皆如

其策又中統元年哈喇布哈琿塔哈據六盤山以兵應額呼布格商挺謂廉希憲曰爲六盤有三策悉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於是令巴沁汪良臣發兵禦之六盤之兵既北而阿勒達爾自和林引兵南來與哈喇布哈琿塔哈遇於甘州哈喇布哈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勒達爾遂與琿塔哈合軍而南時諸王哈丹率騎兵與巴沁汪良臣兵合乃分爲三道以拒之大戰於甘州東殺阿勒

達爾瑪塔哈事聞帝大悅曰商孟卿古之良將也

明劉基初見太祖太祖問征取計基曰士誠自守奴不足慮友諒刼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悅會友諒陷太平謀東下勢甚張諸將或議降或議奔據鍾山太祖召基入內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計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矣太祖用其策誘友諒至大破之又常遇

春因陳友諒來援安慶料其必攻池州乃伏銳士於九華山敵果來攻伏起擒斬萬餘人又張士誠攻新城李文忠率朱亮祖等馳救去新城十里而軍胡德濟使人告賊勢方盛宜少駐以俟大軍文忠曰兵在謀不在衆乃下令曰彼衆而驕吾少而銳以銳遇驕何憂不克彼軍輜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乃分左右軍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千乘高馳下大軍繼之敵遂大潰又沐春嗣父英爵鎮雲南洪武時平越儁蠻立刺滄衛阿資復叛與何福討之春曰此賊積年逋誅者以與諸土酋姻婭醜轄亡匿今悉發諸酋從軍縻繫之而多設營堡制其出入賊必授首遂趨越州分道遏其城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縱擊大敗之遂擒阿資

敵十五形師十過附

宋許洞虎鈐經曰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也智而遲者可適之也機事疾速而不精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可抗也自功者可間其下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愎自用者可乘也親愛人者可侮也貪者可賂也鄙者可奪也廉者可汚也清者可辱也畏鬼神者

可驚也懦而好用人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擊之無疑也士卒使用無時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也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便者可擊也臨陣諠譁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營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動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諸將爭功者可擊也謀臣放逐者可擊也吏士怨恐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十者但候而擊之無疑焉

察而後動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竇建德悉衆

來援太宗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若據守虎牢以軍氾水伺間而動破之必矣

五代時南唐李金全將兵救河中軍於沂州之境方與諸將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漢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嚮可與之戰乎於是退保海州

宋韓世忠征劉忠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馳騎穿賊營候者呵問即以賊軍號隨聲應之

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我也遂伏精兵於白面山與諸將援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李望樓植旗鼓傳呼如雷賊驚潰因斬忠

金太祖天輔時遼耶律伊都降金金以為監軍久不遷常怏怏伊都有叛心遣使約燕京統軍諾里反諾里亦契丹人時金西監軍烏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因行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遇見二騎馳邁交相遇於道立馬久談烏舍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伊都使者以軍事詣燕京統軍司詰里烏舍曰爾等適立馬語及何事曰問候烏舍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語別烏舍曰亦非也語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敍家事烏舍曰家事固非立馬敍又曰敍往事烏舍曰往事亦非立馬敍馳者詞窮面頳且戰慄不已烏舍察其言色兼素疑伊都諾里皆契丹反覆無定因以詐折之曰我知汝二人密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伊都諾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何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烏舍果知不敢隱伊都之叛由是敗

元阿珠沉幾有智略入覲與參政阿爾哈雅奏請伐宋

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珠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即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巴延參政阿爾哈雅等同伐宋又汪良臣將兵攻嘉定昝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先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乃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破之萬壽乞降

明王守仁討横水賊始仍故事招安之因給以牛種俾力耕自新所遣使與偕者俱盡識其山谷險易猝以秋高進兵食其所獲賊不及備大破之

驗虛聲知無實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四月（漢高祖於晉少帝開運四年二月即位仍稱天福十二年）收復承天軍軍太原東都土門所衝也乃留步卒一千戍之備其不虞時契丹還衆每驚潰敵乃焚其井邑一日之中狼烟百餘舉高祖曰此必敵之將退張虛勢也乃遣親將葉仁魯領步騎三千趣之會敵黨發掘掠取不意軍至敗之斬級獲馬各千餘而還

金阿蘇叛奔遼太祖遣賓古納尼楚赫往索阿蘇賓古納等還具言遼主驕肆殘虐之狀於是議伐遼遼統軍司聞始爲備命統軍蕭托卜嘉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使富卦喇復索阿蘇實覘其形勢富卦喇還言遼兵多不知其數太祖曰彼初調兵豈能遽集如此復遣呼實布往還言惟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太祖曰果如吾言謂諸將佐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衆皆曰善乃舉兵伐遼又宗望伐宋渡江敗宋兵於江上遣瓌都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爲堅守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瓌都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

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

元阿珠既築壘斷襄陽糧道宋將夏貴范文虎復相繼來援又分兵出入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之

敵降審察

唐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與阿史那伏念合部衆行儉總諸軍討之伏念密送降款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烟塵漲天而至斥堠惶駭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仍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屬縛溫傅來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

宋夏州李繼遷遁斥澤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襲之繼遷僅以身免獲其母妻於是繼遷復結婚於豪酋轉徙伏匿浸以强盛使人給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陳舅甥之禮期某日於葭蘆川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

領十數人近城迎光實從百餘騎赴之纔還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又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遣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以禦之

遼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耶律休格率本部兵從匡嗣等戰於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

信之休格曰彼衆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格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為士卒棄旗鼓而走遂敗績休格整兵進擊敵乃却

元郭侃征西屢捷至大房其將珠蘇爾致書請降左右以為信然易之侃曰軍機多詐不可信也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陣以待珠蘇爾果以兵來逆侃與戰大破之巴爾蘇勒坦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李恒圍隆興宋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密為之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乃降又星節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值洨頴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星節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忽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人來約降星節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則不可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待命適有旨召星節為大司農同僚受賊賂乃誣鄭罪而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又伊蘇擒裏特穆爾布哈賊黨程思忠等乞降於參政撒凌特穆爾為請命

於朝詔許之命伊蘇追餉伊蘇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備以俟之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

明鄧愈駐兵於臨江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欵而實無獻城之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日入城克明單騎遁

臣等謹按元劉元振為成都經畧使宋瀘州守將劉整密送欵求降元振往受之諸將皆曰劉整無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

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瀘南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此舉無可疑者遂行其父哈瑪爾戒之曰劉整宋之名將瀘乃蜀之重地今整遽以瀘降情僞不可知汝無爲一身慮事成則爲國家利不成則當效死乃其分也元振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棄衆而先下馬與整相見示以不疑明日請入城元振釋戎服從數騎與整聯轡而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焉元振還宋瀘州主師俞興率兵圍瀘州晝夜急攻城幾陷左

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乃犒將士募善泅者賫蠟書至成都求援又權造金牌分賞有功未幾援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興兵大敗之興退走據此實與杜典之意互相爲用夫敵情多詐受降者固不可不審察以燭其幾然使過於疑則又無以服降者之心而收實效觀劉元振之處劉整可謂信義交至而劉整亦卒無叛意要惟能審察而後能不疑此又臨敵者所當

知也謹附識於此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四